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五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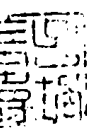
史部・雜史類

中興禦侮錄二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禦侮錄二卷》提要

中興禦侮錄卷上

女真部落初三種曰生女真熟女真黄頭女真金國
即生女真之所出肅慎氏之遺種也居籍大遼之東
北族帳畧為强盛其酋有楊割太師者驍勇雄毅善
御其下為諸部所推數與黄頭熟女真争長相攻卒
偪服之因其衆稍侵畧旁近諸小國而蠶食焉雖臣
屬契丹二百餘年頗叛附不常後天祚浸失道遂絶
朝貢誘納叛亡潛圖異志終其世未有以發之楊割
死子阿骨打立用其弟吴乞買姪粘罕兀朮輩謀興

師叛之數月之間攻陷城邑數十遼人之師屢戰奔
敗天祚度不能禦遂割遼東諸郡與之以議和遣使
册命為東懷國皇帝永為兄弟阿骨打發册怒曰東
懷者乃書稱小邦懷德之義是薄我耳杖其使遣之
歸遂自立為大金國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
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始金國起事之初遣使
航海與本朝議夾攻約併有遼國後以五代所陷沒
燕薊舊地盡還中國既得志則背其約　朝廷遣使
屢請復言欲得舊與契丹歲賂銀絹數外別取燕城

地歲出租稅百萬緡然後與地仍預借两歲　徽宗
不得已悉從其所請所有燕中户口職官儲畜等盡
席捲而東朝廷累勞師累年捐金繒數百萬計所得
者空地而已初童貫出師與之夾攻也金人先已得
遼地十八九所未下者燕京數城耳貫不能取復藉
其力始克於是遂貽彼笑故使粘罕輩有輕視朝廷
南窺中原之意矣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
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雖謀欲南犯而猶豫未發既
得吾叛臣劉彥宗及契丹叛臣耶律余覩遂與之謀

二人者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粮就兵可也
宣和七年（時金國天會三年）果率衆南犯燕山統師郭藥師
首以城叛降遂以兵入寇時朝廷久安成平民不
知戰一旦倉卒變起列城無與抗者故使虜衆得以
長驅中原攻陷京闕既邀二帝出疆遂立宰臣張邦
昌爲僞楚以主中國地然後完師歸國繼聞建炎皇
帝自河北建師入嗣大統移蹕維揚復擧衆來寇江
浙荆淮尤被毒螫然虜勢雖浸猖獗而我亦屢敗其
師粘罕兀朮輩嘗歎曰使南宋靖康間有此兵力我安

得至此耶會郭藥師有異圖粘罕因立劉豫爲僞齊
主河南地遂領兵北歸粘罕既忌藥師又有殺撻辣
兀朮之謀二人皆覺知反亦其族時金國兵柄撻辣
遂專有之吳乞買立十二年卒阿骨打之孫亶立（初阿骨打開國時與弟吳乞買約兄弟子孫互相傳受故阿骨打死吳乞買既得立及吳乞買死阿骨打無子故復立其孫者以尊先約也）
仍舊稱天會越三載始改天眷撻辣
既得專兵柄再率衆南犯始攻蜀喪師於吳玠乃折
箭誓曰天命所在未可圖也於是献和親之計於亶
亶亦厭兵禍遂從其議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

其地復歸于吾兀朮謂撻辣縱敵生患陰有異志矯
詔殺之復擧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爲劉錡所
敗時暑雨暴漲兀朮之帳一夕三徙懸釜而炊士卒
疲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而歸知我未易
圖也又萌古韃靼等國宿讐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謀
之者故以重兵壓境困吾回使與將韓恕通好約和
太上皇帝以頻年暴師亦務休息秦檜力主和議遂
從而許之時紹興十一年虜之皇統二年也亶立十
四年而見弑亶廢爲東昏王以代立改皇統九年爲

天德元年亮謀宋國王阿里勃之子也阿里勃靖康初同粘罕陷京城稱二太子者是也狀貌魁梧方口牛目耳垂肩鬚過腹涉史傳便習弓馬性佾虐淫仍篡位之初東昏時功臣懿戚及所忌者屠滅無遺又置炮烙刳剔之刑以威其下國人怨之所任性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長寧張中孚中彥等列置臺省倚為心腹而李成酈瓊孟賊孔彥舟之徒各主兵務任為爪牙之謀為南牧計者未嘗一日忘也宜生尤為亮所倚信用以為相力陳南侵計且勸亮都汴左右或陳不可狀亮曰使吾為中原天子足矣何為不可遂下詔遷都有洛爾萬方當懷一統之語蓋欲為虎狄欲統中國之正統耳時紹興三十一年虜之正隆六年也亮以是年六月入汴方升殿受賀忽暴風雨雹殿瓦震動宣德門鴟吻忽墮亮心惡之識者知其必敗先是夏五月遣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點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因以欽宗訃音聞乃請割江水以北漢水以東之地又邀求宰臣湯思退陳康伯知樞王綸殿帥楊存中知閤鄭藻等出疆議

事詭吾不允以開兵端上不許二使所請不獲陛辭語甚不遜上大怒馬軍帥成閔廷叱其無理請殺之太傅楊存中止閔曰吾黨欲忠義報國當為朝廷宣力疆陲今徒殺此曹何益閔奏乞出治兵願以死雪國恥上顧謂侍臣曰二十年來卑辭厚禮周敢不至者為吾生靈堅守盟好耳令其君臣不道相與謀人之國不顧巢穴忘命深入以我為易與吾豈不能以百萬之衆仗義而較曲直哉左右咸贊其說秋七月遣同知樞密周麟之知閤門事張掄往賀遷都因令覘其動息麟之辭不行請權許割地方可往貶筠州以樞密都承旨徐嘉代行及境亮不納道中靖大夫翰林侍講韓汝嘉賫金牌至傳偽旨云昨令景山全傳旨召數大臣等有所宣諭令鄉等雖來即非所召者可使回去速令元所指定人同來稱賀仍須限九月初定到闕上以虜盟既變決意用兵始詔邊臣增飭守備分遣禁旅屯據要害命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都統劉錡進屯淮陰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都統王權進屯合淝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都統李顯忠進

屯安豐寧遠軍節度使江州都統戚方進屯固始安
慶軍節度使鄂州都統田師中進屯尋以吳拱代之軍承
宣使荊南府都統李道進屯　華容節度使金房
州都統王彥進屯漢陰天平軍節度使利州都統姚
仲進屯大散關各率本部軍馬嚴兵以待之除少保
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太尉威
武軍節度使鎮江都統劉錡為浙西淮南江東西路
制置使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
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分護諸將亮既不獲所請憤

然謂其下曰我謀南伐已久但未孛其端今出師有
名矣盡發燕河南北女真渤海大漢奚契丹兵號二
百萬駐京洛間命大懷忠為都督以統之將行召諸
將與折箭為誓初折一箭曰朕此行若不下江南誓
與卿等不返國次折一箭曰金玉子女悉為將士賞
不用命者殺無赦次又折一箭曰大議已定敢諫者
死亮一日酒罷母啟曰江南自和好之後執禮不缺
一旦無故興師徒使生靈坐受塗炭亮謂沮師犯令
殺以徇九月遂率衆分道南寇一軍攻淮甸大懷忠
統之一軍攻襄漢劉萼統之一軍攻川陝張中彥統
之別起一軍係發燕山東水手諸國兵浮海攻浙右
蘇保衡統之亮自將女真親屯壽春九月十八日首
以萬騎寇蜀吳璘出兵拒戰對壘于寶雞河夜遣驍
將彭青劫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二千人二十三日盱
眙軍小校夏俊結衆數百號義兵襲破泗州偽知州
安撫使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宵遁俊保西城東城
未下俊夜遣人誘其降明日官吏軍民相率以迎海
州軍士魏勝殺其守將亦舉城來降俊補武翼郎閤

門宣贊舍人就知泗州勝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就知
海州十月六日御史中丞汪澈充京西湖北宣諭使
四川宣撫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隴右江淮制
置使劉錡兼淮北京畿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出睢
陽京湖制置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出南陽
督諸道兵三路進討軍前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
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道官吏
軍民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不赦得道多助
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攄一切之誠用慰萬邦之聽我

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昇平之運
斯民不幸適丁版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
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燄殆
彌於偽縣兩宮北狩迄罹胡地之烟塵大駕南巡未
正漢宮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　主上紹開中
興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
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
佳兵不祥雖辭屈已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
異類之虜狃於纂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驅我

中興禦侮錄卷上　八

中原之老稚剪為異路之囚俘仍[illegible]棄於穴巢敝坐
張於蠟向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首鹿
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壤九州四海聞之
怒發以衝冠百將三軍孰不搴旗而抵掌幕府灑膺
齋鉞盡護戎旃當陝右以啟行常展魚龍之効沿順
昌而出戍從蠟蚍豕之羣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
廬之穢尊待時而動歷歲于茲天亡此胡使速身而
送死人自為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
兵少保下蜀川之甲劉相公興京口之師李四廂虎
視於青徐王太尉厲揚於亳壽馬師擁殽函之險步
軍衛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致敵何敵
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
宋之帷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頓
殊兩地之音郵想悸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
秦晉奇士燕趙偽才抱節義之良謀志功名之嘉會
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王東征必懟戴商
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城以迎降或聚徒而
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尔剪茅之[illegible]侯王寧有種乎

中興禦侮錄卷上　九

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斯文老之誨
言深念祖宗之德化毋忘宿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
書不盡意又朝廷降黃詔諭金虜無厭背盟失信今
率精兵百萬恭行天討仰中原官吏軍民等能以一
路歸者與一路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一州以一縣
歸者與一縣所得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
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効
之人不次擢用令軍行秋毫不犯事平復免租稅十
年一應陷入蕃被虜強掠良人室女為奴婢者當為

放還深酷之刑如剝皮族滅油煎鋸解鈎脊之類一
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
軍自為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偽逃
檢杜海晉朝潤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擢釆州團
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焰以順
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奚契丹以衆二千
來歸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
吳璘將劉海克泰州擒偽蕭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
乞永閭泰信校尉室登劉天使大伊君二郎君等俘

馘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六日賊陷
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虵迎戰
于上水門北閧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曹沭克
兆州執偽同知昭武大將軍奧屯蟬只等張彥忠克
蘭州擒偽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都烏烏等殺之彭青
張忠克隴州與賊戰偽知州盧春國同知劉昭武寵
登涼樓清等縱火焚之盡燒其儲積偽都統合喜勃
謹張金紫督陝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清等乘勝
攻之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大發戰艦蒲

臺閱習將謀入海南寇以宣州觀察使李寶為浙西
副總管提領明越諸州海船率水軍七千往海州屯
駐據其要津鄂州都統田師中以醴泉觀使奉朝請
罷除潭州觀察使吳拱代之淮南襄漢盡行清野十
九日祀明堂十月一日下詔親征朕履運中微遭家
多難八陵廢祀豈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
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羶腥啣恨無窮
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繼好以息民屬戎
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逆之惡濟以貪殘

之兇流毒遍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
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衆因賀使公肆
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
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
善良妖氛浸浩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
足以震疊德不足以懷柔負爾萬邦于茲三紀撫心
自悼流涕何從方將躬素纏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
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克敵之規詔旨一頒雖鞭
四起歲星臨於吳分當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

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
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永肩恢復之圖
播告遐邇明體朕意初三日亮親行營壘督諸軍戰
衆數十萬壁淮岸連營三百里與官軍對拒初四日
攻安豐陷之分兵四掠李顯忠將孔福迎拒於正陽
遇虜萬户郭副留韓將軍甲士二千戰于大人洲敗
之賊復名生兵數千整陣再鼓官軍乘勝縛之虜三
戰皆敗掩殺入淮死傷略盡初五日成閔將張喜亮
復信陽軍初六日虜兵數千係發小東十三州人用

大車戰鵞車天橋雲梯及炮架于渡船將攻海州去
城二十里寨於新橋李寶潛軍由他道出其背掩擊
殺死于新河者十四五旗鼓攻具坐獲之初七日吳
拱將鄂教書將游擊兵次湖陽遇賊鐵騎千餘步軍
七百迎戰于真陂敗之武鉅將荀琛將民兵進攻鄧
州過賊攻于宜男村敗之初九日賊潛遣舟師夜攻
劉錡淮陰營錡將吳超伏弓弩射退同時又犯清河
口王剛敗之黎明虜騎數千直臨大黑口吳超李横
多布尉蔽弓沿流迎邀虜別選精騎萬餘乘戰舸遡

十八里河入與錡決戰自邳至酉殺傷相當賊遂退
艤北岸錡潛渡銳卒出其不意往襲之掩殺入淮死
者不可勝計盡獲糧船軍需等初十日結筏渡淮攻
滁州陷之王權以賊勢初銳彼衆我寡未可與爭鋒
退屯廬州時劉錡方守淮東仰權屯淝水以遏淮西
之衝權既失利退師錡亟遣姪汜將步騎五千援之
別令死士千人往斷浮橋至皆陷於賊汜單騎馳還
遂陷廬州權退屯和州留部將姚興拒之十一月興
與賊戰于定林斯斬首數千級翁其千户鵝殺虎賊

益兵攻之興提孤軍無援戰鬪數十合士馬飢疲既
興權相失亦復引而南且行且戰賊遣騎語興使降
興不從遂戰死十三日賊攻和州權將戴　皐勒兵
迎距賊圍之數重權令任旺等應援虜遣游兵遮絕
之旺率麾下奮擊而前殺數百人救皐出賊衆稍却
皐旺併兵追擊于尉之橋敗之遂解和州圍十七日
賊復益兵攻和州陷之權退保采石棄軍須兵仗不
可勝計軍民爭舟溺死于江者十四五權遁管瓊州
以兵隔李顯忠劉汜編管英州賊衆二十餘萬既陷

淮西数郡遂分兵掠地十九日陷真州直趋揚州劉錡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数千遇揚子橋與之夾水陣兩矢交下晝夜相持三日故賊不得東時錡全軍在山陽與賊對壘而揚州無守備微宏淵則陷于賊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矣二十一日錡棄楚州陷之還屯揚州二十二日賊攻揚州陷之錡敗績退保瓜州渡二十三日降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以

樞密院葉義問除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朱夏卿叅賛軍事户部侍郎汪應辰充浙江東沿江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除浙江沿江制置使各措海船户部侍郎劉岑充浙西淮南江東四路發運使督水陸漕運以餉諸軍張俊徙觀文殿大學士召知建康府事二十六日虜萬户率騎八千来犯瓜州錡時病嘔血遂肩輿力疾督戰于皂角林前鋒將負錡先登陷陣下馬死鬬二十餘合破之賊蓋生兵張左右與掩擊于後錡遣中軍游兵統制邵宏淵併力禦之血戰自卯至申賊敗引去横屍二十餘里侍從臺諫疏乞親征詔步軍帥李俸除御營前軍統都統率本部兵駐江口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除御營宿衛使卜二十九日車駕進發右僕射朱倬楊存中固諫止曰賊狃於新勝其鋒方鋭乗輿未宜輕動萬一王師小跌或致驚擾為害非細不若且令諸將併力禦之賊之遠来利在速戰宜堅壁以對其鋒俟其沮解一鼓乗之可以得志侍從臺諫皆謂不然昔澶淵之役真宗親幸軍前契丹之師不戰自潰紹興之初

趙鼎張浚力勸親征敵遂退走今乗輿宜速啟行以振士氣賊聞必少却乗我士氣破之必矣存中曰澶淵偶斃其統軍敵遂引退豈可因昔時之幸勝保今日之成功上猶豫未決存中乞躬往江上覘事勢與諸將合議以聞上許之十一月五日存中抵鎮江劉錡夜潛謁議事令李横守瓜州賊覘錡渡江輕兵来襲瓜州横自為先鋒擊敗進兵追之遇伏身被数鎗幾不免遂奮擊冒圍以出還保瓜州初六日賊攻宣化渡邵宏淵擊敗之初七日復攻奪瓜州宣化二渡

甚急錡嘔血疾篤遂棄瓜州退屯京口沿流諸處要
害亦皆棄之退屯江南至是皆為虜所得葉義問召
錡責讓曰瓜州咽襟要害當以死守促令進兵爭之
錡曰官兵連日苦戰疲勞又衆寡不敵賊新勝氣銳
未可與爭宜併力守江蓄銳待之義問怒曰君為大
將提十萬將衆怯於一戰昔之智勇安在遂取錡招
討印舉示諸將曰能為跨江一戰者當以此授之功
成奏以重賞數問無應者於是李橫請行乞兵三千
義問與之五千錡曰未見其利也更以三千為援至

皆沒於賊橫僅以身免遂罷錡兵以醴泉觀使奉朝
請推其弟銳為鎮江都統制領錡所部兵成閔改除
浙西江東淮南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東路招討使吳
拱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李
顯中改建康府都統制除亳壽招討使李道權節制
池州軍馬亮時在和州聞王師退保親提銳衆駐西
采石分布戰艦直欲衝突濟江李顯忠列步騎及水
軍陣于采石東岸舸截甲上增以勁弓硬弩沿流禦
之乘其未備濟師西岸焚爇賊舟進兵急擊大破之

賊還保和州亮既下淮南諸郡獲官私儲積足以持
久又以江南屯守甚堅未可輕越遂保據揚州增築
濠壘嬰城自固偽改為新德府又改真州為新德軍
封偽元帥大懷忠為淮南王其餘偽官皆論功遷職
有差各屯駐重兵分據沿江要害赦城于瓜州窺伺
攻叔芟地殖麥為來年攻守計初劉錡之守揚州披
城立營柵欲為虜硝俾淮南諸郡皆清野盡斂公私
儲蓄入城百姓咸倚錡為安及錡出戰百姓自後負
粮糒拾遺矢以助軍錡既失利皆為賊所有強壯婦

女悉驅之北去餘老弱者劓目以還錡哀痛之聲塞
路亮雖據揚州遷徙不定所居之帳以木為城其法
用厚板冒以牛革鐵錮其端層疊如屏周匝環亘百
餘丈輦媠妾寘其內日夜宴樂以逞得志一日大宴
群下酒酣顧謂左右曰唐李靖伐蕭銑乘水漲以進
師謂震雷不及掩耳朕今已詔發戈船由海道直趨
杭州想大軍到日出彼不意破之必矣此司馬公所
謂神兵自天而下也時亮已簽發女真渤海大漢軍
二萬山東水軍一萬大艦四百艘遣榮祿大夫工部

尚書蘇保衡為水軍統都統制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禮副之神鋒軍總管輔上將軍蒲輦神鋒軍副總管昭毅大將軍阿兀威震軍總管昭毅將軍都水使者孟斌威震軍副總管寶遷大將軍御前引進高什為將佐寢殿小底武義軍將軍都水使者小名不識為監軍并熟知海道人忠翊校尉倪詢承信校尉殷簡（詢平江人簡通州人因罪捕急遂竄于虜以其熟知海道各補官用之）自濟川膠西入海南寇偽札付蘇保衡等汝等端的閑道途遠近約度里數神速起發前去限十一月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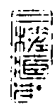
日已後十八日已前此五日內須管夜半過海門山天將明時湧入杭州勾當（內指斥語不書）莫殺無辜之人不得打虜客封府庫訖急走馬過江奏知不得分毫怠慢快事定江南後依等第重加賞例內有打奸不向前逃亡之人盡行盡斬諸軍等各宜盡心不得有違朕意十月二十七日晨發膠西鉦鼓震天旌旗蔽日而下李寶率水軍七千背戰艦往邀擊之時西北風急王師未果進泊于唐家島賊乘風張帆順流南駛始出膠西港忽東南風將寶將曹洋分布戰艦遮賊

要路乘風衝擊彼軍皆怯水鬭不戰而降惟女真軍猶力拒洋因風縱火帆艦皆着烟焰亘天死者不可勝計餘衆捨舟登岸狼狽駭走追戮迨盡生禽三百餘人降大漢軍三千餘人山東水軍數千盡獲器械軍須等捷奏上大悦除寶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西河北招討使將佐並遷十官遣內侍陳子常賚茶藥金器等賜詔奬諭初八日李顯忠分遣騎二萬數路攻刼賊寨部將崔定破賊巢縣屯獲級數百禽女真千户會達漢軍千户賀陽

生孛謹克復無為軍趙端破賊三大寨于廬州西蜀山賊敗還保廬州背城堅柵以守端選士二百銜枚夜斫其營盡焚其柵賊復入保城十五日端進薄其城賊出搏戰又敗之十七日王彥拔商州禽偽知州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主武騎尉馬彥千户信武將軍渾達安遠軍阿華降女真軍千人別將任大錫克虢州又克華州獲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信武將軍韓鎔成閔將軍趙樽克蔡州戚方將張寶克光州追北賊將蕭安撫于淮口又敗之十八日順昌復

陷于賊孟焰死之亮盡屠居民邑屋戒其降於我也二十日李道敗虜將劉蕚兵數千克復光化軍二十五日賊攻秦州王剛迎戰敗之翁潡渤海千户李俸僂二十七日復益兵来攻陷之剛敗奔通州二十八日賊攻通州不克是夕亮被弑年四十在位一十四年初亮之謀南犯也經營數年製造海船教閲水軍欲奪南人之長技志於必取及遣使入海也決期破臨安然後進兵渡江舟師既為李寳所敗遂失望又沿江屯戍甚堅未易輕越因是忿怒拔劍所几促

令作筏渡江誡以初三日畢濟不然將佐盡行處斬偽臣有進説者謂長江之險可敵二百萬甲兵况争舟檝之利非北軍所長安可尅期取勝當老之以歲月乘其虛隙可也亮曰當時四太子何故過得去而我不可過也立斬以徇左右皆震讋不自保群下相謂謀曰若至期不果我曹無逃死矣莫若先計圖之遂謀於是夜二鼓詐為捷書入報稱前軍以渡江畢南軍皆潰亮方醉卧閙奏至喜自帳中躍出遂遇殺衆軍皆亂先是亮以女真親軍居帳下皆給好衣粮仍不使出戰所當鋒鏑者皆中原及諸國簽軍又所給麄糲率多怨憤是夜衆乘其亂悉舉火燒營并兵而潰相蹈藉死者十四五喪器甲軍須粮草騾馬牛畜等不知級極止有女真兵數萬尚為之屯守大懐忠盡統之閲數日虜相張浩奉偽太子光英護亮喪還汴師其餘衆結陣而去（亮一日登揚州望江亭指顧江山之勝謂其下曰朕不入浙誓不返國因改其亭曰不歸亭賦詩于壁曰萬國車書久混同江南何尚隔華封提兵百萬西湖上駐馬吳山第一峯蓋不歸之識已是先見之矣）

中興禦侮録卷上

亮立十四年卒兄襄立改正隆六年為大定元年[illegible]亮為岐王謚曰煬王襄即魯王撻辣之子葛王也始亮之篡宣也盡封諸叔兄弟及功臣戚里以[illegible]北[illegible]後疑其有圖已者漸誣以罪誅滅之襄恐禍將及已遂陽墜車傷足稱疾不朝還其封邑由是獲免亮既遷都于汴方事南牧未暇北顧而蒙古韃靼等國連兵入寇遂起襄留守燕京督師討之亮過弑衆遂推而立之襄性外寬內和而鷙有深謀當亮時刑罰過

差下多離怨襄輕傾財帑之結納豪右以收衆心由是士多歸之或云亮之弑襄有謀焉時有盱眙軍老兵評喜者為帳驅虜至燕京凡數月後師有耶律阿乘者亦預殺亮襄立遷為左平章事賜姓完顏結為兄弟同謁太廟仍於宗正府著姓籍據此又知出襄謀也三十日軍前准大發都督府牒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每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講信脩睦兵革浸息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春新天子明詔已遂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宜各戢兵以悖舊好軍前用皆稅軍馬府牒回之承來文為正隆失德廢殞事除

已具錄奏聞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十二月初三日成閔進屯瓜州渡李顯忠進屯采石渡邵宏淵進屯宣化渡初五日邵宏淵收復真州初六日成閔收復揚州初八日收復高郵軍初十日收復楚州十二日克盱眙凡言克者戰而得之言收復者不戰而賊自棄我得以就取之餘寇皆奔北渡淮已濟未畢閔令死士潛斷浮橋大軍三面掩擊溺淮死者不可勝計時自亮死淮東諸城守賊拔寨盡去懷忠止留偽相張浩之子統精兵二萬據和州為殿李顯忠依險列營壓臨賊壘薄賊以攻賊引衆

宵遁顯忠選輕騎五千追襲于橫山澗賊反旗鳴鼓縱驍騎搏戰官兵併力鏖戰虜衆大敗橫屍遍野盡獲其輜重克復和滁州十五日成閔潛師濟淮夜攻泗州克之獲彼虜老弱數千以歸邵宏淵收復廬濠州乘勝追賊戰于白陵橋敗之夜遣使追北遲明抵淮口乘賊半渡縱兵掩擊之又敗十六日趙樽拔陳州執同知完顏耶魯等與其將劉萃克鄧州牛完一作宏克汝州十七日武鉅克蔡州降詔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以戒嚴偽茲進發

凡遂通股肱之郡文武大小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擾獄市内則輯寧于郡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初十日車駕進發以觀文殿大學湯思退留守宮闕二十日皇帝勞軍于鎮江李寶李横不受賜予寶曰海上之捷非臣之功劉錡指蹤也錡既被出臣不敢獨被上賜横曰尿州之衂非錡之罪錡時疾篤寔臣横主兵務以速日格鬬馬困兵疲度不可支遂退保江南而葉樞密召錡責讓必欲再戰錡力陳

中興禦侮録卷下　三

不可狀葉不聽遂奪錡招討印付臣横令再戰遂致失利罪寔在臣因嚙臂流血以明錡非辜又諸軍皆不樂義問於上前率多怨言於是罷義問樞密督視軍馬饒州居住罷横兵職為浙西副總管二十三日勞軍于建康駐蹕行宮二十四日安豐守將孫顯忠收復壽春府二十五日德音曲赦揚泰真楚滁和廬濠光州盱眙光化無為安豊信陽軍僞鳳翔太守張中彦遣使詣吳璘軍納欵願舉浙（陝）西五路來歸詔除少保鳳翔府節度使賜予良渥及趣其覲則辭不

奉詔任契丹以衆二萬降首領除檢校少保　軍節度使賜姓名曰王友植既入覲擢殿帥三十二年正月八日賊攻陳州陷之守將趙樽退也蔡州十二日蔡州復陷於賊樽以城池不堅棄之也嵩州復陷于賊二十三日皇帝宴百官于行宮賜予各有差二月十八日車駕還自建康二十日留守湯思退判紹興府二十八日虞允文除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鎮江都統制劉銳為罷浙西副總管以軍節度使張子蓋代之江州都統制戚方罷以兵屬李顯忠閏月八日

中興禦侮録卷下　四

賊寇興元時姚仲守関與賊對壘蒪山結營益張疑兵與仲相望夜潛軍由閒道入直攻興元等處分遣輕兵襲擊仲浚不虞其至蒼惶接戰賊疑兵復自関口入兩面合擊仲敗棄関走賊遂乘勝攻掠旁郡蜀為之震吳璘引兵燒絶棧道與仲悉師夾擊大破之盡坑其餘衆復進兵守関初九日汝州復陷于賊十二日劉錡卒詔贈少師十三日僞青州總管以萬騎來攻海州李寶出兵三千接戰敗之江淮大疫人畜死者幾半遼遺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

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充報諭登寶位使副来聘詔左司郎中洪邁知閤門事張掄接伴邁等次盱眙虜移劄文欲仍舊淮水中分為界以迓使邁等遣書謂昔両朝通好約劃淮為境故彼此送迓使者皆於中流接見今両國既交兵則是大義已絶況本朝所得州軍乃是去歳與岐王両侵之時用師克復者當為我疆何疑如泗州臨淮虹縣等是也今當以虹縣為我界宿州為彼界各於此處送迎使者可也於是始遂又不肯用敵國禮見邁等辭不敢納五

返介議而後定二十一日各立營幕於両界首虞姬墓以見三月十一日忠建等入國門十三日迓見凡有所詢叩則辭以奉命報登極而已餘非臣敢任也又曰本朝皇帝寛仁愛物儻貴朝遣一介之使往議則無不可矣十六日陛辭詔遣洪邁借兵部尚書張掄借山東道節度使充賀登寶位使副以報聘且以三事為請歸欽宗梓宮及天眷一也還河南故地二也罷臣禮及歳貢彼此用敵國禮三也十七日參政楊椿罷汪徹召赴闕十九日吳璘克環州禽偽知州

中憲大夫郭蔚二十日克會州姚仲克原州獲同知鎮國上將軍訖石烈訛魯古等二十一日虢州復陷于賊四月十二日賊攻海州不克益兵圍之李寶来乞師張子蓋率兵五千赴援二十一日子蓋出兵接戰敗之斬首數百級賊解去二十三日建康府留守張浚兼經制両淮事務五月六日汪徹除參知政事成閔李顯忠吳拱並召赴闕二十三日吳璘將王宏克熙州禽偽上將軍劉嗣初等斬首七百級二十四日殿帥趙密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步帥李捧以浙

西副總管罷二十六日成閔除殿帥李顯忠除馬帥吳拱除步帥六月二日右僕射朱倬以觀文殿學士罷初四日冊皇子建王為皇太子十一日降詔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祖宗之福邊事寖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幾靡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戒壽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計皇太子昚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遂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

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大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為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是日皇帝即位十三日大赦天下二十一日詔求直言二十三日召張浚于建康二十四日李寶以海州孤城難援疲于轉餉盡平其城壘徙居民渡淮而南退屯楚州二十九日皇帝詣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七月六日張浚除少傅江淮宣撫使節制諸路軍馬改封魏國公中書舍人陳俊卿叅謀

軍事兼權知建康府叅政汪澈除督視京西湖北招討使李顯忠除淮西招撫使張子蓋除淮東招撫使李寶罷為浙西副總管以兵屬子蓋責其擅弃海州也詔子蓋復屯海州增繕城壘以守之興元帥罷責其關口之敗也二十六日吳璘分師大出次于三泉與賊合戰敗績喪器甲軍須莫知其數銳兵驕將亡沒略盡環原數郡復陷于賊退屯德順軍八月一日洪邁張掄使大金還初六日史浩除叅知政事十二日賊圍德順軍吳璘堅拒之二十日復盡銳來攻璘出兵接戰互有殺傷賊遂退引寨柵數千環城瞰守璘亦嚴守備更脩東山營堡乘城以距九月一日偽都統完顔節使別自渭州選精騎數萬弁城下兵分為二軍一攻南門一攻東山堡璘親臨戰陣分遣兵挺兵勝併力禦敵血戰自辰至酉盡焚其攻具二十日洪邁張掄並放罷責其奉使辱命也邁等六月十日至燕京館于會同館虜遣兵部侍郎高文昇等接伴持所與國書及二使沿路謝表來還云禮數未是不敢受請依前來禮例國書用表國信稱陪臣方可

不然臣下不敢奏知皇帝邁等對曰昔本朝皇帝所以不惮卑屈者以太母欽宗之故也太母欽宗既以上僊本朝皇帝又以兩國生靈之故不欲違盟好姑循舊例去歲岐王首廢盟信無故興師兩國既已交則是大義已絕安可復舊禮哉文昇等曰昨岐王無道師出無名已從廢殞矣今主上仁慈聖德豈可復與岐王比哉若國信早換表來當即為奏知有所議事庶得早畢不然恐國信卒未得見皇帝亦未有還期邁等曰奉命出疆而擅易國書當若是耶且如

侍郎他日銜命出疆還敢以朝廷國書擅自更易否
相與辯論至晚不决文昇等去亦不具頓膳邁等皆
不食者經夕至十二日文昇復来云不知已换書否
邁等以断不更易又云若國信堅執不從恐爲國别
生事邁等對曰奉命一介使耳若貴朝必欲生事無
過見留及一使耳遂争辯久之文昇怒遽揖去云國
書既不可易國信謝表亦不可易耶請更從長計議
無貽後悔文昇既去邁等議曰國書既已力争見聽
如换表乃吾臣子之辱耳自可從洎晚文昇復遣介

至遂署表國書與之去俄頃使押宴至日已夕矣至
十五日方見褒首責以國書之禮非所請三事皆不
見允且言大臣議欲留卿輩朕以卿将命遠来良勞
姑且歸之歸爲朕語儻以舊境見還淺篤隣好可也
邁等唯唯而退時河南煌蜈大起聞蕭和尚據太原
大懷忠據河南紅巾嶓結山東契丹別立新主稍侵
其邊邑褒方調兵討之二十九日詔遣中書舍人劉
珙知閤門事張説充報登寶位使副往也洎抵界虜
移文若割還舊境盡復舊禮歲幣方許不然不敢納

使於是遣介往来辯論幾月不納而還十月十二日
張子蓋招納契丹首領七人餘衆萬餘分隷諸軍皆
與金人戰敗之師也首領並除節度使子蓋除檢校
少保十一月十四日張燾以同知樞密召二十七日
左僕射陳康伯兼判樞密院封信國公十二月一日
張燾見于内殿詔免拜上諮以事務燾占對數事率
以脩内攘外爲言優詔褒之月正元日改元隆興初
九日参政史浩拜右僕射張浚罷宣撫除樞密使都
督江淮軍馬張子蓋卒復以其兵李寶統之三月一

日王珙權殿帥馬彦忠權馬帥郭威權步帥成閔落
節鉞以提舉台州崇道觀罷婺州居住閔之下泗州
也寡婦孫有美色閔私致之其兄宜訴於朝故有是
命初三日同知樞密院二十三日張燾以提舉佑神
觀兼侍讀罷蓋其力辭以老屢章乞出也二十八日
詔求遺逸四月三日張浚詣闕奏事内殿上以攻守
和三事訪之浚對攻則勝守則弱和則亡仍乞以五
月進師上從之史浩固諫不可曰方今財用匱乏将
上寡弱未易輕舉宜以和爲虚聲守爲寔務俟數年

之後兵强食足然後圖之方此盛暑進兵未見其利
也浚曰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皆因天
時而取勝蓋機會不可失令天時向暑北人畏之南
人得之此利在我若圖進取可省二十萬衆又南兵
多步北兵多騎若不乘此以對敵人至秋冬士健馬
肥彼既得利豈不困哉廷臣咸贊其說遂决議進師
十一日張浚陛辭詔百官祖于郊史浩既議不合力
辭引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尋奉祠罷二十
一日同知樞密辛次膺罷五月二日洪遵除同知樞

密院事初四日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渡淮初六日至
徙濉虜右翼統軍蕭琦出兵迎戰敗之初七日至靈
壁蕭琦復整衆来距前鋒馬軍統制張師顔既戰被
圍顯忠命曹高麥將游擊兵往援合戰自巳至未敗
之當陣殺死幷降者三千餘人初八日邵宏淵圍虹
縣克之將蕭琦僞知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率官
僞部落千人降宏淵除檢校少保顯忠加開府儀同
三司降詔朕惕膺睿訓祇適炎圖永惟國步之艱越
在海隅之阻間者亟馳於使驛庶幾少戢於兵烽而

遹候屢驚敵情未革既摇蕩於秦隴淺窺伺於荆
襄念億萬姓之黎元久遭殘虐慨二百年之虚陵莫
獲薦陳徯奮勵於諸軍以肅清於舊壤靡待前茅之
警備將細柳以勞軍副上皇予子之心攄列聖在天
之憤肆誅龜筮躬御戎軍眷言清蹕之初申飭攸司
之衆各揚乃戢明聽朕言毋徭役之煩民無誅求以
剥下佇成嘉績迄底丕平咨爾内外體予至懷可令
有司排辦候秋涼擇日進發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十
四日官軍圍宿州虜左翼統都提步騎五萬列陣城

西南搏戰自巳至酉賊敗引去十六日諸軍傅城下
且乘霧氣併力急攻不移晷刻拔之生擒麻葉萬户
七人栁葉千户僞官等二十餘人女真奚契丹等兵
八千餘人盡戮之城東隅十七日都督移屯泗州十
八日僞孛撒元帥自應天府選精鋭兵十萬出城二
十日立辟與官軍對距是日督府移文軍前邵宏淵
可聽李顯忠節制宏淵怏怏不樂十九日復移文軍
前顯忠宏淵同節制諸軍自是兩將之權各專始相
矛盾矣二十一日虜帥列大陣城南與官軍合戰兩

陣交鋒顯忠部將李福李寶各擁所部兵退走櫻桃
林觀望不進顯忠宏淵遂親戰陣督將士血戰自辰
至酉敗之福寶並斬首以狥二十二日賊益生兵與
官軍再戰殺傷相當顯忠見陣勢危急遽脫去兜鍪
持大斧躬入賊陣奮擊殺數十人陣臨斬虜左翼統
軍千户等賊衆大敗退營四十里顯忠宏淵亦斂兵
入城休士是夕諸軍忽譁爭金帛委棄兵仗相繼潰
散顯忠聞亂率麾下親信揚言刼寨而出微服雜士
伍中潛奔泗上士卒亡者大半喪器甲軍須不可勝

計時虜營望見城中列炬鼓譟出兵謂之襲已皆散
走險明旦覘知稍復來集爭城宏淵遂收餘衆與賊
巷戰敗績還保泗州宿州復陷于賊二十七日都督
還屯揚州招集散亡頗多歸者六月四日下責躬詔
張浚上表待罪詔奪兩官邵宏淵罷節鉞李顯忠責
濠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始顯忠宏淵之出師也督府
諭以若下城邑所得金帛盡給戰士洎得宿州府庫
甚充顯忠靳之止微行犒勞而已遂具數十舟聲言
將餉諸朝宏淵力爭不聽故其下多觖望而怨之一

夕憤起爭攫取相攻斬關而遁顯忠聞亂微服潛奔
宏淵又戰敗績故有是命降將蕭琦蒲察徒大周仁
並除節度使叅政汪徹罷督荊襄軍馬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溫州居住用言者責其措克軍士也二十
七日湯思退拜右僕射封榮國公周葵除叅知政事
七月二十太白晝見宰執抗章乞出不允八月十日
督府准虜帥移文欲脩和好張浚以其事聞詔擇機
辯者往議督府薦布衣盧仲賢李適往並借宣教郎
樞密院計議官使焉十二月安遠軍節度使劉寶除

鎮江都統制兼淮東招撫使十二月二日盧仲賢等
使虜軍前還仲賢等以十月一日至汴京見虜大元
帥大懷忠等議欲求割河南地及所與大金歲幣如
祖宗舊與契丹數彼此用敵國禮各不還歸附人四
事爲請而虜使遂其二內割地歲幣二說不見聽謂
若盡還所侵地依舊畫淮爲境及歲幣如秦檜所許
之數方可仲賢等與之辯論數日卒如其議而歸至
是還闕詣都堂白其事二相大怒謂虜人國書用舊
禮而不能力爭又擅許割地及歲幣數遂下二人大

理獄詔遣權吏部侍郎王子望知閤門事龍大淵充和議使復往議焉中書舍人劉珙奏乞無遣使與之和上不納明日殿中侍御史周操復如前入奏上詰其說操對今虜帥以咫尺之書至督府而朝廷遽命泛臣往報之萬一見欺於彼則輕傷國體貽笑夷狄莫若止令督府貽書答之然虜謀詭秘未足深信使之彊也雖求與之和亦不可得使之弱也自當羈而縻之何和之有且和議乃虜自便之計方其未暇為寇則坐享厚幣稍有餘力則背盟改圖矣宰相陳康

伯湯思退曰令連年宿師國用彫弊歲給諸軍調度動億萬計較之與金人聘幣方什一而已又令歲王師有宿城之潰兵威不振豈不戒自焚之漸哉令因其請泛而許之尤為良便若謂不可遣使則和議何由可成操與之爭累日不決上命給筆札集百官于都省各言和戰利害以聞自宰執侍從皆言和為便餘皆首鼠唯操與諫官胡銓數人固執不可於上前力底宰相之不善處事至有倍禮要君之誚於是宰臣陳康伯湯思退叅政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並乞

觧機政疏屢上皆優詔不允二十四日張浚召赴闕十二月一日陳康伯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奉祠罷初三日張浚見于内殿上以宰執臺諫互有異論俾浚決之浚意亦不欲和但乞脩守備耳而太上皇帝深勸上令泛和遂決議遣使銓等猶力爭不已初九日詔别遣胡昉楊由義充審議並借宣教郎先往焉虜人果有求和之意則遂遣王之望等往議或不然則已之二十七日昉等入虜界二年正月五日張浚拜右僕射兼樞密使領督都如故十一日

昉等見虜元帥大懷忠于汴京懷忠等與數人環坐府中禮辭甚倨北鄉坐昉等于庭首問南朝已許割還我侵地歸我叛亡及歲幣如舊數令汝等復来何議昉等對曰此特元帥所欲耳本朝初未常許也昨盧仲賢等還云已議定各不還叛亡止是歲幣與契丹舊數約為叔姪之國耳懷忠云仲賢已有供認文字在此遂取以示昉等云仲賢擅自妄許豈足憑信況彼使還日持肯朝所回國書用舊禮不爭尚且重寘典憲況此將命失辭朝廷聞之豈得不行誅竄懷

忠復云昨為南宋所侵地我已斷取了止唐鄧海泗尚在彼我若出師便可得但惡多殺耳宋朝若以生靈之故善割地還我以約和此萬世之利也不然江南兵弱民困豈所利哉昉云昉等之來止奉命審議而已審肯朝果有尋盟之意則朝廷已差王之望至此議矣餘非昉等敢任也懷忠曰宋朝若欲求和非以此見逆不可昉等曰所謂和好初非本朝求之以元帥先移文督府來故也本朝皇帝恐為貴朝見欺初不肯遣使而太上愛惜生靈不欲杜絕來命謂既

約不還叛亡不歸侵地故遣昉等來審之今元帥復有此議是果無意於和特見欺耳又與之反覆辯論殊不少屈懷忠大怒命吏引昉等出被以桎梏幽囚室中二十餘日累使人說誘必令承伏昉等以死固執不可至二月二日以虜主褒命釋歸之三月一日還闕見于內殿上面加慰獎昉始以迪功郎由議以遂義郎往至是並改通直郎昉除軍器監丞由義除知樞密院盧仲賢李適並除名刺配朝廷以金人既因得使命審和議不可成遂罷王之望使命不遣初五日召右僕射張浚復往兩淮督師經制邊備而左僕射湯思退猶主和議屢與浚上前爭論由是交隙浚行始逾旬思退即奏遣户部侍郎錢端禮為淮東宣諭使權户部侍郎王之望為淮西宣諭使俾申飭諸軍無得妄舉又諷諫官尹穡論列浚罪章數上皆優容之時浚方董督戎事規畫進討而兩宣諭至戒無妄動浚大沮撓又聞穡彈章數上遂請去位乞罷督軍仍與子栻俱丐致仕詔從之浚遂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辭疾不行尋以醴泉觀使罷思退

遂獨領三省專意主和稍排斥異已者所有軍功賞典抑而不推諸將之為用者盡易置閑散禁民間敢言邊事者悉從軍法遂使降人反側不安軍士為之憤怒諸將邵宏淵者最為忠勇得士心王之望迎合思退意劾其侵欺官錢三萬餘緡更代之際鼓唱士卒喧嘩遂責宏淵南安軍安置思退又將沿邊備禦之具盡廢弛之遽撤唐鄧海泗戍兵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擬修海船毀折浚所築水櫃欲以此示信於敵人待虜主褒聞之亦命罷元帥府益褒自得位後

一切懲亮所為深厭兵禍日謀修好而二帥久握重
兵不欲一朝釋去故堅持戰議後大元帥大懷忠者
雖意在猖獗自顧兵粮之乏恐志不遂又以虜主決
意從和不欲重違因濅其計遂議遣書來約和而副
元帥紇石烈志寧者力爭不從於是二帥始相矛盾
矣六月十五日錢端禮遷戶部尚書王之望遷左諫
議大夫依舊宣諭兩淮七月二日同知樞密洪遵以
端明殿學士提舉洪州玉隆觀罷八月懷忠遣約和
書至軍前詔遣戶部郎中魏杞知閤門事康諝充通

問使往焉及境志寧拒不納需索百端動輒起釁退
換國書至于屢易邀求金帛必舊數又求割唐鄧海
泗之地朝廷悉皆從之又渝元約復求商秦之地遣
使往來商議幾月不能決朝廷始疑之矣九月十三
日賀允中王之望並除參知政事十六日張浚薨贈
太保允中既與群議不合力抗章引去遂以資政殿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龍二虜帥既異議交陳
不復相下志寧遂憤然揮其衆壓境撫求割商秦請
還叛亡不獲為釁後有借兩淮牧馬之言乘我無備

遣游騎　淮侵掠濠州守將孔福知盱眙軍郭淑望
風奔北兩淮為之震擾上怒淑編管靜江府福削奪
在身官爵令白身自効思退愧悚不自安遽請出為
督軍十九日詔思退為督江淮軍馬太傅和義郡王
楊存中副之淮東宣諭錢端禮兼參贊軍事參政王
之望為淮西安撫使戶部尚書韓仲通知鄂州兼湖
北京西制置使吳璘都督川陝軍馬王珙淮南江東
西制置招討使張守忠湖北西京制置招討使按兵
待之思退自以失計誤國遷延惧不敢行俾存中等

先往而徐抗章辭以母老求去上不之許又乞召陳
康伯判紹興府令先赴闕康伯六上章懇辭不起降
詔朕祗奉慈訓嗣育丕基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
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子而不能雪上世之恥
為人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危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
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後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民枉
罹非命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隣帥主
兵及境不納追行人再往始則立式邀求繼則追因
困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

不較禮儀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
又求商秦且宗臨陣係虜之人是其叟變無厭必欲
尋釁初無休兵繼懽之意令使命逗遛議論不決積
衆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
群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換國書嚴幣上疆亦
知其議在我可從一無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
獲之人則朕有以國敝斷不可從也儻或不諧前好
至於交兵天寔臨之非朕得已想彼兵民厭其黷武
亦當嗟怨況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大忠義所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咸自憤奮勇捐軀為國家雪恥大立非常之事彰無
窮之名醲賞厚賜朕不敢吝嗚呼兵凶器也朕無德
以修二國之歡又無威以懾敵人之謀將當三冬而
使軍士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勞害貽爾衆痛
在朕躬凡百臣子當念興師動衆非朕本心彼曲我
直動則有辭共輸報國之忠永享安居之樂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十一月初三日虜帥率步騎數萬分兩
路南牧一自渦口絕淮攻濠州滁之一自清河渡船
攻楚州滁之已勝戰[illegible]方滁閤而都統劉寶撥兵
不動及督府促令應援又以會兵為名退屯揚州勝
孤軍無援遂冒圍決戰矢中左目身被數双猶奮擊
不已且戒左右曰我死在頃刻進退所不免今日當
力破此賊以報國汝等若有功當賞立可取吾亦瞑
目無恨矣丁寧告戒士殊死鬬殺賊數千仆于陣衆
遂潰盱眙盧滁相繼失所守詔贈勝承宣使仍優加褒
恤初七日陳康伯復以疾辭詔中使諭起之康伯乞
候疾愈日起發赴闕初八日湯思退罷都督軍馬以
參政王之望為督視江淮軍馬戶部侍郎李若川參
中興禦侮錄卷下　　望
贊軍馬始思退欲和速成也盡取張浚備禦之具壞
弛之因是大拂軍情及除督軍遷延兩月不行卒辭
避之遂諷諫官尹穡入疏以之望代已而之望始與
思退宜相表裡又嘗妄奏張浚措畫乖謬及為宣諭
日劾龍郎宏淵深為諸軍切齒故尤憚此行矣是命
下遂與思退交營朝堂之望語思退曰丞相除都督
命下兩月頗望不行今事急却推之望去如此則是
丞相平時止與吾輩食言要求自脫耳語未絕繼之
以流涕近聞之矣不強郎初十日思退持疏擱前宸

嗚求引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龍十一月用言者落職錫爵永州居住十二日太
學生數十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仍
日之爲三賊臣祭奏乞行禁止御批如有陳獻不經
檢校院撤行伏闕之人爲首者重寘典憲餘人次第
編配事在必行仍令三省曉諭尹穡上疏自辯仍丐
致仕不允王之望乞往江淮犒師從之十三日賊犯
光州虜帥遣騎數千營于桐城北分兵襲奪險隘戚
方師衆争之部將段安晨至舒城與賊遇合戰自巳
中興禦侮錄卷下　罢
而午敗之賊遂斂衆據亂泒等處增修山水寨以自
固時遣游騎窺伺攻掠十四日都督楊存中退屯瓜
州命劉寶守揚州郭振守眞州王彥守和州戚方守
舒州建營樹柵列屯數十相望以距十五日郭振會
諸將兵數千分路夜斫賊營斬級千餘降者稱是賊
稍引却虜帥既以赴淮下數城緣兵少糧乏未敢輕
肆遂乞之懷忠懷忠既與志寧交隙撒沮撓不與志
寧遂請于褒且云江南指日可下止候兵糧之足便
當長驅而渡褒復不之許志寧請之逾力褒遣人諭

之曰昨歧王圖眞累年興師百萬尚不克濟今汝以
數萬衆欲求得志難矣果若江南可下聽汝自取之
我更當割河南地與若自守萬一失利而退我定不
汝納已遣兵河上把截有一人一騎敢過者悉皆斬
之志寧既所請不獲遂發河南民兵又皆不汝自領
兵少不能肆志遂復移文樞密院請各退復講和好
仍欲得盧仲賢胡昉奉使時知和議首尾使臣二名
至軍前詔遣王忭借承節郎往之十六日降旨虜帥
移書執政復欲議和朕以生靈之故不憚屈己苟可
中興禦侮錄卷下　畐
以休息兵民者一一無所吝而虜情变詐意有包藏
俠在途興使壓境侵擾淮甸虔劉吏民曲直甚明神
人共憤朕當擇日視師所過務從節省十七日陳
康伯拜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仍催促疾速
起發赴闕十九日詔左諫議大夫尹穡往浙東權兵
部侍郎胡銓往浙西各措置海船坐以家僑行旅放
罷二十一日參政王之望往江淮犒師湯思退行宮
處州中風疾死于墅小寺詔許其喪歸葬二十四日
王彥克復廬州二十五日錢端禮賜同進士出身除

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並兼權
參知政事郭振還奉國軍承宣使劉寶請授果州團
練使副項州安置韓璡編管賀州頓遇刺配吉陽軍
孔福斬于市寶之七楚州也賊自清河入寇魏勝與
之力戰寶按兵不救陷勝以死既自戰又臨敵退師
棄楚州陷之璡守盧州賊未及城先望風走福始者
將二千人守濠州賊止遣游騎數十涉淮覘候福擁
衆輒縱賊筏橋南渡昨已削奪在身官爵令白身自
效俾傾代之至是再遇賊又皆不戰而退故有是命

唯郭振守六合與賊相距踰月屢戰克獲故使賊不
得東卒全真揚者皆振之力也二十七日降詔令月
二十九日冬至有事于南郊僞邊事有警改用明年
四月雩祭是日王汴等入虜界二十八日吳璘將張
光潛軍出大散關夜攻賊營斬首數百級盡焚其積
聚閏月一日左僕射陳康伯到闕初三日赴都省視
事初四日賊自海州連舸載兵二千進攻通泰州李
寶敗之于草湖口先是官軍於湖水淺處盡樹暗柵
旗長閘之及是决其堤水賊船皆著柵上寶舉衆乘

之俘獲殆盡初五日日郭振與賊戰于六合敗之時
王汴已過界虜帥既許約和遂收兵北歸所陷城邑
尋收復之十八日沈介起復知鄂州兼京西湖北制
置使韓仲通召赴闕十九日參政周葵以資政殿學
士參政王之望以顯謨閣學士並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罷二十一日王忭自虜界還忭等於閏月一日
見僞帥于顏濱與之定約並用先朝與契丹澶淵盟
誓舊禮書題稱爲叔姪彼此不還叛亡歲幣減十萬
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至是還奏詔遣魏杞康諝充

通問和好使副往焉十二月一日錢端禮參知政事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並兼
權參知政事十三日魏杞等入虜界十四日德音曲
赦楚滁濠盧光州盱眙光化軍十六日降詔所有來
年四月雩祭改用正月一日上辛祀南郊乾道元年
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肆赦改元十八日都督楊存
中還闕十九日中書舍人洪遵借翰林學士知制誥
知閤門事龍大淵借寧國軍承宣使充賀大金生辰
使副入虜界二十六日江淮都督楊存中以寧遠昭

慶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奉朝請川陝都督吳璘依舊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並罷都督軍馬二十八日左僕射陳康伯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初二日魏杞康諝使虜還廷見奏金人待遇使人禮甚厚特令升決從班上又差監察御史一員視供帳厨傳以示殊異杞又云虜主褒甚寬和每言及太上皇帝必起立且言兩國幸已結好當彼此守之勿渝今我與皇帝既為叔姪上皇即吾兄也願永以兄事之杞曰此南北生靈萬世之福也及辭還撫勞甚渥云當即遣報

使往矣十八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一日大金遣驃騎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仲翰林直學士大夫知制誥兼秘書省著作郎楊伯雄充報問和好使副入界詔刑部侍郎李若川知閤門事張掞接伴四月九日入國門以商議禮數未定未肯朝見蓋昔北使持國書皇帝下御榻親受之然後付通事舍人啟緘令議止令通事舍人受之發緘以進故仲等堅執不可若川諭曰昔本朝不得已臣事貴朝故禮有加今既為敵國豈得復循舊禮仲曰今雖非君臣要是叔姪耳亦宜加禮相與辯論十餘日不決以太上皇帝命令皇子鄧王受書以進於是始從二十三日廷見既授書鄧王皇帝坐而御之仲等不悅頗多慢言參政虞允文與之交論欄前聲色殊厲上怒將留不遣太上皇不可群臣皆謂兵釁未易開姑已之二十九日引辭所勞遣禮物比舊禮例差損仲等堅留館中不去必欲得如舊數既與之始行然虜主褒身自得謀脩好每使命至必待以甘言厚禮惟恐和之不既而其群

下非所願也故仲等敢肆傲慢者正欲嘗其成耳和議既畢自後行事不復具載

中興禦侮錄卷下

禦侮錄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宋南渡後與金人搆兵及和議之事書中稱高宗為太上皇帝謚孝宗時人所作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一卷而此本實二卷疑後人所分析也書中於金人初起事蹟記載頗略至於紹興三十二年金海陵王南侵及孝宗初年張浚出兵撓敗始末則節目具詳自乾道元年魏杞使回和議既成以後則不復具載前後皆系日編次於朝廷拜罷禋祀諸大事亦間及焉似從日歷國史諸書節採而成中間如劉彥宗在遼官僉書樞密院事國破降金未嘗事宋而稱為吾叛臣金世宗由東京留守即位而以為燕京此類皆為失實知為隣國傳聞不盡實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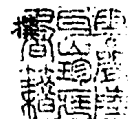
正隆事迹記一卷

〔宋〕張棣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隆事迹記一卷》提要

正隆事迹記

帰正官張棣撰

完顏亮自己巳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日都于
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勅中外公卿大夫
至于黎庶之賤皆得以書奏對闕庭是時上封事者
多陳言以會寧僻在一隅官雅于轉輸民難於赴訴
宜徙民居燕山以應天地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
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制
經營都於燕山迄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駕始幸之遂
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京大
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府曰
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亮以漸染中國之風頗有意
於書一日讀晉書至苻堅傳廢卷失声而嘆曰雄偉
如此秉史筆者不以正統本紀帰之列傳第之悲夫
又一日與翰林承旨完顏宗秀左叅知政事蔡松年
語曰朕每讀魯論至於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朕且恶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
貴彼賤我也二子皆唯唯而不對至丁丑春二月御

武德殿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裹賜坐而語朕非夕夜已三皷夢二青衣持牒称上帝宣朕遂策小將軍乃亮小烏騅馬也騰弓矢隨從而前既行之次但如猶空轉時到一門青衣指之曰天門朕隨入焉行一里之地宮極嚴麗朕欲從馬而入前有二金甲謂之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趨及殿垂簾如有待一朱衣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聞殿上語如嬰兒令青衣持宣授朕曰[illegible]策上將令征某國朕謝而出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兵衆以大喏而應之朕亦以喏之故驚悸而覺然而大喏之声犹在于耳朕立遣人于馬廄視所策小將軍但身汗如水收箭袋而數之亦失其一朕大異之豈非天假手於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父之語臣子毋洩泄于外衆称賀戊寅夏五月亮御薰風殿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四子及庭首同吏部尚書李通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右使海內一統御意如何通以阿諛而從惟佞是從對以正知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亮深忱之徐問翰林承旨翟永固永固對以燕都始成未數載帑藏之匱之未補百姓之瘡痍未痊豈可再營汴都而重勞民乃況江南乃繼好之邦歲以厚幣礼陛下豈可無名出師而重勞征伐則臣為二事俱不可亮曰非老奴婢所知復問宣徽使嗣暉對以臣与李通所奏同問翰林直學士韓汝加汝加對以臣與翟永固所奏同亮怒永固汝加之怫意遂退及門復宣殿閣遣旨二子以為重則刀鋸輕則鞭笞必不能免繼宣翰林侍制綦戩講晉史亮怒稍霽赦而釋之明日拜李通為右丞敬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慨而乞解官己卯春三月遣左相張浩右參政敬嗣暉起天下軍民夫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兩統計二百萬運天下林木花石營都于汴將旧營宮室臺榭雖尺柱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墻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計是年冬遣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入觀本朝[illegible]畫工于中問節寫臨安之城邑市井以及吳山之[illegible]立其畫以

進亮：道人於坐間軟屏而畫寫之城已間兵火殘
毀於吳山絕頂寫已策馬而立焉徐令翰林修撰綦
珪作詩書其上曰萬里車書已混同江南豈有別江
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亮詭曰御制
亮每與左補闕馬韓哥面面坐窮拾事迹指畫其處
所別白其勝槩亮乃奮髯箕踞不勝其志之銳明年
庚中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匠不限丁而盡起之委
右丞李通提控軍造器于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
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郎中張參預造戰船於通州潞

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醫藥祁宰奏封事諫亮其略
曰臣聞民惟邦本、固邦寧今則北北有造軍器之煩
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後百姓以久苦轉輸不勝疲斃
臣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蓑來歲害氣
在晉不利行使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曲
隨臣請亮怒令擒而殺之祁宰神色自如而再請曰
臣年七十死固足矣惟恐陛下將來不及臣更欲語
已為左右刀刺其頰以杖穿之執縛而出祁宰以朝
帝愛其辭色終不改乃行之次烈風大作砂石飛舞

人面不可見者逾三日而止是年秋八月委戶部尚
書梁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不限丁而盡役
之修長者為正軍矮弱者為阿里喜共待二十四萬
以一阿里喜副一正軍兩為一類為一十二萬余計
中原漢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於內除燕山中都路
造軍器南京開封路修大內供免差焉余十五路每
路簽漢軍一萬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兵部郎中
肖彥良戶部主事王修翰林修撰鄭之构暨文簽院
使王淑右司郎中王僉東平轉運使梁蕭翰林修撰

楊伯仁翰林侍制刘中淵修起居注刘元音御史徐
之萬太府少監李天吉翰林應奉李喬顏殿中侍御
史高公挺戶部員外郎曹節寺分路帶銀牌而出焉
目曰差簽軍使至冬十月簽差始定合女真契丹奚
家三色之軍通計為二十七萬取有唐治分為二十
七軍其所授正副戶各有差遂以五十戶為蒲里演
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都統至十一月委
正番猛安所簽定女真契丹奚家軍內以其精銳者
十取一二至都統所復三取一又燕山亢自試其果

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共甲各以五色絨線穿
之亮每自負曰所簽者數十萬但可張大勢取江南
者此五千足矣辛巳二月亮率文武并百官駕幸洛
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江號盈其城三日不絶夏四
月駐渒北卬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于汝以取牛馬
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共法駕陳九節儀
迎亮于南熏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
奔至内承天門雷風迅作接去一寢門未及開閉折
擊三守門吏死入門復霽秋八月皇太后諫亮不可
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赤盞彥忠殺母于太后宮越
數日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瑛再諫亮怒亦欲誅后
与子惧隱于宮中三日亮殺赦而出自毋諫死百官鈴
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
曰衆多寧職不能為朕為一路統軍右丞刘蕚率尔
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即拜為果勝軍萬户都統趙
日拜特進張彥忠為歩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
章副之將兵十萬道出陝右擊劍外拜工部尚書蘇
保衡為水軍都統昭武大軍將完顏鄭家副之將兵
七萬輜重隨焉自海州飛棹而下擬錢塘江而出期
以三旬迎亮于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兵軍分路請
甲而從征焉西則河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
南東平三軍請甲之次同日反回者一十二萬步軍
都統張彥忠止將兵三萬出陝右水軍都統蘇保衡
止將兵二万出道右丞刘蕚止將萬人出漢上余則
並會于黄河之南亮領焉冬十月王友起於大名耿
京起於濟南陳俊起於太行衆待而嘯聚者處處有
之亮首知大名之乱拊髀而嘆曰朕兵未行蚁旄北
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郎道都統斜也將兵萬人攻
大名多与少尽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焉斜也
殺民[居]三十萬口滅族者一千七百余家是月上旬拜
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兵部尚書郭安國為先鋒將兵
十余萬親征淮上是日亮衣橘紅袍衆以金甲從新
宋門而出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瑛拜送亮為之椄
泣者久之徐自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旬渡江淮
見項羽廟下馬入呵責久之末句兵臨于江上是日
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葛王襃於东京改元大

定是時中原之民知褒雖立尚在汴漢文亮雖存驕軍淮上中原無主皇皇如也其間豪傑莫不待北朝之命改虜正朔為本朝正朔至亮死于淮甸褒徒于燕山方撫定焉是月虜相張浩知褒撫定黃河迤北之地使人筆錄褒赦具以報虜亮得之於路以鞭擊而嘆曰是子福過我也朕平昔有意䟦江南平定之後取武成一戎衣而有天下大定朕欲改之此子為我先矣徐令人取一冊亮果預造久勒南京樞密院遣先鋒郭安國男端孫將兵數千自黃河以北州縣無少長而盡洗之北至相州聞亮死方止至十一月亮以內亂所擾知軍意之二三戰船之不至大江之不可渡或有鷄肋之意然未形於牙齒間又恐貽笑萬世遂築渡江臺于江之北岸欲渡萬人於大江之南然後作還軍計是日宣威勝軍萬戶耶律勸農語曰尔所將軍兵幾來日朕欲自較其部族苟失其數當從軍法耶律自度所統軍已不及半懼亮之必誅與子瓊殿宿直將軍毋里哥謀毋里哥以計弒亮上下皆從之明日乘亮未起軍突於帳前集箭射之亮[illegible]本朝掩褒今取視之憫然曰軍變矣披衣而前已為誅客當體殺射亮仆地衆執而縊之都督李通亦為亂軍所殺三軍遂四散而歸

褒乃太祖第三子潞王宗輔之子也亮之從弟褒字彥奉乙巳三月一日寅時生小字忽辣馬即位後改名雍

十月完顏褒立于東京遼陽府遣譯通事肖恭判帶脾將執托定州縣燕地郡邑招撫而下及燕山權留守拒而不從未使立誅之副留守李天吉惧而拜命立遣子羅之奉表稱賀中都既定山東河北河東関西傳檄而下至十一月亮死方遣人下河南及殺亮子光英于汴京廢亮后壬午年春正月褒知天下之歸己与子允升允迪率甲騎數万人還燕山守臣完顏宗顯率在都文武百官具天子儀迎褒于小東門褒服便衣而入為越數日下詔以告天下內外文武百官各推恩初参知政事敬嗣暉知亮死欲立亮子光瑛于汴左相張浩掌不從乃止褒還燕山貶嗣暉為庶人遣謚亶為閔宗臣下僉曰刑餘人不可遷廟改謚武

宗皇帝父宗輔為懋宗襄以父名輔非帝王称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為欽慈皇太后封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煬改葬東命詔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又安惟海陵郡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除孀奸黨逆成篡逆而又後誣字閣兩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凶残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眷佑於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人仍出其殯猶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問者稽之礼文升附太庙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慷然爰命有司卜地消日奉还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礼改葬於思陵更几有以安慰在天之灵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增將士賞典詔勅朕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万國咸服迄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持守害虐黎庶無名弄兵致兩將士軍卒遂動征役暴露風霜艱仰事俯育之樂朕甚悯之自膺推戴以来再欲班師然边鄙既成未底寧息灌征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穴不明酬庸

末允而又戚失於稽緩令勅有司增多四梅比之國朝累行賞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思命仍出内帑金幣以助錫与一就付元帥仰於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戒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励忠節却敵禦侮以息民永底平泰豈特予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及子孫豈不建与其新定隨昇軍功官賞已令尚書省頒降施行故玆詔示想宜知悉裒四子曰允恭允升允迪允脩允恭為皇太子允恭死立允恭之子璟為太孫璟嘗奏表于裒曰臣聞南宗之為敵怨嘗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蹟惟宜嬉戲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常遣衛護若二處廢則杜絕残宋之望謂如每遣奉使入宋國朝射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不勝者乞加罪決取旨是時葛王宣示大臣北廟官鎮國上將軍左司郎中粘割沒雅言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内安百姓外和隣敵内外既安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来国富民安四方綏靜雖禹之德無踰焉臣愚不知忌諱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机英武非

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李名師學之士副佐
聰明如近奏南宋事臣未敢奉詔南宋流京開封府
殘宋故都洛陽宋之立陵二者乃宋人寢興望想之
所宜加修繕以塞宋人之望況自撫定以來彼邦遵
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而恐廢丘
陵爾若一旦恃富强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藉辞
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慮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
勞苦天下震驚國内生靈墜於塗炭豈可忽諸陛下
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

安危之保未可知於今日之計莫若内安民外和好
陰為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飢饉乘其盜賊謹修边備
養成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選於
南京考射閱習然朝射片時勝負臣不希賞烏足以
保國家禁參皇太孫建立之初宜脩文德仰佐聖明
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实非宗庙萬世
之利奉上畔指揮所奏至忠並依所言粘割没雅特
轉一重（一重乃是一官也）

正隆事迹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張棣撰棣始末無考書中但稱歸正官蓋自金入宋之後述所見聞也所記皆金海陵煬王之事始於初立終於瓜洲之變凡十有二年煬王凡三改元但稱正隆要其終也大抵約略傳聞疏漏殊甚末附錄世宗立後事數條亦殊草略不足以爲信史也

煬王江上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雜史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煬王江上錄一卷》提要

煬王江上録

岐王亮弑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使梁漢臣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仇乃進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內待後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正隆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獲駕軍三十萬鉄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為先鋒求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隆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蕭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南滿百里之外皆南宋故土孔彥舟鄭遷新蔡王喜徐文孟斌之徒頃背宋臣皆握大軍丕屯中原萬一有變非國之福亮曰卿無憂也梁漢臣發曰臣聞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坐樂於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於諸路州郡置造軍器兼修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閣見來子上膽瓶內有木樨花數朵問此

花出於甚地后曰汴京孔彥舟進來乃索筆硯為詩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別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着柘黃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為朕謀無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須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俟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明諭漢臣曰賜金家服予以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銀緞錢絹各二百仍差部從阿史多木律敦從騎軍二十萬駐劄於汴京城外防送充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文人夫亦如之正元三年梁漢臣孔彥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發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通州戰船遂起人夫拾楫木植打造戰船三等凡數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涂文統押仍於諸路剏鉄匠五千人打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濰銅到鉄刀五千口改造獸刀又全東平府北京閬州七安軍集八百萬簽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宋兩路河北三路并簽大軍一十萬諸路簽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簽漢等軍共二百九十七萬全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兵至西京至均房汴京國南穎昌府方城穎縣鄧州李董統軍自南穎州蔡州陵汝阿魯木律統軍自亳州又城至順昌府光州之伐赤朱自壽州合肥和州界耶律木自青州齊至淮楚界兵部尚書蘇保衡駕親征監修戰船蘇保衡奏臣被奉聖旨打造戰船完備通州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陸地不通河溝無水通舟入海伏望特降睿旨行下措置帝宣漢臣來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不通水海口陸地二百八十里奈何梁漢臣曰起三路人夫開渠搭水成浮泥用船夫拖入海行下蘇保衡即施行梁漢臣私曰賊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宋中共有日矣奈何自修燕京及大梁僉剏人夫工匠三百余萬無一人是丈夫也豈非天哉蘓保衡起山東民開河搭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稱冤道路嗟嘆而無一人敢叛者漢臣又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四年二月幸洛陽一夜

天降大霜群花尽死不悦梁漢臣曰陛下降詔催促
諸路大軍南取江淮無失其時天與弗受返遭其咎
時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統一天下混車書於
萬里於是下詔催促軍馬步行起汴京宣梁漢臣孔
彥舟撫問修內不意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酖之彥
舟捧危跪飲見彥舟項上雕青問曰何物也彥舟曰
臣小年時不成器交人刺來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
彥舟股慄命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藥發而死
二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翫月忽黑雲罩

月索筆作鵲橋仙詞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
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便有許通天障礙虬髭撚
斷星眸利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紫雲根要見姮
娥体態翰林學士祁被奏曰陛下躭大國宮殿適幸
諸州聯盟興師無故舉事勞役生靈興工動土修建
兩京之內開掘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怨盈路太乙
出現陛下轉以為妖殊不惧是臣食祿于朝焉可緘
默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
還汝都四海九州咸感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斷之

弑其族正隆三年二月下詔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
鎮蒙古司虎牙衛將軍大將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木
律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蕭王兵五萬乞齊卿兩
京燕津發粮草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户部侍郎張昌
等守汴京御營前衆高李札管押御前射鵰軍一萬
三千并國子細軍三千御前提奉右將軍達耳明咸
御前左將軍亦盏明咸御前、軍俳羅明御前後軍
西道總管興國奴將紫茸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
部五百人每隊六十人謀克一人逐隊道一人葫蘆服

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
起汴京勅天使催促八路軍馬各一地分入南界進
發時童謠言正軍三疋馬簽軍兩隻鞋郎主向南去
趙老送燈台九月渡淮至壽春屯駐差御前都統驃
騎總管韓夷耶奉勅領軍南行臨發賜御製喜遷鶯
詞曰旌旗初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渚射虎將軍落
雕都尉繡帽錦毬翹楚氣張斷髮爭誇捲地一聲鞞
鼓笑談頃正長江齊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惰金印
如斗在功名取斷犢机謀垂輪方畧人事本無

今古試舒卧龍輜輻果見功成朝莫況江左雲霓已
試玄黄迎路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户莫利領騎五百
探地遇大宋姚昇馬軍五十余至尉子橋遊騎探得
遂報破敵軍統制在高在高請統制姚昇再率四隊
四百人出陣王權領衆回走東采石江口是夜多張
旗幟地中明火徑虜數千代路虜不能前遂得渡江
屯駐東采石亮主軍和州西岸相對日謀渡江是日
洪漢臣奏云本国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虜主
欲登舟亦蓋明減將軍奏曰陛下番舡底小不被南

宋壓沉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
於宋朝耳亮見敗舟奔岸亮大怒謂梁漢臣曰汝本
宋朝旧臣朕高官厚位恩过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
朕遂命赤蓋明減將軍斬洪漢臣于江岸虜主見諸
軍敗回退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將軍蘇保衡有
海船千户韓宗愈降于李宝李宝追趕用火箭燒番
船船尽焚没尽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楊州
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請瓜州岸望大江見本朝以
戰艦數水軍於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艨衝戰艦

游泳戈舡反獅子舡婁子舡於大江心飛走布長陣
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柳子声绝排一字陣於
浮玉亭上声喏諸船復回虜衆大駭亮謂臣下曰此
紙糊舡何足道哉遂回楊州御寨有木突德曾大懷
忠總管尚這巴家説曰郎主堅欲渡江適觀大宋戰
艦江心如飛甲士驕勇人舡精鋭我等皆北人走馬
射箭為上豈可乘舡与江南人戰大江都死是於江
中不見鄉里大懷忠等早至御寨奏事見樂家奴將
軍云郎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戰懷忠等詢樂家奴郎主

夜来有何聖旨樂家奴曰昨晚与妃后飲言三日渡
江不得將大臣尽行處斬肖這巴以足蹴大懷忠脚
云謂樂家奴曰若郎主起来云大臣奏事則箇於是
肖這巴大懷忠復回商議云若不行殺逆我等無緣
还鄉必死於此大懷忠云郎主有閣子細軍萬人護
御又樂家奴將軍輕信奈何事有泄露死必無疑肖
這巴云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家奴將軍
諭以禍福使心变動事可濟矣晚朝奏云臣等渡大
江〃能濟渡東太州可令閣子細軍連夜進取所掠

金銀各以給賜一發渡江必能濟岸遂道之行是夜
諸人邀樂家奴將軍說之云郎主堅欲下江南今南
宋沿江戰艘萬隻衝巨浪如飛我等盡魚鼈耳樂家
奴曰諸人欲何如大懷忠等曰若不行弒逆定難回
鄉樂家奴曰諸人舉事家奴願效愚誠肖（逆）已曰今夜
三鼓伏萬弓於暗處使人齊喊欲公入言南人劫寨
公先盜郎主弓劍以燭引郎主出帳諸人望燭明處
以萬箭齊施時公當避之大懷忠曰善事濟拜公大
將軍東道大總管樂家奴許諾是夜亮醉三鼓入帳
中閤外喊聲樂家奴入報云南人劫寨亮驚惶索劍
甲樂家奴云恐人所盜臣帶於身家奴執燭引亮慌
急披錦衾出外家奴棄燭奔竄萬箭齊發射死亮大
懷忠等引軍北遁亮乃阿骨打長子宗幹之元子也
宗幹生四子曰亮曰充曰兗曰方皆為亮所誅死亮
篡奪後以同謀皆討論封拜自古下肖王仲武烏提
大卿高景山與國奴各賜鐵券平昔善者皆治恩賞
睚眦宿怨如充額下書望之劉仲甫之徒皆貶降竄
點句

煬王江上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敘宋內侍梁漢臣為金人所得謀欲弱金事所載漢臣勸金主都燕山營汴梁開海口進兵采石退至瓜州為其下所害諸事皆首尾畢具觀其煬王之稱當為金人所撰故虞允文拒守之事略不一言也

使金錄一卷

〔宋〕程卓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印碧琳琅館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金錄一卷》提要

使金錄

宋 程卓 撰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程卓假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清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趙師嵒假昭信軍承宣使左武衛上將軍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充賀金國正旦國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陛辭

十一日己未出國門

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軍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軍客將往泗州探問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問接伴使副繼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儀高宗愈等過淮傳銜繼同北書表張震亨先排書表完顏速傳接伴使副各銜至盱眙燕館使大中大夫尚書戶部郎中李希道副廣威將軍東上閤門副使蒲察信從舊禮立飲書表三杯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節官屬先絕淮裝載禮物忽爾作霰接伴使副至津亭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馬入亭內望拜如常儀次與希道信對揖升中庭酒三行分位少憩三節官屬與左先排完顏速右先排完顏南海互參使副各上馬對揖並行入泗州驛講私覿正泛送之禮傳示安止二更卽登車微雪夜行六十里

三十日戊寅晴早頓臨淮縣驛卽行八十里至青陽鎮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頓虹縣沿汴河行八十里至靈壁縣驛宿至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護軍千戶及先排等羣騎獵於曠野淺草中時獲獐兎夜行六十里雪微作

二日庚辰早頓靜安鎮驛雪已白六十里至宿州永豐驛在州治之側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獄司自此數問車夫以金虜用兵事或言有詔書韃靼已退或言猶未退但是多用僉軍把阨其言不一所至車夫等又言被官司科斂頻仍民間貧乏父子兄弟因僉軍久不見面詞語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頓蘄澤鎮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宿西望卽鳳凰山遇北使數車南上乃賀本朝正旦使也夜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陰早頓永城縣七十里至會亭鎮宿寒甚將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未早頓穀熟縣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爲歸德州未入城過雷萬春墓環以小橋榜曰忠勇雷公之墓入陽熙門至睢陽驛左有隆興寺乃高宗皇帝卽位之所夜行六十里

六日甲申晴早頓甯陵縣入永甯驛今改爲長甯六十里至拱州宿今改爲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頓雍邱縣今改爲杞縣六十里至陳留縣宿過皇桑及伊尹村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里許有磚堠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縣驛甚壯云是張邦昌所居有留侯廟第王原叔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宋武下敎修復時其失久矣夜行四十五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東京門外卓等率三節官屬皆朝

服同接伴李希道等並馬入安利門過儲祥宮羞
門過大相國寺寺榜乃祐陵御書路南軒有市井羌
盛耄稚聚觀或以手加額宿會通館
九日丁亥晴在館接伴遣書表張震亨借私覿正泛送
至眞定之數照例從之傳得北人二十九日詔書其
中云爰自山西及於畿甸掠奪財畜憑陵室廬中都
西京路及滄州今年稅賦並行減免其承應人自言
韃靼方畧退約春初大相打打言戰
十日戊子晴賜酒果及宴內使閤門祗候唐括元佐押

宴中奉大夫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內觀察使提
舉河防常平倉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劉思誼卓等已時過位行禮受酒果
赴宴如常儀夜行四十五里暴風大作飛沙蔽空
十一日己丑陰風益甚卓多弊漸葺以前至敦橋鎭早
頓四十五里至陽武縣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頓延津縣卽舊酸棗縣也三十里至
黃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至黃河浮橋名天漢橋
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設
幙次於其側伺候欲從例下車祭河李希道傳示不
必遂委都轄投文祭於橋中文曰猗歟靈河肇源自
天四瀆宗之榮光發焉我宋秩祀垂二百年今暫隔
壞時祭靡愆使節修聘車徒翩翩必涉於河言往言
旋或乘輿梁或履冰堅惟神昭鑒受職如前尙饗過
河畢風作四十里至衞州淇澤驛驛望見譙樓題河
平軍驛前被甲而立者內見一人卽荷擔之夫乃知
官兵北征擔夫通用也三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
車夫走之屢僉民兵其數尤多於河南加之科斂芻粟

民間嗸嗸肆言無忌沿途承應人無非市戶隨行騎
士亦無官中卒馬所至率驅市戶爲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頓衞縣卽望見大行山直至燕京山
常在目峻拔綿亘是爲地脊縣市書壁云征軍逃亾
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自過淮每傳聞
金人爲韃靼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屢戰皆北兵多潰
散七十里至湯陰縣未至縣過伏道遙望扁鵲墓相
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圓如丹藥夜行
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頓相州安陽驛今爲彰德府城中印榜條理交易三貫以上並用交鈔如違斷徒追賞注云罪止徒二年賞錢五十貫市中有秦樓翠樓北過漳河悉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甃城爲路外即其疑塚金人嘗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將入城過滏陽河有石橋如趙州式酒亦以滏陽春爲名驛左顯應觀崔府君廟君嘗爲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爲王尙書雲追以使虜磁人擊斃王雲高宗欲退無馬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

三節官屬望拜禱於神護往來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頓邯鄲縣趙故都也即昔人黃粱夢之所文帝謹夫人縣人也出北門望見叢臺在古今爲鸞酒之所縣北道上有鍾呂之祠四十五里至臨洺鎭宿屬洺州軍夫云洺州弔橋塞路以防韃靼夜行三十五里至沙河縣換驢夫又行二十五里

十六日甲午晴早頓邢州邢臺驛號安國軍即信德府呂洞賓之故鄕過索水梁園四十五里至內邱縣宿內邱有梨爲天下第一棗林綿亙磁邢石灰色黑微有焰夜行六十里

十七日乙未晴早頓柏鄉縣彭川驛唐志載堯山即古柏仁或以此柏鄉爲柏仁鄕行二十里許光武廟在道旁壁繪二十八將皆左衽廟前二石人腰斷俗傳光武經過遇道上人問途不應以龍輝劍斬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後漢光武皇帝廟記一云重修光武廟記有詩二首刻於廟門之外一云廟謀開有漢帝業肇蕪蔞灑落君臣契艱危宗廟圖山川扶鄗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

翳桑榆舊物遺翁仲荒祠老祝巫宗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一云賊莽中斷漢眞人應赤符皇天書令節日月映庭隅河北心潛順關中政已無乾坤開景運將帥贊雄圖經畧規模大推扶意氣麤車回薊都急兵合冀城孤東漢中興主南陽舊酒徒功名俱已往日月易云徂廟古丹青剝祠荒草棘蕪空餘二翁仲寂寞下庭隅循例下車觀瞻卓等炷香而行旋過王郞城次過趙州石橋晚宿趙州今改爲沃州夜行四十五里

十八日丙申晴早頓欒城縣極蕭條蘇氏門戶蕭然何存
縣治之側三十五里至滹沱河河頗闊薄冰亦有渡
船在側又五里宿於眞定府南門外驛車夫等云韃
靼欲擾眞定已逾五臺山相去百二十里車弊修車
木工云此間官司不覩是一應工役自備工食及合
用竹木等費子孫不敢世其業我南朝愛民不如此
十九日丁酉晴在館接伴使之厮役謗傳恐留十日卽
回程晚飛雪數片卽止
二十日戊戌早陰晚晴賜宴於館內使閤門祇候紇石

劉德剛押宴正奉大夫安國軍節度使兼邢州管內
觀察使護軍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郭澥巳時卓等赴宴見舞高平曲
他處盡變虜樂惟眞定有京師舊樂工故也
二十一日己亥晴風早頓新樂縣泒水驛四十五里至
中山府入昭化門至驛蘇文忠軾昔帥此郡作松醪
賦金人以碑刻相遺聞有祠堂在府學學在化源坊
夜行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頓慶都縣舊望都縣也縣人多癭
東接唐縣病癭者衆形氣相傳如此七十里至保州
入雞川門宿金臺驛城池高深望見譙樓大書順天
軍廳梁題云大定二十年護國上將軍順天軍節度
使兼保州觀察使開國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
里
二十三日辛丑晴早頓安肅軍梁臺驛驛前軍學碑尙
存舊梁門之城今惟一城由北門卽出塞路可容數
車方軌二十里過白溝河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
大白溝河亦名巨馬河二十里宿定興縣巨川驛定

興舊黃村金人建爲縣接伴使副及監察到驛相與
言曰此處正秋間南朝賀生辰使回歸之地我家是
時極不好今且喜將至涿州四更過灰洞掌儀黃昌
嗣以病歿於車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頓至涿州范陽驛從例留一日牒
接伴使副爲黃掌儀治喪致賻禮絹布各二十五疋
荼毗之於西城
二十五日癸卯立春晴尙在涿州傳宣撫問內使中衞
大夫孫公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陰早頓艮鄉縣賜銀合湯藥內使中衛
大夫師憲艮鄉爲韃靼殘毀惟存驛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陰大風拂明至恩華館同三節官屬下
車朝服偕接伴行馬入館分位傳館伴名銜正使嘉
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張仲仁副使定遠大將軍少
府少監完顏艮弼互展參見之禮次同館伴酒三行
與接伴李希道蒲察信別復分位傳賜果內使閤門
祇候烏古論正臣賜宴內使兀朮答守道令就館伴
正使押宴禮畢並馬遂遄行墟墓間多十餘里初非

尋常使人所經之路始達城門入豐宜門過奪玉橋
入宣陽門卽西轉過文樓側入會同館分位傳宣撫
問內使閤門祇候高希愈自此日供牲餼
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禮物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姚里
鐸習儀閤副武德將軍東上閤門副使移剌居寬
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屬與館伴上馬自右文樓
過馳道轉左武樓行千步廊紫茸青茸軍分立廊外
望應天門百餘步下馬行轉自東過登聞鼓院壞漏
甚入左掖門穿敷德門東宮在左又入會通門宣明
門東有集禧門穴可入左嘉會門過宣明門至右嘉
會門側入[illegible]莎次待班客省從列酒三行上中節一杯
少俟催班閤副引至宣明門捧國書入仁政門立甚
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人使朝陳禮物馬數十
疋珠布之屬禮畢方引見卓等於仁政殿進書以次
如常禮自仁政宣明門右出拜受衣帶歸位少憩綠
衣人引三節官屬入見出受賜衣帶閤使再引卓等
入殿下謝賜衣帶復位而出虜庭宮闕侈甚乃煬王
亮所作自館至殿皆甲士排立每過一門對立二十

人皁衣持弓韡刀入宣明門內有紅金花袍帽八人
爲列後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對立三百人意其
衞士之屬也殿下兩行若行門之類衣紫衫裹帽金
帶腰弓箭執長骨朶三十餘人對殿而立殿上亦有
被甲弓箭分左右立歸館赴宴押伴泰國上將軍左
宣徽使張衍
三十日戊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紇石烈德暉賜
宴內使閤門祇候蒲察溫押宴昭毅大將軍太府監
張繹夜館伴送錫盤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己酉晴寒甚未明卓等率官屬就館設香案望南闕先望拜訖同館伴上馬馳道柳木皆凝霜如積雪至如前下馬處步入應天門其門有五由東偏入幕次閤使置酒如前訖引班自左掖龍門過大宴殿門右月華門入門內山棚名元慶其下左右各障以錦爲路通行引棚之柰末結各縛爲綵獅子凡二十棚前翦綵爲花數十株又以綵爲金獅玉象各一徒聞用此爲美立班拜訖陞殿坐於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勸三節官屬皆坐於東廊廣廡襆之

北禮畢歸館

二日庚戌晴在館承應人言燕京粟直每石十千足軍兵合給月米每石折錢一千僅得時直十之一而已

三日辛亥陰烈寒卓等入赴宴初儀如賀正之禮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畢歸館賜分食內使閤門祗候曹居敬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紇石烈德剛行禮如常

四日壬子陰賜生餼內使閤門祗候烏古論正臣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兀秫答守道隨例有射弓宴內使閤門祗候李賀押宴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顏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副使師嵒先中的次館伴副使完顏良弼中角花卓繼中角花其次館伴正使張仲仁及伴射完顏守榮方中師嵒凡射中捥九十七卓射中捥二十一射至黃昏屬傳示禮成請止伴射迫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師嵒連中的虜人至是皆脫箭再分位換朝服赴宴禮畢

五日癸丑陰風大作寒甚朝辭受國書出就館賜酒五行押伴鎮國上將軍右宣徽使趙琢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三節官屬巳午間出門再由墟墓以行乃聞舊路近西南門外方遭殘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見之迂迴以避之也至思華館大風復作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完顏惟眞賜宴內使閤門祗候賈欣押宴昭勇大將軍尚書工部侍郎徒單琳與館伴相別送伴乞借盡回程正泛送禮私覿禮物宴罷登車風沙尤甚過盧溝河石橋長九十丈每橋柱刻獅子象凡數百所謂天上人間無比此橋夜方至良鄉縣少憩卽過琉璃河又名劉奈河

七日乙卯晴早頓涿州州治在北城驛在南城晚宿定興縣

八日丙辰霜晴早頓安肅軍晚至保州宿見保之人煙頗繁

九日丁巳晴色甚佳早頓慶都縣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頓新樂縣晚宿真定府途中遇羌諸路人丁往添築燕城無日不見運糧草軍往來牛馬或犛卽載軍中車夫怨言征取之擾自常賦外有曰和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

十一日己未晴風作在真定府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孫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溫迪罕二十赴宴如常儀

十二日庚申晴早頓欒城縣過小遇河至趙州北門亦一石橋水極清駛

十三日辛酉霜晴早頓柏鄉縣午至沙河道左唐山卽堯山也金國諱宗堯改爲唐山下有放勛廟宿內邱縣

十四日壬戌晴早頓邢州午至沙河縣換驢夫過邢沙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玉宿臨洺鎮市中有燈未然問之以人使在館

十五日癸亥晴未曉至邯鄲縣早頓過藺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門城壕內兩舟網魚驛中紙燈十餘盞甚草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頓相州市中紙燈差勝磁州過羑里城文王廟晚宿湯陰縣

十七日乙丑晴早頓衛縣晚宿衞州將至城過比干墓

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紂墓亦在衞河之東驛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渡黃河鬨掃兵提鈴唱聲督守浮橋人舟水甚遽

十八日丙寅晴早頓延津縣晚宿陽武縣

十九日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橋鎭未明午後過牟陀岡瓦窑千餘昔燒龍鳳磚者今半隳毀至城外更衣亭卓等率三節官屬朝服乘馬與李希道等並馬入順義門卽俗名固子門也循龍德宮牆入五虎門經建隆觀鵝鶴橋望見丹鳳門過蔡河橋太學武學在館

驛行路左右入會通館

二十日戊辰在館分三節官屬銀絹

二十一日己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祗候胥革押宴通奉大夫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江夏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黄震赴宴龍五更方行

二十二日庚午　早頓陳留縣循例在館一日夜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晴早頓杞縣晚宿睢州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頓甯陵縣將至南京北門外過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南京人稱雙王廟晚入館宿照例牒送伴所附牒盱眙軍報平安及二月初一日過界

二十五日癸酉晴早頓穀熟縣午至沙岡換驢夫晚宿會亭鎮自此以北往來皆闕雨麥苗如針絕無秀潤

二十六日甲戌晴早頓永城縣晚宿柳子鎮微雨

二十七日乙亥晴早頓蘄澤鎮知賀本朝正旦虜使昨夜回去至此晚宿宿州驛承應人問方王二奉使今安在指方信孺王柟也答以皆仕於朝問者復云王奉使甚舌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頓靜安鎮晚宿靈壁縣夜微雨

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頓虹縣晚至青陽鎮欲趁初一日絕淮每車加二牛挽行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臨淮縣即行途中泥淖方知前數日有大雨北去皆無之到此小麥滿野向北俱久旱望見龜山塔午後至泗州驛少憩與送伴使副便服三節官屬皆乘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三

杯互展別禮三節與送伴各出裝船送伴同乘馬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纜纔達盱眙軍其李希道等往還絕不交一談無可紀述彼意蓋欲掩匿國中擾攘故默默云

使金錄終

宋人行役多爲日錄以記其經歷之詳其閒道里之遐邇郡邑之更革有可槩見而舉山川攷古蹟傳時事在博洽者不爲無助焉故余每喜觀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錄其一也　庚戌夏五錄置少城茅齋中因題簡末

使金錄一卷校菴先生原本行役記載必詳如放翁入蜀記出蜀記皆有成書宋人著作無不筆之於書我
國家漁洋先生有皇華紀聞亦彷其意而作也因今倩在覩鈔錄存之時乾隆壬子九月重九燈下根石披覽偶綴數字於後

使金錄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程卓撰卓字從元休寧人大昌從子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謚正惠嘉定四年卓以刑部員外郎同趙師嵒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往返凡四閱月是書乃途中紀行所作於山川道里及所見故蹟皆排日載之中間如順天軍廳梁題名光武廟石刻詩句之類亦間可以廣見聞然簡略太甚不能有資考證又稱接伴使李希道等往還不交一談無可紀述故於當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記惟道途瑣事世傳宋高宗泥馬渡江即出此書所記磁州崔府君條下葢建炎之初流離潰敗姑爲此神道設教以聳動人心實出權謀初非實事卓之所錄亦當時臣子之言未足據也

襄陽守城錄一卷

〔宋〕趙萬年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襄陽守城錄一卷》提要

襄陽守城録

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京西路招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統趙公淳被　命提兵守襄陽五日除京西北路招撫使時皇甫副使斌已出師攻唐鄧失利公方收集潰卒申飭邊備以嚴守禦十一月三日除公兼知襄陽府先是報虜騎逼境衆號五十萬分三路而來是月五日犯棗陽統領馬琪張虎韓源等戰死遂圍棗陽統制雍政馬謹等領兵力戰潰圍而出七日犯馬墩時副師魏友諒統兵于彼公聞虜兵甚衆亟命萬年往諭魏師勿迎其鋒可斂兵且歸樊城徐爲之計萬甫至已受敵統制揚杞等戰死魏師拔圍而出同日犯光化統制鄭皐等戰死光化舊壘不守公恐虜乘勝鋒不可當遂令江北清野縛浮梁盡渡樊城内外軍民老幼凡數千人渡畢人人以斷橋爲請公不從急抽江北諸處把截官兵及戰退卒相繼入城幾萬人薄暮方斷橋挑門外居民入市盡除附城屋孳致城中以備薪爨城上分四隅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主東隅江陵左軍統制吳強統領扈立西隅江州統制林璋南隅本司統領王世脩陳簡北隅即運防城器具列城上忽宣參譚鼓院良顯撫幹章時可具言忠勇軍統制吕渭孫見魏師神馬坡之戰未知存亡欲脅取副師印公素知渭孫凶暴恐生事夜遣萬年委曲開諭之夜半忽魏師至渭孫失望憤嫉翌早渭孫求殺魏師并其子魯俱被刃仍殺虞兵二人左右格殺渭孫渭孫平時虐所部刻剥掊斂人不堪命及就誅爭臠而食之公撫諭忠勇軍將士隨即帖然皆樂爲用十一日虜至樊城見已清野竟無所得合三路之衆往來馳騁江上吏民驚駭官屬有相繼而去者公謂弟路分内机淏曰吾家世受　國恩先祖帥河陽舉家爲虜所殺獨吾父得免吾今帥襄陽値虜入寇誓

當死守報國內机曰淏志亦然公每語官屬必勉以盡忠死節存撫居民毋得驚惶公慮城中或有姦細命索之嚴保伍之法民旅皆給號記委屬官巡警火盜又恐虜人臨城必有火砲几近城茅竹屋并附倉庫者悉撤去仍取市井潛火水桶上城以防火箭卸於庫務取酒甕千餘貯水列置市井分畫既定十七日聞虜人欲於白河口扎船筏過江公單騎至江頭看虜有無船筏至中途遇統領董張珍報隔江有虜人叫言完顏相公欲請招撫打話及到江頭完顏果至綠水隔一洲公欲上船渡水間衆言虜人多詐皆不欲公去公自謂受國厚恩一死何惜即渡往洲上相去四五十步有打紫傘稱都統相公者乃完顏也其人身材長大年約五十以上前後人從整整圍繞數重公只將數人亦張蓋立于洲上虜言傳語招撫營軍不易公亦回傳語虜言我已居棗陽下光化席卷神馬坡又發人

馬去取隨信德安招撫可聞早拜降公荅云自古用兵有勝有負你有軍馬所在為備你何曾取了我州府這般言語只是恐嚇得百姓莊農我　本朝軍馬已於下江清河口等處殺北軍甚多燒了船千百隻想你不知虜又言你出師無名公荅云兩國和好多年我　本朝亦要寧息因南北榷貨相通商旅因買賣或生雠隙至相殘害我　朝廷曾降黃榜約束邊民如有輒過北境者依軍法處斬緣小人喜亂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虜人言都是皇甫斌公荅云正緣是它容蔽此事朝廷已將他遠竄海外虜言好好招撫說話分曉又言我得皇帝聖旨不殺南邊百姓公荅云你將我邊民殺了甚多却如何道不殺虜言不曾都自安業自家相邀近為一家人又言我北軍東已自海泗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萬軍馬分頭併取你州府席卷而來襄陽雖有城你不可恃

招撫太尉如此分曉豈不察天意我得指揮取襄陽且看襄陽許多生意而聞早拜降若我也不入襄陽府城便自回去公即叱之云各事其主惟當以死報國安有降理我只有韋孝寬故事你有軍馬我亦有軍馬我更有長江之險無限戰船以待你來完顏語塞遂言招撫好將息上馬擂鼓而去次日虜遣主簿向明賫完顏并副統二書來公不容入城遣弟內机與譯宣差管伴公開緘復有彼此一家之說擲于地大罵虜賊是何相待以書荅之曰昨日承專差董萬戶相請欲得會話雖遠覘風采一水之隔不得從容承來示殊不曉所謂副都統書云相公乃近侍職位何為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我　聖朝有不共戴天之讎正以生靈之故姑守和議連年以來金國乃縱容飢民抄掠我牛馬驚擾我邊境遣使賀正在廷無禮又詰誚　本朝信使多出楊文恣加毀辱此何理也棗陽等處小勝小

負兵家之常然爾士馬死傷十倍我數苻堅冦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事蓋可見相公之誇言兵多何不監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湯精兵良馬畢集要地疆埸之臣但知戮力報國不知其他欲遣人復命緣相公告曉之事既非所當聞亦不當遣姑就來人布荅併令賫來書奉還荅副統止云回語盡見完顏書中向明去二十日薛宣撫以書來謂二帥不必俱在襄陽欲以魏帥策應德安公方以郢州德安無備為慮遂遣魏帥領兵去德安公以城中兵少遂立旗募茶商勇悍之人雖經配隸者皆不問所從來名為敢勇軍應募者翕然公厚加激犒人皆思奮襄江多灘磧公遣官兵防守虜數令人測水屢為射退適天久不雨江流日淺二十四日虜擁衆涉小樊安陽灘弩手併射死傷渰沒幾萬人虜酋不恤驅迫而過西自萬山華泉谷東自赤岸漁梁平連珠下寨圍繞府城軍民恐懼公慮人心

不因逐將府城四門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無去志公
以虜賊新至營壘未定可擊二十五月遣撥發官旋世雄
部敢勇軍六十餘人刼挠虜寨駕船至五娘子廟迎見番
軍在江岸驅虜人畜旋世雄登岸近戰奪到馬六匹救回
被虜百姓老小千餘口至夜又差統領扈立并敢勇軍恭
商廖彥忠路世忠張聚等部押十人出南門至虎頭山等
處刼寨二十六日夜遣旋世雄將官裴顯領敢勇軍六十
餘人往城西北江上與虜交戰奪到載糧米船二隻二十
七日虜賊於城西插旗書招安字以數人守之公遣膽勇
人李超下城奪旗以歸守者散走是夜又遣旋世雄裴顯
將所部敢勇軍出城駕船渡江北刼寨燒毀糧船渡江船
二十八日公見城外屋宇已被虜人焚燒而土庫墻壁尚
存賊每於墻外隱身以射城上官軍公遂令將官許進部
官軍三十人出城毀斵墻壁虜賊有三百餘騎來掩襲許

進殺賊五人各梟首以歸其間二人獨衣戰袍必頭目人
也又遣旋世雄裴顯將所部人駕船往襄江西洲與虜賊
數千人弓弩交射自辰至酉賊退走死傷甚多二十九日
諜知虜賊於東津繫浮橋以便往來轉輸公令以舊船載
油灌乾草遣習水人自上流放船將至浮橋焚草船燒橋
舟人即浮水登岸人遣旋世雄裴顯將所部人往襄江西
洲及江北岸與虜賊交戰射退十二月一日虜遣被虜人
劉貫於城東隔濠呼城上云相公欲令人求打話明日主
簿向明者從至公遣撫幹章時可下城應之隔濠相語向
明所言乃前日書中之意章以大義排之而去又二日虜
賊數十騎至城西一人獨前自稱天使叫早降語不遜公
命壯士自鹿角中突出擒殺之取其首腰下得木牌貫以
紅條番書莫能辨不知為何等天使也至夜虜賊運竹木
雲梯鵞車洞子砲石攻具草牛土布袋至城下公密諭四

隅兵官將預辦火藥箭砲石等分布三日未曉賊衆擺列
步人在前馬軍在後四圍無際鼓譟發喊一擁而前仍將
木牌及板門窓槅遮身般運攻城器具公親諭將士肅靜
不得諠譁俟其漸近弓弩可及然後射之須臾虜箭如雨
城壁之上有如蝟毛公身被兩箭射入城內者不可數計
公令先用火藥箭射燒番賊所般竹木草牛并砲木等攻
具煙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一時併發自卯至申射殺虜
賊并中傷者不知其數悉皆敗走委弃器甲弓箭衣裝等
物公即遣敢死人出城過濠趕殺多獲首級奪取軍器及
燒毀雲梯等攻具即具捷以聞次日虜氣頓索移寨遠去
公令四隅打虜箭及於城外廟宇中得所藏備箭百餘萬
犒將士白金各有差士氣大振又探聞虜賊打城傷中人
多渡江而北遂遣旋世雄裴顯部弩手乘舟往所渡處要
截射之虜人初犯境公命戍均州統領王宏出兵攻鄧以

為牽制王宏將所部人由淅川入內鄉燒虜沿路所積糧
草百餘萬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等首級五日捷書至及
間探人張宏報虜人聞王宏兵入鄧境遂抽光化虜兵數
千自青泥回去救援當夜又遣旋世雄裴顯并將官邵世
忠從水路分刼虜賊旋世雄裴顯於渲馬灘刼中虜賊退
走奪渡船四隻竹篺筏一座邵世忠部弩手於灘磧上下
併射虜賊入水甚多餘皆狼狽敗走又遣將官孫保張德
劉彥部敢勇軍千人經萬山入伏龍掩襲其後虜賊奔走
多溺死焚毀所造攻城器具三百餘件又於洞山寺前得
二丙者俱言番軍有相顧泣語者云被南軍殺了駙馬知
何歸得不知駙馬果何人豈非貴戚為頭目者六日探知
虜賊欲來燒濠外鹿角遂潛伏官軍於鹿角之裏以備之
果有數人徑來放火有官兵王才以槍殺一人斫到首級
并奪到旗槍弓刀又令王才硬探至萬山下有虜賊三人

在彼舉號火王才擒殺一人取到首級公喜其勇陞為擁
隊七日夜遣將官王横部官兵郭旺等三十餘人出城燒
毁雲梯草牛等五百餘件時有番軍在地名海子裏往來
被郭旺等追趕奪到銅鑼一面八日採得虜賊欲從江北
渡過南岸遂差裴顯部官兵駕船迎敵之九日遣王横與
教頭過德部官兵四十四人過濠燒毁雲梯百餘連并燒
草牛土布袋等攻具十日遣撥發官楊建合千人魏仲部
官兵二十五人過濠燒毁雲梯并草牛二百餘件夜至四
更有虜賊駕小船六隻自上流潛來用火箭燒北門岸下
客船城上將官呂興聞船上發喊遂令城上弩手併射虜
退走十一日遣撥發官樊興教頭江青部官兵二十四人
過河燒毁雲梯一百五十餘連并草牛等十二日遣王横
部官兵一十四人過河燒毁雲梯七十餘連十四日遣撥
發官方溥教頭許亮擁隊孫孝忠將三十餘人過濠燒毁
雲梯百餘連又遣旋世忠張聚教頭徐貴部官兵五十九
人前去萬山一帶燒毁雲梯二百餘連木牌一百餘面竹
木草牛無數緣累日遣兵燒毁攻具將盡十五日探知虜
賊復來城南紫陽觀及於寺院等處再造攻具遂遣方溥
訓練官朱建部官兵三十六人前去燒毁雲梯二百餘連
奪到騾一頭并鞍轡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搶奪虜
賊堆垛所造雲梯大竹有虜騎百餘來前追趕被蔡孝先
等殺退奪到軍器衣甲十六日夜遣張聚廖彥忠等分四
路前去挑劫賊寨張聚部領敢勇軍七十三人并大軍弩
手三十二人過河從紫巖寺轉過虎頭山劫中賊寨奪到
披氈衣甲刀鍘等及奪回被虜人老小十人廖彥忠將勇
敢軍七十二人至定專寺處劫中賊寨斫虜賊首級二顆
馬二匹并鞍轡衣甲等軍器旋世雄部官軍六十六人至
萬山一帶燒毁雲梯戰牌五百餘件并燒毁虜寨鹿角趕

殺敗走又奪到造梯大竹五百餘竿將官馬安忠部官兵
四十六人至雲峯寺等處趕殺看守攻具虜賊散燒毁雲
梯二百餘連天橋四座十七日夜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
十八人大軍弩手三十一人往城東雲峯寺前劫寨殺死
虜賊甚多生擒番軍李八兒稱係李撻覽之子十八日虜
以千騎擺列城西與城西與城上官兵矢石交戰公在城
樓見虜陣中一人躍馬突出執旗指呼引衆直前意氣驕
雄公索弩親射之墜馬而死即令斬首乃中左目虜氣奪
而退二十日遣路世忠將敢勇軍五十六人大軍弩手三
十人至雲峯寺前燒雲梯三百餘連造砲大木五十條殺
退看守攻具二百餘人二十一日虜遣降將王虎來公喜
其歸欲詢虜中虛實見其詞色錯愕疑有他謀命左右搜
之於肘後得紫袱繫銀十五笏送獄根究乃是虜都統與
之俾入城縱火為内應且約以出城相報時稱白旗子軍
為號公即斬之繼而被虜李遵回乃知前王虎之來正為
虜刺客也公曰吾心無愧天地王虎其如予何公探知虜
欲於二十四日攻城二十二日夜果於城東南擂鼓發喊
城中屋瓦皆震公令城上益加嚴備毋得諠譁既曉禱城
隍諸廟以虜犯襄漢殘害生靈願求天助早遂退却二十
三日夜虜鼓譟之聲漸近夜半雷電大震加以雨雹喊聲
遂遠明日果不攻城豈非精誠所禱感格而然自此每夜
發喊莫曉其意及得被虜人回云虜專喊東南欲空西邊
示圍師必闕之意二十五夜遣張聚劉畋將敢勇四十三
人至虎頭山劫寨見虜賊二百餘人趕殺敗走二十八日
遣廖彥忠路世忠將勇敢軍百二十人出東門劫寨至大
悲寺燒雲梯百餘連見虜賊大寨之外有小寨約二百
餘人先以弩手把截大寨又鎮手直入小寨殺散虜賊
奪到雲梯什物等二十九日夜遣廖彥忠路世忠復將所

部人出南門劫寨殺傷甚多一人就擒彼衆追逐遂斫首
級而還奪到鞍馬弓槍刀甲及救回被虜老小六口又遣
排岸使臣張椿將十四人駕船往源潭灘撓劫虜客船五
隻又往萬山燒寨奪回被虜老小二十二口衣甲等 三
年正月一日夜遣旋世雄張椿將水手三十五人駕船往
源潭灘劫撓虜寨奪渡船三隻三日早虜人自城南漁梁
平一帶推擁砲座及鵞車洞子等攻具一日不斷徑抵城
之東南砲架皆九梢共十餘座專攻東南隅敵樓砲石皆
重四五十斤擊中樓櫓無不損者公遂用牛馬皮造作皮
簾挂於樓櫓之上以禦砲石緣虜人砲座盡用生牛皮蒙
護找砲人在內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往來採製突
兀每砲一座如屋數間鵞車洞子亦是牛皮蒙護洞子相
接直至濠邊約長里許於內般傳填濠土布袋草牛竹木
等物前列步人執牌遮身以射守城官兵四向擺立不可

計數自卯時城上下矢石交戰至夜虜人攻城愈急軍馬
不退公即差敢勇千餘人於當日半夜各持短兵仍負草
一束潛出小北門由羊馬墻分為兩頭項一項自東門吊
橋出一項自南門吊橋出分頭徑至虜人砲下舉火發喊
城上亦發喊擂鼓仍用霹靂砲打出城外虜人驚惶失措
人馬奔潰每砲下拽砲番軍約二百餘人皆為官兵所殺
仍生擒到謀克王通等八人及奪到器甲鞍馬等死傷約
二千餘人盡將虜人砲座燒毀至曉煙燄不絕初四日早
虜人復別推砲座洞子臨城仍前擺列馬步軍施放弓箭
發打砲石及於洞子內般傳草牛土布袋之屬再來攻城
矢石交戰自卯至酉虜人將砲座幷洞子找入虜寨蓋防
我軍夜出燒之初五日早虜人又復推擁砲座洞子等攻
具臨濠及擺列馬步軍復來攻城勢焰益熾公再三籌思
若不遣兵出彼不意無由退卻緣虜人騎軍甚衆若明出

城中之兵必併來掩襲須於城上多用弩手射之緣城上
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層遂於初四日措置於庫務寺觀及
民戶權借卓子增接四脚令高擺列兩層於女口之後弩
手共三層仍預發敢勇官兵一千八百餘人各持器械負
草一束伏於城下羊馬墻內卻於墻外去虜人砲座洞子
百餘步潛用小船於濠內繫搭浮橋二座仍將對橋羊馬
墻先次取削令薄至初五日巳時虜人擁併攻城之際即
將所削薄之墻一時推倒伏兵突出虜人止防城門出兵
不意他道掩擊倉皇失措先將虜人臨濠步兵殺退次舉
火燒毀砲座洞子虜人騎馬果來掩我出城之兵公即令
城上三層弩手併力施放虜騎不能當仍於城上擂鼓發
喊并打霹靂砲出城外虜騎驚駭退走自早至暮虜人與
我軍進退分合凡數十次公亦接續發兵出城應虜賊死
傷約數千人橫屍戰地砲座洞子雖有拽回者所存無幾

如土布袋草牛等及奪到木牌一時燒毀適值北風大作
煙焰蔽空正撲虜人之面我軍乘勢鼓譟追殺虜人敗走
奪到鞍馬器械據捉到番軍稱去年十二月三日虜人攻
城之時殺死番軍甚衆射殺蒲察都統及咬兒萬戶等今
次攻城又殺死葛萬戶即具連日捷報以聞後數日有被
虜人回具言虜酋元帥會諸都統登樊城指襄陽城曰趙
大妻羅擺佈得好每出敢勇軍不知從何處出來這城如
何打得衆都統因起身白元帥這幾番打城聯折了自家
軍馬元帥點頭十六日忠義軍統領李良弼於隨州管下
白土坡抄奪虜人糧粟殺死番賊獲到首級甚多有正將
嚴整立奇功捷書至公知府城四隅一面係江陵七軍大
教場至魚梁平八里地皆坦平虜人每隅攻城多以重兵
攻南隅自正月初五日攻城之後又置砲座鵞車洞子木
牌草牛土布袋等日謀攻城緣虜所置砲座鵞車洞子盡

用牛皮𫎇護拽砲人在内矢石不能入仍置車輪推轉於
城下往來攻打公遂措置於城外濠岸之南離濠四十餘
步𠜂開濠一道以作限隔使虜人推轉砲座鵞車洞子等
難至城下十七日夜乘雨暗密遣千人出城用工内開挑
濠塹六百五十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叉鐮手共三百
五十人并就城上密擺三層弩手二十一日夜差二千人
内開撅濠塹一千五百人防護開濠弩手并敢勇叉鐮手
共五百人二十三日夜以府城之外𠜂挑濠塹尚淺再發
人出城併力開濠公料得連夜工役虜人必來衝突挑濠
之人公於當夜差三千人内開城濠塹二千人防護開濠
弩手并敢勇叉鐮手一千人及於城上亦密擺三層弩手
至二更果有虜人馬軍不知厚薄發喊一擁前來衝突挑
濠官兵城上并濠外弩手俱發又遣敢勇人與虜人交戰
直至五更我軍與虜人進退分合凡十數次追殺虜賊當
陣死傷不知數目虜人退走所開撅濠塹自城東外圍様
角至城南門外弔橋長四百一十餘步面濶八尺以上深
六尺又府城南門外元有居民住屋土墻虜人以騎軍馳
驟不便欲遣步人斸除之後用馬軍防護公須遣茶商路
世忠等部勇敢叉鐮手及弩手於土墻裏潛伏二十四日
虜賊步軍果來斸除墻壁城上舉旗為號敢勇軍突出殺
死斸墻番軍甚多生擒番軍李元突奪到遮箭牌及燒毀
共二百餘面即具捷以聞公復念雖已措置開濠可為限
隔若我軍出城過新開濠攻刼賊寨奪毀攻具虜騎必來
追襲雖有弩手防護緣虜騎勢衆恐落姦便遂𠜂織竹籠
高二尺長六尺眼圓六寸如竹夫人狀若虜騎追襲即將
竹籠擲於地上以絆之使虜騎不能施為遂於二十七日
夜發敢勇官兵一千三百附帶竹籠潛出南隅自羊馬墻
所開門過浮橋銜枚而進直至虜營中虜騎接戰遂擲下

竹籠馬為竹籠所絆不能馳驟多有墜馬者賊衆退走官
兵乘勢趕殺死傷甚多又將造下鵞車洞子草牛竹梢柴
薪之屬悉皆燒毀及奪到遮皮牌木牌一百餘面弓弩器
械等自受圍路梗惟西向水路可用小舟迂回俾送蠟彈
文字虜知之遂於灘淺處𠜂立小鹿角二十八日遣水手
奪除虜灘上鹿角仍遣魯選帋領敢勇軍至灘岸及潛伏
頹墻之下果有數十虜騎至墻側伏兵突出殺其先鋒者
一人并奪馬二疋虜奔走又奪軍器而歸虜人見挨兵不
至有李元帥者自德安府提兵數萬前來與衆都統併謀
攻城遂於東南隅屯軍大教場内𠜂起土山兵法謂之距
堙自遠而近自低而高欲與城齊每日用牛皮洞子兩行
並列於上人於洞中往來轉運土木前面用皮屋并皮簾
六座狀如船帆遮護工役之人矢石俱不能入兩旁用牌
手後列馬軍擁護遇晚即將皮洞皮簾等推往下寨遠處
安頓公為見虜人姦謀百出日為隄備之計復於濠内再
搭浮橋二座預備出兵至三十日土山約長百步恐漸次
近城遂於當夜發官軍三千四百人餘人出濠外毀壞土
山内一千餘人專用鍬钁二千三百餘人係弓弩手及敢
勇軍茶商叉槍刀斧手防護斸毀土山官兵又於城上擺
列三層弩手以為捍蔽自二更以來虜騎不知厚薄果來
衝突被官兵奪擊犀弩併發虜騎不得前進所有鍬钁手
併力毀斸土山約三丈濶五丈悉皆除毀是夜官兵與番
軍交戰凡數十次番軍人馬死傷不知其數奪到器甲弓
弩木牌等二月一日虜人增添軍馬仍前推運洞子皮屋
皮簾等再築土山規矩倍於前日旬日之間幾與城齊兼
虜主重立賞格首先上城人白身與世襲千戶官廣威正
六品職事錢五千貫第二上城人白身與世襲謀克官武
節正七品職事錢三千貫所以亟湘土山意在必取襄陽

每夜擺列軍馬仍燒火數十處明白如晝以防斸毀公於初十日夜發官兵八千二百餘人出城南於內一千五百餘人專用鍬钁鐵杷六千六百餘人係弩手及敢勇軍恭丙又槍刀斧手城上亦擺三層弩手公先諜知虜人增兵欲分數路前來衝突公前日出兵用竹籠絆馬恐虜人別生狡計措置令前行人各持小拒馬子一副遮攔虜人來路於內布列陣隊仍前用遮箭布牌叉槍弩手迭相衛助於時先差裴顯邵世忠部水手於城東西江內擂鼓發喊陽為劫寨以悞之虜人果抽兵以應至二更兵從南隅半馬墻而出令先以四百人銜枚各提水一桶疾走往虜人燒火去處潑滅分布前進偶當夜月暗用拒馬子截斷來路殺退虜人鍬钁手即時用工毀斸土山虜再來衝突為拒馬子所礙不得馳驟又為層弩併射屢進屢卻緣相築土山之內盡用大木穿貫如屋上用排椽積柴束草牛覆土於上所以難於毀折自二更官兵併力用工至五更方除三分之一虜人列營舉火為號公恐天曉虜騎四集遂令濠寨余真將所辦油灌乾草名為火牛寘於土山之內以火焚之方填草間大風卒至煙焰障空當夜官兵與番軍交戰二十餘合殺傷番軍甚眾人馬死者縱橫于地及奪到軍器遮箭牌等公以前次遇夜出兵於收兵之時或鳴金或舉火或鳴梆子要使虜人不能測度今次兵多於前若再用之必來追襲公於初十日先次密諭將士令收收兵以鼓代金以進為退及天色將曉火勢益熾城上擂鼓發喊虜人聞知遂於次日燒營盡渡江北即具捷以聞道僧者廣以謂我軍再進倉惶奔走我軍整陣而歸並無傷損十一日虜人來救撲所焚土山用土培擁至晚而去公夜半遣人再燒火勢復熾十二日虜再來救火公遂出兵二千列於濠外射救火之人虜以火不滅滅遂用木牌

護斸斷毀不盡土山以絕火路公當時令官兵列陣而前虜騎迎戰數合為官兵殺退隨即再用油灌乾草於土山斸斷處焚燒虜人畏強弩拱手莫前煙焰幾月不絕悉為灰燼自此虜氣大沮不復修築公見前後虜人屢來犯城必為官軍勦殺兼諜知虜人緣此畏懼皆不欲攻城止是元帥酋長貪功不恤士眾公遂作手椾射虜營中開陳禍福招諭來降是夜有流星墜虜營中翌日有訓武校尉謀克納合道僧以右翼副統印來降公因此即揚聲云道僧來降又密報欲降之人甚多及盡得萬山一路番軍虛實尅日水陸並進勦殺番軍萬山虜人聞知遂於次日燒營盡渡江北即且捷以聞道僧者廣威將軍吾也萬戶之子因虜眾以攻城損折人多知其父與元帥并都統親密求請適勸勿攻城吾也怒欲殺之道僧遂以印來降十四日虜見土山已為灰燼不可修築又斸開南門外大隄仍堆土墻有攻南門之意公即遣張眾部敢勇五百人殺退斸墻人雖已殺退終恐攻打南門是夜遣官軍三千人於南門外剏開濠一道約三百餘步闊九尺深八尺來早虜人登高望見忽有濠一道莫不驚愕繼有被虜人回稱虜人云南軍為事便是二會子自此計無所施偶東北隅城外元有古堤一道直拄城團樓相對勢如土山慢道虜人遂因此堤增築高闊軍馬併集日夜擺佈比之東隅用工愈急公遂於二十日夜發官兵四十人於古堤兩傍剏門濠塹長四百餘步於未曉時又發弩手一千人伏於新開濠塹之內虜不知覺次日虜騎徑來衝突為伏弩併發射倒番軍頭目人馬殺傷甚眾虜騎稍退遂令官兵前進用鍬钁手二十餘人分斸古堤為三段以伐其謀連日出兵且戰且斸虜人屢來衝突皆為強弩射退不敢近傍虜計既窮於二十三日夜虜人將對樓二座大砲十餘座牛皮洞

子數百座悉行毀拆燒營夜遁二十四日盡過江北即具捷以聞虜人既渡江北却與西路萬山先渡番軍會合於沿江枯河白河新開河一帶下寨矟安鹿角起蓋寨屋一望三十餘里羣騎蔽野朝晚牧放出沒無時公恐虜人禍心未艾尚欲留連江北不可不爲剿除之計公遂於二十五夜乘雨暗急遣撥發官張福部彥辦舟船大小三十餘隻載弩手一千人并又鎮手五百人鼓一百面并帶霹靂砲火藥箭等潛駕船至虜營岸下公親往江岸指揮將士敢高聲者斬候傳虜營令弩手先踏上箭平盤子聽一鼓齊放時方解舟會雨急雨聲與櫓聲相雜及至岸下虜不知覺遂鳴一鼓衆弩齊發繼而百鼓俱鳴千弩亂射隨即放霹靂火砲箭入虜營中射中死傷不知數目人馬驚亂自相蹂踐至五更號叫四散奔走公遂收兵而回不傷一人次日二十六日早晨復有虜騎百餘隊前來收拾死屍

圍燒焚化公當時用船載弩手五百餘人併力射殺一百餘騎縱火燒營虜衆大潰委弃衣甲軍器分四路望北而走具捷以聞公以前夜出彼不意當時但知虜人愴惶奔走潰散即未知弩箭所射死傷人馬實數於二十六日有走回被虜人樊起稱於二十五夜番軍在寨正睡間忽聞鼓響弩發又打霹靂砲入寨滿寨驚亂皆鞴馬不迭收拾行李不及自相蹂踐番軍死傷二三千人馬八九百匹又於二十八日有被虜人張雲回稱聽得父住萬戶說當夜被南軍射殺三二千人馬八九百匹元帥未敢申朝廷候到鄧州將折了人馬別撰名色申報公見虜人喪敗雖大隊北走又恐尚有去未盡者遂差得力人過江硬探得上件番軍取鄧城清水河神馬坡路前去已入彼境又將死者焚化及有燒不迭者用馬馳去弃之河內所有東路漁梁平東津赤岸一帶虜人燒營夜遁盡過江北虜恐有追

襲委弃衣甲器械米糧牛皮軍須什物無數如鍋釜者亦委之而去至二十七日公差人去探虜二十七日探虜人回探得復有軍馬二千餘人自北再回至赤岸江頭用土布袋填江料得虜意必是回恩弃下軍器什物等甚多要來焚毀公急遣部彥將弩手一千人徑往赤岸併力射退又復弃下糧食器甲奔走望唐州前去即具捷以聞自此江北無虜騎矣公乃分委官屬檢踏虜寨地據畫到圖本東自漁梁平至赤岸西自萬山華泉谷分列營寨綿亘三十餘里以寨地計之恐不止二十萬之衆虜人百端攻城皆爲剿退計無所施遂於萬山之西斷開大隄潤百餘步欲自此開深千餘丈爲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已將謝公巖東入山大隄填塞橋洪借隄爲岸開成河道要將至漁梁平迤邐入江隔襄陽在江北用意甚不淺公謂自乾坤開闢以來江河已有定勢豈容改易其愚如此前後所奔

虜人軍器攻具什物不可勝數及所委弃鵞車洞子雲梯拒馬子人馬衣甲砲石鍋桶鎗刀及弃下竹木船車等日差二千人船運般幾日方盡如船及砲石皆自北邊用牛車運來砲石鑿青石爲之圓如氣毬工極精緻及遁窖之而去尚有未得者公自被圍即申報告　朝廷乞兵爲援　朝廷累行下金州江州都統司發兵解圍又募死士從間道賫蠟彈告急諸處乞救兵者不知其幾九三月救兵竟無一人至者公多方措置以守爲攻方能戰退初虜以二十萬衆突灘過江自以爲得計意欲以靴尖踢倒襄陽城人多勸公白晝出兵公獨堅執以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城外地平乃騎軍所宜只宜夜間劫寨間或白日出兵必預料先勝而後求戰所以每出必捷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劫二十四虜人馬死傷幾半如擒到千戶董阿里孛供稱虜渡灘日諸軍淬死九千二十七人馬三千餘匹攻城死傷

二三萬人納合道僧亦稱其父吾也萬戶所部五千人過江滄死者千餘人細德萬戶小謀克所管三千人全沒一軍一隊所知如此他可見矣我軍累次出城攻劫并因攻城傷中而死者才數十人而已公馭軍紀律甚嚴賞罰無私凡遇劫寨獲捷支犒錢銀略無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賊者即不次陞差犯令者必從軍法與士卒同甘苦襄陽酒庫日入不下一二千緡公皆不容酤賣每出戰遇雪寒即時給散士卒以示投醪之意先是虜於灘淺處刱立鹿角深處以巨石縋拒馬阻礙舟船公令人拔取拒馬百餘盡毀鹿角舟行得以無礙天久不雨公慮城濠水涸乃刱水車於城東西兩堤岸踏水入濠賴以不涸又慮民間閉食凡貧乏下戶悉以常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場賑糶故圍閉雖久人無飢民四外驚移之人入城無所依者悉令入郡治給以錢米病者命醫治療尋常久晴多慮火燭公措置有方迄圍

毛攪和為泥砲如氣毬搽或日晒乾

或用火炙打於城外人無不立死如著地即碎不復為虜用

一舊城上止有砲一十六座遂措置刱增造大砲及旋風砲共九十八座於城上并城裏揆城脚安頓如城脚下安頓者皆九梢十梢大砲

一敵樓上防虜人砲石用木造框子每箇每方丈餘及用麻索於框上結成網笆立在敵樓上遇有砲石打來即著網而墮又於敵樓外作皮簾又用布袋盛糠粃置敵樓戰柵上虜砲打入著皮簾即彈去著糠袋即住不損壞樓子

一刱造一等箭名曰蒺藜箭每遇與虜交戰射入虜陣中人馬踏之無不倒者

一城內居民分四隅五家結為一甲互相覺察姦細仍隨隅分隊各有所部多潴備火器具以防火燭

一探聞得虜人最怕弩箭中則貫馬腹穿重鎧諜知虜人之箭每來打城上所射在地之箭復射入城公下令弓箭不許放一枝恐為虜用卻於此弓箭手并槍牌手刀手內取問逐人願改弩手者聽每人支錢三貫遂得所改弩手三千餘人增於城上

一守城自冬至春弩𣃁力漸減恐不能及遠逐逐措置以弓於弩背上封帛貼𣃁力有增無減可以及遠

一在城民間恐有闕食者遂措置於城四隅置場賑糶出

倉廪米斛只收元糴價錢委官詣門抄劄貧乏下戶給由子日逐賑糶以接民食間有鋪席財主與公有請之家胃名請出子糴米乃委官逐門覈實果有物力之家即收回由子給與貧乏下戶及驚移之人

一繞城水濠久晴淺涸遂措置於近江岸雁翅城兩處各置水車數座車取江水入濠每座用官兵人數不等旬日濠水漸深

一圍閉既久城中闕馬草至於折屋茅或餵薦以爲慮公忽思得牛馬墻裏有青草茂盛遂令牧馬于彼得無缺草之患

一每遇接戰一日之間用弩箭不下十萬城中雖有弩箭尚恐缺少遂將奪到番箭截作弩箭唯缺翎毛遂於箭頭下二寸下鑽一竅穿麻以代翎既遠而猶能入物

一城外居民見虜人涉灘盡般入城屋舍皆爲虜人所燒毀各家所養之犬在城外百十爲羣有數千隻每遇夜出兵攻劫虜人營寨則羣犬爭吠虜賊知覺得以爲備公乃令諸軍多織竹籮潛於濠外近城犬處張之旬日之間羣犬捕盡不惟士卒得肉食之利自後出兵虜不知覺所以每出必捷

右件措置皆可法昔韋孝寬之守王壁僅六旬劉信叔之守順昌幾二旬如毀土山焚攻具出兵接戰不過三五次而止今襄陽圍之閱月初無寸兵尺鐵之援以萬餘卒抗二十萬狂悍之虜大戰一十二水陸攻劫三十四比之二公事難而功倍之然公有韋劉之心故能保全襄陽後之守者雖高斯城深斯池器械一二皆備苟無我公忠赤之心亦未易以言守開禧三年三月既望謹誌

按史開禧用兵止載畢再遇收有功而詳其事趙淳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記魏友諒突圍而出事合今幕客紀注乃若此然則魏當何如紀之邪豈史臣多遺逸而不及見此邪抑以爲誇張失真而不之取邪皆不可考已

襄陽守城錄

襄陽守城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趙萬年撰萬年里籍未詳開禧二年元兵二十萬圍襄陽趙淳新知府事以萬餘人禦之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大戰者十二水陸攻扨者三十有四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元兵竟解去萬年時爲幕僚詳錄其事後附戰具諸法頗詳惟文多殘缺不盡可辨爲足惜耳

辛巳泣蘄錄一卷

〔宋〕趙與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辛巳泣蘄錄一卷》提要

辛巳泣蘄録

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趙與褰編
廸功郎蘄州黄梅縣主簿權録事參軍兼僉廳尚時叙校勘

嘉定十有四年歲在辛巳二月九日蘄州得隨州太守許都統國初三日牒云有探報人申金賊已聚人馬在息州意欲擁衆一道渡河打擄時聞大金見欠三月粮草諸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我界宜多措置以為隄防之計初十日得張都統常王都統辛報與許隨州所報一同本州得報之人後人皆曰虜未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國録誠之通判秦鉅會屬官集議于安民堂出示諸處報牒太守語寮屬曰五關可恃否教授院希甫曰或者之議為不可恃似聞尚有私小路搓塞不盡與褰曰虜人多不由關隘亦不特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脚可登之處彼盡能擁騎而上知縣林棨曰是如此又云關内有取德安府從黄陂一路自可長驅使虜知之亦不由關隘而進止倅車曰何蕙云五關决然可恃内郡可以臥治太守笑曰

且看倅又曰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錢與其去底幾着心太守曰然　十一日差兵士朱榯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銅錢會十千　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庫排數弓弩箭應千軍器是時（與裒）提督防城庫躬下庫點撿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庫内點見得弓箭有七千萬弩箭有三十五萬有奇是日差弓匠打硬弓力又點檢有划車弩八十五座箭約五萬隻當中州添差兵日亦准制司催造紙兜鍪一千副本州畱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送此数　十三日使帖行下防城庫點鉄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鍪五百二十副長鎗五百條麻劄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戰樓内安頓以備不測是日委四門官兵緝捉奸細

　十四日州牒差濠寨吉亨劉成就五通廟内添造五稍砲五座旋風砲十座又牒催造木弩五百張同日教授阮（希甫）狀申集在學士射二百二十人乞支給弓箭是日出五萬二千隻以給射士上城准備策〻

　十五日探報申虜賊初九日已渡河大約人馬数多時守倅知縣盡出廣教寺勸農未幾間衙探報知府喫酒不了就呼專行司手分牒安慶府及申制置司催會合送遏仍備憲司牒下諸縣催發民兵上關捍禦太守歸州治遣虞兵傳語府判諸寨属各請議事首言虜賊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為備應同官有能請曉守城事務者當竭智獻謀以預為之備無待臨時阮教授拉（與裒）與林知縣寀王簿進稟曰（希甫）輩無過一書生耳若有大軍在此屯駐相與運籌如鞍馬一事却非素習太守笑曰吾輩何事鞍馬亦相要畫策太守又曰嚴監轄（剛中）曾守盱眙又知守城之策又六蘄水董尉每〻見其弓馬自矜府教授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將之後又熟陣伍之事且本州素無重兵萬一虜賊衝突而至誰充主將調遣若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猶利害之急於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邊防事太守又曰（誠之）知鄞之日寇

犯隨州亦嘗措置邊防粗知其畧彼時家人先有守死之義今守蘄春三載兩遇寇至頭顱七十書生輩已兩任邊守有何不得正當駸駸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無所戀况誠之屢有丐祠之請亦只是求一死所萬一寇至只得與同官死守　十六日本州牒黄梅縣廣濟縣各起民兵一半上州捍禦同日王太尉辛報十三日虜人蟻聚閔下除已將帶人馬前去迎敵外牒州嚴作隄備　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楮回申十四日黄土等關已為賊虜所破關諸關失守萬弩手與張棠等軍已潰散至麻城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蘄水蘄春民兵上關守禦是日諸縣亦節次發到民兵即便起發上關同日申樞密院與諸司催援兵策應黄州日午同官過廳倅東偶與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馬飛通相君書力乞援兵及言蘄城利便事已約三月十一二間到後來又云得相君書報云亦及利便深見拳拳體國之誠貳東列

郡之初亦嘗語太守與同官曰無　蘄春為内地常宜多方措置備禦之具又云有備無患如脩聮城糧團結民兵招塡廂禁軍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閲市兵宜放房地等錢蓋市兵教閲則日一營生俱廢官司既無所給若免其房地錢幾庶補其一日之勞太守亦曰倅東之請自此立以為例同日遞鋪遞到黄黄州僉廳廣濟張簿震炎　十六日午時書報云前日劄探所報賊虜此來皆不持糧其意必在速戰令光州申到一而關集義甲入城想是自見其頭重故為閉門不出之計虜既無粮必不頓突堅城之下其勢只是推擁衆直犯關隘關上之人數不為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見此辦行親自上關督戰在使州亦須為守城之備欲乞差謹信得托人來此劄探同日出弩火藥箭七千隻弓火藥箭一萬隻蒺藜火砲三千隻皮大砲二萬隻分五十三座戰樓准備不測又給木桿鉄鎗一千條弥兜牟一千副弥軟纏五

百副𠊓散上城守禦軍民各分發鉄菱角三十籮下城
鎮撒以防虜賊衝突　十八日準提刑司十七日牒
報虜賊已抵麻城同日未時李國録先生回廣濟張
簿震發書云賊之昨日迊中寄書乃十六日午時備
悉不特狼之說隨州報來甚詳想不如此是但光州
既為虜人牽制閉門不敢出令堂堂而來擾報探人
節節報來皆言虜已打破關在關裏劉寨合併避百
姓源源不絕開關上民兵皆潰撒大軍亦潰者果然
君張軍帥今在何許更不見消息憲使督戰之說甚
好但不知過得住否此間無一可靠民兵已發一半
羅田又不可抽起今只有蘄春民兵一千人與廟禁
軍又無人可使殊為可憂今只得多鳩集招收急為區
處有所聞望時時相見報昨日已遣人往黃州抄劄動
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被中若無兵自可急遣來
此協力倉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廣濟陳知縣
允迪所録張簿之書大抵與十七日書一同是日秦

倅會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道由四祖以長學生
未得歸侍堂許水陸一會約今歲勸耕日親諸山還
賽既聞虜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小學生去今恐或
為謂鉅托名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吏葉茂往代
拜鉅且留此諸同官聚議守城之策是日太守與同
官皆着綠布袍乘騎出入獨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
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庫點檢防城器具又委司
法趙善腆團結市兵是日蘄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
硬探聞金人已到麻城蘄水縣官擬欲移治太守答
曰蘄水既無城壁不應使縣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勢
如何却又區處又言近淮憲司差委勘前去點檢諸
關今録守關人數便見無人可守如黃土關只有百
五十人白沙關有三百人大城關有百七十人循繕
關有二百五十人木陡關百九十人關之相去有百
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歷說五關之不可守又
況首尾之不相應耶又曰賊之奔馳勞瘁異常點關

之時虜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與官長言五
閑之事被檄此來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問
曰仕宦于蘄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監轄嚴剛中繼被
檄至使帖委同充守禦局官亦有利害數事失記其
實与袤曰蘄州城池四門皆無濠獨有師姑潭一壖
虜人一至必來窺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來
水漲賊不可渡雨退無過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
曰此處誠之亦正慮此續後遂得諳曉人陳兵法士
等專一措置捍禦　十九日探報人申十七日虜分
兵到團風十八日晚番人已圍黃州同日本州守倅
差洪春十人為硬探各支官會十道通判捐添賞錢
二十貫省至晚兩名先回報賊已至蘄水是日阮教
授上守城利害十事並失記其實　二十日洪春申
自蘄水來云虜賊十七日已燒上巴河十八日賊已
在下巴河又申十九日至蘄水望見虜賊先燒神光
觀二十日燒蘄水縣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擁并奔竄

携挈挾子入本州城哭声震天同日早李國録先生
再与張傳書云聞虜賊打破閑隘官軍既皆潰散張
軍師亦不知所在或言重傷不知果何如閑已被遊
騎燒了團風黃州已燒城外屋宇事勢急迫如此奈
何最是上巴河路擺鋪不通消息隔絕奈何不知褭使有
不〃知〃何處置更不暇作書又不知麻城今如何所傳
皆不一千萬速報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今再遣人往
抄録所報事宜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造大麻搭五
百四千副竹唧筒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戰楼准
備又埋金汁鍋百二十隻於四隅及五隅宮排門卒
百姓水缸二百隻上城貯水以防不測至晚有蘄春
曾下董彥能徐彬徐杞黃思明等團結義甲二千人
于北門外防托彼時惜無人充主將與之調發應敵
後來四城被賊圍閉錢米不給終為虜賊擁衆衝散
同日太守李國録誠之通判秦朝請鉅置軍將于西
門袁學録家此處督戰近城充本州都統轄民兵事

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事督戰軍馬趙与褰置
軍帳于表學錄後園亭子此處近受敵西門提督民
市兵趙司法善腴教授阮希甫江州統領陳與元南
隅守禦官蘄春知縣林忠翊榮新鄂州武昌酒稅安
忠訓元恭蘄州蘄水縣尉董忠翊戡克北隅守禦官
蘄口監轄嚴承直倒中主簿寡迪功時鳳監廟趙
保義汝奇充東隅守禦官三安豐軍統領孫官冲訓
練官曹全本州監廟舉俊充西隅守禦官都監趙

修武師揩守東門駐泊張武翼廣守北門監押溫
保義守西門監務梅成忠會守南門判官趙迪
功汝標充錢糧官監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成忠右
春充防城庫受給官監廟秦武德安上進武副尉林
安仁進武校尉王明進武校尉吳宗政監廟劉保義
忱充東隅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大明指使勲保
義俊指使錢成忠庶充北隅戰樓守禦官三湖巡
檢雍承節郎顧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勝監廟陳成忠

師周充西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前佩印官
同日委守禦官已下監笓籬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
之城共一千三百女頭卑廂禁軍民兵市兵共有七
百人每人管女頭兩座同日牒廣濟黃梅縣民兵四
百人入城守禦餘各留縣防護鄉并晚報新虜已至
分〻流鋪田家山諸鋪已捲遁角不通約虜賊有馬
騎三十餘匹步軍三十餘人守倅語諸寨曰虜賊不
多宜遣兵以過其來路于是抽守禦官統領官李浩

立白旗於州門如願前去迎敵虜賊者立于旗下當
与厚賞如生擒頭目賞錢一千貫給承信郎公據一
道事定奏功斫到首級及奪到軍器錢一百貫賞官
資三人給以軟纏一副隨其武藝給以弓箭刀鎗長
斧一日之間有禁軍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子
手會等五十人願効死戰每人給官會五千軋粮一
口袋与褰親自監散各先喝官三資以激其勇人心
奮發願行　二十一日太守委監轄嚴綱中借補迪

功郎戴栩充督戰官進勇副尉李诰充統領進義
尉王文明進義校尉鄧宗正充將是日早出軍迎
敵至橫槎橋十里迎見虜之游騎約三百餘人正將
鄧宗教頭張冨等為先鋒直入虜陣自辰時鏖戰至
午虜見我軍勇衆雖支吾走退進我軍追襲殺死者
軍數十人生奪到驢一頭皮甲數副弓箭鎗刀等張
冨等一十三名傷重死于陣前監轄嚴綱中抽四人
馬入城急報太守曰虜賊四退已報大隊前來宜急

守城壁于是太守亟告僚屬分管地分遂拽吊橋關
關城門同日有張常守關兵將潰散前來獨有承信
郎統領江士旺將官陳興沈祚將帶甲一百三十人
入城情愿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潰兵此豈足托倅
車与 与袁同稟太守曰關隘獨有一門軍兵力单弱
寡不敵衆無怪其潰今我衆雖寡幸有城壁虜在危
城我處甚安正要此輩於与堅守彼之弃主將之罪
已不可恕今能為我守城他日功過可以相補太守

然其請于是分布諸隅各給以生養戒以守隅盡俯
首聽命願以死報同日廟禁軍民市兵各日支錢二
百文米二升半太守親詣城撫諭不拘上下應守城
人每名各犒銅一會一貫酒一升至晚條嚴守城人
唱連珠喏整齊氣象甚壯倅車曰守城人教勢整齊
如此金賊知我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進府教授阮
布 甫 曰賊如何敢便軽易到若城下且遣人相視我
城前後敵進二十二日安四門砲座司法趙善 腴 抽

市之單丁者六百人分城砲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
人給米二升錢二百太守提其申同日添委江州統
領江 士 旺 專一守西北團楼添將官陳興同教授阮
布 甫 守南門添將官沈 祚 同知縣林 棨 守北門添訓
練官陳信守西門團楼知府李國録帖委安豐軍民
定統領官孫中充都彈壓守城人兵是日亦准置制
司劄子行下敢出孫 中 一行十五人守城孫 中 時因
安豐汪倅招拾借充生券錢事送本州根勘汪 士 旺

領兵百餘人斫鹿角木㮶塞西北團樓下師姑潭䃭上及于西北樓下釘絆馬椿人工未就是日望樓子陳軍報虜賊已擁衆至西門外廣教寺山望城崗山腰劄寨數百處耀旗俯視我城壁牧馬二千餘匹于山下但州城尚隔河虜未敢逼是夜金賊約有千餘寨每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探狗鋪共聲如狗吠遞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二十三日本州西門方始清野時北門守禦林

知縣　焞　中有青山鄉學生董應能總首徐彬等捕獲奸細盧四名立供元係壽州下蔡縣人歎自嘉定二年招安過淮分居蘄州新寨有頭目人張奇八郎常令我与其家張二張三韓四王小乙等歸北界報信每一次歸去做草鞋一擔歸大金界貨賣每月仍舊在蘄州冒請錢米盡是張奇收管盧四仍舊往北界歸德府居住種田為活今年正月蒙王萬戶差人前來喚盧四等為鄉導官初九日盧四等同大隊人馬

渡淮前來打虜要打麻城迤邐至蘄黃等州已先令張二韓四于二十一日從東門浮橋入城与張奇八郎相約二十四日于新寨放火為號与左監軍等內外相應從西北團樓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諭洪樞子所說又詳　与裒　与阮教授曰急稟知守倅太守聞知急恬四兵官与緝捕多方搜捉細奸今已入在城內萬一尋不着何以為策是夜數處火發隨即撲滅又引示總首洪樞勘盧四再供韓四張三而貌

長短衣服色號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實萬一解來為虜所奪其為害不淺不如就委洪樞梟其首級前來令衆無過一斬矣本州雖知奸細分明終日不獲　与裒　又与教授謀設請司法趙　善膴　密喚頭目人張奇其歸正姓名誘以守城之事其奸細三名者皆在張奇所具之數　与裒　又語阮教授曰奸細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授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騎虎之勢宜急下脚手不然來日事變我輩先為

魚肉美于是點留三名充帳前使喚餘盡令歸寨聽候呼叫分撥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獄一勘而成所言与盧立無異太守以張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無異詞又據乃會等人喋　告說其日与李浩人馬前去与虜迎敵時張奇亦預乃會名數同往彼時張奇虛放一箭亂入虜隊亦直其有私約州府聞之即指揮速即根勘此一項情節其張奇供出其曰果曾入虜隊中約

二十四日用草鞋繳于鎗頭上為號令番賊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謀來歷分明即付与褣先將三名斬于市書人心称快一面委司法趙善䁝領七十餘卒擒同黨四十八名所供無異是夜就請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篋有如焰消流黃乃箭鎗刀家家有備是日守城人尚未披帶而張奇等身已著軟纏乾粮在腰獨張奇之家有黑旗十餘面及有蘄黃安慶鄂州與國武昌等城圖又有自関外蘄黃江州諸

處里數又有大金王萬户等去年十一月往來書信則知歸正遺類不宜置之邊面州軍所可慮者不止一州是夜則勦盡其餘黨倅車又曰城外諸寺尚多此輩不亟除為害不淺乃告示各鄉總首盡行勦除據總首申來施行間而今年半已先入虜隊獨所存者婦女而已當日雨作溪水泛漲時有數騎往來沙河兩岸若相視措置過溪之意是夜賊仍舊劄寨于廣教一帶每寨亦各燒火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減

前夜金賊教連相接為狗吠之声聞之諸倅曰此正所謂擺狗鋪也太守自此夜宿于表李錄大廳日逐視事于此並不曾回衙与　与褣宿于西楼阮教宿于南楼林知縣宿于北楼齊主簿嚴監轄宿于東楼

二十四日賊虜擁衆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張奇八郎如何不出來莫悞了我太守登城撫諭又親聞虜賊呼叫張奇八郎始知所斬無愧是日有馬騎數百匹下河試水之深淺至午又有大同鄉總首康誂

狀申迎見虜賊亦充番軍及奪得衣甲等有北塔寺歸正人引前被徐彬已來充委是大獲全勝是日廣濟縣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禦至午時雨大作有一番人手執兩傘身披簑衣自上河來沿濠巡視將迫我城呼亦不見應孫中以箭射之亦不顧低頭而走從巴茅山路而去此是間探無疑同日又斬張奇等家屬是日州縣告示家〻各點夜灯以防奸細司法申連日以虜寇入城百姓皇〻無暇營生日

来油價煩貴小家點灯一盞至天明非一二百錢不可申乞榜出市曹放房地錢庶貧者以地錢為買油之助太守從之　二十五日虜賊用隔河人家門扇為挨牌列于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條不記其數前來搭橋与寰淮准本行下令速遣陳興將帶弓弩手百三十人与高翮及中等擒叉手自南門對岸以迎之阮教授与袁督戰頃刻之間虜賊下河釘橋絞縛橋道被吾軍射木不計其數于是又以門扇護身入水打橋其箭如雨而不顧性命我軍又以火箭射之方焰之頃又被賊以水撲滅箭蟞無所施巧終不敵其衆多河之北岸有所謂銀牌郎金牌郎執刀斧以脅造筏之虜不向前者斫之至晚虜人擣擁衆絞筏已成太守与僚屬日不宜聽其造成亟遣兵以燒之于是又遣陳興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是夜再賈勇而前被我軍弓箭射殺及中傷落水者不計其數仍施火箭燒斷道頭抵莫而歸太守喝轉

各人兩官　二十六日溪水漸退賊擁衆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橋道過于西門角水陸寺前搭立硬寨巡視城壕又開掘水陸港口放泄壕水有番人以索系試水或用水竿而探水者皆被我軍射退虜賊懼羽箭之不可近于所掘港上橫以枋木如排笑子之狀遮護矢石所掘之人藏身于下射中者扶之歸寨既退復來須臾間燒我戰樓又被我軍以竹唧筒作水箭噴滅其火賊發喊而退諸軍曰此賊虜嗷城也同

日太守批牌傳令應在城守禦官如遇虜賊前來各隅所管地分攻打城壁須管盡忠竭力隨机應變務在勤絕毋致墮落虜賊奸計續又批銀牌傳令應在城守禦者各賞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移趋上城不計其數各乞預名人皆以保妻子爲念人心賈勇至晚肅然孫中發慶一罷氣象愈壯于前是夜遣獄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慶民兵同日虜分二百餘寨于蔽家山左右每寨亦燒火一堆如列炬爲是日番賊

馬步軍盡過西一帶村落打擄至晚虜人擄得牛隻約五百餘頭每一牛各有一婦人牽之　二十七日番賊擁三千餘人併力東南團樓對過侯家潭開掘水港所执鋤鍬之人皆被虜人用索串其髻者千餘人阮教授飛告急太守當遣其子宜士　元適与衆同府判領帶弓弩手五十餘人直趋東南團楼下策應阮教授又調統領江士旺陳興等併力攻打當有銀牌即番軍頭目一人用毡簾遮護直至港上督戦用

工被將官陳興射中耳門倒斃隨見番軍五六人扶策曳去其餘射亦中傷不計其數須叟退走申州委提知府通判從而親上城撫諭又各唱犒射：人三貫而陳興特唱五貫支賞錢三十貫是日金人不住掘泄水陸港口至夜虜各歸寨知府令　与袁召募茶商民兵有膽勇者燒其所排枋木塡其所掘水港須臾陳興等有五十人各願請行人各先支犒賞至二鼓下城渡濠奪得遮牌無數燒其枋木塡其所掘之

港虜賊各潰我軍亦死番軍數人其餘寨雖知而不敢動但暗發鞭箭而已我軍亦無所傷是日　与袁謂發北門外義甲董庭尨等三百夫生擒番賊七人斫到首級十枚太守各唱賞三官錢五百貫同日太守又遣人賫公文求援是日又与阮教授爲主簿撰檄文檄義：申民兵內外勤除虜賊檄曰　蠢茲金虜竊入五關眷我蘄城獨當一面雖城塹有高深之險而將士亘捍禦之勞然念五縣英豪四方忠義久被朝

家涵濡之澤豈忘州郡攻圍之憂爰寫忠誠用咨英傑矧知不道之寇大是無名之師以吾民恩交義結之　心相為響應如彼衆偷合苟從之勢立見勦除宜各殫所蘊之長當共赴有為之會或斬將搴旗而乘其始至斫營破栅而掩其不虞況今雨澤霧霈河流漲溢用天時而過其進騎因地利而繼斷彼歸師功名皆在於斯須機會宜乘於頃刻靜胡塵而安邊境倘各効於膚功申制府而奏朝廷必厚加于旌賞

故茲撫諭各請知悉同日西門士庶各出錢為犒軍之用一日之頃約五千貫解赴帳前　二十八日虜復來鬧㧞水陸港我軍愈射而愈不退又別運枋木而來我軍又以砲石擊打㧞港之賊虜望砲起則鳴鑼以報餘黨賊聞鑼響皆避于枋木之下方多設計無所施巧是日又見賊衆各斫竹篠束縛稲桿四散堆積与黨等逆料其必是堆填河飛中本州知府批令多備火箭以待之至午時但見四面號烟三條直衝而

又見東門守禦官寄主簿嚴監轄報虜賊拽人馬過東嶽廟左右交鋒至申時望樓子陳富報番人牽馬三四匹從下河所絞橋上過馬蹄點而行虜賊有扶策而歸者有帶血者四門已閉但不知与何處援兵交鋒須臾有百姓兩人衣不蓋体赴水渡河至城脚下口稱安慶民兵前來策應至嶽廟迎見番賊被番賊殺死不計其數有丁岜統領与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虜賊生擒方知安慶民兵已至而不進之因一更

盡有東門報有蕉大尉遣兵硬探到時有將官单不記名等二十人自來家亭伍百寺劉公河洗馬灘桃樹山路來吊上守城每名犒設同會一十貫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番賊擁衆前來燒毀四門吊橋司法趙　善䏶領市兵与孫中陳興等往來射賊各退迴同日知府又撫諭百姓各自安業營生是日東南北門各斂錢共三十貫解發至太守帳前犒軍當日太守傳牌報四門各如遇有獲捉之人請徑自唱賞錢却

申未支撥是日虜賊騎圍城數重　二十九日知府
告示諸隅堆積火把多置金汁鍋仍告示百姓般傳
磚石及壓街石与夫标柱列在一千三百女頭之上
以為備城擂木之用人心奮發頃刻而辦与囊与諸
隅守禦官兵上城提督晝夜巡警未嘗解甲又備火
盤松明以照城脚至晚又有蘄水被擄婦人走回歷
言虜賊在廣教寺已造雲梯數百張又造牛皮洞子
二三個造砲三十座称說初四日定來打城是日虜

賊百餘人燒師姑潭壩上鹿角城上以硬弓五十人
射之又調發江士旺孫中陳興陳信李斌等將帶甲
五百人直下城以槍之殺死番領一人番賊三十餘
人陳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賊已傷重氣絕身死所
其首級令于城上奪得銅印一顆印文都統所洪字
印其印背云興定五年正月行宮礼部造收兵歸城
太守給官券各々十千又喝官三資委是勝捷是日
本州遣帳前佩官獨木巡檢李鈞帶領銅命一萬貫

往黃梅廣濟縣准備給犒援兵同日虜賊方安立砲
座于沙河內望見番賊往來經營之狀　三十日虜
賊又造上河橋運竹把併擁而來堆垜於城壕一所
餘地皆我百姓婦人搬運聞是虜到黃州蘄水麻城
上下巴河之民般運不絕其日有北門外文順坊税
戶黃思等又捕獲番人秦順據供係潞州人油麵行
為治鄭王起我軍為日支麥二升有妻人一分一人
在家各請官中麥二升隨逐左監軍人馬前來打擄

自黃州分正軍三萬人來打蘄州本意只來打巴州
便回即巴河也實有蘄州歸附人盧立与張齊張三
韓四說來打蘄州不妨彼處無大軍守城只有民兵
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來又供称左監軍未到未敢
打城等監軍到來方打城壁監軍阮顏冕約黃千戶
耶律千戶共有三萬人來又有毛克攻下五十千戶
人馬三千人鄭王指揮許半月打擄即便收兵次日
將秦順斬于市當押出之際口說大金鄭王無道連

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于軍歌唱自如日生為潞州人死作漸春鬼晚有漸水鄉民黄小三妻阿李被擄拘留廣教寺凡十有餘日脫身遁歸至北門城腳下當用索其上城具道虜人有左監軍元顏與有五萬人馬見在寺造砲石雲梯牛皮洞子約初四日打城与二十九日漸水被擄婦人所言一同　三月一日辰時望子樓兵士陳富報虜賊擁衆前來圍西門當調僉孫中江士旺陳興等准備弩手以待之至

午時賊擁過吊橋被我軍射死者不計其數及西之兵前樹下一衣長甲軍坐于交椅之上方開弓弩射欲我戰樓上人被孫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擁前拖去又被我軍乱箭射中數人奔走前去至午節次探得金人被馬騎千餘匹過南門劉寨探過北直至廣教山望城窗後横槎橋南至南禪寺東至嶽廟西至今家後嚴家小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東來策應之師是日太守同倅乘詣諸廟拈香祈保城壁同虜

人於西門外張鑑屋地上造望城樓一座窺視我城内虚實　与　褒見賊之上樓窺視我城中之兵勢遂于四隅抽差叉手五百人又以雜婦女小兒多張旗幟搜作數隊為伏兵遶城耀金賊委兩將官騎馬以統之其賊望樓之兵果下樓以亟報虜人　初二日有蘄水百姓王七二自北門赴水渡河称被擄去金人放歸口称令我賫書請本州受降知縣林　棨吊其上城解至制幹行司　与　褒即請稟太守曰度其書不過

辱國之語不必開看其王七二乃我民苟活偷生為虜將持書以辱我國太守即令斬之于市曹是日羽箭射辱國之書數十餘太守以銀牌批諭守禦官凡有此書並不許開看仍仰舊射还金賊違者依軍令行遣射還乃時諸軍大罵賊黨云我乃大國不受此書云汝金國既為韃靼殘破所守河南數郡而已若非汝以金帛子女以博安請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惡殺不欲遣兵殺死聊王今不自保殘喘懺敕其兵

前来是自取其禍也今聞汝欠三月之粮遣兵前来
打擄兩郡城外既為汝等蹂踐擄掠蕩盡若能収兵
回汝金國我亦不遣兵追襲况蘄州乃牛角之地有
来路無出路汝等萬一更猖獗無状我定遣兵百萬
分路揮截使汝匹馬隻輪不反無貽後悔賊皆俯首
不答是日　与褰又撰檄以招降金賊其檄曰　洪惟
我朝兼愛南北為意凡侍隣境惟有不殺生靈之心
祖宗界付篆　相承　社稷灵長徃〻頼此在今

日之對疊寶彼國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為不道
外則困于韃靼而懷遷怒于我之憾内則失其臣民
而起帰罪于我之私雖切搖于汴京尚有稽于天討
蓋逆順曲直我在有定論而存亡成敗聽彼之自為
何期反肆于侵陵是用戴嚴于備守城壁素堅而粮
粮素具士卒素練而器械素積援兵蟻聚而来義士
蜂屯而集各揚威武盡奮精忠我師既運于戈矛彼
衆必為之虀粉是用仰承孚德撫示招安投降帰順

則旌賞之必加潜逃窮処即追擊之勿褒苟執迷而
莫悟定勦戮以無餘幸思去就之宜毋貽剪除之悔
故茲檄諭想宜、　初三日番賊擁衆般樓雲梯砲座
攻城器具前来攻打城壁是日事多吏輩分頭督戦
應有申状一切畧去秪用片帋親寫飛申使府　与褰
急以片帋飛報太守親批報云如賊用雲梯登城宜
造三鬚勾用麻索拋搭近前矢石者自施矢石又急
用張斧数十柄准備斫其雲梯但要脚等急速為上

則賊不可得而近也　誠之　上覆司理兄　与褰即謁發
將官江士旺陳與孫中告諭官兵一如知府批諭之
策射殺番軍無数是夜又有茶商軍三十人請出刼
寨當夜殺死番軍八人奪得番槍二十條番刀七把
大小氊十五副皮牌六五面弓四把是夜正望援兵
不来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賫权司張寿白旗
前来称有急脚于東門磨旗為號甚慰满城懸望之
切本川逐日遣人磨权司張寿旗號等候並無消息

是日秦倅率百姓詣五通廟祭陰兵倅車曰鉅自虜人圍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兒子事斗九度每夜朝礼誦經亦只為一城生灵与骨肉之故　初四日金人擁衆皆以白布包頭而来西北團樓號哭我城　与褰即遵用兵法殺狗一隻去其心肝以所奪番笠番毡与狗披帶用長鎗撥起以厭攘之彼哭我樂又呼妓第著紅衣動細樂于戦棚上金賊自午至夜哭声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賊亦擁衆于城外閙掠水陸寺

後河水當夜二更又調發陳其等賈率訓練官陳信合千人陳俊部領水手等人過河而去扨中賊寨奪得番毡九床軍器等同日午虜賊擁衆驅廹我界婦女將白之所積竹篠竹把前来填西門一帶濠港五處當鼕孫中陳其畫數用火箭射之其竹篠五七處各已燒盡虜賊更無所施申川報據衆曰多有我界婦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婦女被擄苟活偷生尚為虜用縱射殺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內許

多生灵亦無奈何至申時賊見火箭甚衆又遣婦女盡刈田内新麦草柔葉擁併而来填壕又驅婦女般所燒地上塌磚瓦壓于其上我軍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賊以門扇為挨牌擁過羊馬牆下　与褰与判府教授等委陳信選槍又下羊馬墻内賊入即殺之于是分頭掩殺下濠敗北奔走奪得番賊軍器斬到首級十餘顆収到弓箭三萬餘隻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戶印字亦有黒桿箭閙是頭目人射底是日太守

令速上布袋五千隻告示營婦百餘人併手做造遂得以遮砲之用是日虜扛廣濟縣牌額自南而北田度燒焚縣泊[治]無疑　初五日金人驅我界婦女扛鵝車洞子百十座于河岸　与褰急飛申本州太守親批与　与褰云聞賊扛楼鵝車洞子意来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熱煎金汁澆灌其皮又使麻油賭油燒其上用火牛燒之皮自然縮作一塊則賊無所施其巧至祝　誠之上覆司理兄　与褰即諸調發軍一如而法

以應無一不勝賊見其銅熕焰不可近但遠望又腰
騃肴而已至午金賊又于西北團楼燒我軍所埋㙌
上鹿角却于㙌上羊馬牆外用松木八十餘條立趓
對我團楼其高過戰楼數尺又用土布袋為慢道意
搭雲梯以登我城是夜無策以攻其退事勢危急又
急呼諸聚議欲用火燒對楼而相去有三丈餘地水
拋不到太守与 与褒曰如諸軍能燒其對楼將官支
賞銅會一百貫餘人三十貫仍唱官兩資是夜又委

司法趙善肭督統領兵士旺陳丹領軍三十餘人下
城貞趋對楼下燒之城上令民兵更迭送下火把至
三更對楼焚盡即飛申報提知府親批付与 褒令亟
以所許之錢分賞諸軍人心悅同日守城之人太守
犒以牛酒犒以官会是日賊于羊馬墻外窬穿地道
五處急飛報本川太守以小批報与 褒曰如賊窬穿
道地入來宜多措置小口缸于對其所掘之處埋之
兵法謂之甕聽如近則對取一穴又准備流黄㼈烟

以薰之洞口宜多准備又槍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
賊所掘處皆埋一缸窬穿不住當日北門兩處亦被
虜賊填過濠窬穿三穴南門亦有五處是夜差民兵
又槍手二百人茶商軍二十人土軍弓手三十人廂
禁軍一百人下城守羊馬墻夭擊所掘地道之賊又
用火牛燒之其賊不能施工而退至二更賊射虛箭
於西門上墻之兵衆噉提殺一声其中有禁軍張迪
怯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槍桿取其上城守官李保

義所申當依軍法行遣申川照會太守曰守為禁軍
未見交鋒已先遁走豈容脊杖可以盡其罪遂斬于
城上以令其餘守城之兵肅然不敢輕動是日率在
城人家拜緶充手砲以擊羊馬墻外窬穿之賊同日
孫中与賊打話賊云黄州已打破了汝國不還歲幣
又何不受降孫中曰黄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与我蘄
州比黄州汝是只要歲幣如何却來打攜汝更不去
我人馬會合來勦除必無歸路黄汝各有妻孥在家

番人云是不田我也　初八六日擄北門守禦官林知縣申金人攻北門一帶城壁甚急當日太守令与褒同通判及机宜士元領茶商士財百人前去策應又調發陳與孫中胃率訓練官曹全丘下王恭何佃陳信等百二十人縋城与虜賊交鋒搶奪到攻城器具及燒毀鵞車同子無数又燒其慎壕竹把子数堆奪到雲梯十餘張殺死番軍無数我軍間被箭中傷是日四門金人皆有雲梯臨城所欠麻索甚多宗子趙希盟守宅地客三十名前來借事帳前連夜打索百餘條散四隅是日東門亦得麻索之力穿三鬚鉤：奪雲梯五六張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推援兵人給錢一百貫借補承信郎三紙二鼓渡河行未及救步被狗吠遂而賊寨知覺攔截趕逐遂急走回城天意不順是夜遂不成遣同日金賊斎穿倒羊馬墻救十堵西北一帶尤甚大扛牛皮洞子至城下盡数被我軍焚燒是日而上無趙青州府借趙店麦五頃

初七日望樓子報番軍已拽大陣分上下河橋前來窃恐攻圍城壁是日自蔡汝霖斎权司張亨白旗前來已五日援兵並無消息金人又添黃州生兵数萬有五方新旗揷于廣教山頭郡人告甚急于倒垂粟太守曰今与褒以此身期与城為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也遂斜率僉判趙汝標司法趙善腳衣朝服与在城寄居有官無官宗室詣

聖祖殿展

御容祭告祖宗諸族人請祝至二帝之恥未雪今復遭其蹂踐處淚下如雨郡人羅列殿門之外聞之亦相淚下出詣　三清殿又許醮一百二十分額保全城壁是日虜賊又號哭我西南團樓亦如初四日殺狗以壓之至更尽時聞東門擂鼓声須臾東門守禦官羅主簿嚴監轄申有援兵至太守親批令与褒躬往辨認至東門見援兵數百人已渡河至羊馬墻内詰其仔細皆云焦太尉遣徐統制等人馬前來策應

諸軍破寒至此亦多有中傷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
手先于東門亦言廣濟縣被虜賊焚燒蕩尽太守喜
一人行入城一例各唱三官統制犒設銅會五十貫
將官銅會三十貫押隊層隊撥發各十五千長行各
五千是夜共散官八百五十五貫文銅會百姓排門
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爭持壺漿以勞之紛然而来
惟西北一帶番賊不住以牛皮伺子遮護于羊馬墻
外窬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燒矢石交下賊不能
安跡是日鉄連枷木太重施打虜賊不及 与褒又造
手砲二百餘副分四隅差人於羊馬墻内拋打虜賊
虜皆不得近至晩各隅巡邏徹夜畧無少息同日太
守又犒守城兵民錢酒是日虜賊攻西北團楼已摧
衆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適因麻石頓于檻上此人以
頭頂起乗空版獨力推下麻石壓死番軍数人守城
等盡嗽推打賊衆驚退時監戦楼官飛申太守犒支
賞錢一百貫文　初八日金人添增砲五座攻打西

北團楼我軍亦添炮兩座打虜賊切緣本州城獨有
團楼而無馬面兩邊無對敵之地所以虜賊一意攻
擊不住是日辰時太守批報 与褒曰虜賊攻圍甚急
外無救援之兵臣子當盡忠戮力互謀抵敵之事定
均為奏功併望示諸同官是日虜人又于露字楼下
窬穿地道 与褒 与通判督將官江士旺沈祚賈辛官
兵于城上分布以勁弩強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賊敗
走前去 与褒急發兵百人下城追擊之斬首三十餘
人奏捷之時太守各賞追敵之軍人各十券唱官三
資應城上弓弩手各賞五券唱亦三資自是應有策
應之兵人人奮厲迭遣擊賊或守戦者日有克捷當
日分武定軍徐揮萬張等守西北團楼常用提振守
北門一帶是日東門寨主藩嚴監轄与總首梅必礼
等奪得雲梯二十量時太守支給賞錢二百貫同日
金賊窬穿署字楼又西門背楼歳字楼為字楼五處
不住是日知府批諭諸處守禦官多遣人於城下各

取其穴對掘小孔道燒烟以注之与褰曰虜不穿入
城内自金崙穿者乃沿磚後取土意卸我磚非崙入
堞也詳議半日太守力以為不然獨有阮教授乞差
井匠數人就虜人所崙處女頭邊如掘井之狀以接
其穴是日對着所掘之穴又以藥煙之其賊搧所煙
之烟自下而上賊云我無奈何實迫于相公之命而
已我在此逐些取掘若有意掘時多時陷了汝有酒
時討些与我吃則不掘士人李該開賊需酒亟謀教
授阮希甫曰可從其所需李該又云家間開藥鋪有
些毒藥宜置酒中与賊吃飲教授然其説送酒于賊
虜飲是夜聞番吐之声而賊果不掘死在穴中者有
之諸處皆効既教之策金賊或有來羔食者亦加之
以藥又虜賊于著字樓施放砲石日夜不住獨西門
知府帳前与褰帳前左右大鉄砲最多甚至打至
臥床屋上幾于殞命或者云此有奸細不然何以径
打两處帳前即是日太守移軍帳于趙希邑家就本

人屋廊置局造箭以應諸隔之需是日江隔用過弓
箭三萬隻弩箭五千隻与褰移帳于新寨同日徐揮
因入城自有衆馬被賊射死与褰自出己錢二百貫
會買馬一匹以送之倅車亦以銷金鞍一副与之衆
騎又以所乘之驢以与之此固結其心為保守城壁
計　初九日望樓子陳冨報番賊拽隊臨西南團樓
河畔當与与褰同阮教授親督將官陳与等弩手三
十餘人又差訓練官李斌領敢死軍十五人迎敵已
被擁衆過樓下崙穿地道射死番軍無數取太守弩
王公等百差百中但其箭雖小又以毒藥塗其上虜
見此箭曰蠻子以箭射我時番賊數人眼精各中一
箭隨即是走被聶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夾擊
虜兵大敗是日太守收復報又批令与褰今夜宜更
白壯士劫其寨栅以撓之無得坐受其攻也當夜訓
練官李斌等部領敢死軍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趍
到河賊寨以殺之連破十五六寨奪得番搭袋肴粮

二袋番錦裘五條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首級十餘
顆二更巡城羅与通判四隅守禦官阮教授林知縣
寄主簿嚴監轄統領孫中趁到帳前稟太守曰昨日
雖得八百餘人入來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
不上城守禦恐彼悮事太守于是批銀牌告示百姓
家應有軍人在家歇泊不城守禦者先將安下人家
依軍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強上城終不以社稷為
念為我堅守 与褒等又白太守曰城外應援之兵今

早得報已在青蒿相去無越十里尚尔稽遅不進使
我蘄川生民坐待以盡今金賊日夜逼迫寄穿不住
攻之不退上禱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諸將未有奮而
祖宗累積數百年城壁 与褒等痛切深恩實無罪
戾夫何使 与褒等与蘄民至此耶今夜更乞蠟彈十
人推援兵破寨而去十人之中豈無一二人可以突
過虜寨是夜太守選百姓張四等十人已過賊寨其
六人被賊衝回所有蠟彈皆 与褒親書与蔍思忠鈐

轄張享权司及趙制幹官位承節郎特改差淮南轉
運司推發綱運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備差遣督
戰軍兵馬趙瀛夫其蠟彈云如頃刻不至則蘄城必
陷他日罪有所歸推援人過安慶府陳監丞与陸察
推 炳 所親見趙運屬之聞折一語之誣天實臨之
初十日番賊掘西北團樓一穴已如死堠中間磚已
卸數口人心駭竊恐其掘透先用排沙木造重城于
內以待之是日北門守禦官董尉 戭 申今日選得有

胆勇五十人縋下團樓搶所掘之賊 戭 亦傾躬自督
戰 与褒于是從其說人各与酒一升給錢三貫以激
其勇是夜累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廟神于四門其日
虜賊攻城不住以至婦人女子各賈勇般石与諸民
兵相接擊賊渴不暇是日徐揮乞將大因兩獄充敢
死軍太守從之兩獄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團樓人
各奮激循効死戰是日北門守禦官林知縣亦告急
被賊燒北門吊橋當知縣委沈 补 等八十餘人下城

迎敵　与褰又調發孫中江士旺与李斌等敢死軍一百人自西而北与知縣所調之兵夾攻虜賊得弓五張槍二十餘條所到首級三顆　十一日番賊攻擊西北樓櫓添砲十有三座每一砲繼以一鐵火砲其声大如霹靂其日對砲市兵胥用因械砲被金賊以鐵火砲所傷頭目面霹碎不見一半又有同械炮人傷者六七其陣亡者太守每名支錢三十貫者被傷者十貫西門樓亦被打碎垂空脫十餘片　与褰急遣

統領孫中以皮簾易之屋上安排已松枋如鋪樓之狀砲石打落其上人無所傷皮簾之後盡用磚石甃砌仍告示四門各用枋排護無使被砲打傷我軍屋各安土布袋三百隻以乗砲石至午賊又擁衆燒西門吊橋又被我軍射退同日賊攻北門　与褰又同知縣林　㮚調發沈　祚射退至夜又遣陳塞生字棲屋子殺死番軍下壕及所到首級二顆并奪到鍬钁十餘柄軍器等委是大捷郡人聞黄州已破恐城難保怯

者紛然欲弃城而走守倅力主与城俱亡之議衆又謂蘄不可守則賊必窺我安慶無爲倅東曰不特安慶江面可憂事已至此守則亦死出則亦死不如与城俱亡太守曰守邊死我輩職也　十二日番賊所掘諸處地道益大既入穴同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時虜用毡幔雲梯併力攻打西南團樓自早至莫番賊欲搶上城阮教授同陳與又用萬牛火燒之賊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牛火我以石頭拋擲之或閃

于羊馬墻之屋下者矢石一甚復入洞中密穿其日武定忠勇等軍以勢不可支揚曰甚太尉人馬到挺東門守禦官欲出門以迎之寮主簿曰不得州縣指揮安敢放人縱得州縣之命不得制幹批帖亦不敢擅放于是奸計不行復回地分亦未嘗加力迎敵惟民兵市兵廂禁軍而守城而已是日四門攻擊可畏援兵又無音耗者寨圍閉數百重凡遣催援兵者無路可出百姓稍有怨怯者士子執教授手相顧涕阮

教授曰希甫亦有十餘口非特百姓也復告急于与
褏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保城壁則妻子亦得團
圓豈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無耗萬一差參各為國
而死奈何奈何于是揮淚而別各守地分其日家〻
焚香拜告天小兒亦有拜者是日火牛已盡籬壁亦
無得可拆甚至逐家刷䕺〻薦二条以為之備 十
三日虜賊擁衆攻四門甚亟諸軍皆說虜賊今日大
城 与褏親自矢石督諸軍力戰与將士曰今四圍皆
是賊疊進退等死當從死以求生軍民亦知其必死
人〻爭奮莫不一以當百虜賊已見外援不至覘我
守禦之人单弱日添砲架數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
西北團樓最急石砲之後継以鉄火砲其形如匏狀
而口小用生鉄鑄成厚有二寸震動城壁其日對砲
兵士詹進被砲打死至午時金賊斋穿墻壁損女頭
三座 与褏即時調撥諸軍先以布幕更遮所陷之處
兩面用強弩射之不予登城又併力用排沙木桿禦

爪縳戰棚与之臨自辰至酉虜更三稭生兵攻擊不
住是日對敵百姓官民軍兵食不下嚥以至擂鼓無
人 与褏自步至帳中呼喚小兒二十餘人每名劳以
百錢蒸餅一枚賈勇擂鼓以激士卒交戰自辰至酉
不退是日酉時虜賊擁衆排沙木縫邉直登我城有
旗頭虜賊方上城間被茶商軍綦全一槍戳殺下城
于是賊大敗而退莫敢進者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
十四日望蘆張兩司人馬更不見到淌城疑之未
幾只見賊射弩箭無限箭上朱字云池州都統司造
人心益憂度必与賊交鋒矣但未知其勝負是日四
門攻打甚亟各隅軍兵皆有傷重之人最是暑字樓
下与西南隅樓鉄火砲相継及傷人最多其日 与褏
督戰与露字樓挽弓同諸軍射賊囬身取箭間左脚
亦中一箭方付藥之頃而董尉右手面中亦一箭董
曰吾將家之後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授曰若我
苦哉倅東教授曰此為國家矣幸不在要緊處可与

二公書于功劳簿事定聞申倅車每闇一處有敵則
親自監督無敢畏避是日有番陽客人詹太汪太黎
太等十餘人為商蘄州因賊圍遶城壁不得出時々
拽炮閣人行下四隅卑单丁户盡充拽炮詹太等皆
在其中時間援兵不來事势危殆詹太等与寨主簿
係是同鄉人遂密語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計寨主
簿自云平時蒙太守知遇甚深賊至日太守嘗握手
相語勉以忠義誓死守城之語到此但以好語遜謝

戒詹太等云此萬一得脱急還番陽且勿驚我老親
為祝又自出所得乃父書与同官看亦莫不以忠義
相戒是日賊放炮不住西北團楼已成粉碎人莫可
近所幸團楼之内已用磚甃砌禦賊欲登城而上無
亦自而入所有大因敢軍自辰時与賊于女頭交鋒
賊上者戮死竟不得上蓋人心奮發心力齊故也是
夜徐輝為見賊势益熾与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領
兵八百餘人潜地越遁盡出南門頭誑郡人曰官司

調發我出城刼寨百姓驚駭急来走報時都吏王達
継至告訴甚急　与寨不候卒馬徒歩走至南門已被
打開鎖常用登門方拽起吊閘之時　与寨多方礼問
二将曰若是刼寨時何用騎馬及帯婦女出城汝若
弃城而去百姓自守無虞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官禄
　与寨情迫意切未免望闕遙拜苦告之曰汝不以百
姓為念當以宗社為憂汝曰我是策應之師汝不入
城則責不及汝今既入城則當与城為存亡豈可打

閑鎖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無州縣制節在外則為
策應在内則當守城壁汝等宜以　宗社為念不然
則殺我而去不妨各人無説可答常用曰欲要人馬
守城則宜多出錢以撫諭之貳車継至曰諸統制不
可如此趙制幹所論甚當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
得城壁事定鉅与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　鉅當親
為汝等稟白君相力言汝等勞瘁之功　与寨以　宗
社為念与倅車曰每名聽徐輝等唱賜錢多少撫諭

其田倅東曰總太守不認鉅出經措制庫錢充支不
妨制幹但穩心事定鉅自與朝廷出給阮教授與諸
將曰甚好既通判制幹主盟宜早四兵守地分恐彼
處虛怯為虜知所于是徐輝自唱長行銅會三十千
將官百千統制二百千是將七名將校八百四十九
名長行共支三萬六千二百七十貫文方始田兵歸
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項所犒錢會付與
褣躬親俵散　十五日虜賊四門各打火砲入來獨

辛巳泣蘄録　四十八

西北團樓自早至次日達旦火炮不住人心方皇皇
虜賊攻城愈不可遏飛來本州太守批報云攻城方
急可孚賞軍兵下城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可
以前進劫其寨柵以撓之　誠之覆司理兄是夜南門
守禦官阮教授遣陳與等百五十人自支錢一百五
十貫犒設是夜劫中賊寨奪弓數把殺死者軍甚眾
與褣又遣孫中書全茶商等人共百三十餘人自西
面南與教授兵夫擊攻打賊盡過濠走　十六日賊

擁眾添增兵馬分布四門夾擊攻打城壁奸計百出
添立砲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急危與褣之胥卒士
卒多方抵敵雖陣城之窬穿二十餘處獨十三處最大
終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時喜得一雨淌謂可以使
虜賊退遁以保全生靈不意牛火被燒燎不着又虜
賊以湿毡搭撲火頭至二更風色不順賊又以火砲
石砲相繼攻打民兵無容足之地遂被虜賊以雲梯
登城不委徐輝一隅之兵畏怯不戰只令本州新刺

辛巳泣蘄録　四十九

敢死軍二十五人獨留當抵地分遂至寡不敵眾被
虜賊擁上城壁殺死二十五人而徐輝常用等八百
四十六人棄城先遁人心皇駭遂致虜賊上城分兩
頭將守城人殺戮　與褣急追徐輝至八字橋而水深
不可過追趕不及但背後大罵徐輝常用配軍汝棄
我城遁走　與褣計無所施惟椎胸叫苦而已復思蘄
城數百萬生靈之故急遣二卒分頭飛報守倅與夫
四隅官前來策應倅東先到新寨而虜兵尚未敢下

城太守徐至新塞調撥西門統制孫中与天統制江
士旺陳興曹全丘卞廟某軍茶商軍敢先軍李誠等
戰力巷戰于是新寨須臾火焰四起被賊追殺至南
門守倅与與裒同官自此各不相顧未知存亡去向
但聞孫中厲声喝令諸軍開来報荅　國家數声而
已其江士旺孫中即為殺賊遂擁衆分頭攔截捏与
裒至城之東南角上其賊先叫知府通判趙制幹在
何處可出来受降不伏活捉来剮了當是時虜騎满

城辛身衣軍人緑布衫裹在亂軍中越更有餘痛楚
閤仆既甦視左右積尸皆首身異處獨背後又有一
衣緑布衫者妾仆妾起即視乃同官趙司法善膴也
与裒先時在圍中捍禦已身被数箭及跳過羊馬墻
外遂隨百姓赴水渡河其時月明又被虜賊兩面夾
射于項上右脅左臂連中三箭幾致仆地遂使妻徐
氏与兒女一十五口無餘處死卒駕賊手痛不忍言
加以小女文字留在客舍片紙不曾將帶盡被焚蕩

与裒言之至此覷天莫聞惟有痛徹心脊而已与裒
切照番賊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日守倅衆官晝
夜親自擐甲登城督勵官民兵對敵死戰及遇夜出
城劫寨梟到番軍統領首級奪得銅印生擒番軍馬
攻城器具雲梯鍬钁焚燒鵝車洞子及用萬牛火燒
拒虜賊不容上城屢使敗退竭盡心力無所不至只
緣寡不敵衆無所歷至十六夜二更徐揮常用領兵
迯遁其所守地分無人把守遂被虜賊蟻附登城四

隅守禦之人一時鶵駭潰散當下蘄州失守与裒与
司法趙善膴身衣軍服遂得于積尸中死而復活半
夜奔從南門迤邐自周家步直趋費旭嶺路天色漸
曉沿路借問援兵不進之因或言权司張亨路鈐蓬
思忠陳輔朱虎祝父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
則云在松楊橋至松楊橋則云青蒿至青蒿則云在
東坊至東坊則云在石虎坡至石龍坡則云在四祖
山至四祖山前則云在太湖縣至太縣則云在小池

至小池則云二項人馬一則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爲虜所覗至十二日被賊径搶其寨以致大敗一則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瀠夫之所牽制畧無進意十二日夜二更与权司張亨兵走歸安慶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許統〃都〃俊之兵已到濯港是時黄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擱拝乞其入援蘄彼則回　朝廷差我策應黄州即不曾策應蘄州云我已得　朝廷又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顧径自渡江

而去其它如朱虎之兵則止于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則止于羅田縣往來蘄春界内況又蔚之兵駐于桃樹山之門去城五十里通皆相持不進又有如袁淮之兵方前而王辛之兵隨却皆未嘗有入城之境大抵驕兵貪利所遇以擄掠爲心寇至則安坐于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則声鼓鷩趕其後以权復爲名城内倉庫爲敗未盡者首卷之而去及沿路擄掠以至婦女耳環不待取而連肉掣下有甚

於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手援兵之未至越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實本州官寮民兵固守之力後手援兵之既止〃至得数日而城遂陷者寔徐輝常用不用之故与夫諸将相持不進之罪以此可見使援兵併力解圍于二十五日之前則蘄城委無可破之理使蘄亦如黄不能爲一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而諸州係爲可憂又不至此与褰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

守禦幾及一月与褰閤門一十五口均与守倅而下骨肉盡淪没于賊手仰報國家其忠与義可謂盡矣諸將及以侫罰冒賞自爲得計可乎与褰昨日赴想制臺驗傷之後即乞放令伏　闕亟爲蘄民訴此寃痛制帥惻然謂虜既退適蘄州不可一日無官姑俾攝倅貳之職力任經理之責安集畱歸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訪問知通判同官眷屬之存亡与夫妻兒之遺骸于是辞不獲已拝命星奔還至蘄城乃知

董統制治疊屏棄一例焚毀無從辨認至城之日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枕籍河井終不能稽考惟撫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後來多方体問則知賊勢横潰之時太守李國録与秦通判等遇賊于子城之十字街各自適之兵殊死闘敵是時死傷略盡太守奔歸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盡其子二机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後已不得及顧其親太守尋迴就設廳引劍自刎倅車亦歸倅廳厲声呼

吏人劉廸急令人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与虜賊設遂一室自焚其時白袍猶未脱体其子三將仕（倅同）時就盡時有老倅卒倅車衣以出火場尚喝老卒曰我為國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授臨危之時闔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我豈為此哉即時歸衙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後自投身于廳前井中此見于投教廳節級鄭丘之所説判官趙汝標与知縣林棨厳州中寄時凮于事亟之際相語曰我輩守城調發幾及一月

淵謂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豈意使我遂至死城即我輩自為之計可也若見番賊必無全軀于是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内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蘄之守倅而下寧有愧于此者有如惠民一倉寔李守之所創羅禾三萬石當時議者孰不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壓腐之累而李國録確意為之今歳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蘄一破應于庫宇不留片瓦惟

此倉獨存目今饑民流歸者頼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愛民身沒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嗚呼有善不啟蔽不善不敢匿平時享國享禄一旦能以死報國者幾何人哉事变已定或者反議蘄之生灵遭荼毒皆太守不縱其早出之過且虜寇突至圍遶數百匝使如諸公之議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後蓋虜既臨城出亦死然後堅守于内而待援兵于外則固守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于

外援之不至豈應歸咎于共守而不出况使當時城
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下天之事履
而後知未嘗親歴其事其可輕議哉此張巡許遠之
受謗韓黎昌為之不平也今則与豪等二十五日詞
發堅守之労不足道合門十五日骨肉之論亡与夫
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没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婦宗
女百姓子女為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矣惟是社稷
危安之所係大為諸将之所誤莫如蘄州言之使人

痛哭不足而継之以血何處使當時徐輝常用之兵
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為念盡力死守豈肯一鬨而
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未已虜賊固
可恨而諸将豈能使百姓無憾耶且徐輝常用之入
城終始七日每以領兵欲出為辞恐嚇州家邀取享
犒暨至十六夜領衆弃城奔遁至于火声疾呼明告
虜賊令放出一條生路与我去你自入城圖取金帛
故破城之後有被虜人聞諸賊酋曰我不觧便打破

你城是你大軍自弃与我且我明十日也要去了果
有此言則使當時徐輝常用十六夜不弃城而走与
夫萁思忠張亨不畏怯走歸龍舒則虜賊安得自有
此語今則千里之民皇：然若有虜寇再至之憂且
謂賊去之日又言秋涼必為取安慶計今百姓感頌
相告咸謂兩淮之地自此終無寧日由是扶老携幼
賫犢買舟為渡江計又况今春虜人之破關一日夜
頃行三百餘里係内地如履無人之境今長淮平坦

略無阻礙旁蹊曲徑彼所：知城壁關隘既未盡修
兵甲器械又未盡脩歸正餘黨所在尚存方一秋涼
復趂覬覦而不由關隘而由他途則啣枚疾趨舉足
之頃入吾堂奥矣雖有遠水其能救近火耶况蘄之
金帛女子不啻数萬計賊既席巻而去至于二郡造
舟之人与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為生擒而行此
其為謀必不淺矣又聞淮之耆老皆言虜人寇邊未
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狃勝而復來遺民又無死

所矣近者流帰之民皆感泣而来言曰某等与司理
同死生患難今蘄之守倅時官士子百姓同時為国
就盡獨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緘默而不為
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切恐上下蒙蔽
朝廷莫知再為他日之禍而
国家用将終為此曹所誤司理亦為泉下之罪人矣
請与褱直書始末以訴寃憤欲使観者知蘄城之陥
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与褱災

患餘生不敢愛呼　天一鳴以祈省覧且為他日之
考證

辛巳泣蘄録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褒贈立廟錫爵指揮
勅送到枢密院関枢密院奏淮西制置司申照對近
准枢密院劄子節文據前权蘄州宣教郎安慶府太
湖縣知縣劉褱状申関具到蘄州々縣官及因賊死
難之人劄付本司更切契勘有無全家難死人数保
明供申本司遵稟行下蘄州知州從實契勘供申去
後回據武経郎特遣淮西兵馬鈐轄權知蘄州趙汝
擢状申遵稟委承節郎安慶府蘄州巡轄權兵馬

都監張偉逐一契勘去後今據本官状申照得一項
契勘應宗室之家有無被害見存嫡親人数縁即無
被虜人回難以尋問外有州縣官全家死難人数開
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尊長司喚上見存在上宗室
契勘別状供申今具下項州司亦已具一般文状供
申枢密院照會所據武経郎特差淮西兵馬鈐轄权
知蘄州趙汝擢状申備録在前伏乞亟賜
數奏將逐官褒贈仍録其家以為忠臣死節者之勸

伏候指揮

一知郡李誠之与令人許氏男二机宜士允姪九机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亡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家見在

一通判秦鉅与男二人將仕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亡難有男秦溢見任鹽城知縣

一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栄与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亡難有長男先扶護孺人灵柩先歸鄉見存

一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与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共一十口全家亡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眷并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在任

一迪功郎知録杜粤先已身故未離廨舍有男三人姪一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亡難有女杜氏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新蘄春知縣董燦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眷共五口亡難有姪二人被虜走回係董統制將帶歸濠州前去

一從政郎司理趙与褰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妳子四人婆婆婢僕女童共一十五口全家亡難

一迪功郎蘄春主簿舜時鳳并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七口全家亡難有長男人一与父舜宣義

見在寄居饒州

一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并女一人亡難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存

一保義郎兵馬監押温玉并女壻外甥婢僕各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虜走回見在

一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琯全家十口死難

一成忠郎在城監務梅詹全家四口死難

一忠翊郎本州監嶽廟李俊全家亡難

一承直郎蘄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
難有宅眷与男一人孫一人見存
一忠翊郎蘄水縣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禦宅
眷同人共七口全家難死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
父董各分侍下
一秉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恭全家死難有男
安和才見在并孺人張氏被虜走回
一承節郎勝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

明見在
一承忠郎加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
難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家六口死難
有孺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共三人被虜走
回見在
一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
難有兩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僙被虜走回

一保義郎本州監廟劉忱全家死難
一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瑾全家死難
一進武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
一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均因差出
部押犒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虜死有孺人并
男見寄居黃梅縣
一進武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
一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

一借補迪功郎戴栩全家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
虜走回
一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字祝遂良全家死難
一新三湖巡檢承信郎雍顯単騎死難
一迪功郎本州監廟程思周全家死難
一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中統領承信郎
汪士旺統領進武校尉李告訓練官書全李稟緻
領進副尉林安仁統領武校尉鄧宗統領進義校

尉王文明統領進武校尉吴宗政各係巷戰死難
有老小男女各在本鄉
一蘄州醫藥飯食修武郎戴翔被虜走回有妻
男孫女婢僕共一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
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本州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員并借補戴翔
添差朱恩恭被虜走回戴翔並難以推恩施行及
司理趙与褒因单身出城已行追罷外正月五日

三省樞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秦钜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
仍各追賜紫章服特与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
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于本州令户部各特賜銀絹
二百匹两給付各家李誠之妻許氏特贈令人男
士允特贈通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
各特贈安人秦钜男秦俊臣特贈通直郎林㮊張
廣趙師瑢各特贈三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澤
沆希甫特贈通直郎仍特与一子登仕恩澤趙汝
標寗時鳳各特贈承務郎各特与一子上州文學
恩澤杜邪特贈承務郎童蒙正特贈秉義郎内杜
邪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溫士玉
梅澄董戡各特賜三官各特与一子進武校尉恩
澤嚴剛中特贈三官特与一子下州文學錢珪李
均各特贈兩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澤王明特
贈承信郎与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鄭俊特贈承信

郎特与一子進義武尉恩澤孫中李告林安仁王
文明吴宗政各特贈承節郎江士旺特贈三官各
特与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鄭忠特贈保義郎特与
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棠各特贈承信郎各
特一子進義副尉恩澤李俊安允恭姜應春景旦
此秦安上劉忱姜必勝祝棣倪祝逐良雍顕程思
周並令本州各委官以礼致祭仍量与周給其家
添差官恩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人係外川軍居

節與津送其歸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敕公
據限十日繳申樞密院
勅送到吏部狀承司封關而文准嘉定十五年正
月九日樞密院剳子尽淮西置制司申乞將李誠
之恭鉅褒贈以贈忠臣死節者之勸正月五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恭鉅各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
仍各追賜紫章服特與三名迪功郎恩澤並特追

封侯爵同賜額立廟事本部尋連太常寺詳閱
內備坐
聖旨指揮施行具狀申部去後今據本寺申准連
送下承司封関節文正月五日樞密院同奉
聖旨李誠之恭鉅並特追封侯爵同賜額立廟本
寺今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今擬封下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通判
恭鉅合同賜額立廟今欲擬褒忠廟為額合行降

勅一蘄州知郡李誠之合擬封二字侯爵今欲擬
正節侯合命詞給告蘄州通判恭鉅合擬封二字
侯爵今欲擬義烈侯合命詞給告所據太常寺擬
封在全伏乞
朝廷取旨賜額加封施行伏候指揮二月四日奉
聖旨依礼部施行
李誠之告詞
勅故承議郎權發遣蘄州李誠之蘄春雖介在疆

埸惕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関也朕命憲臣往專備
禦之責而指置踈畧負我使令亦儒紳之望屬分符
守以孤而嬰虜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命闔
門死難朕甚痛之廼加論撰仍躐崇階爵茲通侯
廟食茲土賞延于後並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
名禄国家之澤當峻桑章今寵印纍又未足為尔
寵將臧此雖虜始足以慰九泉也可特贈朝散大
夫秘閣修撰

秦鉅告詞

勑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蘄春雖介在疆埸然所恃以為險者六関也朕命憲臣往專備禦之責而措置辣畧自我使令尒相闕之華屬承郡事孤城受〻莫抗厲鋒能佐其長服節守義父子同殞朕甚哀之迺加論譔仍躐崇階錫之通侯庙食茲土嘗延于後亟命一時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固家之澤當峻褒章令尒即褁〻固痛在合門而榮

在九泉英爽如存尚克欽止可特贈朝議大夫秘閣修撰

阮希甫等告詞

故儒林郎蘄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贈通直郎

故廸功郎蘄州防禦判官趙汝標可特贈承務郎

故廸功郎蘄州蘄水縣主簿籍時風可特贈承務郎

故承直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兼烟火公事嚴剛中可特贈承事郎

勑故阮希甫等鳥乎蘄水之禍朕固聞之而未盡詳其人也邊臣以名來上則汝等皆死其職以及其家究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于王事礼有加等超昇京秩官其後裔忠魂如在尚服寵光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詞

故議承郎权發遣蘄州李誠之男士允可特贈通

直郎

故承議郎权發遣蘄州李誠之姪士宏可特贈承務郎

勑故李誠之男士允等為子姪而從宦莫樂乎五馬之榮汝等獨罹兵鋒共死邊壘京秩之貴豈能汝華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俊等告詞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俊可特贈通直郎

故朝請郎通判蘄州秦鉅男秦㶸可特贈通直郎
勅故秦鉅男俊等蘄春佳郡士大夫衆于室游況
爲貳車之子弟哉今或及是汝等与罹其禍此朕
所以盡傷界之京秩尚庶幾泉下之榮可依前件

辛巳泣蘄錄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趙與褎撰與褎宗室子官蘄州司理權通判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圍蘄州與褎偕郡守李誠之拒守時朝命權殿前司職事馮榯將兵應援榯逗遛不進誠之等竭力捍禦凡二十五日而城陷誠之及其僚佐家屬皆死之與褎全家十五人亦並歿於難僅以身免其後事定乃爲是錄具詳被兵始末同時與難諸人朝廷褒贈誠之等勘狀告詞一一備錄按與褎宋史李誠之傳作與裕蓋褎轉爲褏因訛爲裕又載與褎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外出云云與是編所言單身出城及於積屍中死而復活夜半奔從南門之語俱有異同且十五人作十六人其數亦不相合疑十五人之數當以自敘爲據其奪關外出則自敘諱之也

碧溪叢書八種八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溪叢書八卷》提要

吴武安公功績記

吴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兼太子太傅父扆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鏖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内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陷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浹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與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禦賊殺其帥黑風大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以

兵繼進嚴趨鳳翔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延亮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令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將士無敢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斌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權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於彭店士殊死鬬殺傷過當而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功大夫諭者不直之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略安撫

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
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禦金賊所過人供粮
粘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
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
遣樞密張公董師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制樞密移檄
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陽廣野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年然後可以
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勇甲馬厚
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占關輔之勢賊雖强悍
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
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帰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
制會諸將議戰侯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

吳武安公功績記　二　碧溪叢書

且從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
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騾至囊土逾
澤以薄我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眾
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
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
兵下瞰雍甸彼懼我襲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
紹興春三月金國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
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女
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魯孛堇使二將由
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賊戰二日連勝而沒立方攻
箭筈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
去轉明州觀察使詔詞云朕以經理關陝付之樞臣奉
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
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而冀膚功來
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司馬步
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
聲關隴之間比者權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為
雋功獲其酋豪醜類浙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平天
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憂焉
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兼
陝西諸路都統制詔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國
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況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司
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
以功伐浸階顯榮卻敵有光米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

吳武安公功績記　三　碧溪叢書

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剡
臨敵忘於易將而制閫庸於奪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
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孝忠之道兩得矣爾其勉
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狃于
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
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
雞連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
彊弩期以必死者休迭射賊少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
橫攻衆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欲走侯遣麾下伏神岔
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部將羊哥大孛堇
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
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

陷試勒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
中使杜充賫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
克布允鑿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將
之任當兼總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覦軼永念雍州
之域久罹羯虜之災衝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
設奇伏躬率啓行俾當戶之衆皆殄引弓之群醜威聲
遠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勳敢後酬庸之典建牙擁節益
隆制閫之權肆衍戶租仍加真食並頒徽數式示眷懷
於戲地米敎于戎昭盡中威于武備乘戰勝之功行賜
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
陝西五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興文龍州

吳武安公功績記　四　碧溪叢書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撤离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
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春聚其兵三十萬又盡發
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搗梁洋金
州失守侯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
兵利閬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
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撤离喝以杖擊地大
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
治饒鳳嶺之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麾衆軍急上遂大
戰饒鳳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撤离喝大怒斬其千
戶孛堇數十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
軍後侯按兵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賊歸地而
來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

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待虛之勢賊便旋行
中梁山洪月一夕旋遁撤离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
能破因恣遣通書百端開諭言金國威德之盛智勇之
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
統足下遠蒙示書具審推懷士各有主不容緘默彼已
之情不通空相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攄寫悃愊用答
雅貺惟足下諒之夫華夷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
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覩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
華與大叛臣賊子稱兵犯順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
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
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仗順討
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

吳武安公功績記　五　碧溪叢書

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與堯舜何異哉
深仁厚德布濩涵養行二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
下狃習武備不脩戎器不備賊盜來之郡縣瓦解至今
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
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果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
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
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氣亦
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用以此決勝財殫則
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者十不存一
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何有
哉竊爲足下之兵自是不可以使足下之戰自是不可
以必勝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扶掖斗

箭之子俘擄虜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省首
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
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顏面
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以夷亂
華又挑賊豫以臣反君顛天下之大義古今之常理金
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猜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
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如奉使金國不能留暨
京師之變適治兵講問謳歌攸屬嗣位膺天實太祖興
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惶無
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
席廝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漂流沉溺者過半
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

吳武安公功績記　六　碧溪叢書

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
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
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
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結為兄
弟驕壯相娶天日是誓信使往來絡繹於道兩朝赤子
寶使安之而我納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
天薄伐(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釁鬬金
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
從而和之將會名豪英糾集徒旅借援中國南北通歡
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於金國金國之兵暴露鬬
戰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猶
樽會殘虜名號成功曼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誚

薄訕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患(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
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
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
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
泰推遜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偬頗安樂否更
冀加謹眠食以養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撒离喝得書大
不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
撒离喝四太子蓄怨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衆
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
豫腹心為招撫使台諸路簽軍列屯寶雞綿亘數百里
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寨下瞰侯
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

吳武安公功績記　七　碧溪叢書

(吳)侯璘由七盤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
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
殺金坪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
砲數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天砲斃賊無
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
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賊生兵擁洞子雲梯直
前攻城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雲梯倒賊怒
縛虛棚戰樓別遣大字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
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防刀手深入剌打隔斷賊又遣二
字董總正甲金人二萬來攻寨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
戰殺賊賊皆引却撒离喝駐馬四顧良久云我得之矣
翌日號令諸將併力只攻侯營先方一樓子自寅至午

危甚姚仲為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樓已傾側仲以絹為
繩繩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海壺擊滅火賊布神
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
遣王萬年劉鈐轄濠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
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吏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
死傷以萬計即欲兵宵遁殺千戶甲軍萬餘得傍牌銃
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横川砦斬
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
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級千餘得甲馬旗幟無
數侯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歎賜以親
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
策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常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撫

使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
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脫復興之威非謀以濟勇者能
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
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勵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
之業者非卿而誰耶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
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畢達今朝廷議賞典先
飛此數字聊寓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投甲
屯田為久畱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畧司闕師
古自洮岷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
制戴越打粮河州襲大潭縣扼滑谷鎮斷賊慕洧拔寨去
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午谷深入賊
境至石要嶺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

內懷慚懼悉還兵宣司隻身往降賊侯愛此軍忠義撫
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廩贍給之兩
軍既合中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
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從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司秋七
月朝廷録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
五年春侯復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
從鎮平保知靜難軍侯與金賊對交戰踰十年熟其軍
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忠遠餉勞民屢
汰冗員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
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下璽書
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台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
然策其將至去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賊親札進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司而侯已疾自以賞過其功
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憫
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
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七歲
己亥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
璘奉喪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月戊申上念功不已
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
侯能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一不旁貸故人人
効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
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逆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
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四七十餘人出赴招安
侯開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

人悉斬於邊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
皆効死至第功賞則維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
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幾過其用兵本孫
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位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
予士則累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
拱右武郎扶㧑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
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
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疑難五十
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武棄文俱任度遼將軍破
胡虜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西羌寇入上書願假近
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
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胡虜嘻此皆

前輩豪俊語通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
吳侯諸子必皆稔聞令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
侯一家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
二公爽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鎗大劒定天下安從文
官學弄筆墨也元通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
為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右見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六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曰忠烈吳武安公中興名將其撫
養士卒似吳起其勤儉精力似陶侃違令必戮似孫武
子憂國遠計不僥近功似趙充國身歿之日知與不知
莫不流涕又似李廣羊祜也是以能勝所難勝守所難
守以保全蜀使有數年之壽則中原之復可幾也方其
薨也其長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撫述行狀不詢其
子使二舊吏立供為之墓誌又據行狀而作是以如是
之不詳乾道己酉余既作補遺志其大者凡數十事以
遺其少子參議且類宸翰詔命碑鏤為一集目之曰保
蜀忠勤庶備國史異時采擇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
後之為大將者有所矜式書成人喜讀之薦紳傳道已
滿四川然意尚有遺也近得明廷傑從政所撰功績記
文實語詳果有未聞知者詢其來由則云方忠烈用兵
渠在張魏公幕府親所聞見宣使參議馮康國元通命
記其事是可信也因鏤之集中以補遺焉岐下張發書

右見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中書舍人王綸為公墓銘曰公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

之隴干公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讀書能通大義
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
自是威名益振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
出大慶關畧秦雍所過城邑輒下三月還自華州至鳳
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趨涇州大將
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為前鋒公進據青溪嶺逆擊之大
破之敵始有憚公意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
謀為不軌公擊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權涇原路馬
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眾數萬出麻
亭公逆戰於彭店原士殊死鬬殺傷過當敵懼引去而
曲端劾公違節度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
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兼權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進復長安宣撫處置司將
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敝秋
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
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為不可勝者衆曰我
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
土踰淖以薄我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
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
謂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破我不敢進堅壁重
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
春三月敵將沒立果率銳兵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
真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沒立復會別將烏
魯折合衆數萬使二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戰

吳武安公功績記　十二　碧漢叢書

三日大敗而去沒立方攻箭筈關公復遣麾下擊退卒
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
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常勝至每與公戰
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者會諸兵十餘
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為城夾
澗水與官軍相拒公指揮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
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
困且走則為覆於神岔谷待其歸覆發衆大亂俘其將
羊哥孛堇及其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塡
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拜鎮西軍節度使二
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隴州敵久窺蜀
必欲以計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

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搗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
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
其師撒离喝大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
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离喝怒斬其千戶孛堇
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趍西縣或曰蜀危
矣公曰敵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其敝
蜀何憂也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
州制置使四年春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預為壘
關旁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且戰且攻壘公將士
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　上
聞之嘉歎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
意入蜀自其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

吳武安公功績記　十三　碧漢叢書

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幸勝則還據鳳翔
授甲屯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從鎮定
國除川陝宣撫副使七月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
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
徙鎮保平靜難軍公與敵對壘踰十載常患遠餉勞民
屢汰贓冗員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
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者數萬家朝廷嘉
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為疑
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　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
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遣內侍齎詔以賜俾公
已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詔不許六月
己巳以疾薨於仙人關治所享年四十有七公用兵本孫

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
嚴而有恩視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為
之死其任將佐等功賞斷以公論無親故權勢之狥故
麾下諸將佐多以功顯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
推以予士則不吝故家無貲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
將何以加諸後胡世將為川陝宣撫使公弟吳璘適在
軍中一日從容問公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
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却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
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却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
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
非累與之戰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
巳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

吳武安公功績記　　西　　碧溪叢書

若金人之堅忍盡我長技洞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
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
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陳之間變化如神
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於兵
也十年詔立廟於仙人關賜額曰忠烈謚曰武安焉

同上

偽豫傳

宋右從政郎楊堯弼克弼作

謹按春秋大法聖人書於經褒貶善惡彰著以昭示後
世臣子之戒若諸侯之善如美齊侯謚晉文有翊周室
之力攘夷狄之功則書爵以尊之卿大夫之忠賢如魯
季子來歸有歸國家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子急難存
恤鄭國書字而賢之宋孔父正色於朝司城司馬死節
之義書官以貴之褒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也
楚子爵隱公之世能達已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
稱公聖人書經善則書予惡則稱人而正陵僭也如楚
人圍宋楚人滅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無知
弒君自立翬弒隱公宋萬弒君捷書名以賤之削去官

偽豫傳　　一　　碧溪叢書

稱除去族氏以示誅絕而彰暴罪惡於萬世今豫雖廢
得免萬死為幸然尚稱為偽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
戒當削去僭號貶去官階除去姓氏作偽豫傳以為亂
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縣人也家世為
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
二年遷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盂子紫紗
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　上皇赦而不
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　上皇批云劉豫河北村叟
不識禮制遂黜為兩浙察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
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望之迹已見於
此時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
申　今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昂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

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悰遷留未行使豫
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
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謁見乃痛恨而去至郡惟務酷刑
以報私仇去父子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己酉金
虜寇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
兵出戰乃為金虜所圍又令郡倅張東拔之金虜解去
遣人啗以利早令投拜豫與東議欲出城見虜因百姓
遮道願死守不降豫因縋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
命豫節制東京軍馬從東平豫遣使說汴京留守上官
悟敎悟焚書斬之豫又賂悟左右二人喬思恭宋愿說
悟亦 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有濟南漁
人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五月附豫奸人言

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
齊魯之間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虜酋撻辣
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立豫豫偽辭乞立張孝純
虜主遂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時獨
豫鄉人張浹應之曰願立豫是月戊申金虜遣西京留
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而立豫
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
永貢虔誠付爾彊封並同楚舊豫遂立於北京而其赦
文有曰雖無虞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慙德其悖逆如
此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
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
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

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為大名留守
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東京為
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
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
以境內三代有官者為三衛曰翊衛勳衛親衛分三
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乃
建炎四年金虜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俅李儔鄭億
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冬十月甲
午遣孝純奉寶冊冊前妻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
皇后民間房緡以五厘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
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鄆州李俅陽穀縣令是

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為寨五家為保推土豪為寨長雙
丁籍為出戰單丁夜巡雙丁上教軍州縣市民亦然每
月軍州縣市之民結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月兩
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每
調撥一人即同保四人家備衣糧器甲衣服就本州送
納交於駐劄處支之在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使臣
効用官破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陰通
朝廷結好夏國密圖金虜榜於市云大國聞之與生
靈為害不細斬之又有百姓失其名酒醉叩門嫚罵豫
云劉豫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又斬之
阜昌二年封子麟為梁國公除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
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李儔知襲慶

府十二月來虜官屬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
簡等將表請遷都於汴京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
張東龍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
暴風揚沙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放
曉示民間令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
祖考於舊大廟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
仁皇帝親祀郊社從弟益京北尹留守麟以境內僉軍
為十二軍在府各設微宜幹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
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闕上中下三等効用取士網
羅人才置諸左右文武兼雜用不限資格僞宣節郎太
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豫批云
文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

偽豫傳　四　碧漢叢書

棄驗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
務而凡屬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
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
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無言
不酬西京奏先指揮兵士李英賫玉注椀豫疑非民間
物劫問之得之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
掘古今山陵民廝墳墓求金寶賊寇發棺不盡者及棺
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
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乙宮
張孝純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開封尹成忠郎許
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謚曰
慈獻宋應上書言利害條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

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改
忠翊郎為昭累郎忠訓郎為昭毅郎李俅言什一稅法
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於陳平賜狀
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寧
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條立三十二件隨法
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令格式與什一
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秋九月學士院馮定國進
君臣名分論其略有曰京師再陷攻圍汴都康王以帝
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之重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
遷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畧無進師之意及
夫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已乃遂延即
皇帝位於睢陽自余觀之是即定國應之曰非也文多

偽豫傳　五　碧漢叢書

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房寇
蜀敗於王師五年夏成忠郎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
景靈東西宮得　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豫
問可作材料否清臣曰已斷首矣麟於是取一段示右
丞相張昂云此真宗首也已而擲之五月開聖尼院鐵佛
像垂鼻衂三日百姓縱觀九月豫下詔南侵進至淮泗
遇韓世忠游兵不得前繼聞　皇帝親征四太子宵遁
調發盡靜始遣人語之麟乃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抵
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偽臣僚上言嘗謂中原制江
表其為形勢與強弱順逆之理何嘗得百二之利故自
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始為帝王之真
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地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

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不可一二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周世宗翦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奉豫旨依六年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瓮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振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數百人欲劫之南奔皆法外處死於汴京以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貫陌收稅知襲慶府李儔罵劾偽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誅戮尚念儔前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以寬貸追五官與貶州蘆市添監七年春賜狀元郎世矩（一云光規）郎已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安上門為衆

偽豫傳　六　碧溪叢書

安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熙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許清臣為權大總管府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軍事發鄉軍三十萬號七十四萬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趨宣徽以姪劉猊統之西路侵廬州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著郝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進於濠壽之間東路猊所統遇楊沂中捨戰患盡西路麟所統聞猊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迨歸亡沒散走者大半器甲交鈔軍需犒設等物不可勝計建炎已來王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廢猊為

庶人免復官從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兄翟倫為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梟鳴于死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雷忽起於宣德門捫滅宣德二字豫遽令修之秋七月聞人南回探報王師欲北征遣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改差戶部員外韓元美迪功郎游何金虜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喜旗至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萬歸附已交收器甲樁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首酈瓊為靜難軍節度使知鞏州劉光時為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買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副鈐轄其次皆遣

偽豫傳　七　碧溪叢書

投諸州准備使喚緝捕盜賊劉麟府劾用使臣正軍請受恩數皆不及朝廷則例皆悔恨獨酈瓊以為得策麟豫見王師必欲北征遣參議馮長寧使大金乞併力南寇冬十月壬寅平原鎮濠寨官貴伯祥見星隕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墜禍在百日之內同坐執之赴麟麟聞可讓乎伯祥曰應天以實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斬之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以私恨殺汴京富民孟師齊于東門籍其家資豫遣人乞兵大金大金先示難色豫乞愈堅不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齊會於淮上約麟單騎議事濬滑之間麟以二百騎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恚為虜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以數騎馳赴梟門登城以守

丙午四太子與三路都統以數千騎守宣德門東華門
二酋從東華門入逼豫出見闔懶以鞭麾騎逼豫于闕
亭以羸馬馳之而去因施於金明池廢為蜀王命百官有
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虜行臺尚書省撒出文
榜罥責不許闔門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星感衆聽
稱齊王虐民廢之故五釐免行錢撤鄉軍敢殺報事人
交你百姓快活而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
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下闕
不在此數宮嬪一百七十人姙身者九人其子麟一百
二十人父子外皆示節儉之狀而內存淫泆如此獻妻
得官進姨妹得差遣如高之立宋絹紛紛皆是中間尤
甚者如庶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併之麟併以二人進

於豫遂以公謹監禮部庫偽皇子府差使御名武郎侯湜
出為長葛令有入己贓萬餘緍事發恐不免以姪女進
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天使陝西五路
傳宣撫問其淫汙有至於此偽位八年凡含區戲駁上
至耆老而下至齠齔娼優無不自納官錢行偶語之禁
喜掊克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以一二記其數也有馬二
萬四千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有絹二百
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八萬有粮九
十二萬石方州在外剝觀剝盡剝復皆豫之堂弟猊乃
猊之子也皆事掊斂無他能獨盡輕財好施禮賢下士
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放廢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畧
郎君以計掩捕餘貨之若無故觀至今從其任便居住

偽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宮嫁使臣張保義
張為賊虜錢從賊夫為賊所殺賣身與豫為針線婢舊
在宮庭中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以忠言告
豫令豬通　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齧錢
五萬釀之十二日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偽
位八年年六十五

紹興正論

宋湘山樵夫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
仲爾議言愈切坐言章謫連州久之移永州
趙鼎坐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薨於貶所
胡銓和議之初上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除名編管新
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虜不可議和坐言章謫
新州
連南夫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畧云不信亦
信其然亦然又云雖虞舜之十二州皆皆吾有然商於
之六百里當念滿欺言章落職放罷

張戒入文字論檜十事救胡銓等罷
常同緣不附和議久不得差遣以死
呂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矼任吏部侍郎差館伴虜使矼入文字云昨任御史
日常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召矼至堂中問其
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虜情難保檜云公以智料
敵檜以誠待敵矼云是則是相公以誠待敵但恐敵人
不以誠待相公
張絢坐不肯議虜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彌遜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晏敦復任吏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為剴切罷尚書出知
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罷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參軍專論虜使難測和議不可保
對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書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實坐不附和議還宗正少卿
韓訓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循州
陳鼎上萬言書云虜人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也使虜
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乘此敗盟之際

早為自治之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許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羹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虜人敗盟復奪和河南
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賀李光啓曰縉紳龍守和親甘出婁敬之
下策夷狄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劫盟與其竭四海而奉
豺狼之欲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廬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虜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
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論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為副括白今朝廷

多事欲遣某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某願為之副如欲令某副王倫之行則某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酒稅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曰屈膝請和知廟堂櫽侮之無策張胆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之部差知贛州安遠縣

碧溪棠爲氏讀書志稱紹興正論一卷共一百十人今所載才三十人似非完書

北狩行錄

宋　蔡　偉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貿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止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粮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等子細取索等第其一賜目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淚泣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諤散之幹離不作會城南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

涕零數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久之行在統属謂之都官有職小卑官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離壓不可為在此間頓改舊制自燕京遷居霫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寝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鞗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厄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沉劫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令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達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未至鞗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在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尊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正朔不叙改請議至二月六日有

異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應
皇族盡出遂易置君乃令城下共舉前已立張邦昌檜
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陳邦昌平日無行身為宰輔奉
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既不能忠於本
朝將何以効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衆心不從既而
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倫曰天祚大宋必
將有主今聖慮若此定爵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
措辭於其間明日具酒饌邀本路都統以聞其書曰某
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
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
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惟左
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有

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
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契之臣則日月
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復
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
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帝王之師莫
强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致突厥稽首戴恩常為
北藩故唐之亡也終有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
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
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圖使高祖得歸奉祭祀
故得歲受繒幣與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
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耶律德光責石
氏之失約長驅至汴擧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

地亦不能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
地而終為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
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
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
雲適燕山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兩
端某以過聽惑於誘妄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尅
責然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
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
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
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寶國活民為
世法耶抑欲法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他人所
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
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為
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日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
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
知而母言之則為賢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
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覼縷伏望
台慈照察幸甚幸甚太上天姿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
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
狩以來無書得閱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
八月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借書寓目春秋傳士廢之久
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懌宣諭蔡倫曰春
秋之書多弒君弒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倫頓

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
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止褒貶使後世知懼
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
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臣
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
之他日偉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
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所載理亂興
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采其華實撮其源流鉤纂
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
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
春秋也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

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
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
西南望久之謂左右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
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
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課諸王問安
必命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令附於左太上
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
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
深他皆頗對此宗室晋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
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
遣杜遵道計買薪米均行給賜莫安居差孝騫仲晷御名
宗職事宗室中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

容降詰曰日來宗室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
憤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在他鄉復得聚會何
幸如之故以禮義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
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
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戒爾後敢以未到韓
州事陳訴者並其罪罪之毋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
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加窮困使我
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齎行道卿等皆
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
濟為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

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閑漸懼之衣
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
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允從居
五國城顧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國古乃
奉朝命令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
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
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
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
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
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內
有神考親姪晋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
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紜者

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詳處為先若復出入不
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人謂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焉而今而
後戒之詳處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過從恐閒
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各
體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如判足寧
手不如法薛安浩飯喊刻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
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宗董八曷打下通
事廢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
之莫不加手于額太子幹烏歡遣人奉書云欲於內侍
中求曉事能幹人材俊爽者二人所須即請批諭當便
應辦太上覽書不悅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

北狩行錄　六　碧漢叢書

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
之材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去然皆自作京隨逐至
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
甚荷推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語极劾極烈夫
人奉為手太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
外以本府分祇有一二人難以揆那送示藥物雖出厚
既以無官麻命不敢輒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
語默之間必有深論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
謁肅宗於靈武披荊榛蒼復兵朝廷盡忠致力於献納
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臣所嫉遂令張球錄其傳以
賜府屬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樗駙馬都尉劉文彥
首告謀反令同知偉先日聞之莘王植駙馬都尉宋邦
光徑令途中立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翌日遣偉渡
河以詢虛實既濟則千戶孛堇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滸
二逆擬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
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行餘皆
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偉曰吾儕前
人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
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
願諸公盡力以狥國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
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
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辯又遣
徐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謝聖及信王
榛駙馬都尉向子房內侍王若沖同偉實從之再三力

北狩行錄　七　碧漢叢書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偉所寓之地而引問焉
群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業
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
為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
令之死使歸偉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
之以誥答之老夫自聞男樗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
親離反求諸己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
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
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論非卿不聞此語
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微末不惜吐露若隱而不言
而不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
者報之當何如必不食言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

康曰予平日待蔡倬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
其書面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
其道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
虛襟納誨律湯改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
之不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
故老曰熙寧間富弼為相有于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
數非政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戒遠讒佞近忠
良神考親書荅詔曰苟非誠意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
此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敬納是戒太上稽首而言
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誠孝每以忌辰輟膳

思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榜倬
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見之泣
下謂行在群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之主出而
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
回瞑目足矣群臣再拜稱慶藥材悉充備用其餘並賜
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交賜行宮有回祿之援嬪
御內使及燒諸本位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
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邢容隱辦宗室仲彥等八百餘
人自韓州從居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
悲不自勝謂左右曰此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括宣諭蔡
倬草表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
語賜王若沖曰一自北還於今八年所覆風俗異事不

謂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倬以謂學問文采
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
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謹虛位下隨行群臣不一大小
未嘗名呼平日每有遣使則溫言慰諭喜為篇章自北
狩以來傷時感事形于歌詠者千有餘首以示逆古變
之後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
成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
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令伊予皆
在縶維之中嘗求諸己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
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果舉善等至錄
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順昌戰勝破賊録

宋楊汝翼

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許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陛辭出城蓋以殿前司二千人撥隸戍役東裝裹粮越五日而後啓行繼以絕江泝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穎上為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泊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寨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官宋待

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中狀報四太子人馬于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丞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惶其時遂鋒游奕兩軍并老小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促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間有探報虜騎已入陳州距順昌才三百里闔城惶恐罔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足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毘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院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子欲斂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鬨聲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何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接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為何如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守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惑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某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名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投云有王彥充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王

瓜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王彥所差探事人朱海張山斬之梟首於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報犯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勢逼近知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遝輜輳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夕在城上親督兵將設備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艾薙榛蕪如笓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癡車以輪轅埋設城上又諭州宗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挂僅能周匝其時新廓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

緣太尉親亦從行乡是皆差就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
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為備禦計
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軍中相與激勸爭先整治器甲
且曰我輩自出陳未曾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敵須是
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恤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
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賊游騎數十已涉潁
河出沒城下遇太尉伏兵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阿魯
等通說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
將軍翟將軍兩頭項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離城北
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
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間入城太尉於北門犒勞即具
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

皆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陳翟將軍一帶
逼城自北至西自西至南自南至東人馬約三萬餘騎
太尉四門出軍仍激勵在城士卒內外協應午巳之間
賊臨城施設而柳知軍適在東門為敵箭中左足柳倪即
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箭無不中
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荒
怖四走奔小河人馬渰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鐵騎
數千擺佈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捷勝奪到
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
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尚留舊寨
有擒到女真及漢兒云已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
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

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
槍徹去氈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為
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電光所燭但見禿頭辮髮者
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為最初三日戰士歸城
亦以捷狀聞奏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
到女真具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
捷之勢順流乘舟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于西
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遣地設況以屢挫賊鋒
軍聲稍振雖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進前
不可退卻賊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
萬一吾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
卒擾攘豈敢盡保無虞賊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

大有不可言者馴至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生平
報國之心反為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
堅忠孝之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同亡此言不食
天實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固有退志者
以誓戒之令晚諭將士人人咸欲効命欣然待敵初六
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所泊舟船迷沈河底示使死
戰不為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泰和縣輜重前驅已與
龍虎諸酋營寨相接連夜潁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
太子至亦與諸酋首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
雜其間氊車奚車亦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
粮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迎繞城下有叩城以手
揶揄曰城裡人只有一箇日頭裡至晚以前日陷陣人

曹晟荷圍枷鎖會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虜賊為詭計
以惑衆心不啓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數責諸酋首
前日用兵之失諸酋首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前日
比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
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令曰
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進府衙會食所得
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
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捍
諸將佐顧視羯戎逆天悖道貪饕無厭平時憤激直欲
氣吞此賊以謂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
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
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

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
西兩門受敵賊乃睥睨東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
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即興交鋒轉戰越時賊復大衄四
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
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
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揭
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鬪敵自辰
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
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閑暇如平常時賊衆望之駭
然披靡食已即以數隊迎戰鬪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
大破之無何有諜傳令者令少却官軍逐稍引後賊衆
併擁臨壕而致溺水者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

被一槍三箭幾至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
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餘勇尚未衰也其餘中傷稍
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以重惜令止是日西風怒號城
上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賊斃倒馬縱橫枕藉掩入
溝壑間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堆積如稻麻葦
竹徧地如丘阜方其接戰時鄭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
單騎列於陣後疑之也先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止是拐子馬故官軍
力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衄
時城上見有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初涉濠推
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釣橋望城放
箭注落如雨至有用礜箭與穴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

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復自東而南轉而至
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至晚發擂
聲振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來或未之聞然賊營中嘩
呼喧譁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
雞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然以甲兵
環衛持燭照座賊徒皆分番假寐馬上深懼官軍夜擊
之也十一日大雨傾注賊於營外埋鹿角柵欄外開一
小壕深闊各五尺許正兩晢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
撓之衆賊悉挂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劫之晝夜
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擂聲如昨日太尉徧詣諸
營撫勞官軍及安撫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
其歡心且雖被中傷猶欲捐死報答太尉俄有諜報四

太子作筏繫橋甚急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
甚皆思北歸至晚不掇抽摘人馬過河然不復發擂只
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砲架置推牌斤斧不虛（絶）
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衝激橋筏人馬數十
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已濟兩日之間收集死首隨
處焚化至有數十人同坎者亦有燒半殘者或擲河為
水漂泛或半為烏鳶所食雜以馬死牛首彌望遍野及
晚拔寨盡走即日解圍奏聞賊營中砲架推牌雲梯拒
馬木餘甲破車推積如山弓刀槍梨亦委之而去然猶
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追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工
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大怒三路都統韓常二將軍人以
柳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

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陳州四太子
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諸酋既
敗遣銀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才到就龍德宮見
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而集經由陳
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二
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圍城時
奏求援于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
來順昌策應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
來問賊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
尉邀入具飯飯已倒卧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即出門
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令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班）中
樞密院令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

令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為進止既且賊退
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
輜重并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
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申宣撫司云令以
全師衷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
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為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
聞未嘗略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兹賊已來陳
守始令居民築牛馬牆賊既退後方置砲座比之軍中
所放砲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守禦人
外非帶號挂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土豪不許預
分豪事城中居民各闔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
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

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麵六千餘斤豬百口來獻隨即
分付諸軍人不過麵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
諭陳守略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
之有止得粃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事定陳
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實
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聞奏將士
頗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晝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
略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
躬親鼓旗賞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馬及掠取一
物一件至有効命如遊奕統領田守忠中軍正將李忠
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
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冢旁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

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門外初有
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為賊衆前期拆毀之賊退即訪元主
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豪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奸
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立遣回去未嘗輕
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
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真
阿赫殺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功者
移書樞省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
顧雖廣詆奈此公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
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擬巷
至于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
五千人當十餘萬衆自非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安應以

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
惟斷乃成者今于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
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于再三不欲
先以士而被賞斷而王人踵至使者沓來撫問寵賚優
渥有加宸翰獎諭且謂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
主上酬報非常之功負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軸俾
就軍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果
得旨索本軍功狀校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
吏有守禦分別功過不容頃差至推六月二十七日推
排全軍功賞逐隊列甲甲姓名一一覆覈實統兵官立
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器賞之其有過者則兩疏其
大勞績非常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盌賞之其有過

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
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
本軍將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
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
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
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今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迫茲
不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叙為紀實筆墨荒澀甚無文
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于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
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皇太后回鑾事實

尚書右僕射万俟禼上

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為先惟其體純孝之性於自然謹欽愛之誠而不匱烝烝翼翼造次靡違則上可格於神明下可以刑於海㝢天之丕應也如形聲之相隨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來光映史冊矣恭惟皇帝陛下(御名)姚虞之盡善盡美邁湯后之克寬克仁爰自即位以來慨念慈闈夐有封疆之阻未明而興當食以歎履至尊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一日以為懽也大謀長算時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冀承顏問膳之樂聘使交馳閱十六載矣至於恭上冊寶以伸南陔之思宏建殿宇

以崇長樂之奉自鑾輿器用之屬與左右供奉之人前期趣辦罔不畢具然後申遣信使益加勤請天啓鄰國之意一如聖心駛馭旋歸丕受四海九州之養閎休茂烈焜燿今古載籍傳聞未之有也繄聖孝之至格於神明上帝降臨默垂孚佑克濟登兹於皇懿哉顧念太史之官以論撰為職國有大慶所當備書矧嘗下明詔俾之繕藁而因仍積歲曠弗置局紬繹之功蔑焉莫著臣屬奉訓言典領司事遂與修撰臣允中等博求本末趣就編摩累月之間條章粗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堅明和好之遠圖肇正鴻名導迎翟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褒崇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門歲時用度之品目姻族賚蔭之等差下逮恭裁禮制之官服勞閭閤之吏增秩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揄揚作蹈之辭亦無不具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訖於紹興壬戌還御慈寧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為十冊稽探事實畧已詳盡輒諏日拜章塵於御府昔鄭國城潁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朝誠不可竝世而語惟是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進退慚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寧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怡色愉聲奉承太母冬溫夏凊弥億萬年喜氣溢乎九重歡謠洽乎四海則是書之作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貽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託名篇帙附天地以不朽實千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

矜其淺陋而賜采擇焉臣不勝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實錄院詳定一司勑令陽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實封七百戶臣万俟禼謹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實宣和皇后從狩之年也聖心懷思遣使不絕於道至紹興之六年十九載間無慮數十輩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蘚還安問踵至三月九日車駕幸建康十一日行宮內殿進呈吏部尚書孫近等奏奉旨講究宣和皇后合行推崇典禮宣和皇后尊號曰皇太后詔曰推立愛之道蓋本於事親昭欽奉之誠莫先於隆禮爰正母儀之位以形孝治之風宣和皇后靜順承天柔明育德肅雝慶衍是生眇

沖陰教表乎六宮美化行乎四海閔予小子逢此百罹
乃骨月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陟岵觀風
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諱興言痛悼增纍劬勞
顧家難以何堪惟母慈之是恃念徒狩襄城之野遠播
徽音將迎還長樂之宮永依善訓屬當在疚丞議推崇
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養母臨萬寓宜極域中之尊延
望慈闈恭加徽號宣和皇后宜尊為皇太后仍令所司
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令禮官討論以聞王倫等
還越四日有旨復以倫為徽猷閣學士借龍圖閣學士
樞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繪以左武大夫借拱衛大夫忠
州防禦使副之紹興八年正月十四日臣鼎等奏曰士
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便議

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更問以此事上曰不
須恤此今日事勢須當議和兩宮與皇太后皆未還若
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尚書省言大金軍前差福州管
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陵思
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充前來奉使詔吏
部員外郎范同借太常少卿充接伴使武功大夫高州
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借吉州團練使副之吏部侍郎
魏矼充館伴使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兼客
省四方館使藍公佐借慶遠軍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
三省進呈虜使將入界差官接伴館伴上曰館侍之禮
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免使赤子肝腦塗地
此朕之本意也詔太常少卿吳表臣借中大夫吏部郎

中充館伴使王倫往來就館議事接伴使范同等申虜
使已到常州上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晨夕思念欲早相
見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成者為此樞密使秦檜曰
陛下不憚屈己講和貞欲為人君之孝也群臣見人主
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兩得之
矣上曰雖然如此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
兵備臣鼎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自不相妨者專事和好而
忘戰守則墮虜計中矣後殿引見大金人使烏陵思謀
石慶等見上首令王倫傳諭思謀等問太后淵聖聖體
安畢良久思謀奏云三十年舊人別無孝順只望和議
早成上令王倫引思謀慶令稍近前去御座咫尺復令

諭思謀曰既是舊人望留意以王倫為端明殿學士同
僉書樞密院事仍賜同進士出身充迎請使藍公佐為
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副使上曰
行在所便當營建宮殿以俟太后之還宰臣等進表上
皇太后宮殿名臣檜等言德之大者必盡方物之報以
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
之隆世基任姒之聖仰摹大崇前考巽宮宜昭揭於鴻
名以答揚於流澤竊以東朝貴衛遠存長樂之宏規中
禁承顏近肖聖慈之茂實皆以體皇居於宸極據壯勢
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榮之奉載新令典
久曠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刑于海
宇恢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仰慕小心鄙蹈帝王

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惟履武之
祥實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
路寢之安祇日嚴於子道臣等乗顧衆志懇請一詞敢
稽合於前聞願崇施於遠古叶情文而並擧煥典冊以
增華輦道中通朝夕宴兩宮之樂佩環入覲時節奉萬
年之觴永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羨請建皇太后宮
殿以慈寧為名謹奉表以聞禮部太常寺言奉上皇太
后冊寶冊文曰嗣皇帝臣廟諱謹稽首拜言曰臣聞自昔
受命而帝者基德發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乙生商履
武造周聲之推頌薦之郊廟以章神物錫符之休以開
萬葉綿統之慶於皇盛炳其不可誣已天祚聖母系隆
我家誕彌菲沖嗣守大器永為劬勞詒翼委祉於我一

皇太后回鑾事實　五　碧漢叢書

人俾克祇德以奉宗廟輯寧四方用弘濟於艱難澤厚
流光與覆載並德悼竭四海之奉美萬物之報無足稱
者粤若稽盛節尊鴻名參天貳地以崇施罔極卑顧衆
志忻合一詞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太傅奉玉冊金
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閑淵懿體備坤順
清淨淡泊用合道沖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訓丕勤動容
中禮而佩珩之度可則佑我文考假於有家有葛覃恭
儉之風有卷耳憂勤之志章明陰教叶內治之助峻避
私恩抑外家之寵至於德隆行尊淑聞濬發九嬪師之
六合化之天下誦之上帝臨之有赫厥靈集大命於眇
躬予末小子懼德弗類無以荅揚宏休惟順天經叙民
彝道神明美教化實本於孝夙夜業業盡欽愛以事親

期於上下明察合三才之義中外和平得萬國之歡蓋
庶幾焉嗚呼禮莫嚴於報本唯聖人為能宮備而事時
孝莫大於尊親唯天子為能以天下養予小子非曰能
之惟我聖母莫盛之禮惟稱叙膺受典冊尊迎休命還
御慈寧母儀家邦於萬斯年受福無疆博受持載燕及
羣生予小子永有依賴寧執賀表曰稽考典章備嚴法
駕望祥雲而遠想曷勝欽愛之誠御蘭殿以親臨幸展
追崇之禮慶事躬行於禁掖驩聲自洽於寰區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宸闈訓齊壺
則吉夢夙占於日照真人果應於虹流時值艱難久暌
溫清度龍沙而修聘迎鸞輅以言還鴻名推講於前期
物采畢陳於今日組璣佩玉觽劍範金披縹籍之英華

皇太后回鑾事實　六　碧漢叢書

疊篆章而精密東朝端受增重坤儀彤管用光久符基
化惟慈穎之悅豫知聖孝之昭孚臣等仰贊中興榮覩
聖旨弥文具備已議禮於曲臺列辟交欣喜趨朝於長
樂謹奉表稱賀以聞詔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何
鑄充太金報謝使曹勛以容州觀察使副之召勛至內
殿委以所請事宜宣諭曰汝若見虜主第云父母春屬
久蒙安存恩德所及至深至厚然歷時已久霜露之感
在人子何以安處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已逼桑榆
之景兄弟聚族所存無幾今荷基緒居人上每歲時節
風雨晴晦常北首流涕若於此時蒙大國垂憐使父兄
子母如初則此皆知所自傳之子孫千萬世所不忘豈
不美乎若只令居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所繫甚重尔

以此意盡言之當有相應至是何鑄抵金國虜主於春
水門開先殿勘具陳上所宣諭及祈請之辭虜主惻然
是晚耶律昭文楊伸修到館傳詔云早來使人上殿所
請宜允仍令出回書相示有還太母之語尚書省奏大
金已差使副扈送皇太后一行前來詔魏良臣充接伴
使藍公佐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奉迎皇太后還宮實為
大慶合拜表稱賀表曰伏以恭迓慈闈喜言旋於北道
肅迎綵仗獲就養於東朝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太后殿下位尊母儀德隆坤載六馭在御將承長樂
之頤四海均驩永被思齊之化謹遣左中大夫參知政
事同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奉迎扈從禮儀使王次翁捧
表奉迎以聞詔令今月二十一日詣臨平鎮奉迎車駕

皇太后回鑾事實　七　碧漢叢書

至臨平鎮奉迎皇太后皇帝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
班幄外起居上初見慈容情深感極淚濕龍綃軍衛歡
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感歎
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驩如此也二十三日車駕
還自臨平鎮皇太后還慈寧殿宰臣文武百官表曰萬
里回鑾慶母儀之正位九重視膳知子道之攸行運屬
昌辰事超往牒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后
殿下篤生上聖克濟多艱惟事有至難在小人而則恐
然誠無不動宜上帝之是依爰迓壽康歸安福祉用是
犂鮮而醲酒盡悴含飴以弄孫臣等累愧佐王孝貽錫
類共望殊方之信遂興山河令趨長樂之宮喜傳鐘鼓
謹奉表稱賀以聞又表曰東朝旋軫式備萬國之驩南

面承稱斯表一人之慶惟時盛事允軼前聞臣等誠懽
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再恢中寓神
武蓋本不殺天下無以解憂良由聖德之孚坐致天心
之祐眷茲來復同異鄭伯之如初曾是艱難遠陋漢唐
之不見大欲既得衆美俱歸臣等幸際昌期繆聯榮序
早知薄后之長者實興漢家願邀文母之徽音更延周
歷謹奉表稱賀以聞臣僚上言竊惟皇太后北征淹留
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賴陛下聖明虛心屈己上天悔禍
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疆之
福乞令詞臣作為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無前
之偉績垂之無窮獻皇太后回鑾賦頌千餘人內文理
可采者幾四百人詔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吳栗頌為之

皇太后回鑾事實　八　碧漢叢書

冠其辭曰皇帝踐祚十有六載歲在壬戌金人遣使奉
皇太后以歸仲秋丙寅龍馭及疆越戊辰事聞於上乃
備法駕嚴仗衛奉迎於東朝宸心喜極見諸天表戴髮
含齒之流蹺躍抃蹈罔不交賀和氣歡聲洋溢蒼旻嬪
嬙賀於宮宰衛庶尹賀於朝商賈工技賀於肆黃童白
叟賀於野咸以手加額曰於戲盛哉開闢以來所未有
也仰惟太母北徙歷時滋久邈瞻沙漠如隔霄漢一旦
敵人悔禍寅奉以還吾皇帝得以周旋左右侍膳長樂
奉千歲之觴盡天下之養伴虞舜之孝思獲舒周文之
問安獲子開奉承宗廟社稷萬世無疆惟休一人兆姓非
莫大之慶耶臣仰觀主上握乾符恢皇綱遭時中微有
如綿帙宸心祇懼克肖天德仁蘇厚黎風清六合迎親

之思不忘宵旰然而周夜思慮幾年於茲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格天以道動敵以誠曰戰曰和隨機而應先加
以威鉞破敵人之膽終守以信潛消敵人之詐雖明親
絳和戎之利然其來侵也必摧其鋒濼鄗漢皇無親之
言故其尋盟也必從其請此無他孝足以格穹昊誠足
以動夷虜聖心先定惟斷以成用是龍馭南歸歡動宮
掖慶瑞大來殊尤卓絕臣竊謂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
見於歌詩下至有唐肅宗清蒞臣且有元結之頌憲宗
平淮西且有柳宗元之雅使一時豐功偉績照映萬世
赫赫如前日事以今大慶較其重輕固已萬萬疇昔其
可無文字以述盛美乎一介安庸固不能髣髴日月末
光然親慶事寧敢緘默謹洗心滌慮為之頌曰於皇睿

明運符中興綿于肅清乾夷坤寧孝思純篤三聖敦靈
惟我文母遠征朔土蒼昊眷顧顯持陰護爰居爰處儲
祥降祉睿明紹休匪豫匪遊人謀鬼謀迎親是求夜靡
安寐晝靡安食哀心切至迎親是議皇帝曰咨命爾輔
臣朕有大計儲思惟親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
顧破群異皇穹隆赫鑒茲至德風行萬國聳動蠻貊誕
揚天聲四征弗克敵人震驚稽顙尋盟遣使旁午顧旋
鑾輅稽攷曠古目未曾睹帝曰休哉大慶鼎來喧傳九
垓疾如驚雷乃嚴法駕乃飾次舍千輿萬馬出疆以迓
文母在遠雷利日舒六龍駕輦陟歗嵩呼濟彼洪流天
昊翼舟徽波聿翼收瑞氣橫秋文母遄歸千官儀儀歡聲
載馳霆震風飛鑾輿至止幅幀咸喜丕昭盛美實天所
啓有漢高祖安忍無親興言分羹實忝前聞有唐德宗
求之莫獲莫享天心實有慙德惟我皇上聖孝絕倫念
茲在茲虞舜周文偉哉鴻休超卓殊尤二聖重歡壽與
天併慶飛於天恩洽於淵二聖重歡億萬斯年究觀古
昔發揮偉績有頌有詩以詔無極睹茲日月寧容圖繪
小臣獻頌樂府是配上深喜之詔進官一等制曰朕惟
王道隆而頌聲作蓋將告諸神明而不愧豈徒中外相
應以義理之文而為觀美哉漢宣雖興協律之事至王
褒修辭亦莫敢當也其賢於武帝遠矣比者東朝旋軫
爾援大喜而獻馬材藻甚麗然朕取漢宣則虛美薰心
固在所畏特喜爾能得思齋推本進一官勉行所學

松漠記聞

宋 洪皓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吳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剋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墓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為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為金主之伯固倫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為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為誌高宇以趙貿命趙為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筆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弈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隷（禮）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

衣服皆如漢兒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遼俗大槩以小名加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夫（大音柁）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於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遊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俱亡餘黨猶居其地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加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其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餚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餻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緩租薄征得番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

一僧以櫟柃癭盂遮道而獻櫟柃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為碗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顧左右令窒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豈可赦也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凡五輩共車同載名而責之曰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之人為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

松漠記聞　　三　　碧溪叢書

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為厚謝我為汝致其死民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使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北人惜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纔兩見赦一為余都姑叛一為皇子生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遷秩或除州太守吉令史譯史送之大州獲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凡本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皆白人不敢入恐穢氣一聞致虵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改為混同江其劉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艇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運糧者多自國往五國頭城載魚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麩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麪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麩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麩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麩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松漠記聞　　四　　碧溪叢書

金國文具錄

洪　皓

臣拘縶絶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記錄比聞孟庾
南還發篋得其狀稿幾阻帰計應有書籍悉被敘留臣
之所編若緊切者懲艾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祿格封
廕謚諱皆出宇文虛中參用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
臣輒舉其廢置施設之畧近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
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
尚書仍兼兵刑之任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
為從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曹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
修以宰相兼領御史大夫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
舊在燕京亦不設祕書省今在燕弘法寺監少丞郎皆

備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帰其家
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鮮有論事
者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贓穢畧無忌憚其
恃權勢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
以侍中令居其下仍為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
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
置二員却稱參知總牧猛安謀克以管女真戶為上雜
以漢人為下猛安者夷言謂之府安謀克即毛毛可都
事令史多以登進士者為之預其選者人以為榮凡丁
家難者不以文武高下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商稅院
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筭
每一籌轉一官百歲中八九遷者近始有止法不得過
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
其不欲遷者于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每歲轉
差參知一員至燕集注五品以下陞陟皆由都事令史
好惡其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轄鹽場課額雖登出
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
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
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河南州縣選初用舉官陞
改近以舉官受賂法遂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自大觀
文至直祕閣皆謂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於階官
上只加一資既無職名惟重階官以三品為高六曹郎
中舊依遼例皆稱尚書故以侍郎為重今則自侍郎以

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於州司
侯縣主簿任子之法一品於閤門承應三品內供奉班
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人換官
以進士為上奏廕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
儤便三品以上俸不分止從虛中既在翰林乃誘后舅
都檢點乞增止品俸比從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
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品則三品亦例增矣麴
每稱折錢三十直者官主供官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
科者為之引接用衙校牽攏傔從多用燕卒當職官多
取其直而蠲役一卒役一歲往來六七十里貧者甚苦
之出錢七八十千乃免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
弁經由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初只諱旻後有

申牒云旻閔也遂並閔而諱之自泗至會寧驛舍地里漫具於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大槩備乙覽臣無任昧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洪皓謹記

碧溪叢書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其目凡八曰吳武安公功績記記吳玠戰功曰蔡條（案條當作絛）北狩行錄記從徽宗入金事曰万俟卨皇太后回鑾事實記韋太后南歸事曰順昌戰勝錄記劉錡遇金兵事曰洪皓松漠記聞記金國事曰洪皓金國文具錄記宇文虛中爲金定制事曰湘水樵夫紹興正論記不附秦檜和議人姓名曰楊堯弼僞豫傳記劉豫僭逆事其書皆刪節之本蓋書賈從說郛中抄合僞立此名也

案此編以八書爲一帙應從叢書之例入之雜編然雜編之名爲不名一家者立也此八種皆史之流別故仍入之雜史類焉

焚椒錄一卷

〔遼〕王鼎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焚椒錄一卷》提要

焚椒錄序

鼎于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婬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戸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媪之女蒙哥爲律耶乙辛寵婢知其奸搆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媪者因相與執手歔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

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俟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大遼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述

明秀水殷仲春海鹽姚士粦校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巳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

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册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御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

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鞾菩薩喚作耨斡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百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

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群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大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 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

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敎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筈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

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旣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

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

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敎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

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㨾明偏是君來生彩暈
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
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
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
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
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
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
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

調皆不及后單愧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
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
御前因遣直外别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
嫁為教坊朱頂鶴妻方為耶律乙辛所暱登每
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
害后以為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婬詞用
為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
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

胷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
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
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
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
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
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笋香
鳳鞾抛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
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

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
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
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
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
之即為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
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
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
出與清子云老婢婬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

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
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
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
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
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
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
上恩寵乃輒于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
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

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
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
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
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
鞾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
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鞾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
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
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

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
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
可汗眞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眞懶龍此後但聞
惺々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
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喚醒登叫惟一百通
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
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
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

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淸子問登登懼事發連
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
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
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
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
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
隱諱輒據詞併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
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

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
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
詞曰此是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
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国家
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着爲宋國
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即下
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

乃繫烝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盪錯等刑
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
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
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
語動揺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
雪寃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
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上猶未决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

爲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
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
趙家粧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
惟一三字也上意遂决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
命敕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髪
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
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靦然南面乎后乞
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

絶命詞曰嗟薄祐兮多辜羌作儷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
星兮啓耀雖衆懟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
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
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廻照兮白日寧庶
女兮多慚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
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乎椒房呼天
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或又焉

愛今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縊上怒猶未解命
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
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為
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
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覩懿德之變固
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
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

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
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殺然諍之后必
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慚于
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
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
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
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
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

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為之而月食飛練先
命之矣

余讀焚椒録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即如宣懿
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
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案后
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
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
惟此録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

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
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録中所
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卸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
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
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
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
識于此以竢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録讀之何詭人罔極哉害天倫一至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両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乎于此録而益信矣

吳寬記

此録有西園歸老跋不如爲誰當是国初儒舊其品鑒亦嘗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

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冊生禮耳且曆象朔月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則且日正巳未也至君后號以絶羣之歌爲東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爲東方也不可不一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爲誤矣不然豈有両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録在謫居鎮州時卜一辛巳因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録其事但天祚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国公主以尾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録一快覩者亦此録一不了公案也海鹽姚士粦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　耶律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爲国姓何蕭氏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以爲姓　可敦突

厥皇后之稱　孤穩玉也　女古金也　耨斡后土也麼母也　虎斯有力也　四時捺鉢謂四時畋漁行在所也　四旦二十八調遼大樂也　忒里蹇皇后也　有用郎君遼有著帳郎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官官也　宮帳遼宮中亦有帳房　合縫鞢遼后服有雙同心帕務合縫鞢　鐵骨朵遼刑法有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也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焚椒錄一卷内府藏本

遼王鼎撰鼎字虚中涿州人清寧五年進士官至觀書殿學士事蹟具遼史文學傳是書紀道宗懿德皇后蕭氏爲宮婢單登搆陷事前有大安五年自序稱待罪可敦城謫居鎮州時也王士禎居易錄曰契丹國志后妃傳道宗蕭皇后本傳云性恬寡欲脅王宗元之亂道宗因亂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錄所紀絶無一字及之又錄稱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同平章事顯然之女志云勒兵似嫻武畧而錄言幼能誦詩旁及經史所載射虎應制諸詩及回心院詞皆極工而無一語及武事且本紀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寧咸雍壽昌初無太康之號而耶律乙辛審奏太康元年十月云云皆牴牾不合按遼史宣懿皇后傳雖畧而與焚椒錄所紀同蓋契丹志之疎耳今考葉隆禮契丹國志皆裸采宋人史傳而作故蘇天爵三史質疑識其未見國史傳聞失實又沈括夢溪筆談稱遼人書禁甚嚴傳至中國者法皆死是書事涉宮闈在當日益不敢宣布宋人自無由而知士禎以史證隆禮之疎誠爲確論或執契丹國志以疑此書則誤矣

南遷錄一卷

題〔金〕張師顔撰

山東省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遷錄一卷》提要

南遷録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顔録

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括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内外怨叛世宗以賢德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為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性嗜酒善遊獵膂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植世宗第三子封泰王性寛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宮十將軍楷之幼女牛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猷漸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安静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士吳與權張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帝言泰王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宗婕妤等論叙姻婭張宗皆南宮子孫内外交贊太子啓事蕭與與太子右衛率完顔固鄰等咸謂允升曰上寵侍泰王過於殿下天子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與謂三衛將及諸統軍曰泰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大見疎外於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十七年四月二日上與太

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泰王賦詩以進和者十有五人直學士
吳與權讀泰王詩賛美不已太子不能平完顏偉兀朮之子深知其
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漢北君臣都落皆以勇力戰爭為業
故能滅遼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
多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為南宋劉錡所敗嘆用
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為人侮弄全郎主
一向不說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
志報復韃國兩家近歲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郎主捐積年
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把說作詩解文
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肉東省事余萬福
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歡飲郎君却來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
自是文武分黨相為水火十九年六月泰王與宮僚張允己李
去偽王廷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泰王就寢及晨觀門徹啟
有血衣擲于地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泰王已碩胸口皆傷
侍女四人俱死事聞狀張允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踰
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観遂宰哥等在縣逸遊指
費金帛殆不可勝計衆疑其盜官錢捨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
皆太子所賜鞠問乃知殺泰王者此輩貫升獻使之也縣密以
聞大興尹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引王允恭
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獻微服偕三衛符出門
晨值奔馳凡三日至和　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追之宇年
六十餘不能馳遂升獻主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至此
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
人心始疑宇至東漢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
時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縣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獻
首至有司請誅升獻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獻為庶人謚允抗
為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尚九人鄭王
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即宋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謚為哀王仍命
靖康居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閒宮人呼為皇
后便涕泣辭讓每入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手承順以報劬勞
足矣汝輩幸無累氏與殿二年七日上不豫右僕射知中書省
李喆烈知樞密實眘年同知中書省王昌裔等拜表請立太子
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與權與樞密院張允己首言二
庶人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
中韓允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
誅元悼雖追謚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衆多三子既死不必
論今惟當立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
立太子統之子歡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蕭眘等皆

不服由此覩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賓著年曰蕭統是已立為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烈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内厲聲曰這孩兒的父既已被人殺了郎主不若更殺其子將來免又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内知内省江淵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泰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於富貴豈顧於父耶郎主不見肩須事乎世宗沉吟不應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賓著年固爭不從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參政賞其建儲及草制已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有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辨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尚幼大辨封遂寧郡王至是還爰王大辨居閑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瑋完顏赤等獨以大辨為疑況大辨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覓而與其姑趙氏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閤位年十三始出閤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辨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亦曰爰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辨至鎮大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宴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数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為太后江淵為東内省都知至此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賄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密填壅不即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忠烈王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以夏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内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奎奏偉謗訕且言陛下為世宗所立中外欣戴偉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偉遂除名為民徙之代州偉忠烈王兀术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内侍江從一李進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昭儀故南宮華原郡王郎君中之曾孫女）有國色世宗晚年甚愛之上見而喜愛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時酣醉日夜不果視朝二省黄案悉令處決鄭妃或坐膝上批詔

內降慧賢使媚喜為恢諸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
得幸於世宗允悼太后以為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偉蓬萊
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南朝宣和時物惻然
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郎主
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儀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
白上於薊山輦置築岩洞於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及牛
馬七百來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於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
障畫宣和艮嶽閱內侍俞琬曰處此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
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家破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
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
也禎閒江淵又好謂曰我燕俞琬來破壞好事耳卻又忘了都
知勿憐勿罪淵合手以謝將國政多瓶名器況濫吏部尚書于
濟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法奏入不省
起居郎兼諫院補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
及澤潞間冦竊也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
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
密謝也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
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
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
弊政趙氏嘗用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童貫以走

太祖趙自龍翔太宗討　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
舊制兵心必離不聽詰旦早朝邁立坐待漏院淵揚馬鞭過罵
之曰痴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
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令其弟害之邁祈
哀於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
行至會同館前源開上國所調人怨語藉藉懼為己害歸白其
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
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
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戕
賊勢遂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
妃連日飲宴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譌言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一
道赤亟亟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覯人心危疑且
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剌
兄蒲察為三衛令軍高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适謂察
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
況梁昏狂怒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
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為中山守志同
之弟志寧為河南留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淵為名俟京師
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嘗非其所為密結為內
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貲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送大

興府鞭之造婢春英先與奴張阿多通造不知也一日婢立看
位見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窓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
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
因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興
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隊主李日
曜西隊主張飛龍〻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
命御史大夫張幽鞫之皆服先蹈奴撫夫者知事變巫遣人報
受王使為之備越三日皆伏誅上遣内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
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辨以密詔令五國城副統軍完顏天應
圖之康孫至受王不即見天應得密詔從入見受王垂涙曰四
大王已死卽君當如何受王曰公欲見殺無可奈何天應曰天
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為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
思為救國雪耻計受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從康孫入徐謂
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衣泣求生卿與密骨字興在側
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涙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
明日受王與父發衣内外諸門悉加嚴備發上國兵七萬為城
守計五年正月受王據城叛時諸耆厭苦主上昏虐聞受王舉
事從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萬俟元馳驛
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皇徒弟武寧王瑤將
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受王將骨字興與戰瑜軍大敗
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
命瑜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受王聞大兵至憂懼
賊不知所出掌記劉士楷何大雅説受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
之来勢力甚衆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北國受
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雄為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
金寳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壖津骨字興戰
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周以圍守受王遣親將木寳奴將兵
自大泊出北泒口於兩山之間等城堡堅守不動粮車至楸為
所奪殺進軍闕食天時方饑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
奴李用虎往攻寳奴壘以通運路内樞密 詔宗慶輕
鋭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呼
三奴將至北泒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十人潜伏北
山下以粮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寳奴出兵襲之戰
于祇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於上寳奴兵傾見之
皆驚潰寳奴自殺運路遂通受王知勢急留其妻兄究律卿與
子雄守城受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天漠而大雅將兵至受
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麥通稽手相見受王奉獻
金寳十車骨麥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守與戰
北軍先體奮大捣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
来津上聞敗頗以為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

敗死已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
事外間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酒自是凡軍事奏報悉
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急切多屛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
上意及會寧陷没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月謝世雲完顏世卿
奏之上始駭傾問内侍直貴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
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内世卿嘆曰太宗向
日携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人長舌爲厲之階九月趙太后寢疾上
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
我家三四百口爲燐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
追冥福歲時祭享不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
々說與郎主要記着有得我死不瞑目矣后薨宸妃以其遺留
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悦以手詔下和龍
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還太后殿内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
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若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
就凡五萬人於大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
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
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
命宮人携酒餚鼓樂遍遊池館意之所悦帳留飲至夜復信江
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如仇讐嘗一日與魯王据曰蹋叔
父子如此効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据泣曰太祖起自
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尚
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緊疑之由是乞明以下
皆佯爲病風人泰和中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南宋兵
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
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
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間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
動西夏窺陝四國皆警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々然南
方事卿昔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内十萬入荊襄
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木大難川以防北
邊内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
義蕭布古曰愛王事此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
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爲北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
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英臚鴻司賓事李固善使
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胥裴斯黙採首曰
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二三說世奐竟
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
以俟阿氷合和龍帥臣完顏大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
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推兵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岈剌
木爲舟中積熾炭氷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

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原兵潰其子相在城中與
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
折城中居民之屋縛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
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京平三川余崇義建言遣樞密
官屬閭丘好古載金寶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
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
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衆於骨
丘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
兵自平川回去崇義驛報完顔章令出師襲遂至火容城為北
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京
觀鄂王濱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上回曰方與諸王樂飲何
勞耶濱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
退差凉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
懷事濱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鴆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濱實
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為一黨止非我耶自
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及諸侍晝夜飲樂詔大興府河南府
擇民間女年十三歲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
令及訪市肆歌大興尹完顔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
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替啾機政俱
廢止間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

遊後苑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
居地天貴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墻刀兒訟之
大興尹不能決許之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淵
〻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為
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為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
府別蹈他地與刀兒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怨憾與三衛諸將
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炙牛刀兒與穆三
奴費貂周侑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弑上殺宮人二十餘輩
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在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淵張天貴等
率三百餘人戰於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
刎衛兵困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彼侵擾宸妃聞變急報
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顔章等環屍大慟密議所
立左僕射亢映太尉張克己邗之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班
遺詔立為皇太叔謚上為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即皇帝位王素
有令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有是
越次諸王寧肯帖然召完顔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
宸妃寔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
妃死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內侍多受其恩皆為養子及
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携金帛往天興
宮祈熙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

死不知誰為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識甚事密言于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酒詩之故廢壞國政外廷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弒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内侍鄧賓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弒上欲召襄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閤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内醫方師愈診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元映悵然克己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閤誅醫者元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北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元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問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輧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皐東者先使人尾去乃燕王也元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元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兩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次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也明練沉靜宜立衆從之元映遣侍中蕭能弼希古往迎燕王亦往濰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

濰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諡襃王為昭宗而葬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畧曰飭身以儉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蠱惑自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亦然朕痛誓於深衷祈哀於天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化為仇讐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恐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靖晦以處忍諸父諸臣橫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姪天性寧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為王國保有北朔子孫嗣守勿信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務行煮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晉與湘東為叔姪之仇讐誘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予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為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王帛子女悉歸於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即皇帝位立宗廟追諡其父鄭王為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骨婁斯頡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為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擄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泠山諡曰桓王遂入侵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穆將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中國兵已疲北國益生兵國兵不敵天穆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不決収退時天寒甚北兵聚合瀰漫山澤詰朝衆辟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衛之隨開復合日映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

宗廟乎奮勉大呼瘡裂而卒天撈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
王収其屍奠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顔天字聞其兄死怒甚
將兵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槊
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烏倫大謨牧衆保天都山兵
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月乙丑北兵既退
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已去三月丙辰
又陥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戍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
河東嵐代等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愿上言北人
以能生啖人畜之肉為粮飲生血以止渴戰陳之間不患饑渴
則戰有餘功我兵與爭饑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
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
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遮不必與戰
則北兵之勢沮焉牛馬羊騾駱駝並置城内彼無所掠則將乏
食絶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歳饑歉耕
織皆廢冦盗蜂起遼西上國為北兵殘戚攻陥老弱婦女素不
習勞大興府上京路師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
於刀戈之慘寧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為隊伍以往至八月末繞
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遊騎駸駸然來矣十一
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春至集群臣議之皆請
遷都以避冦鋒聶布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
明兗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間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
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東道統軍監
軍天驥為西道天驥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
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勁雪飛氷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
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賛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未撤壘屋竹木
茅葦盡焚於堅氷之上其衆騰耀在岸國兵大敗天驥僅以身
免夜入長泰城會朝廷遣賓水國来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
且報慶州會堅守北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
聞朝廷遣使説西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欲固兵堅守長泰
以截其後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
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畧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
遽搆蕭墻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玆蒙上帝之垂仁遂使外
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師之勞國祚底寧將見室家之慶
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
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
謝三軍死亡之衆遣中使至戰所収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
中使六人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酹内出
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王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之
祀思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塡臆其籲有洮摹印頒
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畧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思欲革前

朝之廢政期萬國以樂生而兵難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邇尚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僻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合己影響不留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衆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畧曰泰和荒怠群才不收兵革分擴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懐才抱藝而不獲申或陸沉於術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與為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士凡一百单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漢大定府會寧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右僕射聶布古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内出賓器圖畫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無富室迄無應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其西夏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密院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怙忿逞兇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復修聘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後與角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聶布古高者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従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如天災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于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為援今以北國有恩與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額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主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為隣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於其軍遂入侵十一月陷利州秦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為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為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单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倒取以食焉運二韓木材立衝車雲梯攻城折屋堆疊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氷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至三鼓北兵立於氷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来天驥曰汝輩雖来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闕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無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余嶸来聘賀正聶布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内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大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随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士民饑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随後豈容我有駐足之所

章宗泰 重神仝 為儒 北言妄 誕不經之 據本問体

耶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楼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廒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楼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室欲毀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於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天驥遣小將余突通出戰凡殺二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煙塵漲天鼙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陸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凡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沉之於水折近四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八子城門不許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水泛北兵乏食一犬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聶布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馬於南挪街縱其入已半里以鞭欒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傍民屋皆挾民屋崩倒北兵死傷甚衆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折民屋為楼與城上相敵東城使金嶶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蒿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火炮擊之北兵視炮所墮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甬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衆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為其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用充食一鳥上寅夕號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于頂北兵以太廟為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疋羊五萬頭馬三萬疋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𢌿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旣入議於明暘殿翰林直學士張虔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後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臺石頭來之事乎因命人於翰林院取通鑑以進聶布占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繒耳翌旦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繒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熙斯若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楼屋又覺永於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木石擊之北兵少却營屯于城外氈帳連綿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貴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

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耆年曰不可此忠獻王斡离不
二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吴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墜其計乃
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
軍穆思順乘間走脱至貴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貴興與及木
皆請速進軍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興中路以歸
貴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
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
内外園苑百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
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留别將攻興化和建永
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閒燕京衆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

斐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凉錦以北之地鼎布古請欲以宗弟
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
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
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嗣回已四月末矣
五月天時大暑復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奏請上郊天地
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昌世曰國家閒兩偏
從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請將慮但乏糧儲為北兵所
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
季秋龍見而雩之説上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
於大興殿列祀開國勲臣惟忠獻王用大廟樂完顏天驥

皆預祭祀命有司定議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
草莽蓊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户等耕城外
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禺各運米五萬石至京
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
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墾以為守令殿最參政王昌
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若於歛兵方可耳是歲
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没盜賊伏藏
時莒濰淄之寇則有楊安兒劉獼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林
大行山賊凡數百衆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
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業若用上國

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應敵若用斂兵止為寇餌無益也九
月上不豫上自即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為憂寢食俱廢鬚髮蒼
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祈禱於恒山十月初稍瘳時
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
臣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
張慶之閒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避寇為主議不能決鼎布
古余崇義高耆年以避寇當素為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
且至一動足則内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
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宏壯猶可保守自
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

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携其妻子且令
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茲城守備禦百方皆令搆思但北兵窄
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亡須盡力焉自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
完顏叔良諭蒙古掌齋金帛賂叔良信報蒙極喜但叔良病未
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遣一官屬僕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
節度帥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破其撓聶布古曰
用章言是也八月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請燕府尹事許之右
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律明請且守大城不可輕棄令敵徑
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章與聶布古少尹張大和曰
不可大興都城汗漫九十餘里樓櫓棚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
設或失利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
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之不
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乃上策衆以為
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至寺骨婁結贊
屯太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
順門四會門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
人自西門之北拔木扳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
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三
衛統軍李思安發擂木牛臭砲擊之敵死甚衆六月北兵發民
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於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將戰思
安等募人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柴塗硫黃破絮熊油閉塞於
所壘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
下發衆皆驚走斯堅遣將於夾城口用大刀斫其衆不許退焚
死者甚衆臭不可聞聶布古議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劫寨）須是退有可擒今敵
擁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敵所覺群起追逐開門
納衆則敵亦乘間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
於是無益且損吾氣聶布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
宜白上當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
於闕下此為我輩愧耳張思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
此不可頻頻僥倖是晚大雪國兵皆安北兵馳躍雪中四日
雪霽三大王自瀋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輓車北兵喜甚
十七日己巳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
油潑其體死者雖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鏈闊尺餘尾作長尖柄
以大錐錐碑上踏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
大斧待之其將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土觀漆板壁
門扇及窗槅疊為木城高與城同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輪
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既驟
北兵力抱不能禦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橋
次日用章以木戛之搭橋隨後北兵纔伏勇士執大斧躋搭橋
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

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溷則無臭穢病疾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為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兵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衆不滿少遣適為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計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令人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大安山東翠園皇興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也順州順守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半月餘始自古松越龍漢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軍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楊伯遇劉伯林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頃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北兵盡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徙居庸關盡驅西河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指天對群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勁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師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無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林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費玉帛子女而彼惟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陽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城地則有北國以為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為我以擾北國少紓國患衆以為然繢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頗作病裏去頼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翊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章宣遺詔令且速冀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與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

八子功勲夙立容止可觀請衆立之於是奉迎以入淄王辭讓
久之乃徙立為皇太子第十日昧爽　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
十八日知大明府余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
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於首年變
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之來实變荐臻七年之間三有大變
北兵倡熾三次圍城雖人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
患猶且遷亳况今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鬧
移徙臣恐為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
已盡見豈可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
辦俟山陵後即乞大駕先臨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
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顔宇烏陵用章張慶之
葛安民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既滅遼平宋欲建上京以龍朔
上國為根本以遼陽長春會寧等路為北畿以河北為東畿故
於大興稱中京以會同為北京以黄龍為上京以中山府為南
路應接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
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於大名山東
之貢賦悉運之於鎮州臨終付囑於忠烈王及諸大臣蓋以南
宋為慮及廢劉豫之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以識宋
兵為取江南計也謀既不濟乃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莫過
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隣為敵
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衆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
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仲
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
太祖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袤風俗堅悍力勸自取太
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
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
稷孰若失燕京仲無以應完顔律明曰他處不知何如中京斷
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
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
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
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西河之中間余崇義葺理
甚有規模亦可保恃嗣慶王宗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
在北地若有残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
白山今已隔絶盧龍諸陵若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為人子孫
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尚可憂况陵寢
耶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
敵勢衰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之曰
極北若寒極南若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既都燕京以
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每到二月末遣歸始興灤州龍漢過夏
至八月回京自大辯與北兵攻陷上國二十年來不住避暑亦

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復取河南欲還上國人居於梁宋
齊魯時皆以為不便及煬王默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
集起兵請投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染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
南北人為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為不可居
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於福寧陵
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寬聖情在禮不
過始接三舉已至併爵酹四舉耳上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
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
御史大夫卲篆一作篆冊奏曰閻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
定議今盛暑無幾秋風漸勁還國大事敢竟一歲而圖之恐北
兵以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
同我太祖効文王之興岐居龍翔以御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
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圖
人懷固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
二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完顏宗魯首曰盤庚遷亳不可
効蘭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推強戰闘奄有南北今一
旦示弱遠投梁魏以此禦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
能往蘇峻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今
徒見北人有盡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北人之欲
則河南山東為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

君臣上下竭力死守與之立於百戰之地得勝勢則因機興復
否則固守京都以轉輸中原使中外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
為中京有則有則河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
能獨立乎云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
意謂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為社
稷計勿懷己私徒為口舌之辯用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曰中
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蕉中書舍人
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原缺地瘠復近北國
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王所
擇恭政賈欽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
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淮南兩浙江東西兩廣福
建湖南北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
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路陽洛陽城可都也但洛陽宮
殿察壞地多荒圮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則非以
為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尚堅完氣勢猶
壯權居之宜惟汴為可侍郎李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為要忠獻
王忠烈王常視為去來之物蕉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
孫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
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國已久矣都之何遂宋之用事似非
有大志彼云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此況吾國兵較北兵誠不

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晶布古曰衆議紛紜各為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子迪之言為然翌日孫大鼎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謹始考其施設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群從布置耳目搜録無遺懼蘖木之由蘖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無得而復失續遣四太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來狩而不

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衆爭必取則復株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為禁持號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謂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地平彼守河則江心虛彼若不守河則是我當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讐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搆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

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批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盡懼在南或思歸北在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絶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堅密深遠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忠獻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既安惟當經畫兩河備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於強者難為功鄰於弱者易為力晶布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京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腸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痕食浸淫

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身莫贖不若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布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紀忠議之忠獻以觔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荊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斯為下策必成擒耳復遣一將乜雎陽以遏東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是書生自分黨與相務為好勝是者未必

朖未是者背後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
斷惟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嘗憐
之不諾意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往北兵已來那時莫
道宰相不先定策盡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內侍扶上用章
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
在他亦來耶布古曰臣豈不知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
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看
處分遂退御膳罷上詣蓬萊院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
有二狐相携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
戲舞於宣華殿階之上下上附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

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聶布古袖出勅命乞降詔
諭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南轉運向琬各裝備
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使夫人馬上慶頗可許之六月
上京路帥臣盧之卲奏言北兵昨破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宣臨
順州執督運大使張玄應令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泊乞賜
進止聶布古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日二人
來驛至布古奏先與執政聚問於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入
雖為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意欲明劃疆界使之願定保守
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裏但得約定則和
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

玄應曰某在彼稍聞散聽得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於河北
諸州權請同知正員俸給聽候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
部副大人左尚書地永紇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駟來其國書
畧曰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贊致書于大金丞相左右立國以
信信生於誠我黑韃北天地受先北天帝遺旨保佑賞王父子
建年與之出兵近迹覩之完顏雄所立大無意勢如　如稿不
能有國與之構怨何為昨者貴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絶不再遣
欲說誠寔阻隔無由今宜無警無慮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
自詳酌議之具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黃驄段千端馬
十疋火浣布百端為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兆留二使至遣中

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齋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
日上坐承安名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布古曰
然則今不可却彼以好意來但乞促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
和自許都自遷兵備自修若信其言和而事事皆廢坐以待斃
此趙家二帝為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
興盛時寧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
所約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為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
十萬仍命大臣聶布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書畧曰大金國相
大臣聶布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尤右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歟由是貴國因皇上之悔禍念亦子之流

離遠示悔函許通和好覽所言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
以前已陷汝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都皆屬本朝封域
如斯永為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疋各二萬
銀二千萬兩絹二十萬疋以供貴國之需尚沐允從續當誓約
白玉帶一黃金帶二金杞酒器十事銀花器百事綾綺百端綵
絹千疋用置四箧冝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子宣張
玄應並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玄應總天駟飛龍十七監勅已
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
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玄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
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純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

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間語以利
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
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君縱之歸國彼處喜慷慨說事
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更須恵結其心衆皆　鮮其言南
臣羇旅秦檜獨溫足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孥而去韓常
懼南有疑而忠献不聽至使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
劉錡欲徑進而召劉錡商號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飛終於
殺岳飛廢韓世忠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　歲此行無預
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淚三衛近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
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

知其幾多不知其存已傳聞戮停因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
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所之間古事臣不必
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寇若於復讐
恩有以正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室齊
而使其臣順導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或可以從忠獻王曰
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
霍安國之使使來迎降既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闔大梁皆
由先取河東彼處誰不怨之遣去如何得迺得志此事在我心
裏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
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

至趙田河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轝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
一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中山
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堵是時見顏
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行乞早幸大名庶得
中山之兵可以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出兵與嵐代兵
城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間道趨河東也初六日午駕起中山
自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上表及同知張
居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備位大臣使
鑾輿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
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嘗事人於銅雀街

計人分給内外乃定叅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顔叔靖直照
文館兼直學士院聶宗明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御史李彪所
弾各罸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聞感思
奮起故㳄詔示想宜知悉八日有吉令張師顔等分別文籍書
画圖史彝器古器並如舊制是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
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其間士民亦有見上儀徒不覺為
之泣下者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
鄭國公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自
餘各如恩秩皆准赦平府降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誥皆孫
大熙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〻鴻臚
耳

寺雄孝孫戲之人內聞說有潤筆不聞罰金者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監郝世才為人明
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每携以行前後所言
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但可以兵守難以文
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防禮
文禍亂必作又太和末年有謡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
易過又休〻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留及朝廷將遷其言
悉皆應驗草澤王天傻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變更
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衰惟變則通
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推之遷都固皆前定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翊結忘年交一日偕孫怕玉訪馬
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顛末少焉焚香
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録乃張師顔所紀
金國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家祖父
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悅之其間所記雄強衰弱環攻戰
守歷〻可觀於是懇假抵舍秉筆録之以為寶玩後因金
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
未審其孰是然元玠之管見當時南遷張秘書親隨乘輿
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
出於南宮遺宋之書中間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
未敢定其是非儻好古博雅君子覧其國書考其誤舛改
而正之誠此録之幸也大德丙午良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録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正丙申松
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書七百餘本與此録俱為灰燼每思
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腐紙之中得其録之
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
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
識
趙與旹賓退録曰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

遷録一編盛行於時其實偽也巻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為顯宗録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翰兀术名宗弼録乃稱忠献王罕忠烈王术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illegible]

南遷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題金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駙都尉張師顏撰紀金愛王大辨叛據五國城及元兵圍燕貞祐遷都汴京之事按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嬖王允升最幼今此書乃作長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謀害允植被誅而允植子得立爲章宗世次俱不合又稱章宗被弑磁王允明立爲昭王磁王又被弑立濰王允文爲德宗德宗殂乃立淄王允德爲宣宗與史較多一代尤不可信至金史鄭王允蹈誅死絶後不聞有愛王大辨其人所稱天統興慶等號金史亦無此紀年舛錯謬妄不可勝舉故趙與旹賓退錄陳振孫書錄解題皆斷其僞振孫又謂或云華岳所作岳即宋殿前司軍官嘗作翠微南征錄者今觀其書所言亂金國者章宗大辨皆趙氏所自出又謂大辨初生其母夢一人乘馬持刀稱南紹興主遣來云云蓋必出於宋人雪憤之詞而又假造事實以證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或果出岳手未可知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以遣秦檜南還事見此書所載張大鼎疏

而證其可信未免好異然金史所載宣宗見涼瑤池有狐相逐而行遂决南遷之計其事實本此書不知元時修史者又何所見而采用之也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提要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illegible]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神祖光皇帝諱也速[illegible]塔塔兒部獲其部長
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溫盤陀山時
我太祖聖武皇帝始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
帖木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舊無
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忽憐拔
都有憾遂絕烈祖發世時上沖幼部衆多歸泰赤烏
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亦將叛自泣諭之脫端曰今
清潭既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為遂去上母月倫太后
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俗將察剌海背中鎗
劇甚上親視勞慰察剌海曰自君登遐部人多叛臣
不勝忿遠追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
搠只塔兒馬剌別居薩里河札答蘭氏札木合部人
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衆來薩里河掠搠只牧馬搠
只麾左右匿群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為隙遂與
泰赤烏亦乞剌思兀魯吾那也勒八魯剌思霸憐諸
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上時駐軍答蘭版朱思之野
亦迭刋部人捏群之子孛徒先在麾下自是曲憐居
山遣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剌烏禿剌烏二山來告
變上集諸部戒嚴凡十有三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
弟為翼三哈初來之子奔塔出拔相禿不哥逸敦木
兒忽好蘭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剌諸部及鮮
明昆那顏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為一翼札
剌兒及阿哈部為一翼荅里台火察兒二人及朵忽

蘭捏古思火魯罕撒合夷直部為一翼忽都徒忙納
兒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為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搠
只可汗為一翼按壇為一翼忽蘭脫端二人為一翼
建相赤納玉烈二郎為一翼軍大戰于答蘭版朱思
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灶
烹狼為食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
族照烈部與我近常獵斡斡札剌馬思之野上時亦
獵圍陣偶相屬既而合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獵
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上曰命給所同宿者越
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陣讓多獲以厭其
心彼衆咸相告曰泰赤烏我雖兄弟常掠我車馬奪
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羡而歸上因遣告
之曰可來結盟否照律之長玉律拔相謀於族長馬
兀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以為兄弟何遽
降之不從玉律拔相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
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收之馬而來以泰赤
烏長母之子討殺故也我擔當棄從義而拈之　上
曰我方熟寐捽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
我素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
食言叛歸少族人忽敦忽兒章怨塔海答魯反側遂
殺之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相告
曰太子(謂太祖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安民定國必
此人也因悉來歸赤老溫拔相哲別二人寔泰赤烏
族脫〻哥家人亦來歸初上嘗為塔兒忽台所執赤

老溫拔相父梭魯罕失剌客釋之是時歸我哲別子
赤寔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于手執忽阿失拔相
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相渾野復從之去小將已子
乃才阿剌二人才來歸後揚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
吉利剌兒部及基萊勝和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
同月輪太后暨哈撒兒斡真那顏諸昆弟族薛徹大
丑等各以旋車載湩酪大會于斡難河林木間會中
太后暨上謂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真哈敦共
置酒駱湩一革囊其次母野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
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責野別該乎遂笞主膳
者失丘兒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命拔相二君
去世我專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
顏掌上乞列思事(保禁外繫所馬)親攝上馬播里掌薛徹別
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靷別里古台執之
播里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鬬別里古台止之
曰此仇汝等欲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
我致隙其眾不聽各執馬乳撞斫木枝疾鬬我眾勝
之乃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留麾下於是絕好後
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篾兀真
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
北走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斡難河迎討之人諭月
兒斤來助候六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納剌禿失
圖忽剌禿失圖之野盡擄其車馬糧餉殺篾兀真笑
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繃車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滅

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若今招討使也)亦冊克烈部長脫
憐為主時我眾居哈連徒澤間為乃蠻部人所掠上
怒曰暑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釁議和而不聽
今何乃乘敵勢凌我因發兵于大川至朵奔盤陀山
大擄月兒斤部惟薛徹太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上
時居塔剌剌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弟札阿紺孛
來歸邊窺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
其眾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夾董哀諸部乃克烈敗
散之眾亦來降汪罕可汗始與葉速該可汗和好相
稱按荅(交物之友)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文忽兒札胡思
盃祿可汗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可汗
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剌溫隘敗之僅以
百餘騎脫走奔葉速該可汗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
西夏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盟按塔後汪可
汗弟也力可哈剌者以其多殺昆弟叛歸乃蠻部亦
亦難赤可汗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
部眾與也力可哈剌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
丹主菊律可汗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純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剌
橐駝血煮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上聞之以其
初與先君按荅之故及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人往
招之來上自怯祿河逆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入賑給
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于土兀剌河上黑林間結為
父子禮是年冬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太丑追至

帖列徒墜滅之次年秋上發兵于哈剌哈河代蔑里
乞部主脱脱戰于莫那察山遂掠兀相夷蔑里乞二
部收其衆上盡以其所獲給汪可汗其後衆稍集不約
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剌川殺脱脱之子 上居
忽别吉虜忽相台察勒渾二哈敦及招脱脱次子和
都赤剌溫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脱
脱奔八兒忽真之隘後上與汪可汗征孟祿可汗至
黑辛八石之野盡虜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脱孛
魯領百騎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
擒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徹八剌二人遇于拜答
剌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
汗多燃火于所陣地使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薛兀里

河上時札木合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旗幟非舊
處馳往問之曰王知衆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
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栖息幕上寧肯去乎我常言之
矣部將曲憐拔都聞之嘆曰吾愛昆弟之間何為此
言也和都赤剌溫因是亦叛汪可汗歸其父脱脱所
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陳去
泝撒里川汪可汗至可汗土兀剌河其弟亦剌合鮮
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渾曲薛吾
撒八剌乘其不備虜其部衆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
牛馬輜重而還亦剌合里阿紺孛僅以身免奔告汪
可汗可汗命亦剌合將己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
乃蠻為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

恁復人民 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木赤顏木華黎國
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溫拔四將帥兵往救之比至我
軍至亦剌合先與將其迪吉火力亦禿兒于盃塔九
寺二人追至忽剌河山曲薛兀撒八剌迎敵擒之迪
吉火力亦禿兒于盞兀二人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
為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剌合大敗其衆盡掠
所奪歸之汪可汗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之來
歸荷太子抄〻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知將何
以報也時閒脱〻復出入忽真隘居統烈澤上率兵
復討之後上與弟哈徹兒討乃蠻部至忽蘭盞側山
大敗之盡殺諸部衆聚其尸馬於是中號令還軍時
見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

古崖發兵征太赤烏部與其長沆忽阿忽出忽憐忽
都荅兒寺大戰于斡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
兀哥察兒别吉荅兒忽台吝憐禿忽都荅兒至月良
禿剌思之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入兒
忽其隘忽憐奔乃蠻部後哈荅斤散只兀朶魯班塔
塔兒弘吉剌諸部會盟于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為誓
欲襲我軍及汪可汗於是弘吉剌部長迭夷遣人來
告上聞之遂與汪可汗發兵自虎圖澤逆戰于盃亦
烈川大敗之冬汪可汗分兵由緣憐河指忽八海牙
山先發部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汪可汗
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拔敦阿述燕火脱兒迭兒
火兒四人我凡無處之心屠絶昆弟常剛於契丹

覘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安矣今河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汪可汗令執大撚脫兒及憐納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撚大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相誓之語忘之我心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捨汗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着札阿紺孛不安從與撚大脫兒延晃火兒納憐脫憐太石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之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剌兀都兒乞兒哈太石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揞答闌揑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剌部亦來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附札木合與亦乞剌思大魯剌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會于揵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於禿律別兒河岸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衆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塔若時在衆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寔不知有是謀塔海塔以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佯施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即還過火魯剌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帝婦之子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卅因命與大力台

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闌八都哈剌蔑力吉台軍圍為其延兵所執以百識淂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適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遇甄求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兀兒抄兀兒乘馬絶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兵迎之戰於海剌兒帖尼大魯罕之野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剌部來降

壬戌（宋理宗景定三年 金劉宗泰和三年）發兵于兀魯回失連真河代按赤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頃兵避暑此戰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大察兒答力台三人台背約上合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盃祿可汗會篾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遣先騎乘高覘望於揑千貴因都徹兒亦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夫速真河移軍入塞汪可汗子亦剌哈居北邊後至高據嶺方下營盃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捲之時附忽出大都一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剌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合剌恭亦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闌塞為壁代戰于闕奕壇之野彼祭風：

忽反為雪所迷軍亂填溝塹而還時札木合同盟
條可汗來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之已為可汗者諸
部悉討掠之冬上出塞駐於阿不札闕忒哥兒之山
汪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木赤求
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禿撒合亦求上公
主大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踈札木合聞之往說
亦合剌曰吾按答謂太祖也常遣使通信于乃蠻太
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助
時亦剌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斡
真斤按彈火察兒答海忽剌海剌答男斤木忽兒哈
價禮木哈等背我從且說亦剌合說之曰吾等願為
効力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合剌信之來帳相間頓
兵共謀遣塞罕脫脫于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
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剌哈曰彼言者有口
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禁汝
輩不從吾身存之寔賴於彼兵老遺骸與得安寢今
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毋遺我憂既而有異志
悉燒我牧地
癸亥春汪可汗為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我我不
從今宜許之後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
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蒙里哥帳中越
明日與蒙力池亦可謀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群羸
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從赴宴足矣既遣使上即還
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闌者聞圖上謀歸語其妻
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當我何哉其子亦剌罕止
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為寔也可察合闌牧馬
者失月供馬湩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曰適所
議者何事孩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次子納憐坐
帳外方礪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還我不言乎今事已
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失力曰我今知矣可同赴
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析卧榻煮熟
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
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眞河上急遣
折里麥為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
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剌河卜魯哈二山而來時
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
告上時移軍令闊只之野未及為備日卯山即整兵
出戰先敗朱力斤部眾次敗董哀眾又敗大力烈門
太石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亦剌合馳來衛陣我
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歛兵而退上亦將兵至斡兒
弩兀遣惑哥山困軍凡四千六百騎沿哈勒合河順
進分為兩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壯兒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上以弘吉剌部
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汝若來順
則女子面容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
行至董哥澤脫兒合火魯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
海致責於汪可汗曰我今大軍駐董哥澤闊草盛馬
肥謂汪可汗言之昔汝菊律可汗嘗謂汝我兄忽兒

札忽思盃祿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之汝必殺諸昆
弟詐言太帖木兒后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
菊律可汗逼汝哈剌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
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泰赤兀
部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計不可知其時
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
山又踰禿烈壇禿零古盞速壇零古闊群隘曲笑兒
澤跋涉重險始至其境適值彼山年得窮其國技葪
律可汗時間避我於塔剌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
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
歸於汝由是結為按荅我過尊汝為父此我有造於
汝一也又曰父汪可汗汝其時汝埋雲中如沒日底

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塞之間我發聲轟轟以手舉帽
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吁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發
山而望倚癰而待其至又為三部篾力乞所逼我以
其遠來肯令死之也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
別我弟太丑乞魯為弟我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
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顕日底來歸於我使汝飢不
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
部戰于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叉力之野多獲孳畜輜
重悉以與汝不過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
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可汗裳汝征滅蔑乞陣
於不剌川遣使覘侯部長脫脫不待陣而先戰獲忽
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剌溫合部

叛歸汝又為曲薛九撒八剌追襲掠汝人民使來告
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
於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剌河班
荅兀阜見完忽奴之小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
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間
離汝今以蛇傷而間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
可汗我時又如青雛海鶻自赤忽兒黑山揮越於盃
而之澤搦班腳鶻以歸若此謂誰哈荅斤散只兀弘
里剌諸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而驚畏我耶
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嘗有造於
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衆惕覺
不息安榻而臥使我痴乎痴婦得寧寢乎我猶汝子

勢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我雖恐不使汝有慕
於他賢也譬如双輪去一不能行也使使牛汗縱之
恐盜係之實餓又如双轅偶斷其一牛憤破頸徒使
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汪可
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戰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
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常謂上
輩人兒合拔都二子薛徹太丑詎可使幹難河之地
無主累讓為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涅辟
太石之子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為
忽都剌可汗之子以而父嘗為可汗推位汝亦不聽
吾悉曹讓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寔汝等推也吾所以
不辭者不欲使葛萊正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

吾風心也假汝等為君我當前鋒得獲擄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畋我亦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為按彈大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宴與母令他人居之又謂脫憐曰吾弟我以汝是馬祖家奴魯祖隱僕故尊汝為弟也汝祖諾塔乃吾祖察剌合令忽統必乃二君所虜諾塔生雪也哥々生潤々出里兒思之本々朱折談晃脫合兒々生汝々世為奴虜誰之國土汝哥取之縱得我國按彈大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也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妒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兀忽魯（謂太祖也稱前古注）自之族而累我即王可汗交人馬厭於我尚爾況汝等少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為我父汪可汗曰可遣妝寂阿速運八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著吾麾下壯納兒拔都失從銀鞍黑馬在王所就將來鮮昆按塔（王子亦剌合也）汝亦遣必力哥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荅暨阿赤失閑阿剌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擂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剌漢荅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會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我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寔意稱我為按荅特以現視我耳何嘗稱君為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辯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

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其部將及別力哥別吉脫端曰脩而夆建而旗秣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撟孔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衆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為火魯剌所部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只敦山妻子為汪可汗所虜小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于河濱上與汪可汗戰于合蘭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廬之地時上麾下荅力台斡真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札木合八憐按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剌海等及忽都荅部衆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討逐之是時荅力台斡真八憐撒合夷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折溫火察兒別吉忽相花札木合等奔乃蠻主泰陽可汗上移軍自班河朱狄大會於斡難河源進伐汪可汗上遣使哈柳荅兒抄兒塞二人往可汗所假為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々還々忽遠徒涉往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令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寔賴王父故強有諸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汪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我煮涼器盛血與之盟哈柳荅兒抄兒塞二使將亦剌兒干來上不與語即送於哈兒抄兒所上因以二使為鄉導領兵夜馳至徹々兒運都山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衆汪可汗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其左右謂其子亦剌合

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緩頰兒絕
兵至裡辟烏柳河為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將火里
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剌合走西夏過亦即納
城至波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衆
逐之散走西域曰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為黑隣赤
哈剌者殺之上既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
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部主阿剌忽剌的乞火
力(今愛不花駙馬丞相白達達是也)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
天了然可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孤
矢阿剌忽思即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
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春大會於帖木垓川議伐乃蠻百
官謀曰今畜牧疾瘦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
赤斤那顏曰毋憂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可
緩乎以吾料敵必取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當擒太
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
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張矢若果為奪則身將
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為誇詰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
必逃散於山林馬雖蘇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
之弓矢豈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
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
二人為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
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斡兒寒河太陽可
汗同窩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札阿紺孛阿憐太
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
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
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
而進然待馬稍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曰
昔君父亦年可汗勇戰不回士皆馬後未嘗使人見
也今何怯耶果懼之何不令苫兒八速來(太陽可汗妻也)太
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哈撒兒主軍躬自指揮
行陣時札木合日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
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
鄉駐單弃計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
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部衆潰夜
走絕且俱墜納忽渾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
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
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悲河源不剌納矮胡之地元花
思篾兒乞部長帶兀孫獻女忽闌哈敦於上率衆來
降為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尖惧之其人頻不安復同
叛負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進軍圍篾兒乞於
泰安晝降麦古丹脫脫里孛斤窩兒乞諸部而還部
長脫脫挾其奔盃祿可汗帶兒兀孫既叛率餘衆至
薛良葛河洽剌溫溢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那顏及
赤老溫拔相弟闊非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
獲橐駝以還

丙寅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旂
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後發兵征乃蠻盃祿可汗
飛獵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擒之是時太陽可汗子
屈出律可汗與脫〻逃走奔也兒的河石
丁卯夏頓秋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
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阿
憨里剌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為海也
戊辰春班師至自思夏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〻及
曲出律可汗時幹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
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篾里
乞部脫〻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
奔契丹王菊而可汗

己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
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時上先遣按力也奴奴答
兒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使禮甚厚即遣其官
別吉思阿隣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　皇帝威
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
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
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為僕為子竭犬馬之勞也
當是時篾力乞脫〻中流矢死不能歸全尸遂取其
頭涉也兒的河將奔畏吾兒國先遣別干若使亦都
護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戰于新河秋亦都
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
人來告篾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

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女答兒班二人復使其
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庚午夏上避暑龍庭秋復征西夏入孛王廟其主失
都兒忽出降獻女為好
辛未春上居怯綠連河時四城哈剌魯部主阿昔蘭
可汗來歸因忽必那顏見上亦都護兒亦來朝奏曰
陛下若恩顧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褫袞衣之餘
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位竭其力也上
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五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二
千出哨西邊我秋上始誓眾南征克大水濼又拔烏
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
太子窩闊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寧豐靖等州

金人懼棄西京又遣哲伯率〻眾取東京哲伯知其
中堅以眾壓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
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攻
大掠之以歸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
監軍萬奴等領大軍力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
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師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
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于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
以掩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
上聞金馬至進拒獾兒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
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
國何怨于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詬之明安來如所
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下縛之曰俟吾戰罷問之也

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
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殁於此上
歸詰明安曰我與無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
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
其言命釋之
壬申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失利引却四[illegible]也可那
顏赤渠附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
復取之
癸酉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與帥高琪將兵與戰
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人塹
山築郛悉力爲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別
衆西行紫荆口出爲金主聞之遣大將奥敦將兵拒
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矣及命哲別率衆
攻居庸南口出不其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
察軍合縱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
將圍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
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西
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輝衛懷孟等州齊真定威
州境沿東海破洙沂等城而還上與四太子取諸部
軍抵黄大掠平原而還哈撒兒及斡律那顏拙赤得
赤渟薄刺爲左軍由中道遂破涞漠河間清滄景
獻濟南濱棣益相等城并東平大名不攻餘皆望風
而拔下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
都亦來合

甲戌上駐營於中都北壬向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
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
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
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宗祖社稷安危在
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旨還軍更
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
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金主南遷汴
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
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
其原給鎧馬還營契丹衆驚逐殺主帥素溫而叛去
推懿答比涉兒札剌兒爲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
阻盧溝使勿得渡斫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人
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
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
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所荅比涉兒
等遣使諸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來
降上命爲元帥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
也奴爲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
以衆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
五月金太函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　上以
契丹衆來將歸遂命散只兀兒三木合拔都領契丹
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爲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
與斫荅等併力爲中都金主以捺黠慶壽元帥李英
運粮分道還救中都人貴粮三斗英自負以勵衆度

壽至涿州旋風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爲我軍所獲
既絶其根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棄城
走明安太保入遼之遣使獻捷上時駐桓州遂命忽
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兒赤阿兒海哈撒兒三人撿
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幣爲拜見
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獨忽都忽拒不受將哈荅
其物北來上聞忽都忽曰哈荅等嘗與你物乎對曰
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荅言來城
陷時寸帛尺縷皆金王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
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爲和意乎上甚佳之以爲知大
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等之城以君集奏
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於是上進
兵過鐵門關四太子子攻也里尼沙瓦兒等處城子
親克迭兒客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哈里寨冬四太
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剌思等城復進兵
乙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道州降木黎華攻北京金
元帥寅花虎等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提師援
中都戰于霸州敗之中都守完顏福興仰藥死妹撚
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木
華黎遣史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
百六十有二
丙子錫州帥張鯨以錫州廣寧等郡來降俄而復叛
自號遼西王改元大漢上命木華黎以兵討平之
丁丑上遣大將速不台拔都以鐵裹車輪征寬兒乞
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脱忽察兒三千騎合至嶄河遇
其長大戰盡滅篾乞兒還是歲吐麻部主帶至不昔
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除暑將及宜別遣
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
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温寨三太子亦
至時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戊寅封木華黎爲國王率王孤部萬騎火朱勒部
千騎兀魯部四千騎忙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吉
剌部孛禿那顏三千騎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
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
帥禿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剌兒所將契丹兵南伐
金國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
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乞兒部不從亦叛六
遂命大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追乞兒思至亦
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之因
克兒爲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大因亦而干諸
部
己卯上總兵征西域
庚辰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
斡脱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辛巳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
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等城是夏上駐軍於
西城速望壇（西城可汗之保也）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爲前
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

亦不珍止哈荅因其見孫禁山而還時金通州元帥
也介率衆來降惟帳復張鐵柄衆哥此思兀即據守
信安不下上駐軍魚兒濼合三合拔都帥蒙古軍萬
騎由西夏抵掠兆小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
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西北金
元帥那荅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上遣脫：欒闍
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
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上以暑氣方隆遣
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搠闌
河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寨朝覲畢并兵克之三
三太子克王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
三太子姑歸相覲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時西
城速里檀札闌丁遁去遂命哲別為前鋒追之再遣
速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
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
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弃城走忽都忽那顔聞
知率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
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
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
而遁遂遣八剌那顔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相
人民之半而還
癸未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都
剌莎合兒既附而叛上命博羅渾那顔都魯伯二將

討平之博羅渾顔那卒于彼
甲申旋師住各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是夏避暑秋復總兵
征西夏
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矣
丁亥滅其國以還太祖聖武皇帝升遐之後太宗皇
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為太子
戊子避暑于輪思罕金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
上皇共議捌力變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虎八會
于先太祖皇帝之太宫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綠連河
曲雕阿蘭共册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收金國
助貧之罝倉戍瓶驛站命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
相撒罕王之西域賦調命牙魯瓦赤主之是年西域
伊思八剌納城城主遣使來降又西城之西忻相及
不剌夷國主躬來朝會
庚寅春遣軍將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敗
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闥
郡隘過川由宮山鉄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辛卯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邑回
還避暑于官山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于
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至西京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相撒罕中書令帖里合山右
丞相鎮海左丞相自此使遣撒哈塔大現赤征收高

麗克四丁餘城還冬十月初六日上攻河中府十二
月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
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餘艘
太上皇遣將貴由乃來報集等軍兵已渡漢江上亦
遣使於太上皇諭自汝等與戲連戰日久可來合戰
上於正月中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太
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荅麾下欽察者逃來告
哈荅伏兵于鄧西隘栽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
而進哈荅移剌間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
五日至均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國王荅思將
兵畢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荅移剌合戰于
三峰山大敗之遂擒移剌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往之
二十一日克均州哈荅匿于地穴亦擒之又克昌州
鄭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
壽州遂州禁州等來降三月上至南京令忽相忽攻
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速不反拔相惑
本不火兒亦貴由拔相塔等兒等適過金遣荊王守
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
萬守鎮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殺之
八月金之參政完顏忠烈恒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
會于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　復叛再命撒兒
荅火兒亦征我九月南京城中食盡其竭金主兵帥
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遂北潰散向
千餘人復渡河南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
立遂殺留守南京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
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母玉后太子
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
入察塔察兒火兒亦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
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
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
兵五萬運粮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
人擧沂萊海維等州來降
甲午春月十日塔察兒火兒亦急攻蔡城危逼金主
傳位于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
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于金之事如此是年五
月於荅闌荅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
章是年群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侵犯
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相忽主治漢民別
遣塔海紺孛征蜀
乙未建和林城宮殿复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
百一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丙申大慶和林城宮冬十一月赤曲闌端等克西川
丁酉夏四月築掃憐城秋八月詔漢儒選擢除本貫
職位
戊戌夏築乞思兒城
己亥

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剌蠻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子姪入貢冬十月命牙老瓦赤王
管漢民十一月初七日地名月忒哥忽闌病次日崩
壽五十六在位一十二年

皇元聖武親征錄終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凡四十年史載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訛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亦㮣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掛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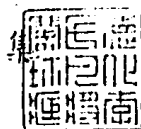
平猺記一卷

〔元〕虞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猺記一卷》提要

平猺記

元　前史官虞集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来歸混一以来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安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豊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絶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朝廷寛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獞人曰款人之目皆強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属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慴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来甫

勤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柰何執事者之弗恪
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
興諸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廣吏航
將以恭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脈絡貫通
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
廣介之官涖其土明耳目公賞罰而特久焉不知出此
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人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
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户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
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
其軍是年冬十月徭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州之境入其
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
之兵來會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旁
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
以隨省某處萬户某處户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
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徐源等寨盡克之
生擒其酋雷七二十一等七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賊
勢未已隳其山險速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州亦

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十九
百六十七級復富州縣得邊蓮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
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
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
據月嶺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
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黄辛等一十一源擒斬一千八百
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以湖廣參政兼都
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徭之
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輸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
歸得户百卄六大小九百八口獻顧輸租三十餘石十
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徭
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救命官之
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
賊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
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
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
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
凡一百七十八處户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

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户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户忽都荅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荅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户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頭下矢石以攻戍軍公發火炮笑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運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强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保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静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之軍會攻賊賊潰又

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营蘆村洞擒其酋盧権盧閙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抄隐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覃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勒公顯開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雨下公睹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草積其洞口秉風爇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妻積家属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粮運不得至抹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采賓州二月十一日有詔示以江西行省某官総某處萬户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每牙総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総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户三人以属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

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
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者餘黨之酋梁七等
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貞嶺
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户哈剌不花殺千户乃
蠻歹派劫鄉邨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
機門兩省合軍徒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
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户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
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户劉某與荅剌罕及願自効之
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一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
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
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
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
之同為師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多
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
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
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
符襲廣州萬户鎮撫州行御史臺川監察御史伯顏甄
褒加万等水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定績

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如嬰兒饑飽
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
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障今怙以作
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
以制傜撞殘而敗假融款以制撞款盜則又助叛者此
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溯潦侵則
衆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
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
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
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
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
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
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
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粮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
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
久也初廣右之師老蓋以荅剌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
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
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

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革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心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至正乙年五月甲子為之記

平猺記 終

平猺記一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虞集撰集字伯生號道園崇仁人仕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事蹟具元史本傳元統二年冬猺寇賀州富州至元元年廣西宣慰使章巴顏（案巴顏原本作伯顏今改正）討平之集爲記其始末後有舊跋云此紀章巴顏平粵西猺洞事跡備國史之採也而同事出師之人不記其姓名及上功於朝之諸臣名以某某槩之失史家法矣今核其文體乃勒石紀功之作非勒爲一書上之於史館者故所存之槧皆闕其名姓以待塡猶之唐宋文集書首稱年月日某再拜墓志之末稱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側耳遽以有乖史法詆之非也

御著大狩龍飛錄二卷

〔明〕世宗朱厚熜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朱厚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狩龍飛錄二卷》提要

御著大狩龍飛錄

告

皇天于

玄極寶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

曰臣取今月之十六日命駕出京南詣湖廣之

承天府地方有事祇伸

聞奏仰希

天慈

俯垂加佑悉俾安吉謹

奏

告

方澤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臣御名謹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
忠敢昭告于
皇地祇
曰臣取今月十六日出京躬詣南楚之
顯陵視計敬此
祭告伏祈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太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祖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寅吉出京往詣湖廣承
天府
顯陵奉計用是

祭告伏惟
聖靈昭臨大加
恩佑俾內外以綏安
此子孫于康健玄孫躬伸拜
辭謹
告
告
成祖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師兼太子太師
翊國公郭勛敢昭告于
皇祖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祥伏惟

鑑佑俾悉安吉謹
告
仁廟文
告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師兼太子太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敢昭告于
皇祖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獻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宣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
于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高祖妣孝恭章皇后
曰玄孫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英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許讚敢昭告于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曾祖妣孝莊睿皇后
曰曾孫 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憲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嚴嵩敢昭告于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祖妣孝貞純皇后
曰孫 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孝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姪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張瓚敢昭告于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曰姪 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以
辭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睿宗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曰予取今月十六日寅吉出京往詣湖廣承天

府

顯陵營計用是

祭告伏惟

聖鑒昭臨大加

恩佑俾內外以綏安

庶予孫于慶健予躬獲濟

辭謹

告

告

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孝弟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敢昭告于

皇兄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

曰弟取今月十六日躬巡南楚之國計視

顯陵出京在即恭遣

祭告伏惟

鑒佑俾悉安吉謹

告

告

太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溶謹告

于

太社之神

太稷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帝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衛
錞謹告于
帝社之神
帝稷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朝日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咸寧侯仇鸞謹告于
大明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夕月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東寧伯焦棟謹告于
夜明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天神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謹告于
雲師之神
雨師之神
風伯之神
雷師之神

曰茲取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地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告
地祇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嗣天子御名遣駙馬都尉鄔景和謹告于
五嶽之神
五鎮之神
基運等五山之神
四海之神
四瀆之神
京畿名山大川之神
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曰茲卜今月十六日車駕發京南巡楚服之次
躬視
顯陵特遣
祭告惟
神加佑均使平吉謹
告
祭
太歲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己亥太歲之神
十二月將之神
曰朕以今月十六日車駕出京南幸楚地遣
告于
神宜默護贊往復寧吉謹
告
祭

城隍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璧致祭于
京都城隍之神
曰朕以今月十六日車駕出京南幸楚地遣
告于
神宜默護贊往復寧吉謹
告

祭
旗纛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少保兼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鏸致祭于
軍牙六纛等神
曰朕南巡湖廣地方今月十六日出京惟
諸神職司于武特用
祭告冀

諸神敷威布勇益我兵雄使行壯居强保安寧謐
謹
告
軷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十一日
庚戌
皇帝遣襄城伯李全禮致祭于
午門之神
端門之神

承天之門之神
御橋之神
大明門之神
正陽門之神
列門之神
正陽橋等橋司橋之神
盧溝橋之神
御道經行等神
曰朕以十六日駕發京師南巡楚服

諸神職司于是宜各闡靈護防安妥贊朕出入
用此遣
祭謹
告
祭
北嶽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二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望祭于

北嶽恒山之神
曰台躬巡幸楚湘道經
神治惟
神受
皇天之命宰朔土之方京畿所在根本之繇安生民
之樂業惟
神賴焉
靈馭格斯歆此望祭永保[illegible]祈謹
告

祭

濟瀆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嗣天子御名謹遣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方銳致

祭于

濟瀆之神

曰惟

神受

皇天之命統北水之宗澤潤民物古今是賴台躬南

巡道經

神源遣祭以誠惟

神歆之

湯陰祭

文王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大明嗣皇帝御名謹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周文王

曰昔者伏羲氏作三五相繼奉

天宰世夏殷之後

王乃嗣焉為民立極功德惟厚于纘明圖切于景

望茲因有事南幸

廟瞻湯陰道所從由特此遣

祭惟

王其鑒之歆哉

諭祭宋臣飛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二月庚子朔二十八

日丁卯

大明皇帝遣靖遠伯王瑾

諭祭于宋臣武穆王岳飛曰昔宋運將終尔克盡

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當時檜賊不生

則有宋或未至絕豈但尔亡於賊手哉朕纘

承

天位今有事

顯陵南之荆楚道經尔祠特命重臣諭祭于尔惟尔

[illegible]戌

祭[illegible]

[illegible]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初一日己巳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淮瀆之神

曰惟

神受

皇天之命統南水之宗濟利人物功德厚矣予躬之

湘楚瞻視

陵適當渡師謹此

祭告希

神加祐咸保安平謹

、告

祭

中嶽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初三日

[illegible]

嗣天子御名望祭于

中嶽嵩山之神

曰惟

神受

皇天命中四方立鎮極統群功崇德峙台南幸楚地

適臨中州特修望

祭之誠希

神咸加護佑

神鑒歆之謹

告

謁見

皇考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二日

庚辰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曰予躬有事于

陵地之重來至承天府恭詣

皇考神位前敬伸
謁
見伏惟
聖鑒焉謹
告
龍飛殿
祭告奏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嗣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
曰臣昨于仲春之朢望啓京今月之十又一日
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
洪造庇蔭微資道踰二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從邁
萬數之衆事爲
二親慶丕孝念庸伸幸感
帝慈加佑仰承
賜俯謁

謝忱謹奏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恭僖臣下情曷勝祇怵之至謹
奏
祭
國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興國國社之神
興國國稷之神
曰惟
神昔宰斯國綏此民命發祥啓佑
功德厚隆眇躬有事
顯陵適臨舊邸以牲帛醴品之儀用修報祀于
神尚祈
明靈輔贊邦家福我兆庶謹
告

祭
山川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六日
甲申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純德山之神
南瀆大河之神
國內名山大川之神

承天府城隍之神
曰惟
神奠鎮南邦鍾靈粹祉贊啓功深宜申報
祭茲朕事
陵寢之重駐蹕舊國爰用躬修菲奠
神其格斯以
歆予誠福我黎庶謹
告
謁

陵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十七日
乙酉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聖靈
曰仰惟
皇考玄德
帝忻流慶小子丕績

天位十有八年南瞻
嚴寢罔盡展祀之孝情適以
陵園之事重予躬事來此敬伸
祭告伏惟
聖靈歆鑒
俯納孝思謹
告
啓工告
睿宗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日
戊子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聖靈
曰子菲恭於
聖寢之後躬取上吉之位一方擬爲奉我
二親之宮穴仰祈
皇考昭鑒孝情洪
賜蔭佑昌于後昆屬當啓工特用菲

祭謹
告

祭純德山等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日
戊子
皇帝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忠致祭于
純德山之神
后土之神
顯陵司衛土地等神
司工之神
曰朕躬爲
考
妣親視建造
玄宮之位于舊之北以今日興工特命重臣
祭告惟
諸神鑒享孝誠
默施贊相俾物集工成人無虞患此朕

祭之之意也
諸神宜彰厥靈哉謹
告

回鑾辭內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二十二
日庚寅
孝子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

[illegible]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祖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曰玄孫今年二月內發京南之湖廣承天府
[illegible]謁[illegible]今月十五日還京仰賴
皇祖聖庇出入平吉謹用

御製大狩龍飛錄

祭謝兼伸叩
謝之情謹
告

告謝
成祖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師兼太子太師
翊國公郭勛敬以告于

皇祖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仁廟文

御製大狩龍飛錄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師兼太子太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夏言敢昭告于
皇祖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宣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敢昭告于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高祖妣孝恭章皇后
曰昨玄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英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許讚敢昭告于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曾祖妣孝莊睿皇后
曰昨曾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憲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嚴嵩敢昭告于
皇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祖妣孝[illegible]純皇后

曰昨孫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孝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姪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張瓚敢昭告于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曰昨姪南巡荆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睿宗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寛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
曰予今年二月中旬出京躬至湖廣承天府敬
詣
皇考玄宮下拜視予切仰思
皇考聖德鎮靜
天性慎諸今日
神靈在
天豈異前日者竊聞繼志爲人子之善子實用上體
我
嚴聖考之志敢擬奉
皇考聖安發原
純德山之
顯陵予恭命司臺別作

玄宮于壯上奉
皇妣尊號於
天壽山之
大峪嶺次為
二親萬世之祀事畢今月十五日入京玆擇剛辰躬
伸
祭告兼展反面之禮併盡
叩謝之情惟我
皇考

聖鑒謹
告
告謝
武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孝弟嗣皇帝御名謹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敢昭告于
皇兄武宗毅皇帝
孝靜毅皇后
曰昨弟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太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定國公徐延德謹告于
太社之神
太稷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帝社稷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保兼太子太傅宣城伯衛

錞謹告于

帝社之神

帝稷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朝日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溶謹告

于

大明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夕月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東寧伯焦棟謹告于

夜明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天神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謹告于
雲師之神
雨師之神
風伯之神

雷師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告謝
地祇壇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嗣天子御名遣駙馬都尉鄔景和謹告于
五嶽之神
五鎮之神
基運等五山之神
四海之神
四瀆之神
京畿名山大川之神
天下名山大川之神

曰昨者南巡荊楚事畢還京仰惟
鑒佑謹致
謝悃伏祈
歆格謹
告
祭謝
太歲殿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靖遠伯王瑾致祭于
己亥太歲之神
十二月將直日功曹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伸
祭謝惟
神永佑馬謹
告
祭謝

城隍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兼[illegible]張璧致祭于
京都城隍之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伸
祭謝惟
神永佑馬謹

告
祭謝
旗纛廟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少保兼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鏸致祭于
軍牙六纛等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伸

祭謝惟
神永佑馬謹
告
祭謝
承天門之神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戊戌朔二十四
日辛酉
皇帝遣襄城伯李全禮致祭于
承天之門之神

曰昨朕南幸楚服恭視
顯陵禮畢回京特伸
祭謝惟
神永佑焉謹
告

御著大狩龍飛錄

皇帝勑諭禮部
朕惟孝子之事親送終爲大矧
陵寢所在體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親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盡矣
皇考顯陵昔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茲朕
恭詣
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宫以安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以昌厥後永綿胤祚于百世朕親
擇於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前期五日朕親奏
告
皇天于
玄極寶殿及
太祖廟
睿宗廟分遣大臣祭告
北郊

陵爲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
叔疏請朝見且
叔乃
皇考同氣至親姪亦欲一見以敍親長之情重違所
請但途間匆匆莫奉酬餞之禮已勅戶部歲增
祿米五百石及有徵儀用表姪展敬之意惟
叔益篤自愛以永芳譽用作諸藩之式夾輔王室以
貽範來世行次未備惟

叔亮之哉
鄭王道迎
又諭
朕南詣承天王躬迎謁忠敬至意朕心懽慰
皇帝書諭弟鄭王
朕躬詣承天府恭視
顯陵爲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弟請欲越境迎候
況其悉弟忠勤至意朕心嘉悅但行途匆匆

莫舉宴酬之禮已勅戶部歲加祿米三百石并
有徵物以賜用見朕意特茲諭答弟宜益加忠
敬愈勵孝親之念克篤修身之誠庶保令譽於
有終垂芳名於無斁式副朕意弟其欽承之哉
勅北京留守內侍監官忠朕自昨月十六日出京
南詣
顯陵之府今三月一日已渡大河長途行半舟邁平
如仰
天垂佑百靈贊助朕躬康豫師旅悉和止是衛輝府

行宮失謹及北二次之燬此又在駕過之後別
無他事慮恐傳于道者不真尔京中留守等官
豈無驚恐哉尔宜朝夕侍護東宮佐理事務勿
得駭疑以副朕意故勅
勅北京留守使等官宣城伯鎬遂安伯鏸輔臣鼎
臣尚書瓚朕自昨月十六日出京南詣
顯陵之府今三月一日已渡大河長途行半舟邁平
如仰
天垂佑百靈贊助朕躬康豫師旅悉和止是衛輝府

行官矣謹乃赴二次之變此文在駕過之後别
無他事慮恐傳于道者不真其示京中留守等官
豈無驚恐哉卿等勿信妄疑宜安心乃事協
謨保護京帑同力贊理庶務以副朕意故勅
周世孫道迎
面諭
朕南巡楚服世孫恭自奉迎㫖見忠敬
皇帝勅諭姪周世孫
朕恭詣

顯陵南幸承天府道經鄭州姪迎候朝見于行次具
見勤敬朕心嘉悅特勅戶部加賜養贍祿米歲
三百石并有金帶以賜姪方冲年宜篤於孝敬
講學親賢以成其德用副朕望姪其欽承之哉
故諭
徽王道迎
面諭
朕南幸臨茲王親奉迎誠敬至意朕用嘉悅
皇帝[illegible]

朕恭謁
顯陵巡幸承天府道經中州弟越境來迎朝見
于鈞陽勤慎備至忠孝有加朕心深用嘉悅但
行道匆匆莫為酬答已勅戶部加賜王祿
米歲三百石并有[illegible]見朕情茲特諭
吾弟宜益篤忠誠愈勵孝敬尚保令譽於有終
垂芳名於無斁以副朕眷望至意弟其欽承之
哉
諭唐王
朕茲躬幸唐王煩王出迎感悅王之至意

勅諭楚王
朕有事
顯陵至此煩王遠朝朕感悅至意王其亮哉
皇帝書諭皇太子載壡昨日以奉命簡官奉
朝日曾祭於以朕[illegible]問起居兩疏朕俱
覽之喜甚朕躬安好[illegible]方在親近善仁之
蒙宜白啓受衷撫我京本朕於行在事已完矣
四月二十三日還京特示令知之故諭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繫懷勞擾久
時民艱當軫承天府自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
歲湖廣地方與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北直隸
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
懷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還京於戲慎終
思永立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求減建中業以遺
孫子尚賴忠賢匡予至治詔示華夏宣悉知之
宣諭承天府百姓
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爲
父母來到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
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
父母都
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㾾我今事完回京說與

你每幾句言語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
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
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況我也不能深文這等與
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之者教他便省的你
每可記着
皇帝書奉
叔祖唐王
朕昨躬事事于
顯陵道經
叔祖之國已煩迎見茲朕還京慮恐再煩出送先此
書以奉止勿煩出送
叔祖宜惟時保愛重加節宣以慰朕意惟
叔祖亮之
皇帝書奉
叔汝王
朕昨躬事事于
顯陵道經
叔父之國已煩迎見茲朕還京慮恐再煩出送先此

書以奉止勿煩出送
叔父宜惟時保愛重加節宣以慰朕意惟
叔父亮之
皇帝書諭弟徽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兹朕回鑾可勿煩来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皇帝書諭弟鄭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兹朕回鑾可勿煩来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皇帝書諭姪周世孫
朕昨恭往視
顯陵道經于周已見姪出迎朕兹回京可勿復来送

書以諭止姪欽承之
皇帝書諭弟趙王
朕昨恭有事于
顯陵道出
弟封國已勤迎謁兹朕回鑾可勿煩来送特書
諭止
弟宜亮之

御著大狩龍飛錄

行在龍飛殿

奏告

上帝樂章

迎

帝神 中和

仰

高高之在上兮

皇穹冒九圍之徧覆兮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游衍

兮必奉

天顧愚臣之此行兮亶荷

帡幪

奠玉帛初獻 壽和

於昭

帝庥兮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

心拳拳瓊巵蒼幣兮捧卬

前

亞獻 敦和

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

帝鑒凡微兮曰誠爾小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

終獻 承和

臣来玆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

克昌匪戴

帝之臨汝夫何因

徹饌 永和

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

兮臣踈且狂沐含以

仁兮何以量

送

帝神 感和

王之狩之兮典有禋望於維

柴祀兮首重

上蒼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允賴

恩光遥瞻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永昌

南詣

顯陵命駕出京自述　五言古

昨歲深冬候　朕偶觸寒傷
臥病旬日間　思量何時安
母疾正思量　忽於一夕中
已越三載長　我望亦一見
慈命兒未望 叶　今我度莫起
念汝體未康　朕病未盡除
訣馬隔存亡

聞
命神魂揚　杲不見
慈安　遠罹此凶殃
心肝灑苦痛　擢裂并肺腸
急召二三臣　大事須贊襄
初勅迎
嚴體　衷情甚遑遑
再命送
慈形　此心復怔怔

必欲親審視　庶幾萬世昌
萬世獲昌利　是慰
二親方　乃嚴諭臣民
知我非漫行 叶
奏告
天與
祖　旁祈
神祇匡　吉旦涓乙卯二月十六日
肅駕趂南張　神京北顧處

仰賴有
穹蒼　勿謂儲闈弱
天賜必元良　此心不必憂
世願守者葳
春分祭

大明道中作　七言律

己亥春仲廿三辰
典禮循周祀
首神大明神之音

預降璽書囑太子
簡攝命使必勲親
壇壝雖有臣鄰助
几筵盜無戀
毋心 言祀典在外猶有代攝几筵之在內寢不忘念而長行焉然行所以為親也未免之彼而暫去此亦有守侍非荒漫無託云
長途幾適觸悲思
信道傷懐父子真

躬詣
顯陵渡河 七言絕
遙出神京千里餘
道經河瀆駕六魚
昔年絳服承
先詔
今日黃袍撫四輿
記續
朕御舟中渡大河之南狩自道一絕因命諸臣

即時作和諸臣退而尊君未肯工於乃能遜恭
和之朕復思之爭勝於人伐己之克為君子恥
為之豈人君之又可為哉然否也但敍一時相
與為懽之意亦未為害也已亥三月一日記

和
綸閣調爕積媿餘
綵璘騈承復錦魚
皇心孝念誰識到
微臣自感任

王輿
代言作
室姻忝屬
聖恩餘
覩攀
龍御附虫魚
飛渡明源恬錦浪
頗將忠懷答
皇輿

代元作

小臣承

眷戴

恩餘

慶遭雲水寔龍魚

河舟客邇覲

元聖

萬艘戈甲衛

乘輿

代希忠作

初閱

純德山喜而自得 五言古

南辛湖裏地

陵寢切衷腸 周視

親園內 廻旋四五崗

茂茂鋪茵厚 森森列障長

龍高生意廣 虎伏世傳昌

抱環羅玉砌 繚繞布金墻

黝寘土已壯 允矣稱

玄鄉

平垣免蹉防 接聳戒夷險

山祇 鎮靜資

尊妥奉

先皇 自是

神靈悅 屢致朕心量言度量不

可移也 為此自得吟

庶幾永不忘

再閱

顯陵小歌

茂茂兮

純德山葱葱兮王氣接雲霄卜兆允茲吉且豐屢視

審察慎秋毫恭惟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復嘈嘈秪有思

親獨苦心幾番血淚洒黃袍

思

思小賦

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積已
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惟慰兮
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愼必臨視而詳盡兮須吾身
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
日兮抵昔都之
純山崗視之再之三兮閟王氣而輝光惟斯靈域兮
我謂厥蔵痛哉拜下兮儼

嚴父而皇皇祇
聲容之去耳目兮惟心聲心容則未忘驚歲月之如
流兮遠達
考御廿十秋春倏背養于
妣闈兮浹百日而復一旬 十四日已百日 痛遐思兮
心神顛泯詩曰心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
生我身
親生我身百苦百艱萬慼一頻望我成人今我成人
永感無垠哀哉作賦以語大臣輩體我言諄匡
我嗣人以仁
大明嘉靖已亥三月二十四日御道中作

御題漢江 七言絶

舊邸承天迩漢江
浪花波葉泛祥光
溶洋澆漾青銅湛
喜有川靈衛故郷

又 七言律

陵國南來二月初
[illegible]舒
[illegible]暫出封凝目處
臨邦適繞漢江於
流波若葉千疊茂
滚浪如花百里踈
誰道鄣湘非盛地
放勲[illegible]德同
天字

麥浪 七言律

故國瞻依

純德山

禮制親栽肅駕還

途邊遮馬禾苗長

道畔揚輿麥穗斑

迎風潑疊蒼雲合

向日明堆翠霧開

成實頎飽吾民腹

須得靈膏自

帝頒

渡河伏前韻

返離承天日數歟

浮水群舟若萬魚

燕都指日瞻

玄極

祇酬

御答

黄輿

栢鄉縣定

陵次規制有感

回次長途寓栢鄉

徘徊南北觸衷腸 言計慮

二親陵事分合之重有非得已者

秪求萬世綿延計

不是區區目下狂

又

幾回思慮幾回腸

北寢

南園重度量

欲得

二親安妥處

分合今古未低昂 此言分合不足高下而重輕

唯

親安後昌可也

又

粤自炎羲建極張

五倫之内重三綱

父子主恩慈孝止

君臣惟義敬仁常

歲百偕年夫婦正

從一順命化風良

此理原教嚴世道

同穴禮否有虞皇此申言分合各惟其時原不為禮之害也情之傷也孝子之罪也

還駕至保定府取府名作

設職星羅庶事修璓我

祖輿圖勝古多真个是

天保定地保安人保和

作菩薩鑾取豆尸部納二十一字言爲政之意

鄉良以和人是本常可方直正道準勤將政務

力長任自篤整利義在辯分剛柔惟之審己允

其蔵否量察須私忍

反

本是人和以良鄉準道正直方可常力務政將

勤整篤自任長分辯在義利審之惟柔剛否蔵

其允已忍私須察量

大狩龍飛錄二卷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肅皇帝御撰嘉靖十八年二月帝幸湖廣承天府相度顯陵三月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四月還京是編皆紀其事上卷乃自啟行以迄回蹕祭告郊社宗廟及所過山川羣祀之文下卷爲前後所降勅諭末附以龍飛殿奏告上帝樂章及途中御製賦一首詩十六首詩餘二首

庚申外史二卷

〔明〕權衡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庚申外史二卷》提要

文宗諱圖帖睦爾今改譯圖卜特穆爾 燕帖古思今改譯作雅克特古斯 晃忽叉地名元史作王忽察都今改譯為鴻和尼亦可作鴻呼尼鴻和爾皆同 妥歡帖睦爾今改譯作托歡特穆爾 燕帖木兒史亦作燕鐵木兒今改譯為雅克特穆爾

寧宗之立實在至順壬申則是三年非四年也此書蓋因記順帝登極即位而誤數傳寫偶耳 懿璘只班史亦作亦璘真班今改譯作伊勒質伯以文宗至順元年預二月乙巳封鄜王即時年七歲至畔

庚申外史卷上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癸酉元統元年先是歲壬申秋文宗車駕在上都八月疾大漸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　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睦爾來使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為之躊躇者累日自念晃忽叉之事已實造謀恐妥歡帖睦爾至而治其罪姑秘文宗遺詔屏而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玉寶妥歡帖睦爾太子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為右相禮絕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諸王無敢以為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為言者燕帖木兒始迎明宗皇帝幼子懿璘只班登寶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繼而燕帖木兒建意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

…申十月庚子崩
極十二月壬辰
崩在位凡五十三
日畢氏續通鑑作
在位四十三日

按順帝即位時年十四歲

撒敦今譯改薩敦
伯顏今改巴延
唐其勢今改騰吉斯

禿滿歹兒今改為圖們岱爾

伯牙吾氏續通鑑作奇徹氏

遭折死耶安歡帖睦爾在廣西靜江可取他來為帝
且先帝臨崩云云言猶在耳於是燕帖木兒知事不能
已遂奉太后詔旨遣使去廣取安歡帖睦爾太子來
京太子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蓋燕帖木兒
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騙馬與太子
並行馬上舉鞭指使告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
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荅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
至六月方使登位改元元統元年尊文宗后為皇太
后以丞相燕帖木兒加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右相伯顏
為樞密院知院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撒敦者燕太師
之弟也唐其勢者太師之子也徽政院使宦者高麗
人禿滿歹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祁氏於帝祁氏性慧
黠有寵於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不可久曠何
不選立之衆皆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
為天下母於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為后后權臣家
女習於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祁氏心不平之日
箠楚祁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祁氏於前箠問其罪加
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垣帝雖不言
心甚責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
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

甲戌元統二年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自帝即位以
來不復留心政事惟日溺於酒色取晉邸后為妻諸
公主嫁之者四十餘人有某王位公主嫁及門三日
不得見既而傳旨曰公主且歸我要時來取燕帖木
兒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為鴛鴦筵帝偶坐中有
一婦人顏色甚麗太師目之問曰此為誰意欲留之
左右告曰此太師幾夫人某氏也由是酒色過度體
羸溺血而死太尉伯顏陞為右相伯顏當帝自廣西
來入京師宿留汴梁心方不測朝廷權臣意其偽伯
顏適為汴梁省左平章從所有蒙古漢軍邑從入京
帝深德之以意從功特封太尉至是一旦為相居唐
其勢上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
位居我上或時裹甲帶刀至伯顏家或從入鄙人家
飲然猛憨無術實無他異謀也
乙亥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
勢與其弟塔剌海為文宗義子者謀為不軌將不利
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塔剌海匿皇后
袍下右丞相從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可匿
之乎并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
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殺后於東門外唐其

勢既死命撒迪為御史大夫立弘吉剌氏為皇后乃世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祁氏為次宮皇后居興聖宮號興聖宮皇后二宮並為后自此始伯顏奏曰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兒人書觧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云往應舉未回我不想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遂罷今年二月禮部科舉

丙子至元二年詔徵西域醫剌麻至京禮為帝師仍以故太師燕帖木兒第錫之

丁丑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荅剌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剡王家奴也謂剡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剡王謀為不軌殺剡王并殺王子數人初伯顏謀封秦王時或告伯顏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顏曰我聞淮東有秦郵我家秦郵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時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省臺院官皆出其門下每罷朝皆擁之而退朝廷為之空矣禁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賜高年帛禁百姓畜馬品官畜馬有差六月天下謠傳拘刷童男童女民間皆望風成婚河南棒胡反棒胡者河南鵠山縣人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

退伎擊如神遠近聞者稱棒胡其徒弟百餘人有名胡山花亦善棒開州人輾軸李陳州人棒張皆起兵應之河南左丞慶童督軍敗之于鹿邑杏岡擒之號其岡為得勝岡伯顏殺往太皇太后宮或通宵不出京師為語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彗出紫微垣數十丈凡十餘日占者以為應在十五年後至辛卯果驗京師大水朱光卿石昆山亂于廣南之惠州既而復有李智甫羅天麟亂于閩漳皆討平之

戊寅至元四年詔郡縣舉隱逸士詔脩曲阜孔廟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之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遂喜曰盍與我為徒弟可乎老遂捨為僧其僧於是遂以穀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

歲始送入寺與群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歲
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王以泉
水施之疾者甚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
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卒不為有司所
捕獲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
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行可行可教之以密
告於帝令帝知而預為防

冬十一月河南范孟端反孟端者河南杞縣人也始
為內臺知班發身掾河南省臺其人貧無資寡交游
人皆謂為不辨事欝欝不得志又久不得補一日大

書省壁曰人皆謂我不辨事天下辨事有幾人袖裏
屠龍斬鮫手埋沒青鋒二十春後有守省御史來與
孟端有舊力為言之乃得補又不甚偉孟端憾曰我
必殺若輩一夕與其黨霍八失等約曰我冬至日應
直省汝四人當以黃蠟為九腥狀佩之稱聖旨劫鋪
馬乘昏暮入河南省中坐定喚當直掾史來傳聖旨
我則佯應之曰詰有河南廉使改惟德致政在家即
傳聖旨召之使居省中權事餘省官呼入者汝皆傳
聖旨槌殺之凡發號令惟聽我施行如此大事必成
可以得志富貴可共也已而皆如其言是日省憲官

置酒皆醉于家於是平章月魯不花左相劫烈理問
金剛奴郎中完者禿里狄兒都事拜住揔管撒思麻
監司禿滿万戶完者不花等喚入皆若使聽聖旨然
即以鉄骨朶自後椎死棄屍後園稱聖旨除孟端為
河南都元帥拘收大小衙門印自佩平章發兵虎符
調兵守城把諸街巷城中人不得往来封閉黃河大
江渡船使南北毋通發各道兵來聽調孟端在省發
祖去杞縣祭祖墳經五日又用金鼓押諸衙門正官
首領官凡若干人斬于市有馮二舍者孟端用為省
宣使使在外給事馮因叩孟端曰幸引我見朝廷官

孟端醉不覺噎而言曰何者為朝廷官我便是也馮
覺其偽因隨孟端出竊告省都鎮撫曰使臣者偽也
可閉諸省門弗納我將圖之於是殺孟端于外時省
中猶未信擲其首示之乃開門持兵者入霍八失等
竄行竹園中遂俱撲殺之當孟端反時百官俛首聽
命獨歸暘不從縛之孟端問曰朝以月魯輩有罪別
選用人歸先生不願仕宦耶暘曰有母在堂誠不願
也又問曰歸先生不怕死耶暘曰死生有命元帥遂
因之事敗得出故天下多歸暘自此始

己卯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命名愛猷識理答臘實

興聖宮祁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為妳公其後
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
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
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
以行往必不利於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柰太子
在柳林何即夕即召高保哥月闊察兒與之謀討伯
顏卸其軍權於是先令月闊察兒夜開城門星馳往
柳林竊負燕帖古思太子入城又忌翰林官泄其事
特使平章沙加班召其館客范匯皆累之車中載以
之入賜之坐諭以罪狀伯顏卸其軍權誅之之意使

草四更使只兒瓦歹平章及沙只班齎詔向柳林先
卸其軍天明閉大都諸城上開讀詔書畢御史大夫
脫脫踞坐城門上傳聖旨曰諸道隨從伯顏者並無
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所罪者惟伯顏一人而已
伯顏養子詹因不花知院荅失蠻尚書謂伯顏曰擁
兵入宮問奸臣為誰尚未晚也伯顏叱之曰只為汝
輩常時與脫脫不和致有今日尚欲誤我也情知皇
帝豈有殺我之心皆脫脫賊子之所為也言未既又
有詔到柳林伯顏除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請入辭帝
使者不許曰皇帝有命命丞相即時起行毋入辭伯

顏至河南又有詔令伯顏陽春縣安置初伯顏過真
定時父老捧献菓酒伯顏謂父老曰爾曾見天下有
子殺父之事父老曰不曾見人殺父但見奴婢殺使
長蓋暗指伯顏殺剡王之事伯顏聞之俛首不語殊
有慚色也臺臣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
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墜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讎
不共戴天乃貶太后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瀋陽
路安置乃云都赤闊察兒押送瀋陽將至瀋陽太子
怨心驚知其將殺已矣飛馬渡河而走月闊察兒追
及之拉其腰而死云都赤者帶刀宿衛之士也太后

亦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故此舉雖
出於權臣實亦帝心所欲也尚書高保哥奏言昔文
宗制詔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
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太廟并問當
時草詔者為何人遂欲殺虞集伯生馬雍古祖常二
人皇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
在傍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
才故捨之不問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
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奏詔居甘州山寺有
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

女子與之慮拾七年女子有娠[illegible]月十六夜生一男
子明宗適自北方[illegible]其手上有龍文五采氣
即物色得之乃[illegible]也[illegible]十之所[illegible]得
無有重賀于[illegible]之則曰今早五更
後命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并其母載
以歸

庚辰至元六年伯顏行至江西隆章驛飲藥而死殮
以敝木棺寘棺上藍寺中[illegible]水流出户外人皆
據衣掩鼻過之籍其家數月㪯當不盡米粿數房燒
餅至一旁其嗇也如此或言伯顏家畜西畨師婆名
畀畀每問畀畀求歲吉凶又問自己身後事當如何
畀畀曰當死于南人手故其東政之時禁軍器倒馬
足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不得回手等事皆原於此
先是阿乂赤大夫完者帖木兒王二人頗有節氣見
伯顏私通太后殺剡王竊相議曰此人有無君之心
不除之必為國家患於是截髮為誓私相約曰但得
間即行之一日伯顏休息於家二人立侍或言云都
赤佩刀乃水總管鑌鐵善刀也阿乂赤即借觀稱善
久之伯顏亦忻然披衣起觀之完者帖木兒王喜於
得間從傍提阿乂赤臂阿乂赤俱不敢發完者帖木

兒王疑其中變害己因長跪前曰向者阿乂赤觀刀
時有害太師心伯顏大怒即捽向前阿乂赤亦跪曰
此人常有害太師心我不從故反告我伯顏即併殺
二人而籍其家其酷虐如此
命脫脫為右丞相益都忽為左丞相韓家奴為御史
大夫汪家奴為樞密使初伯顏既貶其弟馬札兒台
以誅伯顏有功故繼其位為首相僅半載於通州置
榻坊開酒舘槽房日至萬石又使人販長蘆淮南
鹽其子脫脫不以為然嘆參政佛嘉閭曰吾父喜君
君所言無不聽盍諫吾父使辭職閭吾不然人將議
家逐其兄而攘其位衆口甚可畏也佛嘉閭如其言
乘間諫之馬札兒台果辭職家居封為太師於是陞
益都忽為首相而已副之馬詔復行科舉詔太廟四
時祭享賜天下高年束帛蠲天下租分
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奏曰京師人烟百萬薪
芻橧負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開池河上受金
口灌注通舟楫往來西山之煤可坐致於城中矣遂
起夫役大開河五六十里時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
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瀉而下其水湍悍流行
二時又衝壞地數里都人大駭遂報脫脫丞相丞相

亟命塞之京師、曰[illegible]丞相[illegible]以[illegible]大水
辛己至正元年詔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溍許有
任等人五日一進講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
古調常幸宣文閣用心前言往行欽欽然有慕尚之
志馬大興國子監蒙古回回漢兒人三監生員凡千
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章句補苴時
務以應故事而已凡在講[illegible]日[illegible]說紛[illegible]一人之
食為鈔五兩君子以監學乃作養人材之地而千百
為群恣縱恬嬉玩愒歲月以優游謂為賢行加屏
風以障市人入茶酒肆不償直揮[illegible]而出無敢如何

是壞天下人材何作養之有是加孫監生也積分試
中累官至秘丞在朝觀覽不得志[illegible]館入朝為左丞
相封河南王位太傅出總天下兵[illegible]是加孫為分省
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師議事[illegible]達[illegible]中大言
曰我今日只知有總兵不知有[illegible]市人聞其言相
顧問曰此何官人也或曰此則往時監生是加孫也
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illegible]當日[illegible]也又有普賢奴
者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因奉
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為分戶部尚書巳南京師
大飢遣戶部侍郎[illegible]擴廓[illegible]賢奴如之請與相

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粮耶歸汝語丞相朝廷
自紅軍搶亂以來前後命總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
辦粮料如肇不班也先帖木兒太不花荅失八都魯
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總兵平大河南北山東等處
並不曾費朝廷一毫供給今又起軍肅清江淮亦不
索朝廷供給粮料而朝廷反求粮於我耶張至道叅
政在側因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飽飯
喫耶遂啓擴廓以山東粮五千運入京師往往監生
所就數如此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州
遂為紅軍舉首先是伯顏為丞相馬札兒台為知院

遵道為書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
士馬札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
棄去後為賊中舉首
壬午至正二年詔曲阜衍聖公陞秩二品慶元守王
元行鄉飲酒禮詔譯唐貞觀政要二月帝出學載門
耕藉田是年秋監察御史言宦官大盛宜減宦官額
并出宮女蓋時宦者多高麗人為之也
癸未至正三年園薄見服新成親祀南郊時春二月
也議修遼金宋三史丞相脫脫銳意欲成之而所費
浩大錢粮經數不足順以為憂掾史行文書丞相三

五事者戶口增一田野闢二詞訟簡三盜賊息四賦役均五合常平得法為六按職官志止云五事不及常平其殆傳之誤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郤之掾史遂與國史院典籍危素謀之素曰丞相不喜者非錢粮無可措畫乎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頰有貢士莊錢粮者各路椿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粮以為脩史費就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見丞相丞相聞其說甚喜於是奏使儒臣歐陽玄揭奚斯等於國史院脩撰遼金宋三史韶興守泰不花行鄉飲酒禮詔天下立常平倉河次白茅口冬十月有七日有事於南郊前三日裸于大室拜享于列聖次第至寧宗前帝問禮儀使曰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否禮儀使傳旨問博士劉聞對曰寧宗皇

帝雖是弟已曾承宗器而為皇帝時陛下亦曾做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底諸侯有个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做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做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帝乃拜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天下民租五分詔天下立常平倉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平倉得法湊成六事

甲申至正四年春儒臣歐陽玄揭奚斯等脩遼金宋三國史告成禮部引國史各院官稟告丞相脫脫奏聞脫脫搖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稟三郤衆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脩丞相見其名不列宜其慍也盍稟之曰自古脩前代史書雖以史官秉筆而總裁則必歸一人如唐書則歐陽脩總裁資治通鑑則司馬光總裁今遼金宋三國史幸蒙丞相奏用儒臣某等行其文而所以掌其事使就緒實賴丞相之力也某等謹以書丞相為總裁官丞相幸始終成之以為一代之盛典豈不可乎於是脫脫大喜即命掾史具進史儀部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覽者以為近代無之先是諸儒議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脫脫獨斷曰

三國各與正統各繫其年號議者遂息然君子終以為非也進史畢因大宴群臣於宣文閣脫脫奏曰給事中殿中所紀録陛下即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脩撰收入金縢上曰朕行事只在給事中殿中處之待朕他日歸天去令吾兒為之可也仍以御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不許有所入然不知給事中殿中適來皆公卿膏梁子弟為之其實背然全無所書也故庚申以來三十六年史事並廢馬札兒台太師告老退居甘州於是有譖言行其間父子各相疑脫脫因乞致相位願往甘州侍親詔因而許之初脫脫謀使其父

辭位也常奏帝以其父之負不可使居大位且密隱
帝倚其辭位陛下宜即許之至是帝亦因而許蓋憶
其初用詭計也以阿魯圖為平王為右丞相以平章
帖木兒達識為左丞相

乙酉至正五年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三月詔曰
乃者天災流行積雨害稼河決故道民罹其殃山東
河南尤甚朕夙夜憂惕精思其由皆朕菲德所致諸
有盜賊竊發去處限二十日悔過赦之前所免租外
被災者全免之已入者准下年之數

丙戌至正六年詔遣奉使巡行天下黜陟幽明問民

疾苦采訪賢俊分十道處之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
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武子春稍振綱
紀餘皆鼓亂而已命選天下郡守令選其人凡其人
之官皆陛辭隨旨諭之曰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
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飢飽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
息矣汝為我牧此民毋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
為良牧守矣時上方有勵精圖治之意凡人遷轉其
人為某官必問曰此人已前行過事迹果然一一皆
善否為我悉陳之可也徵處士脫因伯顏杜本張瑾
為翰林待制式議以為擢用太峻不可帖木兒達識

曰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識者誦之
以為名言

丁亥至正七年徵處士張樞不至朵兒只班為右丞
相賀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至正八年中書省脩六條政類成淮南北大水

己丑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為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脫脫子加剌張同庚以故加
剌張獨留京師與帝子同嬉戲一日祁后同坐偏殿
帝子愛猷識理達臘與加剌張同戲殿外愛猷識理
使加剌負己作老雅聲旋遶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

剌作老雅而己負之亦三匝加剌蹺曰加剌奴婢也
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帝子怒撻之啼哭
之聲聞於帝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剌
張也問何謂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
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頷
之會佛郎國進天馬黑色而五明其項高而下鈞置
之馬群中若橐駝之在羊隊也上回歎美曰人中有
脫脫馬中有佛郎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時有奸臣
哈麻者在側聞此言以為脫脫且將入復為相也因
乘間游說篤之于帝曰彼嘗罪汝杖汝一百七汝為

同為之計曰使臣雖死當必離之不當也何恣
之哉其脊此八好其時行日於民年從竊聞之陰使
人來甘州召之一日脫脫至京師衆皆入城然亦未
敢見帝也相與伺帝有喜色因言加剌張于帝前曰
女亦思汝人脫脫兩加剌張跪曰思之也帝又詠曰
脫脫今何在而汝欲使之見之耶后起謝曰脫脫離
闕久思見至尊今聞其入城在某處矣上即使人趣
入見至則上在棕毛殿召入正色問曰我使汝侍親
甘州誰召女來耶猶曰為之失色脫脫徐曰郎主使
奴婢侍親今昔辛親終服闋故來爾上遽起抱脫脫
相與泣慰之翌日故有再相之命命中書涖祭三皇

翰林應奉危素為之樂章
庚寅至正十年戶部尚書薛世南武子春知脫脫有
急興作兵事盖謂前相無為其禮樂衣章制度之事
漠如也欲大有為以震耀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
竹帛於無窮也薛世南武子春建言謂至元鈔法經
久當變制宜為中統交鈔交又鈔壹貫文與銅錢子
母相權並用脫脫喜奏用其言立寶泉提舉司鑄至
正通寶錢先兩日脫脫丞相率省屬下學勉勵至
階祭酒呂思誠下階迎丞相向東坐祭酒向西坐省

官列位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
中書首告以將更鈔法卑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
聽薛武兩少年之言改鈔法非祖宗舊制也丞相若
聽之必亂天下後數日盡追奪呂思誠祭酒所授宣
勅時亦議鐵武兒官衙省衙門數事或曰呂祭酒當
議事之時不措一辭及議定誰有發怒罵詈而已春
三月河北大雪深三尺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本郡
淮路百上馬賊百十為群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
銀為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貨約束裝載畢乃拘
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初無武備無如
之何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凡五處然不究其
本而徒事其末終亦不能禁也
辛卯至正十一年歸德知府觀音奴言今河決白茅
日徙而北失其故道當疏塞以為地利脫脫喜其言
命工部尚書成遵往相視馬還言工不可興浩大難
成且見今南陽安豐盜賊成群萬一與挑河人夫相
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非細事也決不可從脫脫不
悅左遷成遵為長蘆鹽運使更問京畿漕運使賈魯
曰汝前為張秋都水時知河之利害可疏塞否賈魯
澤潞人素有進取志遂應聲曰可因悉言其狀乃奏

晉為工部尚書兼河防使四月二十二日發河南淮
荊北軍民二十萬其費以億萬計府庫為空有龔伯
遂者小有才謀以留貴為心進言說脫脫曰丞相大
興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誅賞始可以懾伏衆情於
是起大獄以誅害之臣寅前相高昌王孟都忽并韓
家奴等於死地秋饑州賞失措又興挑河工役所在
肆虐又嗜首衙門淅沈吏胥無所容跡五月潁川潁
上紅軍起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此名也
其始出趙州欒城縣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
翕然從之故荊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

起應之起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朱皐據倉粟從
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蘄黃者宗彭瑩玉和
上推徐真逸為首陷德安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
諸郡起襄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
瑣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瑣
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荊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蔴李
為首芝蔴李者邳州人值歲飢其家惟有芝蔴一倉
盡以賑人故得此名貫曾挑黃河所在廢民業民心
不安芝蔴李與鄰人趙君用謀起事曰朝廷妄興土
木之工百姓貧苦無告吾聞潁上香軍起官軍無如

之何當此之時有真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
社長也曰我所知惟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其
人勇悍有膽略不得某人不可舉大事也我當為汝
致之即訪其家入門見某人方礪斧斤謂之曰汝礪
斧斤將為何耶彭二應曰州縣云有賑濟日日伺之
實設事飢無所得我將代薪入城換米粟可以變日
官府不足信也君用曰噴吾視汝膂力過人何處不
得一頓飽飯喫耶因作色曰汝能從我謀事豈但
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曰其中有芝
蔴李乎曰有有吾當從之遂引見芝蔴李李喜得

八人歃血同盟於是年八月十日佯為挑河夫日
夜倉皇從徐州城夜留城中門半拒之則曰我挑
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夜因突入一半在外一
半在內夜四更城內四人爇四火城外四人亦爇
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城內納喊一聲城外接
應一時城中大亂四人皆還奪軍器亂殺城外四
人因而得入同聲叫殺民又不見兵革一時見亂
殺皆束手從命天明人[illegible]人須[illegible]人為軍從之者
亦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亦奄有徐州近縣及宿
州五河虹縣豐沛靈璧西幷安豐濠泗事聞朝廷

省吏把牘題曰謀反事至脫脫前視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元朝不能有天下矣河漢人可追乎其後張士誠起於淮海趙明遠起於徐州毛貴起於山東明元帥起於四川獨本朝龍興淮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東征西伐南誅北討四海人心內附皆有徯後來蘇之望胡元之國祚可尽矣先是當有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迫本朝定鼎建康築壇於建康南門郊天受命改元朝至正七年為吳元年實丁未歲也豈不驗哉天命有

在豈人力之所能為耶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緑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然三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於勦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廝策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卜阿卜者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為笑其從赫廝死於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戰不伏水土病死者過半十二月布王陷鄧州南陽

壬辰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真逸陷湖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脫脫為相諱言中原兵亂哈麻從而媒蘖其過帝召脫脫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未幾自請督軍下徐州兵出有淮東元帥逯善之者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塲下鹽丁可使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者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城壁趫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知城有可克之状下令各得乃事勵乃怒俟我至即攻之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又調阿吉剌太尉攻汝寧汝寧紅

軍懼退保亳州阿吉剌亦攻平汝寧城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各愛馬韃靼軍合數萬衆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臥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其屍死人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代為總兵凡精兵三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給計億萬前後兵出之盛無如此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糧運車輛山積僅收散卒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遥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

殺何故自潰吾將刻汝此城必不汝容也遂離城南四十里朱仙鎮屯馬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也先徑歸燕京昏暮入城明日仍為御史大夫當時官軍不足用類如此故王宣建言募塩丁豈亦識時務者歟而十數年前見機最早者惟杜遵道一人也賈魯治黃河蹴凹里村塞黃龍崗口立回龍廟于岸上水由故道行脫脫議軍事每回避漢人南人時方入內奏事回頭中書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入奏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槩勦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臣在外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

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中書左司郎中田本初言江南漕運不至宜墾內地課種昔漁陽太守張堪種稻八百餘頃今其蹟尚存可舉行之於是起山東益都般陽等一十三路農民種之秋收課所得不償所費次年農民皆散罷去冬復立庸田使司於江南咬住平江陵答失八都魯平襄陽癸巳至正十三年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於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祕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祕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備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孛的蛙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碍倚納輩用高麗㛹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

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切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閣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户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脫脫平徐州以得芝蔴李奏功既而陰搆朝旨令班師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兒代之月餘始獲芝蔴李械送京師脫脫客令人就雄州殺之潁州沈丘探馬赤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衆號義兵克復羅山縣州奏功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授李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

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冬十月十七日天鼓響於東北

甲午至正十四年正月汴水冰花二月朔日食張士誠起兵泰州白駒場據高郵截南北路倚納十人與帝竊議脫脫在不可諧於是同謀合太史王監丞奏連夕相星

自是帝疑脫脫脫脫始無內援矣內無后援而外有倚納十人之譖讖者皆知脫脫不返矣秋八月二日脫脫總天下兵出征高郵天下想望其風采兵圍高郵三月中書右丞哈麻諷御史大夫以老師費財彈擊脫脫帝信其言詔卸脫脫兵柄淮安安置令樞密知院老張代之當是時脫脫權重內握朝柄外總兵馬以指揮天下天下亦希其有功兵圍高郵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收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聞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進曰始丞相出師時親奉皇帝玉音以為在後事體朕在有密旨來令丞相在軍止奉皇帝密旨一意進攻可也詔書且勿聽事既久小人讒言自然明白矣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為是故也脫脫搖首曰不可詔我而不從是與帝相抗

拒也遂聽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領軍從行者哈麻壓告其家陰遣人先來軍中白其長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之速如此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銕甲一軍入襄陽號銕甲吳者是也脫脫在軍在淮安一月詔徙使西行鴆死於吐蕃境上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州平六合及將攻徐濠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奸臣邪謀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是歲省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河口適與蘄黃之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復熾矣亦憐真班丞相以為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而卒左丞火爾赤代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

庚申外史卷下

葛溪權衡以制編輯

乙未至正十五年湖廣苗軍聽調營于汴梁東其帥吴天保死裨将生陳叛入西京遂陷陳州許州西至虎牢関荅失八都魯討平之以汪家奴為右丞相鼎住為左丞相哈麻為平章數月鼎住薨哈麻陞為右丞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倚納十人皆進職立興聖宫祔后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命翰林學士行冊詞有曰家法曰齊心法曰正又曰存心養性者守身為事親之大任賢去邪者知人為安民之方勿

謂穹昊之高一誠意而應徵應勿謂宫庭之奥一善言而萬方知與治同道則唐虞之俗可還主善為師則舜禹之域斯至君子以為徒訓也劉福通攻敗荅失八都魯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洛陽明元帥入西川陷之自称蜀王香軍陷安豐二月陷和州三月破廬州宣讓棄城由浙浮海還燕香軍遂乗勝渡江破太平建康寧國遂據江東既而池州安慶尋後皆沒

丙申至正十六年哈麻既得相位醜前所薦西天僧所為恐為當世及後人所非議乃以他事杖西天僧一百七流于甘州偽若初未嘗薦之者又思念以為前薦西天僧時甚秘密惟妹婿秃魯帖木兒知之莫若併去之以滅其口乃謬謂其父禿魯國公曰我兄弟二人一薦為丞相一為大夫皆荷祖宗德澤但妹婿秃魯帖木兒在上前近行淫褻無礼恐為天下士大夫所譏笑我兄弟何面目見人盍除之以為吾利不意其妹於屏間竊聞之急歸告其夫翌日有旨哈麻休入擡陽又有旨根随哈麻人吏都散又有旨令哈麻出城又有旨哈麻安置惠州雪雪安置大寧中道皆杖殺之上始悟哈麻譖脫脫令脫脫骸骨還京

師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軍南陽嵩汝招降叛民百萬軍聲大振其秋下唐隨安陸沔陽德安以及蘄陞為河南行省左丞相賀太平再入朝為右丞相初大理宣慰司同知荅失八都魯為四川叅政引兵自巴蜀來克復襄陽均房調入中原頗有功至是陞為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是歲

天朝起建康張士成據平江危素為司農司丞於京師雄霸等州屯種給京師號曰京粮為浙西被陷海運不通故也

丁酉至正十七年詔荅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

謂侍臣曰此人死期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以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旨却其軍褫其職以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為湖廣省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荅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滅文都於是二將皆渡河　相次失守矣五月汴梁大飢守臣失烈門知院道紅軍劉福通自稱太保入擾之迎其主小明王於亳州入都于汴梁之皇城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入晋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力敖李喜喜趨関中毛貴兵合田豐趨大都而帝方與倚納

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子手執数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纓絡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偈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復命荅失八都魯駐兵曹州未幾死其子孛羅帖木兒代領其衆受詔鎮守西京荅失八都魯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命為刑部侍郎號長槍侍郎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被益都義兵黄軍下万戸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罷商稅罷寳泉提學司四月陳友諒陥安慶余闕死之余闕三上牢相書不達援兵亦不至故城陥而死之

戊戌至正十八年太不花忿賀太平本漢人而居相位已乃勤勞于外表索賀太平軍前供給怒朝廷不從駐兵彰徳玩寇不進賀太平以計殺之於保定并害其子壽童附馬以紐的該為添設丞相山東毛貴兵由濟南犯直沽去京師百二十里京師大震值太不花裨将劉哈剌不花領兵自秦奧來大戰却之哈剌以功由尚書陞平章義兵察罕帖木兒以八月克復汴梁小明王遁入安豊関先生沙劉二破頭潘寧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

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西京孛羅饋京師数千車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画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称魯般天子内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輙命易之内侍因刮金珠而去祁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上衣諫曰使長年已大太子年已長宜稍息造作且諸夫人事上足矣無惑於天魔舞女輩不自愛惜聖躬也帝艴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此兩月不到后宮祁后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輙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

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帝嘗謂倚納曰太子苦不曉祕密佛法祕密佛法可以益壽乃令禿魯帖木兒教太子祕密佛法未幾太子亦惑溺於邪道矣噫

是歲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尔赤總管安謙棄城從新門走撫州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

尚書總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陳友諒乘勢下江東至太平殺徐真逸於舟中而自立既而大敗於金陵南還後於江州建都焉

巳亥至正十九年破頭潘關先生趙全寧焚魯王宮府駐軍遼陽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時也先忽都為詹事以為摠兵將大軍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破頭潘自晉冀西京歷上都軍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取遼陽功成其子至則關潘之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也先忽都畏之宿留不前竟潰而歸乘夜入城仍陞為翰林集賢學士先是太平嘗以聲譽用成遵蕭庸趙中等布列省部遵等亦俛首從之及也先忽都敗還反以功陞為學士相與歎曰朝廷賞罰無章紀綱掃地乃至如此將陳其罪覩近者竊以告太平太平頗以為憾京師大飢民殍死者近百萬十一門外各掘萬人坑掩之鵂鶹百群夜鳴至曉連月乃止居庸關子規啼太子召指空和尚問民飢饉何以療之指空曰海運且至何憂秋福建運粮數十萬至京師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飢遣使督海運粮儲于京師時張

士誠據浙西有粮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粮竟不至賴福建瀕海又為王土獨能運粮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當元統至元間國家承平之時一歲粮入至一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強河南二分強江西一分強腹裏一分強湖廣陝西遼陽一分強通十分也金入九三百餘錠銀入九千餘錠鈔本出一千餘萬錠絲入九一百餘萬斤綿入九七萬餘斤布帛九四十八萬餘疋而江浙常居其半及張士誠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識者以為元之氣數不推可知也指空

者西天刹帝利王第三子也狀貌魁偉不去鬚髮服
食擬於王者居京師四十年習靜一室未嘗出門王
公貴人多見呵斥雖帝亦不免百八歲而死甘露降
文宣王廟樹上凝如白霜啖之味甜黄河清鄭州長
數里貴赤衛韓僉事家次子死数年長子又為孛羅
所拘於西京父母悲歎老失二子貧無以為食早夜
哭泣方哭之際忽聞次子來告曰吾兄将西京米麺
且至父母可勿憂已而果然自此之後往來聞其言
語如生人者半年其家小兒盡見其容貌服色而長
者但聞其聲一日来告父母曰阿爺阿妳可遷西房
兒欲居東房将以某日取女其日小兒果見筵席賓
客盛甚又聞歌舞雜劇之聲者数日其京師不祥者
有如此建清寧殿外為百花宮環遶殿側帝以舊例
五日一移宮不厭其所欲又酷嗜天魔舞女恐宰相
以舊例為言乃掘地道盛飾其中從地道数往就天
魔舞女以晝作夜外人初不知也帝又造龍舟巧其
機括能使龍尾鬣皆動而龍爪自撥水帝每登龍舟
用綵女盛粧兩岸挽之一時興有屬輙呼而幸之又
令諸妃嬪百餘人皆受大喜樂佛戒太倉積粟盡入
女寵家百官俸則抵支茶紙雜物之類冬十二月左

丞成遵參政趙中參政蕭備等六人丞相賀太平誣
以贓罪皆杖一百流死先是祁后與太子謀求内禪
使宦者朴不花邀賀太平贊帝遜位於皇太子賀太
平懼不敢從復邀太平用其黨数人太平又不許太
子啣之一日太子倡言於中書省堂曰我所欲者汝
皆沮之而所用者今皆以贓敗何也太平對曰所知
者才也故用之所不知者心也雖父子之間亦不能
保其無私也太平由是移病懇求免相位初祁后與
太子謀内禪太平既不允其事謂不可使居相位兀
良哈歹其人於汝無所可否今以總兵居真定宜勸
上召還京師當以代之庶幾汝事可成也既而果有
旨召還京師太平覺其有謀㗐臺官劾其罪有旨令
兀良哈歹居興州逾一月以無疾卒太子心疑太平
庚子至正二十年春宵。
害之恐之愈深春二月九日以賀太平為太保罷
相是月搠思監為右相蓋老的沙所薦也初上欲罷
賀太平謀相於老的沙老的沙欲自為之而難於發
言遂薦搠思監帝於是以搠思監為右丞相老的沙
為大夫二人既拜老的沙恃有薦相之恩數有請於
搠思監搠思監不荅二人遂成隙其搠思監恃有祁
后太子之援老的沙恃有皇上母黨之親於是搆怨

日益深矣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魯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 萬傳檄問京師之罪有曰祖宗付汝以天下今何故失天下太半汝不可居祖宗大位將傳國璽送與我我當代汝為之帝聞之顏色不變徐曰他果有天命我何不避之有乃命樞密知院哈麻剌朶兒只禿堅帖木兒八里頗逆擊之行至秭海傻起哈麻赤萬人為軍哈剌赤臨陣皆肬號衣從宗王與合勢追奔百里三知院單馬遁入上都

破頭潘關先生沙劉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校皆以女子配之軍士遂與高麗如姻婭恣情來往高麗人因而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及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李羅聽其調已而又降擴廓初賀太平辭相時帝賜以金帛駝馬使之歸老於故所生之地太平既出京城沿途宿留不進搠思監疑其徘徊顧望猶有希進之意諷御史彈之誣以謀害大臣併其子也先忽都殺之於墅馬川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帝更命老張少保率兵四十萬擊宗王阿魯輝帖木兒老張軍未至宗王黨有肬歡知院者內叛擒宗王獻京師宗王臨死罵不絕口舊例宗王有罪大故用弓絃絞之名曰賜死至是帝特命殺死陳友諒者徐真逸之臣也已而握權篡其位況其真逸於江掌有湖廣江西之地建都於江州至是大兵克江州友諒走武昌其將守龍興者以江西降時八月二十有四日也九月命察罕征山東山東自毛貴死其將為傻讐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掃地王互相攻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為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為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時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為營圍數月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施設多術數無忠誠心田豐乃忿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又為汝平海上諸城之不同心者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是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於是與同儕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長圍我預椎牛釀酒至日設

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帶刀若供給然兩人夾一人以枚鼓為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察罕於十四日昳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王士誠者即掃地王也其人躁勇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田豐目之使退其人誤謬以為使之行其所謀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聞遂開門納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城中人復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不久已而察罕死有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察罕入城之夕諸校惶惑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

同僉白瑣住乃察罕舊人有機　遽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於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餘掃太微帝命占之占曰山東當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馭書戒察罕毋輕出察罕忽之故及於禍帝聞其死哭之慟孛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聞察罕死婦人小兒皆為之嗟嘆或至流涕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太子酷好佛法於清寧殿置龍牀中坐東西壁布張席西番僧高麗僧列坐滿長席太子嘗謂左右曰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李先生者狀元李好文也太子初學書甚遒勁其後放蕩無拘檢專喜臨宋徽宗字帖謂之瘦筋書或告之曰徽宗亡國之君不足為法太子曰我但學其筆法飄逸不學他治天下庸何傷乎冬擴廓克益都誅田豐王士誠等餘黨械歸京師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老的沙提調京北白袱等村

千餘頃號內府稻米供給女寵并倚納等非奉旨不得擅支祁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久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舍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改王不勝怒盡殺祁氏一宗至是后聞之謂太子曰兒年長盍為我雪此恥時高麗王昆弟有留京師者乃議立搭思帖木兒為王而以祁族子三寶奴為元子以將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秋七月大兵克廬州守將左君弼遁淮西降附野鴿巢興聖宮數年蕃息數千驅之不去網之不盡君子以為興聖宮祁

氏之宮也蒙古以韃靼氏為父翁吉剌伯牙吾氏為母家法相承至七八傳矣一旦家國將亡家法先變帝母回回氏太子母高麗氏此野鵠所以來巢有關必先應也初庚子辛丑之歲孛察罕與孛羅嘗搆兵爭晉冀之地帝以晉冀分屬兩家且諭之曰土皆王土也民皆王民也何爭之有而資政院使朴不花與丞相搠思監相為表裏專一貪黷無厭視南北兩家賂遺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之賂厚則謂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北而有之北之賂厚則謂北曰帝有密旨令汝併南而有之以此兵禍綿纏不解監察御史

傅公讓（一云子敬）率同察彈此二人后謂太子曰朴不花是我資政院老火者看家貧人也臺家何無情而欲逐之汝不能為我主張耶太子曰阿婆無憂我儘有主張明日貶傅公讓吐蕃其餘臺官皆外除唯老的沙在而已既而新除臺官陳祖仁等十餘人又彈劾此事又外除之已而諸道臺憲皆以為言儘是太子恐欲并其去老的沙老的沙畏禍隨入孛羅軍中孛羅知其冤藏老的沙於後寢朝廷遍圖形求之不可得朴不花見臺憲彈劾不行與其黨謀曰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日之所為渠必得知臺家亦必知之終當為我不利搠思監曰彼皆是老的沙黨也老的沙既為孛羅所庇必請兵來犯京師十八人為內應社稷能無危乎遂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十八人不勝苦楚皆自誣服未幾太子得咽喉疾甚亟左右曰願釋十八人之冤太子之疾可無禱而免搠思監聞其言令出十八人皆安置外郡中途有死者有以賄免者其後孛羅入京師俱召還弘農盧氏山移五六里八月陳友諒與大兵大戰鄱陽湖中箭死大兵遂進圍武昌其子降湖南荊襄諸郡歸附陳友諒之篡徐真逸也僭號大

漢改元天定大義至是亡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四日申酉時黑氣圍日外有兩耳引白氣一道貫日四月知樞密院禿堅帖木兒領兵犯京師禿堅帖木兒初嘗與丞相也先不花俱屯田西方禿堅魯往也先屯擡飯也先自恃尊屬不受禿堅忿然坐也先不花營門外呼軍士共啖之也先不花患其為人剛果不測譖其有異志遂差五府官訊之禿堅帖木兒怒曰我有何罪五府來問我於是拘五府官往告孛羅曰朝廷為佞人作弄至尊更無公論如此我當擁兵入京師問此舉為誰禿堅

軍將行朴不花搠思監稱詔書謂孛羅與禿堅帖木兒同反削孛羅兵柄詔到孛羅營孛羅手裂之因使者禿堅軍至燕京太子出古北口冝興州以避之禿堅遣人奏帝曰我無負國家國家負我非犯闕願得奸臣二人而已帝不得已以搠思監朴不花付之二人因首至營中禿堅為之加帽易衣置搠思監中坐朴不花側坐拜搠思監與朴不花交跪禿堅奏帝求擅自執縛大臣赦又求稱兵犯闕赦得二赦已然後釋兵入見帝哭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禍及忠良倘循習不改崇天下何吾執此二人去也陛下亦冝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君子所為不可復用邪說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為祖宗基業可固守也帝但唯唯而已遂執此二人詣孛羅孛礼之逾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搠思監曰我前時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似此者六串來送還孛羅見之曰皆非我家故物也不要復追前物後果取故物來方是孛羅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何可以坐視而不清之乎遂殺此二人復舉兵入清君側七月二十五日遂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擁兵俱來也大都北門入見帝奏曰國家所用人皆貪婪軟弱不足以濟天下大事願召也速除為右丞相臣為左丞相禿堅不花為樞密知院老的沙為中書平章如此同心竭力整治庶政遂執讒佞數人并倚納九人皆殺之逐西番僧罷諸造作時方課築宮墻立為之罷散驅祁后出宮屏居厚載門外是時白瑣住駐軍盧溝因挾太子逍入擴廓軍中孛羅始見帝退謂老的沙曰我平生不怕天下人今見上使人似不能言者何耶豈天威若是今後凡省中事無大小你可與我奏陳去也孛羅入京前一日有大風從西來漲黃塵蔽天人馬立足不定自西至東止於更鼓樓西孛羅住宅適在其處初削孛羅兵權時搠思監召承旨張翥草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主上不敢為之執筆乃更召參政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過中書郎中說之曰我恰了一件好勾當為朝廷草詔削孛羅兵柄此正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莫不撥正反亂也客有暢勲在坐因曰撥正反亂其猶裸體縛虎豹者也孛羅至京師聞之召危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搠思監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荅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當時素以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乎遂止之且以負天下才名乃除和林省

左丞郎時上道

祁后初出厚載門外居造作提舉司局中或言孛羅因夜巡警至后所留宿故后復得入宮雷擊延春閣西脊大兵攻江西諸山寨攻贛州陳友諒故將熊平章拒守自冬十月至次年正月始降遂定閩廣之地

袁州歐道人亦歸欵率其屬歸金陵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祁后納女孛羅約以某日成婚孛羅從后后曰斷送之物未畢工孛羅曰女先至斷送之物後至可也乃先兩日婚成孛羅自入京納女四十餘人早食必同坐共食廚中每早辦飯四十品

隨諸夫人索食其入朝時諸夫人盛飾成行各進酒一巵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擴廓分兵三支駐大都城外遥制孛羅而不與之挑戰其白瑣住領一支在通州者孛羅命其將姚一百與之戰一百被擒孛羅不勝怒自將兵欲與之戰至通州取一女子不戰而還五月七日天雨白毛長尺許細如馬鬃或謡於帝收而閣之祀之如神曰此龍鬚也帝乃悦六月二十七日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之七月孛羅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有秀才徐施畚者居家好奇謀而生平憤漢人不得志於當世故難仕進至是命為侍制帝欲殺孛羅與之謀預謀者六人曰洪保保火兒忽答上都馬金那海和尚帖木思不花六人中選驍勇善刀者皆挾刀在衣中外皆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閣東桃杏林內時孛羅早朝小飯畢將上馬回去舊例丞相將上馬帶刀侍衛之士疾趍先出占馬候丞相出諸衛士起立於馬上丞相就騎然後衛騎翼丞相以行當是時丞相出預謀挾刀者見其不得便相顧曰今日又罷了徐施畚搖手曰未也忽有報捷音者自西北來平章失烈門謂孛羅曰好消息丞相宜奏去孛羅推失烈門失烈門強

孛羅偕行至延春閣側有杏枝自上垂梢孛羅帽而墜之失烈門遽為拾之孛羅曰咄今日莫有事也而又有一人突然橫過其前孛羅方眙視呼失烈門曰平章此人面生言未既一人拖其額孛羅以手禦刀遽呼曰我帶刀者何在又一人砍其左耳而死遂讙傳白瑣住軍在西宮裏老的沙亦被傷而出孛羅騎士問曰我那顏乂不出來何也老的沙謬曰你那顏又發酒風恰砍我一刀老的沙行稍遠騎士又問老的沙曰已被殺矣擴廓大軍無數在西宮裏孛羅軍大駭分散四走帝時居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鵓鈴於

是帝始出自窟室發令百姓見川軍者皆許殺之百姓匕屋擊以瓦石死者填巷老的沙趋至孛羅營中将其甲士西北走合禿堅帖木兒軍先是宗王辣黎謂帝已崩孛羅為皇帝将兵來討之故孛羅遣禿堅帖木兒将兵迎擊之禿堅軍回中途遇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知事變謂老的沙曰今上膿團不可輔小婦的孩兒亦非國器不如徑赴趙王扶立趙王南面以定天下趙王始然之中慮事不成醉以酒縛二人送京師剐之老的沙懼而乞憐禿堅詈曰彼非害我自害其社稷也趙王太祖之属也當時世祖曾與之約

曰吾與汝共天下事儻異日社稷有難汝當助之故憶其祖父之言不從禿堅計

正宮后車必氏（元史云弘吉剌氏）聞孛羅難作亮帝賞殺孛羅者六人功徐施昌不受賞一夕逸去孛羅既死以伯撒里為右丞相九月擴廓護太子還京師以擴廓為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居京師兩月擴廓居軍中乂樂忽縱無檢束居朝怏怏不樂朝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擴廓與左右謀之左右勸以請出治兵肅清江淮詔從之十二月朔日食洛陽山鳴擴廓退位伯撒里仍為右丞相沙藍答里為左丞相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既出無意治兵以父死未終喪欲廬父墓側左右或曰捴兵既受朝命出而中止無乃不可乎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恒者儉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計以客其奸謂擴廓曰丞相受天子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里白孔興張師道四軍坐食関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関與大軍併力渡淮彼若前頑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撓有関中而軍唯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於是分撥関虎等統兵從大興関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関中四軍張師道

脫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黄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関王保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関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擴廓由懷慶移屯彰德彰德素蓄積粮草數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謂左右曰擴廓之出為治兵肅清江淮也其後不肅清江淮而結釁関中今也関中之戰未定雌雄而復移兵彰德其欲窺我京

師也耶又怒祁右及太子曰向者孛羅舉兵犯闕今日擴廓摠兵天下尾大不掉爾母子誤我天下今天下土疆分裂坐受危困皆汝母子所為也怒氣不已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十一月擴廓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貊高完仲宜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為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為肅清江淮張本也識者哂之先是小明王駐兵安豐為張士誠攻圍乘黑風暴雨而出居於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渡遇風浪拍舟沒劉太保

小明王俱亡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曰求決戰張李等軍頗不及遂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差左丞袁渙及知院定安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息兵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擴廓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渙貪賄之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而我事可成也擴廓如其計袁果私布意於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為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愈急七月勝負猶未決擴廓謂孫趙二人曰今日果當如何二人因進計曰關中四軍獨李思齊最強李思齊破則餘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臨陣兵將適與彼兵等耳所以老師費財相持不決所畏者唯貊高駐兵鄒縣以吾二人觀之南軍必不能越王宣以侵我且抽貊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急趨鳳翔覆李思齊巢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關中定然後出關中軍以敵南軍猶未晚也擴廓即日從其計貊高所部將多孛羅之黨行至衛輝部將夜聚或曰我為官軍擴廓為摠兵用我敵南軍猶云可也今者卻聞關我行糧星馳前往河

中渡河西趨鳳翔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於是河西平章舡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刀誓衆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貊高作摠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約定各率兵以待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貊高即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領精騎北奪彰德使沙劉領精騎西奪懷慶往彰德者騎少精兵偽作使人以擄之殺擴廓守將范國英往懷慶者騎多兵冗懷慶守將黃瑞覺之城閉不得入時擴廓在洛而其隨部將士盡在懷慶識者以為貊高此舉終不成大事矣先朝廷見擴廓不受調

而搆兵讎殺方議削其軍權而未得其說見貊高使
來大喜陞貊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軍且詔擴廓率
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
貊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仲宜兵下
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而西京
衛輝擴廓盡率河洛民兵而北渡懷慶貊高懼擴廓
兄弟有夾攻衛輝之勢亦盡劫掠衛輝民畜而北歸
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者進
謀於太子曰何日詔書令各將將本部分道進兵而
不立大將以總之宜其不相從也古者太子入則監

國出則撫軍太子何不奏主上立大撫軍院以鎮之
凡指揮各將皆宜出自撫軍院然後行使權歸于一
而自內制外庶幾可為又貊高一部皆擴廓而向朝
廷此宜別作名號以旌異之然後可也於是開大撫
軍院於京師專制天下軍馬省臺院部皆受節制以
貊高首倡大義賜其所部將士皆為忠義功臣名號
九月大軍克平江擒張士誠遂平福建兩廣擒陳定
觀貊高率兵攻真定不克而還張士誠者名九四初
起泰州後據高郵入平江浙西西淮東諸郡號稱吳
王國號天祐至是而止十月

國朝大軍平定沂海十一月平定山東擴廓自懷慶
北據澤州
戊申至正二十八年春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為
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為國公關保亦
以晉冀歸之擴廓自澤州退據平陽
三月貊高率兵攻懷慶不克武庫火四月大軍平定
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
勦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張師道李思
齊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閏七月一日
大軍自中灤渡河三日平衛輝五日平相七日平廣

平八日平順德是月　日貊高出兵逼太原城為陣
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翼望見之易旗
幟駐兵於其西角貊高果誤入其陣即合擒之時關
保營在貊高營西未及出布陣急持貊高示之營軍
亦皆潰關保亦被擒二將被擒所部將士皆降於擴
廓六月大雷雨雹雨中有火燒白塔寺先是七月二
十一日大軍自通州進兵克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檀
順會利大興等處以次皆降附馬先是七月大軍攻
潼關張李脫孔四軍亦皆潰而西矣朝廷聞關貊軍
敗被擒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

鳳盡復擴廓舊有爵位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且勤王禦敵擴廓得詔乃提軍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進截南軍若入雲中由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荊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曩元暉則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兵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即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即卷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

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大都路捴管郭允中中書左丞丁敬可皆死之是歲即

國朝洪武元年之歲也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軍自晥子城入破擴廓於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領兵來援晉冀駐龍鎮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先鋒常遇春夜斫擴廓營侵及擴廓中軍擴廓匹馬隻靴夜遁於是晉冀平五月二十一日大軍至通州兵克永平也速軍潰於是擅順會利宜興大興以次皆來附先是大都平馳奏南京奉

勅旨改為北平府仍以常遇春經營北方其年五月平永平等處九月平遼陽獨上都與紅羅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紅羅山在東南也速駐兵在馬上都恃有紅羅山為之藩籬紅羅山恃上都為救援而不設備禦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即以大兵銳騎啣枚具十日粮晝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紅羅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庚申帝乘天未明出城遁挈其后妃入于和林在大漠之北前太祖所都之地也八月二十一日平環慶鞏昌平凉府臨洮府而天下遂大定而萬萬歲矣

野史斷曰嗟夫平定江淮大事也而帝付之擴廓擴廓受之於庚申帝何其易哉且以世祖平江南言之世祖欲伐江南議論數年或以為可伐或以不可伐而太保劉秉忠則曰未有其人其後伯顏自西域奉使來太保見之喜而告帝曰伐江南有其人矣召之使前世祖亦喜曰汝豈諸侯王臣哉其留事朕自伯顏受命出師世祖日夕憂惧或日中不食或中夜起坐夫以世祖為之君伯顏為之臣兢兢業業尚不敢必其有成功也觀庚申帝漫爾而命擴廓擴廓亦漫爾而受之其根本已非矣

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擴廓肆愚於下。上淫而下愚上蒸而下暗處則昧經國之大計出則失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不宜哉帝在位三十六年。

野史斷曰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馳而寬平之心生故至正改元之後復興科舉行大廟時享賜高年帛蠲天下民租選儒臣歐陽玄等講五經四書譯貞觀政要出厚載門耕籍田禮服祀南郊立常平倉因水旱盜賊下詔罪己盡蠲被災者田租又命使宣撫十道

凡此皆其寬平之心之所為也惜乎夷狄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脚其與圖大政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長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舉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脚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內無侍從 之賢外無論猷納之彥是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皆相率而聽夫臠羶擁毳飽食煖衣腥膻之徒使之坐廟廊據樞軸以進天下之 嗚呼是安得而不敗哉故庚申帝寬平之 進矣是故易大傳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將終保天下何至於遠遁而為亡虜哉

庚申帝幼時嘗貶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其未至寺時朝廷命刑部侍郎哈剌八失館伴南行舟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猢猻拜于岸上手中若有所献帝命妳公受之則山東菓也舟人皆異之帝因呼上舡又俯拜如初帝因問之曰汝更有伴侶乎猢猻手指岸

上帝因使舟人隨其後視之行三四里至一洞群猢猻多至百數皆相呼招以行至舡側皆俯伏再拜帝大喜命舟人以舟皆載以行至所寓寺中則告之以其故其長老號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後山上帝又命寺中曰群猢猻嘗飡我飯汝不可以飢之曰為我設兩飡自後飯廊雲板響群猢猻皆纍纍然負攜幼小而來故土人號為猢猻寺其後寺遂以此得名後帝即捨與本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帝居寺時長老秋江亦嘗教之讀論語孝經日寫字兩紙及召回京師日收拾書冊紙筆藏小皮篋中手自開閉用馬馱

之前行頭髮嘗生蟣虱使民嫗治之告嫗曰是虱血食於我我不忍殺之不如以紙裹懸於屋簷下凍殺可也然亦時時薄劣嘗鑽地成穴溺其中和成泥又嘗領群兒二三十餘竿紙為旗插城上又好養八角禽而調習之或飛泊池枯木枝上即不顧靴韈下水捕之嘗為長老秋江所禁止秋江又教之曰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由是司官府官來輒坐長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無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戲如初蓋其性之如此一時勉強素非涵養自然也哈剌

八失嘗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及見群猢猻之畏服狀以為終有天命始不敢萌逆心後群猢猻自帝北還復攜其類返故山有老猢猻三十六枚盡日哀號江岸逾數日皆擲死識者以為帝在位三十六年之驗也

野史斷曰予聞之友人暢申之曰帝不嗜酒善畫又善觀天象當沙關之陷上都也已而東行左右欲帝出避之帝知天象無傷大言曰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吾何避之有及大軍南來帝復觀天象左右勸帝守京師以待援帝搖首不從即日遁矣始雖留意政事終無卓越之志自溺於倚納大喜樂事耽嗜酒色盡變前所為又好聽讒佞輕殺大臣使帝舅之尊帝弟之親男女褻雜何殊聚麀其後祁后諫已強其子使學佛法文公有云中國一變為夷狄夷狄一變為禽獸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或曰庚申帝以昏愚而失天下非也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外為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其閙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閙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

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擄弄兵殺我也人雖至於死未嘗有歸怨之者此豈昏愚者之所能為也哉或者又曰庚申帝以優柔不斷失天下亦非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元改元以來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于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九五百餘人者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由陰毒是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履九五之位

惟秉陽剛之德捴攬陽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
陰毒之性者適足以亡天下耳故大易稱聖人之
德也必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後已夫外有聰
明之聞見内有睿智之機運外有神武　内
有不殺之仁慈外聰明而内睿智外神武而内不
殺然後為聖人之全德而可以居九五之大位彼
庚申帝者何足以語此則其為亡虜也不亦宜乎
嗚呼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心哉殺一惡人而使
天下之為惡者懼使天下之為善者喜如此而後
殺之是天下殺之也殺一善人而使天下之為惡
者喜使天下之為善者懼則為人上者寧不殺可
也故曰古之聖人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其此之
謂夫葛溪先生姓權名衡字以制占安葛溪其地
號隱大行山彰德府黄華山二十八年不仕泰不
花丞相李察罕嘗以禮聘俱不應洪武辛亥偶在
海陵塩商舡中相見著書甚多年六十餘其子閭
闗往北夆見昔請歸鄉於是附鄉人塩舡回與余
言姑寓臨江盖隱德碩學之士也集中因閲此録
遂黄其傳云

又一本序云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廸簡受命尚

卷末二朱文私印一圓印曰字一爵形中列畫上坤下之卦盖名旦而字晉爵也未詳何時人記於此以俟考

書尚書稟命中書中書奉
旨差人傳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
職與濮州儒　汴梁陝西自崔九成去陝西後
廸簡往汴梁　忠之昔事龔伯遂於
京師伯遂死忠之為僧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
空死忠之山居横郭延致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
來天下之用兵朝廷之得失余與之極論數晝夜
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前後一致闗於治亂興
發之機者而又參以衆人之説若夫庚申帝元統
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固昔嘗聞之當時學士大
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之事
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記庶幾上裨太史采覧
然其地方人名歳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記憶無
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攄天下圖籍
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為史得無僭乎余
曰余食官禄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
實紀録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人之心也何僭之
有故為之序

庚申外史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權衡撰衡字以制號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亂避居彰德黃華山明初歸江西寓居臨川以終是書見於明史藝文志者卷目與此相合陳繼儒嘗刻入秘笈佚脫訛舛殆不可讀此乃別行抄本猶當日原帙也所紀皆元順帝即位以後二十八年治亂大綱時順帝猶未追謚以其庚申年生故稱之曰庚申帝又元史亦尙未修故別名曰史外見聞錄所言多與元史相合於宮庭搆煽盜賊縱橫之事皆能剖析端委至於順帝誅博囉（原作孛羅今改正）與秀才徐思奮謀之博囉誅思奮不受賞逃去及危素爲權臣草詔諸事皆他書所不載惟其中稱順帝爲瀛國公子一條最爲無稽厥後袁忠徹著之於文集寧王權載之於史畧程敏政又選忠徹之文入明文衡錢謙益又引余應之詩證實寧王權之說其端實自此書發之蓋元之中葉宋遺民猶有存者因虞集草詔有托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一語遂造此言以洩其怨明人又讐視元人遂附會而盛傳之核以事實渺無可據實爲荒誕之尤非信史也書前別附一序稱洪武二年迪簡受命訪庚申帝史事云云不著其姓詳其文乃庚申帝大事紀序非此書之序後人移綴此書中耳考王褘造邦勳賢錄稱劉迪簡宜春人國初徵授尙賓副使則迪簡當爲劉姓又考黃溥閒中今古錄稱劉尙賓集庚申帝大事紀則此序爲劉迪簡大事紀序明矣

國初禮賢錄一卷

不著撰者

甘肅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初禮賢錄一卷》提要

惟敍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上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坐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

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
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
定征伐之計遂攻皖戍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
宜遲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
湖廣江州下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
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
可定也　上御端門諭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
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
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

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
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
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
廡之壁時睇觀之
章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
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
一日　上忽念溢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
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毋不
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
厚於京師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之牛於其
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宋
濂曰向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掊利於民實興邦之要
算也又嘗侍　上語及賞賚濂曰天下以人心
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
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
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即伏兵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
日中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
即啣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
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
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
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
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
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曩者先生
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之文

變俗吉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
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
文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上
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爲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
孔克仁僉事王疇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懼
不知所爲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
令毋疑也旣而胡琛以兵入閩　上命陞溢浙

東按察副使往鎭之溢辭曰臣前任浙東僉事
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
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任之萬死且弗避副
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
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
皆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帖帖苗軍反金華殺
首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括蒼州或謀翻
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
城一夕定之基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
部遂同平章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淸闗胡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哈冠
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
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
絡別命元帥初興季文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
城賊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
及是有旨命存道爲游擊而溢即處城坐鎭之
溢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
不允
劉基以毋喪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　上必
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

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
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氏
素畏基之威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受使人
白于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國家威德方
氏遂內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
於基其書多自製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溫老
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衆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章溢洎
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還處州糧餉之
溢以舟車不通而軍所掠糧甚敷請拘入官而

均給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追兵則皆空壘擊皷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去東陽悉擒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

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初以葉琛爲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爲太史令值災感衆心 臣震恩基家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大雨 上大[illegible]

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章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溢因其使厚存卹之
張士誠平後張昱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袒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

而袒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客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袒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爲 上言善長舊勛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初海寓既寧章溢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
任邊長苦候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軍皆
平　上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
處州溢既入見　上嘉奬甚至且諭群臣曰章
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
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
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
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
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師師從浦城
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即日詔文忠出師如

溢策又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
章溢以爲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
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
召劉基章溢入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乃歷
言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
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忍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
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
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過朝
無只惟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
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幸汴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
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忌
基按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
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　其事基不聽遣官齎
奏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
由是與善長大忤比　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

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手詔叙基勳伐召赴
京師同盟勳冊基至賚賜甚厚追贈其祖父爵
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
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
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沒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
丁憂　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
朕憲臺闕人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
感疾益深遂卒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
官即其家祭之

性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詰
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福淺覲其人可
知　上又問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
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
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
意伯逾年歸老鄉里後　上使𨒪期以手書問

天象基悉條荅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
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欲搆陷劉基乃使人訹老吏奏
基欲求談洋宅爲墓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
策以逐其家　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
咎自責而已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
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
願居職任也　上愈加之[illegible]每見必命茶賜坐

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一
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
之儀及勳臣名卿悼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
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
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
一月而薨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即辭　上
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懽笑[illegible]

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
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斝以甘露投之
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
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
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
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贈
其二代考妣官封誥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延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
爲君子若宋濂景者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

言之僞誚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乎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濂至家後上侍想已父廷問者數矣復入朝及見大喜加勞再四日侍上游觀侍食於便殿日宴始退留朝七旬以歲暮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以　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濂子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　上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咲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禮賢錄

國初禮賢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劉基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中舉進士除高安丞罷去旋起爲江浙儒學副提舉再投劾歸復辟爲元帥府都事爲方國珍所搆覊管紹興後從舒穆嚕宜遜剿捕山寇執政者抑其功僅授總管府判遂棄官還里明初聘入禮賢館叅預機密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授宏文館學士敘功封誠意伯正德九年追謚文成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皆作基撰然錄中所載卽明太祖任用基及葉琛章溢宋濂四人事且有基馳驛歸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則非基所作審矣其中紀述多與史傳相合無他異同又基溢皆載其卒時事而宋濂得罪徙蜀事則無之乘琛事蹟亦甚寥寥蓋後人襍採成書故詳略不同如此也

平蜀記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藍格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蜀記一卷》提要

平蜀記　　　國朝典故八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滎陽侯楊璟以

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illegible]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拒德不足則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萬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沖之資籍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浴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

最盛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據揚南不過撫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虐不滅有扈之國不忘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任事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後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海河積粮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為如何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恕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慨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恃險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縣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又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若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組征璟本由儒出身故亦通於文事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欲於明昇閔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反以兵犯吾興元

雖敗衂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嗜噬今命
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
彼疲於奔命勢必富克但師行之際任肅
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
斌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三月傅友德攻
蜀階州初友德陛辭
上密與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來
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迴險
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則門戶
既豁而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
勇耳友德受命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
牛而潛使人覘知階文果守備單弱於是
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
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
章丁世珎率衆來敵友德擊敗其衆生擒
其驍刀王等十八人世珎遁走遂克階州
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
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

世珎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
珎僅以數騎遁去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
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是
月傅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阻不得渡乃
令軍中造戰舡百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
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震
恐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
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
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
解體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方率衆守
瞿塘以阨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
守瞿塘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
舟師已逼城下因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
漢州以濟寧侯顧時留守而自將趨成都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延
遲悞事適友德捷至乃下詔責其畏怯恐
失機會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舟師先進
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知友德已

免階文乃自北塩山伐木開道以進永忠師至瞿塘關以山水峻急且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粮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軍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舡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懼或勸其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總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敢力戰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和至會兵城下是日昇面縛銜璧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城拒戰以象帶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躪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捷重慶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家室皆完遂無鬪志遂藉府軍詣軍門降九月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省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披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第服然後入見于崇元殿閤門使引昶等入蹈

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與衆等再拜陞殿
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問之衆退位與
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
率百僚稱賀合擬明昇朝見禮
上御奉天殿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
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
等皆俯伏於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
皆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
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
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曰明昇與孟泉不同泉專治國政所為奢縱
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伏地上表待罪之
禮是日明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
昇爵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地宅於京
師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十月
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
寧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
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

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總制
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
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八十
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

附錄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
收拾以歸龍自古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
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
豪彌滿山澤萬姓魚禹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上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
伐而縈全吳三伐而海內廓清四伐而來
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五伐中原拾米撥

恭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鬼慄
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漢交趾儋耳
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
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
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至不乃命將
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吏郡
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
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
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甚愚
深學無能補報逆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
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
其辭曰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阻閟與
華不通金牛啓道厥毀斯鑿岷峨岩峣始
建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鶩
震北方劍閣倚天瞿塘圻地仰不可攀俯

不可親蠢茲羌戎憑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於征出師桓桓
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妙算先定鬼神莫爲靈旗揮揮指山
山摧羌人失魂恐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
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
玄黃黛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同歡豐年
穰穰慶云甘露自
天降祥臣拜稽首曰
天之祐受
天之祐
天子萬壽

平蜀記附錄終

平蜀記一卷戸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洪武四年遣湯和等伐蜀明昇出降事後附劉基平西蜀頌一篇末有袁裴跋稱定遠黄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於頴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惟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云

北平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平錄一卷》提要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
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
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
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
而克全城時上都恃紅羅山為藩紅羅山恃上都為援皆
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即以銳騎銜枚共十日糧晝夜兼
行八月破紅羅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
捷至詔改大都為北平府二年故元將擴廓帖木兒以兵
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廓帖木兒
乘大軍之還後烏合其衆特為西北邊患自以家世封王
故又名王保保三年春正月復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
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國勝為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
征沙漠
上聞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
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諸
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
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
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為二道一令大將軍

自潼關出定西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
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接况元主遠
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
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
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筭王
保保遂棄走漠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
已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以數騎北奔去乃獲其
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
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
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
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
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
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廩餼封買的里
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
依賓王家其來尚矣
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
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北者遣將北征爾祖
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
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元主不戰而奔
克順天命今殂特謚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况北
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
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冬十一月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
江
上親出勞於江上達等奉
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表達表曰乾坤
宜五德之運歷數在於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
百代干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
皇上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拯黎民於
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大師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荊吳
底定旋收淮甸遂畧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
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氈毳之群遂復衣冠之
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培克鞠頑敢寇攘於
邊鄙乘間抵隙乃賊賊害於忠良蜂蠆之毒豈可使遺
熊羆之師惡容不舉臣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爰
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架壘出峪口
以陳兵將校懷敵愾之心士卒憤起乘之勇運驅電掣
梟魁棄甲而遁逃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
罕之列障無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群莫悉皆面縛山川為
之輝震草木為之胎蘇壺漿之迎無思不服悃負之廣
有德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聿獲大勳之集治平有

象過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乾
坤大一統群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
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氛頓息臣民忻戴
海宇騰歡欽惟
皇帝陛下卑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作興中命之自天歷數
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卹勳大鈞
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
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
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庸
愚忝托屬外戚受副將之寄慚無替畫之能拜命闕庭
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度闕而與
和之將即降後出塞而駝山之兵旋𡵨進開平乘破竹
之勢兊應昌奮覆巢之威皇孫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
玉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遐荒胡運竟終
於此日凡兹勲庸之建豈因臣下之能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寵謨盖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
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
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禮成達等退自丙階皇太子
親王及文武百官各上表賀次日
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
部定勲爵户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
封功臣又次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畧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
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
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特有心於建功立業
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
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自
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鋭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
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
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
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
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鋒撫順勞
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
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
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
悅服遂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
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
相進封韓國公食祿五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大傅中書右丞相進

封魏國公食禄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常
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
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
大右柱國並食禄三千石綺帛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
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
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
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
安侯鄭遇春封滎陽侯費聚封平凉侯吳良封江陰侯
吳貞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
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原
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
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黄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
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其食禄及綺帛
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兼者有元失馭海
宇紛争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群雄之力遂率衆度江
大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致
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予一人今者班師
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

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獲衛之士不下百
萬而民之貧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
具均其等第崇爵禄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
勲特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千
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乃大宴諸功臣
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
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
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
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
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
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
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
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難故相戒
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
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
成筭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
釐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

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殊者不能
自責剥者喜於戰闘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為生民之患
其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則侈而無
節友諒恃其兵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
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有諒稍遠
若先擊友諒則士誠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
而偽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
遠圖故有諒有鄱陽之侵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
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
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
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渉平群寇
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
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
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
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
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絶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
保尤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
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闘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
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
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
達等皆頓首謝
上又嘗令廷臣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誠意伯劉基
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
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况末主荒淫法度隳壞
民困於貪殘悪得而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悪得而
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
促水旱災荒頻年不多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群雄角逐
竊據州郡朕初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
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
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孰敢驕橋
天下豪傑焉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不在元氏
之手令獲其遺黎朔漠清寧自非天之降福何以致
此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
如此其可畏哉

北平錄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明洪武三年徐達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襲破應昌府事紀錄頗為簡略惟達與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諸臣詔諭則全篇載之疑後人從實錄中抄出也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明〕張紞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南機務抄黃一卷》提要

雲南機務抄黃序（金聲玉振集）

書具六體雖兼著臣言大抵皆君道也
之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乎是見而臣之奉承
者庸可忽諸洪武辛酉天兵下雲南自興發之
始曁奠定之後其神機廟筭出於聖裁者有詔
有誥有制勑或論大將或諭守臣若諸夷之酋
亦有爲一人而發者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
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蓋如此錄黃
具在散而不紀統實懼焉日虔昔以典命篇釋
者謂册在几上象尊閣之意今謹按故事會萃

衆底欽錄于册再拜奉藏于文廟之尊經閣所
冀者吾皇之道無遠弗及億萬斯年人存政舉
而無墜也嗚呼唯西南之夷地方數千里皆山
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而難化仰惟
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
周匝於四表故能拔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
績如是乎其神也雖然伏讀御劄于以見聖人
經營之勤睠焉西顧宵衣而旰食者亦屢矣逸
不忘勞安不忘危吾儕有事于此者可不念厥
始而慎其終乎前臣泰[illegible]既有以善其取矣則

繼之者苟能服膺而弗失夫豈不可以善其守
哉此區區欽録之意非特致敬於一時也亦非
爲備叅考而設也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君子其有取於此乎洪武丁卯冬十二月雲南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渭北張紞拜
手稽首謹序

勑諭左叅政張紞　（金聲玉振集）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
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
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歿身之計
今命卿西南方而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
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材不可
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之生靈是幸故兹勑
諭
洪武十五年二月　　日
制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西平侯沐英敎都督謝熊等於雲南開設
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
左封印戈預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禦各
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十五　日
勑總兵官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
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
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
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

鎮之令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二十五　日

勑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

都督去廝殺等殺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爲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剳一衛令六詔羿子等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諸處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項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諸將當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勑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　二十二　日頒行

勑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方知大軍七月一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菁諸蠻四散迯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隘必深謀遠慮將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上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迯矣近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晝夜持火照道挈家盡迯入靄翠地方避難符至可先着令務要蠻人獻將

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不隘人馬經行必着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通此路以接普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首目前來如勑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十九　日

勑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雲南地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應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諸蠻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迯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

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迯軍人但下此的不曾
有一箇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
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
即將藍玉黄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這幾箇領
的軍都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既大蠻人地
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
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
瓦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
南便益其水西靄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
踏盡了然後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

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勅奉
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二十九 日

勅諭總兵官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凉侯
安陸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
師知盤江路道尚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
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
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
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固守不肯
那移久後軍馬餓荒了待到水西留四百守城
看靄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
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
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着
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五年九月 初二 日

又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使趲芒部既平芒部烏
蒙若半真半假來歸且虛待着東川若降亦虛
待着且把軍十數萬都調毋役西蒲等處盡勦
了然後徃烏蒙東川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
回奏除欽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十月 初一 日

禮部爲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華蓋殿早朝欽奉聖旨征南將軍奏烏撒烏
蒙東川芒部幷雲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
六月從雲南將兵由仁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
軍計羊三萬牛一萬又烏蒙邊上經行收羊六
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到牛羊五萬芒部牛
羊四萬這般說呵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
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
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里用兵可爲普定

安賛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拏安賛安賛巳拏了取雲南的縁故爲雲南梁王使人來俺根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爲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邵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叛甚麼若曉事不作歹呵將那大軍踏踐壞的人口頭疋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廝每許大地方如何無一箇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攪壞了你部家郎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巳當差休做歹不聽說呵俺再用心他

每當不得本部備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守毋蹈前非須至牓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並起釐教異爲蒸黎各擅是致廢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特諭非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雲南地方所居人民士農工商各安生業

一雲南諸夷處所有便於水草牧放者仍舊

一本處人民既巳歸附各務生業毋得擅帶弓箭執把鎗弩敢有違者擒而罪之手無兵刄我良民若害及無兵刄者治以重罪

一本處人民往往製造毒藥有傷善良詔書到日毋得似前製造

一本處人民歸附之後凡有詞訟須要經官陳理毋得擅相讐殺

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夷土官既降復叛潛害兵士若便盡行勦捕緣罪會畏恐累良民今事巳定其有畏避軍馬逃竄山林者詔書到日自行出官投首與免前照仍舊生理間有首惡仍復不悛潛匿山菁有能擒獲首告者重加優賞

一普定普安西靖等處使客經行驛路本處土人潛入深菁邀阻往來發兵搜捕已行得獲今後人民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永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
大道本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
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
小厮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
處土官毋蹈前非隱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嘉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
儒士堪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
禮義以美風俗
一民間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

濟院月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
懷材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
一舊有各處官民人守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
聽　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
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　初三　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
御筆聖旨軍中十分要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
至十一月月犯畢三次主軍中有大戰防水中

下毒有姦詭若軍下營處須自穿井喫水若無
糧時不要守城會着大軍不問蠻子在那里直
要尋見拏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傳聖旨一雲
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着土官把事名字教
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了軍照依
地方勦捕不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
諭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
是山川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簡
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
出瀘叙食糧優養其意甚好又不知於瀘叙可

過幾時若軍駐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粮食
秋收又不知幾何地里土民可供幾何通計食
至明年新糧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
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
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邇四川恃嶮不當差
發今遍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
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趣時於內
食践粮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
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瀘叙
軍糧故茲勑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初二　日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潁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
歸車里使臣遣官問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
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
地已四十年矣近因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
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洪王無力克復至
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密回軍
一節可遲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不必備大
軍可回軍回時其途中亦于九眾戎縣地面五

村大壩上下落鄉十地等處及黄平羅木洞蠻
靄翠管下阿呂雨宗碎尾莫得阿胡阿遣等蠻
玏鳥撒殺害軍民的這幾處大軍既回經由便
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
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黄平辰沅岳州
直至武昌方有船隻載歸故兹勑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二十七　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
節朕即深思後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

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
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擔止得四
千餘米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
不滿四月自八月食新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
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箇月無糧相接未審
那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
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粮大軍既回其守軍必
逃軍逃日久城中必虚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
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
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

諸郡收集糧米接着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
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兹勑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　十二　日
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暨咸命爾
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
草上所以去後還歸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
域擒首師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
卷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
捷音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
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

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橄從百夷之種
威來八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勳
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旣多欲勞
以飲用柰山川嶮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
其勑然耶故玆勑諭
洪武十六年八月　初五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
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妻
商勝質雖柔洲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

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
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
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
曹如勑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十月　初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靈統一
寰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恃嶮弗庭
阻我聲教是用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卽
聽一介之諭乃能向化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
嘉今因使還特遣正使左正言麗源副使定定
陳均往宣朕意併賜以金段表裏各四卿其欣
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則予汝嘉故玆
詔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恃有罪納逋逃
惑我邊守命將潁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
正其西南諸夷從拒敵二載餘　今已平定惟
金齒之疵實也先忽都之爲非平緬之謀又爾
平緬不恃遠嶮生歸指揮王真等事大之誠可
驗矣嗚呼造福福民福歸於已首禍殃民殃將

自受玆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
順悉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
殊異朕每卽其豪長而任之不欲數爲紛更者
期於安邊息民耳景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
煩王師居守從征並著勞効脩朝首歲臣節益
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順大夫景
東府知府爾吏曹如勑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
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
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迺者命
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劍川並力審勢率先
來歸從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剋平鄧川三營
之地獻歲云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加旌擢
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爾更當如勑奉行
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

其地則署土官以長之務綏夷民使安生業以
廣一視同仁之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爾高政
酋長一隅輸情納款招集民庶迭著功勤朕甚
嘉焉今命爾爲奉議大夫楚雄府同知於戲官
成不怠而福臻狃集從欲而咎至克盡貳職益
懋前脩以副朕委令之意往欽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所至爲討不延務在懷來
服從即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
皆不失職爾阿散得爲土官自知嚮義送款輸

門資助兵費繼從征討頗著勳勞今命爾仍管
兵士守護邊疆若能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
彼方則當考功實授以示寵擢敬哉敬哉
　阿散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京侯南
安侯同紀察司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說這蠻
子每只怕馬你每到那裏人理有些銀子看有
多少就將那銀子買上一萬馬放在海子裏看
養操練上下關都要做城了海子裏打幾隻船

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那裏百姓欽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
於冠冕水木之本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
昏傲者罹[illegible]時乃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
望著邊琛祿承世守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款附
以全其衆今年春脩奉職貢萬里來朝朕甚嘉
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府爾尚益勵忠誠
以安夷甸則子子孫孫永保世福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　二十七　日
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兵部欽差鎮撫周貴

程忠傳奉 聖旨恁去說與雲南大理等處守禦
衛所有發到的有罪斷發軍人編入伍着他種
田把關去處盤獲有罪斷發但是曾刺字不刺
的刺旗不刺旗的逃囚軍人拏住發與原衛所
收將爲首逃的廢了示衆又各衛所上緊屯種
儘問軍人每若是有糧便差內官送將家小來
欽此

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御寶制諭總兵
西平侯等雲南係在徼外金齒亦甚遐荒曩者
諸將平定之後疵焉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

守其觀固守忠誠今年段惠叛而能平定之朕
甚嘉焉今差人往勞及首密謀總旗者爾西平
侯等速爲用心撫字使知朕意如制奉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寶制諭雲南
都司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
衛官旗照名陞用此數係是滿坐原撥數目如
有一切事故備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
者陞小旗舊者不足新軍洪武初能者亦可陞
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官旗赴京如制奉行
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
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總旗陞除世襲百戶
一小旗陞充總旗
一爲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車里軍民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
君主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守民者孰知其數

哉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
誠以待之所以內外無間遐邇咸安也誠以天
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獨治所以所在
酋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 位治其民未嘗設
心呑併妄興九伐之師曩平雲南惟爾車里不
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甚嘉焉所以特遣使
者齎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獨麓川
平緬恣肆強暴呑併地方嘗爲爾車里之患及
雲南既平復天命擅與金齒之役後納欵奉貢
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

新何期稔惡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爲景東之役上天昭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劉之微舍人劉瑾丁子良齎擎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爲軍民宣慰使司以爾刀砍爲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慰使爾當合謀於隣邦凡與麓川平緬有讐者幾邦報來朕當奉天之命發大兵一同聲罪致討誅鋤兇惡復爾原失地方安爾居民爾其精白一心必如朕命以成乃功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　二十四　日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張紞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吁令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爲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遣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釁端發兵詞平命官撫守爾張紞者首行令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奠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紞爲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年三月　二十五　日

勑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京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甯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敷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敘及有倫敘處皆

其詭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可信者由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勑符到日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蘭蒼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寬大每處火銃收拾一二千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火藥處星夜煎熬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令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槩張威貽笑諸夷爾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

上累朝廷下被汙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
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
槩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
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固守
此言毋得輕與往來若使往來中彼侮慢絕跡
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諭
洪武二十年五月　十一　日
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
儌土民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
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拗戍守其地非德

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
名播蠻中諸夷情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
爲此也所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奸儒
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治制者也況所發軍
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
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
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
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
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機悞事則儲
等不得無罪勑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四徒

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四
爲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
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四軍倘有專憑口舌不法
軍法卽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
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根隨出入故勑
洪武二十年六月　二十一　日
曲靖軍民府霑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
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襟字一號
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爲軍務事比對勘合
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

督王誠等宜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右軍差
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甸建昌
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肇不肯當差芒
部東川與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賠地往來
要與我每厮殺不想東川芒部這等心歹爲這
般且不與白夷厮殺先與東川芒部討得分曉
了方過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肇地
面上種二年田却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
種田二年方去白夷厮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
厮殺無糧難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

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
路我每自種自喫着脩營寨成家在東川芒部
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
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俺的差發不
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東川
芒部人祿肇人你每體藏他走在你地面裏隱
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
不肯如今達達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効氣
力倒通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
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右軍都督府爲勦捕思倫發事洪武二十一年
四月十一日本府僉都督張銓等官於大庖西
欽奉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胡元分命梁
王世守其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
命奠安生民者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
天時人事恣爲不道容納逋逃數爲邊寇虐害
生民由是命將軍潁川侯率甲士三十萬聲罪
致討　平地方請夷來庭者悉令世職以撫其
民獨麓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將莫不憤
惋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

納欵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爲邊患朕遂
命將帥　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衆
來寇狀聞朕卽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
來奏以爲邊將所敗殺獲人衆數千象四十餘
隻遺類遁歸然所發二十萬衆已在中途不可
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
知道教車里整飭兵象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
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
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聖旨

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
所屬土官欽依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
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
將應有的軍馬整搠精銳衣甲器械齊整俱
要操練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
發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　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
同前外一欵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
東川芒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
搠精銳衣甲器械齊整應有的象隻或一千
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
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旗手衛指揮劉
玉到傳奉旨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將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
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
一程二三日程截他歸路看緊慢就取者古
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
許他退設若那廝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
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箇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回地勢
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二
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
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
了立起來便打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
將三五千馬出在那廝後面三四程攻打後

寨那象也則是唬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
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遲
沒馬一小行快人趕得上他若無馬時及馬
少時你每則步軍對住陣後往來着馬折衝
或數千馬或一萬馬來往衝近根前射象不
多時便拏得他
一若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
與相持着便着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
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旨
意各項事件
一如今凡拏住的蠻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
教馬如今京師發狠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蠟
國王差箇經由古城安南趕到象進貢又俺
自家廣西十萬山内拏了二百三十隻京師
累年安南占城暹羅等國進到舊象八十餘
隻已自教成了備辦明年發至雲南今遍不
用象得了此夷京師象隻還往雲南來也不
來時明年春間發不用分開各城子裏養回
話來

一說若白夷有人出來說話求免時問他索取
後項物件金齒損了的官軍將出一萬五千
馬來纔陪償這些人景東節次損了出哨官
軍將出五百象來陪償更出屯牛三萬頭青
腿象如三百箇方纔罷征
一件白夷無人來時並不許差一箇人去
一說若白夷差人到時正人送赴京師小人放
回一二
一今秋景東蒙化樂家等處糧在地者令兵收
拾

一白夷此敗後一邊差人說話一邊差人做買
賣若如此但係買賣人不問何等幹事人盡
行送赴京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差錦衣衛百
戶吳昇口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欽奉
聖旨你趕上穎國公和穎國公說趕不上時直
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
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
站急遞鋪口使了的餘外的見一戶要一丁自
備鎗刀根大軍下營征白白若不肯去的等大
軍征了白夷回來着總兵官領軍拏了遷了欽
此當日又欽奉聖旨說與西平侯着吉安侯平
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來出
軍着南安侯回來你說與他沒了娘子教他來
欽此

雲南機務抄黃終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張紞編紞字季昭富平人洪武初以通經舉送京師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召爲吏部尚書燕王篡立仍其故官後以建文時變亂祖制事詰責紞懼自殺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洪武初以雲南梁王未下命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征之紞以左叅政在行間後平定雲南紞擢布政使留治其地因檢閱錄黃稾本取前後制勑詔誥之文有關軍務者彙爲一編藏之文廟尊經閣自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凡三十七篇紞自爲之序明史本傳載紞出爲左參政在平定雲南之後殆偶未考紞此序歟

漢唐秘史二卷

〔明〕朱權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建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唐秘史二卷》提要

漢唐秘史序

嘗觀夫史氏之書紀歷代之廢興明人君之治道襃善貶惡之書也何則凡言治亂之端者言必稱漢唐而不言他朝余嘗疑焉豈漢唐政治果有可法與抑亦以漢唐之得失果可為後世之戒歟蓋自三代已降亂不生於郊而生於肘腋之間者始於秦及於漢唐而受禍之烈者尤甚於秦焉乃天地間非常之大變人事之大亂也此史氏論歷代得失所以每切切獨言於漢唐者以其受禍之慘莫甚於此二代也必原其所由則知漢唐之所以傾覆者其何人耶蓋漢不鑒秦之亡於趙高仍用鄭衆而[illegible]亡

漢之階於前而曹騰之家纂漢祚於後
矣唐又不鑒漢之亡而又用高力士而
培亡唐之基於前而相繼弑殺廢立於
後晞以為常終為劉季述所賣而唐又
亡於梁也故自有生民已來禍天下之
大者莫甚於斯焉余嘗檢閱史籍見諸
范蔚宗史論司馬公之評論不勝戒標

徒增憂憤而已可不懼乎余乃取二代
之事實例以編年標以甲子於每年之
下直書其事而善惡之跡自昭然可見
矣嘗謂史者所以紀政治鑑者所以燭
妍媸今於漢唐史內考其始終本末之
的得其大要取其宏綱命其名曰漢唐
秘史使觀者於漢唐得失之由瞭然多

知而易見則知治平由於何人亂亡由
於何人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何者可法
何者可懼何者可戒信可為萬世之龜
鑑也歟抑觀衍義一書亦以漢唐之失
慎防預政之理齊家之要明告於當时
矣後之觀余是史者又豈不深為之預
戒乎誠能懼其所當懼戒其所當戒建

萬世不拔之基實有望於是史矣寔群
史中之一利器也歟何其偉焉當考之
初作也始自洪武之二十九年於
西宮浴堂內親承
聖訓曰何漢唐之末子孫皆為人弑殺
廢黜者時皆以為常及覩胡氏評內有
曰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盡而

至於此哉此數句必熟可考乃命余備
考漢唐史內帝王政治之本末余於是
大索群典搜引摭實以編是書乃因邊
務緊冗越二年而未成至己卯兵下塗
陽從軍入関又二年而書始完噫老子
所謂大器晚成不亦然歟用序以紀其
歲月云时在
辛巳三月上巳之一日也書于燕
山之旅邸

凡例

一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同兄肅王等五
王於
西宮內。欽奉
聖旨。通鑑內許多朝代秀才家都不說。只說漢唐
其漢唐的子孫。受禍之烈自古未有胡致堂
断他末流至此。豈非祖宗貽謀有未遜而至
於此。這等說話比先我教劉三吾他每。與你
每講解的那卷子。我看過的都編做兩本。他
秀才每断他的言語。一箇字也不要少了。欽
此
一各帝王名下断語。
御筆親断
一司馬溫公断例一篇。長隨內使賫出欽奉
聖旨。入於唐世之後
一書內事實皆以劉三吾諸儒。
御前講過卷內事實。重新編修成書
一天文災異。考之諸書所載者。入於各年之下
使知夫人事有變於下。天必垂象於上也

是書之作 極 昔與
兄等五人同於
西宮問寢之日親聆
玉音令兄等講漢唐故事既而又命考
其始終得失之由以類記之令書既
成自丙子至今歲月又更七載其用
心亦已難矣今思曩昔面承

聖訓之时今則天高日遠不復得聞
玉音矣 極 反秩思感敬作數語跋于卷
首云耳歲在壬午十二月既望
弟第五王 極 謹書

漢唐秘史 宏綱本末

皇明寧王[seal]奉勅編

西漢

始高祖自秦二世元年壬辰以泗上亭長起兵自為
沛公秦二世三年甲午滅秦乙未為王己亥即帝位
終孺子嬰至戊辰十一帝連呂后孺子嬰共二百一
十四年王莽篡之莽并劉玄及光武合二百三十年
為宦官曹騰之家所篡華漢為魏矣其子孫歷二十
四姓之君至今二千餘年累朝皆為顯官不絕

高祖

姓劉 名邦 帝堯之裔 沛郡人 都長安 以
火德王 色尚赤 微時母餉田雷電晦冥有蛟龍
負其身及生帝有龍痣左股有七十二痣 遇異人
謂曰南山下庵中有一真人真人若為帝尔當北面
侍之彼不為尔自取帝乃持刀往殺之入其庵顫慄
刀墜真人曰尔自取吾不為 帝為亭長送徒人於
驪山路遇白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
子矣後人謂王莽即白蛇 自為沛公滅秦併楚而
有天下 製竹皮冠 背還太公呂后之約可為義
乎 求父羹而食之可為孝乎 聽呂后而殺功臣
可為智乎 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在秦為王位四
年即帝位八年 壽五十三 廟號太祖
秦亡後無統者四年

壬辰秦二世元年　泗上亭長沛人劉邦見楚徙人陳勝吳
廣反勝自立為楚王廣為假王起兵伐秦欲取天下
邦亦有取天下之志乘亂自立為沛公　楚將武臣
自立為趙王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趙將韓廣
自立為燕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楚
人項梁起兵于吳殺衛君角為庶人衛亡　奄人趙
高請峻刑法使作阿房宮　天無雲而雷　黃河清
七日

癸巳秦二世二年　韓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李斯勸二世
行督責之術　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　趙將張耳
陳餘立趙歇為王　楚莊賈弒其君勝　秦嘉立景
駒為楚王　項梁殺景駒而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
王　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　秦將章邯擊破齊
魏齊王儋魏王咎自焚其齊人立田假為齊王　田
儋弟田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齊王　楚立魏豹為
魏王　秦殺丞相李斯以奄人趙高為中丞相　章
邯擊殺項梁楚懷王以梁兄子項羽為魯公　羽乃
立章邯為雍王　秋大霖雨

甲午秦二世三年　楚懷王遣沛公伐秦　奄人趙高欲以
威攝群臣恐群臣不聽乃令人獻鹿於二世曰馬也
群臣畏之皆曰馬　沛公兵入武關趙高謂沛公無
能為不足慮也及沛公攻武關高恐二世歸罪而誅
之乃令其壻閻樂斬衛士入宮而殺其帝、曰願求
妻子為黔首不許擇兵以進逼帝自殺　高欲自立
佩天子之璽三上殿而殿三震知皇天弗許諸侯弗
從乃立太子扶蘇之子子嬰為王子嬰稱疾不出趙
高入視疾子嬰執高倒懸井中七日不死問其獄吏
吏曰初欲執時懷中取一青丸服之子嬰遂剮之其
尸上須臾有青氣旋轉而散遂夷其族　趙高以奄
人掃除之役委之用政傾覆國家者蓋二世以昏亂
之君不能制之於前縱其威權致使陰叅大位賊竊
神器傾覆國家使天下之政令傾而歸之不可復遏
濁乱天下而不已卒至身死國亡於家奴之手而無
逢蘗以葬其骨為禍之烈有若是乎故奄人專政弒
殺其君者自趙高始也　子嬰乃立在位四十六日
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持天子璽綬以素車白馬降
於軹道諸將請誅之沛公曰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
以吏屬之秦遂亡自非子至子嬰傳三十六君六百
八十二年為高所亡蓋高毋生四子皆生而隱宮號
曰天刑之奄人也為呂不韋淘溷圖之奄奴卒以亡
秦　沛公入咸陽諸將皆取金帛財物蕭何獨收取
丞相府天下圖籍藏之以此備得知天下之通塞
沛公入秦宮得方鏡廣四尺照見人五臟有病則知
所在奸臣見之其影橫臥而戰慄　沛公見宮中寶
貨美女欲居秦宮中樊噲諫曰奢利之物秦之所亡
也公何用焉不聽張良諫之乃還霸上　沛公曰吾
昔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今吾先入關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　沛公遣將守函關項羽怒沛公
之先入關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大掠而東還　沛公以秦之子
孫各安其生皆得保全　沛公與項羽會於鴻瀟項
莊拔劍起舞欲殺沛公不果

乙未
漢元年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尊楚懷王為義帝都郴 封沛公為漢王 章邯為雍王 司馬欣為塞王 董翳為翟王 申陽為河南王 司馬卬為殷王 張耳為常山王 英布為九江王 吳芮為衡山王 共敖為臨江王 臧荼為燕王 田都為齊王 田安為濟北王 鄭昌為韓王 趙王歇為代王 以趙王韓廣為遼東王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齊王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以韓信為大將 張良復歸漢 項羽殺韓王成 是歲漢滅雍塞翟 燕滅遼東王廣 五月趙崇臺災 六月五星聚東井占曰東井秦分野五星所聚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以應高祖滅秦而王天下之兆

丙申
漢二年 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 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擄殷王卬 項羽弒義帝於江中帝聽董公說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羽之罪 陳餘滅常山王 代王歇徙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齊王榮敗死楚立田假為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時有相士詣魏王豹家聞屏後有婦人笑相士曰此天下之母也豹疑吾妻既為天下母其夫必帝乃起兵反叛漢漢遣韓信擊魏擄豹誅之獲其妻子納豹之妻薄氏 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

丁酉
漢三年 韓信大破趙軍擒王歇斬代王餘 九江王英布降漢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太白出西方 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日食

戊戌
漢四年 韓信擊齊擄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齊亡 立韓信為齊王張耳為趙王英布為淮南王 項羽執太公呂后欲烹之帝謂若烹吾翁遺我一杯羹帝以圖天下之小利而忘父子之大倫其不孝也大矣又可謂寬仁愛人而能成其帝業者乎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薄姬謂帝言夢曰今夕夢黃龍負妾之身何帝曰朕就與汝成之遂孕

己亥
漢五年 追項羽至固陵圍羽垓下羽走自殺楚地悉定 始混一即帝位 置酒洛陽南宮謂張良蕭何韓信為三傑 封韓信為楚王 彭越為梁王 英布為九江王 召以齊王田橫未至自殺 張良從上入關素多病即導引不食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遊 婁敬說帝西都長安 斬丁公以徇軍中謂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恐後為人臣而効丁公也 帝微時兄仲力田帝無賴不為業太公責之及即位謂太公曰昔謂兒不務業今日事業孰為多 是歲薄姬生文帝始高帝之生也有黃龍負母之身而高帝生有龍準龍顏之像又嘗數有龍怪故称天子之子曰龍子龍孫始於高帝今文帝之生其母亦有黃龍負身之兆蓋帝王之生其兆甚不凡矣

庚子
漢六年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帝以陳平計偽遊雲夢擒韓信降為淮陰侯於是叛者九起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為子孫萬世之計 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列侯

尊太公爲太上皇　令叔孫通起朝儀　匈奴圍
韓王信於馬邑信数求觧漢兵救之帝疑信有二心
反　封雍齒爲什方侯以旌忠義
辛丑 漢七年　蕭何治未央宮　長樂宮成群臣入賀乃置
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帝曰吾乃今日
知爲皇帝之貴也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
鞮立皇子如意爲代王　趙王張敖乃高帝婿也帝
每過趙見趙王嘗據厠而罵之貫高説張敖殺高祖
敖不忍爲　帝逐匈奴困於平城大霧三日人馬不
見軍至匈奴王冒頓以四十萬騎困帝於平城觧
其營壘爲一城鞍高於城以炫其兵衆也其妻閼氏
領軍攻北門閼氏至始陳平乃刻木婦人爲傀儡攜
舞於城上謂匈奴曰城中多美女欲開其城而獻之

閼氏恐直獻其美女畏其奪己乃退帝方脫圍
月暈圍參畢七重
壬寅 漢八年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縣貫高等壁
人於廁中欲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　禁賈人衣
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馬
癸卯 漢九年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以家人子名爲長公
主妻單于　廢趙王敖爲宣平侯　徙代王如意爲
趙王　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六月晦日食
甲辰 漢十年　太上皇崩葬萬年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擊
之　欲易太子不果　上過趙趙王以美人侍之帝
納之居一宿而行美人有娠趙王令築室以居之
乙巳 漢十一年　呂后殺淮陰侯韓信　醢彭越　陸賈著

新語　帝有疾樊噲排闥入見帝枕宦人而卧噲流
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出謂人曰漢之亡其
兆已見於此　黥布反　貫高謀泄及趙王皆下獄
貫高曰王不忍殺尔皆臣也雖搒楚煅煉體無容針
而志不移自仰天絶吭而死此忠義之發也
丙午 漢十二年　黥布敗死　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上還
過沛留置酒帝乃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
舊故爲笑樂酒酣上自爲歌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樂飲十餘日乃去　下
相國蕭何廷尉獄　張良致四皓而安太子史論此
特宕之欲誇四大叟之事云耳若使四叟實能制高
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爲黨以制其父也其説未
之信　夏四月帝崩五月葬長陵　太子盈即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論曰 帝乘秦之弊立遭時喪乱起兵滅秦以成帝業
可謂壯矣不一傳而呂后之禍遂興若非孫劉章以
骨肉至親誅諸呂以安漢室炎漢之業幾已絶矣再
傳至景帝聽晁錯之譏侵削骨肉以開纂主之謀終
爲莽所篡光武雖能復興漢室然兩傳而開宦官用
事之端雖歷十二君一百九十六年自和帝十代之
君皆爲宦官所制終爲宦官之家所纂嗚呼帝以布
衣而成帝業欲爲子孫萬世之計柰何一遭女禍兩
爲賊臣之所篡患不生於郊而生於宦戚悲乎

惠帝

名盈　高帝子　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　內修親

外禮賢輔　仁厚處位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丁未元年　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帝聞知大哭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以此日為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戊申二年　齊王肥來朝飲於太后前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帝起欲自飲太后乃覆其盞不果罷歸齊王　有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　正月隴西地震裂十餘丈　夏旱　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以應呂氏將有篡漢之兆

己酉三年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冒頓單于冒頓使使[illegible]馬知謝　都厩災　隕石一于綿縣

庚戌四年　帝冠赦天下　省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　帝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　太皇后立皇后張氏乃魯元公主之女帝與魯元同母弟也以配帝為后既以亂人倫又啓外戚專橫之萌　長樂宮鴻臺未央宮凌臺織室災　宜陽雨血一頃所呂氏赤族之兆已萌於此

辛亥五年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冬雷桃李華棗實以應呂氏用事所致

壬子六年　齊王肥薨

癸丑七年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　八月帝崩葬安陵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正月朔日食　五月日食既

呂后

名雉　高帝后惠帝母　微時與惠帝饁于田有老人謂曰母子天下貴人　幸審食其穢德彰聞醜聲日盛　開萬世母后專政之禍　稱制八年　壽七十

甲寅元年　太后以王陵為太傅陳平審食其為丞相食其不治事令監宮中故得幸　呂后欲王諸呂問丞相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除妖言夷三族罪　趙王宮叢臺災　六月晦日食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　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侯　齊王肥子章為朱虛侯　造八銖錢　正月武都山崩壓殺七百六十人　地震至八月乃止以應呂氏僭竊陰盛陽微反常之變

丙辰三年　江漢水溢　星晝見　伊洛汝水溢以應呂氏亂政之象

丁巳四年　立孝惠帝子太為昌平侯　封女弟嬃為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遂廢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　秋河南伊雒大水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時女主專制諸呂僭王之應

戊午 五年 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
己未 六年 呂王嘉居處驕恣太后廢之 立呂台弟產爲呂王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 造五分錢 星晝見
庚申 七年 諸呂擅權用事 趙王友因讒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 徙梁王恢爲趙王王自殺以呂祿爲趙王 呂產爲梁王 太后宴朱虛侯章曰臣願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曰臣請作耕田歌太后曰諾章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忽呂氏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追而斬之 正月朔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明年崩
辛酉 八年 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撠后之腋忽不見占曰趙王如意爲祟太后遂腋傷而痛乃召呂祿呂產曰令大臣不平耳我崩後帝年少恐有變必據兵衛宮勿令送喪后崩以呂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 諸呂欲爲乱朱虛侯劉章同周勃入軍門行令勃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遂領軍入共誅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江漢水溢

文帝

名恒 高帝子 母夢黃龍負身高帝感而生 以代王入繼大統擇以日午即帝位而時已過未帝歸以第日復返午群臣乃復迎即帝位 躬修玄默專以德化 遇河上公受道德經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廟號太宗 始有遺詔短喪
壬戌 元年 立子啓爲皇太子 立竇氏爲皇后 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 有獻千里馬者帝曰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大水潰出以應宗室不安基本不固之兆
癸亥 二年 賈山上言治乱之道 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夫人乃妾、豈可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賜金五十斤 賈誼論蓄積上感誼言詔開籍田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除誹謗妖言之令以通治道而來諫臣 賜民田租之半 十一月晦日食 以應匈奴入寇之兆
甲子 三年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乃自謝罪拜闕下曰昔貫高有罪時食其爲相令臣母無罪亦行下獄生臣於獄中使臣母不得其死殺之以報母讎是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也帝傷其爲母之故弗罪其長之本心實謂呂后幸食其而有醜聲於外故也 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日又食是年匈奴入寇齊北王反夷狄侵中國臣侵君之兆
乙丑 四年 帝因感鬼神之事召賈誼入見論之 人有上書告絳侯周勃欲反帝下廷尉治之薄太后謂絳侯始誅諸呂綰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復其爵邑 六月大寒[illegible]
丙寅 五年 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山上

要誅曰錢者亡用之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上不聽　暴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爲逆亂
後卒誅滅　二月地震國本不安之象

丁卯
六年　廢淮南王長徙蜀郡袁盎奏曰上素驕王以致
犯法王爲人性剛烈今暴摧折臣恐以疾終於陛下
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王至雍果憤
恚不食而死帝聞而哭之袁盎言曰王既薨乃丞相
御史之過也乃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斬
丞相御史及諸縣傳送者皆棄市以頭詣雍獻淮南
王塚前置塚於雍賜守塚者三十戶以歲時祀之
賈誼陳治安策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
和親　冬桃李華

戊辰
七年　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斗米尺布尚尔況天下之廣而
兄弟一人不相容乎帝聞而病之　六月未央宮東
闕罘罳灾

己巳
八年　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長星出東方

庚午
九年　春大旱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産何以臺爲乃止

辛未
十年　后父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
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
殺

壬申
十一年　晁錯上言兵事　匈奴寇狄道

癸酉
十二年　賜民田租稅之半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贖父罪遂除肉刑　河決酸
棗東潰金隄　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向上右角
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甲戌
十三年　帝親率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

乙亥
十四年　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遣張
相如擊之逐出塞而還

丙子
十五年　上幸雍郊見五帝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
帝五時之神　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趙人新
垣平以望氣見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　春黃龍見成紀　秋大雨晝夜
不絶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漂壞民室
八千餘所溺三百餘人

丁丑
十六年　祀五帝於渭陽　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
王制　謀議巡狩封禪事　長門道北立五帝廟
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分齊爲六國　立齊王肥
子在者六人爲王　淮南厲王長四子一子死三子
在者皆封王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得玉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戊寅
後元年　以水旱之灾自責求直言以禳其咎　令天
下大酺聽民聚錢飲酒以長幼相酬鄉飲自此始
長安狗生角

己卯
二年　申屠嘉辱鄧通　匈奴連歲入邊上遣使遺匈
奴書單于亦遣使當戶報謝　正月壬寅天欃夕出
西南歲星之精　八月天狗下梁壄

庚辰
三年　上行幸代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立

辛巳
四年　上行幸雍　四月晦日食明年匈奴入寇犯京
師

壬午
五年　上行幸隴西雍代　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
角
癸未
六年　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
長安上遣周亞夫次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細柳
司門之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不許
輒入天子立於軍門候之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
持節召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曰
將軍有令軍中不得驅馬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
帳亞夫特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懼為之改容稱謝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
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
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

胡曰嘗謂人主無時而不尊人臣無時而不從一有
不尊則不君矣一有不從則不臣矣觀夫帝在細柳
亞夫以軍威而震人主悚懼惶汗而出衆官亦莫不
皆惧患以其有非常之変也當此之際亞夫已不臣
矣帝乃反以軍威嚴整稱美嗟嘆加亞夫為中尉帝
之志不亦餒矣且將者天子之所封拜使之宣天威
統六軍以討不廷既挂將印惟命是從可也今乃為
無君之心以軍威而脅人主既拒其門又不以禮使
人主寒膽豎毛駭然而去其可稱其賢而謂之真將
軍乎且軍士皆言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則是有
將軍而無君矣苟使後世將士人人皆效亞夫之為
則謀篡天位者有不勞寸兵而得之矣其為天下之
禍可不懼乎是以厥後景帝以饑肉誚其志帝謂快

快非少主之臣已有殺之意也卒至繫之以獄抵之
以死蓋亦有是惧矣始以失忠於君後以不終其身
其無遺豈肯捨諸為將士者可不戒乎　四月水木
大三星合于東井占曰東井秦分野主內外有兵喪
改立王公是歲誅反者周殷長安市　夏大旱蝗
秋螟
甲申
七年　六月帝崩　始遺詔短喪葬灞陵　太子即帝
位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七月熒惑[illegible]不行至畢後逆行至昴又南乃東失度安
行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執尾其末指虛危

景帝

名啓　文帝子　忌刻少恩　誅夫是昌　聽晁錯
而更變祖法　侵削諸王封邑自剪其羽翮而忿王
莽墓弑之志卒以亡漢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六
乙酉
元年　収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與匈奴
和親　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　七月乙丑金木
水合於張
丙戌
二年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
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發乃程姬
侍婢唐奴之子後五世生光武　太皇太后薄氏崩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有寵賞賜不可勝紀　有
星孛于西南　彗星出東北　衡山雨雹　膠東下
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
厥妖人生角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
逆行天廷中　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

十二月水火合于斗　有鬼哭於高帝廟呼吳娼
有所訴吳國城邑自傾大舟自覆災異数見以應晁
錯更变祖法誅削諸王封邑而危劉氏之兆
丁亥三年　吳王称疾不朝賜以几杖　晁錯穿太廟垣爲
便門出入垣內作遊圃丞相申屠嘉欲誅之錯潜入
帝室嘉不得誅嘉氣嘔血而死諸王皆擧奏欲誅錯
錯惧說帝削諸王封邑其父從頴川来謂錯曰上初
即位尔爲政用事改易高祖成憲三十餘年又侵削
諸侯封邑踈人骨肉口語多怨尔何爲也錯曰不如
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身其父遂飲藥自殺後十餘日七國起
兵爲高帝誅錯其檄有曰其大夫之家爲人所穿其
祖宗廟宇之垣墻者律尚有成憲况我祖宗之太廟
垣墻者乎况又侵其地內作園圃於法當斬乃哄我
諸王骨肉劾奏其過說帝削我諸王祖宗已定封邑
变乱祖法改易舊章今臣等發兵以爲高帝誅錯其
檄上聞帝以爲反發兵討之致使骨肉相殘國本大
動况以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不可勝紀丞相陶
青廷尉張歐劾奏錯以一人禍天下當腰斬父母妻
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以謝天下制曰可帝從問袁
盎、曰今七國起兵以錯一人之言更变祖法削諸
王封邑七國以爲高帝誅錯爲名以錯之一人而使
天下数十萬無辜之人死於白刃之下當斬錯以謝
天下復其故地則七國無以反爲名矣遂斬錯於東
市　周亞夫擊吳吳王濞等誅晁錯不果度淮走丹
徒保東越、人殺之齊王將閭及卬皆自殺濟北王

志從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
王立楚元王子禮爲楚王子端爲膠東王勝爲中山
王　史評高帝以秦無內輔孤立之故乗其摧朽以
一布衣而取之不五年而秦亡何其易也是謂援深
根固本者難而摧枯拉朽者易也秦之所以亡於是
也高帝有天下懲秦之孤立大封同姓於列國以天
下爲家以家人治之此誠萬世不拔之計也奈何晁
錯以一異姓之賊恨其穿太廟垣墻之罪恐諸王宗
室誅之乃更高帝之成憲說帝而削諸王封邑以安
其私志可謂爲國之大慝詎不細矣如錯之罪不當
誅則丞相申屠嘉不嘔血而死矣其父亦不飲藥而
自斃矣且父之自殺非父之自殺乃錯殺之也其不
孝又可見矣禍劉氏之天下戕劉氏之骨肉其不忠
又可知矣且錯所謂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然
削之矣使天子尊宗廟安爲萬世磐石之固可也何
則不一傳霍光之廢帝天子尊乎卒至王莽乗其宗
室骨肉之摧朽枝幹之羸弱故不勞寸挺談笑而取
之篡漢而爲新矣光武雖能中興復爲宦官曹騰之
家所篡而漢亡焉以是論之錯之所謂不如此天子
不尊宗廟不安然則其尊其安果何在焉以此論之
亡漢之禍非錯爲之而誰耶讀史至此安得不扼腕
長嘆哉　梁王來朝上未立太子與梁王宴飲上謂
王曰朕千秋萬歳後傳於王梁王辞謝太后亦然
正月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丁亥金木合於
箕觜爲白衣之會　二月晦日食　邯鄲狗與彘交
五月甲子金水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守之二十

日七月天狗下 秋 十一月庚午
於壬相去一寸
戊戌 四年 復置関用傳出入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盧
江王賜為衡山王 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 夏蝗 七月癸未火
入東井行陰 九月乙未木入輿鬼戊寅出 十月
長安狗生角 是月晦日食皆應割奪血屬疏土讒
邪益甚所致
己巳 五年 作陽陵邑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
彭祖為趙王 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八月未央
庚午 六年 宮東闕災 廢皇后薄氏 梁孝王武獵于梁山有人獻牛
足生背上 三月雨雪 十二月雷霖雨

辛未 七年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立皇后王氏 十一月晦日食
壬申 中元年 四月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任譏忌親同姓
乖越之應
癸酉 二年 匈奴入燕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
節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 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
殺 立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九月晦日食
有星孛于西北以應梁王遣人刺殺大夫袁盎等十
餘人天子震怒京師大驚此其兆也
甲戌 三年 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丞相周亞夫免以劉舍
為丞相 旱禁酤酒 四月地震 蝗 九月晦日
食 有彗星于西北 属梁其年梁王得
罪

乙亥 四年 四月丙申金木合于 夏蝗 十月晦日
食 邪陰掩陽夷狄侵中國之兆明年匈奴入寇
丙子 五年 立子舜為常山王 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
六月大水 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地震
丁丑 六年 梁王武來朝上疏欲留上不許王歸國意忽忽
不樂乃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更減笞法定箠令
戊寅 後元年 七月晦日食以應匈奴冠鴈門上郡
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下條
庚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詔治獄者務先寬 五
月地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七月晦日食
己卯 二年 帝親耕后親蚕以奉宗廟粢盛祭服 詔二千
石修職事毋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 詔訾筭四得
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正月地一日三動

庚辰 三年 秋大旱以應匈奴掠上都
詔勸農蚕禁采黃金珠玉 正月帝崩 太子
徹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 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地裂
十二月雷日如紫 五星逆行守太微 月貫天廷
中 帝以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
緩急則惴慄失措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恩薄以
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
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變更祖法以致天象數應
而帝崩矣

武帝

名徹 景帝子 以膠東王為太子即帝位 用夏

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始制年號 英銳之姿雄
才大略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在位五十四年 壽
七十一 改元者十一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
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辛丑建元元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
爲江都相帝親策問之 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
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 安車蒲輪迎
申公爲太中大夫 命侯調作箜篌 後庭作鞦韆
之戲鞦韆自此始 端午日取蜥蜴爲守宮

壬寅建元二年 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諸父而材高甚
尊重之相與談論至昏暮方罷 竇太后好黃老不
說儒術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

公免歸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許昌爲丞相
衛青爲太中大夫 青姊善謳因平陽公主奉送入
宮見寵日盛青故得爲美官 二月朔日食 四月
有星如日夜出 十月朔日食以應是年閩越東甌
相攻侵擊

癸卯建元三年 當景帝之時大臣議者多冤晁錯之策與
務摧抑諸王數奏暴其過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
其君諸王莫不悲怨中山靖王勝知避嫌疑於是託
形酒色以遠害當時論者謂勝丁漢摧抑諸王之時
憂讒無聊欲全軀遠害故托於酒色以自放蓋亦善
保身[illegible]者其賢於淮南衡山遠矣
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

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
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
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
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
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耀夜蚊虻宵見然雲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
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路遼遠
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
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
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王之禮禁有司所奏諸王之事而加親親
之恩焉

論曰鴻鵠不同飛以其類相異也犬羊不同群以其
利相害也蚕蚕之蠹禾讒言之敗國異姓之間親理
固然也故木將朽者根先腐水將枯者源先竭家將
亡者親先疎夫人之死也非在於疾篤之時乃於全
安之日受其外邪尅傷於內而不自覺元氣爲所敗
者久矣非藥石之可療故死矣其漢之亡也亦然當
國家全盛之時天下富彊之日晁錯變亂祖法專務
擯斥骨肉讒言蜂生積毀銷骨國家之元氣已耗致
使漢業日衰終爲莽操所奪身死國亡始於此矣

東方朔直諫有所補益　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
之歌　起上林苑　四月有星孛于張循歷太微紫
宮至天漢又孛于天紀至織女織女天紀主
地動以應明年地動饑太后　九月晦日食是月帝
微行夜至柏谷旅店翁為主人所害　大饑人相食
甲辰 建元四年　有風赤如血　旱　有星孛于東北
乙巳 建元五年　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五
月大蝗時帝窮兵黷武之應
丙午 建元六年　以田蚡為丞相驕侈專横　以汲黯為主
爵都尉發倉粟以賑貧民黯以嚴見憚帝不冠則不
見也　太皇太后崩　匈奴來請和親王恢曰和親
不數年又復背約不如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
徙鳥舉難得而制莫如和親上許之　閩越擊南越
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
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高
廟高園便殿灾　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丁未 元光元年　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親策賢良文學
地震　大水　七月晦日食是年匈奴謀入寇鴈門
等塞
戊申 元光二年　上元太乙之神降于庭乃立太乙之祠祀
太乙之神用黝花燈大張星炬自十三至十七五日
臣民觀燈世之上元觀燈自此始　如雍祠五時
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六月遣聶壹誘匈奴單于
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己酉 元光二年　以張湯為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
公孫弘上賢良策　春河水決從頓丘東南流

決濮陽瓠子泛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
帝巡幸萬里不已兵旅四出所以河決應之
庚戌 元光四年　殺魏其侯竇嬰　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
地震　長星出西北
辛亥 元光五年　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遣
而甍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發卒
治鴈門阻險　廢皇后陳氏　大風拔木　螟
壬子 元光六年　上行幸雍以太牢祀淮南王　匈奴冦上
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擊之　算商車　穿渭渠
夏大旱　秋蝗
癸丑 元朔元年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淮南王安喜飛騰變化之術遇異人鍾離晦授以秋
石大丹得飛伏四神之法七年道成目畫視星斗履
江波如登平陸絶穀不食其所煉五金八石不假點
化雜力所至無不成寶及所用器皿俱為黃金每歲
獻黃金二萬鎰以代民間租稅帝命劉向求其方五
徵不起遂起横目之志　匈奴入冦以李廣為右北
平太守
甲寅 元朔二年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以固國本而防異姓
之禍　淮南王安年老賜几杖毋朝　徙郡國豪傑
於茂陵　三月晦日食以應是年匈奴入寇上谷漁
陽等郡
乙卯 元朔三年　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　皇太后崩
匈奴入代郡鴈門　以張湯為廷尉
丙辰 元朔四年　匈奴入寇代郡定襄上郡
丁巳 元朔五年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此

始　以衛青爲大將軍擊匈奴得右賢王十餘人
勸學興禮　春大旱
戊午元朔六年　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祠五時獲
白麟改元元狩　十二月晦日食
己未元狩元年　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匈奴寇上谷　張騫自月氏歸言西域諸國風俗
淮南王安招天下名山得道之士建立壇宇堅造庵
院以修長生久視之道作鴻寶秘籙火蓮經金冊大
要淮南子書紀天地生物造化之理俱盡王臣伍被
與太子戲舞劒誤傷太子左股王欲誅之被乃逃去
誣王招集天下之士欲爲謀反帝使宗正符節問罪
左右之人皆煆煉已成王自謂術術賣道不能慎於
未然之始以致於此八公至謂王曰此天將起王矣

不可久留乃用木假之術以杵着王之衣冠懸於堂
八公與王皆登山乘雲冊、而去宗正至見王縊於
庭其山下之民見王與八公乘雲而起宗正急往祝
之但聞鷄鳴天上犬吠雲間回視其杵亦失矣太史
謂黃帝乘龍以登雲天史亦不書仙去今王得仙而
去亦以自殺於史若以仙去紀之使後世人主效
大寶皆欲學黃老之術可乎故書爲自殺　五月晦
日食人君不修厥德好遠畧窮兵黷武之咎　十二
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庚申元狩二年　製樂府令司馬相如作樂章歌頌以宦官
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帝見黃門養馬八金日磾沉
重未嘗窺視上下身長八尺有二容貌甚嚴帝疑其
狀日磾以實對曰臣休屠王太子也因兵所擒至此

乃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
夫休屠國人凡祀天用金人祭之賜姓金氏
辛酉元狩三年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作天馬歌　帝遣使
詣西胡回紇之國謂昔黃帝封姬姓者七十因蚩尤
之亂姬姓者亦奔於回紇其觀象者皆從之其回紇
今有知天象者在焉乃取之以教王衡五星十一曜
之經緯回紇天文生三人至校其推筭候氣璣度與
漢無異止閏月有差帝留於京師時穿昆明池於黔
州之絡處得黑灰帝問於東方朔朔曰試問西胡
回紇之天文生知否文生曰劫灰也帝考之圖籍昔
共工氏爲水害湧防百川有黑水出焉顓頊謂此劫
火之灰水也考之昔禹疏百川闢伊闕析砥柱而破
碣石泎水漏於中州有焦石芦末出者三日不止禹

以璧刻其文朱書曰天降洪水蕩平山陵我疏百川
劫淵始平千劫萬劫不復浮溢投璧于淵黑水乃止
禹以蕉石芦末投之泗州龜山鎖毋支祈之井鎮之
謂妖遇之不能復興遂留天文之生於咸陽　春有
星孛于東方以應匈奴入寇右北平定襄之兆　山
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壬戌元狩四年　造三銖錢　齊人少翁以鬼神得幸拜爲
文成將軍其方無驗伏誅　遣衛青霍去病擊單于
李廣自請往征之上以老弗許久之乃許漢兵既入
大風起砂礫擊面其昏如夜兩軍不能相見混殺大
衆廣於是失道責廣罪於幕府之吏廣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戰七十餘戰未嘗不捷今以大風晦冥
迷失其道豈非天乎余今年老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乃自到軍士無不墮淚　春有星孛于東北　又長
星出西北
癸亥 元狩五年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帝如甘泉祠神
君　取李夫人玉簪搔頭搔頭用玉自此始　立子閎
甲子 元狩六年　大農令顏異以腹誹反唇見誅　得寶鼎
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
於汾水上明年改元　有星出于東方長竟天名曰
蚩尤旗三十日乃滅其年春戾太子生自是兵興三
十年所誅屠滅者不可勝紀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其太子與母皆絕以應太子生長於兵興
特始終之兆
乙丑 元鼎元年　濟東王彭離驕悍廢徙上庸　秋蛙與蝦
蟆群鬭

丙寅 元鼎二年　始通西域　大宛獻火浣布切玉刀　造
栢梁臺置酒令東方朔等各言所職七字續之遂成
詩今詩有栢梁体者是也　作承露盤鑄金人捧之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三月雪平地厚五尺　夏
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丁卯 元鼎三年　月支使者相帝有四多多顧則貪多言則
乱多動則淫多飾則奢　陽陵園災　關東郡國十
餘處飢人相食　四月雨雹以應西域陰氣侵滅之
兆
戊辰 元鼎四年　方士欒大以神仙得幸拜五利將軍尚公
主　汾陰得大鼎於脽上立后土祠以鼎薦於宗廟
藏於甘泉宮群臣上壽賀之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遣使諭南越入朝

己巳 元鼎五年　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
至親郊見　五利將軍欒大坐誣罔伏誅　南越相
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　四
月晦日食　秋蝗　太白入于天苑
庚午 元鼎六年　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博望侯張
騫既通西域賜爵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
上為募吏民遣之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以苦之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自制封禪儀　熒惑守南
斗以應連歲征南越兵禍之兆
辛未 元封元年　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
北至碣石而還　東越王餘善反將兵擊之遂盡其
地　帝登嵩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有女子自稱
墉城王女王子登二人至言王母遣謂帝曰若四海

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當
俟之至期夜三唱白雲起於西南鬱然而至雲霞九
色簫鼓震空王母乘紫雲之車以龍駕之下車登床
東向而坐帝跪拜於前呼帝坐取桃七枚大如鴨子
自食者三與帝者四帝食桃袖其核母曰此桃三千
年一實非人間之土可宜種因笑指東方朔曰此我
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吾桃矣昔為太上仙
官曾沉湎于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
也帝問以長生之術毋諭之弗能行　上元夫人降
于帝宮　帝南巡登潛山之天池封潛嶽為大明君
立二祠於虎溪天池之上　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爲
黃金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壬申 元封二年　方士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作蜚廉桂觀

通天莖臺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亦祠五時還祠
泰一以拜德星　如東萊宿留數日　鐘自鳴三日
夏旱　冬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蜷縮
如蝟時帝好遠略窮兵黷武疲弊中國所致

癸酉 元封三年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
車師破之　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夏雨雹大
如馬頭時造臺館而土木浸大民怨於下所致

甲戌 元封四年　單于佯許甘言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祠
五時遂出蕭關還祠后土　夏大旱

乙亥 元封五年　初置刺史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
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　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
九疑射蛟獲之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
祖還郊泰時　祀天真皇人紫府君於峨嵋五臺

丙子 元封六年　詔求異才　作首陽山宮　匈奴烏孫求
和親帝以江都王建女為公主妻之其建乃景帝之
孫武帝之姪也為人道所不為之事烝父妾淫妹令
婦人匍匐與犬羊交生子異形有此極惡故以其女
妻之　秋大旱蝗

丁丑 太初元年　改正朔定曆數　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
首　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遣將軍李廣利將
兵伐宛　作建章宮　治太液池　禪蒿里望祀蓬
萊　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關東蝗起飛至
燉煌　柏梁臺災　未央宮災土木工役所致

戊寅 太初二年　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李廣利
攻郁城不克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有敢
入者輒斬之廣利恐因留燉煌

己卯 太初三年　李廣利至大宛得[illegible]渥洼之[illegible]　東巡海上
秋蝗

庚辰 太初四年　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起明光宮　春正
月二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得善馬數十匹作天
馬歌

辛巳 天漢元年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衛律劫單于欲
閼氏歸漢　天雨白氂　夏大旱是歲東方賊盜起

壬午 天漢二年　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
虜　遣繡衣直指使者暴勝之發兵擊東方盜賊

癸未 天漢三年　榷酒酤謂禁民間沽釀官自開賣　秋匈
奴入鴈門　東巡還祠常山　夏大旱

甲申 天漢四年　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李廣利擊匈奴不
利公孫敖深入因言李陵教單于備漢軍乃族誅李
陵家　立子髆為昌邑王

乙酉 太始元年　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徙郡國豪傑
于茂陵

丙戌 太始二年　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
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
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丁亥 太始三年　望氣者謂東北有貴人氣帝推而得鉤弋
生而握拳不開其色殊絕帝擘其手乃開得一玉鉤
遂名鉤弋以幸之有孕十四月而生當產之時帝[illegible]
赤豕乘絳雲而下遂生子弗陵是為昭帝上曰堯十
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名其鉤弋之門曰堯母門
東巡琅邪浮海而還　江充為水衡都尉大見信用
威震京師

戊戌 太始四年　帝東巡泰山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　十月晦日蝕

己丑 征和元年　上還幸建章宮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特巫蠱之禍始起

庚寅 征和二年　戾太子敦重好靜帝宮中常用女巫敎治疾苦宮人互相魘禱爭寵帝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驚悟因是体不平時江充與太子有隙帝以江充治巫蠱事乃誣太子太子乃殺江充詔丞相討反者太子及皇后皆自殺　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　七月地震壓殺人

辛卯 征和三年　遣李廣利出酒泉擊匈奴廣利因見[illegible]相劉屈氂以祝詛棄市事連廣利妻子遂深入要功軍敗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帝怒族其家　秋蝗

壬辰 征和四年　晩年悔過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上知巫蠱事多不實頗知太子無他意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遂族滅江充家　如東萊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帝耕于鉅定至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追悔所爲狂悖悉罷方士候神人者　雍縣無雲而雷者三　隕石二黑如黳　夏蝗　八月晦日蝕以應明年侍中僕射馬何羅剌帝不果伏誅之兆

癸巳 後元元年　祠泰畤　馬何羅欲剌帝金日磾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伏誅　欲立太子弗陵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　帝誣鉤弋夫人罪乃命下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速去汝不得活遂賜死帝謂群臣曰自古國家所乱之由皆在主少母壯女主欲淫乱自恣莫能禁也不聞呂后耶故立其子不得不先除之旣死殯尸不冷而有異香一月視之棺空止有絲履存焉　燕王旦以宗枝之派當爲太子遣使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以其無禮過度不立　七月地震以應明年帝崩之兆

甲午 後元二年　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太子弗陵即位　訃音至燕王旦不哭裹賜旦錢三十萬益封一萬三千户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乃與劉澤等傳言少帝非武帝之子不當立天下當共伐之以檄動搖郡國有司具奏請發兵捕之帝下詔燕王以至親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　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数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由是親近得受遺詔日磾之子在乳上甚愛之養於宮中宮人抱之其子以手拂宮人之面日磾曰此子日後必乱宮闈乃殺之　三月葬茂陵　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昭帝

名弗陵　武帝子　始生武帝夢赤豕乘絳雲自天而下　天性聰敏類乎高文　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一　改元者三　始元六　元鳳六

乙未 始元元年　霍光輔政、自□出天下柳之殿中嘗有
怵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
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
誼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　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
民疾苦　遣詔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
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受印綬一日薨　益州夷反
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　鳳凰集于東海　秋有星
孛于東方　七月大雨至十月　蓬星出西方天市
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　八月天雨虹下儀宮中
飲井水井水竭

丙申 始元二年　封霍光為博陸侯　上官桀為安陽侯
　群臣有說於光曰昔諸呂擅政專權而背宗室不與
共職是以天下不服卒至於滅亡宜納宗室中[illegible]
與大臣共議政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劉
辟彊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遣使振貸貧民種食

丁酉 始元三年　秋募民徙雲陵　有星孛於西北　遣使
祠鳳凰于東海　十一月朔日蝕

戊戌 始元四年　上官桀子安娶霍光女為妻生女年甫五
歲入為倢伃遂立為后　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擊
之　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 始元五年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闕自謂衛太子儁不
疑收縛廷尉驗治竟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追
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

庚子 始元六年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蘇武雁足帛
書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桑弘羊主鹽鐵之議遂
罷榷酤官　夏旱

辛丑 元鳳元年　上官桀與鄂邑長公主等欲立燕王旦置
酒伏兵欲殺霍光旦許桀事成為王事覺桀等皆伏
誅鄂主自殺旦知事不諧欲發兵不果旦欲自殺置
酒與群臣妃妾別會天子璽書以讓旦旦懼以綬自
絞死其王妃以下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不忍
加恩赦王之族人弗罪以王太子建為庶人謚旦
曰剌王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斬首獲虜九千人
獲甌脫王　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　七月晦日蝕
既　燕城南門災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圂壞都竈
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　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
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
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壬寅 元鳳二年　帝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長安諸陵枯樹
再生傳曰主輔君執政君失其令時大將軍霍光輔
帝政由己出實專國柄又主人君無子又曰國有大
喪越四年帝崩

癸卯 元鳳三年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有虫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為宣帝興
於民間之兆　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
之　長安城南樹自遷於京兆傳曰主社稷遷於他
姓乃應賊臣王莽七十年後篡命之兆

甲辰 元鳳四年　帝始冠　遣傅介子誘斬樓蘭王封介子
為義陽侯　五月孝文廟正殿災

乙巳 元鳳五年　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　四月燭星見
奎婁間　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雷

丙午 元鳳六年　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烏桓復犯塞

遣范明友將兵擊之 以楊敞爲丞相
元平元年 減口賦錢什三 三月丙戌有星大如月
衆星皆隨西行有頃聲如雷三鳴止 四月帝崩大
將軍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淫
位日天陰晝夜不見日月 是月葬平陵

昌邑王

名賀 武帝孫 以昌邑王入繼大統 在位二十七
七日所爲無道者一千一百二十七事爲霍光所廢
王嘗見犬戴方山冠又見大熊入宮 徙迎武帝
曾孫病已入繼大統

宣帝

名詢 初名病已武帝曾孫祖曰戾太子據入繼大
統起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政事之得失 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 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帝之世外
戚專政宦官用事啓後世亡漢之禍 在位二十五
年 壽四十三 廟號中宗 改元者七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並四 黃龍

戊申 本始元年 霍光歸政不受 召黃霸爲廷尉正持法
寬平 鳳凰集膠東 四月地震

己酉 本始二年 立武廟樂 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
郡國皆立廟 大旱 八月地震壞祖宗廟城郭殺
殺六千餘人

庚戌 本始三年 霍光妻顯欲以其女爲后而鴆許后崩
是時匈奴衰耗邊境少事 冬大雨雪一日深丈餘

辛亥 本始四年 立霍光女爲皇后 鳳凰集北海之安丘
淳于 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 帝素服避殿
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壬子 地節元年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戊申夜月食熒惑 十
丙寅客星見貫紫宮東北南至七月癸未入天市
二月晦日蝕

癸丑 地節二年 霍光病篤封霍去病孫霍顯爲都尉霍山
爲樂平侯拜光子霍禹爲右將軍 昌城君許廣漢
奏封事其略曰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
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
由冢宰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
據權勢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其
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帝善之 以
溫舒上德緩刑書 初戾太子以巫蠱死其妻子
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繫獄望氣者謂獄中有天
子氣帝令盡殺之丙吉知太子無罪死於奸臣之手
乃藏皇曾孫於外祖母史氏之家後立爲太子霍顯
聞之怒恚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小兒安得立若后
有子反爲王耶令霍后鴆殺之后挾毒不得行霍氏
之亂自此始也 鳳凰集魯

甲寅 地節三年 丞相韋賢以老病致仕丞相致仕自賢始
京師大雨雹乃外戚用政刑人爲禍之應時蕭望
之上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
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異姓專權之所致也 以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 九月壬申地震

乙卯 地節四年 霍氏驕奢日縱因是侵削顯等相對泣曰

令丞相楊敞因事盡変我父之法令信我家之過失
其諸儒皆宴人之子飢寒遠客喜兵言人是非我父
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語皆言我家昆弟驕横於
是危不自安人疑其欲有異謀事發以謀伐誅夷兵
族　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封舅無故武皆爲列
矦賞賜巨萬　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深二尺五寸
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以應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
霍皇后廢所致之兆
丙辰元康元年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
爲王畔漢奉世斬之　龜茲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賜
印綬　鳳凰集泰山　甘露降未央宮
丁巳元康二年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自漢
興以来至此方有國家便宜行事而啓僭竊國柄陰
奪神器之禍起於此　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撫養太
子　鳳凰集賜天下吏民爵女子牛酒鰥寡高年帛
戊午元康三年　帝於御苑去樹之繁枝䟽廣䟽受相謂曰
草木枝繁者尚不可留而去之今吾家族屬繁衍如
不早退禍將及身乃請歸老上許之賜金二十斤皇
太子賜金五十斤　立子欽爲淮陽王　封故昌邑
王賀爲海昏矦
己未元康四年　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矦者得槐里
公乘周廣漢等凡三百十六人皆賜金二十斤復其
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絶　鳳凰十一集杜陵又集上
林　呂縣有流血百餘步
庚申神爵元年　幸河東祠后土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遣諫
大夫王褎求金馬碧鷄之神　先零羌楊玉叛遣後
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叛羌多降　以張敞爲京兆
尹敞嘗爲妻畫眉有司奏上問之對曰夫婦之私有
過於此者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辛酉神爵二年　蓋寛饒劾奏宦官專政上欲罪之自剄
單于日逐王率其衆降　匈奴盧屠權渠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入邊爲寇月餘單于以疾嘔血而不敢
入此天之佑漢見於此也　鳳凰甘露降集京師
壬戌神爵三年　丙吉爲丞相問牛喘時人以爲知大體
益小吏俸詔謂小吏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百姓
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癸亥神爵四年　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支来朝　鳳
凰集杜陵
甲子五鳳元年　匈奴乱五單于争立　十二月朔日蝕是
特刑法過差屢誅正臣帝德虧損所致
乙丑五鳳二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
斯自立爲郅支單于　幸甘泉郊泰畤
丙寅五鳳三年　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　置西河北
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
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　丞相丙吉卒
丁卯五鳳四年　匈奴單于称臣遣弟太谷蠡王入侍宿衛
四月朔日蝕
戊辰甘露元年　太上皇廟孝文廟灾　黄龍見新豊　甘
露降改元甘露　長樂宮鐘自鳴　銅人生毛皆宦
官外戚用事所致
己巳甘露二年　珠厓郡反遣兵擊之　匈奴呼韓邪單于
款塞請朝　醴泉出

戊午
甘露三年 詔選天下名儒俊才講論五經之同異其
劉向昔在昭帝時至今歷事三朝所進對獻賦頌數
十篇帝甚嘉之乃令校書於天祿閣所著説苑及新
序五十篇伯陽化胡書一卷列仙傳二卷列女傳八
卷時向校書於閣夜有黄衣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
進時向坐暗中誦書老人乃吹杖端忽然火舉照之
曰我太乙之精也天帝聞下界有卯金之子博學能
文令我下往觀尒老人見几上有化胡之書曰此書
乃秦丞相樗里子採伯陽西化傳所編也呂不韋重
編成書雖經秦火幸書尚存今尒校之可為是書之
幸也内葱嶺一字葱是其山出葱蒼故名葱嶺今以
為葱謬矣其葱嶺北乃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可改作
彼後見几上有列仙傳詩而視之曰老子即老聃在
堯時號務成子在商仕西伯為守藏道家輸蕭邑老
子始太上老君者乃太始之初人令人以為即老聃
非也各有其人籛鏗在堯時遇異人得以九還煉丹
不死之道所以不死因獻雉羹於堯封彭城君復獻
簡松於堯食之可以延年堯不暇食故方不行至商
與老子同仕於西伯人謂籛鏗年八百非也時周天
王求其養生之道鏗乃授之王恐復傳他人令人夜
殺之以絶其術鏗知遁去至今現存千有餘歲矣而
人弗識每見穿皂衣長髯廣額者是也老子時出特
顯人亦莫識語畢老人乃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
之書授之乃曰今歲所誕太子者後十九年當正帝
位後四十年大漢當革命有賊臣篡逆之兆後十六
年大漢又興凡所與言者皆書諸紳自是文學興焉

老人乃太乙真人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願奉國珍朝 三年 圖功臣像於麒麟閣 單于
自請願留居幙南光祿塞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
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
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御史王賀之孫女也
幸之有娠是歲生成帝 鳳凰集新蔡
庚午
甘露四年 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辛未
黄龍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帝寢疾以史高
蕭望之周堪受遺詔輔政 帝崩 太子奭即位
葬杜陵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 未央
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雞毛衣变化不鳴不將無距

元帝

名奭 宣帝子 以太子即帝位 天性昏懦專
事邪僻 謀害忠良 所取者減俳優省苑馬賑民
並罷宮館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三 改元者四
初元五 永光五 建昭五 竟寧
癸酉
初元元年 貢禹勸節儉 置戊己校尉 立倢伃王
氏為皇后 十一郡皆大水漂没人居時宦者弘恭
石顯等用事陰氣侵盛之兆 夏大旱詔損膳減樂
府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関東大飢罷宮觀希幸
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四月有客星大如瓜色青白
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 北海水溢流殺人民
童謡曰井水溢滅竈烟玉堂流金門至成帝
甲戌
初元二年 詔罷宦者親族之家凡有乘輿狗馬田園
池澤皆賜貧民謂自古宦者乃宮壼之役不干外事

務在節儉不當僭用卷皆禁著。以宦者石顯爲中
書令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者謂中書乃國家之樞
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全人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宦者非古制也於。恭顯惧望之之忠賢譖而害
之將下獄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
老入牢獄不亦鄙乎飲藥自殺　如甘泉郊泰畤
立子驁爲皇太子　正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
殺人衆　関東飢齊地人相食　地複震　五月客
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其色青白　秋丞相府
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皆具其声有鳴鍇之
音皆刑閹執政之象
乙亥 初元三年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　珠厓山南縣反
劉向以爲石顯譖毀賢良所致　夏旱　四月[illegible]
孝武園白鶴館灾　冬有獻雄雞生角
丙子 初元四年　行幸甘泉郊泰畤　幸河東祠后土赦汾
陰徒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
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
也後王莽簒位自謂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
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爲開通
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
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丁丑 初元五年　幸雍祠五時　彗星出西北赤黄色長八
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参分　十二月河决
戊寅 永光元年　郊泰時　劉向上封事言宦竪用事　上
酎祭宗廟欲乘樓舡薛廣德當車免冠而諫曰陛
下不宜乘舡危物也當從橋而去若不聽臣請自刎
以血汚車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乃從橋　夏雨雪
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正中時有景亡光是夏寒至九
月日乃有光　秋隕霜殺禾天下大飢丞相于定國
御史薛廣德等以灾異乞骸骨歸田里賜以安車駟
馬黄金六十斤
己卯 永光二年　以韋玄成爲丞相　匡衡上書言事　隴
西羌反遣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三月朔日蝕
八月天雨草葉相樛結大如弾丸石顯專政所致
庚辰 永光三年　立子康爲濟陽王　復塩鉄官置博士弟
子員千人　十月地震雨水　時恭顯用事東方朔
曰國家以奴干政漢亡之兆始於此知我者惟太史
乎遂解幘隨風吹去明日太史奏歲星復見
辛巳 永光四年　行幸雍祠五時　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孝宣園東闕灾劉向謂石顯譖害忠良所致　六月
晦日蝕
壬午 永光五年　幸甘泉郊泰時　幸河東祠后土　毀孝
惠帝寢廟園　有獻雄雞生角者　大水漂没民皆
溺死者以應弘恭石顯群陰用事之兆
癸未 建昭元年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幸虎圈觀獸鬪
正月隕石于梁二　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
門至軹道
甲申 建昭二年　宦竪石顯用事專擅京房問上曰昔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陛下以今爲乱耶治耶
上曰極乱耳今爲乱者誰耶京房曰上寂所信任與
圖事於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上亦知京
房所言者石顯也上畏其勢力重終不能退卒至啓

亡漢之階始於帝之世　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等阿附閹竪石顯結爲黨友禍乱天下民爲之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自知擅權執柄在於掌握恐天子納左右之言以取諸耳乃矯詔夜開宮門出入以視人心門吏白上顯自謂頑爲後宮掃除之役以謝過　立皇子興爲信都王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禁中語皆下獄髡爲城旦　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齊楚地震　大雨雪深五尺

乙酉建昭三年　以匡衡爲丞相　甘延壽陳湯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丙戌建昭四年　甘延壽等斬郅支單于傳首至京師縣槀街十日　春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三月雨雪燕多死

丁亥建昭五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朝見　上因久疾以爲祖宗譴怒盡復諸寢廟園　六月朔日蝕

戊子竟寧元年　匈奴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邉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邉事以爲不可許　五月帝崩　太子驁即帝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七月葬渭陵

成帝

名驁　元帝子　善修容儀湛於酒色　䟽正宮観

邪辟　政歸外戚啓王莽簒漢之階　在位二十六年　壽四十五　改元者七　建始四　河平四　陽朔四　鴻嘉四　永始四　元延四　綏和二

己丑建始元年　封王氏五侯其日黃霧四塞　石顯專權擅政以罪免歸故里死於道阿附石顯得進爲官者皆罷廢　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正月乙丑皇考廟灾時王鳳擅朝將害于國故天見象　地震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兩月並見東方　七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大一圍動摇如龍蛇形有項長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後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許　八月有青蝇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經數日奸邪在朝之兆　十二月朔日蝕外戚王氏專政蔽上所致

庚寅建始二年　立皇后許氏　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始親南郊祠后土於北郊　夏大旱

辛卯建始三年　関内大雨四十餘日　越嶲山崩　十二月朔日蝕王氏五侯縱橫所致　地震未央宮殿中杜欽谷永皆以爲後宮女寵大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京師相驚有大水至一小女自名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門内人皆莫見至禁中始覺傳曰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下人將有女寵之象名持弓者似乎周家檿弧之兆也時王太后弟王鳳秉國政及王氏父子兄弟五侯秉政王莽簒漢之兆見於此

壬辰建始四年　罷中書宦竪初置尚書員五人　正月隕

石于亳四于肥累三　四月雨雪　秋河決大雨
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
出西南北斗下以應王氏專政女寵太盛所致　秋
桃李實以應趙飛燕姊娣媟私之兆　熒惑隃歲星
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
熒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數日至疾去遲　十一
月乙卯月蝕填星、不見時在輿鬼西北八九尺所

癸巳
河平元年　匈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来朝　後太上皇寢廟園　正月壬寅朔日赤二月
癸未日又赤夜月亦赤甲申日後赤如血無光三月
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四月朔日蝕　長
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
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
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時
后專寵又上無繼嗣劉向等爲言於是詔百官陳過
失以修德

甲午
河平二年　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　悉封諸舅爲
列侯　老子降于琅琊授于吉太平經　正月沛郡
鐵官鑄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
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鑪中銷鐵散
如流星皆上去　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
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
所皆從西方来填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
輿鬼

乙未
河平三年　求遺書於天下　劉向論王氏專權太盛
楚王囂来朝封其子勲爲廣戚侯　地震山崩江
水逆流賊莽篡代之兆　河復決　八月晦日蝕

丙申
河平四年　以張禹爲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内
不自安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爲相
匈奴單于来朝　罽賓遣使入貢　三月朔日蝕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丁酉
陽朔元年　二月晦日蝕　王章因日蝕論王鳳專權
遂被害　七月壬子月犯心星

戊戌
陽朔二年　王氏五侯群弟爭爲奢侈　關東大水以
應明年鐵官徒作乱

己亥
陽朔三年　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　三月隕石東
郡八　潁州鐵官徒作乱討平之

庚子
陽朔四年　四月雨雪王氏專擅國柄所致

辛丑
鴻嘉元年　上常與家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
入市井郊野遠至甘泉長楊五柞與群小鬭雞走馬
自称富平侯家人　黃龍見真定

壬寅
鴻嘉二年　帝微行見王蟒於路　造飛行殿疾若風
雷　起招靈閣有神女留玉燕釵後化白燕飛去
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三月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庭歷階登堂而雊又集太
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癸卯
鴻嘉三年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雖有罪亦不見
責因是驕橫愈熾　許后廢處昭臺宮　上遊後庭
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辞曰觀古畫圖賢聖之君
皆明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
似者乎上善其言而止　趙飛燕姊弟入掖方成唾曰

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飛燕來
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以喩趙飛燕害皇子之讖
廣漢鄭躬等作乱　二月大雨雪関東尤甚深者数
丈竹柏皆枯　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如
雷有頃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鷄皆鳴石長丈
三尺廣厚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　大旱　八
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灾

甲辰　鴻嘉四年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
敗官亭民舎四萬餘所　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
應奄竪専政虐害善良所致　八月大寒百官人馬
有凍死者

己酉　永始元年　王莽匿情求名遂封新都侯　封趙倢伃
為皇后趙臨為城陽侯　因立倢伃為皇后俚語曰
劉輔以為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妻天人
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遂得罪　正月癸丑太官
凌室灾戊午戻后園南闕灾　黒龍見東萊　二月
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
九月晦日蝕　太皇太后王氏崩

庚戌　永始二年　梅福請抑外戚專横之權　屏中畫紂踞
妲己作長夜之樂班白諫曰衆悪帰之不如是之甚
也　二月癸未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
至雞鳴止以應王氏専政所致　黒龍見　是月晦
日蝕　九月晦日蝕六月之間犬異四發三代之末
春秋之乱未嘗有也

辛亥　永始三年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其日大風壊
甘泉竹宮折抜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
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絶種祠况於國之神寳舊
時也至是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寳祠　陳留樊並山
陽蘇令等作乱　南昌令梅福上書言時政　正月
晦日蝕

壬子　永始四年　如甘泉郊泰時　如河東祠后土　四月
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灾　六月甲午
覇陵園門闕灾　夏大旱　七月晦日蝕王氏専政
臣侵君将移社稷之象

癸丑　元延元年　朱雲言大臣尸位素飡願請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将朱雲下
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上意觧然後得已及後當
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正月朔日蝕
　三月隕石都関一　四月無雲而有雷聲　有流
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有星孛于東井　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上以
災変博謀群臣谷永對曰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
徴著郵深宮後庭将有驕臣悍妾酔酒狂悖卒起之
敗等語

甲寅　元延二年　遣中郎将段會宗誅烏孫太子　番丘康
居遣子貢獻

乙卯　元延三年　岷山崩壅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劉向曰昔
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
本起於蜀所起之地今又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恐國殆必亡矣　帝無継長楊射熊

館大誇胡人
壬子 元延四年 春關東隕石二以應次年王莽專政之兆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癸丑 綏和元年 王莽秉政爲大司馬 犍爲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
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
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乃詔立辟雍未作而
罷 立定陶王欣爲太子 正月辛未有流星從東
南入北斗長數十丈 中山王興卒
甲寅 綏和二年 鄭衛之聲甚罷樂府官 劉歆総群書編
輯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
從横曰雜曰農 二月熒惑守心宿 大厩馬生角
右[illegible]耳前圍長各二寸 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到
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
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母后與政乱朝所致 有一
男子自名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至前殿入非常室
中解其帷帳謂黙官曰天帝令我居此直殿者縛之
其人狂自不知所爲時王莽爲大司馬簒漢之兆天
将告之 罷泰畤汾陰祠復南北郊 罷大司馬王
莽就第 是年帝崩未央宮葬延陵 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皇后爲皇太后 立皇后
傅氏

哀帝

名欣 元帝庶孫 以定陶王入継大統 天生昏
慄佞詭是從 帝之世王莽擅政漢業益衰 在位
六年 壽二十六 改元者二 建平 元壽
乙卯 建平元年 光武生於濟陽縣舍時皇考南頓君爲縣
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正月丁未日出時著天白氣廣如一疋布長十丈餘
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曰天狗 歲星入太微逆
行 隕石于北地 九月復隕石于虞以應賊莽簒
漢已具帝業將亡之兆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
至天出參下貫索厠廣疋布長十丈餘十日方去
丙辰 建平二年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
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 遣王
莽就國 以是年爲太初元年更號曰陳聖劉太平
皇帝 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 有大聲如
鍾鳴殿中郎陛吏者皆聞焉上問楊雄及李尋、對
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
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執政
大臣以應其変 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以應
賀良等建言伏誅之兆
丁巳 建平三年 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 正月癸卯桂
宮正殿災帝祖母傅太后所居之勲也時傅太后欲
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諫之皆獲罪故天戒之
三月有星孛于河鼓 巫盐危山土起鈹山石立
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
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豫章有男子化
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変爲陰

将亡継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将
後一世乃絶　汾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
戊午 建平四年　匈奴單于請朝揚雄諫征絶單于　聞來
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椒一枚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
籌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董賢得幸於上常與
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
乃断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藉殿中乃封賢為高
安侯　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三銭小
者如麻子時官堅專政虐害善良所致　鮑宣上書
言外戚持權濁乱天下　正月大旱
己未 元壽元年　帝寵董賢溺愛之甚戚[?]與人主侔帝欲
法尭禪舜而禪之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之天下非
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
天子無戯言帝黙不悦　正月朔日蝕寵倖佞臣董
賢以極卑而干至尊以少陰而臨太陽之象　二月
白虹貫日　歳星入太微　河竭　皇太后傅氏崩
庚申 元壽二年　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弥皆來朝　從孝成
孝哀皇后於桂宮皆自殺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
母丁太后為丁姫　孝元廟殿門銅亀蛇鋪首鳴
孔光阿附賊莽為丞相　六月帝崩未央宮葬義陵
太皇太后聞帝崩収取璽綬召董賢問以喪事不
能對太后召王莽佐賢莽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為
名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自知禍将及身即日與妻皆
自殺於是復用莽為大司馬秉政　是月晦日蝕

平帝

名衎　初名箕子　元帝庶孫　以中山王入継大
統　幼弱嗣位　政皆莽出　在位五年　壽廿四
改元者一　元始五
辛酉 元始元年　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
徳　莽當國秉政賜號安漢公　莽恐帝外家衛氏
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
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
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為衛姫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為関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
京師　封公子寛為褒魯侯奉周公祀　孔均為褒
成侯奉祀孔子　二月乙未哀帝之義陵寝室神衣
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変聞祠以太
牢　天雨草状如彈丸宜堅専政虐害善良所致
五月朔日蝕
壬戌 元始二年　莽欲耀威徳遣人厚遺黄支國王令遣使
貢獻犀牛　莽欲悦太后威徳至盛於前乃諷單于
令遣王昭君女入侍太后　梅福知莽必簒漢棄官
而去　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奸奏言皇帝
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
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経定取后禮正十二
女之義以廣継嗣　莽議以漢宗室子孫倶入流品
王武曰劉氏天屬也自高帝入関以来今二百年未
有以子孫與百官同流品者乃止　春越巂郡上黄
龍見游江中　隕石于鉅鹿　大旱蝗　九月晦日
蝕　婦人生子両頭以應王莽将簒之兆　三公並立

之象
癸亥 元始三年　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
法而盡殺之逢萌謂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
即解冠掛東都城門而去　莽廢中山孝王后家
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械
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宮稷郡國縣鄉皆置學官
甲子 元始四年　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加安漢公莽為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遣大司徒馬
宮奉乘輿法駕皇后於莽第授皇后璽綬　起明堂
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乙丑 元始五年　春正月祫祭明堂　徙南北郊三十餘年
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策命莽以九錫　大賚諸王
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已封者

四十八

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已有秩者增
秩未有官者補吏　其宗室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
其令郡國各置宗師而教授之　莽不受新野田
上書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七月已亥漢高皇帝祖廟災以應漢亡之兆　莽因
臘日上椒酒置毒于酒中以鴆帝既中毒乃疾莽作
策於泰時願以身代使人莫敢言　乙丑帝崩未央
宮葬康陵　宣帝曾孫淮陽王縯等五人排尊當立
者莽惡其長大欲立昏幼以便其奸乃悉徵宣帝玄
孫選立之　莽陰使夫人置白石丹書於井中其文
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使人浚其井得之以告太后
詔以白石丹書之讖立莽太后以為誣罔不可信馬
宮王舜等逼太后以莽居攝践祚如周公故事

孺子

名嬰　宣帝玄孫　初為皇太子號曰孺子時年二
歲託以為卜吉立之　政出賊莽　徒擁虛器　在
位三年　改元者二　居攝二　初始一
丙寅 居攝元年　正月王莽祀南郊　劉崇張紹謀曰安漢
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
也乃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群臣復白劉崇謀逆以
莽權輕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西羌龐恬等怨
莽奪其地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　十月朔
日蝕以應王莽篡漢之兆
丁卯 居攝二年　更造貨錢　東郡太守翟義謀誅莽以徙
漢室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絶

四十九

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
遣兵拒義、不克死之　莽日抱孺子禱於郊廟會
群臣称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畔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乱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
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彰聖德莽依周書作
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
戊辰 初始元年　莽自称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
母太皇太后　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践祚奉
漢太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
吊諸侯服　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以
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　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
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　三輔盗皆破滅
春地震

王莽

元帝后王氏弟王曼之子　居長安　賊惡元首蛇
目蛇舌豺聲　明亮用包巾自莽始　起自外戚繼
四父而輔政　篡漢更號新室　東宗室削弱之餘
弑平帝而篡之　篡位十四年　改元者三　建
國五　天鳳六　地皇三　漢兵入長安誅之分裂
其屍

己巳 建國元年　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莽以劉氏為卯金刀乃禁之　上太皇太后順符
命去漢號　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　莽降漢宗室
為庶人始終不全二百餘人　徐鄉侯劉快起兵討
莽不克死之　莽按金匱封拜其黨甄豐等為四輔
三公四將已十一人又按符命得故城門令史王盛
賣餅兒十餘人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長安女子呼
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去九月必殺汝莽
殺之

庚午 建國二年　莽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作金銀
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　莽起八風臺、成萬金
　冬雷雨雹
匈奴諸郡分道大寇殺守尉畧吏民州郡兵起
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有一男子自稱漢氏劉子輿
成帝妻子也劉氏當復執而問之自言長安武氏也
　十二月雷

辛未 建國三年　遣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
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必為子孫遺大業以
印綬加勝身輙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勝
不食積十四日而死　以安車迎蔣方、因使者辭
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
者以聞莽悅其言　瀕河郡蝗生　河決

壬申 建國四年　莽制度不定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
皆得賣之　改漢正朔伏臘日　西南夷殺牂柯大
尹貉人入邊侵犯　更漢家黑貂著黃貂　赤氣出
東南竟天　太皇太后王氏崩

癸酉 建國五年　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
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
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西域
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皆叛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
日不見

甲戌 天鳳元年　莽下詔將以是歲行巡狩禮卽于土中居
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平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
稷郊兆云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
二月晦日蝕　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雨雹殺牛
羊　北邊大飢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

乙亥 天鳳二年　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常御燈火至明猶
不能勝　莽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單于貪莽金
幣曲聽之然冠盜如故　民訛言黃龍墮死於黃山
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萬數莽惡之　大雨水出數
丈流數千人以應莽滅亡之兆

丙子
天鳳三年　王孫慶捕得翟義之黨莽使太醫尚方與
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行筳導其脈知所終始
云可以治病　莽以制作未定公卿小吏皆不得俸
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　春二月地
震　長平岸崩雍涇水大雨雪深一丈竹柏皆枯以
應莽滅亡之兆　霸城門灾　七月晦日蝕臣居曹
位之象莽以邪陰居亢陽之位所致　十月戊辰王
路朱雀門晝夜聲不絕

丁丑
天鳳四年　綠林王匡王鳳兵起　莽授諸侯王茅土
於明堂　鑄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
寸其出入令人負之

戊寅
天鳳五年　揚雄作太玄書法言其卒章盛稱莽功德
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故史貶曰莽
大夫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獻新樂
於明堂太廟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之曆紀以
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自言已當如黃帝之登雲天
誑耀百姓銷群盜賊衆皆笑之　莽考吏致富者收
其財以給軍費　莽孫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
刻三印發覺自殺　東海有奇士名巨毋霸長一丈
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乘莽惡之更其名曰
巨毋氏　北軍南門灾

己卯
天鳳六年　改元地皇從此三萬六千曆號　四方盜賊
蜂起莽懼欲厭之　列風雷雨發屋折木毀王路堂
起九廟於長安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
半之窮極百工役死者萬數　關東飢旱連年刁子
都等黨衆寖多至六七萬

庚辰
地皇元年　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於是春夏斬之
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
燕趙兵以誅莽不克死之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
為莽所殺　更鑄錢法　郅惲明天文曆數知漢必
再受命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是謂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下獄
大雨六十日大風毀王路堂

辛巳
地皇二年　南郡秦豐兵起聚衆萬人及平原女子遲
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　莽惡漢高廟神靈遣
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　下江
新市平林兵起　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
令太子臨居中養馬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
通焉恐事泄謀兵殺莽不果自刺死　莽以田況為
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
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令十餘
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飢蝗

壬午
地皇三年　漢宗室劉縯及弟劉秀起兵舂陵興復漢
室新市平林諸兵歸附之樊崇兵寖盛皆朱其眉故
號赤眉　九廟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
采毛為龍文衣著角三尺　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
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輀車非仙物也　莽聞城中飢饉以問中黃
門王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
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宛人李守善乾象謂
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今四方擾動漢當復
興　關東人相食　流民入關者數萬人　蝗從東

方來飛蔽天　二月霸城門灾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
以應莽滅亡之兆　黃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是
年光武起兵舂陵以應聖人出光武中興漢室之兆
　王尋王邑圍昆陽有營頭星墮軍上　秋太白在
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
五日不見

淮陽王

名玄　字聖公　景帝七代孫　光武族兄　以宗
室爲諸將所立　在位二年　改元者一　更始

癸未更始元年　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帝
以從人望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
陰勸更始除之遂殺縯秀自謝過未嘗伐功又不爲
縯發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
涕泣處　更始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大司馬　劉
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隗囂與周宗等起兵以
應漢移檄郡國勒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　公
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　劉秀起兵言莽鴆
殺平帝之故乃討其罪莽會公卿於王路堂開將所
僞作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群臣知其奸僞弗
信　劉望稱帝汝南以嚴尤陳茂爲將相劉玄遣兵
擊之殺望誅尤茂　莽令東海長人巨無霸驅諸猛
獸虎豹犀象之屬助威與漢兵戰於昆陽光武大破
之莽憂悶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
不復就枕　漢兵圍城乃率群臣詣南郊陳其符命
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聚哭備作

悲哀之色哭甚者除以爲郎者五千餘人　漢兵入
城火及掖庭平帝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
而死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持虞帝匕首旋
席隨斗杓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群
臣扶莽蔵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支解其
身臠而分之懸其首于市百姓共提擊之切食其舌
　更始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洛陽宮秀乃置
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老吏或垂涕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更始
遂北遷洛　分遣使詢郡國　莽廬江連率李憲據
郡稱淮南王更始封劉永爲梁王　以劉秀行大司
馬事遣徇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邯鄲卜者王
郎稱帝徇下幽冀州郡破之

甲申更始二年　徙都長安　立劉秀爲蕭王　朝群臣羞
愧流汗擧手不能言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
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
日夜飲宴後庭群小膳夫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諸將
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由是關中離心四海
怨叛　延岑據漢中王嘉擊降之　劉秀以賈復祭
遵爲將軍　公孫述自稱蜀王　劉秀率諸將進攻
邯鄲斬王郎　赤眉西攻長安　梁王永據國起兵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　明年光武即位更始
爲赤眉所敗光武乃封爲淮陽王後爲赤眉所弑葬
霸陵　二月發雒陽歎之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
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東漢

始光武癸未王莽伏誅乙酉即帝位中興漢室終獻
帝己亥十二帝共一百九十五年爲奄人曹騰之家
養子嵩之孫操之子丕簒之

光武帝

姓劉　名秀　景帝六世孫　長沙定王發之後始
生赤光照室麥秀九岐故名秀　每自名仕宦當作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朱祐稱有日角之相此
天命也　起自民間擧兵同劉玄誅王莽明謨雄斷
中興漢室而即帝位○承西漢以火德王　都洛陽
在位三十三年　壽六十二　改元者二

五十六

建武三十一　中元二

乙酉建武元年　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劉玄遣
兵擊之　公孫述稱成帝于蜀　匈奴立盧芳爲漢
帝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
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　梁王劉永稱帝　赤眉入
長安更始單騎出走至渭濱降爲淮陽王爲赤眉所
殺　時光武爲蕭王平定河北至中山儒生彊華自
關中奉赤伏符來謁王、乃即皇帝於鄗南其符讖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
爲主　正月朔日蝕

丙戌建武二年　封諸功臣[illegible]侯　宋弘薦桓譚爲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illegible]繁聲弘乃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尊主而令朝廷眈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乃改[illegible]謝之　起高廟於洛陽　眞定
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楊病癭欲以惑
衆伏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眞定王
封族父歙爲泗水王叔父爲廣陽王族兄祉爲城陽
王　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
人爲列侯　立貴人郭氏爲皇后　立子彊爲皇太
子　封泗水王子終爲淄川王　以廷尉岑彭爲征
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
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　詔宗室列
侯爲王莽所絶者皆復其國　赤眉至陽城番須中
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帝王諸陵
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其呂后之屍尚
存無毁賊衆爭淫之痰其積惡之深故受殃於死後
豈非譴乎　彭寵反於漁陽僭號稱王　正月朔日
蝕　三輔大饑

五十七

丁亥建武三年　馮異大破赤眉　盆子將百萬衆降得傳
國璽綬封盆子爲趙王郎中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
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　立四親廟於雒陽　帝
如舂陵祠園寢　涿郡張豊反彭寵稱王李憲稱帝
野穀旅生麻菽尤甚被於山阜人收其利以應漢
業復興之兆　五月晦日蝕

戊子建武四年　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
以爲大司馬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援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
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洛陽見帝乃謂帝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眞帝王也　吳漢王梁擊破五校

於臨平　張豐好方術有方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作亂遣
耿弇祭遵等討之臨刑猶曰肘石有玉璽　公孫述
遣兵出陳倉隗囂與馮異擊破之　旱蝗

己丑
建武五年　馬武王霸擊蘇茂周建破之　龐萌反自
號東平王　竇融遣弟上書歸漢　耿弇破齊　初
起太學　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入貢　彭
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盧芳入塞
掠擾五郡　隗囂遣子入侍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
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帝與共偃
而卧光以足加於帝腹以試帝故舊之情帝捧足而
卧次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拜諫議大夫光不受歸
耕釣于富春山中　四月旱蝗

庚寅
建武六年　吳漢等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匈
奴與盧芳為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修舊
好　馮異治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
帝以章示之異乃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
簿也乃厚賜珍寶錢帛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帝如長安謁園陵　隗囂反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
破之　隗囂降蜀　三月晦日蝕大雨連月苗稼更
生鼠巢樹上以應隗囂反於隴西僭號稱王乃邪陰
權太陽之象　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垣　十一月
辛亥月犯軒轅

辛卯
建武七年　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　公孫述立
隗囂為朔寧王　盧芳所據朔方雲中二郡降　帝
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
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
書有所未學而無所知也帝意乃解　三月晦日蝕
洛水溢漂殺人民及廬舍　四月丙寅有暈抱白
虹貫暈在畢八度　九月庚子土星入輿鬼中漢史
鎮星逆行輿鬼

壬辰
建武八年　東郡濟陰盜賊大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
帝自將征隗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
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明日遂進軍於
是囂領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高
句麗王遣使入貢　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
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　諸州大
水以懲封外戚陰就為列侯所致

癸巳
建武九年　隗囂卒子純立為王　公孫述遣兵拒
隴據荊門　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
封陰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名就兄侍中興欲封之
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有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
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
不奪其志　正月乙卯金犯婁南星　甲子月犯軒
轅第二星　壬寅月犯心大星　七月戊辰月並犯
昴黃帝星　乙丑金犯軒轅大星　十一月金又犯
軒轅大星

甲午
建武十年　隗純降隴右遂安　三月癸卯有流星如
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傍有小星射者
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十二月己亥大流
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
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乙未 建武十一年 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千艘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先零羌反馬援擊破之 帝自將伐蜀

丙申 建武十二年 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述兵敗被刺死其將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黃龍見東河 甘露降 正月己未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六月戊寅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 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 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 九月甲午火犯輿鬼 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有聲隆隆

丁酉 建武十三年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却千里馬寶刀之獻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 封宗室及絕國為侯者一百三十七人 匈奴寇河東 帝欲保全功臣不令用事功臣皆上印綬以列侯就第以祿歸養皆得始終保全 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

戊戌 建武十四年 梁統論刑輕請更定律不報 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南海進珊瑚婦人樹植于殿前

己亥 建武十五年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等擊之徙邊郡吏民入關以避寇 追謚兄縯為齊武公官其二子 大司徒韓歆以直諫免歸田里自殺帝賻錢穀以成禮葬之 正月丁未有星孛于昴炎長三丈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三月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庚子 建武十六年 郡國群盜並起遣使招降之 盧芳降立為代王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 三月晦日蝕是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蠻狄侵中國之象

辛丑 建武十七年 廢郭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擊破之立銅柱以為界 幸章陵置酒作樂賞賜宗室諸母有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之言 二月晦日蝕 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 洛陽暴風壞民廬舍禾稼壓死人衆

壬寅 建武十八年 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平之誅史歆 罷州牧置刺史 帝如河東祠后土 盧芳復反奔匈奴 五月旱 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

癸卯 建武十九年 太子彊以母郭后見廢謂疑位不可久居而辭封東海王上書還東海以避嫌疑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馬援緣海進兵斬徵側徵貳嶠南悉平遂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雒陽令董宣因格殺湖陽公主蒼頭直言帝失帝令拜公主宣強項不伏賜錢三十萬由是威震京師 閏七月戊申火逆從氐到尾

甲辰 建武二十年 吳漢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陛下慎無赦而已 匈奴寇上黨扶風

馬援自請擊之援謂覆死於邊以馬革裹屍還葬後
五年平應其口　韓國人率無顏爲中國內附　郭
況爲大鴻臚賞賜豐盛京師號況家金穴
乙巳 建武二十一年　莎車諸國皆遣子入侍悉遣還之
七月辛酉月入畢　十月有客星焰二尺許西南行
至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方滅凡一
百一十三日
丙午 建武二十二年　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　匈奴中連
年旱蝗赤地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太半畏漢乘其敝
乃求和親許之　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以絶窺伺
中國之虛實圖費中國之錢粮　五月晦日蝕　九
月地震　青州蝗
丁未 建武二十三年　高麗率種人詣樂浪爲中國內附
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蠻乘險邀之尚一軍
悉沒　以玉況爲大司徒　以張純爲大司空　鬲
侯朱祜卒　三月癸未月蝕
戊申 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　武
陵蠻寇臨沅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
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馬武
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匈奴南單于遣使入
貢　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災火高廟北門　六月沛
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
己酉 建武二十五年　馬援卒于軍因梁松誣陷收其新息
侯印綬乃以馬革爲裹屍而還　鮮卑大都護偏

何遣使入貢願擊匈奴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
祭彤招降之　三月晦日蝕
庚戌 建武二十六年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
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單于遣
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
辛亥 建武二十七年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
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壬子 建武二十八年　遣諸王就國　徙魯王興爲北海王
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
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　太后郭氏
薨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郡國八十蝗
癸丑 建武二十九年　二月朔日蝕　四月武威酒泉清河
京兆魏郡弘農蝗
甲寅 建武三十年　車駕東巡却封禪之請　於仇賁率種
人慕義來朝封爲王　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　其
年有水星孛于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
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垣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
三十一日　夏大水
乙卯 建武三十一年　五月大水　晦日蝕　郡國大蝗以
應兵旅頻出之兆　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
中出尸星南半度　十月己亥軒轅大星熒惑爲凶
衰
丙辰 中元元年　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
后配食地祇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遷呂太后廟于
園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乃斥桓譚
帝東巡封泰山禪梁甫　抑祥瑞甘露降　京

師醴泉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郡國
三蝗 十一月晦日蝕 是月甲辰月中星蔽徐稀
出入
丁巳中元二年 正月立北郊祠后土 二月帝崩南宮葬
原陵 太子即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燒當羌
反遣兵擊之敗沒復遣馬武等討之 八月丁巳大
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
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明帝

名莊 光武太子 知墾田之弊謚之曰明 取胡
神像入中國從此門而禍天下後世自帝始也 在
位十八年 壽四十八 改元者一 永平十八

戊午永平元年 帝率公卿朝于原陵入拜神坐占其郡穀價
及民所疾苦提後歲以爲常 東海王疆病遣使者
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乃卒 東平王蒼以爲中
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
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
之 劾武王之周周公弟東平王蒼入輔國政 四
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六
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京邑燒城邑燔臚等寺 閏
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光芒相反 十一
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
己未永平二年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
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臨辟雍行大射禮
養三老五更 以中山王焉就外太后少子太后尤愛
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
騎恩寵尤異 帝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
式其墓 迎氣五郊 十二月戊辰月蝕
庚申永平三年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 子炟爲皇太子
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羨爲廣平王 圖功臣於雲臺
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其列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
鍾離意諫曰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
且罷止以應天心詔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帝
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
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
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天子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是
歲京師及郡國七處大水大起北宮窮困民力所致
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
三十五日去 八月晦日蝕是年北匈奴冠五原
辛酉永平四年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授驃騎將軍印
綬總天下軍政重事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
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
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
而不听上將軍印綬帝如河內東平王諫乃止 于
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酒泉大蝗從塞外入 八月
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
壬戌永平五年 帝如鄴 北匈奴冠五原雲中南單于擊
却之 安豐侯竇融卒
癸亥永平六年 廬江郡王雒山出寶鼎獻之帝曰祥瑞之
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
甲子永平七年 皇太后陰氏崩 北匈奴數冠邊遣使求

合市上龔其交通不復𦲷寇許之郡國大水者十
四　流星大如拯從織女西小光照地　三月庚戌
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
十五日

乙丑 永平八年　詔聽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　帝夢神
人如金人傳奕曰金屬西方乃西方之神也昔征休
屠得國人祀天金人乃西方之土神得非是乎乃遣
使取其像而觀之其胡名曰佛既至帝以佛為六卿
之爵立其廟曰寺因白馬馱其金人像至就名曰白
馬寺止許胡人奉之中國人不許奉胡教南宮靖一
作史斷曰明帝開億萬世釋氏之禍於中國自此始
禁中國人不許詣白馬寺燒香止許胡人奉之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　秋郡國十四大
水識者曰水者胡之兆也水漲則胡興其胡神既入
中國帝之世不紀而更代　六月長星出柳張三十
七度犯軒轅刺天舡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
日去　十月晦日蝕以應西胡浮屠入中國陰沴侵
陽所致　十二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丙寅 永平九年　廣陵王荊謂相士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
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士詣吏告之荊
懼自繫獄帝加恩不考荊又使巫祭祀祝詛樊儵等
奏請罪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卿等敢尔
耶儵對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而必誅臣等以荊屬託毋弟陛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
而已帝歎息善之　崇尚儒學匈奴亦遣子弟入學

是年豐稔　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
星至房南滅見五十日

丁卯 永平十年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
自奏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廣陵思王荊懼誅自殺
帝不忍以謚法追悔前過曰思　陵陽侯丁綝卒子
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
絰於塚廬而逃去交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
曰昔伯夷吳札乱世權行故得由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

戊辰 永平十一年　東平王蒼與諸王來朝月餘還國帝送
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
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
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　獲白雉　麒麟出　醴泉出　嘉禾生　漅湖
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　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己巳 永平十二年　哀牢國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庚午 永平十三年　胡僧竺法蘭等言奉佛可以免死後之
罪不墮地獄可以救生前之難不遭刑辟兵刃不能
傷損水火不能沉溺禍患不能侵其中國無智者皆
歸信之楚王英首奉其教於喪門之齋為贖過趨奉
門圖讖為佛記於是大起楚獄死徙刑殺者萬有餘

家王亦聅丹陽自殺葬之反其遺其禍而佛亦不能
救悲夫南宮靖一曰謂帝開德萬世釋氏之禍者此
也　汴河走於他處成河分流復其舊迹　閏七月
丁亥火犯輿鬼　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
是月晦日蝕

辛未 永平十四年　楚王英以佛事廢徙丹陽薨以諸侯禮
葬帝下令佛乃西域之胡神教乃夷狄之外教中國
人敢有發髮事胡変夏為夷者斬併其首領父母之
家遷徙海嶠　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淂起
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
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壬申 永平十五年　上東巡畊于下邳　至魯幸孔子宅親
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　封皇
子恭等六人為王　蝗起泰山亦行兗豫　十一月
乙丑太白入月中

癸酉 永平十六年　班超立功西域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匈奴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
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
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
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
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
五月晦日蝕

甲戌 永平十七年　白狼等國入貢　遣竇固等擊車師降
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上嘗謁原陵夜夢先
帝太后如平生懽既寤悲不能寐明旦率百官上陵
其日甘露降於陵樹　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公卿百
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群集朝堂奉觴上壽

乙亥 永平十八年　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北單于率二
萬騎擊車師耿恭以毒藥付矢匈奴中矢者其瘡皆
沸虜大驚謂其有神遇天暴風雨恭等隨雨而擊之
匈奴大敗胡中相語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胡復圍恭於疏勒城絶其水道城中穿井十五丈無
水將士皆飲馬溺以救其渴恭親自穿井負土有頃
水泉奔出流於城外虜為之有神明助之遂復退
六月有彗星出于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太微　八
月帝崩於東宮前殿　葬顯節陵　太子即帝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十一月晦日蝕　是年大旱
匈奴寇邊

章帝

名炟　明帝子　以太子即帝位　禁奇切　崇寬
孚　理寬獄　除禁錮　友愛諸親　稱為長者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二　廟號肅宗　改元者三
建初八　元和三　章和二

丙子 建初元年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嘉納之賜以黄
金三百斤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
以對　楊終等請罷邊兵　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
兗豫徐三州因旱不登乃廩贍饑民上問鮑昱何
以消復旱灾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淂未能致
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

孫冤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使死生獲
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正月地震　壬申白虹
貫日　丁巳太白在鬼西一尺　二月甲申金入斗
魁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
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　十二月比宮火燒壽安殿
延及右掖門　異鳥翔於殿庭怪草生於丹陛
丁丑建初二年　馬廖勸成德政　第五倫請上寬政　帝
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　上欲封諸舅為侯太后不
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上不聽　詔
齊國省冰紈方空縠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等擊
之　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建初三年　春宗祀明堂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有
司奏遣諸王歸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不許
皆留京師
己卯建初四年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立皇子慶為太子　有司奏請封諸舅上從之太
后聞之不許故馬廖等乃受爵辭位以特進就第
皇太后馬氏崩
庚辰建初五年　詔舉直言極諫　班超欲遂平西域　是
年燒當羌大舉寇邊　二月朔日蝕　七月甲寅夜
白虹出　戊辰木火俱在參　戊寅木水在東井
八月黃龍見於泉陵
辛巳建初六年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災范削其制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其德
六月晦日蝕是年西羌寇邊攻陷州郡　丁酉夜
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北向西如文
昌久乃滅
壬午建初七年　正月沛王輔等來朝帝以諸王將入朝遣
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
沛王濟南王東平王中山王贊拜不稱名謂四王帝
諸叔父也故異其禮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
以輦迎至省閣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
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
京師八月東平王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
以遠近為親疎然數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
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
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別復賜衆與
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比之景帝忌刻寡恩
猜疑骨肉委任異姓而開賊莽篡弑之階又不可同
日而語矣　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
酒樽獻之　獲白鹿　四月丙寅日加昴西面有抱
須臾成暈有白虹貫日
癸未建初八年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東平王蒼薨
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侯諸王宗室悉詣國
會葬　大螟傷稼
甲申元和元年　詔議貢舉法　禁治獄慘酷者　帝南巡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帝下詔褒
寵賜米各千斛　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
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　八月晦日
蝕

元和二年　帝東巡至魯祠孔子於闕里　戒俗吏矯
飾者　行四方暦　賜民胎養穀着為令　老子擬
于吉一百八十戒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
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詔定律令
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
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長五丈稍滅　四月丙辰有
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
聲如雷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太微西東南
行四丈所滅　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
行六丈所滅

丙戌
元和三年　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大尉鄭弘数陳外戚竇憲權勢太盛收其印綬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帝北巡耕于懐　鳳凰集肥城　六月丙午雷雨火
燒北宮朱爵西闕

丁亥
章和元年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鮮卑擊北
匈奴斬優留單于　八月晦日蝕

戊子
章和二年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来朝上篤於親、故
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
倉帑為虚　正月帝崩章德殿　葬敬陵　太子即
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母后臨朝　京師旱

和帝

名肇　章帝子　十歲即位　冲之姿天性聰[illegible]
竇太后臨朝　帝為宦　賊奪國柄而梯亡
漢之階東漢之亡實基於此　在位十七年　改元
者二　永元十六　元興一

己丑
永元元年　竇氏兄弟驕縱用事　鄧訓掩擊迷唐大
破之諸羌来降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而還　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
光色黄白　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
青　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　壬戌有流星起天將
軍東北行　七月會稽山崩　是年大水

庚寅
永元二年　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
月氏遣使奉獻　匈奴款塞来朝竇憲遣使迎之復
遣兵襲擊破之　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
海王　二月晦日蝕　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
東蕃西北行長五丈稍滅　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
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聲如雷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彈起太微西東據行四丈所
滅　九月金犯軒轅　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滅　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
起紫宮西行到胃滅

辛卯
永元三年　正月帝冠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遂滅之
威名益盛　帝如長安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来降
上聞異人張道陵微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至
謂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年光陰瞬息父母妻
子恩愛隆厚豈能長保哉九天之上金闕帝君將召
吾為臣矣陛下將何用我惟清淨寡慾天下治矣
以臣為不就　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宮
西南至北斗柄閒滅

壬辰永元四年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時竇憲兄弟
權帝以上下朝臣莫不附憲乃以太后故不欲明[illegible]
迫令自殺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奮竪用權自此
始　六月朔日蝕　丙申郡國十二處地震　旱蝗
以應中侍鄭衆用事之咎
癸巳永元五年　北單于叛遣兵追殺之　鮮卑從撾北匈
奴地　梁王暢有罪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
削二縣　正月甲戌月乗歲星　四月癸巳太白熒
惑辰星俱在東井　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鷄彈
隴西地震　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　九月金
在南斗魁中　火犯房北第一星　以應帝用酷吏
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所致
甲午永元六年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胡王廣　六

七十四

月己丑有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胃稍有光
乙未永元七年　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
青黃有光　二月癸酉金火在參　戊寅金火在東
井　四月朔日蝕　七月弋陽地裂　八月甲寅火
土金在軫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十一月甲戌金
火在心　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滅
丙辰火金水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
丙申永元八年　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五月河內陳留蝗
南宮宣室災　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
丁酉永元九年　除田租及山澤稅　迷唐寇隴西遣將軍
劉尚討破之　竇太后崩追尊母梁貴人為太后封
梁竦三子為侯梁氏始盛　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六月旱蝗

戊戌永元十年　迷唐詣闕貢獻　五月大水　十月雨水
淫雨傷稼皆外戚竇憲專横所致
己亥永元十一年　遣使循行廪貸　召見諸儒魯丕賈逵
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　正月丙午
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庚子永元十二年　西羌迷唐反叛　秭歸山崩　大水傷
稼　七月朔日蝕　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
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十日應夷狄侵中國之兆
辛丑永元十三年　帝幸東觀　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詔邊郡舉孝廉　巫蠻反寇南郡　秋雨水　八
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　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
間有小客星色青黃　十二月癸巳月犯軒轅大星
壬寅永元十四年　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陰后妒忌

七十五

惡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班超久
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封宦者鄭衆為鄛鄉侯宦者封侯自此始　夏大
水　十一月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
稍有赤黃光色須臾西北有聲如雷
癸卯永元十五年　禁止閩廣不許貢獻龍眼荔枝椰子等
果此亡國之君所欲　四月晦日蝕　夏雨水　六
月漢中固南城門災
甲辰永元十六年　北匈奴請和親帝以舊禮不備未許而
厚加賞賜不荅其使　四月戊午客星出紫宮西行
至昴五月乃滅　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　十
月辛亥流星起句陳北行長三丈有光色黃
乙巳元興元年　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　二月有流

起角亢五丈四　三月右扶風雍地裂　閏七月辛
亥金水在巳　十二月帝崩章德殿　葬慎陵　初
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群臣
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
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為皇太子即位　尊皇
后曰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

名隆　和帝少子　始生百日無足稱者　在位一
年　改元者一　延平一

丙午　延平元年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　清河王慶就國特
加殊禮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減用度遣
宮人　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樊準請興學校
五月河東垣山崩　雨水　六月日暈上有半暈
中外有玦背二珥　八月帝崩崇德前殿　葬康陵
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隕石
于陳留　十月大水雨雹　清河王慶卒

安帝

名祜　章帝孫　以昏懦之姿而臨大位雖在位十
九年其國政皆為臣官江京李潤賊奪國柄不能自
立　政歸母后　令出房帷　奴奪君柄　計盜授
官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二　改元者五
永初七　元初六　永寧一　建光一　延光四

丁未　永初元年　封鄧騭兄弟皆為列侯騭等辭讓不受　罷
西域都護及伊吾廬柳中屯田　諸羌叛　詔鄧騭
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避羌　以安漢冠盜罷
免三公之爵　正月戊子有星晝見　三月晦日蝕
仲長統昌言災異數至皆由女戚宦者所致　大風
雨雹　淫雨傷稼　河東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
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
五十人　郡國十八處地震

戊申　永初二年　鄧騭任尚擊敗諸羌　以公田賦與貧民
遣使廩貸冀兗流民　滇零羌僭天子寇鈔三輔校
尉梁懂破之　四月河南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五
千餘人　夏旱　大水大風雨雹　七月太白入北
斗　十一月郡國十二處地震

己酉　永初三年　正月帝冠　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
有差　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　海賊張伯
路寇濱海九郡　詔餐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
侲子之半　庚戌月犯心後星　己亥太白入斗中
月犯心後星　京師大饑民相食　京師及郡國四
十一處雨水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　六月癸酉太
白入輿鬼　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丈
十二月有星孛于天苑　辛酉郡國九處地震

庚戌　永初四年　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三月戊子杜陵
園災　癸巳郡國四處地震九月又震　夏蝗　七
月大水　淫雨傷禾

辛亥　永初五年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擊張伯
路於海島破斬之　漢陽人杜季貢寇陷上邽　正
月朔日蝕　羌人入寇遂狄假中國之兆　丙戌郡國
十處地震　雨水　夏蝗　六月辛丑太白晝見

壬子 永初六年　禁止薦貢新物二十三種　詔封建武功
臣　滇零羌死子零昌以杜季貢為將軍　河東池
水皆赤如血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
害及親戚水當為血　地震　山崩六十三處　蝗
旱　時政出房帷刑人用事濁乱朝政所致
癸丑 永初七年　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正月地震
京都大風拔樹　二月丙午地震　四月晦日蝕
夏蝗　冬雷
甲寅 元初元年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覇與戰
破之遂降　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五月晦日蝕
夏郡國蝗　十月朔日蝕
乙卯 元初二年　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任尚討平之
殺其妻子　立貴人閻氏為皇后、性妬忌後宮李
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
裂　郡國旱蝗　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是月晦
日蝕　十一月甲子客星見西方已亥在虛危南至
胃昴　十二月庚申地震　京都大風拔樹　潁州
襄城水皆化為血
丙辰 元初三年　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遣任逴督州郡兵
討之　二月地震　三月熒惑入輿鬼中　是月晦
日蝕　四月地震　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七月
甲寅歲星入輿鬼　十一月癸卯地震　旱
丁巳 元初四年　任尚遣羌殺杜季貢　任尚殺昌零擊先
零諸羌遂降　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　太白晝
見　二月壬戌武庫火燒兵物三百一十五種百十
萬以上　三月朔日蝕　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

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　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
中戊戌犯輿鬼大星　七月地震　九月辛巳太白
入南斗口中　冬雷
戊午 元初五年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任尚與
遵爭功檻車徵尚棄市　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
星　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
星　八月朔日蝕　十一月地震
己未 元初六年　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
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
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鮮卑冠馬城塞
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祇
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
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　二月地震　四月癸丑太
白入輿鬼中　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　丁卯鎮
星在輿鬼中　辛未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
永寧七年中太白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
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犯東井
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
中　十二月朔日蝕既　冬雷　大風雨雹
庚申 永寧元年　立皇子保為皇太子　諸羌入寇校尉馬
賢討破之　遼西鮮卑降　以宦者江京李潤為列
侯扇動內外競為侈虐是為人妖　七月朔日蝕
大水地震　郡國三十三處淫雨傷稼　冬雷
辛酉 建光元年　詔舉有道之士　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
貴人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帝皇妣曰孝德后
潁川杜根嘗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怒令

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得甦　高句麗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　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為上蔡侯從封羅侯遣就國自殺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十一月地震　冬雷

壬戌 延光元年　帝始親政事　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　閻皇后兄弟並為卿校以典禁兵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威動郡縣　七月癸卯地震　八月戊子楊陵園寢殿災　雨雹大者如斗　淫雨　海水溢溢　九月戊申地震

癸亥 延光二年　時宦竪恣橫天子受制弗能治　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　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聘處士周燮馮良辭疾不至　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十二月京師及郡國地震者三　丹陽山崩四十七處　郡國五大水

甲子 延光三年　班勇擊走匈奴西域復通　鳳凰二次集於新豐又有五色大鳥集於濟南臺史氏曰鳳凰非明主則不見時帝信任中常侍江京等譖害太尉楊震黜廢太子占書以為五色大鳥似鳳者為之羽蟲之孽非瑞也其鳳之降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孔子謂麟出非其時為之不祥亦其事也以應明年三月帝崩　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月閬中山崩　九月晦日蝕　地震　大水雨雹　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乙丑 延光四年　故自初以後災異之變歲不一書政歸母后閹宦得志以腐身熏子處寄國命使之手握天爵口含天憲亦且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災青吾誰欺、天乎其昏乱也若是之甚焉　帝南巡崩於葉還宮發喪　三月癸葬恭陵　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令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入繼大統　班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

北鄉侯

名懿　章帝孫　未及一歲宦者所立即帝位十月北鄉侯疾篤中黃門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北鄉薨程與十八人截衣為誓共斬江京復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皆為列侯　追北鄉侯以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賜二子為郎　三月朔日蝕　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　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　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　十一月地震　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　冬雷　太白入輿鬼中

順帝

名保　安帝子　以濟陰王入繼大統　宦官程璜等戮奪國柄漢世益衰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

改元者五　永建六　陽嘉四　永和六　漢安二　建康一

丙寅 永建元年　虞詡劾奏宦者程璜張防孟生李潤等貴

弄權勢操弄威柄帝雖感悟懼其廢黜弗能治 遣
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聽李郃之詠朝皇太后閻氏
於東宮未幾太后崩
(丁卯)永建二年 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聘處士樊英
稱疾不屈強輿入殿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
得失拜五官中郎將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 正月戊午白虹貫日又
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 丁巳月犯心 二月癸
未太白晝見 三月旱 七月朔日蝕 九月戊寅
有白氣廣三尺長十丈餘從北師門南至斗
(戊辰)永建三年 鮮卑寇漁陽 正月丙子地震 山崩
一月已未月犯心後星 七月丁酉茂林園寢殿災
(己巳)永建四年 帝冠 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帝詔其

求幸媚斥之以還 雨水
(庚午)永建五年 定遠侯班始尚帝姑陰城公主、驕淫無
度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夏熒惑守氐
郡國十二蝗 旱
(辛未)永建六年 翟酺請修學校誘進後學 復置伊吾司
馬開屯田 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 二
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
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西
北歷昴畢甲辰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
三台至軒轅中滅 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
法西北方六寸許 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
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壬申)陽嘉元年 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揚州妖賊章河等

作乱殺長吏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白虹貫日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 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
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蜀
(癸酉)陽嘉二年 詔郎顗問以災異顗以政失其道寒陰反
節為對拜為郎中不就 李固上言宦豎專橫宜當
罷退權勢帝惧宦豎之勢弗能治 封乳母宋娥為
山陽君 鮮卑寇馬城 正月陰晴連日久陰不雨
六月地坼八十五丈 京師地震
(甲戌)陽嘉三年 五月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帝自露坐德
陽殿東廂請雨 鍾羌寇隴西校尉馬續擊破之
京師地震
(乙亥)陽嘉四年 准奄尹以養子襲爵張綱上書言以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非受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烏桓

以梁商為大將軍 閏八月朔日蝕 外戚
[illegible]冀用事之僭所致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二
其年旱
(丙子)永和元年 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衆宦官
譖害龔下獄 象林蠻夷反 武陵蠻以增租賦反
十月丁未承福殿災 偃師蝗
(丁丑)永和二年 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出 四月庚申
京師地震二 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戊寅)永和三年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招
降蠻寇嶺外悉平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
中遣冀不疑與交交宦官忌其寵欲害之宦官張逵
遂政楊定等連謀共譖商及曹騰孟賁欲徵諸王子
謀議廢立欲害之帝曰梁商父子我所親曹騰孟賁

我所愛必無此事乃亦等共妬欲害之耳遂等知其
言不行乃矯詔縛騰貴於省中帝聞大怒急取騰貴
釋之收遂等下獄是時閹豎競貴恩勢賄賂賣官獨
宦豎良賀一人清儉純厚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
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人未嘗交於士類豈敢
賣恩侍勢帝悅之　二月乙亥京都至隴西等處地
震地郡旁屋崩裂壓殺人衆　辛丑有流星大如斗
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黃赤有聲隱隱如雷　辛
巳戊子太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　八月甲寅辰
星入輿鬼　己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
己卯永和四年　閹豎張逵伏誅逮逮者衆梁冀上言春秋
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帝乃止　旱　三月乙亥
京師地震二　五月晦日蝕外戚梁冀專政用事挾

制天子所致　七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庚辰永和五年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馬賢等斬之獲虜首
千二百餘級　匈奴烏桓諸羌胡冠邊遣將軍馬續
張耽等擊降之　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是月晦日
蝕
辛巳永和六年　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　諸羌復冠
武威北地　正月己卯日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
暈中　有星孛于營室　九月晦日蝕
壬午漢安元年　老子降於蜀授張道陵正一盟威秘籙
遣八使分行州郡張綱以為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
劾奏大將軍梁冀專橫　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
九十七家為火所燒
癸未漢安二年　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　中

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匈奴吾斯　正月乙亥太白晝
見　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
犯鎮星　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時閹豎用事九詞
至十一月三月之間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城垣崩
壞民壓死者甚衆以應宦豎專政濁亂天下之致
甲申建康元年　立皇子炳為皇太子　八月帝崩　葬憲
陵　太子即帝位方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
后臨朝　群盜發憲陵　日南蠻夷反攻燒縣邑交
阯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九江盜賊徐鳳馬勉
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築營於當塗山
中　九月丙午地震

沖帝

名炳　順帝子　陳斥宦豎　台衡與政　在位一
年　壽三歲　改元者一　永嘉一
乙酉永嘉元年　帝崩　太后欲掩其喪李固曰帝雖幼少
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掩匿
乎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發喪徵清
河王蒜渤海王之子纘皆至京師李固謂梁冀曰立
年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
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
策禁中迎纘入繼大統即帝位王蒜罷歸國　葬懷
陵　九江都尉滕撫擊斬馬勉　歷陽盜華孟稱帝
滕撫擊斬之東南悉平　洛陽地陷有蒼白鵝出

質帝

名纘 章帝曾孫 幼沖嗣位無足稱者 在位一
年 壽九歲 改元者一 本初一
丙
本初元年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
拜官有差 冀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懼乃令尚食置毒於餅中而進之帝苦煩熱極謂李
固曰食餅中毒肚腹煩熱求水飲之冀在傍不許語
未絕而崩 李固等謂梁冀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
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
等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家尊親宜立為
嗣宦者曹騰常謁蒜不為禮由此怨之騰謂冀曰清
河王蒜嚴明聖哲若立公等不能久處富貴禍不
久矣莫若立幼富貴可長保也乃迎蠡吾侯志入繼大
統即帝位 太后猶臨朝 葬靜陵 三月癸丑熒
惑入輿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 五月庚戌太
白犯熒惑

桓帝

名志 章帝曾孫 曹騰等欲久專國政懼立英明
之主乃擇昏懦帝以蠡吾侯入繼大統 天性昏乱
諸梁秉政 政遷五侯國柄皆歸於宦官帝拱默
處位而已 刑濫獄冤錮圖害於賢良毒流天下
漢業至此已亡而未滅 在位二十一年 壽三十
六 改元者七 建和三 和平一 元嘉二
永興二 永壽三 延禧九 永康一

亥
建和元年 立梁氏為皇后 清河王蒜被曹騰等譖
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梁冀陷李固下獄
殺之 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
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中賢之禮
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
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前遂斯道豈伊傷
政為乱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二月
朔日蝕 黃龍見譙郡 四月庚寅京都地震 八
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 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
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九月丁卯
京都又地震
戊子
建和二年 帝冠 白馬羌寇廣漢 是歲閹豎曹騰
以夏侯氏子為養子名曹嵩生子操冒姓曹氏後
漢之亡實基於此 二月辛卯熒惑犯輿鬼 京師
大水 北宮災帝徙居南宮 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江河淮皆大水泛溢漂溺民居賊奸秉政陰盛之
兆
己丑
建和三年 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嘗舉賢良對策譏刺
貴宰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
人謂之八龍 四月六郡國地裂水湧出溢井壞屋
殺人 是月晦日蝕其年烏桓鮮卑入寇 九月己
卯地震二 山崩 江北諸郡雨肉似羊肋或大如
手 時曹騰等用事之兆 京師大水
庚寅
和平元年 太后梁氏崩 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封梁冀妻為襄城君 梓潼山崩
辛卯
元嘉元年 尚書張陵劾梁冀罪詔以俸贖 五色大

烏見濟陰已氏時以為鳳凰此時政治衰微梁冀秉
政羽孽之應也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
大風拔樹晝昏　加梁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冀以禮薄不受　北匈奴寇伊吾　仕城大梁二郡
饑民相食　二月戊午太白晝見　十一月辛巳京
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　京師旱
壬辰
元嘉二年　西域長史王敬殺于闐王建國人共攻敬
殺之　正月丙辰京師地震　七月晦日蝕　十月
乙亥京師地震　孝崇后匽氏崩　濟陰郡黃龍見
癸巳
永興元年　中常侍趙忠喪父歸葬僭用以玉為棺其
御史朱穆下郡按驗發墓剖棺陳屍出之帝聞大怒
降穆為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曰
今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
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
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讁輸
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
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
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持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
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
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
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幸鴻池
郡國三十二蝗　河水溢民饑流亡
甲午
永興二年　光祿勳府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
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
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
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
也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　封乳母馬惠子
初為列侯　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泰山琅邪
盜賊群起　二月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朐
山崩　九月朔日蝕是年匈奴入寇
乙未
永壽元年　老子降於蜀授張道陵北斗削死注生之
法六天斬邪之文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
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冀州饑人相食、南陽大水
巴郡益州郡山崩　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
一日出端門　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
丙申
永壽二年　蜀郡屬國夷反　鮮卑檀石槐寇雲中
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遣
中郎將段熲平之　禁漢人有詣胡廟燒香者舉族
流入西胡不返中土　張道陵隱居陽平山一日亭
午之際忽有道士數人皆金冠霞衣持絳節捧玉函
而至道陵拜受乃以道授其子張衡與夫人雍氏同
道士數人皆登雲臺峯須臾不見莫知所往但聞鸞
鶴之聲於空中時人以為仙去　七月河東地裂
十二月京師地震　河水溢
丁酉
永壽三年　九真蠻長沙蠻反討破之　楊秉奏曰案
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今猥受過
寵執政操權肆其凶恣宜急屏斥遂罷侯覽官　閏
四月晦日蝕　京師蝗　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
戊戌
延熹元年　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陳龜以梁冀
暴虐日甚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五月晦
日蝕太史令陳授陳日蝕之變咎在梁冀、收考授

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旱
己亥
延熹二年　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蚕陵　皇后梁
氏崩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追廢梁后爲貴人　冀
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帝與閹竪單超等五人嚙臂
出血爲盟謀誅冀以兵圍其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妻
皆自殺梁氏宗親皆棄市得王虎頭枕頷下篆帝辛
共妲已之枕　封宦者單超爲新豐侯徐璜爲武原
侯貝瑗爲武陽侯左悺爲上蔡侯唐衡爲汝英侯皆
同日封拜世謂之五侯又謂之五偉五人尤貪縱國
政皆歸五人　李雲以言五侯事坐獄杜仲以雲直
言獲罪願同雲死帝怒遂幷下獄死時謂刑濫三獄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封皇
后兄子鄧康宦竪侯覽等爲列侯　夏大水　山崩

九十

庚子
延熹三年　宦竪單超卒葬以王具大作塋冢於是宦
竪四侯唐衡左悺貝瑗徐璜之徒濁乱轉盛毒流四
方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言
其流毒遍於天下也四人皆競起宅第奢華相尚兄
弟姻戚皆爲郡尹毒虐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
不堪命於是盜賊出焉漢之亡兆於此　閹竪侯覽
段珪其族家皆侵占民田於濟北界其家奴劫掠行
旅賊殺無辜濟北王相滕延收捕斬數十人覽珪訴
帝徵延下獄　又以宦竪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其
京兆尹趙岐耻與閹竪之兄同列即日棄官不仕乃
以宦竪唐衡兄玹爲京兆尹代之收岐家屬宗親盡
殺之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遇赦得出
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長沙零陵蠻反　九
眞蠻寇復反以夏方爲交州刺史降之　泰山賊叔
孫斛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　西漢中山崩
辛丑
延熹四年　諸羌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災　戊子丙署災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災　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
五月辛酉有客星至于心一度　丁卯原陵長壽門
災　京師雨雹　六月京都扶風及涼州地震　岱
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　京師旱
壬寅
延熹五年　皇甫規討沈氐羌降之　以馮緄爲車騎
將軍討諸蠻降之　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災　四月
乙丑恭北陵東闕災　戊辰虎賁掖門災　五月康
陵園寢災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
災　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災　太學門無故自壞

九十一

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
廢也
癸卯
延熹六年　鮮卑寇遼東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尚書朱穆上疏言宦者恣横其畧曰昔漢家中常
侍皆參選士人自建武以後悉用宦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朝廷政事一更其
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汎濫驕
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可悉令禁革帝不
納穆又曰自熹和以來六后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
以奄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
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
怒不應穆伏地不起左右扶出之自此宦者數譖毀
之穆爲人剛直不忍見天下爲宦官所敗憤悶而死

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食死
辛亥康陵東署災　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災
甲辰
延熹七年　桂陽艾縣賊攻太守度尚擊平之　帝如
章陵　隕石于鄠　京師雨雹是時鄧皇后僭侈驕
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夏六月河內野
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八月庚申歲星犯軒
轅大星　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　丁卯辰星犯
太白　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乙巳
延熹八年　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以張讓
弟朔為野王縣令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
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
取朔付雒陽獄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召膺詰以不
先請便加誅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臣五日尅殄
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
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　宦豎侯覽等兄弟及養子散布州郡皆為刺
史殘暴貪婪金銀鉅萬楊秉奏曰宦者本在給使省
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富擬國家僕
妾盈室貪殘元惡自取禍滅不宜復見親近覽免官
悺兄稱皆自殺瑗超璜衡養子襲封者悉貶為鄉侯
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立
貴人竇氏為皇后　詔壞諸淫祀　桂陽賊攻零陵
度尚擊斬之　段熲擊西羌破之　初歛田畝稅錢
正月晦日蝕　千秋萬歲殿災　安陵園寢災

南宮朔平署災　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　壬
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　六月緱氏地裂　京師地
震　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
丙午
延熹九年　李膺為司隸校尉膺忌宦豎專橫宦者寮
使人上書告李膺等養大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誹
訕朝廷遂膺等下獄　成瑨劉瓆劾奏閹豎為中常侍
侯覽所譖帝徵瑨瓆等下獄棄市　上親祠老子於
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
天之樂　上初受學於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印周仲進言其小人不當用也　匈奴烏桓鮮卑寇
掠九州　正月朔日蝕　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
清　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雒陽城局竹柏葉

有傷者占曰昏亂凶帝惡之　是月壬辰歲星入太
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　四月河清以應解瀆亭侯
入繼大統之兆　豫州饑死者十四五　六月壬戌
太白行入輿鬼　七月太白晝見經天　九月辛亥
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
丁未
永康元年　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　夫餘寇玄菟
李膺多以宦者親屬招供為同黨宦者懼以天時宜
赦而告帝、乃改元赦黨人二百餘人皆宦者親屬
各歸田里　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
微中百一日出端門太白犯心前星又犯輿鬼質星
熒惑入太微為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　五月
晦日蝕　大水海溢　地震　雒陽高平永壽亭上
黨法氏地各裂　月巴郡言黃龍見　十月壬戌

南宮雲城門內屋自壞金診不動也　十二月帝崩
于德陽前殿　葬宣陵　遣使召御史河間劉儵
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者河間孝
王之曾孫也　竇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持節奉迎
解瀆亭侯宏詣京師即帝位時年十二　尊皇后曰
皇太后　太后臨朝　時五侯三獄之禍毒流天下
亡國之兆見於此也不待曹氏之篡天運已去非一
日矣

靈帝

名宏　章帝玄孫　以解瀆亭侯入繼大統　開邸
賣官　濁乱天下　奇懦之姿政出家奴呼之為父
母惧之而不敢吐氣漢已亡而未滅矣　十二歲即
帝位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四　改元者四

建寧四　熹平六　光和六　中平六

戊申
建寧元年　帝為宦者所制政非己出　追尊皇祖為
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
國夫人　録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陳蕃為高陽
侯蕃不受　陳蕃謂竇武曰宦者曹節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柄濁乱四海今不誅之後必難圖遂因日蝕
作罷宦官以塞天變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
省內武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伏誅武等數白太
后誅節等反為節等所殺　鮮卑寇幽并　烏桓稱
王　遷太后於南宮　五月晦日蝕　六月太白在
西南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　十月晦日蝕　京師
大水霖雨六十餘日　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
光高二丈餘乃有京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己酉
建寧二年　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子
重為五官中郎將　宦竪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禁
固忠良范滂等皆為所害　段熲大破東羌封熲為
新豐侯　江夏蠻丹陽山越反郡兵討平之　有蛇
見於御座上務賜謂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十
月晦日蝕以應黨獄復起宦竪專檻之兆

庚戌
建寧三年　宦者張讓有小蒼兒名監奴者管其家事
河讓之勢威形烜赫專務聚斂人家之財物凡見人
或有好馬或有好物則曰何不送與大人　皆不敢
違意即送之不與必身家破滅於是斡其資產億千
餘萬　二月晦日蝕　洛陽門外女子生子兩頭

辛亥
建寧四年　帝冠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朝太后於
南宮　鮮卑寇并州　二月癸卯地震　三月朔日
蝕以應宦竪曹節王甫專政所制　黃河清　海水
嘯溢　五月大水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河東地
裂十二處各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壬子
熹平元年　帝謁原陵　宦者侯覽專權擅政有司奏
當夷滅其族覽懼遂自殺　竇太后崩宦者王甫曹
節欲為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
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皇叔渤海王悝先
因諺聞被貶宦者王甫曰我今尔復國尔當遺我五
萬錢王許之甫未奏天子自先赦令復國王知非甫
之意弗與其錢甫乃譖而自殺　會稽妖賊許生稱
帝　鮮卑寇并州　八月京師大水　霖雨七十餘

日　青蛇見御座上　十月熒惑入南斗　東萊海
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
癸丑 熹平二年　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月有星出文昌入
紫微宮蚩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　六月地震
八月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十二月晦日
蝕　大疫　海水嘯溢
甲寅 熹平三年　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鮮卑入北
地又寇并州　有司名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
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一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
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
木生人狀時宦者用政濁亂天下帝恨其勢力呼之
為父母封為列侯以謝之昏亂無道所致漢室將亡
之兆　河水溢
乙卯 熹平四年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使
後學取正焉　鮮卑寇幽州　五月延陵園災　六
月災　郡國七大水
丙辰 熹平五年　益州夷反　鮮卑寇幽州　帝所居殿後
槐樹皆六七尺圍自拔倒根在上占曰槐是三公之
象貴也帝授位不以德進貪愚是陞清賢斯黜時段
熲阿附宦者以取相位劉郃陳耽楊賜等不阿附宦
者皆為所譖而死　黨禁益嚴　四月熒惑入太微
中守屏　沛國言黃龍見譙
丁巳 熹平六年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詔皆除太子舍人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四月大旱　七州蝗　十月朔日蝕　京師地震
戊午 光和元年　天子開西邸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皇后
宋氏無寵而姑為渤海王妃宦者王甫先譖渤海王
而死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
收璽綬后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等皆被誅
合浦交阯烏滸蠻反　鮮卑寇酒泉　有着白衣欲
入德陽門曰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守門者執
之不復見　二月朔日蝕　辛未地震　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蔡邕曰頭者元首君也以應
天下有二君乃宦者專天子之政也　六月有黑氣
墮帝所御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玉
堂後庭中蔡邕謂為讒宦者交橫之兆　八月有彗
星孛于天市　十月晦日蝕　南宮平城門內屋武
庫屋及外東垣屋無故自壞
己未 光和二年　宦者王甫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父子兄
弟受官布滿天下所在貪虐殘酷殺人皆磔屍車上
夏月爛腐以繩連其骨周徧其郡五年之間凡殺萬
餘人受其財七千餘萬尚書陽球以日蝕奏請誅王
甫等磔其屍於夏城以塞天譴　其宦者呂彊忌群
宦黨惡群宦懼令天子封彊為都鄉侯彊不受自謂
宦者之職品卑人賤視袴之任掃除之役豈可妄受
茅土其疏畧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
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品卑人賤讒諂媚
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
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
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爭已行言之無逮其群奄皆怒
曰我同類之人也反言我等之過遂譖而殺之將下

從乃曰大丈夫盡忠國家豈肯死於獄吏之手乎遂
自殺胡致望斷曰呂彊中常侍之賢者滿忠屢諫反
歌寺人之詩喑嗚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特
愛其回遹者耳良由將禦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
以漢高祖四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為
下者為之主欲為不亡得乎 司徒劉郃少府陳球
等謀誅宦豎不果皆被譖伏誅 中郎將張脩殺匈
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 四月癸丑有流星犯軒
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

庚申
光和三年 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作罼圭靈昆苑
江夏蠻反 鮮卑冠幽并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
守楊璇擊破之 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嚙衛士
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二月公府駐
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
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 酒泉地震
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寸如連
珠占曰火木金三合為喪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虛
齊也 冬彗星出狼弧

辛酉
光和四年 調郡國馬置騄驥廄丞以領之 交阯梁
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
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賈服從之
飲宴為樂 又於西園弄狗戴進賢冠帶綬搥為人
戲之 又駕四驢車帝自操轡驅馳周旋 收天下
之珍貨 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為鳳
凰時政出於宦豎帝虛位拱默危不容喘以亡為存
時謂羽孽之妖也 二月乙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
其表 閏二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雨雹
如雞子 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 九月朔日蝕
十月戊午月蝕心後星

壬戌
光和五年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宦官受取貨賂
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帝以讓馘濟諸
坐徵者悉拜議郎 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
降之 起四百尺觀 校獵上林苑 桓典為御史
群奄畏之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二月
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 四月旱 大疫 五月庚
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災 六月
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貫索西南行入於天市至尾
而消

癸亥
光和六年 封皇后母為舞陽君 五原山岸崩 國
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 十餘日不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 黃河溢

甲子
中平元年 奄尹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
封侯貴寵上常呼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其
他皆阿伯阿叔阿兄稱之由是無所憚畏並起第宅
擬則宮室上嘗欲登高求安候臺宦者恐望見各人
之宅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
是不敢復陟臺榭 黃巾賊張角等起皇甫嵩曹操
討平之 郎中張鈞上書言張角之亂其源皆由十
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権財利侵掠百姓百姓
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首南郊以謝
百姓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奏為所害死
獄中 交阯吏民作乱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先零

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寇三輔遣皇甫嵩等
討平之　東郡陳留等七縣有草生其莖靡纍狀似
鴝雀龍蛇鳥獸毛羽頭目足翅五色俱備是歲黃巾
賊始起張讓等賊竊國柄所致　夏有流星赤如火
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食頃乃滅狀似
枉矢
乙丑 中平二年　崔烈因常侍阿保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冦
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議者嫌大
人銅臭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
室鑄銅人　封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造萬金堂
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
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地起第於河間　陳蕃
等奏宦官欺君自專操弄國柄奏請誅之反為宦官
所殺　劉陶上言當今天下之亂皆由宦官群宦譖
之陶下獄遂自閉氣而死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樂
城門災　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　大雨雹
三輔蝗
丙寅 中平三年　修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
千斛　又鑄天祿銅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
入宮　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
為省百姓灑道之費　太尉張延為宦豎所害死之
江夏兵趙慈反荊州刺史討斬之　武陵蠻反郡
兵討破之　鮮卑寇幽幷　五月晦日蝕　滎陽盜
丁卯 中平四年　賣關內侯出五百萬錢者封之
起河南尹何苗討平之　韓遂圍隴西遂圍漢陽太
守傅燮與戰死之　長沙區星反孫堅討平之　三
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長安城西北六七里
空樹中有人面生鬚以應張讓等挾置人主殺戮大
臣故木中生妖
戊辰 中平五年　漁陽張舉張純反　黃巾餘賊寇太原河
東　青徐黃巾復起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
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之兵講武於平樂
觀　屠各胡寇幷州殺刺史張懿　南匈奴右部反
殺其單于羌渠　冀州刺史王芬謀誅宦豎不果懼
罪自殺　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　涼
州賊王國圍陳倉遣皇甫嵩討之　正月日色赤黃
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郡國七大水　大風拔木　馬生人
己巳 中平六年　劉虞討漁陽斬張純餘衆降散　宦者蹇
碩專政懼其大臣不服乃謀殺大將軍何進事泄被
誅　張讓等專擅欺君自尊作亂天下何進與董卓
共謀欲誅以清君側之患讓等詐以太后詔召何進
入斬之以進頭擲於門外袁術等乃勒兵入中黃門
討之袁紹引兵屯朱雀門闕下捕趙忠斬之夷其族
吳匡引兵與董卓弟旻勒兵入宮捕宦者無少長
盡斬之　張讓等群宦挾帝奔出至河上讓等自投
河而死宦豎之禍始靜　四月帝崩于南宮　葬文
陵　皇子辯即位未及一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少帝

名辯　靈帝子　在位一百八十日　是年董卓挾

太后廢少帝曰皇帝在喪際少無人子之心威儀不
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卓遂酖殺
何太后殺何氏族人死者亦剖棺出屍支解斷節棄
於枳落之中 以公卿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
於殿上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卓自為相國
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二月乙未白虹貫
日 四月朔日蝕 夏霖雨八十餘日大水 八月
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

獻帝

名協 靈帝次子 天性昏懦 賊奸秉政 徒擁
虛器而已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其國終為家奴所
奪復為宦者曹騰之家所篡而後漢之業墜帝之世
而亡焉 在位三十年 壽五十四 改元者三
初平四 興平二 建安二十四

庚午 初平元年 關東舉兵推袁紹為盟主以討董卓太守
孫堅亦起兵討之 董卓弒弘農王 曹操與董卓
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卓至長安公卿拜迎
車下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
還長安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擬南
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省
孝和以下廟號 二月壬辰有白虹貫日 八月霸
橋災

辛未 初平二年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卓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敗
西走入長安 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袁紹遂冀
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袁紹曹操為東郡太守
黃巾寇渤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 公孫瓚攻袁紹
以劉備為平原相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軍射殺
之 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 六月丙
戌地震 河溢漂殁民居千有餘家

壬申 初平三年 袁紹擊公孫瓚大破之 曹操平黃巾賊
董卓以逆謀不臣王允與呂布奏帝共謀殺之帝
下詔許之帝有疾方愈會卓來朝布以戟刺之卓衣
內有甲不入傷臂墮車卓顧大呼布曰有詔討賊臣
布趣兵斬之布即出懷中詔版以示於衆臣民皆大
稱萬歲百姓見斬其卓歌舞於道長安市人相慶置
酒者滿街布暴卓屍於市充肥脂流出滿地守屍者
以大紙燈置於臍中燃之光明達旦 李傕郭汜等
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以劉表為荊
州牧 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癸酉 初平四年 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 公孫瓚攻
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 正月朔日蝕 扶風大
雨雹 華山崩裂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十月有星孛于天市中而滅 紫雲樓上鐘自鳴
十一月地震 曹氏將篡奸雄角出漢室將亡天
下崩潰之兆

甲戌 興平元年 帝冠 追尊母王夫人為靈懷皇后 徐
州牧陶謙卒劉備自領徐州 孫策渡江居江東袁
術表為懷義校尉 自四月不雨至七月長安人相
食帝令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作糜以賑之悉得全
濟觀此則獻帝非昏蔽而無知也然終以失天下者

威權已去而小惠不足以得民也乱亡終不可救
六月晦日蝕　丁丑地震　旱　九月桑復生椹可
食　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
乙亥
興平二年　曹操攻鉅野斬呂布之將薛蘭・李傕郭
汜爭權治兵相攻傕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
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　孫
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起浮屠祠令人誦讀佛
經招致好佛者千餘人識者謂天子悖天帝而事胡
神不三紀劉氏之祀當絕炎漢滅矣果二十五年曹
氏滅之革漢為魏漢祚乃絕　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關中大饑民相食　五月蝗　十二月月在太微
端門中重暈二珥兩日氣貫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丙子
建安元年　呂布以劉備為豫州刺史　帝還洛陽宮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
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袁術以
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
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
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　曹操徵孔融為將作大
匠　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故操征伐
四方無運粮之勞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
衆歸荊州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丁丑
建安二年　曹操討張繡、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襲
殺操子昂操中流矢敗走　袁術稱帝於壽春　術
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由是遂衰　蝗　大水
漂沒民居時天下大乱
戊寅
建安三年　曹操攻呂布執而殺之　操表劉備為左

將軍　曹操復擊張繡劉表救繡操擊破之繡復追
敗操軍　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己卯
建安四年　袁紹擊公孫瓚滅之　孫策襲廬江取之
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劉備起兵討曹操、遣兵擊
之　張繡率衆降曹操・袁術敗死　九月朔日蝕
有星孛于大梁　冬十月京州地震
庚辰
建安五年　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
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　關羽擒顏良
剌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　操壯關羽之為人
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嘆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耳遼
以羽言報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

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
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　討逆將軍吳侯
孫策卒弟孫權領其衆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
破袁紹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　益州司
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乱　九月朔日蝕　十
月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野
辛巳
建安六年　曹操擊袁紹於倉亭軍破之　曹操自擊
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劉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　趙韙圍成都敗死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
為漢寧太守　三月朔日蝕
壬午
建安七年　袁紹軍敗慚憤嘔血卒其幼子尚襲行州
事長子譚呼出屯黎陽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洛河濁以應越七年曹丕簒之

癸未 建安八年　曹操攻黎陽袁紹子袁譚袁尚治兵相攻
長沙醴陵有大山常大鳴
甲申 建安九年　曹操擊袁尚破之盡滅袁氏　丹陽郡吏
嬀覽戴員殺其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
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听命　十一月有星
孛于東井　輿鬼入軒轅太微
乙酉 建安十年　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仲長統著昌
言論切治道可為萬世法奸倖忌之
丙戌 建安十一年　曹操擊高幹斬之　以梁習為并州刺
史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烏桓寇邊　曹操欲削
漢之宗室將行篡奪恨宗室尽多莫敢為乃令仲長
統上損益篇其畧曰宜降爵土稍稍割奪浚其根本
輕其恩義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自是踈削

骨肉乃以宦者曹騰高之子操進爵魏王開府制官
加之九錫虎賁三千帶甲百萬而總屬之骨肉既削
異姓反興漢亡之兆見於此矣　正月有星孛于北
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丁亥 建安十二年　曹操自滹于還鄴奏封大功臣二千餘
人為列侯　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　黃巾賊殺濟
南王贇　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
戊子 建安十三年　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孫權
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曹操自為丞相　孔融
數戲侮曹操又數上書言宜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
憚之乃收融并妻子皆殺之　操擊劉表　劉表卒
操至新野其子琮舉州降　劉備與周瑜魯肅大破
操于赤壁　十月朔日蝕

己丑 建安十四年　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孫權表劉
備領荊州牧以妹妻劉備　荊州地震
庚寅 建安十五年　曹操下令求才　周瑜薦魯肅自代
周瑜卒　曹操作銅爵臺於鄴乃操寵妾喬所居之
處也　操造建始殿伐樹木中血出又徙梨樹亦血
出以應曹操篡漢之兆　十二月朔日蝕
辛卯 建安十六年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曹操擊
破之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　劉璋遣使
迎劉備擊張魯
壬辰 建安十七年　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　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
備物以彰殊勳　鄜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渾討平
之　孫權以秣陵山川形勝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號建業　呂蒙說孫權作濡須塢以拒操　劉
備據涪城　六月晦日蝕　秋螟　十二月有星孛
于五諸侯
癸巳 建安十八年　曹操進軍濡須口見孫權舟船器仗軍
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
耳乃引兵還　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劉備圍
成都劉璋出降之　曹操始建社稷宗廟立六卿之
職納獻帝三女為貴人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
后　馬超入涼州殺刺史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
奔漢中　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六月大水　秋
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座百餘日占
曰歲星入太微人主革命
甲午 建安十九年　劉備入成都自為益州牧以諸葛亮為

軍師將軍　曹操進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紱遠遊
冠　枹罕宋建反自號平漢王後討平之諸羌皆降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
人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
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
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
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
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
為請不得皇后伏氏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
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
之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
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
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死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

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
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四月旱　五
月雨水

乙未　建安二十年　劉備孫權結盟分荊州　曹操克漢中
走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
立貴人曹氏為皇后

丙申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南
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遣漢人為司馬監督
之　五月朔日蝕

丁酉　建安二十二年　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命操
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鳴鼓角始
作鼓吹而出　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曹操擊孫權
單權降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曹洪拒之

戊戌　建安二十三年　耿紀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　曹操
擊劉備至長安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二十餘日出
西方犯歷五車東井

己亥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立子禪
為王太子　曹操親其夫人為王后　馬忠於章鄉
獲關羽及其子平皆遇害　呂蒙卒　魏王操殺丞相
主簿楊脩孫權稱臣於曹操　是時宗室丘墟王室
蕩覆蒸民塗炭大命隕絕漢室之衰國亡身滅皆死
於宦官曹氏之家嗚呼危哉　二月晦日蝕　八月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

庚子　延康元年　曹操卒子丕篡漢自稱帝改元黃初　奉
漢帝為山陽公　用天子禮樂追尊操為武皇帝廟

號太祖尊王氏為皇太后獻帝奉二女以嬪于魏其
漢之諸王宗室使各不失其所皆得始終保全　改
正朔用夏正辛毗諫乃止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
得過諸署令

斷曰迹其賊操以宦官養子蓄無君之心久矣止終
身丕顧羊爲曾不一衆指馬豈其畏名義之不欲速
哉意身受漢臣之榮而嫁篡逆之惡於子孫此其用
心甚不仁矣操死子丕篡漢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
開後世亂臣賊子篡逆之原為萬代首惡然其尊帝
為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而不敢臣待漢之諸王宗室
始終得以保全者是效武王封微子箕子之意而行
之亦庶幾可存心於忠厚也然其子孫五傳不四十
六年而亡於司馬氏致若每不得其死陵留為其所

殺益得人之國者天之報施豈能久有其國終為賊
臣司馬氏所殺而亡焉

論曰昔高帝以一節長存六合成漢業何其易也蓋秦却忘縮之言用李斯之計以獨夫之勢孤立於上同族無尺土之封異姓有軍國之重羽翮既剪爪牙已去何能及遠哉夫何趙高以一奄人乃掃除之役使之當脊衣之任貽禍媟妖濁亂天下卒至殺太子勤二世戮宗室屠功臣致使上天震怒人心不附四海鼎沸群雄蜂生以秦五百七十八年之宗祀一旦為其所賊故高帝得乘其萎朽不五年而取之天下皆歸漢矣故技深根固本者雖而權枯拉朽者易而秦之亡是也高帝懲秦之失見其孤立易危乃大封宗室以固國本可謂甚乘經遠之計矣然以惠帝柔

儒共彰文帝雖大有為於當世天下皆矯首而望之孰意景帝以忌刻之姿昌說夫之奸變更祖法侵削諸王致有七國之亂骨肉自相魚肉漢業自此有衰風燈影之危培亡漢之基於前快篡士之謀於後矣武帝窮兵黷武以困天下使悍而安之也昭帝以八歲踐祚柰何霍光以異姓秉政禍萌騎乘當時稱光之賢而不知潛萌後世權勢之患也宣可以周公輔成王為比哉蓋周公乃成王之叔父以父之教子鞠之可也以姬姓之人輔姬姓之社稷故能致長祚於九百年也若霍光則異姓之人無葭莩之親寄之重任不危得乎後世説者每以伊霍並稱蓋春秋誅意之法隱而未露者也嘗按汲冢之書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六年當是時太甲果怠於政而伊尹亦不當以

異姓擅廢置也六年之間南面負斧扆而朝天下者[illegible]聽於伊尹以後世觀之不幾於篡乎其不可與周公同日語也明矣後卒為太甲所殺而霍氏亦効伊尹而行之卒有許后之死宗社危疑蓋基之非一日矣宣帝能以伏義赤霍光之族而無惟類漢室之勢以亡為存者也元帝昏懦成帝萎靡無足言者且其用事謀政多出外戚之手啓王莽篡漢之基天子唯贊諾順行而已迨至哀帝侫說是從以大阿之柄付之莽乎平帝幼稚政自莽出當此之際何異乎以一線牽舟之勢而有朽索御六馬之危矣孺子尸位不辯菽麥豈能以承漢運遂為莽所殺天下一挈而歸於莽矣光武雖能中興漢室雄斷剛决修明禮樂尊重親、建邦本睦宗族有示道雍和之象兵勢固為

壯矣不一傳而明帝乃取胡神之像祥懸巨禍大起楚獄死徙萬家楚王英廣陵王荊皆帝之弟也俱以佛事殞死骨肉恩乖天倫義衰開萬世釋氏之禍為中國之患誠不細矣致使中國之人奉其教者反妬中國之道作妖書毀天帝尊胡神貶孔老惡言蜂生反棄中國而尊夷狄矣且梁武齊襄劉長李昇奉之愈篤而滅亡愈速身死國亡豈非棄天道而諂胡神天之報施有若是之甚也教之邪正於此判矣章帝友愛諸親而柰何外戚恣横和帝寵任鄭衆而刑人用事又棣亡漢之階於此矣殤帝襁褓尸席固不必言安帝政出房帷奄豎得志順帝適丁日西之運有力莫措矣沖帝雖欲疎斥巷伯而莫剪其根質帝循其禍轍而為梁冀所鴆桓帝之世奄豎竊國柄政

遝五侯刑滔三獄曹騰單超張讓趙忠等用事封侯受爵天下之政皆歸其手國已亡而未滅矣靈帝以昏愚之材懼閹寺之威老者呼之為父母壯者呼之為伯叔少者呼之為其兄封之為列侯論之以偷安時漢業丁乎日暮途窮之時鐘鳴漏盡之勢雖有英主尚不可支况靈帝之昏亂欲為不亡得乎少帝居位未久為董卓所弑獻帝天性昏懦豈足以承漢運賊奸操柄政非已出拱默不言徒擁虛器是時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天下瓦解勢若瓜分雖苟延三十二年唯拱默聽群邪之所制也終為宦官曹騰之家所篡身死國亡於其手矣嗚呼方其巷伯姻戚專政之時人莫敢不敬之如父母懼之如虎狼為彼所制不敢吐氣而以大阿付之他人是自取滅亡故也其英明獨斷之君卓然有為之主豈有是乎故凡言歷代之治亂者必曰漢唐有是戒矣豈區區以筆舌之為論乎後世聖主明王欲為子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者觀此可不懼戒而慎乎

漢唐秘史 終

漢唐秘史

隋唐得失論

原夫隋之所以亡唐之所以興者觀是書有不難見者矣蓋隋之有天下恃其混一乘其富強於國家全盛之日侈靡無度佚樂無厭巡幸不已土木肆興竭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由煬至恭積有年矣民心思亂盜賊蠭生當是時隋業板蕩豪傑乘隙而起者宜矣然古者有撥亂反正戡禍槃悔者何獨不見於隋焉蓋由其建邦立國所重任者不於血屬之親而於他人故亂至而無救者矣且隋之晉陽有帝室在焉不任親支以守之而托乎異姓已失其本矣故所以亡隋者禍亂之原非始於世民而始於宮監裴寂也寂為晉陽宮監內竪之任也亡隋之禍稍萌於寂而作史者未嘗明言其罪也蓋自竪刀以來累朝傾蕩國家者如寂等固非一人今止以寂之事究而論之則例其餘皆無不然矣嘗謂古今之危移社稷者[illegible]於刀牙之輩也

蓋禍亡於外者必延數十年而後敗事猶未可
必機泄於內者不踰期年而傾覆其可必者矣
譬猶疾患傷於股肱手足者外疾也其害命猶
可視其緩焉傷於心腹肺腸者內疾也其害命
有不可測者矣隋之有天下混一南北不二三
傳而竟移於李氏其敗亡之速何歟非晉陽宮
監裴寂而誰哉在煬帝時天下雖盜賊紛擾而
猶未至於瓦解當是時有武夫健將攘手伏義
而一清中外猶有可為世民雖陰養士馬而未
敢輕試奈何裴寂私以宮人事淵交結深固而
恐宮人潛知其謀乃日夕勸淵反且對酒言二
郎欲舉大事正為我以宮人侍公恐覺必誅耳
於是淵父子皤然自取隋室竟傾所謂患生於
肺腸者須人之命為尤急者此也曾魏周舊臣
命之篇深戒暬御巷寺之職必得其人者蓋周
家之良法也宦寺之於君主為擁挾保護之人
媚水火履鋒刃君之有危唯死是從烏有絲毫
交外之心哉為寂之謀進隋宮好賣國當罷
粉厥軀而罪猶有餘耶或者曰余言大過矣當
隋室之亂天下騷動窺竊神器者非一人陵夷
要郡者非一賊勢在拉朽朝不保夕使裴寂不
勸淵反而天下亦未免傾覆豈獨寂一人之罪
也余則曰不然當恭帝尸位海內鼎沸兵柄之
重獨在淵之父子且久應圖讖世民又生有異
表裴寂竊知李氏可為所以孜孜勸進一則免
目前之巨禍一則圖異日之富貴然殺身之罪
猶小而喪國之罪滔天矣吁豪傑縱橫猶謂之
乘隙變動寂乃巷豎託在腹心貂璫綵服出入
屏帷安可一旦棄君而移天位於他人歟是知
天下雖乱而傾隋祚者特在寂之一言耳孔子
曰一言可以喪邦信乎足以喪其邦矣使寂今
尚存天下人人得而誅之其隋之亡唐之興始
終本末之由悉判於是書矣

漢唐秘史 宏綱本末

皇明寧王■奉勅編

唐

始自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李淵以晉陽留守同子世民起兵以取天下義寧二年改皇泰元年淵自称皇帝改元武德武德七年始混一天下至昭宣帝天祐丁卯傳二十帝并武后合二百九十年為宦官劉季述而亡於梁焉其子孫相傳八姓四十主至今共四百六十五年累朝皆為顯官不絕

高祖

姓李氏　名淵　隴西成紀人　顓頊之裔　李暠飛之後　代隋　都長安　以七德王　色尚黄　篡位九年　壽七十一　改元者一　武德九

丁丑 隋恭帝義寧元年晉陽留守李淵子世民見隋業喪亂乃有取天下之志外臣突厥内私裴寂令父淵亂晉陽之宮乃陷父為亂宮之事遂刼父起兵乃殺司憐王威高君雅起兵於晉陽淵自號為大將軍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静為司馬唐儉温大雅為紀室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崔善張道源為户曹姜謩為司功參軍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王長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以建成為隴西公為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為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以元吉為太康太守為留守晉陽宮以柴紹為右領軍長史各置官屬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徃以立煬帝孫代王侑為帝尊煬帝於江都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子世民為秦公其反狀已具是時群盜蜂起竇建德称長樂王李密称魏公劉武周称定楊可汗梁師都称梁帝薛舉称秦帝蕭銑称梁王李軌称大凉王淵自称唐王是歳僭據者八國

戊寅 武德元年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隋恭帝侗皇泰元年 是歳李淵称帝　改元武德

隋煬帝自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乱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遍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惟恐不及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吴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常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欲都丹陽無意歸長安矣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其將下久客思鄉見帝無復歸長安之意多逃叛西歸者帝命追而斬之郎將司馬德戡元禮裴虔通相與謀反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欲反思歸耳言於帝、大怒斬所白之宮人於是無復敢言者德戡與裴虔通等乃挾宇文化及為主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於城外相應帝見火明聞外喧囂問裴虔通何事虔通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耳內外隔絶帝不能知帝孫燕王倓覺有変不得入報夜穿芳林門水

實而入虔通等執之不令入未明虔通等領兵自玄
武門入化及等為内應帝聞乱易服逃於西閣虔通
等領兵排闥殺守門者而入校尉令狐行達執刀前
進帝於窓孔中謂行達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
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執帝下閣昔帝為晋王時虔
通乃親信之左右也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
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
耳平明扶帝出宮化及見帝曰何用持此物出何不
殺之帝曰我何罪至此馬文舉曰陛下遺棄宗廟巡
遊不息外勤征討内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
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盗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
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尓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普天同怨非止

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彛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敢
如是德彛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
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衣賊欲弑帝帝曰天子
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来文舉等不許使
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
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随謂所幸諸姬
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乱顧索藥左
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床版為小棺與
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
自随因以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
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
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殺之以死　江都太守陳
稜求煬帝之柩以備儀衛葬之　李密與隋戰大敗

遂以降唐封李密為邢國公　宇文化及弑煬帝立
其姪秦王浩　化及自称許帝　李淵以弟淮南王
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　鄧州刺史呂子臧擊朱粲
破之余兵復振自称楚帝　隋以王世充為太尉
凉王軌称帝　唐世民破秦兵　秦主薛仁杲出降
斬之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唐遣李密収撫山
東偽夏主竇建德取冀易等州　唐以世民為陝東
大行臺之職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獻大珠淵謂珠
雖為至寶然朕之所寶赤心也珠無所用竟還之
封為歸義王　李密叛斬之　高開道據漢陽自称
燕王　唐以舞胡西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今
天下新定功賞未明而先於舞胡使鳴玉曳組趍翔
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帝不聽其立國之本不正

何以法於後世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隋将尭君
素守蒲州有白虹下城中　突厥雨血三日　凉大
饑　七月丙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井関中分野
新豐鸚鵡谷水清　十月朔日蝕
卯
武德二年　王世充盡收隋之顯官皆殺之　淮安王
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走之　淮安楊士林擊朱粲
破之　唐定租庸調法　唐名同姓者居官在内外
之上每郡縣置一同姓人為宗師以揔其事以防異
姓之変　凉李軌奉書於唐称皇從弟大凉皇帝
怒使吐谷渾伐之　朱粲降唐以為楚王　竇建德
破宇文化及於聊城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
建德称臣素服哭煬帝盡哀収隋傳國璽并執化及
之黨盡斬之及其族類其化及等乃隋之臣也受隋

之爵祿禁其身家非一朝一夕也久矣何一旦圖天
下之小利而忘君臣之大義殺其君奪其國又殃及
君之子孫皇天震怒兵敗被擒剮其身剁其骨及其
族類而無遺孽此天之報施尤烈於前者甚矣凡奪
人之國滅人之子孫者而猶不悟是自取滅亡之驗
悲乎　王世充侵唐穀州　齊王元吉奢侈好畋獵
奪人財乃免其官　隋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王世
充自称鄭王加九錫　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王世
充称帝　竇建德立楊政道為郧公　王世充弑隋
主侗　唐置十二軍　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于唐
唐鄭公薨謚曰隋恭帝　竇建德取邢相等州
唐殺劉文靜　沈法興称涼王於毘陵李子通称吳
帝於江都　宋金剛擊唐并州裴寂軍潰　劉武周
逼并州齊王元吉携妻子奔還長安　唐以李綱為
太子少保　唐賜羅藝李姓破兵衡水　宋金剛取
澮州唐遣世民擊之　竇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
神通世勣降　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　三月大行
山聖人崖有聲　十月京師地震　冬熒惑守諸侯
庚武德三年　唐克蒲阪隋守將王行本降　李世勣復
歸于唐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唐改官名　以
封德彝為中書令　世民擊宋金剛破之　定楊可
汗成周及金剛皆走死　晋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
角山見白衣老父　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
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唐遣世民督諸軍伐鄭鄭顯
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高
開道帥二千騎救之遣使降唐唐以開道為蔚州總
管賜姓李氏　王世充為左僕射　二月丁丑京師
西南有聲如山崩近鼓妖說者以為人君不聰為衆
所惑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十月己未有星隕
于東都隱隱有聲　帝霖馬生角當項　突厥處羅可
汗將入寇夜聞群犬嗥而不見犬
辛巳武德四年　唐發黔州兵攻梁拔其五州四鎮　世民
擊鄭王世充與戰敗走世民進兵圍洛陽　竇建德
將兵救鄭世民大破擒之王世充遂降　世民至長
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皆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礼以饗
之詔赦世充為庶人斬建德於市　唐初行開元通
寶錢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鄃縣唐遣
兵擊之　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遣王孝
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
長安　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高開
道叛唐自称燕王　八月朔日蝕　亳州老子祠枯
樹復生枝葉
壬午武德五年　劉黑闥自称漢東王　突厥遣使如唐
唐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水黑闥奔突厥　劉黑闥引
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并州　世民擊徐圓朗下十
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圓朗走死　李
子通叛唐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嶺南悉平
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
敗沒復遣太子建成擊破之　楚主林士弘卒其衆
遂散　唐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劉黑闥擁兵而
犯河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奮擊破之
獲其將孟柱

武德六年　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送詣建成
遂斬之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梁將賀遂索同以
十二州降唐　唐洪州總管張善安反晉許遜宅有
石函人莫能開善安開之內有字云狂賊張善安開
之以應敗死之兆卒為所執而殺之　高開道寇啓
幽州敗走　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
中書令　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唐
柴紹擊吐谷渾敗之　僕射輔公祏反帝遣河間王
孝恭討之兵行王上馬索水飲水至皆變為血王曰
此輔公祏授首之兆遂進兵故擒之　七月癸卯熒
惑犯輿鬼西南星　秋關中久雨少陽曰陰曰雨陽
德衰則陰氣勝故常雨　夏州蝗　水變為血

甲 武德七年　是歲燕王高開道為下所殺唐混一天下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
望第　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置州縣鄉學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初定官制　頒新
律令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嶲州地震山摧壅江水壹流
六月熒惑犯執法　七月戊寅歲星犯畢　閏七月
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而味甘狀似方印

乙 武德八年　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西突
厥遣使請婚許之　復置十二軍　突厥寇邊　詔
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加秦王世民中書令
齊王元吉侍中孫伏伽諫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
至敗國亡家未有不由左右離間而能帝大悅言美
九月癸丑熒惑入太微　冬十月朔日蝕

丙 武德九年　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齊王元吉
為司徒　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傅奕上疏請除
佛法其畧有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
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
逃租賦又曰生死壽夭係之於天刑德威福關於
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豈干於佛又云自義農至
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帝始立胡
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
國之人輒行髠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
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明鏡謂梁武帝齊
文襄奉佛至篤者也梁武困死臺城子孫傳四代止
得[illegible]年皆為人所殺齊襄為膳夫所殺奉愈酷而滅
愈速子孫皆殄滅而無遺類其福果安在乎　秦王
世民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於玄武門　上謂
裴寂等曰不圖做天子豈有今日骨肉相殘之患　太子
世民自立為皇太子　帝傳位自称太上皇
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突厥入寇請盟而退　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宇文
士及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　習射禮　定
勳爵　禁淫祀　置弘文館以虞世南等直宿聽講
以明治道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降宗室郡王為
縣公　蕭瑀初薦封德彝為中書令太子即位瑀為
僕射德彝反與瑀不平瑀知遂上封事論由是忤旨
於是免官　二月順天門樓東柱已傾毀而自起
蒲州河清　突厥有三月並出　六月太白經天
時白晝星落如雨　十月朔日蝕

太宗

名世民 高祖子 殺兄太子建成而奪其位自為
太子受内禪 殺弟齊王元吉而奪其妃與其生子
而欲立以為后 自知過惡不可掩乃假仁義納諫
諍以安天下之心 其機德終不能掩 司馬光編史
至帝之世忽有穿黃袍者現於前曰先生善書光起
侍執筆知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纖德深矣臣頭可取
筆不可取遂不見 在位二十三年 壽五十三
改元者一 貞觀二十三

亥 貞觀元年 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 更定律令 上
嘗謂 除斷趾法 分天下為十道 制諫官入閤
議事 封德彝卒 蕭瑀復為左僕射 長孫無忌

為右僕射 高士廉罷 蕭瑀復免 嶺南酋長馮
盎遣子入朝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内省延問得
失 皇后帥内外命婦親蠶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
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
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
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
乱困於臺城不與飲食餓之將死求水食之亦不能
得困餓而死使佛有靈何有是也此深足為戒朕所
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
則死不可暫無耳 帝切父臣弱殺兄及弟驕
淫親而奪其位室弟婦生子欲以為妻此人道所不
得為者熟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 宗嚴有五

出三月望出 三月朔日蝕 九月朔日蝕
戊 貞觀二年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以上尚書議之
長孫無忌罷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 祖孝
孫奏唐雅樂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天少雨出宮
女三千餘人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上得佳鷄
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
中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帝問魏徵曰人主何
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
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
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
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
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
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裴虔通帝

讎乃煬帝之故人身為逆亂流驩州死 詔曰為朕
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
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
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
者以名聞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
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
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止此一事誠可為治道矣比
之昏庸之主數赦之而為小人之幸者莫能明此又
可為聖智矣此吳漢臨終之戒光武者是也豈不重
於治道乎 詔收瘞隋末暴骸 三月朔日蝕 天
狗隕于夏州城中 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
蝗祝之曰人以穀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蝕

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俯首與帝致疾遽以為諫帝曰
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己丑
貞觀三年 沙門法雅坐妖言惑衆誅裴寂知之不言
乃免官還鄉里未幾又妖人謂寂曰公當有天命寂
不奏流靜州死 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
書監參預朝政 上皇徙居大安宮 大旱求言馬
周代常何陳便宜二十餘條以周為御史 上遣使
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
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 杜如晦以疾遜位 李靖為定襄道行
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蠻酋謝元等來朝 突厥
突利可汗入朝 作王會圖 五月徐州蝗 貝譙

十一

泗沂徐亳蘇隴等州大水 八月朔日蝕
庚寅
貞觀四年 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
議朝政 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行軍副總管
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杜如晦疾篤上遣
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 詔諡
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勅有司諸勅未便者皆執
奏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
自今毋得笞囚背 林邑遣使入貢 加李靖光祿
大夫 李綱為太子少師 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
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詔定常服差等 伊吾
來降置伊西州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修洛陽宮
以備巡幸之翊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昔景帝用鼂

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
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憂而宜可遷與樂與可輕
動哉帝不聽 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秋七月
朔日食 觀兗遼等州蝗 許戴集三州水
辛卯
貞觀五年 皇太子冠 詔僧道致拜父母 詔諸州
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贖突厥男女八萬
口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
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
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
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
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
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
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

十二

而居互相維持延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
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之
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皆厥
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上遂寢於後苑
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
輕 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魏徵以為不宜
受 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
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倭國遣
使入貢 上祀圓丘 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康
國求內附帝謂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以兵遣者置
為郡縣則疲勞百姓尚多故不納以是觀之正所謂
廣其德者昌廣其地者亡而帝以之 高州總管馮

盜入朝未幾羅寶諸洞旅反　悔殺張蘊古詔自今
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至日徹樂減膳
其帝之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也曾無以大義
之措屠之如祂豕而以仁推及於罪人乎此實假仁
義以安天下之心誠不足取也　新昌公李綱卒
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瘞而祭之　五月庚
申鎮星犯鍵閉
壬辰貞觀六年　群臣勸封禪帝不許　幸九成宮　上以
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
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
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令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
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　宴近臣於丹霄殿
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　罷三師官　幸慶善

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
才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
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
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
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
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戮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
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
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
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
而自戢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
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
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
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魏徵數諫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
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賀上乃悅　張公謹卒　正月朔日蝕
癸巳貞觀七年　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侍中王珪坐
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以秘書監魏徵為侍中
李淳風請更造渾天儀　幸芙蓉園　長孫無忌
為司空　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赦死囚三百
九十人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
苦情偽無不知之乃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
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
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
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書

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
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
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二月雨土　九月山東
河南四十餘州水遣賑之　十月乙丑京師地震
甲午貞觀八年　營大明宮以為清暑之所　李靖等為黜
陟大使分行天下　吐蕃遣使入貢　吐谷渾寇凉
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聘鄭氏為充華
既而罷之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
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
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
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諫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
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　五月朔日蝕　秋七月山
東河南大水隴右山摧　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歷玄枵乙亥不見

貞觀九年　于闐國王遣其子朝貢獻其國其葱嶺之國西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是比丘比盧栴所造石幢上有銘云東國聖人時號老子來化我國咸作佛國帝命繪其圖　分民貲為九等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詔禮宮議朝制　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　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三月赦天下　四月癸酉祀軒轅　五月太上皇崩

貞觀十年　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以是論之弟兄之情既耳建成元吉其何人耶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米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　皇后長孫氏崩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之語及崩帝謂失一內佐　葬文德皇后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溫彥博為右僕射　楊師道為侍中　魏徵為特進　關東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秋七月穀洛溢

貞觀十一年　定律令　詔行新定禮　豫為山陵終制　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王珪為魏王泰師　詔議封禪禮　作飛山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此一事可為假仁義以矜譽其德哉作史者不取　詔百官極言過失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　徙鄶王元裕為鄧王譙王元名為舒王許王元祥為江王　虞公溫彥博卒　二月癸亥入輿見　三月朔日蝕　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兩穀水溢　九月河溢壞陝州之河北縣及太原倉毀河陽中潬　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鐙

貞觀十二年　頒氏族志　幸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高士廉為右僕射

吐蕃冠松州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
汗　　置屯營飛騎　馬周為中書舍人　不許僞文
章言為人主患無德政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
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
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称
其長哉　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
三千餘口　虞世南卒　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
壞廬舍　閏二月朔日蝕　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
宛貞觀十三年　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詔内職有闕選
良家有才行者充之　詔停襲封刺史尉遲敬德為
鄜州都督　楊師道為中書令　辛九成突厥結社
率作乱伏誅　立弟元嬰為滕王　立李思摩為突
厥可汗　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侯君集為
交河大總管　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即死復咒即蘇
上試之驗以告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
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胡僧群咒其奕奕無所覺
須臾其僧皆顛仆於地而死遂不復蘇帝曰夷狄之
教果邪術也自是西番胡僧不敢入於中國其時有
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不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
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
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胡教
又集魏晋以来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千巻行於世
帝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論曰
其守成之難在乎守其祖宗之成法故也如聽任奸
邪改易祖宗之舊制未有不亡者也　立皇子福為
趙王　遣李思摩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帝御齊政殿
餞之　王珪卒　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
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　乙卯有星孛
于畢昴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言陛
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　乙巳熒
惑犯右執法　六月太白犯東井北軒轅　八月朔
日蝕
貞觀十四年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
孝經賜諸生帛有差　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暦　詔
更定服制　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流鬼
國入貢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有中官夜出闕門阻
之給使奏帝帝怒出元方為華陰令魏徵諫曰帝王
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勅書事如軍機誰
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来難治輕為言語易生患害
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帝納其言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
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
福也　太子昵寵宦者常在左右太子詹事于志寧
上書以為自竪刁以来宦者覆亡國家者非一今寵
比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　交河道行軍大總管
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童謡曰高昌兵馬如霜
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二

月陝州泰州河清　十一月壬午月入太微　有星
隕于高昌城中
辛丑 貞觀十五年　呂才定陰陽雜書合婚自此始　幸洛
陽命皇太子監國　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陀
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遣職方郎中陳
大德使高麗　于志寧起復為太子詹事　以吐蕃
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欲以外孫段氏乃琅琊公主
之女妻之贊辭曰臣國中自有父母所妻者不可棄
遂竟不受以是論之贊乃夷狄人也尚守其義而帝
其何知耶豈無愧乎　帝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
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
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
實多謂帝王守成者不可改易祖宗成法者正謂此
也一更其法城亡有徵矣　二月熒惑逆行犯太微
車上相　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詔罷封
禪
壬寅 貞觀十六年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為限制　房玄齡
為司空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　魏王泰上括地志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徙死
罪者實西川　括浮民附籍　上謂褚遂良曰卿為
起居注所紀之事可得觀乎遂良曰史官書人君善
惡使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紀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紀劉洎曰
遂良若不紀天下亦皆紀之矣　以魏徵為太子太
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原
其徵之為太子建成之臣也建成為太宗所殺是徵

不能輔太子也比之廢嫡立庶尤有甚焉而徵復使
其輔弼君之太子不亦鄙乎於心寧無愧也彼之太
子尚不能輔而復能輔弼君之太子耶　詔息隱王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　校獵於
武功　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　徐戴二州大
水　五月太白犯左股畢為邊將　六月甲辰西方
有流星如月西南行三丈乃滅　九月己未熒惑犯
太微西上相
癸卯 貞觀十七年　圖功臣像於凌烟閣　遣使冊高麗王
藏為遼東郡王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敬
德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蕭瑀李世勣同中書門下
三品　都督劉蘭成反誅之　權萬紀性褊專以刻
急拘持激變齊王祐祐不得已舉兵帝命李世勣擒
之　太子承乾與叔漢王元昌等割臂血誓要謀
殺其父太宗事覺承乾廢為庶人元昌亦皆免死群
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原其太宗之殺兄太子建成
弟齊王元吉今其子太子承乾與其叔漢王元昌共
殺其父豈非天道之有在乎　李世勣嘗得暴疾帝
自剪鬚燒灰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帝曰為
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
陀延陀來納幣詔絶其婚　帝謂房玄齡曰朕之心
異於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以
為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　魏徵卒徵嘗薦杜
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
上疑徵阿黨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四月立
晉王為太子有青氣遶東宮殿　六月朔日蝕　十

月熒惑入太微受制而出

卯貞觀十八年 薛萬徹爲左衛大將軍 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焉耆西突厥朝貢多闕郭孝恪帥步騎三千擊之執其王突騎支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新羅王遣使入貢王子皆入太學讀書委質不缺高麗絕其路遏其貢與百濟連兵攻取其國帝按古地圖而驗之詹羅新羅百濟高昌自古各有王主之今高麗恃強侵奪其國遏中國之貢當大舉天下之兵共伐之乃賜璽書於高麗王曰新羅委質國家自古朝貢中國不絕爾與百濟急宜退兵若不罷兵明年大舉天下之衆盪洗爾國悔不及矣

二十一

王其首爲高麗王曰伐新羅者非臣之本心乃臣之陪臣李誠也誘臣伐詹羅新羅欲奪其國又令臣遏詹羅之貢不令貢於上國皆李誠等九人也乃執詣闕下帝遂令斬之傳首以謝二國宋庠曰中國有道則四夷賓服失道強國遏隣國之貢殺其君奪其國其詹羅新羅百濟高昌等海外東夷九國上應列宿下載地誌自開闢天生烝民已來皆天生君主以主之各皆入貢於中國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歸海也其唐道衰高麗恃其勢強不順天道以逆天心殺其君奪其國遏其貢故歷代更代換姓者其君皆爲強臣所殺絕其祀而奪其國此天道好還之理有是驗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天道好還無毫髮爽此理之不可易也

鄭諺曰奪人之國滅人之祀天必生其人亦奪其國殺其君滅其祀天道往返報復之理豈肯捨諸奪人之國者而不悟當垂戒於子孫可不嘆哉 前太子承乾卒 五月太白辰星合于東井流星出東壁有聲如雷 六月壬戌有青黑氣廣六尺貫于辰戌其長亘天 七月穀襄豫荊徐梓忠綿宋亳十州大水

十月朔日蝕

乙巳貞觀十九年 詔皇太子監國 封比干墓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李世勣江夏王道宗統諸軍至玄菟新城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復進軍白巖城降之及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拔十城徙遼州蓋州巖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

二十二

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 上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自征高麗謂其地自古皆爲中國郡縣自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今賊主蘇文陵上虐下民受其患延頸待救此高麗可亡之時也當伐乃起營州之兵及契丹單于女眞八十一萬會于遼東高麗懼莫離支遣使貢白金千斤帝不受謂使者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皆所不容今爲遊說欺我中國遂執之以下廷尉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帝至營州祭戰亡士卒 四月己酉流星向北斗揚而滅

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市城太白辰星合于東井 沁易二州水害稼 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

角隱見不常因以惑衆伏誅
丙午 貞觀二十年　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　遣大理卿
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帝還京師　復幸靈州
皇太子聽政　帝生日罷宴樂　西突厥遣使入貢
幸房玄齡第　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
家蕭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
公意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
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
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
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
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
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獨此一詔可以為萬世昏
庸之戒　立皇孫忠為陳王　高麗王藏及莫離支

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即蘇文也上以師還
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
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正月玉華宮李樹連
理隔澗合枝　靈州地震有聲如雷
丁未 貞觀二十一年　太子釋奠于國學　上將復伐高麗
帝幸翠微宮　高麗多背城拒戰李世勣擊破其兵
焚其羅郭而還　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
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斬首二千級高麗王使其子
莫離支任武入朝謝罪上赦之遂罷兵　昔帝殺弟
齊王元吉謚巢剌納其妃楊氏生子明封為曹王初
長孫文德皇后崩是歲欲立楊氏為皇后魏徵諫而
止乃以明繼齊王元吉之後　詔百司依舊啓事皇
太子上御翠微宮　詔停封禪　發江南工人造大

舡　徙順陽王泰為濮王　新羅王善德死妹真德
襲王　絕西域入貢　四月月犯熒惑　八月河北
大水　泉州海溢　渠泉二州蝗　十二月月食
戊申 貞觀二十二年　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建玉華
宮謂務儉約惟寢殿用瓦餘皆茅茨如玉華之名豈
儉素之宮也實外示儉朴內崇奢用然其工作所費
鉅億萬計徐惠上疏其畧曰人勞乃易乱之源也珍
元奇寶乃喪身之斧斤珠玉錦綉實迷心之酖毒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以是論之觀
帝之世史低之書皆是穿鑿附會以成其美實虛辭
止以玉華宮一事不待辯而可知矣　令太史李
淳風覈天罡訂天地代謝更迭大變讖緯之事作至
一千年得六十圖淳風推天罡之背曰罷罷乃止就

名曰推背圖　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遣薛萬徹伐高麗　結骨俟利發入朝　幸驪山溫
湯　畋于華原　西身毒五國中天竺最強侵其
四身毒之國土皆臣之帝命玄策以兵伐之其五阿
羅那順伐兵攻玄策玄策會四身毒及吐蕃泥婆羅
五國攻之執其王大破其城邑自降者五百八十餘
城執其阿那順以歸　馬周蕭瑀房玄齡俱卒　夏
瀘越徐交渝等州大水　八月朔日蝕
己酉 貞觀二十三年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真德為柱
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中身毒王尸羅逸
多兵最強與五天竺王皆遣使入貢獻老子像称其
五天竺之師帝命繪之於凌宮天宮　鐵勒諸部來
降其國人長大赤髮綠睛上宴之於天成殿　遣薛

萬徹裴行方泛海伐高麗　烏胡鎮將古神感浮海
擊高麗大破之復夜襲神感船神感以伏兵又破之
獲其酋長以還　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
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
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
自言名五娘上惡之除華州刺史其州有布衣能事
佛法與君羨数相容語事泄斬之上密問李淳風秘
記所言信有之乎淳風曰然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矣
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幾盡其兆已成久
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淳風曰天命在尔人不
能違王者不死徒殺無辜在三十年其人已老頗有
慈心為禍或淺若使殺之天必再生壯者陛下子孫
無遺類矣上乃止　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

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
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内出冬服賜之新羅
章服制度與中國同者自此始　以術数黙李勣為
疊州都督　上苦痢疾劇甚乃名長孫無忌入寢殿
囑以後事以手捫無忌頤哭甚哀氣堵而不能言竟
出後八日復召無忌褚遂良入卧内囑以後事有頃
帝崩太子治即位　葬昭陵
[illegible]觀帝始之殺王威高君雅起兵取隋之天下何
其雄也殺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又何勇也逮乎
晚御其氣日消其志日困數窮福謝大漸既臨大命
殞絶觀曩昔之事業皆為陳迹畏死捫頤痛哭哽咽
不能一言何其懦也始以得天下為福孰不知遺殃
於子孫也大矣其唐之得天下雖僅二百九十年而

得承平者家國無三十年之安累遭逆乱数為播迁
為刑人廢黜弑殺之慘歷十五帝而莫止政皆不出
於人主而出於閹寺也久矣王氣既移國祚乃滅終
為閹寺所賣而為賊臣所殺而奪其國比之滅隋受
禍之烈尤有甚焉此天之巧於報施豈肯捨諸蓋以
下犯上以臣取君故也觀此足可為乱臣賊子之戒
八月地震于昭陵壓殺五千餘人

高宗

名治　太宗第九子　烝父妾為妻幾亡唐室　政
歸武氏號称二聖　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改元者十四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一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儀鳳　調露一

永隆二　開曜一　永淳一　弘道一
庚戌永徽元年　立妃王氏為皇后　立皇子孝為許王
素節為雍王　上金為杞王　洛陽人李弘泰誣告
長孫無忌謀反帝不聽斬之　上出畋遇雨問諫議
大夫昌樂谷那律曰以油絹為衣則不漏對曰以瓦
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猟　新羅女王真德攻百
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織錦為頌以獻之其文
曰巨唐開洪業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継百
王統天崇雨施治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時
康幡旗既赫、鉦鼓何煌、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
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
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
唐帝美其意髙麗人不及新羅之才擢法敏太尉卿

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送京師獻於廟社及昭陵而赦之　李勣辭僕射仍同三品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正月濟河清　二月己丑熒惑犯東井　四月己巳月犯五諸侯　晉州地震　六月庚辰又震有聲如雷　宣歙饒常齊定等州大水

辛亥永徽二年　以宇文節柳奭同三品　以于志寧為僕射　西突厥賀魯殺射匱可汗自立為沙鉢羅可汗詔將軍梁建方等討之　詔諸州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長孫無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詔頒之四方　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帥種落萬餘户詣茂州内附　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珍禽異獸鷹隼犬馬者罪之　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興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秋汴定濮亳等州大水　十月地震　十二月衛州河清

壬子永徽三年　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於牢山　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王皇后無子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高陽公主與辯機通遺以寶枕及珍玩之物以億計　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正月壬戌太白犯牽牛　二月己丑熒惑犯五諸侯　三月雨土　五月戊子掩右執法　十月有流星貫北極

癸丑永徽四年　以李勣為司空褚遂良為右僕射崔敦禮為侍中　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上幸鳳泉湯　女子陳碩真以妖言惑衆與妹夫章叔胤舉兵法自稱文佳皇帝斬之　罷房玄齡配饗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後遺愛與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二月坑獎等大水　六月己丑太白見

甲寅永徽五年　王后無子蕭妃有寵王后嫉之昔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於感業寺為尼因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與上皆泣王后聞之潛令武氏長髮勸上取入後宫欲使奪蕭后之寵歸武昭儀其王后與淑妃寵皆衰互相譖之上不納　欲廢后而立武氏無由會武氏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武氏扼殺之以被覆蓋上至發被觀之女已死矣驚問武氏武氏謂皇后來至此后所殺也武氏乃哭上謂后殺吾女欲廢之語群臣群臣知必武氏之奸皆不從武氏密使其母詣無忌等家誘勸欲廢后以立已不果　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六月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家胡氏曰高宗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宫水溺寢殿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邪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六月朔日蝕濟州河清十六里　十二月乙巳尚書司勳庫火

卯永徽六年　立皇子弘為代王　賢為潞王　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取三十三城新羅王遣使求援上發營州之兵擊之大破高麗焚其外郭斬首萬級而還　始置貟外同正官　武氏誣譖王后與其母柳氏為厭勝帝令柳氏不得入宮　李義府與長孫無忌有隙黜之王德儉謂義府曰上欲立武氏欲廢王后恐宰臣議不能行爾若從之必轉禍為福義府上表請廢王后立武氏上大悅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武氏密遣人以謝之裴行儉聞之曰立武氏為后國家之禍必自此始也長孫無忌褚遂良皆拒諫之帝怒獨李勣謂上曰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帝意遂決於是貶遂良於潭州武氏之禍實勣啓之勣以不學無識之匹夫而以一言乱唐之天下實足為後世佞臣之戒也　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帝命司空李勣賫璽綬册皇后武氏百官朝武氏於肅義門將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閑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王氏初聞宣勅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令爲迁都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夏商州大水　秋吳沂密兗滑汴鄭嶽等州大水

洛州大水　毀天津橋　十月齊州河溢

丙辰顯慶元年　降皇太子忠為梁王　立武后子代王為皇太子　贈武士彠司徒爵周國公　免山東丁役　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姚州人與無靈舉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李義府恃寵用事王義方欲奏彈之貶義方於萊州　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內附　詔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春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　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　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

丁巳顯慶二年　遣蘇定方等復擊沙鉢羅獲之分立二可汗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韓瑗潛謀不軌皆坐貶　帝始隔日視事　遣天竺方士歸國　洪都有異人姓萬名振字長生居洪崖棲真觀曰漁者得青石長生扣之有音樂聲郡以獻於朝帝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萬振字長生帝異之命使請迎於京門以治國養生之道振曰無思無為清凈以為天下正治國猶治身帝尊之以師禮　徙雍王素節為郇王　立皇子顯為周王　詔廢六天之祀合方丘神州為一祭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以劉祥道為黄門侍郎　以洛陽宮為東都　詔僧尼不拜父母官長者斬　五月庚寅有五龍見於岐州之皇后泉

戊午顯慶三年　詔行新禮　龜茲王布失畢妻與其相那利私通由是君臣猜忌互相告難上两召之囚那利

還使護布畢歸國　[illegible]宗誣奏無忌謀[illegible]詔黔州
安置尋殺之　程名振薛仁貴将兵[illegible]之赤烽
鎮拔之斬首四千級擒獲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
方婁帥衆二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
二千五百級　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
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暴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婿賣
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　尉遲敬德
褚遂良俱卒
祀
顯慶四年　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圉師參知政事　改
氏族志為姓氏錄　許敬宗議封禪儀　奏請高祖
太宗俱配昊天上帝　殺無忌之黨柳奭韓瑗二人
太子加元服赦天下　思結反遣蘇定方討降之
二月壬子大雨雹　八月有毛桃樹生李國姓也

帙
顯慶五年　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命武氏決之
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
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廢為
庶人　作合璧宮　帝如并州皇后宴親戚故舊鄰
里於朝堂婦人於内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八十
已上皆授郡君　百濟國王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
新羅國王上表求救帝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
兵十萬以伐百濟會新羅之兵夾攻百濟百濟傾國
來戰大破之斬高麗助百濟之戰者四萬餘級追奔
入其城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義慈次子
泰自立為王部下城中之人踰城皆降之帝以百濟
之郡分三十七郡三百城七十六萬戶各立酋長以
掌之乃擒高麗王及新羅王百濟王三國之王獻俘

于朝　二月熒惑入南斗　六月戊申復犯之
辞龍
龍朔元年　幸合璧宮　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
樂浪郡王為新羅王　高麗酋長有未平者帝欲親
征之曰吾欲掃平東夷須大唐正朔於海表復與新
羅兵夾攻百濟於熊津江口大破之溺死者萬餘人
上詔新羅王奉詔遣兵復攻之上欲親發兵復征高
麗皇后拒諫止之　鐵勒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
等將兵討之　從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
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見之
怒曰此乃離讒之漸斥勃出沛府　觀屯營新教之
舞謂之一戎大定樂　以吐火羅嚈噠罽賓波斯等
十六國置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縣軍府一百
二十六皆為中國之附庸　蘇定方大破高麗於浿

江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
水上遣尚書任雅相等征之時水大合一戰高麗大
潰奔走數十里斬首三萬級悉降男生乃遁　六月
辛巳太白晝見經天　九月癸卯月犯左執法
戊壬
龍朔二年　立皇子旭輪後改名旦是為睿宗　改百
官名　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鄭仁泰等
敗鐵勒於天山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
降仁貴悉坑之時謂三箭定天山　天師萬振尸解
於京師數日棺空失其尸惟有一劍一杖但見雲間
一人冉、而去　沃沮道等以其孤兵千五百人與
高麗三萬衆戰於蛇水之上與其十三子皆戰死
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於熊津　興海總管
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　七月朔赦天下

丑熒惑入羽林
戊 龍朔三年 蓬萊宮成 御紫宸殿聽政 左武衛將
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詔太子每五
日於光順門内親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
子決之 天師萬振復見天寧萬壽觀 絳州麟見
含元殿前麟趾見改元麟德 以李義府為右相夏
四月除名流巂州 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以備吐
蕃 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水陸並進遇倭兵於
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其子忠勝等師
衆降百濟盡平 正月己卯熒惑犯天街 六月乙
酉太白入東井 八月癸卯有彗星孛于左攝提長
二尺餘乙巳不見
甲 麟德元年 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 武后自立
之後凶忌得志上欲有所為為后所制不能行后令
術人蠱禁其帝事覺上令百官上官儀等議之言后
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上即命儀草詔宦者有竊
詔草以告於后者后持詔草與帝視之帝羞縮謂后
曰我初無此意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告
儀等下獄皆死以是論之帝之志餒亦甚矣當是時
可追究左右竊詔藁言於后者殺之可也帝反畏怯
其后而莫能所為反殺其儀不亦鄙乎 上每視事
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
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國勢至此唐業
自消矣載之於史遺臭萬世詩謂牝鷄司晨即其事
也 以劉祥道竇德玄為左右相 樂彥瑋孫處約
同三品 孝王元慶薨

乙 麟德二年 以姜恪同三[illegible]右相[illegible]彥瑋孫
處約罷 踈李[illegible]風用[illegible]劉焯皇[illegible]曆
行之 吐[illegible]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illegible]赤
水地畜牧上不許 新羅百濟儋羅倭國使[illegible]國
各遣王子俱入貢来朝時會帝將祠於泰山高麗王
亦遣王子福男来陪祠 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
山皇后表称封禪祭皇地祇太后聪配而令公卿行
事禮有未安請帥内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
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廢蘽結陶匏用茵褥
壘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三月戊午熒惑犯東井 四月壬寅入輿鬼犯質
星 六月鄜州大水壞居人廬舍
丙 乾封元年 上祀昊天上帝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
以玉匱配帝册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
以玉璽藏以石礠 至曲阜贈孔子為太師以少牢
致祭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鑄乾封錢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
離支與其男産相攻殺之其子詣闕求救以龐通高
侃李勣同討破之詔以男生特進遼東郡都督封玄
菟郡公 高麗百濟遣王子弟入中國大學請書
龐同善大破高麗兵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 以
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以劉仁軌為右相
正月癸酉有星出太微東流有聲如雷 八月乙巳
熒惑入東井
丁 乾封二年 躬耕籍田 [illegible]封錢 以楊弘武戴至
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 時造蓬萊上

陽合璧等宮頻征□□渓厩馬萬疋倉庫漸虛張文
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厩
馬数千疋　以萬年宮爲九成宮　祀昊天上帝並
以高祖太宗配享於明堂　正月乙巳月犯軒轅大
星　四月丙辰有彗星于東北在五車畢昴間　八
月朔日蝕

戊辰總章元年　高麗王藏率臣民以降高麗悉平[一]
日乱十年不安自今而後願爲中國附庸永保塞外
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以降男建猶
閉門拒守勣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
平　李勣擒高麗王藏凱歌入京獻于昭陵及太廟
俘于含元殿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
户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

三十五

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
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
撫之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爲亞獻　以烏茶
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
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
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迩娑婆寐藥竟無
効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
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
止　以姜恪閻立本爲左右相　五月彗星見于五
車上避正殿減膳徹樂太史奏曰彗星見東北高麗
分野其高麗將敗之兆帝曰高麗百姓朕之百姓也
不許歸咎於高麗彗星遂滅　是歲京師及山東江
淮旱饑

己巳總章二年　以李敬玄郝處俊同三品　盧承慶爲司
刑太常伯　徙豫王旭輪爲冀王更名輪　定明
堂制度　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三萬八千二百
户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
弱者使守安東　李勣卒　定銓注法及州縣升降
官資　大風海溢漂永嘉安國六千餘家　六月朔
日蝕　冀州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壞民居萬餘家
諸州四十餘關中大飢

庚午咸亨元年　改蓬萊宮爲含元宮　幸九成宮　勅突
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贈武士彠爲太原王夫人
爲妃　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關中旱飢　二
月壬子日赤無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
赭　三月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五月丙戌大雨山

三十六

水溢溺死者五千餘人　六月朔日蝕　十月大雪
平地三尺人多凍死　十二月熒惑入太微

辛未咸亨二年　幸東都　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潞州長史徐王元禮薨　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
風折木落則天門鴟尾三　戊辰熒惑復犯太微垣
八月徐州山水漂百餘家　十一月朔日蝕

壬申咸亨三年　幸合璧宮　徙沛王賢爲雍王　詔太子
監國　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王
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
户内附置殷敦總三州　徙吐谷渾於鄯州浩亹水
南　吐蕃遣使入貢　姜恪許敬宗卒以劉仁軌同
三品　十一月朔日蝕

癸酉咸亨四年　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盧河之西俘

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誕行之妻劉氏城於高
麗引兵□攻□□氏□□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
其功 詔劉仁軌修國史 閏立本卒 弓月疎
來降 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 八月己酉
大風落太廟鴟尾

戊卯

上元元年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
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又請自
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 于闐王伏闍雄來朝
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御翔
鸞閣 大酺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侵百
濟上怒詔削法敏官爵以其弟仁問立新羅王 帝称
天皇后称天后 三月朔日有蝕之

乙亥

上元二年 武后祀先蚕于卬山之陽 上苦風眩甚
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曰天子理外
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
后臨朝所以杜禍乱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
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上乃止 太子
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武后
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於武后 義陽
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
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 武
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 太子
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武后酖之也帝下詔朕方欲
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中□命加以尊名謚為
孝敬皇帝 新羅乃□使入貢謝罪上赦之復其爵
其弟仁改封臨海郡公 武后令儒臣元萬頃等撰

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千餘卷 立雍王賢為
皇太子 武后惡杞王上金徙灃州安置 以戴至
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
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正月甲寅熒惑犯房星 三
月丁未日赤如赭 齊淄等七州大水海溢漂居人
五千餘家 十二月有彗星于角亢南長五尺

丙子

儀鳳元年 以來恒薛元超高智周同三品李敬玄為
中書令 始遣使詣桂廣文黔等府注擬時人謂之
南選 徙冀王輪為相王 鄅王素節乃蕭淑妃之
子淑妃被武后所殺其子鄅王警敏好學武后惡之
不許入朝王乃著忠孝論張柬之潛封其論以進后
尤忌之降王為鄱陽王徙袁州安置 將軍權善才
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
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
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
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
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
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
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納州獠反 敕黔州都
督發兵討平之 吐蕃寇鄯廓河等州 幸汝州之
溫湯 祫享太廟 七月有彗星于東井 指北河長
三尺餘 芒光亦甚長 三丈掃中台指文昌

丁丑

儀鳳二年 躬耕籍田 以高藏為遼東都督封朝鮮
王安輯高麗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

安輯百濟以綏新城泉夫高麗新羅僧羅百濟之四
國在於東海之濵上屬尾箕分野自開闢以来天生
烝民各有君主以王之每歲表貢大國自唐業衰其
島嶼遏絕新羅僧羅百濟之貢不令入貢中國奪為
已有又欲滅其國而奪為部屬郡自是中國發兵以
征不廷兵禍頻仍殆無虛日是謂一人造禍而萬民
當之一日之兵十年不得安其生民生斯時大不幸
矣上天震怒故有往返報復之理其高麗之國臣弑
君奪其國而滅君之族者非一姓也故史氏曰奪人
之國滅人之族者天亦滅之殃其子孫曾不一悟悲
乎天道默寓於冥冥之中豈肯捨諸　以張大安同
三品　詔廢顯慶曆　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正月甲子月見西方是謂朓朓則侯王其舒　庚辰
京師地震　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
戊寅
儀鳳三年　春正月百官四夷朝武后於光順門　以
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夏五月幸九成宮時雨
大寒從兵多凍死　秋九月上還京師　詔復奏破
陣樂　侍中張文瓘卒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
十月戊寅熒惑犯鉤鈐
己卯
調露元年　波斯王卒於京師冊封子泥洹師為波斯
王還國　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
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
以郝處俊為侍中　命太子賢監國太子處事明
審時人称之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咒幻術為上及
武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未幾為盜賊所殺求賊竟
不得贈崇儼侍中　作紫桂宮於澠池之西　六月
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王行儉襲執阿史那都
支以歸　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夏豐州河清
秋關中飢　七月辛巳熒惑入天囷　十一月戊
寅有流星入北斗魁中
庚辰
永隆元年　后忌太子賢之德譖而廢之立英王哲為
太子　以曹王明蔣王煒皆坐太子賢之黨降封黔
道二州安置　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將兵三
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於黑山　以裴炎
崔知溫王德真同三品　吐蕃寇河源　貶李敬玄
為衡州刺史　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六月戊
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　癸未熒惑犯輿鬼　十
一月朔日蝕　東都飢
辛巳
開耀元年　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以立太
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
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
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
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
殿　上造鏡殿四壁皆以大方鏡嵌其壁上召劉仁
軌入仁軌見愕然驚走下殿上怪而問之仁軌曰天
下只一天子豈有數天子耶不祥甚矣是謂天無二
日國無二王此不祥之兆也上令去之　上寢疾令
太子哲監國　徙太子賢於巴州　低栗等五州四
蕃來降　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以劉
仁軌為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
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
恐後代称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以裴炎為

侍中崔知温薛元超為中書令　徵處士田游巖為
太子洗馬游巖隠居嵩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
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巣
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乗之重申三顧之榮
将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
未周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歳何以塞
聖主調護之寄乎游巖不能答　突厥冦原慶等處
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帳來降　八月河南北
大水壊民居十萬餘家　九月有彗星于天市中長
五丈漸東行至河鼓　十月朔日蝕
永淳元年　作奉天宮　上遣宦者縁江徙異竹欲植
苑中宦者移舟載竹所在縦暴荆州長史蘇良嗣上
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

四十一

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令良嗣棄竹於
江中　以郭待擧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
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
突厥餘黨入冦并州薛仁貴将兵撃之　初曹王明
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
希武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
祐後寢於平閣夜去其首及明子俊為武后所殺有
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其子使
刺客取之也　作壽泉宮於藍田改元　三月日赤
如赭　四月朔日蝕　五月辰星犯軒轅　九月熒
惑入輿鬼犯質星　十月京師地震
弘道元年　綏州人部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
之草生其上謂其郷人曰吾於此数見佛光擇日集

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
之鐵余以雜色嚢盛之數十重得疾施乃去一嚢数
年間歸信者衆遂謀作乱拠城平縣自称光明聖皇
帝置百官進攻綏大斌二縣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
衛将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攻抜其城
擒鐵余餘黨悉平　突厥冦定州圍単于都護府
突厥又冦蔚州　上苦頭風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
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在簾中不欲上疾
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
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脳户二穴上曰
吾目似明矣后擧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
賜鳴鶴　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　徙相王輪為豫
王更名旦　上疾甚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葬乾
陵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處分决

四十二

為中宗即位尊武后為皇太后

中宗

名顯　高宗第七子　昏懦之姿　縦婚妻婦禍
信妖女撓政　褒寵僧尼　淫瀆滋甚　戳言以天
下與后父於是見廢　在位五年　壽五十五　改
元者二　神龍二　景龍三　即位之後武氏欲専
政革命廢居廬陵後乙巳復位

武后

名曌　武士彠之女　太宗才人高宗納之立為皇
后　高宗崩臨朝稱制僭竊大位為世非常之妖

僭位二十一年 壽八十一 改元者十九 嗣聖
改文明 又改光宅一 垂拱四 永昌一 載初
又改天授二 如意又改長壽二 延載一 證聖
又改天册萬歲一 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一
神功一 聖曆一 久視一 大足改長安四

甲申 嗣聖元年 立太子顯爲帝立韋氏爲皇后 復廢帝
爲廬陵王改元光宅 遷帝于房州 立豫王旦爲
帝是爲睿宗改元文明政事決於武后居旦於別殿
立旦妃劉氏爲皇后 以旦長子成器爲皇太子
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 滕王元嬰薨 以韋弘
敏劉禕之同三品王德真爲侍中 武承嗣請太后
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
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
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
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 武后殺
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李
景諶郭待舉罷 以崔詧常方質同平章事 僭作
大雲經言唐第令武氏當王天下改國號周遂僭號
而篡唐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 自是太
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遷令太子賢自
殺 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廟號高宗 李敬業等被
貶時武氏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敬業乘
其衆憤之機至揚州會衆反以討武氏復唐室爲
名時駱賓王亦被貶乃制檄天下以彰武氏之惡使
天下共伐之其檄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
實寒微昔充太宗才人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
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
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
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
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寰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檄傳至長安人以檄於太后太后
赧然惶愧無措強謂之曰誰所作也左右曰駱賓王
后曰有如此之才使之流落不能用宰相之過也
二月辛巳日赤如赭 七月有彗星于西方長丈餘
至八月不見 九月有星如半月易于西方 溫州
大水流四千餘家 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 新豐
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 又咸陽礼馬生石
大如升上微有鹿毛 酷吏丘神績家狗生子皆無
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此武氏慕唐
之妖也

乙酉 嗣聖二年 武氏垂拱元年 遷廬陵王于均州 修
白馬寺 突厥寇代州 鄠郡人名馮小保者賣淫
藥於市初與千金公主通公主私薦於太后幸之自
是出入禁中無度醜聲聞於外者久乃令小保削髮
爲僧更名懷義始僧人學佛者戴紅氊毛帽曰迲笄
皆衣西胡佛氏之衣以紅氊爲披衫名氅哈剌遇禮
佛見尊長皆肉袒其右去其帽跣其足以表髡形謝
過之禮改僧衣爲大袖直裰偏衫令僧尼皆穿之使
其不辯男女僧之壓扮自此始號曰淫衣常乘御馬
出入宮禁乃令宦者十餘人侍從之遇市人不能避

者則絶綫之遇道士則□其髮遇朝貴宰相皆令匍
匐於地下敢仰視皆武三思為之親執鞭鐙
為之僮僕懐義視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之為僧
縱犯其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以法繩其黨衆懐
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蘇良嗣奏云昔
太宗時有羅黒、善弾琵琶太宗奄之使教宮人今
懐義又出入禁中臣請奄之庶不乱宮表奏不荅醜
聲日甚考夫北魏之季明北齊之後主太后皆崇尚
胡教造寺度僧令尼出入宮禁夾帯男僧不辯女男
乃以僧曇謨最入內幸之通宵不出與之親愛尤甚
諸僧皆称最為太上皇常又以少年男僧為尼出入
宮中與之淫乱帝入朝見二尼立於太后之側帝悦
之至夜召而幸之皆男子也遂殺之其醜聲傳於萬
古矣其武后不戒前代之失豈可造寺度僧不免有
醜聲豈不蓋人其廢人之家尚忌僧尼不許入人家
必有内乱之事其不辯男女故也雖真尼僧人亦不
信況武后以尼常出入宮禁不無夾帯男僧以為淫
乱者乎其孝明乃為尓朱榮領兵渡河殺幼主太后
皆剖其腹沉于河北齊之後主同太后皆為宇文覺
所殺奪其國而亡爲背天道而事胡神天之報施有
若是乎　開告密之門命鑄銅為匭命正諫補闕拾
遺一人掌之　武氏鑄大儀置北闕以岑長倩為内
史　武氏頒垂拱格　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以裴居道為内史蘇良嗣為納言　以常侍僧魏玄
同同三品　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
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

言常鬱、有帝王氣、中宗嘗於池上結綵為樓宴侍
臣泛舟戯象以厭之　二月辛未朔日蝕　四月癸
未辰星犯東井北轅辰星為廷尉東井為法令失道
相犯也　十二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
戊戌
嗣聖三年　武氏垂拱二年　帝在房州　太后下詔
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
臨朝稱制　以岑長倩為内史蘇良嗣常待價為左
右相常思謙為納言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七月魏
州地出鐵如船數十丈　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
臺鄉大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
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氏以為休應名曰
慶山改新豐為慶山縣臣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
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
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
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
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
外
刻
嗣聖四年　武氏垂拱三年　帝在房州　封皇子成
美為恒王　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
明要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
奏之太后不悦　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　以裴居
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　突厥寇朔州后遣人擊
之　揚初成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
覺伏誅　封隆基為楚王　隆範為衛王　隆業為
越王　六月朔日蝕　七月乙亥京師地震　是月
冀州雌鷄化為雄　天下飢

戊子
嗣聖五年　武氏垂拱四年　帝在房州　立崇先廟以饗武氏祖考帝大隱奏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乃止　狄仁傑奏毀淫祠　太后潛謀革命其唐子孫韓王元嘉等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忌之潛謀欲除之元嘉等知欲戕除唐李氏子孫諸王皆危不自安密有匡復唐之宗社之意太后既立乃詔唐子孫朝明堂諸王會而殺之諸王相驚曰以朝明堂之名欲盡收我李氏子孫誅之乃各起兵欲匡唐室不果后遂大殺唐宗室　武氏拜洛受圖　作神皇三璽　毀乾元殿作明堂天堂以懷義監造拜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六月丁亥朔日蝕　七月戊午地震　八月戊戌地震

己丑
嗣聖六年　武氏永昌元年　帝在房州　以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將兵討突厥　以武承嗣為納言殺光輔為內史尋殺之　殺唐宗室鄭王璥等六人次南王煒等十二人　周興請除唐宗支玉牒　懷義得幸雜以尼僧出入衣偏衫直裰之衣使之不辯男女乃以女僧之名皆男僧出入禁闥醜聲聞於外百盛　大享萬象神宮武氏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　始用周正自名曌改詔曰制　除唐宗室屬籍　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皆有聲隱隱亦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張村居民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有草木宛然明州松州皆有雌鷄化為雄以應武氏篡亂之兆

庚寅
嗣聖七年　周武氏天授元年　帝在房州　武氏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始稱皇帝以睿宗為皇嗣更姓武氏載初又改天授元年　侯思止誣告豫章王亶貞與舒王元名謀反族滅　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所構流儋州尋賜死以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武承嗣告上金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耶至皆殺之并誅其子及支黨　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及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武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西突厥入居內地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御史傅遊藝以諂媚取幸於太后上表為今太后以武氏君天下當去唐號改國號周賜皇帝姓武太后假不納實喜之而進遊藝為給事其百官軍民見武氏勢壹其宗室及四夷共六萬人皆從遊藝所請太后許之乃大赦天下以唐為周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姓武氏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以武承嗣為魏王武三思為梁王武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　三月蘇良嗣卒

辛卯
嗣聖八年　周武氏天授二年　帝在房州　鑄大鍾置北闕　徙關內民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武承嗣使洛陽人王慶之帥數百人上表請立為皇太子武氏以其祖宗配饗上帝　立神勣以罪誅有告周興與神勣謀后使俊臣鞫之興與俊臣方對食

俊臣謂興曰囚若不認其罪以何法治之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炙之令囚入於甕中何事不認俊臣乃索大甕如興所言置火炙之俊臣起謂興曰太后有旨兄有罪令推之請公入甕興惶懼認罪法當死赦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　追復李君羨官爵　因釋氏勸武氏革唐之天下為武氏之天下勸武氏為帝殺唐之子孫以安武氏為之有功乃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僧道之称古以道為先沙道釋二教因僧革唐命有功稱僧道以僧為先先僧而後道自此始狄仁傑曰道在於先天地之前僧在於乱世亡漢之後道者天也佛者鬼也豈可以天下於鬼乎后不听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遣使存恤諸道　夏四月朔日蝕

壬辰　嗣聖九年　周武氏如意改長壽元年　帝在房州　奄尹進少年巨壯者年三十而無妻后幸之弗就乃養於宮中值盛暑后方新浴卧於圓殿少年見而后幸之封少年為如意君改元如意　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試官自此始　来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貶為縣令　周築神都外城　武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武氏听户婢團兒所譖殺豫王妃劉氏　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假為于闐王　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内附分置十州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武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叔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周更以九月為社　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四月洛水溢漂民居四百餘家　七月汾水溢漂民居五千餘家　八月河溢壞河陽縣　江淮旱飢禁天下屠殺採捕

癸巳　嗣聖十年　周武氏長壽二年　帝在房州　有告皇嗣潜有異謀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安金蔵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蔵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　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　恒王成義為衡陽王　楚王隆基為臨淄王　衛王隆範為巴陵王　趙王隆

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裴匪躬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　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　饗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　武氏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禁人間用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萬象神宮側檉杉皆変為柏　棣州河溢流二千餘家　九月朔日蝕

甲午　嗣聖十一年　周武氏延載元年　帝在房州　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遣鷹揚衛大将軍李多祚擊破之　以懷義為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太后作天堂日役萬人疲費億計府蔵為之空竭懷義度壯士有力者為僧滿千人御史周矩以其有奸謀請治之

太后止令將力士等千人流徙懷義不問又命殺牛
取血畫胡神像其身高二十丈計二百尺言懷義刺
膝血所畫者張於天津橋為衆觀之時醫人沈南璆
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妬之乃密舉火燒天堂延及明
堂盡皆灰燼大風裂其胡神血像數百段后亦知懷
義所燒乃掩之其懷義妬太后幸南璆外揚言太后
之淫穢甚於醜惡后知之欲殺之不果　武承嗣等
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武
后加越古之號又加慈氏之號　以杜景儉同平章
事　冬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
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
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河內有老尼
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

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來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生
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知己二百年矣容
貌愈少武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擢為正諫大
夫同平章事後知其詐以妖遣之　武三思帥四夷
酋長請鑄銅鉄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
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
不能足賦民間銅器以足之　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九月壬午朔日蝕
紀嗣聖十二年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
初明堂改成武氏命懷義作鐵鑄大像其小指中猶
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　懷義用財如
糞土每作無遮大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
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
有　又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綵為
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湧出　更造明
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　又鑄銅為九鼎及十二神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懷義日益驕恣寵衰乃妬沈
南璆之幸言后淫穢醜惡於外武后惡之使建昌王
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作天樞高一百五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
騰雲承露盤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后
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　突厥默
啜遣使請降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以蕃冠臨
洮周遣兵討之　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優游
巖壑與民無異　正月丙申夜明堂火　二月己酉
朔日蝕

帳嗣聖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元年
帝在房州　武后發神都封神嶽禪于少室　僧
澄惠表乞請焚老子化胡經勅命成均監弘文館學
士劉如璿等諸儒考其虛實議其可否學士劉如璿等
以大唐實録及皇唐玉牒宗支譜系二書俱載于闐
國西五百里有毘摩迦藍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又
括地誌四夷部及劉宋雲南行記隋史西域傳諸書
並見毘摩迦藍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其化胡成佛
是實經存本旨庶望流行　欲崇胡教乃效梁以義
學生劉為編捏因果[illegible]化衆倡每一人一日要因果
十件入於釋藏如法苑珠林之類是也其中多減中
國之道而誇誕西胡之佛教　明堂上施金塗鐵鳳
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群龍捧之　嘗

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陷營州 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

突厥冦涼州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 突厥默啜請爲武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户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 周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明堂尉吉頊誣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令武懿宗推之殺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黨千餘人 十一月乙丑歲星犯司怪

丁酉 嗣聖十四年 周武氏神功元年 帝在房州 突厥默啜冦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

城中無應其意者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與之通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武后常傅朱粉衣錦綉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又奪沈南璆之寵醜聲尤甚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帯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 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此小人無恥者甚矣 周以王及善爲内史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李嶠知天官選事

三月括州水壞民居七百餘家 是歲安國獻两首犬其首者元首之象犬者畜類至賤之物也以應武氏篡唐之兆

戊戌 嗣聖十五年 周武氏聖曆元年 以中宗爲太子還居東宮以睿宗爲相王 以蘇味道魏元忠同平章事以武攸寧同三品 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每從容言於武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武后夢大鸚鵡两翼皆折言於狄仁傑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两翼振也 以太子充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夏四月朔日蝕 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関 八月懷州河溢河

千餘家

己亥 嗣聖十六年 周武氏聖曆二年 帝在東宮 武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請代太后命太后享賞之 婁師徳卒 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武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武后幸嵩山過緱氏謁昇仙太子廟 吐蕃賛婆弓仁降周 太子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以武三思狄仁傑爲内史王及善爲文昌左相 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陽壞天津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熒惑入輿鬼 八月丁巳楊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庚子 嗣聖十七年 周武氏久視元年 帝在東宮 復用夏正 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等十數人

李為名臣　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　天
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泣謂曰臣今遠離
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武后命之坐問之頊
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
半為王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
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
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安也武后曰朕亦知之然
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
邀車駕觀葬舍利武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
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
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小路險狹不容侍衛非
萬乘所宜臨也　武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
年不成所費巨萬　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
武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
詩以美之　武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
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
右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爭寵醜惡不恥求
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　武后遣將軍
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
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　武氏造大像使天下僧尼
日出一錢以助其功　武后復以正月為歲首　狄
仁傑卒　三月大雪　是月辛亥鴻州大水漂千餘
家　五月己酉朔日蝕　八月壬子平州火燔千餘
家　十二月甲戌晦熒惑犯軒轅

辛丑
嗣聖十八年　周武氏改大足又改長安元年　帝在
東宮　以成州言佛跡見改元大足　以李迥秀同
平章事　以崔玄暐為天官侍郎以郭元振為涼州
都督　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
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
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
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
諛之士也武后為之罷朝　時有獻三足牛者宰相
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
政教不行之象也武后為之愀然　郡王重潤啓武
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武后令杖
殺之　春河南諸州飢

壬寅
嗣聖十九年　周武氏長安二年　帝在東宮　周設
武舉　突厥寇鹽夏遂寇幷州　吐蕃遣其臣論彌
薩來求和　張昌宗賜爵鄴國公　蘇安恒上疏有
曰陛下貪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顏見唐家宗廟
等語疏上亦不之罪　八月辛亥朔南六州地震
九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熒
惑犯五諸侯

癸卯
嗣聖二十年　周武氏長安三年　帝在東宮　周改
文昌臺為中臺　以唐休璟同三品　遣使以六條
察州縣　吐蕃遣使獻馬千疋金二千兩以求婚
新羅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魏元忠
妄奏張昌宗張易之兄弟不堪任事會武后不豫昌
宗恐后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謀反密引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之張說面折其詐乃曰臣豈不知今
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
冤魂不敢誣之耳武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

之　三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寧州大水溺殺一千
餘人　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既
甲辰嗣聖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帝在東宮　以
崔玄暐張東之同平章事　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
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毀三陽宮以其材作
興泰宮於萬安山　徙平恩王重復為譙王　復稅
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
檢校糜費巨億李嶠張庭珪上疏罷役　以神都副
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為容司禮
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
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被
紫袍高麗舞舉坐大笑　因武后幸張昌宗時人或
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
蓮花似六郎耳　突厥默啜既和親始遣淮陽王武
延秀還　武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
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
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
入　武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武后疾篤恐禍及
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有人為飛書及牓其書於通
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及武后皆不問　許州人楊元
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有天子相
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宋璟等鞫之事未畢
武后遣中官特敕赦之　正月壬子日赤如赭　八
月瀛州水壞民居數十家　九月霖雨陰晦至于神
龍元年正月止　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
乙巳神龍元年　張東之等討武氏之亂中宗復位尊武氏

為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唐改元神龍大赦天下是
歲武氏死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桓彥範等詣東宮
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武后寢在迎仙宮柬之
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
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
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制
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　尊祖考老子為玄元
皇帝　立妃韋氏為皇后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
母崔氏為妃　以楊再思祝欽明同三品　以武三
思為司空武攸暨為司徒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桓彥範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韋后干預朝政
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有曰自古帝王未
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
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
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
國政　追復武氏所誅唐諸王妃公主駙馬流竄子
孫官爵　先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
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
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
數微行幸其舍　上官儀之女婉兒武后時沒入掖
庭帝即位拜為婕妤用事於中武三思通焉故黨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后或與三思雙陸而
居傍為之點籌三思遂與韋后通　術士鄭普思尚
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帝所信以墨勑以普思
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遷周廟主於西京仍

避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上官婕
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
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
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群臣上尊號　東都白馬寺鉄象頭無故自落於殿
門外　三月癸巳熒惑犯天田　乙酉睦州大風拔
木　崔玄暐封傳陵郡王大風折其輅蓋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四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以水災求
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
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　七月辛巳熒
惑掩氐西南星
神龍二年　置十道巡察使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
州凡二千餘人宦者超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
千人　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制太平公主各開
府置官屬　賜閻鄉僧萬回號法雲公　以突騎施
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
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
祭酒同正　葵武后於乾陵　秘書監鄭普思納其
女於後宮因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乱事覺流儋州
餘黨皆伏誅　突厥默啜寇鳴沙原會等州　車駕
還西京　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從一舊名懷貞避
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
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
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閏正月丁
卯月掩軒轅星　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星墜地色
如水有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

二月丙辰有流星聲如頹墻光燭天地　是月乙巳
黄霧四塞　越州雨毛　四月辛丑洛水溢溺死數
千人　六月夜天星散落如雪　九月壬子熒惑犯
左執法　己巳月犯軒轅右星　十月陳州李花開
鮮茂如春　壬午有彗星于西方　十一月辛亥月
犯昴　戊午熒惑入氐　十二月丁酉熒惑犯天江
景龍元年　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
喜制復武氏崇恩等廟　吐蕃遣使入貢　武三思
上官婕妤武崇訓謀廢太子不果太子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引兵索上
官婕妤兵敗為左右所殺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
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　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
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
公主與太子重俊通謀命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
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羅織害之乎吴
兢上疏其畧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
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乱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
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
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帝遂寢相王竟
免　帝后並加尊號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
三品至忠上疏有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
公器為私用上不听　僧慧範於東都作胡神像府
庫為之虚耗詔削其官爵　六月丁卯朔日蝕　是
月丁卯陜州雨土　七月郴州大風發屋拔木　八
月宋州大風拔木壞屋舍　九月有赤氣竟天其光
燭地三日乃止　十月丙寅太白熒惑合于虚危

十一月丁丑雨土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蝕之
景龍二年戊申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
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迦葉志忠上桑條
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　每
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優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
數人而已　上官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
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安樂公主奪民田作定昆池
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漢以勝昆明故名
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
正視傍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　安樂長寧公主及
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及諸宮官皆依勢用事
納錢度僧尼　帝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
兆辛替否上疏諫畧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
足經邦則殷周以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
以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出謂人曰棄天道
從胡教其喪不出三年越二年帝后弑帝　突騎施
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　駙馬武崇訓卒
安樂公主更適武延秀　以張仁愿同三品　勅中
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
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
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一但唯、拜謝俄而
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
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
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
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　春滑州韋城縣民家雞
有三足　二月丁酉有星孛于胃昴間胡分也　是
月癸未有大星隕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雊　八月
壬辰有星孛于紫宮　是月甲戌黃霧昏濁不見
景龍三年己酉東都造聖善寺為武后追福　帝數與近
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或舞渾脫或舞黃
麞或誦婆羅門咒效道士上章無道之極　時政出
多門濫官充溢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務
取崇麗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
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搆隙
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　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
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帝自送至始平公主吐蕃
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帝幸韋嗣立莊舍以嗣
立與周髙士韋夐同族賜爵逍遙公　以韋巨源宗
楚客紀處訥等為左相僕射同三品監察御史崔琬
對仗彈楚客等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至是
楚客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
琬與楚客結為兄弟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帝微行買梨賣者曰相你不是喫鵞梨的口帝笑曰
漢子臭牛牢収取相書　召近臣觀燈侈靡亦甚
宮中作宮肆令宮女作市人張鋪發賣物件命公卿
為買物者於鋪內令與宮人爭價出褻狎不道之語
帝與后大笑為樂　又令宮女不穿褻衣於河兩岸
以五色繩兩岸爭奪扯之扯脫者宮人皆跌倒露其
裸體大笑之以為樂此無道之極豈足以承唐運哉
不五年而亡　正月丁卯黃霧四塞　六月庚申日
色紫赤無光　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

七月澧水害稼　九月鄧州水壞民居數百餘家
十一月甲寅日入後昏霧四塞二日乃止
庚戌 景龍四年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
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而多不歸者　帝宴
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
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上與后妃公主御梨園臨觀大笑　幸隆慶池　郎
岌上言帝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
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
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
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
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
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於神

龍殿　葬定陵　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
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
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

睿宗

名旦　高宗子中宗弟　以與王入繼大統　因子
之功　享國不久　彗星見乃傳位　在位三年
改元者二　景雲二　太極改延和又改先天
景雲元年　帝即位以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
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罷官有差　廢重茂
復為溫王　立隆基為太子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
戶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等官爵　罷斜
封官　以武氏復前為太后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

爵謚斲棺暴屍平其墳墓　譙王重福為帝后陷貶
帝即位徙集州　因張靈均說入討　兵敗溺死
以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於
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有曰道釋二家
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
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
為之置觀不宜過為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
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　姚州蠻反
辛亥 景雲二年　突厥默啜遣使請和　以張說郭元振同
為平章事　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
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
懷貞等結為朋黨欲危太子事覺貶蒲州安置未幾
詔還京師　置十道按察使　以韋安石郭元振等

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以興昔亡可汗阿史
那獻為招慰十姓史　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
陰陽數術尋許還山　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授中
枯死至是復生　正月甲戌并汾絳三州壞廬舍壓
死人衆　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熒惑入東井
壬子 太極改先天元年　益州獠反　赦天下改元延和
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平章軍國重事　正月辛卯
有流星出太微至相滅　六月幽州都督孫佺討奚
契丹出師之夕有大星隕于營中又師兵襲奚入賊
境有白虹垂頭于門　淮南偃師縣李村村有震電
入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
井廁相通或衝塚墓擲出平地無損　京師朝堂磚
下有大蛇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

與關戲而蛇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　九月朔日蝕
冬京師岐隴幽州饑　洛陽市有牛左脇有人手
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玄宗

名隆基　睿宗子　以臨淄王入繼大統　不鑒曹
騰家養子操丕之篡漢而又用高力士以梯亡漢之
階終至亡唐　爲宦官李輔國以兵幽之　在位四
十四年　改元者二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五　彗
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遂
傳位於太子玄宗即位
開元元年　起鰲山燈棚　御樓觀燈　太平公主擅

權用事伏誅　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
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
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損
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
止　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
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奚契丹二萬騎寇漁
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沙陀金
山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求和　以高麗大祚
榮爲勃海郡王　罷修大明宮　李千里引進裴光
庭前二奄奴一曰金剛一曰力士乃馮盎之曾孫既
入内中常侍高延福養爲己子冒姓高遂爲監門將
軍知内侍省事四方奏請先省後進小事專決於是
啓奄竪用事而梯亡漢之階　增宦者名數除三品

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奄竪之盛自此始
姚崇爲相　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
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黄門省侍中爲監　帝幸新豐
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里
改官名
甲寅 開元二年　選樂工爲梨園子弟　爲長枕大被與兄
弟同寢　焚珠玉錦繡　作興慶宮　作花萼勤政
務本等樓　造寺度僧張廷珪袁楚客上疏曰中宗
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偽妄富户強
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
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
是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上從之
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禁鑄佛寫經　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以薛訥同
紫微黄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破之　突厥同俄圍北
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　毁武
氏天樞　罷員外檢校官　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
刺史　以訛言出宮人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爲鄭王嗣謙爲皇太子　勅諸
州修常平倉法　正月原州獻肉角羊　二月朔日
當食不食　五月乙卯晦有星西北流或如甕或如
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盡搖至曙乃止　壬
子又兩禁京城門　六月京師大風發屋大木拔者
十七八　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乙卯 開元三年　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黄門監　人称
伴食宰相　以馬懷素爲侍讀侍以師傅之禮　遣

辭訥討突厥　西域八國請降　以突騎施部將蘇
祿爲金方道經畧大使　七月朔日蝕　河南河北
大水　山東大蝗
丙辰開元四年　其年上皇崩　葬橋陵　以宋璟蘇頲爲
相　上嘗遣宦者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
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
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
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
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鵁鶄鸂鶒曷足
貴也上手勅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放其鳥　有胡
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
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上
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
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
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
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
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
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
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以
鄭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
降　遷中宗於別廟　罷十道按察使　山東蝗大
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
修德以禳之　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與黑蛇
鬪白蛇長六七尺吞黑蛇入腹口眼血流黑蛇長丈
餘頭穿白蛇腹出俱死　安國都護府江中有大蛇
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源盡死
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江水皆臭以應閹豎始盛
唐亡之兆見於此　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數百艘
山東蝗食稼聲如風雨
丁巳開元五年　行享祀于太極殿　行幸東都　太廟四
室壞　以明堂爲乾元殿　契丹王李失活入朝
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詣訪
逸書　正月戊辰昏霧四塞　六月甲申鞏縣大水
壞城邑損民居數百家　河南水害稼　十一月乙
卯定陵寢殿火　洪州潭州災延燒署州等州
戊午開元六年　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　河南參軍鄭銑
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並罷官度爲道士　吐蕃
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　禁惡錢　始加賦以
給官俸　帝還西京　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
禮
己未開元七年　勅五服並從禮傳　徙宋王憲爲寧王
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
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帝聞張氳居古洪崖
自號洪崖子得五童從之乘青驢訪崑崙遊終南太
華之間神異變化出有入無人莫能測帝知其異人
也屢召而至帝曰聞先生善長嘯願聞之氳乃發一
長嘯聲徹九霄天籟振響欲留之爲司徒氳曰陛
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跡巢由帝許之還山氳
指帝禁中一白騾云此千歲雲精也帝賜之　五月
朔日蝕　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
庚申開元八年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復置十道

按察使　朔方節度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户突厥復
寇涼州　溼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三月庚午太
白犯東井北轅　五月甲子太白犯軒轅　夏契丹
寇營州發關中卒救之宿澠池之缺門營穀水上夜
半山水暴至溺死萬餘人　六月庚寅夜京師興道
坊一夕陷為池民居五百餘家皆沒不見　鄧州三
鵶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蛇大
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雷雨漂溺數百
餘家　九月朔日蝕

辛酉開元九年　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突厥遣使求
和　勅舉縣令　蘭池州胡康待賓反王晙等擒斬
之　以張說同三品　造新曆及黃道游儀　吳兢撰
武后實錄直書其事　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

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
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
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
不可勝紀盡皆族誅汝曹勿効當永為後法　七月
丙辰揚州潤州暴風發屋拔木　九月朔日蝕

壬戌開元十年　幸東都　制增太廟為九室　安南亂遣
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
破之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悉罷諸兵
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户
召募壯士充宿衛　帝始以臨淄王起兵以誅韋
后太平公主以定內難為名非反而何雖有功於唐
室後帝即位亦以此心而疑忌宗親雖長不令出閤
致天下有幽閉宗親斲傷骨肉之譏　九月辛酉伊

水溢毀東都城南隅平地深六尺　六月博州棣州
河決　伊汝水漂溺數千家

癸亥開元十一年　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上北
狩祭后土于汾陰　置麗正書院　尊獻祖懿祖祔
于太廟　始置長從宿衛　十一月丁卯歲星犯進
賢

甲子開元十二年　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
定賦役融乘驛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
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揮然後處決　帝如東都
群臣請封禪　廢皇后王氏　五月太原獻異馬
駒兩脇各十六肉鬃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十月壬辰流星大如桃花色赤黃有光燭地　十一
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東北流長數丈蛇形屈曲碎
光迸出

乙丑開元十三年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　祀昊天上帝於
泰山之上　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　更命
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　車駕還幸孔子宅　選諸
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禁錮酷吏來俊臣子孫　更
集仙殿為集賢殿　禁奏祥瑞　作水運渾天　分
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五月辛酉河南許儒豫陳
汝唐鄧等州大水害稼

丙寅開元十四年　命張說修五禮　更立契丹松漠王李
邵固為廣化王一從甥女陳氏為東華公主妻之
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成安公主女韋氏
為東光公主妻之　邕州封陵獠反遣內侍楊思勗
討之　以李元紘杜暹同平章事　六月戊午大風

拔木發屋端門鴟尾盡落端門號令所從出也　秋
潤州大風自東北海濤沒瓜步　秋天下州五十水
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壞衛鄭滑汴濮人或
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　魏州河溢　十月己未日
赤如赭　甲寅太白晝見

卯開元十五年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　作十
王宅以居王子百孫院以居諸孫　命妃嬪以下宮
中育蠶以知女功　五月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餘
溺死者無數壞同州城市及馮翊縣漂民居二千餘
家　七月鄧州大水溺數千人　是秋天下州六十
三大水害稼及居人廬舍河北尤甚　八月澗穀溢
毀澠池縣　冀州河溢　衛州災延燒三百餘家州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至火即發

辰開元十六年　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行開元
大衍曆　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以張說兼
集賢院學士　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制戶籍三
歲一定分為九等　杜賓客破吐蕃于祈連城　以
蕭嵩同平章事　有御墨曰龍香劑一日硯上有小
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也
九月關中久雨害稼　河北飢

巳開元十七年　宇文融以聚斂得幸　以生日為千秋
節　信安王褘攻吐蕃拔石堡城　限明經進士及
第每歲無過百人　禘于太廟　復置按察使　杜
暹李元紘源乾曜罷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蕭
嵩兼中書令　禁私賣銅鉛錫

午開元十八年　寵任宦豎往、為三品將軍施棨戟奉
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
千緡由是京城郊畿田園參半皆奄人矣　京師閭
竪武將競治第宅亭館臺榭樓閣窮極壯麗時號木
妖天下將乱盜賊並起亡國失土徵也　令百官休
日選勝行樂　築西京外郭　以忠王浚領河北道
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吐蕃遣使入貢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二月丙寅大雨雪
俄而雷震左飛龍廄災　洛水溢東都千餘家　六
月甲子有彗星于五車　癸酉有星孛于畢昴

未開元十九年　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
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周但未得客上
曰朕為爾召客必宋璟也璟最剛直承詔至其宅就
酒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以詩書賜吐蕃　躬

耕於興慶宮側　幸東都　洛苑中洛水　令兩京
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　高力士用事凡四
方表奏皆先至力士而後上奏小事則自決之勢傾
內外文武群臣有無耻者如程伯獻馮紹正與力士
結為兄弟阿附以求重用賄賂爭求浸潤者日夜不
止其門如市積金帛巨萬力士乃娶瀛州呂玄晤女
為妻勢全人行溢甚於醜惡乃擢妻父玄晤為少卿
子弟皆為王傅呂氏不勝而死其爭致祭者自第至
墓車馬不絕為世非常之妖唐亡之兆始於此　六
月洛水溢溺千餘家

申開元二十年　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率海
賊冠登州　宴百官於上陽東州醉者賜以衾褥肩
輿以歸相屬于路　遣信安王褘將兵擊奚契丹大

破之　祀后土於汾陰　二月朔日蝕　八月朔[illegible]
蝕
癸酉開元二十一年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凡事爭諫
左右曰自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曰吾
貌雖瘦天下必肥　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
擢用　罷韓休蕭嵩以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蓬州枯楊生李枝有
實　七月朔日蝕
甲戌開元二十二年　帝幸東都　上発麥於苑中　置病
坊以養貧者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
及可突干　高力士乃裴光庭之家奄奴也光庭妻
常與李林甫通光庭死其妻銜哀祈於力士求以好
夫林甫代其夫位為相　帝聞恒州條山有異人名

張果者往来汾晋間有長生之術歷數百歲常乗一
白驢日行萬里止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欲
乗之以水噀之復成白驢太宗時召不起則天時召
之佯死時值暑月乃腐爛虫蛆皆出人信以為真死
矣後復出於恒山帝復遣通事舍人盧重玄賫璽書
往迎之至京帝問神仙之事果不荅問其生年曰臣
生於堯丙子歳也貌若六七十許善息氣累日不食
喜嗜酒上賜之果曰臣飲不過二升臣有一弟子可
飲一斗帝喜召之俄有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
若十六七美姿容[illegible]雅淡言辞清爽礼貌臻備帝
命坐果曰弟子[illegible]不可賜坐帝以一斗酒飲[illegible]
不醉果曰不可[illegible]有所失致龍顔一笑[illegible]
[illegible]以酒[illegible]出冠子[illegible]

為一酒榼上及嬪御皆驚笑道士乃失[illegible]上有
字乃集賢院之酒榼也帝以酒貯之[illegible]一斗帝有
道士名葉靖者善知歷数明鬼神通[illegible]之道帝問葉
靖曰果何人耶靖曰臣知之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
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上許之靖曰乃混沌初
分時白蝙蝠精也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而死帝
乃免冠跣足救之果曰此児多口不責恐泄天機上
哀求之果以水噀其面靖復活乃起帝亦神之謂義
皇上人也詔圖形於集賢院後遣使送歸恒山　其
僧人皆學風水或星命或風鑑或醫藥[illegible]孔氏之文
老氏之旨皆借中國之玄秘以扶其教命禁華止
許學西胡之法朱文公所謂道家寶藏盡為釋氏偷
去誠實論也　西蕃僧持人頂骨入中國為佛之頂

骨蠱惑男婦取財利於都城識者曰既是佛骨佛亦
有死與人同也何以為之神物者乎　其僧人皆以
象駝之骨刻作齒指以血竭熬成膏塗之於上以娑
羅門之堅固石粘之為佛之齒指悉令禁革　二月
壬寅秦州地震西北隱々有聲拆而復合經時不止
壞廬舍殆盡壓死四千餘人　八月榆関蝦蟆虫害
稼入平州界有群雀来食之一日而盡　清夷軍黄
帝祠古井湧泉　秋関輔河南州十餘水害稼　十
二月朔日蝕
乙亥開元二十三年　躬耕籍田　宴群臣於五鳳楼集音
樂較勝負　册壽王妃楊氏　閏十月朔日蝕
丙子開元二十四年　突騎施冠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
張守珪使討撃使安禄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

新之帝惜其才赦之　初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
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無子禱於軋犖
山及產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
節度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
遂字軋犖山父死母携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
安祿山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帝還西京
張九齡獻千秋金鑑錄　賜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罷張九齡相李林甫

丁丑 開元二十五年　置玄學博士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
經法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募丁壯
長充邊軍　詔選宗子補官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楊洄譖殺太子瑛鄂王瑤
光王琚　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豳國公　新

羅王子承慶襲王願求入中國大學讀書學中國之
禮制為中國附庸　蕭仙高薦牛仙客為相御史周
子諒劾其不才濫登相位不可任乃引讖書而証之
旨在天后朝有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
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兩角犢子者牛也必有牛
姓于唐祚帝不聽乃責子諒於襄州　吳大帝孫權
之十代孫曰孫智凉者隱於洪都之高安修黃老之
道煉氣養形年一百二十歲猶如三十歲人帝迎至
京師問何術至壽智凉曰山居食果飲水度流年而
已不食烟火食故壽問以治國之道對以聖人之道
在心不在他求時亢旱命智凉祈雨令出而雲雨隨
至帝知其真人也乃送歸豫章　五月淄州棣州河
決　六月壬戌熒惑犯房

戊寅 開元二十六年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冊南詔王
為雲南王　作行宮於兩都間　置神武軍　立忠
王璵為太子　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宮垣歷北斗
魁旬餘因雲陰不見　癸巳京師地震　九月朔日
蝕

己卯 開元二十七年　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
可汗骨啜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弟子皆為公侯伯
更定禘祫之制　二月澧表江等州水　七月辛
丑熒惑犯南斗

庚辰 開元二十八年　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　以蓋嘉
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立寘賀達干為突騎施可
汗　張九齡卒　三月朔日蝕　六月吐蕃圍安戎
城斷水路城東山鳴石圻湧泉二　十月河南郡十
三水

辛巳 開元二十九年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
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　吐蕃入
寇陷石堡城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亳州玄元
皇帝祠枯樹復榮　玄元皇帝祠九井汲一井水九
井水皆動或涸復湧至清　七月河南河北郡二十
四水害稼　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水堰折

壬午 天寶元年　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穿三門運渠　群
臣上尊號　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
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
臺傍求得之　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
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帝遣使徵張果其徒云
果已卒葬之久矣使乃發葬開棺視之棺空帝命立

栖霞觀　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　安祿何布思
来降　七月朔日蝕
癸未天寶二年　安祿山入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　追尊
老子父爲先天太皇皇爲德明皇帝　帝好鬪雞
賈昌七歲爲雞坊五百鬪雞長識者以爲帝乙酉生
屬雞喜鬪乃兆亂之象　六月東都應天門觀災延
燒左右延福門經日不滅
甲申天寶三載　改年爲載　海賊冠台州遣河南尹裴敦
復討平之　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
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双上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　葉靖以幻術
邀帝遊月宮見素娥名玉環仙迎因見壽王妃貌類
名同乃納之　因遊月宮聽大樂名曰紫雲曲默記
之歸作霓裳羽衣曲　李白與吳筠於翰林待詔見
賀知章於紫極宮知章知其李白乃謫仙人也薦於
帝　上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
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
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
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正月庚戌日暈五重　是月月有紅氣如垂帶
閏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有聲　青州
紫虫食田有鳥食之
乙酉天寶四載　宮中立壇爲百姓祈福以草黃素置案上
俄飛升天聞空中神語曰聖壽延長　冊韋昭訓女
爲壽王妃　冊壽王妃楊太真爲帝之貴妃　来訪
使王鉷務刻剝聚斂以求媚中外嗟怨　安祿山奏
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勣李勣從臣求
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九月河南
淮陽睢陽譙四郡水
丙戌天寶五載　王忠嗣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
歸　李林甫嘗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
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
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
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　楊貴妃有寵每
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
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
南馳驛致之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
之第及夜高力士復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
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能進矣　以李希烈同平
章事　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隣　勅左
降官日馳十驛　五月朔日蝕
丁亥天寶六載　上慕好生之名至是除絞斬條　以高仙
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
清上還宮因病疾作晝夢一小鬼盜太真繡香囊及
上玉笛上叱之俄見一大鬼捉小鬼刳其目擘而啖
之上問大者爾何人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因武
德中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賜綠袍以葬感恩願除
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疾瘳　上欲廣求天
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
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汙濁聖
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至
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林甫乃以野無

遺賢上表稱賀　十二月以天下歳貢賜李林甫
上以禄山𤀹御史大夫禄山体充腹垂過膝比嘗
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
餘物止有赤心耳嘗命見太子禄山不拜　上嘗宴
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獨為禄山於御坐東間設金
雞帳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貴妃與禄
山叙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
妃共坐禄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拜母
而後父　王忠嗣數上言禄山必反　楊慎矜與王
鉷私語讖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
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始用禄山卒使傾
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嶺南獻白鸚
鵡呼雪衣娘貴妃教以心經記誦精熟若惧擲難有

七十八

所祼者後為鷹搏之而死盛以金棺葬苑中呼為雪
娘塚
戕
天寶七載　楊釗以聚歛驟遷　上寵任高力士愈甚
太子及諸王駙馬皆呼之為兄為翁為爺李林甫安
禄山阿附以取將相　賜安禄山鐵券　力士於室
壽寺造鐘鐘成作齋以慶之人擊一杵者施錢百緡
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鐘不擊而自鳴如
泣越數日其寺為火焚鐘亦為火溶　以貴妃姊適
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
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
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　貴妃作金訶子以掩禄山
爪傷之私　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

天寶八載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
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上遣御史中丞王鉷
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上
聖祖老子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諡曰神堯太宗
諡曰文武高祖諡曰天皇中宗諡曰孝和睿宗諡曰
玄真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命天下各置聖
祖玄元皇帝像于開元觀天下各置玄元太極太清
紫極之宮以奉之　帝以羯鼓催杏四視柳杏皆發
上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又聞琴聲以羯鼓解穢
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群臣請加尊號始禘
祫于太清宮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頗
天寶九載　關中旱西岳祠災制罷封祀　求殷周漢
後廢韓御公　封安禄山為東平郡王　賜楊釗為

七十九

國忠　貴妃復忤旨上怒送歸私第吉溫奏陛下何
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於外舍耶上
令宦官視之妃剪髮一繚而獻帝上使力士召還自
是寵待益深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
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　南詔反陷雲南郡　八月
五星聚于尾箕熒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
辨
天寶十載　上命有司為安禄山治第於親仁坊勅令
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
帖白檀床銀平脫屏風帳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飯
罌銀淘盆織銀絲筐及笊籬他物称是雖禁中御服
之物殆不及也　禄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
褓裹禄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懽笑問其
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禄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妃

洗兒金銀錢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頗有醜聲帝恐外
人以酒毒祿山賜以金牌俾勅戒酒　葛仙芝入朝
加開府儀同三司　是年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饍
羞中夜鼎躍出相鬥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廣陵大
風駕海潮沉江口船數千艘　六月大同殿前鐘自
鳴　八月丙辰武庫災燔兵器四十餘萬
壬辰天寶十一載　李林甫卒以楊國忠為相　楊國忠破
吐蕃于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　以粟帛
庫錢易惡錢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楊國忠
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帝幸
左藏以仲犀為侍御史　東京大風拔木　六月虢
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失其所在
癸巳天寶十二載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後以魏周隋

後為三恪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陳玄禮諫曰宮
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　追削李林甫官爵
甲午天寶十三載　李宓擊南詔　祿山入朝楊國忠言祿
山必反上不聽　學士李琪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
以國祚延長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
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
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
禍發不可復救何得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李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上憂雨傷稼楊
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
之然　是歲淫雨不已上問高力士曰卿可盡言對
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
言上默然　五月熒惑守心五旬餘　六月朔日蝕

不盡如鈎　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　九月閉坊
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榮明德門
壞京城垣屋始盡人亦乏食　東都瀍洛溢壞十九
坊　汝州華縣南有土塊鬪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乙未天寶十四載　教舞馬百匹嘶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
拜舞　封鸚哥為綠衣使者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
度大使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
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
久有異志今又此請其反明矣國忠見素言於上曰
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
闕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不發事遂寢　祿山
反於范陽　二月丁丑雨黃土　熒惑太白鬪于畢
昴井鬼間至四月乃伏　五月天鳴若雷　七月有

龍于南陽城西
丙申天寶十五載　祿山僭號大燕皇帝改元聖武陷長安
帝奔蜀有此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
悲悼之語　帝次馬嵬軍士不進以祿山之反欲誅
貴妃也其亂亡之禍止於貴妃一人將士乃爭殺楊
國忠復勸帝除貴妃以安軍心帝不得已乃命力士
縊殺之輿尸以示衆軍士方行　帝幸蜀霖雨彌旬
棧道中聞鈴聲悼念貴妃因為雨霖鈴之曲　初帝
獵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青城山道士徐佐
卿一日為飛矢所中乃曰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於
壁候箭主至當付之及帝幸蜀得箭始知佐卿乃中
箭鶴也　是年太子篡父位即真於靈武改元至德
尊帝為太上皇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敗之・郭子儀大破史思明復河北十餘郡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大破之獲胡兵三千人而還
天常以灾異儆帝帝終不悟其年祿山反天不告变
潞州童謠曰羊頭山北作朝堂竟莫曉其義有道士李遐周者得道之士也潛知天道默契神明先於天寶中於玄都觀廊廡題詩於壁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人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馬不歸山下鬼者馬嵬也環者貴妃字玉環也繫羅衣者縊殺也祿山未反之前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来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東清水河邊見契丹此祿山反之兆也　五月熒惑鎮星同在虛危中有大芒角大動搖

時帝已蒙塵於蜀道矣

斷曰原其高祖以臣納君之婦而亂隋之天下太宗殺其兄弟而奪其婦與其生子而亂唐之血屬高宗烝父之妾而至武氏殺唐子孫革唐為周唐祚幾絶至帝之世也奪子之婦為后納胡雛為子而啓祿山之乱用高力士以啓宦官亡漢之階此数者國本之不正已五代矣以是觀之欲為久有天下得乎其播迁於蒙塵之時不得已以魚朝恩李輔國以察軍情以開宦官專禁兵之禍乃為輔國等以兵幽帝於西内終至餒死於奄竪之手[illegible]祿山出入禁闥而有醜聲莫能致使藩鎮跋扈於外奄寺竊政於內是謂豺狼遁於藩籬而莫知[illegible]疽結於心腹而莫悟史氏斷帝溺其所可愛而忘其所可戒誠哉是言矣然後身

肅宗

名亨　玄宗子　纂父位自立胡致堂斷曰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　帝乘祿山之乱漂泊靈武六軍不進少從乃以宦官李輔國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以察軍情及其承平不能禁革乱世不得已而任斯人豈承平之所宜而不鑑風沙衛之辱齊故遺笑萬古自是代宗以昏庸之主習之以為常乃令統領禁兵啓後世殺立弒殺之禍其後十五代之君父子祖孫皆斃死

於宦竪之手身死國亡受禍之烈自有生民已来未有若是之甚者自帝始之

纂位七年　壽五十二　改元者四　至德二
乾元二　上元二　寶應一

[illegible]至德元載　祿山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吳郡太守李希言發文書以平牒永王璘璘怒乃起兵殺希言卒成禍乱朝廷以兵討之璘不得已乃叛　回紇葛羅支將兵入援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　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張巡移軍寧陵大破賊將楊朝宗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吐蕃陷威戎等軍　六月上將

至靈武㐫駐虢州驛黃埒有一婦人長大以籃携双
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為風狂遽白上潛視
擧止其婦人已止大樹下軍人以逼視者見其臂上
有鱗俄天黑失其所在及上即位還京虢州刺史
王竒光奏女媧墳於天寶十一年大雨晦冥忽沉没
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之聲曉見其墳湧出
上生双栁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遣使就
其所祭之始知向者婦人乃女媧神也　冬十月朔
日蝕　十一月辛亥朔河西地震裂有聲陷廬舍張
掖酒泉尤甚至德二載三月乃止
丁酉至德二載　祿山目瞭不復覩物性加躁急奄人李猪
兒者契丹人也祿山執而奄之使侍左右稍不如意
動加箠撻其祿山之子慶緒者因父嚴急常懼其死
乃令猪兒入帳中刺殺祿山刃剖其腹腸出數斗而
死慶緒自立有臣之欲弒君故有子之殺父此天之
報施明矣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上嘗令僧
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誦佛張鎬諫曰帝王當修
德以彌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上
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上
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安慶緒
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　賊將尹子竒寇睢陽張
巡擊走之陳留人殺子竒擧城降　賊將蔡希德圍
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廣平王俶郭子儀復兩
京　上皇還長安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　加郭子
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賜死
節之士　史思明降　永王璘兵潰奔鄱易被執自

殺　三月有蛇鬪於南陽門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癸亥大洞至甲戌乃止、四月甲辰夜中有大星
赤黃色長數十丈光燭地墜賊營中　甲子雷震乾
元殿前槐樹震耀天之威怒以象殺戮槐古者三公
所樹也　壬寅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從歲
星也罰星先去而歲星留　白霧四塞　七月己酉
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
宋燕之地　十二月歲星犯軒轅星
戊戌乾元元年　復以載為年　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上
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乃立太乙壇遣中使與女巫
乘驛分禱所過煩擾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
主歸之　以宦竪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
軍容之名自此始蓋唐自高祖開創以來傳七代一
百四十八年閹竪典兵未有是例自開闢百千萬年
亦未有是任自帝始之按通鑑發明尹起莘之跋其
畧曰宦者之蠧至是深矣宦官之權至是極矣是擧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於一奄人之手使之總
統禁兵合內外之權以歸之他時挾置朝野門生天
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此十
數語卒為後世庸君之戒又按春秋昔晉伐齊其卷
人夙沙衛後奔止以大車塞其隧一事殖綽郭最尚
曰齊雖無人豈用爾類為齊國之辱孔子作春秋有
戒於前況又以朝恩之典兵何無耻之甚也　以宦
竪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推侯希逸為平
盧軍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上皇御宣政

殿授册加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上享太
廟遂祀昊天上帝　李白因永王璘之亂為罪遷脅
上船兵敗白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遂貶夜
郎　韓穎改造新曆　鑄乾元重寶錢　立成王俶
為皇太子更名豫　郭子儀等枝衛州遂圍鄴城史
思明復陷之　三月丙戌月有黃白貫連暈圍東井
五諸侯兩河及輿鬼　五月癸未月掩心前星　六
月癸丑月入南斗魁中　十一月癸巳夜月掩昴而
暈色白有氣自北貫之　戊戌同州夏陽山徙於河
上聲如雷

己亥
乾元二年　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上祀
九宫貴神　加皇后尊號曰輔聖　以李輔國往勞
番使番使相顧曰自古人君之勞小國也必以將大

夫往勞今以家奴勞我是辱我也自是不復入貢
李峴為相具陳閹豎李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
賞其正直　荆襄妖康楚元等作亂刺史韋倫討平
之　正月癸未歲星食月在翼楚分也一曰飢　二
月朔日蝕既　丙辰月犯心中星　春飢斗米千五
百錢　四月丁巳有彗星于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
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觜觿參井輿鬼柳軒轅至右
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　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于
西方長數丈至五月乃滅　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
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双柳各長丈餘
時號風陵堆　七月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嵐州
合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濁

庚子
上元元年　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破史思明於河
陽　官豎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事覺杖死　羌渾
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　李輔國矯制迎上皇
遊西內輔國將射武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
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
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選後宮百餘
人以備洒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上皇日以
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已成疾　追謚太公望為武
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　閏四月妖星見於
西方長三丈　五月癸丑月掩昴　七月河溢秋稼
盡渰沒　八月己酉太白犯進賢　十二月癸未歲
星掩房

辛丑
上元二年　偽將駱悅縊殺史思明其子朝義即其位
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悉平　以蕭華同平章事

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加李輔國兵部尚
書　九月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
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無道昏亂之極越七月
帝崩此妖禍之驗也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
為歲首　新羅王金嶷入朝　帝朝上皇於西內
二月乙酉白虹貫日　七月朔日蝕既大星皆現
秋霖雨連月渠竇生魚　有黿聚於揚州城門上

壬寅
寶應元年　河東軍乱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賜郭子
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復以建寅為正月　太
上皇因幽閉成疾將大漸有群鶴下於庭聞神人曰
元載孔昇天無計　陛下為主遂崩葬泰陵　力士
為李輔國所譖流巫州赦還見帝遺詔痛哭嘔血而
死　楚州有尼敬隆　教之称恍惚登天見上帝賜

鎮國之寶十三枚以昌國祚群臣表賀越五日帝暴
崩其釋氏之妖妄為中國之患不祥可知矣　進李
輔國爵博陸王　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
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
謀作乱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体不可輔國聞其
謀上崩殺后而立太子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心
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罪不欲顯誅之
密令人剌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其右臂馳祭
泰陵中外莫測其家刻木首葬之　李白自金陵濟
釆石訪族人李陽水飲酣捉月入水而終時謂水解
四月代宗即帝位其日慶雲見黃氣抱日　七月
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流于東漸漫北方照耀
數十里　九月太州至陝州二百餘里河清澄徹見
底　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庫灾

代宗

名豫　肅宗子　昏乱之姿豈足以承祖宗之鴻業
天下皆為宦官程元振渐有帝尸位而已不亡何待
史謂元振以腐身熏子委寄國命唐業益衰於此
矣沉棄天道奉胡神焉能久有其祚乎　在位十七
年　壽五十三　改元者三　廣德二　永泰二
大曆十四

癸卯廣德元年　以劉晏同平章事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
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以田承嗣李懷仙
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楊綰請罷明經進士　吐蕃
入寇隴右之地皆為吐蕃所有邊將告急程元振掩
蔽不報吐蕃兵入長安帝倉惶無措乘輿播遷出奔
陝州吐蕃立廣武王承宏為帝長安城中焚掠蕭然
一空程元振欲陥帝之計至此俱露矣天下以程元
振專權悮國乃削其官爵放歸田里郭子儀以孫兵
駭退吐蕃帝還長安廣武王逃匿草野上赦之安置
華州　以宦官呂太一為廣州市舶牧商船之利其
無道也有若是乎太一因之而反縱兵焚掠郡邑廣
州刺史討平之　不鑒呂太一反復以魚朝恩為天
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総禁兵此昏乱無道之極也
五月龍門河水暴漲漂流二千餘家　群臣上尊
號　秋虸蚄虫害稼關中尤甚斗米千錢　九月大
雨水平地數尺　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
中焚舟三十餘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餘家死者數
千人

甲辰廣德二年　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流程元振於溱
州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杜
鴻漸同平章事其年縉始作胡人法事令桑門建道
場其佛法漢明帝時入中國未有建西胡齋事自帝
之世始之縉創建胡人法事建道場於大內釋氏做
齋自此始　初行五紀曆　李光弼卒　税天下青
苗錢以給百官俸　秋関輔飢斗米千錢　湖南及
河東河南淮南浙東浙西福建等道州五十五水灾
十二月丙寅自夜至曙有流星如雨　丁卯有妖
星隕于汾州以應宦豎典兵之兆

乙巳永泰元年　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平
盧將李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以懷王為留後賜

名正已　僕固懷恩死　范志誠鎮自棄　郭子儀敗
吐蕃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
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此皆
乱無道之極　三月大風拔木　京師飢斗米千錢
大曆元年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
凡論事奏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然後奏聞顔真卿
上疏論曰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辞以塞諫爭之
路臣竊為陛下惜之　以劉晏第五琦分理天下財
賦　釋奠于國子監　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天壽聖節日諸道節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駿馬
為壽常衮上言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
却之上不听以致天下取媚於上賄賂取財民不堪
命　七月洛水溢　十二月己亥有彗星于匏瓜長
尺餘經旬不見

大曆二年　宦官魚朝恩以所賜庄為章敬寺以資章
敬太后冥福有冠至則令僧誦仁王經以禳之冠去
外厚加賞賜　吐蕃圍靈州路嗣恭擊却之　七月
丙寅日傍有青赤氣長四丈餘　壬申五星並出東
方　癸亥熒惑入氐其色赤黃　乙丑鎮星犯水位
乙亥歲星犯司怪　八月壬午月入氐丙辰犯畢
九月乙丑晝有星如一斗器色黃有尾長六丈餘
出南方没于東北乃中國幽州分野　戊申歲星守
東井　乙丑熒惑犯南斗在燕分　十一月壬申京
師地震自東北来有聲如雷者三　十二月丁丑熒
惑犯壘壁
曆三年　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作盂蘭盆設

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
歲以為常以胡僧不空為國公凡入朝令列於黃冠
之上常衮曰臣聞孔子尊中國而攘夷狄今陛下為
中國之主反尊夷狄而攘中國夫堯之為君號曰天
子其天子者乃以子之事天以天為父也凡詔誥有
曰上天眷命未聞上佛眷命也又曰人君受命于天
奄有四海未聞受命于佛奄有四海也又曰天生烝
民未聞佛生烝民也今中國之人棄天道而事胡神
乃以僧為先道為後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帝曰今
人皆称僧道何以僧為先衮曰臣聞凡世之言鬼神
者鬼陰類下鬼也神陽精天神也何不言神鬼而言
鬼神豈可以鬼為先乎言禍福者不先言福而言禍
豈禍為之吉乎言陰陽而不言陽陰者陰凶也陽吉

也何以陰在前乎中國尊也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
正氣謂之華夏夷狄卑也得天地不正之氣謂之犬
戎何不先言夏後言夷乃曰夷夏何以夷狄為先耶
此數語皆以凶字為先是音順而呼也以此比類而
推之反以凶為吉可乎凡僧人之於寺也年雖幼先
入寺之一日者必列於上其後入寺年雖老者必列
於下其教門尚有先後之別況國家而無先後之理
可乎其中國之道謂道者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皆
道也始於無始之先自盤古天皇地皇人皇及伏羲
神農黃帝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世百千
萬億年矣中國上奉天道而事上帝故有天下者必
祀上帝於圜丘今道士以主祀事以祈國祚之久安
未聞有僧也其教自後漢始入今使先於盤古之先

尊於堯舜周孔其世之上其理可乎黄冠乃黄帝之
有之僧乃後漢方入比之僧家後入寺一日者尚不
敢置於前列況黄冠先於中國萬億斯年而可令於
後乎帝曰善乃可其奏令不空列於黄冠之下不空
曰佳的步子弈的衣裳用的器皿都是中國道祖黄
帝的臣夷狄之學豈敢先於中國帝嘉其言 徵李
泌於衡山 追謚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幽州將朱
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吐蕃
冠靈武 正月壬子月掩畢 三月朔日蝕 五月
丙戌地震 八月己未月復掩畢 辛酉歲星入東
井 九月乙亥有流星大如斗北流光燭地 壬申
歲星入輿鬼 丁丑熒惑入太微二旬乃出 己卯
太白犯左執法

大曆四年 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吐蕃冠靈州朔
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以裴冕同平章事 二月
壬寅熒惑守房上相 三月壬午熒惑逆行入氐
四月雨至于九月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內置壇立
黄旛以祈晴 七月戊辰熒惑犯次相 八月己卯
虎入京師長壽坊宰臣元載家廟射殺之以應魚朝
恩欲謀上不果卒爲所殺之兆

大曆五年 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事
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如不允所請輒怒曰
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
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 朝恩上曰臣子官
卑爲儕輩所凌乞賜衣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
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上

置宴罷因與朝恩議責其辱六國語頗悖慢周皓與
左右擒朝恩而縊殺之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
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
侍郎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二月乙巳歲星
入軒轅 四月己未彗星于五車光芒蓬勃長三丈
五月己卯彗星見于北方色白癸未東行近八穀
中星 六月丁酉月犯進賢 庚子月犯氐 庚戌
太白入東井 癸卯彗星近三公己未不見 秋京
師饑斗米千錢

大曆六年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
秋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 七月乙巳月
掩畢入畢中 壬子犯太微 八月甲戌熒惑犯鄭
星 庚戌月入太微 丁丑獲白兎于太極殿之內
廊 九月甲辰有星西流大如斗器光燭地有尾迹
光如珠長五丈出婺女入天市南垣滅 壬辰熒惑
犯哭星庚子犯泣星 是夜月掩畢 十月丁卯月
掩畢 己巳熒惑犯壘壁 甲戌月入軒轅 十一
月壬寅月入太微丙午掩氐 十二月己巳月入太
微

大曆七年 回紇使者犯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
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以朱泚代之 正
月乙未月犯軒轅 二月戊午月掩天關 己巳熒
惑犯天街 四月丁巳熒惑入東井 辛巳歲星犯
右角 壬申月入羽林 五月乙酉大風拔木 丙
戌月入太微 十二月丙寅雨土 有長星于參下
長亘天長星彗屬參唐分也 時國中或有女人扮

爲男子衣男子之衣出李栖筠曰女子衣男子之服謂之服妖不出十年國有大喪

癸丑 大暦八年　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　循州刺史哥舒晃反　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時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言請罷宦豎監軍　四月癸丑歲星掩房　甲寅熒惑入壘壁　五月庚辰熒惑入羽林　六月戊辰有流星大如一斗器有尾長三丈餘入太微　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　乙未月入畢中　癸未月入羽林　己丑太白入太微　八月己丑太白入太微晝見　十一月丁巳月掩畢　壬戌月入輿鬼掩質星　庚午月犯太白入氐中　己卯月入羽林　癸未太白入房　癸丑月掩天關　甲寅月入東井　癸酉月入羽林　十二月壬申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有尾長三丈餘出紫微入濁　武公構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甲寅 大暦九年　以永樂公主妻承嗣子華　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　三月丁未熒惑入東井　四月丁丑月入太微　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　六月京師旱至七月方有雨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弥月不雨上聞之命徹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己卯月掩南斗　庚申入太微　七月甲辰月掩房　辛亥月入羽林　壬戌入輿鬼　九月辛丑太白入南斗　甲子熒惑入氐　十月戊子歲星入南斗　十二月戊辰月入羽林　晋州神山縣興唐觀枯檜復生

乙卯 大暦十年　田承嗣反陷相洺等州　陝州軍乱　貴妃獨孤氏卒　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斬首萬餘級捕虜數千人　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斬哥舒晃　三月戊戌有流星出于西方大如二升器有尾長二丈入濁　庚戌熒惑入壘壁　四月甲子熒惑入羽林　八月戊辰月入太微　九月戊申月暈熒惑畢昴參東及五車暈中有黑氣乍合乍散　十月朔日蝕　十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

丙辰 大暦十一年　詔赦田承嗣罪听與家屬入朝　五月汴宋軍乱詔諸道發兵討平之　七月戊子夜澍雨京師平地水尺餘壞民居千餘家　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丁巳 大暦十二年　復討田承嗣　元載專横賜死籍其家珎寶巨萬胡椒八百石　諸藩鎮專權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斬首八千餘級　正月乙丑月掩軒轅癸酉掩心前星丙子入南斗魁中　二月辛亥有流星如桃尾長十丈出皺氐入大微　乙未鎮星入氐中　三月壬戌月入太微　四月乙未月掩心前星　五月丙辰月入太微　戊戌月入羽林　七月庚戌月入南斗　乙亥熒惑入井中　秋京畿及宋亳滑三州大雨水害稼河南平地水深五尺　恒定二州地大震三日乃上東鹿寧晋地裂數丈沙石隨水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數百人　十月壬辰月掩昴庚子入

太微　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　十二月壬午月入
羽林
大暦十三年　勑毀白渠碾磑　回紇寇太原代州都
督張光晟擊破之　吐蕃冠靈州　隴右節度使朱
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率百官賀之
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
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為賀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
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吐蕃冠鹽慶又
冠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葬貞懿皇后上
悼念后不已殯内殿累年至是始葬　郭子儀從謀
殺張曇逐高郢不果終身止此一事為玷
大暦十四年　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以
希烈為留後　貶常衮以崔祐甫楊炎喬琳同平章
事　尊郭子儀為尚父　却祥瑞貢獻　優寵宦竪
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公求賂遺無所忌憚　詔
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立皇子五人皇弟
二人為王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
千事　吐蕃南詔入冠遣神策將李晟擊破之　以
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帝葬
元陵　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遥望見人
馬往来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春歳星入東
井　七月朔日蝕　十二月晦日蝕

德宗

名适　代宗長子　謡於中官　惧其廢黜　作宮
市　昏乱無度　作伍行旅頭　藩鎮愈强　盜賊蜂
起　乘輿播迁　在位二十六年　壽六十四
改元者三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建中元年　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禄山乱汚辱宮闕
帝失其母沈氏終不可得遥尊為皇太后　作两税
法　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始定公主見舅
姑禮　劉文喜作乱據涇州詔朱泚李懐光討之諸
將殺文喜以降　吐蕃遣使入貢　桑道茂言奉天
城有天子氣築奉天城以備之　栘武留後張光晟
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
正月朔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幽
鎮魏博大雨易水滹沱横流自山而下轉石折木水
高丈餘苗稼傷盡　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魏州魏
縣西四十里地數畝忽長增數尺　九月宣政殿廊
壞　十一月月蝕歳星在秦分
建中二年　盧杞貌醜面色如藍有口辯上悦之擢
為觀察使　增商税為什一　田悦舉兵冦刑洺詔
馬燧等破之　郭子儀薨　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
加李元忠北庭大都護爵寧塞郡王　以郭昕為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爵武威郡王　冊太子妃
蕭氏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
惟岳遣兵救田悦　梁崇義拒命作乱李希烈討斬
之傳首京師　六月熒惑太白闘于東井　夏趙州
寧晋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為神有蛇數百
千自東西来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為二堆留南岸者
為一堆俄有徑寸龜三繞行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

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亡大所中
壬戌 建中三年　括富商錢以供軍　朱滔與惟岳戰大敗
之趙州降　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納
從陷海寇　以曹王皐為江西節度使　陳少遊以
重斂求寵入以為相　朱滔舉兵救田悅　朱滔称
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李
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師　六月甲子地震　九月己
亥夜白虎入宣揚里傷人王詰朝獲之
癸亥 建中四年　行税間架除陌錢法　李希烈圍襄城等
州　曹王皐敗李希烈斬其将授黄蘄州　姚令言
反将兵犯京師　姚令言奉朱泚為王　李晟圍清
苑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帝幸奉天　田悅王武俊
寇臨洺　朱泚召段秀實議称帝事秀實以笏擊泚
被泚殺之　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朱泚
圍奉天李懷光入援敗朱泚　李懷光奏貶盧杞、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二月克汝州
四月甲子地震　五月辛巳又震　霍山裂　滑州
濮州河清　滑州馬生角　八月庚申有星隕于京
州　九月戊寅有龍見于汝州城濠
甲子 興元元年　春正月大赦　朱泚更國號漢改元天皇
　李希烈稱皇帝國號大楚陷汝州盧杞惡顔真卿
欲斃之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杞、對曰誠得儒
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真卿三朝舊臣
忠直剛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
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内外知公不還親
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
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
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
烈命縊殺之後有客從羅浮山来帶真卿書至其家
時謂真卿兵解仙去　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伏誅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田悅
為其姪緒所殺　宦豎
竇文場典兵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献之物榜
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
家何必桡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
怨乎上即命去其榜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
使田悅權知軍府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
使　遣使發吐蕃兵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七月還
長安　李晟進爵西平王　六月戊午有星或十或
五而隕　秋螟蝗自山而東際于海晦天蔽野草木
葉皆盡
乙丑 貞元元年　馬燧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懷光縊死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朱滔死　陜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
張勸代總軍務　正月赦天下改元　戊戌大風雪
寒民多凍死者　丙午亦如之　春大飢東都河南
河北斗米千錢死者相枕　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
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
飢饉枕道民蒸蝗曝颺去翅足而食之　七月庚子
大風拔木　八月朔日蝕
丙寅 貞元二年　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李希烈之
将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希烈吳少誠復殺仙奇
自為留後　關中飢軍士脱巾求粮　吐蕃遊騎及

時時尋寇夏州 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
黃黑色狀如浮埃 四月甲戌雨土 五月己酉地
震 麥將登而雨霖斗米千錢 閏五月壬戌日黑
暈 六月大風雨京城通街水深數尺 東都河南
淮南荊南江河溢 乙丑有野鹿至于含元殿前獲
之
丁卯貞元三年 以柳渾為同平章事渾幼孤有巫相曰夭
且賤為僧則可渾曰去聖教學浮屠不如速死乃學
黃老之道帝知而問曰昔相者謂爾賤且夭今何貴
且壽乎渾曰臣因事黃帝老子之教奉上帝得至於
此帝曰何不奉佛渾曰人之生死皆係乎天佛亦有
死自不能免何能救人道者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
乃天地萬物之母也中國者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

正氣故奉天道其教為之正教佛者西胡鬼方居天
地之偏得天地不正之氣故其人像貌語言與人皆
異其教以死後寂滅為樂道家以長生久視為樂道
者生於天地之先佛者生於衰周之世老子化其強
獷戒貪戒殺始立其教古聖有云人身難得中土難
生正法難遇今臣既生中土當奉中國之道豈可棄
所生之土悖天地生成之德反事夷狄之教蓋佛者
人也人死為鬼臣豈肯棄仙道而事鬼教乎帝曰善
此篇極說有理故取之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
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 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
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
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
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
上命復其家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
等謀作乱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
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
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
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閒人情恟懼請
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
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 吐蕃之
戍鹽夏者餽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
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 郜國大
長公主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常直乘肩輿抵東宮
宗戚皆疾之或告其淫乱上怒幽主於禁中欲易太
子李泌切諫乃止 吐蕃帥羌渾之衆冠隴州華亭

及連雲堡皆陷之京城震恐 以咸安公主妻回紇
可汗 八月朔日蝕 十一月丁丑夜京師東都蒲
陝地震 閏州魚鱉蔽江而下皆無首
戊辰貞元四年 雲南王異牟尋求內附賜賚甚厚封王給印
而遣之 郜國大長公主淫乱李昇數入其第或告
其厭禱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於嶺南 吐蕃冠
涇邠寧慶鄜等州 回紇長至安可汗表請改回紇
為回鶻乃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
汗 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
所下立如植木生於下 自陝至河陰水黑流入汴
至汴州城一宿而復 庚戌朔夜京師地震 辛亥
壬子丁卯戊辰庚午癸酉甲戌乙亥皆地震金房二
州尤甚江溢山裂 屋宇多壞人居露處 二月京師

民家有豕生子两首四足　三月癸亥有鹿至京師
西市門獲之　郊牛生犢六足　五月丁卯月犯歳
星在營室　八月灞水暴溢殺数百人

己巳 貞元五年　以董晋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卒　以李
懐光外孫燕八八為懐光後　常皐遣其将曹有道
将兵與東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使戦
于嶲州臺登谷大破之　回鶻天親可汗死命其子
為忠貞可汗

庚午 貞元六年　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至禁中以
胡人死骨迎於禁中不祥可知迎佛骨自此始　回
鶻忠貞可汗弟弑忠貞而自立其相帥國人殺之立
其子阿啜為可汗　吐蕃陥安西　正月甲子日赤
如血　五月戊辰月犯太白

辛未 貞元七年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執其酋長献于
庭　雲南平其路始通　山東節度使李實激変其
将揚清潭帥衆作乱斬之

壬申 貞元八年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裴延齢判度支
事　常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将　正月鄂州見白
鹿　二月庚子雨土　五月己未暴風發太廟屋瓦
毀門闕官署屋舎不可勝紀　秋自江淮及荆襄陳
宋至于河朔等四十餘州大水害稼溺死三萬餘人
漂没城郭廬舎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鄭涿薊檀平
等州水皆深丈餘　甲午地震有聲如雷　冬十一
月朔日蝕

癸酉 貞元九年　以趙璟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
事　裴延齢以左蔵正物徙置別庫虚張名数以惑
帝　劍南西山羌蛮来降　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
使来献其地圖土貢及其所給金印　四月辛酉城
震有聲如雷河中関輔尤甚壊城壁廬舎地裂水湧
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

甲戌 貞元十年　陸贄罷相為太子賓客　三月乙亥黄霧
四塞日無光　四月京師地震　癸丑又震　侍中
渾瑊第有樹湧出枝幹皆載蚯蚓

乙亥 貞元十一年　以陽城為國子司業　横海軍乱逐其
節度使程懐直　七月熒惑太白相継犯太微上将
十月朗州蜀州江溢

丙子 貞元十二年　諸道進奉以市恩　上壽日命儒士同
道士沙門講論於麟德殿倚士市渠年嘲讀辯給上
悦之　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常

己卯 貞元十五年 宣武軍乱殺其留後陸長源 以吳少誠
冠唐州 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
庚辰 貞元十六年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㶏南大滑 貶
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以齊抗同平章事
辛巳 貞元十七年 韋皐破吐蕃于雅州 賜韋皐爵南康
王 五月朔日蝕
壬午 貞元十八年 吐蕃救維州韋皐擊敗之獲其將 詔
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八月滄州言白龍見
癸未 貞元十九年 貶韓愈為陽山令 以神策中尉副使
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
豎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 三月熒惑
入南斗色如血 秋關輔飢
甲申 貞元二十年 吐蕃賛普死其弟嗣立 太子有疾
二月始雷大雨雹震電大雨雪 七月洪州火燔民
舍萬七千家
乙酉 貞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帝崩葬崇陵 太子即位
改元永貞 綱目致堂胡氏曰帝任宦豎喜邪佞悦進
奉寵信宦豎吐突承璀等聚斂不厭又起迎佛骨之
禍以佛指送諸胡廟謂三十年當一開、則歳豊人
安至憲宗元和十四年三十年矣帝謂當開視之乃
迎入禁中明年正月帝為宦豎王守澄陳弘志所殺
其為不祥可知也妄誕不足信彰矣而使興宗浮屠
氏之教者且獨宦豎為之也卿大夫之家豈肯以中
國人奉夷狄之教乎蓋瞿曇之教於滅彝倫無父無
君反以功德自居而人君又崇而信之者不學先王
之道而熟見聞之所故也德宗之孫亂如此憲宗不
亦甚焉故唐世人主一末流受禍之慘皆以棄天道
而事胡神天故滅之而無疑矣嘗謂人身難得中土
難生豈有不願為中國之人顧為西胡鬼方犬戎之
也西胡之人為之田包陰類非與人同言也原其[illegible]
尭舜周孔之世所有孔子謂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為之矣其[illegible]寂滅之教無父無君絶滅天理
以生為妄以死為樂文公謂只此一事已是極大之
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此即邪道明矣為人君者豈
不深為之戒哉梁武齊襄憲宗[illegible]愈篤而滅愈
速其教之邪正已判於此何猶不悟惜哉

順宗

名誦 德宗長子 在位八月 壽四十六 改元
者一 永貞一
永貞元年 罷天下進奉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以韋執誼鄭餘慶鄭絪同平章事 郤毛龜嘉禾神
芝之獻 上疾久不愈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
八月太子即位 十二月己酉歳星犯太微西垣

憲宗

名純 順宗長子 稟天命於上帝謟胡神於下卑
政出於宦官王守澄之手令附於宦官陳弘志之
家 卒為宦官王守澄陳弘志等所殺 在位十五
年 壽四十三 改元者一 元和十五
丙戌 元和元年 劉闢陷梓州高崇文討平之 中書堂主
書滑渙專恣用事四方賂遺無虗日 回鶻入貢以

歷危僧来於中國置寺處之　以妃郭氏爲貴妃
立皇子寧爲鄧王寬爲澧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寰
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　翰林院有鈴夜中文
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　以宦豎吐突承璀爲左神
策中尉　春正月太上皇崩葬于豐陵　三月有長
星于太微尾至軒轅　夏荆南及壽幽徐等州大水
六月雷震惠州一婦女死於市爛脇下有朱字云
唐相李林甫當國以姦害弄權帝命震此婦女乃林
甫後身也　丙申大風拔木　十月太白入南斗

丁亥元和二年　以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同平章事　邕
州破黄賊獲其酋長黄承慶　鎮海節度使李錡謀
反伏誅　白居易作東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
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爲翰林學士　正月月犯太

白于女虛　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號手捧
盤向盤中氣如人頭　十二月巳巳西北有流星亘
天尾散如珠

戊子元和三年　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策試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擧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
時政之失無所避　沙陀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
宜帥衆詣靈州降　三月乙未鎮星食月在氐　四
月壬申大風毀含元殿欄檻二十七間　秋七月朔
日蝕

己丑元和四年　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盛修安國寺立聖德碑先搆樓以貯之命李絳撰文
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
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
以光聖德耶乃命曳倒碑樓　以閹豎吐突承璀爲
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
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
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
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
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
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
以宦豎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
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耻受宦豎指麾心既
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
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
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
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

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　時諫官
御史上言承璀等職名太重上皆不听　吐蕃冠振
武豐州　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　四月册皇太子
寧以雨霑服罷十月再擇日册又以雨霑服罷近常
雨也　八月丁丑西北有大星東南流聲如雷鼓
九月太白犯南斗　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烟臭如燔
皮日昳大風而止　丁未渭南暴水漂没民居二百
餘家

庚寅元和五年　蓄財以備兵用　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
討王承宗拔饒陽束鹿　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
振與王承宗戰不勝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
師　中使劉士元與元稹爭驛廳以馬鞭擊稹傷面
白居易奏中使凌辱朝士上不問自是中使出外益

横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上宮衙殿鴟尾及神門戟竿六壞行垣四十間 四月辛未白虹貫日

辛卯 元和六年 以李吉甫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十六宅諸王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豎率以厚賂自達 辰漵賊張伯靖反 太子寧卒 有商人自海上來見李白與一道士在山頂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虬而去白聳身追及共跨而去 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驚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 七月霖雨害稼

壬辰 元和七年 立遂王恒為皇太子 日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家僮田興領其衆叛 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 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春饑 五月熒惑犯右執法 饒撫虔吉信五州暴水平地有水深至四十丈 六月鎮州甲仗庫災主吏坐死者百餘人

癸巳 元和八年 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辰漵賊張伯靖降以為歸州司馬委荊南軍前驅使 田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振武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四月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身尾分為二 五月陳許州大雨大隗山摧水流出溺死千餘人 京師大水城南深丈餘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辛卯滄州水潦浸鹽山等四縣 廣州饑 渭水漲絶濟時所在百川牧溢多不由故道 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者 丙申富平大風拔木 七月月犯五諸侯 十月熒惑犯太微

甲午 元和九年 彰義節度使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反 王鍔遣兵會張煦於善羊柵煦入單于都護府 党項寇振武 以張弘靖常貫之同平章事 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燭地群小星隨之 三月丙辰巂州地震晝夜八十壓死人衆地陷三十里 春關内饑 四月辛巳有流星尾迹長五丈餘光燭地至右攝提西滅 七月太白入南斗至十月出乃晝見 秋淮南及岳安宣江撫袁等州大水害稼

乙未 元和十年 吴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以裴度同平章事 盗殺武元衡 中岳寺僧圓净故嘗為史思明將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結黨定謀竊發城中捕殺之 盗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 盗焚柏崖倉焚献陵寢宮永巷 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 四月滑州言青龍見于新開河 八月朔日蝕 月入南斗魁中 十月京師地震

丙申 元和十一年 皇甫鎛以聚歛得幸 高霞寓大敗於鐵城 劉総大敗成德兵 黄洞蛮為冠陷巖州 貽義節度使引精兵大破王承宗 李光顔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以王涯同平章事 皇太后王氏崩 正月己[illegible]赤無光 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貫月 二月地震 東都陳許等州饑 六月

饒州大水漂沒四千七百户　容州大風雨海溢毀
城郭　十一月甲戌元陵火　冬桃李花
酉元和十二年　以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與吳秀琳謀
取蔡州　平吳元濟　賜裴度爵晉國公　以崔群
李鄘同平章事　賜李愬爵涼國公　遣回鶻摩尼
僧等歸國　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累官至比部員
外郎　以宦竪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內臣外
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
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中使吐
突承璀引用節度使李鄘為相鄘耻之　正月有彗
星于畢　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
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群鴨飛鳴若火炬過月
下西流須臾有聲聲、隆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

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状
屋瓦上如蹂蹀聲
戊戌元和十三年　求方士以柳泌為刺史　上命六軍修
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
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度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
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皇甫鎛
程异善逢迎上意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得居相位
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　吐蕃寇
夏州　正月歲星逆行犯太微　六月朔日蝕
己亥元和十四年　遣中使迎佛骨正月至京師韓愈諫曰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同衣服不同口不言
先王之法身不被先王之衣假如其身見在來朝不
過禮賓一設而已況其身死已久其枯骨朽穢之物

豈可令入宮禁古之諸侯行祭弔之禮先令巫以桃
茢枝除不祥於前然後進而弔之此不祥可知也帝
怒貶愈於潮州　罷裴度相為河東節度使　吐蕃寇
慶州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
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　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
斬之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正月月犯南斗魁
五月有大流星出北斗魁長二丈餘南抵軒轅而滅
月掩心中星　天象屢見曾無警悟明年帝卒為
閹竪所殺
庚子元和十五年　去年正月迎佛骨今年正月帝為宦竪
陳弘志王守澄所殺本欲求福以永壽佛若有靈何
速亡之有其不祥可知矣　陳弘志初為元載家奄
奴善縫衽後以奄匠入尚衣之局司視袴之任王守

澄乃王建之弟也因得罪下廷尉奄之入為金馬門
綠尉士冀國之役常惡其臭以大棗塞其鼻不勝其
苦乃阿附弘志得為常侍專執國政遂與弘志等預
謀弑憲宗敬宗二帝　**斷曰**　帝之世委政柄於溷圊之
徒附大阿於裩袴之任帝卒為二人所殺　吐蕃寇
靈武　浚魚藻池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　宦竪
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王守澄陳弘志預謀弑憲宗
乃弑帝之賊也惧澧王惲立必無噍類矣王守澄殺
澧王惲吐突承璀而立憲宗子恒是為穆宗　正月
穆宗即位始朝群臣於宣政殿是夜地震　尊貴妃
郭氏為皇太后　幸華淸宮　四月太白犯昴　七
月熒惑逆行入羽林　八月同州雨雪害稼　十一
月月犯東井及軒轅

穆宗

名恒　憲宗第三子　不能討弑父之賊　居喪遊
宴　政出宦官王守澄拱默尸位無足称者　在位
四年　壽三十　改元者一　長慶四

辛丑長慶元年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
称留後　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盧龍節
度使劉総既殺其父兄心疑其父兄為祟常於府舍
飯僧晝夜為佛事奏乞棄官為僧且以私第為寺
西川節度使王播賂結宦竪求為相　以太和長公
主妻回鶻崇徳可汗　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星北
色赤有尾迹長三丈餘光燭地　二月海州海水氷
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　河北用兵鈴轄自隨與軍
中息耗相應声急則軍事急緩則軍事緩　四月有
大星墜于吳聲如飛羽　六月彗星于昴長一丈十
日不見　己丑白虹貫日　七月河水赤三月乃止
九月霊州黄河清従硤至定遠二百五十里見底

壬寅長慶二年　幽州兵陥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
使夜至守将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
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内之賊衆
随入遂陥　吐蕃冦霊武塩州　浙西觀察使竇易
直奏其大将王國清作乱伏誅　魏博将史憲誠殺
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以元稹李逢吉同平章
事　宣武押牙李㝏作乱詔討平之　太后幸華清宮
上畋于驪山　初行宣明暦　上與宦竪撃毬於禁
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　正月己酉大風霾
四月朔日蝕　辛亥有流星出天市光燭地隕
有聲至郎位滅　江淮飢　六月丁酉有小星隕於
房心間　乙丑大風震電落太廟鴟尾破御史臺樹
七月幽州李樹两根並生相去七寸連理去地二
尺合為一幹向上一体外分布枝葉高一丈三尺有
實二百二十一顆　河南陳許蔡等州大水漂民居
三百餘家　夔州大雨水平地深八尺壊城邑桑田
大半　九月太白晝見　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為堆
高及城堞　閏十一月丙申有流星大如斗柢中台
上星

癸卯長慶三年　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楼投絹二
百匹施山僧　李逢吉為相内結宦者王守澄勢傾
朝野　牛僧孺入相　柳公綽諫獵　大吏　貶以韓
愈為吏部侍郎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
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薦於宦者王守澄得
與之謀議勢傾中外　正月丁巳朔大風昏霾終日
二月庚戌白虹貫日　八月丁酉夜有大星如数
斗器起西北進光蕪落墜地有聲　洪州螟蝗害稼
八萬頃

甲辰長慶四年　上撃毬奏樂賞賜宦竪樂人不可悉紀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金吾大将軍進馬百五十疋
侍御史温造奏弾祐違赦進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
吾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柳泌伏誅　卜者蘇玄
明與染坊供人張韶謀乱斬関而入升清思殿坐御
榻對食　羊殺之及其衆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
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

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
争上感其言賜以錦綵銀器　三月庚午太白犯東
井　六月紫微中星隕者衆　絳州蝦蚄虫害稼
蘇湖二州大雨水　漢水溢决　七月乙卯有大流
星出北斗　十二月戊子月掩東井　正月帝崩葬
光陵　敬宗即位視朝每宴劉栖楚碎首玉階以諫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

敬宗

名湛　穆宗長子　禁度僧　罷貢獻　罷巡狩
國政不出於天子為宦官劉克明蘇佐明等所奪終
為劉克明蘇佐明所殺　在位二年　壽十八　改
元者一　寶曆二

乙巳寶曆元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李德裕獻丹扆六
箴　端午令王播造競渡龍船二十艘前建龍頭後
建龍尾船之兩傍刻為龍鱗而綵繪之計用轉運半
年之費此無道之極也　上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
等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始皇幸驪山
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乱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朕試一往看尔之言驗否明
年果為閹竪蘇佐明所弑　六月甲戌赤虹貫日
其月雨至于八月　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　九月
甲申日赤無光　鄜坊二州暴水　兗海華三州及
京畿奉天等六縣水害稼　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
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氣或深或淺久而乃止
丙午寶曆二年　裴度為相失其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復還
故處　裴度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
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此應度擒
吳元濟之讖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
寓居第五岡李逢吉之黨排之以為度名應圖讖宅
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　上御三殿令左右軍
教坊内園為擊毬手搏雜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
漏數刻乃罷　幽州軍乱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
子都將李載義殺之　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
上遣中使迎之　王守澄預謀欲弑帝而立江王帝
夜獵還宮與宦竪劉克明王守澄石定寛蘇佐明等
二十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守澄與佐
明定寛弑帝宰相裴度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守澄
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　帝葬莊陵　尊帝母蕭
氏為皇太后　春三月甲午日中有黑如林　四月
甲寅白虹貫日　六月太白犯昴　八月丙申有大
流星出王良長四丈餘至北斗杓滅

文宗

名昂　穆宗第二子　政非己出受制於宦官仇士
良虛位拱默自比赧献謂自顛但飲醇酒求醉而已
雖曰唐之天下實非唐有　出宮人棄鷹犬省教坊
止三事可取　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三　改元者
二　太和九　開成五

丁未太和元年　帝自即位已來厲精圖治中外翕然天下
皆矯首而望太平可覬也然帝受制於閹寺國柄皆
為所奪竟不能自出虛位拱默而已　時宦竪縱橫

濁乱天下帝惧其勢常自流涕曰鉄唐之天下實
唐有刑賞封爵皆出於家奴之手朕乃虛位而已唐
業至此已亡而未滅　禁宦以衣錦綉羅縠謂家奴
豈敢借人主之用　以王播同平章事　横海節度
使李全畧死其子李同捷自領軍務不受詔削其官
爵發諸道兵討之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正月
月掩畢　五月月掩熒惑在太微西垣　秋河東同
虢等州蝦蝣虫害稼　鄭注篋中藥化為蠅數百飛
去

戕太和二年　自元和之末宦竪益横挾制天子在其掌
握威權出人主之上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劉蕡
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有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将変
社稷将危天下将傾海内将乱此四者國家已然之
兆故臣謂聖慮宜先急之務陛下遠刀鋸之賤親骨
骾之臣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総天下之大政禍稔蕭
墻奸生帷幄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
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
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
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等語考官嘆服
畏宦者而不敢取蕡為宦竪嫉之諸貶柳州舉子皆
嘆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自
是誅杜忠吕禍乱迭興不可救藥唐室之亡失基於
此　王庭湊陰助李同捷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平
之　王智興拔棣州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
卒　正月月掩鎮星　二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
夏州鄜及陳滑二州大害稼　河陽水平地深五
尺河南鄆曹濮淄青齊德兗海等州並大水　河决
壊棣州城　丁丑西北有龍闘　十月徐州滑州李
有花實可食　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至宣
政東垣及門下省宮人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亥
有黒祲與日闘

配太和三年　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節度使李祐
破之　李宗閔内結宦竪薦同平章事　遣中使賜
河中節度使史憲誠旌節軍乱殺憲誠奉牙内都知
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　命閹竪毋得衣紗縠綾羅
禁献奇巧及織纖靡布帛　南詔冠成都入其郛
二月太白犯昴　四月同官縣暴水漂没人三百
餘家　宋亳等州大水害稼　成都門外有龍與牛
闘　十月客星見於水位

熾太和四年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　興元軍
乱殺節度使李絳　以鄭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以
宋申錫同平章事　奚冠幽州盧龍節度使李載義
擊破之擒其王茹羯以献　上患宦者強盛不能制
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謀誅
宦官不果終為宦竪王守澄所害　三月陳州許州
火燒萬餘家　石生麪貧者食之　河北太原飢
四月月掩南斗杓次星　六月江水溢決没舒州太
湖宿松望江等縣民田數百戸　十一月熒惑掩右
執法

辞太和五年　盧龍将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以志
誠為留後　宦竪王守澄譖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
申錫為開州司馬　南詔冠巂州陥三縣　新羅王

彥昇辛子景徽立　命有司葺太廟　李德裕索南
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
正月庚子京城陰雪彌旬　婺州州中忽地裂有石
出高五六尺廣袤丈餘正如大龜　二月辛丑白虹
貫日　三月熒惑犯南斗杓次星　六月玄武江漲
高二丈溢入梓州羅城
壬子 太和六年　上御延英殿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牛僧孺對曰太平無象　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立
魯王永為皇太子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正月
太白熒惑合于羽林　二月蘇州湖州大水　三月
有黑祲與日如闘　劍南飢　四月乙丑黑氣磨日
己丑太白晝見　九月徐州大雨壞民居九百餘
家　七月月掩心大星
癸丑 太和七年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李德裕言昔玄宗
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
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向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
其宗室諸親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以全其生亦皆
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蓋帝始以靖內難之故誅鉏
黨惡之亂雖立功於唐室實為內亂之首而以己之
心防慮他人恐劾其己不亦愚乎原其叛亂一事乃
天地反常之妖豈仁人之心有若是乎　詔諸王出
閤停進士試詩賦　以王涯同平章事　正月庚戌
白虹貫日　五月熒惑守心中星　七月甲午月掩
南斗口第一星　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甲寅 太和八年　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成推史元忠主
留務志成伏誅　上以久旱下詔求致雨之方李忠
敏曰請赦宋申錫之冤而斬鄭注之奸此致雨之方
有若是乎不允忠敏見鄭注專橫乃謝病歸東都
李德裕罷相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宦者仇士良
勢傾人主凡有封奏之事不得上聞必先白於士良
然後上達可否不出於人主於是計金受官獄以賂
免有封奏士良之惡者不得上聞乃夜投白頭之奏
於闕下士良知之乃令採訪者數百人分布州郡凡
有言其過惡者皆殺之又令人夜潛伏於里巷闕下
有上白頭封奏者執之詒帝以誹謗皆碎醢其肉身
家俱破蓋人臣愛君之心不忍見權歸壼巷惡莫能
上聞乃夜投奏於闕下此人臣忠之至也反被剮其
肉而滅其家君何為其明乎親此可為大痛哭也
正月渭南牛生一犢有一蹄於頭上兩耳之間占者
曰下反在上以應守澄士良以家奴專天子之政所
致以警人主故也帝有警明年殺守澄　二月朔日
蝕　五月己巳飛龍駒中廄火　六月癸未暴風壞
長安縣署及經行寺塔　七月辛酉定陵臺大雷震
廡下地裂二十有六步　江西及襄州水害稼　蘄
州湖水溢　滁州大水溺萬餘戶　十月壬寅白虹
貫日東西際天上有背玦　十二月禁中昭成寺火
乙卯 太和九年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乃浚曲
江及昆明池　李宗閔罷相　以賈餗李固言同平
章事　以奄人仇士良為神策中尉王守澄為神策
觀軍容使　時王守澄操王莽之柄威置天子帝常
惧之李訓鄭注請除王守澄上遷中使就第酖殺之

訓注復與上客議欲盡誅宦竪之禍詔以甘露之降
帝親率宦者往觀之既至甘露之所事覺宦者扶走
伏兵擊之止殺十餘人仇士良魚弘志等脱去知上
意密誅怨憤出不遜語以斃帝、慚懼不復言士良
等遣左右之兵盡殺訓注之黨帝不能主訓注皆為
宦者所殺　帝之世也宦者仇士良賊奪君柄帝危
不自安士良乃欲廢帝夜半令學士崔慎由入於秘
殿謂曰上不豫已久當立嗣君可急作詔慎由知士
良欲廢帝慎由曰雖死不敢承士良乃開後户引慎
由至小殿見帝士良數帝過失而叱辱之帝俛首戰
慄涕泣莫敢言士良指帝曰不是學士你还得在這
裏坐帝戰慄不已　胡曰人君体同天地治統萬邦
乃為一家奴所制生死係乎其手命亦不能自保悲

乎蓋以自幼抱召狎昵日深為彼鉗制久矣及其既
長旧習是染莫能自立雖有聖哲其志不能伸矣縦
有剛明其志亦不高矣蓋由自幼出於其手教誨近
習而成者也以至有門生之称父母之呼不免為彼
脅制輙見賊奪國柄陰竊神器者有矣間有英明剛
斷之主知豎刁之所以亡齊趙高之所以亡秦曹騰
之所以亡漢察其傾覆之由所以不任其人托於血
屬而任之卒為後世明君長久之良籌焉其漢唐之
主則不然矣不鑒前車之覆復蹈其轍致使禍延累
世不可復遏自取滅亡是培禍於刑役係命於家奴
自以命附斯人危不容喘者也帝乃不思祖宗創業
之艱一旦以萬里之金湯百世之神運甘心委棄於
刑役之手使當時有皐夔稷契之賢仲尼孟軻之聖

其忠義奮發亦無所施終不免阿附以求生繼以
自全耳嗚呼可不為之太息也哉如朱穆劉陶李固
之忠李訓鄭注望之之義不免身死家破禍及宗族
斯猶可謂之太息也歟大抵其生殺予奪不出於人
主出於奴隷听其出納随其所施以致口啣天憲手
握國柄終不免至於斯焉然帝不能慎之於初常惧
弑殺廢黜之禍戰慄汗背徒增欷歔流涕而已可不
悲哉却乃自謂受制家奴自比赧献但願飲醇酒求
醉而已可不嘆哉原夫自古寺人之職在乎晨昏啓
閉守閽洒掃而已豈有委以出納政治又委之以統
禁兵以致禍延累世弑殺廢黜在乎掌握人主莫不
諂媚以偷安救生無暇致使濁乱天下自取滅亡者
耶觀其受禍之烈胡氏所謂唐室末流至此豈非祖

宗詒謀有未遂而至此也斯實論矣奪君之國以遺
子孫欲保久安得乎此其天道也夫　二月辛卯日
月赤如血壬辰亦如之　三月乙卯京師地震屋瓦
皆墜户牖間有聲　春飢河北尤甚　六月丁酉自
昏至丁夜流星二十餘縱横出沒　辛丑大風抜木
萬株墮含元殿四鴟尾抜殿庭樹三壞金吾舍發城
門楼觀内外三十餘所　八月易定馬飲水因吐一
珠以献之

丙辰
開成元年　春正月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　以李固
言同平章事　帝嘗謂宰相曰朕毎讀書恥為凡主
但飲醇酒求醉耳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
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
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两中尉自為救死之

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誣恐非辜等語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正月朔白虹貫日二月乙丑亦如之　二月乙亥地震　六月鎮州河中蝗害稼　鳳翔麟遊縣暴雨水毀九成宮壞民舍數百家死百餘人　下津河溢渰沒人家甚衆　八月乙巳月入南斗　宮中有衆蛇相鬭

丁巳

開成二年　帝自謂近臣曰昔赧獻受制於強臣今朕受制於家奴當自含淚歔欷不已固勢至此其何不亡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衣乃末節耳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河陽軍亂逐節度使李泳　二月有彗星長七尺餘遍指西方　五月壬午客星孛在南斗天籥旁　六月太白入東井　八月太白入太微犯左右執法　十一月丁丑有大星隕于興元府署寢室之上光燭庭宇　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日赤如赭晝昏至于癸未　己丑夜地震

戊午

開成三年　中書侍郎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稱疾辭位　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　禁諸道言祥瑞昔太和之末鄭注代杜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及甘露降宰相因言春秋紀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　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上開延英殿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給事中韋溫諫乃止太子尋暴薨

二月月掩心前星　五月乙丑有大星出于柳張尾長五丈餘再出再沒　六月河決浸鄭滑外城　秋河南河北鎮定等州蝗草木葉皆盡　十月有彗星于軫匙長二丈餘　十一月有彗星于東西亘天

己未

開成四年　以崔鄲同平章事　太子永卒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上謂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　回鶻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㕓駁特勤為可汗　正月有彗星孛于羽林　二月己亥丁夜至戊夜四方中天星流大小凡二百餘並西流有尾迹長二丈至五丈　三月月掩東井　有彗星于卷舌西北　四月有麞出于太廟獲之　秋西川滄景淄青大雨害稼及民廬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　乙亥雨土　八月辛未流星出羽林有尾迹長八丈餘有聲如雷　十月辰星入南斗魁中　十一月甲戌地震

庚申

開成五年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養子為千牛以開府蔭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遂不允其請　斷曰　昔趙高以養女之婿閻樂為養子而亡秦曹騰以養子操丕而亡漢其劉季述亦以養子希度而亡唐故宦官之畜養子弑殺廢黜在乎掌握為天下之禍傾國家覆宗廟奪神器不勞寸梃而取之此世間極大之禍無有加於此也故中敏有是判矣觀史者可不懼乎　帝疾甚中尉仇士良等矯詔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正月帝崩太弟殺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宗

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款塞求内附　正
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　己丑日暈白虹在
東方如玉貫珥　二月有彗星于營室東壁間二十
日滅　三月丙辰日有重暈有赤氣夾日　四月太
白入輿鬼　五月辰星見於七星色赤如火　幽魏
博鄆曹濮滄齊德淄青兖海河陽淮南虢陳許汝等
州螟蝗害稼　七月霖雨葬文宗龍輴陷不能進
十一月有彗星于東方　十二月癸卯日旁有黑氣
來觸　壬申蚩尤旗見

武宗

名炎　穆宗第三子　宦官仇士良賊奪君柄政不
出於人主天運已去唐業至此不復振也　罷畋獵
減冗官　絶横賜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改元
者一　會昌六

辛酉
會昌元年　李德裕復相　貶楊嗣李珏　以陳夷行
同平章事　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盧龍軍亂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　仇士良畏樞
密劉弘逸薛季稜言其專擅皆譖殺之　命道士趙
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　加士良觀
軍容使　上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
賞賜甚厚　三月黔南大風飄瓦　四月桂州有馬
生駒三足能隨群于牧　六月戊辰自昏至戊夜小
星數十縱横流散　七月庚午北方有星光燭地東
北流經王良有聲如雷　江南大水壞民居甚衆、
有彗星干羽林營室東壁間　十一月庚戌日中有
黑子　壬寅有大星東北流光燭地聲如雷　十二
月月犯太白入羽林

壬戌
會昌二年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陳夷行罷　以
李紳李讓夷同平章事　回鶻嗢沒斯來降封為懷
化郡王　正月月掩太白于羽林　癸亥宋亳二州
地震　代州崞縣羊生羔二首連頸二尾　六月太
白犯東井　十二月癸未京師地震

癸亥
會昌三年　河東節度使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
以歸　以崔鉉同平章事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
於鄯州婢、遣兵擊破之　昭義兵陷河陽科斗寨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請為留後　回鶻
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麟州刺史石雄擊破之
築望仙觀於禁中　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

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近儒生則吾輩疎斥矣　回
鶻破亡遣使訪問太和公主及賜冬衣　二月朔日
蝕　三月丙申月掩歲星于角　六月定州深澤令
家狗生角　七月熒惑入東井色蒼赤動搖井中
八月熒惑犯輿鬼

甲子
會昌四年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以劉沔為
河陽節度使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減州
縣冗貟　宦者有首仇士良之宿惡有廢立反狀帝
令於其家収得兵仗數千知有欲幽廢帝之謀久矣
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得數千萬金皆天下賣官鬻
獄之賂也蓋中竪消潔之任司宮壼以侍后妃豈可

使之兼兵其唐世人主以中堅統禁兵故為所廢立
弑殺者皆在其手是自取禍端而身死國辱者非一
以杜悰同平章事　昭義將高文端降　加李德
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正月戊申日無光　二月己
巳白虹貫日如玉環　三月朔日蝕　八月丙午有
大星如炬火光天地自奎婁掃北方七宿而隕　十
月太白熒惑合遂入南斗
乙丑 會昌五年　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杜宗崔鉉罷
以李回同平章事　黠戛斯遣使入貢冊為英武誠
明可汗　義安太后王氏崩　詔謂窮吾天下者佛
也乃毀胡廟令天下僧尼並勤歸俗謂男不畊女不
織而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毀
六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户始得蘇息也謂自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前未有此教非與天地
同立之教也非中國聖人之教故革之蓋自晉五胡
亂華以來中國之山川所有神祠宮觀皆為胡徒所
奪建胡廟者不可勝紀中國之人獻地納土施田與
之胡神者世所太半矣中國之人奉其教而用夷狄
之胡俗者又太半矣於是華風日消胡風日盛變夏
為夷者久矣自今而後將有望於三代之治焉　帝
服金丹性加躁急至秋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
大敗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殺江都令吳湘　置備邊庫　詔罷來年正旦朝
會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
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
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
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
官由是衆怨愈甚　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不受固辭還山　時呂岩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憩
於酒肆遇一人長鬚碧眼者同止於肆岩睡令肆者
炊岩夢登科除翰林擢侍從俄執政居朝三十年被
罪謫官南遷路值風雨僕馬俱斃一身無聊因自嘆
息忽然夢覺肆者炊黃粱未熟肆者曰尔一夢三十
年富貴榮辱皆遇賤矣吾黃粱尚未熟耶岩曰公異
人也何以知我之夢耶乃再拜求道從而師之仙去
　二月太白掩昴　七月朔日蝕　九月熒惑犯太
微上將
丙寅 會昌六年　帝疾甚立光王怡為皇太叔三月帝崩諸

閹竪定策立怡更名忱是為宣宗　尊帝母鄭氏為
皇太后　道士趙歸真等伏誅詔上京增置八寺復
度僧尼　以白敏中盧商同平章事　定太廟為九
代十一室　上受三洞法籙　二月辛丑夜中有流
星赤色如桃光燭地有尾迹貫紫微　丁亥月出無
光犯熒惑于太微頂之稍有光　八月葬武宗于端
陵辛未雷雨次原縣大風行宮幔城火　冬十二月
朔日蝕

宣宗

名忱　憲宗第十三子　崇節儉　謹法令　減膳
徹樂　出宮女　縱鷹犬　止營繕　理冤獄　定
謚法　禮賢良　善吹芦管自製傾杯之曲　惜手

政出家奴危不容喘以亡為存而已　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　改元者一　大中十三
丁卯大中元年　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　勅復廢寺
積慶太后蕭氏崩　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
擊破之　帝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
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有問憂
形於色　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月旱　十月
朔日蝕
戊辰大中二年　黠戛斯攻室韋大破之　以周墀馬植同
平章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書貞觀
政要於屏風正色拱手而讀之　五月朔日蝕
己巳大中三年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以崔鉉魏扶同平
章事　武寧軍乱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
之　十月辛巳上鄰及鎮武河西天德靈武鹽夏等
州地震壞廬舍壓死數千人
庚午大中四年　以崔龜從令狐綯同平章事　吐蕃論恐
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復興廢寺孫樵謂僧皆無
功之人而坐享天祿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華屋精饌
而養遊惰之徒費天下資產武宗乃廢天下之胡廟
以僧人歸俗一十七萬今陛下復興廢寺再度僧人
而斧斤之聲至今不絕無益於生民反勞困於天下
宜當沙汰帝從之
辛未大中五年　立皇子潤為鄂王　吐蕃論恐熱入朝
以魏謩同平章事　冬湖南飢
壬申大中六年　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以裴休同平章事　禁僧人私置庵院除額設数
外止許置一院凡僧尼人有遠遊尋師者須有祠部給
牒仍要本州公文以為照驗　三月有彗星於觜參
夏淮南飢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號為
聖米
癸酉大中七年　帝自即位以來欲治弑憲宗之黨王守澄
預謀於陳弘志者文宗欲盡誅之不果遂成甘露之
禍乃詔長慶之初弑憲宗乱臣賊子之餘黨有搜擿
未盡者皆流竄其族䟽遠者悉皆赦免　立皇子洽
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　定枝笞法
甲戌大中八年　帝問韋澳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非
前朝之比帝俱之乃閉目搖手曰全未、、在卿策
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
其中擇有才識者與其謀上曰此乃末策又謂令狐
綯曰欲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
勿赦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官竊知其奏者由是與
外官相惡如水火之不合矣　正月朔日蝕　陝州
河清　九月考城縣雄雞化為雌
乙亥大中九年　上令常濴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　浙東軍乱逐觀察使李訥
詔州縣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丙子大中十年　册回鶻為懷建可汗　以鄭朗同平章事
內園使李敬寔遇朗不避朗奏之命剥色配南牙
議迁穆宗已下出太廟　善吹蘆管自製傾盃
丁丑大中十一年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以
蕭鄴同平章事　遣道士迎軒轅集于羅浮山　四
月雨至于九月　八月熒惑犯東井　九月有彗星

于旁長三尺
戊寅 大中十二年　以劉瑑夏侯孜蔣伸同平章事　以王
式為安南都護　嶺南軍乱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
平之　湖南軍乱逐觀察使韓琮　餌方士藥已覺
躁渴　臨政嚴重宰相奏事汗透重裘　八月魏博
幽鎮兗鄆滑汴宋舒壽和潤等州水害稼　徐泗等
州水深五尺漂沒數萬家　丁巳太原地震
己卯 大中十三年　武寧軍乱詔以田牟為節度使一方遂
安　四月甲午日暗無光　八月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懿宗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以杜審權白敏
中同平章事　南詔僭號寇陥播州

懿宗

名漼　宣宗長子　才本中庸　奢侈無度　奉事
胡神　諂慎宦官　嬖倖用事　天下盜起　迎佛
骨為人所殺不得其賊止稱暴崩　在位十四年
壽四十一　改元者一　咸通十四
庚辰 咸通元年　浙東賊裘甫攻陥象山安南都護王式討
之　禁州縣稅外科率　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夏侯孜罷以畢諴同平章事　五月上都地震
七月戊戌白虹横亘西方　十一月丁酉妖星初出
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
辛巳 咸通二年　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七月南蛮
攻陥邕州
壬午 咸通三年　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
之　置戒壇度僧尼行　無道之政待郎蕭倣上疏田
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
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上
不能從　徐州軍乱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
夏淮南河北飢　彬州馬生角　定陶民家羊生
豕如犢
癸未 咸通四年　南詔陥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畢諴杜
悰罷　以楊收曹確同平章事　六月東都暴水自
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　七月朔日蝕
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　九月孝義山水深
三丈破武關余城門氾水橋
甲申 咸通五年　以蕭寘同平章事　南詔寇邕州官軍敗
沒　以路巖同平章事　三月彗星出　五月夜漏
未盡一刻有彗出東北方色黄白長三尺在婁各
隰石汾等州大雨雹平地深五尺
乙酉 咸通六年　高駢大敗林邑蛮　以徐商同平章事
太皇太后鄭氏崩　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
卵　絳州大風拔木有十圍者　六月東都大水漂
壞十二坊溺死者甚衆　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
角　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賁
石鳴群鳥乱飛潼關側傾　十二月晋絳二州地震
壞舍宇地裂泉涌泥出青色
丙戌 咸通七年　高駢大破南詔蛮復取交趾　吐蕃寇邠
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
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所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
千緡行幸内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
紀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黠戛斯

遣使入貢　夏江淮大水　秋河南大水害稼　鄆州永福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　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圂舞又牡豕多將鄰里群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

丁亥咸通八年　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此皆亂之極也　懷州民乱逐刺史劉仁規　以于琮同平章事　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正月丁未河中晋絳三州地大震壞廬舍人有死者　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

戊子咸通九年　徐州戍卒龐勛作乱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　正月有彗星于婁胃　六月久雨禁明德門　秋江左及關内飢東都尤甚　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是謂長庚見則兵起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咸通十年　陝民作乱逐觀察使崔蕘　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龐勛殺崔彦曾自称天册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南詔入寇陷嘉黎雅州　春熒惑逆行守心　八月有彗星于火陵東北止

庚寅咸通十一年　群臣上尊號　南詔進攻成都　以常侏衛王鐸同平章事　光州民作乱逐刺史李弱翁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沁州綿上及和州牡馬生子皆死

辛卯咸通十二年　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徹沉檀講座設萬人齋此昏亂之極也　以劉鄴同平章事

壬辰咸通十三年　以趙隱同平章事　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敬述陰事上怒籍沒其家　春三月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隕　四月庚子浙東浙西地震　九月蚩尤旗見

癸巳咸通十四年　凡早朝多以僧人集於闕下李璋諫曰僧者名為喪門凡居官市賣行軍上任出門若遇僧人者必唾魘之為之不祥今喪門之徒常集於闕下以闕容喪門可乎國必常有大喪况帝又遣使迎佛骨于京師乃曰朕生得一見死亦無恨既至帝涕泣頂額膜拜迎之入宮尋曰暴崩卒應其口百日方發喪　劉曰憲宗迎佛骨不一年為宦官所弒身死於家奴之手本以迎佛而求壽反不得其死滅亡之速則知奉佛以求福反為不祥矣今帝不鑒憲宗之失又迎佛骨自謂生得一見死亦無恨及至膜拜涕泣何無耻之甚也迎之入宮尋曰暴崩卒為人所殺其故何哉盖有天下者以天為父是以子之事天也今乃天而事胡神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三月癸巳雨黃土　四月成都李實変為李庇　秋七月帝崩葬簡陵　僖宗即位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以蕭倣同平章事

僖宗

名儇　懿宗第五子　專事遊戲　國用耗尽　盜賊蜂起　乘輿播迁　呼宦官為父母惧其弑殺諂謟以求其生為彼斥辱苗不敢吐氣常欷歔而墮淚焉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一 改元者五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一
甲午 乾符元年 以崔彥昭鄭畋盧携同平章事·南詔寇
西川 陷黎州入邛崍關 濮州人王仙芝作乱聚衆
數千 起於長垣 正月 關東旱飢 日中有黑子
乙未 乾符二年 以宦官田令孜為中尉 上專事遊戲 政事
一委令孜 西川軍乱 討平之 浙西鎭遏使王
郢作乱 陷蘇常二州 王仙芝陷濮曹州 寃句人黃
巢聚衆應之 二月 宣武境内黑風雨土 四月 太
白晝見在昴 七月 飛蝗蔽日 自東而西 行過赤地
日中有若飛燕者 冬 有二星 一赤一白 大如斗
相隨東南流 光燭地如月 漸大 光芒猛怒 宦官田
令孜以鬬鵝媚帝 帝數幸興慶池 與諸王鬬鵝為戲
一鵝至值千錢者 洛陽建春門外 因暴雨有物墮
地如羖羊 不食頃之入地中 其跡月餘不滅 河北
馬生人 以應田令孜賊竊君柄所致
丙申 乾符三年 天平軍乱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 大破之
以備群盜 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 三月
奉天鎭上言 金龍晝見 自河升天 六月乙丑 雄州
地震 至七月辛巳止 地裂 壞州城廬舍 水湧 傷死甚
衆 七月 恒星晝見 九月朔日蝕 十二月 京師
地震有聲 晝有星如炬火 大如五升器 出東北 徐
行隕于西北
丁酉 乾符四年 王郢陷明台州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
陷鄆州沂州 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王仙芝遣尚
君長請降 宋威執之以獻 斬之 四月朔日蝕 五
月有彗星見 六月乙巳 太原大風雨 拔木千株 害
稼百里 庚寅 雄州地震 七月 月犯房
戊戌 乾符五年 大同軍乱 推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李
克用為留後 克用遂有雲中 招討使曾元裕大破
王仙芝於黃梅 斬之 黃巢攻亳州 未下 尚讓帥仙
芝餘衆歸之 推巢為主 號衝天大將軍 詔河南貸
商稅富人錢穀 除官有差 南詔請和親 以豆盧
瑑崔沆同平章事 曹師雄寇掠二浙 五月丁酉
大風拔木 秋 大霖雨 汾會及溢 流害稼
己亥 乾符六年 高駢擊黃巢 河東軍乱 殺節度使崔季
康 黃巢陷廣州潭州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 王鐸
先守將劉漢宏作乱 山東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
巢於荊門 二月 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藍田山裂 水
湧 四月朔日蝕 五月丁酉 宣授宰臣豆盧瑑崔
沆制 殿庭氛霧四塞 十一月丙辰 有兩日並出而
鬬 三日乃不見 冬 歲星入南斗魁中
庚子 廣明元年 沙陀冠忻代 逼晉陽 劉漢宏冠宋兗 徵
諸道兵討平之 青城妖人作乱 討平之 遣使南
詔與和親 令金吾將軍陳敬瑄擊毬賭三川 自
謂朕若應擊毬進士舉 當作狀元 優人石野猪曰 使
堯舜作礼部侍郎 陛下不免駮放 黃巢陷東都 入
長安 僭號 帝改元金統 帝奔成都 六軍奔散 相顧
謂曰 黃巢之起 始於宦官 朝廷所重者宦官耳 窮奢
極侈 以困天下者 莫如宦官 剥民之財 屠軍之肝腦
而無虛歲 皆獨宦官為之耳 六軍因是奔散 黃巢軍
發武后之塚 取其寶貨 淫其尸 以彰天譴 日暈如

虹有黄氣蔽日無光　四月甲申京師及東都汝州
雨雹大風拔木宮殿鴟尾皆落　絳州稷山縣民家
豕生如人状無眉目耳髮
辛丑中和元年　幸成都　以蕭遘王鐸同平章事
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乱　黄巢所署同州防禦使
朱温寧州降賜名全忠　黄頭軍作乱討平之　李
克用陷忻代州　壽州人王緒作乱陷光州　武陵
蛮雷滿等冦陷朗衡澧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
如杯椀　九月長安馬生人以應田令孜賊奪君柄
天報不警馬復生人
壬寅中和二年　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朱温攄同州
李克用冦蔚州　邛州牙官阡能作乱陳敬瑄遣
兵討之　劉漢宏冦杭州董昌擊破之　二月蘇州

嘉興馬生角　五月辛酉大風雨土　九月太原諸
山桃杏華有實　關内大飢　丹徒狗生角　十月
西北方無雲而雷
癸卯中和三年　以中官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衞觀軍容使
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峡路群盗平之　以朱全忠為
宣武節度使全忠遂有汴州　李克用破黄巢收復
長安　以裴澈同平章事　以宗女妻南詔　三月
丙午日有青黄暈　浙西天鳴若轉磨無雲而雨
四月丙辰日有青黄暈丁巳戊午亦如之　秋晋州
地震有聲如雷　十一月夜星隕于西北如雨
甲辰中和四年　田令孜驕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
巢黨尚讓斬巢以降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
盗殺中書令王鐸　進李克用爵隴西郡王　関

内大飢人相食
乙巳光啓元年　帝還長安　節度使李可擧王鎔冦易定
王處存擊破之　王緒陷汀漳二州前鋒将擒緒奉
王潮為将軍　李克用進逼長安田令孜奉天子出
幸鳳翔　秦宗權僣號陷東都　正月潤州江水赤
数日　四月積石河溢水暴至禾麥淯没殆盡秧稼
無收民大飢　有彗星于積水積薪之間　秋蝗自
東方群飛蔽天　河東有牛作人言其家殺而食之
丙午光啓二年　田令孜刼帝幸寶雞　以孔緯杜讓能同
平章事　秦宗權陷許州　王潮陷東州　孫儒陷
河陽　王重榮反朱玫立襄王熅為帝于長安　王
行瑜斬朱玫熅奔河中　二月荊襄大飢斗米三千
錢人相食　春城都地震月中十数　夏晝陰積六

十日　九月有大星隕于揚州府署延和閣聲如雷
炎光燭地　十月壬戌有星出于西方色白長一丈
五尺屈曲而隕　揚州雨魚　十一月淮南陰晦雨
雪至明年二月不解　十二月魏州地震　冬鄜州
洛交有蛇見于縣署復見州署蛇冬蟄令出見不祥
可知矣
丁未光啓三年　削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以錢鏐為杭
州刺史　高駢部将楊行密自称淮南留後　秦宗
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
漢州　車駕至鳳翔　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宗權
陷荊南　二月己丑日赤如血　五月秦宗權擁兵
于汴州北郊晝有大星隕于其營聲如雷　揚州大
飢斗米萬錢　維州山崩累日不止塵坌亘天壅江

戊
水逆流　十一月己亥下晡日上有黑氣
文德元年　魏博軍乱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
弘信知留後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　張全義襲河
陽　孫儒襲楊州　楊行密圍宣州　朱全忠遣兵
擊徐州遂取宿州　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以王
建為永平軍節度使　三月朔日蝕　李克用献馬
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蹄大如七寸甌　王重榮殺
煴帝還長安尋崩葬靖陵　太弟即位更名曄

昭宗

名曄　懿宗第七子　為宦官門生之称　帝為宦
官劉季述幽辱東内刼迁岐陽殺皇后太子諸王帝
身亦不能自保國勢至此其何不亡　時藩鎮跋扈
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欲保邦國得乎乃為梁所滅
在位十六年　壽三十八　改元者七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天祐一
己酉
龍紀元年　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王建攻彭州　進
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上祀圜丘宦官始服劍佩侍
祠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常乘肩輿至太極
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
有将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此等
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
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養壯士衛國家豈反耶帝
曰爾衛國家何不姓李而姓楊復恭無以對後遂舉
兵反　全忠破秦宗權斬之　七月甲辰月犯心星
庚戌
大順元年　李克用拔刑州攻雲州　孫揆不屈
死義　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
破之復取潞州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
擊走之　王建克邛州取蜀州　劉巨容能燒藥為
黃金田令孜求其方不與乃殺之　五月禹津河溢
水高一丈村落民居悉皆漂溺
辛亥
大順二年　孫儒攻宣州復遣兵攘滁和楊行密攻克
之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　以王
建為西川節度使　復李克用官爵　立皇子佑為
德王　春淮南大飢　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東行
入太微掃大角天市長十丈餘五月不見赦天下
五月大水
壬子
景福元年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王建圍彭州　李茂貞取
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楊行密擊孫儒斬之
以李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　初行景福崇玄曆
五月日色赦如黃金　蚩尤旗見初出若白彗狀
如髮長二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布疋至地如
蛇　六月孫儒攻楊行密于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
墜于儒營上狀如破瓦　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
十二月丙子有天攙出于西南已卯化為雲而沒
癸丑
景福二年　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王建殺
陳敬瑄田令孜　朱全忠拔徐州　李匡威刼王鎔
鎮人殺之　王鎔救邢州與李克用連和　以錢鏐
為鎮海節度使　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三月天久陰至四月
乙酉夜雲稍開有彗星於上台長十餘丈東行入太

微掃大角入天市經三旬有七日益長至二十餘丈
夏連陰霧四十餘日　十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
于營室
甲寅乾寧元年　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
譏嘲時事　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　李克用
克邢州殺李存孝　李茂貞拔閬州執楊復恭獻于
闕下斬之　宦官自称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
李克用攻幽州　黃連洞蠻圍汀州　以劉隱為封
州刺史　正月有星孛于鶉首　夏有星隕于越州
後有光長丈餘狀如蛇或曰枉矢也　七月妖星見
非彗非孛或曰惡星
乙卯乾寧二年　封李克用為晉王居晉陽　王行瑜李茂
貞韓建各將兵犯闕　董昌僭號於越州錢鏐克越
州斬董昌以鏐為鎮海節度使　楊行密取濠州壽
州及漣水　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　王行約李
繼鵬作乱上如石門鎮李茂貞斬繼鵬上表請罪繼
鵬乃茂貞養子也　削奪王行瑜官爵尋伏誅　以
王摶崔胤孫偓同平章事　朱全忠攻兗州　王建
遣兵擊東川　三月庚午河東地震　夏河漲　七
月熒惑犯心
丙辰乾寧三年　將勛起兵冦湘潭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
擊之　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　武安軍乱殺劉
建鋒推馬殷為留後時馬殷攻邵州以牒召之　貶
陸扆以朱朴崔遠同平章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
反帝如華州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以王潮為
威武節度使　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　以中官
韓建兼中書令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　六月天暴
雨雷電有星大如椀起西南墜於東北色如鶴練聲
如群鴨飛
丁巳乾寧四年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朱全忠克鄆州進
襲兗州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　王建克梓州　韓
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帝嘗令諸王將兵巡警以
防弘志之變奄人韓建與劉季述謀曰吾輩專統兵
政久矣今令諸王專兵必欲誅吾輩將何以自全建
乃奏宜罷諸王之兵不然恐有不測事端又言陛下
不當與諸王相見諸王亦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
措令歸十六宅自陛下即位以來皆以諸王典兵党
徒繁禍宜罷兵權實慮不測制之於未乱上曰何至
於此上不允建述知帝有防彼類乃矯詔夜發兵圍
十六宅執通王滋等十一王及其子孫無少長二百
餘人盡殺之於石隄谷帝悚戰慄啼不已自謂朕亦
不知死於何時李克用曰帝始以猜忌出於骨肉嫌
疑生於屛帷恃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
晉故有奄人之患國家之氣運至此將何以固國本
乎　張道古上䟽其畧曰國家有五危二乱昔漢文
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
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
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
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
上怒貶道古為施州司户朝野傷之　斷曰唐業至此
是天假之於道古使之言也外則邊臣李茂貞等乱
疆宇日蹙內則韓建季述賊奪君柄幽辱東內刼迁

岐陽王氣日削尚猶不悟何救敗亡其皆乱之甚也
卒為朱温所弑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李茂貞遣
將符道昭攻成都至廣漢震雷有石隕于帳前
光化元年　以韓建為修宮闕使　以馬殷知武安留
後　李茂貞與朱全忠發兵迎天子還長安　立皇
子禎為雅王祥為瓊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
從之　九月丙子有大星墜于丑方
光化二年　朱全忠表李罕之丁會王敬蕘並為節度
使　劉仁恭救兵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數萬
戶盡屠之投尸清水　保義軍乱殺節度使王珙
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馬殷拔道州　李克用
拔潞州　鎮星入南斗
光化三年　李克用治晉陽城　以裴贄同平章事
朱全忠以兵圍滄州攻鎮州取瀛景等州　劉季述
等知帝疑惧宦官之禍而諸王之兵既削內無援救
之力因帝醉未醒宮門未開乃率所典禁兵殺守門
宮女數人破門而入伏兵甲千人於宣化門外突入
思政殿遂宮人皆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欲起
走季述仲先等執帝取傳國寶奪之以帝及皇后嬪
御數人於車內為于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
曰某時某事尔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
乃鎔鉄鎖其門穴墻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
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
主無衣衾涕餓號泣聞於外季述乃矯詔以立太子
凡帝常日所喜者內外皆盡殺之夜則殺人晝則以
十車載尸而出李振獨與朱全忠曰季述一宦豎耳
乃敢囚廢天子不立太子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
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公不能討賊何
以復令諸侯全忠大悟乃舉勤王之兵以救帝季述
惧遣養子希度至全忠所許唐之天下立全忠為帝
全忠初意有允以李振之言乃舉兵討賊兵至闕下
三月客星出于中垣宦者旁大如桃光炎射宦者
乃不見　丙午有星如二十斛船色黃前銳後大西
南行　八月太白應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乃見　九
月杭州有龍鬬于浙江水溢壞廬舍　冬日有虹蜺
背玦弥旬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西南　帝在東南
武德門烟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　武德殿前鐘聲
忽嘶嗄至天復元年九月聲又变小
天復元年　元旦朱全忠以兵伏於安福門外以俟之
宦官王仲先入將士孫德昭擒斬之持其首至少陽
院扣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
曰可持首來我視之德昭乃献其首帝與后毀扉而
出全忠令將士尽搜索餘黨於中外凡無鬚者尽殺
之宦者韓全誨劫太子裕如鳳翔全忠乃擒劉季述
等詰究賊黨為乱所殺遂尸之夷三族投河赴井
自縊者不可勝數止留黃衣三十人以備洒掃季述
養子希度奉本二人皆斬于都市帝復位太子黜為
德王　崔胤陸扆上言禍乱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
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
上召李繼昭等謀之昭等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
聞書生為軍主上謂胤扆曰將士不欲屬文臣所主
卿曹勿堅求復令宦官韓全誨統之胤曰以宦官典

兵終為肘腋之患按春秋所載吾衛公十八年晉伐
齊奄人夙沙衛殿後奔以大車塞其隧勇士殖綽郭最
曰子殿於後為齊國之辱古以為辱今以為榮不亦
恥乎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
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哀求於上上乃令
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
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不知覺也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令李繼筠等勒兵劫上請幸
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
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
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　朱全忠
兵至河東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
谷宦官韓全誨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
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禪臣等奉陛下幸鳳翔上
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上行纔及壽
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
一足蹋闌干庭無群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
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不絕出門顧禁中
火已赫然　杜法從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乱
五月有三赤星各有鋒芒在南方　己巳夕有星
當箕下如炬火炎上衝高丈餘乃隕　十月日色
散黃金　十一月亦如之

壬戌
天復二年　封楊行密為吳王　進錢鏐爵為越王
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
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
為全忠歌以侑酒　李茂貞謀誅宦者以自贖遣全
忠書言之輿皆全誨等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
既十　請公迎鑾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
力今　曰僕舉兵至此正乃乘輿播遷公能協
力周　也　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
正月客星如桃在紫宮華蓋下漸行至御女　丁卯
有流星起文昌抵客星客星不動　二月帝至自鳳
翔其明日有大星如月自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尾
迹橫貫中天三夕乃滅　十月太白夕見在斗十
二月甲辰夜月有三暈粟白中赤黃外綠　汴中大
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起已為人
所啗市中賣人肉犬肉茂貞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
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

癸亥
天復三年　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
入援乘輿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見之泣曰吾屬為帝
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強兵但自衛
於是各鎮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　李茂貞請誅韓
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
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首以示全
忠　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蘇檢女
為景王秘妃以自固上從之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
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
誅九十人　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
使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
首流涕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
卿再生親解玉帶賜之　車駕入長安朱全忠以兵
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捉捕誅之　封王建為蜀王　封
朱全忠為梁王　二月丁丑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
西南　雨土天地昏霾　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
餘其氣如烟其味苦　十月甲午有大聲出於宣武
節度使廳事　十一月太白在南斗
甲子天祐元年　朱全忠欲遷天子都洛陽恐崔胤立異乃
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
所親厚者數人　朱全忠逼帝遷都洛陽移書促百
官東行驅徙士民號泣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
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　車駕至華州民夾
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
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
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
左右莫能仰視　車駕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
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
祐為嘉王　朱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使
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事急奏欲面
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
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大呼曰寧
殺我曹勿傷帝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弒
之　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遂為昭
宣帝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錢鏐為吳越王　以
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二月太白夕見昴西去炎燄
如火又有三角如花而動搖　四月有星狀如人首
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　閏四月乙未朔大風雨
土　甲辰大風雨土　五月庚寅乙夜雨晦暝有星
長二十丈出東方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六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　九月壬戌朔大風如
仲冬浙東浙西大雪吳越地氣常燠而積雪近常寒
也　十月朔日蝕　京師大飢

昭宣帝

名柷　昭宗第九子　乘亂而立　以幼冲嗣位
政出全忠　救生無暇　拱默而已　卒為全忠所
殺奪其國焉唐祚乃滅　在位三年　壽十七　仍
用天祐紀年
乙丑天祐二年　楊行密卒子渥嗣　以高季昌為荊南留
後　晉王李克用遣使如契丹約為兄弟　朱全忠
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
封皇弟禔為穎王祐為蔡王　三月乙丑夜中有
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　四月庚子夕西北隅有星
類太白上有光似彗長三丈色如赭辛丑夕色如縞
或曰五車之水星也一曰昭明星也　有彗星見于
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陵中台下台　五月乙丑夜
彗星自軒轅左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長亘天
丙寅天祐三年　朱全忠遣使如契丹　契丹阿保機侵奚
霫女真諸部降之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荊南留後
二月丙申月暈在熒惑　四月朔日蝕　八月歲
星在哭星上生黃白氣如字狀　閏十二月東方有
星如太白自地上徐行極緩至中天如上弦月乃曲
行頃之分為二

帝天祐四年　朱全忠以李振之言賊簒帝位自称皇帝
更名晃國號為梁改元開平廢唐帝祝為濟陰王而
尋弑之唐祚乃亡　丞相楊涉手持傳國璽立全忠
為帝其子凝式直史舘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
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
為之不寧者數日　梁以馬殷為楚王錢鏐為吳越
王劉隱為南海王王審知為閩王　契丹耶律阿保
機称帝更億　蜀王王建称帝
唐自高祖武德戊寅称帝至昭宣帝天祐丁卯凡二百
九十年梁代之
新曰唐自玄宗之用高力士而閹宦官用事之端及
手肅宗遭祿山之乱漂泊靈武値家國傾危之際不
得已而任李輔國魚朝恩之監軍其後代宗即位不
能復奪累代皆以為常焉及其更代践祚之際忌其
英明聖哲之主其太子與諸王以嫡以長而當立者
皆抵之以死乃利立昏幼以專國政自是唐業非李
氏之所有皆出於宦官之家當是時多士之憤盈襟
天下之怨滿腹言之者身家俱破阿附者貴顯宗族
是以刑賞黜陟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矣是以十
五代之君一百六十八年弑殺廢立視之以為常焉
其父子祖孫不免駢死於宦官之手悲乎盖史氏之
作書也乃為後代明鑑而力陳興亡之說使知
天其興也因前朝總攬之其身為人殺國為人奪
乘其推朽而為我所有其禍亂之由載在簡册昭如
日星故為後世之明戒其不讀史氏之書者則不知
有興亡之說不鑑前車之覆故亡也其漢不鑑秦之
亡於趙高復用曹騰終為操丕所簒唐又不鑑漢之
失而復用斯人弑殺廢立相継角立終為季述所亡
是甘心稔禍不亦毕矣按胡氏断曰易世之後末流
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遜至於此哉
又按魏徵謂淯豎之禍自堅刁以来傾覆國家者非
一不鑑前代之失而自甘心委身於淯豎之手屠戮
之慘遺殃於子孫有若是之痛歟卒為劉季述所賣
而國亡於賊乃為朱温所簒而唐亡焉
欽取司馬温公断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来久矣盖
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
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彼有性識儇利語言辯
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
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
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
辞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
陟刑賞之政潜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
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乱者
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横然皆假人主之
權依憑城社以濁乱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
児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
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
兵故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
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晩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
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
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以兵靈武李輔國以東

宦舊隷参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受子慈
父皆不能庇以亟覆悖終代宗踐祚仍尊獲轆程元振
魚朝恩相継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
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
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
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
無訴遂棄勲庸更為叛乱徳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
稍絀而反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
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
是大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
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変寶曆狎暱群小劉克明蘇
佐明為逆其後絳王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
官所立勢益驕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
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
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
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
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
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戸公卿大臣連頸
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縦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
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
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
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恠矣賊汙宮闕両幸梁益皆
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
其人所行不由其道終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
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
終則兵交闕庭矣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
東内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
之連兵圍城再羅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
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
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
皇盛於肅代成於徳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氷至
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
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乱致禍賣官鬻獄沮敗
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
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
如巷伯之疾悪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辞賞呂彊之
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乱楊復光之討賊
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
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
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寛赦
如此雖使之專横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
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乱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
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
之忿而國随以亡是猶悪衣之垢而焚之悪木之蠹
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乱也斯之謂矣

唐秘史 終

漢唐秘史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寧王權撰權自號臞仙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逾二年就藩大寧燕王謀反挾之同行為燕王草檄約中分天下永樂元年秋封南昌而仍其故號正統十三年始薨事迹具明史本傳傳載此書作二卷與今本合權自序云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纂輯成於辛巳六月攷是年為建文三年權已為燕軍所刼故不書建文年號而其弟安王楹跋亦第書歲在壬午也其書以劉三吾等洪武間進講漢唐事實類次成編故詞多通俗其諸帝論贊皆太祖御撰唐末繫司馬光論亦奉敕載入故特題曰欽取其大旨以後世之亂亡皆推本於貽謀之不善所論不為無理而擇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談如高帝斬蛇後轉生王莽之類皆偽妄不足辨也

奉天靖難記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奉天靖難記四卷》提要

奉天靖難記卷一　　國朝典故十一

今上皇帝

太宗高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

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上初生雲氣滿室光彩五色照映宮闈連日不散

太宗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異之獨鍾愛焉比長聰明睿智仁孝友弟出

於天戊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十三年壬寅之國

上文武才略卓越古今勤於學問書一覽輒記六經群史

諸子百家天文地志無不該貫日延名儒講論理致自

旦達暮不休言辭從容簡明寬厚謙恭處己寬仁愛人

始終如一意豁如也任賢使能各盡其才大賢之士樂

於為用下至厮養小卒咸得其歡心暇則閱武騎射便

捷如神雖老將自以為不及每料敵制勝明見千里賞

罰號令不爽而信用之威震戎狄夷人帖服不敢近塞

將明文物力行節儉故國內無事上下咸和年谷累豐

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每出親訪民間疾苦撫

猶自姓無畏文書少皆愛戴馬度並恢廓規模宏遠矣
太祖常曰吳日安國家心
興王也
上容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
上私謂人曰龍顏天表鳳質日章頂雖隆準負太平
天子此物徵之太子所爲多失道忤
太宗意
太祖常皆職之退輒有怨嘗於宮中行呪詛忽有雷霆霹
燈燭出城器無所懼又擅募勇士三千餘東宮執兵衛
太宗聞之語
學寧商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以成帝業今兒子所爲
如此將爲社稷憂奈何
皇后曰天下事重要不敢與知惟
陛下審之
太祖曰諸子無如
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撫國家吾所屬意
皇后慎勿言恐泄而亂之也皆潛以告太子者太子日夜
伺察
太祖曰召藍玉私與語會玉當征納哈出歸至非平以名
馬往

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獻是非所以尊
君父也卻之玉惶恐以怏怏不能平至是乃與太子曰殿
下試觀
陛下平昔所最愛者爲誰太子曰無知
燕王曰臣所見亦然臣觀其在國撫衆甚不類擬且得
人心衆謂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一聞于
上殿下之愛日衰且臣竊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
下且審之太子曰
燕王素友弟且善事我又無釁何以處之玉曰殿下推赤
心問臣臣不敢隱故言及此惟畫臣愚爾殿下慎之勿
泄所謂事機不密則害成太子領之玉出太子語玉曰
御爲多方採察有聞即以告我玉應之由是太子漸至
猜疑於
上矣乃日夜排擠求所以傾
上特晉王聞太子失
太祖意私有儲位之望聞語人曰異日大位次當及我遂
僭乘輿法物藏於五臺山及事漸露乃遣人縱火并藏
室焚之自此惟益猜忌荒淫無度醜聲日聞于外又好
弄兵擅殺人一日無事以軍馬圍村落屠無罪二百餘
家其慘酷尤甚常飼惡犬以嚙人爲樂犬不嚙人即殺

其犬小兒爲犬所嚙死者甚衆臣下無有敢諫者即撾殺
之
太祖聞之怒召晉王譴責之晉王見太子乞爲解釋太子
曰爾所爲
父皇焉得知此自
燕王發之也晉王信其言由是漸生嫌隙時
上亦來朝會有疾晉王數以言相侵欲使
上疾增劇以快其意又極詆
上於太子前太子遂誣
上以飛語謂
上嘗見龍自言當有天下
上頗聞其語驚曰我謹事長兄自度無所失何得有是言
深自辨析太子怒不解
上日加憂畏至疾益甚遂扶疾歸國由是太子與晉王深
相結交構媒孽晉王又厚結近戚以爲己聲譽日夜搜
求
上國中細故專欲傾
上然卒無所得洪武二十三年春
太祖令晉王率師西出

上率師北出會期進師同征胡寇乃兒不花晉王素畏懼
出近塞不敢進
上直抵迤都山徑薄虜營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
女數萬口羊馬輿槖駝數千晉王忌
上有功先遣人頼太子言
上不聽己約東勞師冒險太子遂言於
太祖謂
上勞師深入未見其利晉王全師而歸
太祖聞之不樂及捷報至
太祖太喜曰清沙漠者
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從言於
太祖曰晉王雖不深入然遥張聲勢犄角胡虜則其功亦
不少矣
燕王雖獨以爲功
太祖不聽太子又誣
上得善馬珍寶不以進
太祖由是益不信太子言二十五年春復命
上率師出塞得胡寇候騎所置木脚遣人來報太子謂
上怯於深入故假木脚來奏甚不信惟
太祖獨信未幾

上獲胡寇諜者至乃前置木牌者自言其事太子無語
太祖益喜四月丙子太子甍
太祖愈偏於
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甍諸孫少不更事主器
不得人朕欲建
燕王爲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所託矣學士劉
三吾曰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且皇孫年已長可立以繼承
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於天曰後嗣相承國祚延永惟
聽於天爾後立允炆爲皇太孫一日允炆與黄子澄俱
坐東角門謂黄子澄曰我非先生輩安得至此
耶耶萬歲後我新立諸王年長各擁重兵必思有以制之
黄子澄曰他日處置不難允炆曰請言其方畧黄子澄
曰諸雄藩衛之兵僅足自守朝廷軍衛犬牙相制若有
事以天下之重臨之蕞不破矣漢之七國豈不強大率
底滅亡要之以大制小以強制弱無足憂也允炆喜曰
茲事全賴先生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升遐是夜即斂七日而葬踰月始訃告諸王止不得
奔喪
上聞訃哀毀絕倒南向慟哭先是

太祖病遣中使召
上還京至淮安允炆與齊太等謀矯詔令
上歸國
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問左右曰第四子来未無敢應者
凡三問言不及他逾時遂崩允炆矯遺詔嗣位忘哀作
樂巫覡以桃茢祓除宮禁以琉水徧灑殿壁燒諸穢物
以辟鬼神
梓宮發引與弟允熥各杖劍立宮門指斥
梓宮曰今復能言否復能督責我否言訖皆笑畧無戚容
政事一委權姦悉更
太祖成法注意諸王遂成不軌之謀矣一日朝罷允炆謂
黄子澄曰先生憶昔者之言乎子澄曰何事允炆曰東
角門在爾子澄曰臣以爲他事若是事臣固不忘也此
事須密待臣細謀之一日與齊等私相謀曰今主幼不
閑政治諸王年長手握重兵久則難制吾輩欲長有富
貴須當發計齊泰曰此甚易但使人誣發其陰私以
逆謀則可以削之削一可以連坐子澄曰此策未善姑
更思之齊泰曰他事不足以重之惟加以大逆則坐以
不宥子澄曰善但所發何先齊泰曰
燕王素英武威聞海内志廣氣剛氣剛者易挫抑執其有

異圖執信其誣去其大者小者悟子(順)澄曰是謀雖佳然
未盡善
燕王性驚達果斷嘗觀其舉動沉靜深遠莫測其端倪恐
未易去一發不成大事遂去莫若發自周王周王易與
爾同去周王可以覘且令議周王罪周王其同母弟也
必來救救則可以連坐周王既去則其勢孤立僻處一
隅危如累卵誰肯從之此時雖有聖智不能爲矣齊泰
曰公言甚善非所及也明日以語允炆喜曰黃先生可
謂善謀乃遣人流言於朝曰周王反允炆始佯爲不信
反告者三至遂遣李景隆兵聲言備西李景隆猝至河
南周王治具邀其登食李景隆以兵圍王城執王府僚
屬驅周王及世子闔宮皆出拘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
入雲南因寄至與妻子異處穴牆以通飲食未幾罪代
王[illegible]而罪湘王通其闔宮焚死又錮齊王囚於京師又
逐岷王降爲庶人流於漳州時諸王坐廢允炆日益驕
縱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
路淫佚縱恣罔所不爲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
宮日夕飲食剸戮殺無辜首任其所當謂千不脆美

則從欺于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
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
宮人有色者皆選與通常服媚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
數老女不足更縛牝羊母豬與交荒耽酒色晝夜無度
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
覺殿於內輪藏出公主與尼爲徒致禮桑門佛像
宗廟嘗置一女子於龕以爲戲謂時物昇入
奉先殿薦新龕開衆觀大笑而散倚信閹豎與决大事凡
進退大臣黎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衣冠毒害良善御
史皆被箠撻紀綱壞亂構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恬不
是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
人頭血色模糊直衝宮內寂無所有狐狸滿室
變怪萬狀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
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飛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
疾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毀承天門
災雖變異多端而酣樂自如初周王被執累朝
上議其罪時
上含哀守制憂成疾見朝端端不知所謂乃上書曰若周
王所爲形跡曖昧念一宗親親無以循徐輒加重譴
竊詳周之恩有傷日月之明如其顯著有跡可驗則

祖訓俱在中間辭極懇切允炆觀之色變以示齊泰黄子
澄曰事可止矣齊泰黄子澄遂出私相語曰宦官婦人
之仁今事機如此豈可已也同言於允炆曰今周王既
獲所忌者惟
燕王嘗因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并去之使允炆猶豫
不決乃遣人四出陰伺候王府事無所得曰欲罪狀無
跡可尋何以發覺齊泰黄子澄曰但加之罪何患無辭
今其書詞多言救周王指以通情夫復何辭允炆曰是
策果善所立未久連去數王難掩天下公議先生且止
黄子澄曰為大事豈能顧小疵況
太祖常注意
燕王欲傳以天下兩宮深致嫌隙久至
陛下幾失大位非二三臣竭力爭則固已為所有陛下安
得至此今事機如此倒值其病不因此時圖之他日難
也允炆曰
燕王勇智絕人且善用兵雖病恐倅難圖也宜更審之齊
泰曰今胡寇來攻可以防邊為名發軍奉戍開平護衛
精銳者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恐後有
噬臍之悔允炆頷之乃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張昺為
布政使詠誘王府官屬覘察動靜三十一年十二月允炆

以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王府
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王府胡騎指揮關童等悉詔入
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
德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以都督耿瓛練兵於山海
張昺布置於外謝貴覘伺於內約其俱發特
太子漢王趙王皆在京守喪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
黄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
歸使坦懷無疑也乃遣歸尋悔遣人追之至途不及而
回齊泰等覔密謀令人上變告適
上遣人來奏事齊泰喜曰事機就矣遂執之鍛鍊成獄即
發符遣王府官屬且謝貴先發密約長史葛誠為內應
宋忠等為外應令王府人無大小獲之必盡於六月謝
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逼
圍王城外牆報者曰馬圍外牆
上以前操練者休息牆外不知軍馬逼圍謝貴等又以木
柵斷端禮門四路有來言者
上曰我病少出入門聽其塞貴等騎馬張蓋過王門不下
又扶守王城卒
上皆不理謝貴等乃令軍登城擐甲執兵望王城射箭四
面鼓譟震動城野

上聞之曰此何爲者未能張玉泣曰外勢若此誠爲可憂
臣等生爲魚肉矣
上慰遣之曰我與若等奉公守正何有異聞而乃至此令
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勿憂也特官屬已有逃入佛寺藏
井上謀旦夕計昔未幾削爵詔下朱能等復泣曰今幼
主昏蒙奸臣執柄謀害宗藩圖危
社稷立未幾特諸王廢殆半臣屬皆誣以大逆誅戮夷
挐及於宗族可爲寒心
殿下居國何有過失一旦無覺而妄削名爵兵刃四集以
相圖也事危勢迫禍不可測
殿下坐以待之臣等死不足惜但傷
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封建諸子相傳萬世
陛下陵土未乾而諸王蒙患國除身戮誣以不道之名他日誰
爲雪冤受屈萬世
殿下縱愛其身以守區區之小諒參
太祖高皇帝宗廟社稷何況身亦未必能保也
上亟止之曰今雖削吾爵猶或可白若等勿輕發言恐出
而招禍自是取滅族爾能等復泣曰誰不愛其死臣等寧
死耳
陛下之前不忍於奴隸鬻掠刀鋸之下言訖哭不能止已

月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薛含唱問曰爾磨刀欲何斬
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唱竊以告會都指揮張信密來告
謝貴等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驅入王府爲變朱能
等潛遣間往覘之果然能等請曰事急矣語曰先發者
制於人救死於水火不可緩也
上曰誠知禍機迫切有不能免然骨肉至親嫌疑交構可
以情白俟再籌之朱能等曰臨難貴於果決臣等雖不
敢逃難終當圖全
殿下雖曰叔姪至親嫌疑交構可以情白然禍難竊發一
落殺中恐無自全獨不見周王乎戮辱困苦不同匹夫前
事之失後事之鑒不如且以兵自救幸而不亡冀其改
悟猶或可解若徒束手受戮後雖悔之無及也
上曰事既迫切不利於我我當告於
父皇
母后
天地神明寧自裁決以明予志張玉等曰此匹夫匹婦之爲
豈
殿下之所爲乎
上曰天危欲求安禍欲求福小少事大不能求安而反陷
危矣不能資福而反益禍矣朱能等曰古語云人衆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殿下之天有時乎定矣
上曰諸公堅欲如此其相怨也張玉等曰今死在須臾不
待旋踵但候死而已尚何怨
上曰計將安出張玉等曰護衛勇士尚餘捌百暫入王城
守衛
上曰常聞兵者凶事也戰者危道也爭者事末也誠所不
欲張玉曰聖人有不得已用之者湯武是也若臣等言
不聽請從此決矣
上曰必如諸公言可以自救但其軍布滿城市人少恐不
足辦事朱能等曰擒謝貴張昺餘無能爲矣
上曰謝貴張昺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取之可也今
奸臣遣內官逮護衛官屬悉以所坐名狀之就令差來
內官召貴昺等付所逮者貴昺必來縛之一夫之力爾
乃藏壯士於端禮門外遣人召貴昺貴昺不來久方至
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之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
壯士出擒之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王
等盡捕之伏者將士皆勇躍爭奮一以當百時圍王城
軍及列隊於市者惟聽貴等指揮及聞謝貴張昺被擒皆
散出惟九門皆力戰不退是夜攻門黎明已克其八惟

西直門未下
上令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西直門見闘者呵之
曰汝衆喧哄欲何者誰令爾爲之不識之舉是自取殺
身爾衆聞雲言皆散乃盡克九門遂下令安集城中人
民勞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俞瑱走居庸
官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關
上親問謝貴張昺得奸惡交搆之狀
上曰我初不信人言奸雅設計逞毒如此之甚幾爲其所
害矣聞之令人心膽震悼不知有生於是大慟對諸將
士曰我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法分守今
幼主嗣位信用奸回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緒無窮一旦殘滅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
今禍迫予躬實欲求死不得已者義與奸邪不共戴天
必奉行天討以安
社稷

天地神明照鑒於心將士聞之皆感動流涕俄陰晦咫尺
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燭地洞徹
上下將士皆喜以為
上誠心感格也　甲戌日通州衛指揮房勝等卒衆以城
來歸丙子日馬宣在薊州謀起兵亂遂遣指揮朱能等
率兵攻援之生擒馬宣遷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
郁亨各以城來歸　丁丑俞瑱在居庸關剽掠居竊走
來告
上曰居庸關山路險峻不平之際峻有人守之萬夫莫窺
據此可無北顧之憂今俞瑱得之利為彼有勢在必取
譬之人家後戶豈容棄與寇盜今乘其初至又無剽掠
民心未服取之甚易若縱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後難取
也乃命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往討之安等攻援
其城俞瑱走懷來依宋忠捷至
上曰使賊知固結人心謹守是關雖欲取之豈能即破今
天以授予不可失也乃令千戶吳玉守之
上諭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關必有爭之勢因其未
定可出擊之諸將皆曰賊衆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
宜固守以待其至
上曰非公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力則不足智勝
則有餘賊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
乘其未定擊之必破　癸未
上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
甲申至懷來先是獲賊間諜言宋忠誑北平將士云舉
家皆為
上所殺委尸填滿溝塹宜為報讎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上知之乃以其家人為前鋒用其舊日旗幟衆遙見旗幟
識其父兄子弟或在城遠相呼應同聲喜曰噫我固無恙是
宋都督誑我也幾為所誤遂倒戈來歸宋忠餘衆愴惶
列陣未成
上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宋忠大敗奔入城我師乘之
而入宋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擒都指揮俞瑱斬都指
揮彭聚孫泰于陣并首級數千獲馬八千餘匹都指揮
莊得單騎遁走餘衆悉降各遣歸原衛諸將已得宋忠
頓有喜色
上曰宋忠本庸材以利口取給諂諛奸惡貨賂得官總掌
兵柄便爾驕縱此輩從來小人視之如狐鼠耳區區勝
之何足喜也苟勝大敵喜當何如夫喜則易驕驕則不
戒不戒則敗矣孔子所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諸將咸頓首稱善

丙戌遣指揮孟善引兵至永平守將趙彝郭亮等以城
降丁亥
上諭將吏軍民曰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綏靖四方一統天下並建諸子藩屏國
家積累深固悠久無疆
皇考太祖高皇帝初未省何疾不令諸子知之至於罪避
又不令諸子奔喪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七
日即葬踰月始詔諸王知之又折毀宮殿掘地五尺悉
更
祖法以奸惡所爲欲屠戮親王以危
社稷諸王實無罪橫遭其難未及暮年茨長五王我遣人
奏事執以捶楚備極五刑鍛鍊及獄任用惡少調天下
軍馬四集見殺予畏誅戮欲救禍圖存不得不起兵禦
難誓執奸雄以報我
皇考之讎天幼冲行亂無厭淫虐無度慢瀆鬼神矯誣傲
狠越禮不經肆行罔極罪有攸底
上天震怒用致其罰災譴屢至無所省畏惟爾有衆克恭
予命以綏定大難載清朝廷永固基圖我
皇考聖人在天監觀於茲亦惟爾有衆是佑爾惟不一乃
心懷慢乃志亦是底於厥咎陷于孥戮竊聞之仁者不
以安危易
節義者不以禍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志爾有衆明聽
予言則無後難若彼有悛心悔悟是圖予有無窮之休
爾亦同有其慶矣告予有衆其體予至懷
戊子
上獲宋忠因上書曰蓋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
夫智者恒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智
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不由斯也
今事機之明非若不見而乃不加察請得以獻其慮焉
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亂離群雄角逐披冒霜露櫛沐風
雨攻城野戰親赴矢石身被創痍勤勞艱難危苦甚矣
然後平定天下立綱陳紀建萬世之基封建諸子鞏固
天下爲磐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不敢怠遑不幸
我
皇考賓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欲秉衆之權潛動搖之
志包藏禍心其機實深乃構陷諸王以微滿啓然後大
行無忌予奪生殺盡歸其手異日吞噬有如反掌月以
諸國觀之無毫髮之瑕造無限之釁端成之首如罪草
皆曾何盡然感動於心者諸王其受困辱甚若此隸甚

子沉離暴露道路驅逐窮窘衣食不足行道顧之猶惻
然傷心仁人焉肯如此天昔我
皇考廣求嗣續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絕戕宗室惟恐不速
我
皇考子孫須幾何時已皆蕩盡我奉藩分守自信無變不
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懷欲滿以待遂造頭厲起兵兵見
圍驗動天下直欲屠戮然後已謂以大義滅親不論骨
肉非為殺我一身實欲絕我宗祀當此之時計無所出
惟欲守義自盡惧死之臣以兵相衛欲假息須臾然後
敷露情悃以祈哀懇冀有回旋之恩滂沛之澤書達闕
下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古語云困獸思鬪蓋死迫
身誠有所不得已也都督呆忠集兵擐來就日見功乃
率兵銳八千禦之兵身總定忠即敗北遂生擒之全其
守領待之如故尚冀左右易心悔悟念及親親哀其窮
迫更加寬宥使臥有更生之望下無畏死之心如此則
非特臥之幸實
社稷之幸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諸侯綿八百餘年之基及
其後世衰微齊桓晉文成一國之功雖以秦楚之強不
敢加兵於周者有列國為之屏蔽也秦廢封建二世而
亡可為明鑒今思此則寧為乘之上孤然獨立於上而

久長者乎詩曰价人為藩太師為垣大邦為屏太宗維
翰懷德為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謹以始為
終第戡為一必欲見屠兵連禍結無時而已一旦有加
吳廣陳勝之徒竊發則
皇考艱難之業不可復保矣歎露衷情不勝懇悃之至前
因執不回復群邪之計安危之機寔係于茲
上以書諭示群臣見者咸曰辭旨懇切必能感動豈得休
兵息士誠為靈願
上曰孝弟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視予之言豈得不
惻愴于懷也陳導曉切冀其聞悟彼能感動征移轉之
間耳然予度之彼忍心如此又況日邇小人聞見昧於
大道必欲逞其狠毒縱有百口喪詐亦難回也御筆試
觀之
已丑
上諭于衆曰吾與若等為者非所以求富貴所以救死保
妻孥也好生惡死人情所同見亂思治古今則一今天
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百姓者
太祖之赤子也奸權作亂欲殄戮邦家驅赤子　以蹈白
刃非所得已也爾等居外常敎誨敎則傷天地之和以

慎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既失
大本斯失君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而
亂法遺予言者有法以治之吾已上書于朝旦夕希望
恩旨苟能全生豈忍小輩獨歷于法爾輩懋哉毋詒後
悔諸將士咸稽首曰
殿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臣等豈敢背德以取罪戾乎庚
寅守遵化指揮蔣玉來報都督陳亨劉真都指揮卜萬
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於沙河來攻遵化壬辰
上率兵援之劉真等聞
上將至遁回松亭關堅守不出 乙未
上命千戶李濬等領兵至關口指揮部丘為將攻城狀劉
真等閉關不敢出
上曰大寧兵馬不散終為吾後憂然劉真老無能為也
陳亨素忠誠託心於我但為卜萬所制若去卜萬陳亨
必來劉真寡謀易於斯乎以間動之必生嫌隙適逆騎
獲大寧一卒至
上曰間可行矣乃貽書卜萬大稱獎之中極毀詆陳亨緘
識牢密置一卒衣領中飲之酒賞而遣之潛引同獲卒
竊視之佯不欲其見實令其見卒問守者曰彼何為哉

守者曰汝何用知之卒曰苟令吾知之不敢背德守者曰
彼歸以適音耗欲厚賞卒謂守者曰能為我言請得備
行帷命是從守者曰諾遂俱遣之乃不語賞卒不得賞
者心不能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於卒衣領中搜得與
卜萬書果疑之執卜萬下獄籍其家八月戊戌朔 己
亥諜報耿炳文領軍三十萬駐眞定都督徐凱領軍十
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於莫州其先鋒驍勇者九
千人已據雄縣大肆擄掠
上率師征之 壬子至涿州屯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
循時度白溝河
上曰今夕中秋彼不虞我即至必飲酒自若乘其不戒可
以破之促諸軍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賊眾始覺乃
登城大罵我軍憤恨黎明攀附而上遂破其城
上亟傳令戒諸將勿殺我軍怒其罵盡斬之獲馬八千餘
匹
上責諸將曰我之舉義所以安
社稷保生民豈以多殺為尚嘗戒若等毋嗜殺人若等欲求
我所為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夫多殺適以堅人心皆
是死盡力以鬬一夫拚命百人莫當終非所以安全之
道昔曹彬下江南未嘗妄殺其後子孫昌盛往往好殺

者多底絕域今雖捷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大諸將
頓首謝罪
上料潘忠楊松近在莫州不覺城破必引衆來援
上曰吾必生致潘楊諸將皆不知所謂乃命譚淵領兵千
餘先過月漾潛伏水中約忠等過橋聞砲聲即起據橋
淵以水中難久伏
上令軍取茭草一束蒙其頭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數人
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淵知
上旨往伏水中
上登城遙望忠等果至出師逆擊之路傍舉砲水中伏兵
即起據橋潘忠敗急趨橋不得我軍背夾擊之生擒潘
忠楊松餘多溺死
上問忠等軍虛實忠云莫州尚有戰士萬餘馬九千餘匹
聞我敗必走急取之可得也
上率精騎百餘為前鋒趨莫州徑薄賊衆悉降其衆盡獲
其馬與輜重明日回軍駐白溝河語諸將曰今潘忠等
被擒梁皆敗沒耿炳文真定必不虞我至不為設備我
由間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諸將孫善有張保者來降
將校也請為前鋒衝擊賊自効
上問張保賊中虛實保曰軍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半營

滹沱河南半營河北
上給張保馬遣其歸令保佯言因敗被獲守者少縱遂脫
竊騎馬逃回且聲言大軍將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
令彼知掩其不備奈何遣之使其為備
上曰不然始不知彼實故欲掩其不備今知其衆半營河
南半營河北是以令知其我軍至則南半之衆必移
於北并力拒我一鼓可盡敗之兼欲賊知雄縣漠州之
敗以奪其氣兵法所為先聲後實即此是矣若不令其
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岸之軍南岸之衆來我戰疲
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勝負難必且人安身
歸我當推誠任使何用懷疑借彼有反側去一張保與
我何損由是而成亦一人之間耳諸將惟惟無敢復言
遂領兵而西
午面至無極縣
上以賊衆我寡試諸將勇怯乃召問大軍所向有云且往
新縣以觀賊勢
上曰新縣僻在一隅吾豈可留于彼銳氣以緩賊引衆來戰
勢力不均若等且度能勝之否今真定賊衆新集
紀律未定人心不一乘我士氣方銳一鼓而破之諸將
咸然式有惟張玉與

上意合力贊其決　壬戌至眞定城二十里擒其樵采者
詢知賊爲備西北東南無備
上率輕騎先至東門突入賊運粮車中擒二人問之賊果
移於北岸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
上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先擊破賊二營時耿炳文出濠
使寄之覺奔回急趨橋我軍斷斷橋寨橋不得趨耿炳
文與被擒有一賊登城大罵相拒二百餘步
上引滿弓以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耿炳文出城來戰
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衆齊擊之
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賊陣耿炳文大敗急奔
入城軍爭開門塞不得入相蹈籍死者甚衆乃自斷其
軍然閣門自守丘福等欲入子城門閉而退賊左副將
軍駙馬都尉李堅領衆接戰薛祿引槊刺堅墜馬揮刀
斬之堅大呼曰我駙馬勿殺我祿生擒之右副軍都督
寧忠左軍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斬首三萬餘
級尸塡滿城壕溺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降將
士數萬盡散遣之有二千人願留不欲歸
上從之薛祿縛李堅來見
上謂之曰爾本戚畹何所恐化亦從兇悖今日之罪安可
逃乎堅頓首乞降須臾將士縛顧成來見上曰爾我

父皇舊人安得亦爲是舉成泣曰今日老臣爲奸臣逼迫
冒犯大逆罪無所逃老臣幸見
殿下如見
太祖儼容老臣不死尚當竭犬馬之誠以爲報
上曰忠義之士能知是乎遂去其縛以衣賜之
上還見軍中人聚語問諸將曰彼何爲皆云降者謀欲叛
去
上曰吾自訊之乃召與語曰凡降者吾任其去留誠以其
有父母妻子之思爾等欲去當明以告我給爾資粮優
遣出境逃則爲邏騎所獲必不免爾我全爾生爾反求
死降者咸頓首曰安得有此言誠不願往今日誠欲效
力報恩也餘欲歸者稱
上不殺人傳播道路彼雖殺之不能禁自是賊軍臨陣皆
無鬪志遇戰兵刃未接先有投戈而走者
上語諸將曰昔管蔡流言欲危周公以間王室於是周公
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今奸臣弄兵謀危
社稷眞欲加兵於我以逞其欲豈但流言而已今雖獲勝
皆諸將士効勤勞奮死力以報我
皇考之恩然罪人未得爾等馳逐暴露於外豈無父母室家
之思余心悲傷念亂昌已然必先勞後逸用翦兇稚蕭

清

朝廷乃與爾等解甲韜戈方圖休息於是諸將稽首曰主
憂臣辱主辱臣等敢不効死以酬恩於萬一乎
丙寅攻吳淞城二日
上曰攻城下策徒曠持日鈍我士氣遂命班師允炆聞耿
炳文敗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允
炆曰計將安出黃子澄曰今天下全勝士馬精強兵甲
饒富糧餉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
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則衆寡不敵必
敗之後已曰孰堪將者黃子澄曰曹國公可以當之前
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失於是允炆大喜曰
先生計得之願卒用心維持他日事平吾重有以報先
生　九月戊申朔永平守將郭亮來報江陰侯吳高都
督耿瓛等引遼東軍馬來圍城　戊寅諜報李景隆秉
鉞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伍拾
萬進營河間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紈袴之子智疏而謀寡色厲而中餒
驕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嘗習兵不見大戰五十萬
付之是自坑之也漢高寬洪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
用不過能將十萬淮陰侯則多多益辦九江何等才能將
五十萬誠可笑昔趙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趙用
為將與秦戰遂坑卒四十萬矧九江之才遠不如括其
敗必矣故兵書首經五事九江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
正上下異心死生離志敗一也今北地苦寒南卒衣褐者
少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有墮指之患況馬無宿藁士
無贏糧敗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敗三也貪而不廉
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敗
四也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敗五也
有五敗之道而無異勝之策其來寔送死爾然我在家
必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探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
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豎子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城
完糧足可以無憂今留保守根本恐出非利
上曰守城之衆以戰則不足禦賊則有餘若軍在城祇自
示弱獨彼得專攻無復他顧其非良策出兵於外奇變
隨用內外掎角破賊必矣吾出非為永平蓋欲誘九江
速來就擒矣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
永平之圍而收功於九江也
上率師援永平諸將請曰必守盧溝橋扼賊之衝使不徑
至城下
上曰天寒水冰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能扼賊舍此不守以

橋賊心使其深入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
誘之者也壬辰吳高等聞
上將至盡棄輜重遁回出海
上遣輕騎追之斬首數千級俘降者稱是盡散遣之
上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真陳亨守
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亦難下遲留日久李景
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賊徐取
大寧萬全之計也
上曰今取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軍士聚松
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
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
高壘守備完備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頓
兵堅城之下歸擊之勢如拉朽爾等第從予行毋憂也
乙未師行初
太子嚴為守備賊至慎毋戰　十月丁酉朔戊戌師至劉
家口路極險隘人馬單行可渡守關者百餘人諸將欲
攻破關門而入
上曰不可攻之則彼棄關走報大寧得以為計乃命鄭亨
領勁卒數百卷旆登山斷其歸路從後攻破之悉擒其
衆師遂渡關

壬寅抵大寧城中不覺大軍驟至倉卒閉門拒守
上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
上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克之獲都指揮房寬撫綏
其衆頃刻而定城中肅然無覺遣陳亨家奴於城中將
士家屬報亨劉真等引軍來援軍士問其家屬無恙皆
解體將寧王三護衛為先攻劉真至是悉來降
上盡遣還寧王　丁未劉真陳亨回至亂塔黃崖亨與營
州中護衛指揮徐禮右護指揮陳文議曰觀於天命人
心成敗可見不如從順理曰此正我意夜二鼓亨等襲
破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率衆來降李景隆聞
上征大寧領軍來渡蘆溝橋意氣驕盈有輕視之志以鞭
擊馬鞍曰不守蘆溝橋吾知其無能為矣直薄城下築
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特
太子嚴督部署整飭守備城中晏然不知有兵數乘機遣
勇士縋城夜斫其營殺傷甚衆賊營中驚擾或自相蹂
踐而死首賊攻麗正門急將下城婦女皆乘擲瓦石以
擊之賊勢稍沮壬子報至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縱軍深入弊衆趨利兵法曰不知進退
是謂縻軍今其抵死爾孺子何能為也
甲寅援大寧之衆與寧王皆回北平乙卯大軍至會州

衛指揮張玉將中軍陞密雲衛指揮鄭亨會州衛指揮何壽爲都指揮僉事充中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朱能左軍陞大寧前衛指揮朱榮燕山右衛指揮李濬爲都指揮僉事充左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李彬將右軍陞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永平衛指揮孟善爲都指揮僉事充右軍左右衛副將都指揮徐忠將前軍陞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濟陽衛指揮吳達爲都指揮僉事充前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房寬將後軍陞和允中充後左副將陞州衛指揮毛整爲都指揮僉事充後衛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丁酉師入松亭關

奉天靖難記卷之二　　國朝典故十二

十一月丁卯朔　庚午師回至孤山訊知李景隆軍鄭州壩我遊騎至白河歸言河水流澌兵不可渡又聞李景隆列陣於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霽

上默禱曰天若助吾河氷即合是夜起營次日至河氷已合於是麾師畢渡諸將進賀曰昔光武中興漢室滹沱河氷合今

殿下剪除奸雄以安

社稷亦復知是天之相助同符千載

上曰命之興廢豈人所知惟聽於天爾將李景隆遣都督陳暉領騎萬餘來哨踏道不相值探知大軍渡河從後追躡衆渡白河

上率精騎逆擊之斬首無算暉餘衆奔渡白河氷忽解溺死者甚衆獲馬二千餘匹暉僅以身免諜報賊衆多羸罷東僵者十七八手不能執兵擊之即便

上曰遠北天時自能其衆吾不勞力而勝之乃率大軍列陣而進遙見賊軍譟動

上曰賊亂而驚可以擊也以精騎先進連破其七營大軍繼之與賊交戰自午至酉

上張騎兵左右衛擊賊賊大敗追亡逐北斬首數萬降者

數萬即撤還之日向昏黑遂收軍回營時寒甚都指揮
火眞欽舊鞍楚於
上前有甲士數人來附火御士呵止之
上曰此皆壯士聽來勿止饑寒切身最難忍昔吾擁重裘
尚猶覺寒吾恨不悉令其附火而忍呵叱之乎聞者感
曰仁人之言也是夜李景隆後衆南遯盡棄其輜重獲
馬二萬餘匹諸將請追之
上曰降者尚釋之彼既遯猶釋降者況天氣冱寒饑凍而
死者必衆宜抑止鋒銳以全其生諸將遂止先是李景
隆恐
上回日夜戒嚴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者
甚衆故臨陣戰輙敗時賊圍九門者不知李景隆已遯
猶守不退癸酉
上率兵攻之破其四營殺死甚衆其餘望風遯奔所獲兵
資器仗不計其數諸將稽首謝曰臣等前請先破李景
隆然後攻取大寧而
睿算神謀剋勝料敵無一不酧何其神也
上曰此適中爾無足喜也卿爾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未
用卿等言者以其有可乘之機故爾此不可爲常後毋
輕言

乙未
上還城休息士馬上書於朝曰蓋聞天下之至尊至大者
君與親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必當盡其禮者蓋不
忘其大本大恩也故臣之於君則盡其忠子之於父則
盡其孝爲臣而不忠於君爲子而下孝於親者是忘大
本大恩也此豈人類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爲
臣子者不可不報君親之讐又豈可不報乎禮曰君父
之讐不共載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令我
太祖高皇帝子也君親之讐不可報乎恒念
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召諸王或一度或兩度入朝
父皇謂衆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或一度或兩度
來見者何也我年老慮病有不測亦能爾輩也豈不知
爾輩往來匍匐之勞勩
父皇康徤之日尚如此別既病久焉得不來召我諸子見
也不知
父皇果有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藥而不瘳以至於大故也
礼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今
忝爲
父皇親子分封於燕去京三千里之遠每歲朝覲馬行不
過七日

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來報俾得一見
父皇知何病用何藥盡人子之礼也焉有父病而令子知
者焉有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豈有無父子之國也
邪無父子之禮者則非人之類也况
父皇閏五月初十日未時崩寅時即殮不知何為如此之
速也禮曰三日而殮俟其復生今不一日而殮禮乎古
今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知者焉
有父死而子不得奔喪者也及踰一月方詔親王及天
下知之如此則我親與黄民同也又不知
父皇梓宮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礼曰天
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礼乎今見詔内言燕庶人父
以崇葬
父皇以庶人之礼耶可為哀痛于發即拆毀宮殿撫地五
尺明有詔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紀綱法度
布化大定猶如豈造巨室與人居處苟為市者不脩政
事不守法度如毀室廬欲求安處焉有是理者哉言乎
今奸臣首將宮殿拆毀與所言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
豈法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哉

父皇存日嘗與諸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
天下萬邦來朝其使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也然此労
軍民之力費用錢粮豈易爾耶蓋此宮殿極為堅麗使
後世子孫不須更造以労軍民今拆毀
祖業禮乎非禮乎
父皇賓天下不得奔喪欲自詣京後恐外人不知者謂有
他志故吞聲忍氣不敢出言痛裂肝肺淚從中墮不意
姦邪小人交構為惡巧言欺惑變亂
祖法豈不知
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
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訓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伏自
父皇賓天聞齊泰等奏定禮義凡朝凡遣揖而不拜及小
祥節届祭不親我差百戶林玉鄧庸等奏事輒彼囚繫
箠楚鍛鍊令誣王造反云擅自操練軍士造作軍器必
有他圖齊泰等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内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
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
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
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伏務

要鮮明整肅以壯民之觀想惟
太祖高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屛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
軍器惟欵防邊禦冦以保
社稷隆基大業於萬世豈有他哉其姦臣齊泰等不遵
祖法恣行姦宄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
復知有朝廷也七月以來詐令惡少宋忠謝貴俱已誅
擒己具本奏聞拱候裁决到今不蒙示諭齊泰等又矯
詔令長興候耿炳文等領軍駐椎縣莫定來攻北平重
爲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動兵敗炳文所領軍馬生
擒駙馬李堅都督潘忠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指揮楊
松等姦臣齊泰揭榜毁罵并指斥
太祖高皇知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十月六日又矯
詔令曹国公李景隆等總兵領天下軍馬來攻北平躬
率精銳盡殺敗之李景隆夜遯而去若此所有姦臣齊
泰等必欲殺我
父皇子孫壞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滅無餘將以圖天下也此等逆賊義不
與之共戴天不報此讐縱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憫
念
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難創業分
封諸子未及期年誅滅殆盡俯賜仁慈留我
父皇一二親子以奉
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見殺則我數十萬之衆皆
必死之人諺云一人拚命千夫莫當縱有數百萬之衆
亦無如之何矣願體
上帝好生之心勿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恩莫大也
儻聽愚言速去左右姦邪之人下寬容之詔以全宗親
則
社稷永安生民永賴若必不去是不於共戴天讐終必報
也不報此讐是不爲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請裁决
書至不報丁丑大犒師
上諭之曰自擧義以來荷
天地眷佑
皇考在天之靈以保予躬亦爾有衆用命同心一德故獲
累勝然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夫常勝則氣盈氣盈則志
驕志驕則墮慢生敗機乘之矣昔周公勝敵而愈懼故
周祚益昌古語云懼在於畏小子不患衆不能勝但患
不能懼爾彼以天下之力敵我一隅屢遭挫衂將必益
兵以來一决元戰毓惕之懷懲艾前失我之常勝必生慢忽
而對毓惕鮮有不敗須持謹以待之衆咸頓首聽命

戊寅釋遣守
皇陵卒先是俘降者衆即散遣之有願留者聽至是知有
守
皇陵卒
上惻然曰幼冲不思
祖宗陵寢爲重守卒以調而來天下士馬罔惜多豈少此數
人乃召至前與之資糧遣歸守
皇陵 黄子澄等知景隆敗匿而不言允炆問黄子澄曰
比聞軍中不利如何黄子澄曰聞已勝但天寒士卒不
堪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黄子澄遣人密語李景隆令
隱其敗軍之由李景隆如其旨報不以實由是内外蒙
蔽政益亂矣李景隆蓋黄子澄擧以將兵故所言無不聽
也 甲申大賚將士
上諭諸將曰賞罰者公天下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罰
當人心則衆懲善爲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
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將士
戮力以平大難報我
皇考之恩戰陣城守殫忠竭誠守必堅完戰必克捷論功
賞賚以酬其勞然予耳目所及豈能周知必爾諸將從
公核報不徇私情不蔽公義有功無功不令倒置務令
王公以恨與情爵賞失當人心嗟怨何以服衆其有功
多爲所匿蔽賞不足以償勞者其明以告予勿退有後
言將士聞之皆悅己丑燕山右護衛指揮使譚淵指揮
僉事陳賢致事指揮僉事高貴中用富峪衛指揮僉事
景福會州衛指揮使謝芳陳旭指揮僉事端亮營州左
護衛指揮同知錢武濟陽衛指揮僉事郭義燕山中護
衛指揮同知陳珪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李清燕山左衛
指揮使徐祥俱以功陞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周成袁
成張能被被姦臣讒害貶逐落職
上念其皆
太祖功臣咸復其職 甲午
上諭于衆曰惟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
聖澤誕敷霈被萬國天下咸和熙熙皞皞道同邃古德並
唐虞漢唐開國之君豈能企及肇造洪基相承萬世長
立爲皇太子餘子皆列土封王藩屛邦家同享富貴不
幸皇太子蚤薨秦王晉王相繼薨逝比我
皇考賓天太孫嗣位年幼昏惑姦臣齊泰黄子澄在側用事
險邪讒慝交構禍機廢棄典章濁亂人紀誹告親王擅

援

宗社諸王守分無隙可乘加以大罪削除其害傷絶倫理

行道咨嗟忍心無厭復操刃向予前後興師動踰百萬

賴

天地

皇考相佑予躬臣下一心戮力效死遂能以寡敵衆所向

摧折予每克捷益重憂畏思天下蒼生皆

皇考赤子姦惡驅之以冒白刃彼何罪焉故生者釋之死

者收瘞而幼冲曾不思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有傷和氣

則召災沴比者災及府本京師地震山崩水溢大風雨

雹發屋拔樹飛蝗蔽天赤地千里天心警戒可謂至矣

此皆信任姦回變更成憲戕害骨肉毒痡生靈之咎徵終

不省悟卒為所蒙蔽嗟呼我

皇考封建諸子鞏固基業安如磐石姦臣用計必欲削滅

以快其所欲謀不臧鬼神攸鑒

宗社有靈終殄惡類使朝廷之綱紀復振

皇考之典章復明我得以保守身家永為藩翰所幸

願告於有衆體予至懷十二月丁酉朔

上語左右曰建康雖遠隔山海常懷永昌吳高雖怯其行

事差容楊文蠢而無謀我一計去吳高則楊文不足慮

太祖公法論之必使其首足異處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

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為幕中之賓矣此外示除惡小

人內實不然誠為可笑所謂造訛嗜殺聖賢所戒今日

造訛嗜殺果誰為邪我因保全性命不得已興兵除殘

去暴體

天地好生之心汝云近年以來欽蒙

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吁

皇明祖訓乃不欽遵若諄諄在耳必[illegible]不如此又云觀此

時事不得不言

祖訓不守尚何說焉又云骨肉有傷大亂之道歆含小怨

以全大義汝孝子之子亦出此言齊泰等大逆不道豈

一言可盡我

父皇遘疾不令諸子知之及

升遐不報令奔喪不一日而斂七日即葬葬禮未具即

折毀宮殿掘地五尺至今不肯

父皇太祖高皇帝得何疾而至於大故也況又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壞我

太祖高皇帝基業將謂不軌以陶天下也為

太祖高皇帝復讐豈是小怨哉非獨我怨乃

天人之所共怒者也汝謂以全宗親骨肉之大義又何笑

矢用兵之道代謀爲上此計得行則坐制一方無後東
顧之憂矣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置與楊文書達於吳
高甚毀孯之與吳高書達於楊文極稱其美於是二人
皆以聞已而允炆果疑吳高削其爵左遷於廣西楊文
獨守遼東由是人心疑貳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
丙午召募忠義智勇之士從征諜報李景隆在德州調
各處軍馬期以明年大舉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
之以蔽其衆兵法所謂佚而労之安而動之者也今率
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
卒脆弱不堪使賊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也諸將曰善乙卯師征大同　庚申至廣昌守將湯
勝等舉城降　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城守不下指揮李誠號曰衛天李者匿水溝中
捜得之
上見而釋之李誠願獻城自效遂遣歸誠謀覺被收下獄
不見其至諸將欲攻城
上曰覩其守備非旬日不能援兵鈍威挫難以得志以計
恐之則人心自解兵所謂城有不所攻是也其城外舊

築敵臺起樓其上駕飛橋跨接於城橋毀其其臺存我
軍因以爲蔽乃下令每軍各具布囊以雪土實其中自
上推下欲積高與城齊乘之而入堆壘將成以霹靂車
飛石震裂其城城中汹懼守將王忠李遠等舉而降遂
禁侵擾城中肅然一毫無犯　二月丙申朔　丁酉陞
蔚州衛降將指揮同知王忠張遠李遠等爲北平都指
揮僉事選其精鋭仍令王忠等領之與大軍進攻大同
遣人送其家屬回北平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
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喇帖木兒自沙漠率衆來歸
俱賜以爵賞　癸丑胡寇欲來鈔邊
上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
曉以禍福遂我師攻大同李景隆果來援引軍出紫荊
關
上率師由居庸關而回李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
什二三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計癸未
上遣書諭李景隆曰近總旗魏再興來得汝二月十三日
書披覩至再辭意苟且率略不見誠實之情度此非出
汝之心口也何則汝之祖爲孝子父爲孝子孩出於孝子之
家從背妄誕若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誑我我與汝以
家而論分居長以朝廷而論爵爲親王俱不當相待如

此況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存日汝來啓本今皇不同以此知爲姦
臣代言行離間骨肉之術也汝謂爲保全骨肉事汝向
被奸臣齊泰所瞽弄矯詔使令汝總兵到汴梁害我弟
周王鏽冬又被齊泰等矯詔佩征虜大將軍印總領天
下軍馬來北平圍九門又來害我我思汝出孝子之家
知躬保全骨肉之道以汝孝子之心必不如此所謂家國
不幸宗親叛離者必由小人以致之汝豈不知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起布衣化家爲國爲華夷大一統
天下蒼生之主已三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賓天群臣以次孫即位無何不幸姦臣齊泰等
以未戮之殘黨謬叨宰輔欺我幼冲恣行不道惟懷屠
戮親王之心故大興兵革我以汝爲
太祖高皇帝骨肉之戚又爲國家元勳社稷之臣汝宜諷
諫誅戮佞臣以安
社稷汝不能據理裁處乃復紛紜前布政張昺都指揮謝
貴長史葛誠同謀不軌迫於求生已行捕獲當具本申
奏請旨裁決動經數月不見明降然此姦臣罪理不容
又云尚書齊泰太卿黃子澄已屛竄遐荒天理昭明於
斯見矣若〻以〻我〻

矣昔我周王弟被姦臣誣害言大義滅親與今所說大
相違背海涵春育之仁無乃遲暮去年凡三次具本奏
陳並無回示料爲姦臣蒙蔽使下情不能上達亦莫知
之何也今錄稟付汝幸細觀之汝若不思我
太祖高皇帝親親之心欲膠固姦臣再總天下軍馬列陣
來戰
太祖高皇帝之譬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此怨不雪雖瞑孝
然汝祖至孝父至孝汝又割股救父又爲大孝豈有孝
子而殺孝子哉今汝爲
社稷安危之計當思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
社稷是
太祖高皇帝之
社稷子孫是
太祖高皇帝之子孫不必多論今略復數事于後汝宜審
焉所言
聖訓諄諄今猶在爾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疾革之際
父皇曰爾有何身後之囑乎
母后曰

上位與吾起布衣

上位爲

天子吾爲

皇后亦足矣尚何屬焉

父皇問王於再

母后乃曰吾起此疾矣祇生有子

上位當教育姑待之爾餘無可言汝爲至親雖多聞聖訓

猶恐汝不知我

母后聖心孜孜於嗣萬世之計則汝之老母則知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仁孝明哲聖慈柔裕布衣起家艱難萬

狀生我諸子撫字教育㰱日日惕欲爲嗣續萬世之計

今妄加周王以罪破其家滅其國我念長兄皇太子已

崩逝秦晉二王兄相繼而殁所存者惟我一人尚不能

容又欲誅滅甚可畏也爲罪周王言大義滅親今二十五

弟病不與藥死即焚之拾其遺骸以投于江

父皇賓天骨肉未冷即將周齊湘代岷五王破家滅國國

公至親豈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

太祖高皇帝也今又來滅我其可乎且云周王不逆

成訓狂作妄爲今姦臣改制創置更易法度此乎改爲燕

北爲能逆

成訓乎但加人罪不肖己戀果欺天乎今累調軍馬悉滅

諸王騷動百姓不能聊生萬一姦人乘隙而動盜賊蜂

起於中原焉得不有傾危之憂也且云周王乃爲禍首

不肖從者爲誰使諸藩王孰不畏懼謂

皇明祖訓雖有重則廢爲庶人之條此言常犯非論不軌

不知何謂常犯何謂不軌妄改

祖訓欲傅致人罪使藩屛衆王孰不戰慄

祖訓云凡朝廷遣使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

處言語非禮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意必是朝中姦臣使

之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恕不可輙殺拘禁在國鞫問

眞情使人密報天子天子詢其實姦及使與斬之今姦

臣差人到周府故出非言反加誣妄乃不詢輙加之罪

如此不守

祖訓使藩王無所措手足焉得不怖且畏乎然周王既受

誣枉敎人倫之道理當寬恕

祖訓云親王有過到京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

其十日之間王見天子然後發放周王到京姦臣壅蔽不

得一見天子暮至朝發使其情無所違以

祖訓而待親王之禮果安在哉間嘗與布政張昺長史葛

成言

祖法爲成云齊泰等言
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所以我於新法不敢
少犯惟日惴惴守分而已姦臣之輕慢
祖訓至如此
祖訓云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
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
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有奏請
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
雖不立丞相却將六部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
攬庶務雖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
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朝廷如此變亂
祖法恐一旦
社稷落姦臣之手貽笑於萬世朝廷知此失政國公以
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其可不憂懼者哉姦臣
齊泰等假以誣親王造反爲由實圖天下社稷之計耳
汝總天下之兵來圍北平我親率軍馬與汝交戰汝即
大敗潰散之軍奔走外命者下令禁勿追襲因念將士
皆
父皇共成功業之人欲報之無由寧忍襲殺之使降將士
不計數萬盡行釋遣

天地神明鑒我之心人心最靈豈有不知者周王被誣發
配烟瘴之域父子異處至於懷抱嬰兒多沒於疾癘豈
不過於殺戮如此殘滅
太祖高皇帝子孫可哀可痛汝文書來爲求息兵予豈實
情隨發陳肺等領軍馬來恐邊境殘害良民虜掠女子
又運軍器發卒築城如此豈可信予然數戰後軍馬消
耗近聞以老弱備數征戰徒驅此輩於白刃之下誠可
愍也謝貴張昺等吐露情實謂齊泰等懷恨當
太祖高皇帝時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懍懍度日朝不保
夕今少主不親政事正其得志之秋祇慮諸王藩屏未
得大縱遂同心協謀以滅諸王方得永享富貴謂諸王
惟我難圖欲去其難餘王易爾密用小勘合調天下軍
馬不用大將軍印恐見驚動先欲起覺令昺爲北平布
政悉奪
太祖高皇帝所與菓園田地護衛官軍及人匠等戶盡爲
散遣故觸我怒我皆不問又遣謝貴爲北平都指揮都
督宋忠來北平以操練軍馬爲由共謀圖我宋忠以大
將軍印信文書擅調都司人馬黃子澄對謝貴等言曰
先得燕王便與王做以此人自爭功擾亂北平我頼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寔相默佑先發其機遂擒貴昺繼

抵懷來一戰而擒宋忠方得暫全喘息且宋忠優人之
子輕薄狡黠無足道者姦臣用此惡少誅滅親王以無
大將軍印信文書便調各都司人馬且如汝父岐陽靖
王國家至親
太祖高皇帝委任總兵必佩大將軍印豈有無大將軍印
信文書輒來見發姦惡如此詭謀詐計以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欲圖天下報朝不保暮之憾我輩親王
焉得不懼思所以保全
父母之遺体汝爲大孝國家至親慨念人生世間不滿百
歲死生俄頃儻汝一旦盡終天年有何面目見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焉
父皇之讐之如此爲孝子者可不報乎因汝書來不得不
荅爾不宜調弄筆舌但恐兵變不解寇盜竊發朝廷安
危未可保也所欲言者甚多難以枚舉忽遽間略此如
汝宜詳之 乙丑
上遣漢王趙王祭陣亡將士原恤其家
上曰天下將士從
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勞以定天下邇者姦臣驅其戰鬪
敗死於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深可哀憫今收其骨瘞之
毋致暴露乃命指揮耿孝等往鄭村壩各戰場收骸骨
十餘萬瘞於北山之原封樹其墓禁人樵牧有發掘者
治死罪仍遣官致祭
上親製文勒石以紀其事嗚呼昔我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劍掃除禍亂平定天下爾諸
將士俱從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櫛風沐雨宣力効勞共
成我國家大業眷念功勛無由報荅茲者姦臣濁亂朝
綱同謀不軌圖傾基業發兵諸王調弄將士披堅執銳
列陣成行以忠向我致不得已親率精兵與爾等交陣
我之將士思念
太祖高皇帝恩養厚德忘生取死無怖懼忠誠感通
神明昭鑒雖衆寡不侔行見摧敗尚念諸將士斃於矢石
鋒刃水火之中其疇之讐何罪而至此哉緣其不慧爲
姦所惑驅之於死地可哀也夫已命僧脩薦因此資冥
福接昏墊之途超往生之路復念爾等骸骨暴露棄於
山野雨淋日炙顧視弗忍乃命收拾瘞于北山之原封
以厚土樹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壞也故用勒諸玄石立
於墓側并繫之以銘生物芸芸必資于後天下蒙毒曷
有厥止惟聖則之遇物無私一視同仁予有春茲哀彼
之傷皆已之疾無罪驅死巨竊之賊緬惟古禮埋胔以
時不俾暴路仁政之施嗚呼爾衆國之忠良姦臣肆毒

甚于虎狼死于戰陣曾不爾戚我心孔傷恒焉爾惕念
爾骸骨棄於山野日炙雨淋我豈忍也拾而聚之窆穸
于斯魄其安矣魂其安矣維石岩、勒銘山阿維千萬
世其永不磨
上大蒐閱士馬命有爲姦臣所貶黜者盡復其職四月丙
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眞定漸移近北李
景隆放恣日甚各處軍將爭獻賂遺發晩進見皆叩頭
稱之 曰殿下由是陰蓄異志允炆賜以斧鉞旗旄得
專殺戮閫監齋渡江忽大風雨擊碎其舟斧鉞旗旄皆
沉於水中識者以爲天意奪之也允炆不止復以賜之
景隆受之益肆驕橫 丁丑
上召諸將議出兵迎敵 庚子祭告出師 辛丑大軍營
于城南 壬寅移營武淸遣諜者趨德州眞定覘賊動
靜 癸丑諜報李景隆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
英等軍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我師駐固安
乙卯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專而寡衆郭英老邁退
縮平生慢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
皆匹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爾然衆豈可恃也人
多亂繁前則後不知繁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
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賊將帥不專而政令非一紀律
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不
堅利一遇即敗如風行草偃耳其摧頹披靡失志喪氣
至今神號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
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粮餉雖富適足爲
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麾擧之如拾地芥
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鬪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
策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是日大軍渡白
馬河駐營於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及
上臥榻加交牀於榻坐以至旦一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
燁相上下金鐵錚、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
乙丑
上祭告
天地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祭畢由西北而去諸將
來言
上曰此神靈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遂率大軍由西北循
河而進先令百騎於白溝河東震砲以疑賊心日午大
軍渡河果遇賊將都督平安伏騎兵萬餘於河側
上曰平安豎子往從我出師塞北頻見吾用兵故敢爲前
鋒用兵機變神妙難測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膽俱喪

不知所生
上先以百餘騎薄其陣餘將交即回引賊陣動賊陣亂大
軍即進
上率數十萬突出其後夾攻擊之賊大敗斬五千餘級生
擒都指揮何清獲馬三千餘匹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
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我師進薄其陣賊
微動
上以數十騎馳入其陣將士奮躍而從賊人馬辟易我軍
乘之斬首無算時已昏黑彼此莫辨轉戰不已賊發火
器時復閃爍有光見其明中即擊殺之賊藏火器于地
俗所謂之一窠蜂揣馬蹄者發無不中著人馬皆穿但
耳邊有聲如蜂鳴掠而過我軍俱無所傷時夜深各收
軍還營
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迷營所在
上下馬視河水流以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渡河漸增至
七騎是夜營於白溝河北令軍士秣馬蓐食候旦畢渡
時有胡騎三百來降
上令就其宿衛我胡騎指揮省吉命其解甲釋兵而休既
盡殺之黎明
上失胡騎所在問省吉省曰吾恐乘夜生變胡倉卒不及

請命已殺之矣
上大怒曰彼既來降當誠心受之豈可縱殺借疑其不誠
必盡殺其衆然後已且人衆又豈能盡殺昔李廣殺降
終不封侯爾之功由此不顯矣庚申大將渡河賊軍橫
亘數十餘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疑賊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昨日之戰我觀賊如兒戲耳今賊　雖衆不
過日中保為破之衆皆踴躍爭進後軍房寬先與賊鋒
交戰不利
上率精騎赴之所向皆靡斬賊驍將瞿能父子殺其精銳
萬餘人先是戒　中軍張玉左軍朱能等必先摧賊鋒繼以
馬步齊進乃令都指揮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
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賊軍左腋殺傷甚衆賊勢披靡莫敢
嬰鋒漢王率都指揮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
為戰勇氣百倍還見我陣後塵起
上曰此賊來趨我後也乃以七騎馳逆之果遇賊二萬遂
與戰連擊死數人輒勒馬回相去數十步而止須臾復
馳入賊陣擊死數十人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
甚衆左右謂曰賊衆我寡難與交持且就大軍併力擊

之
上曰此賊奇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以沮其勢使諸
将得以致力之於賊衆若我就大軍彼以合力形勢相
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賊衆飛失如
注
上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奮起進以劍
鈎缺折不堪擊箝稍引退賊漸來逼限以二堤
上見賊盡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後招賊疑有伏不敢追諭
堤止於堤傍適
漢王率精騎千餘至
上曰諸将正鏖戰爾何從來
漢王曰吾聞
至尊以數騎當賊衆故來
上曰吾戰疲爾進擊賊
漢王率衆接戰彼此相持
上曰吾不進賊不速破乃以勁騎繞出賊後突入馳擊賊
勢少動而已遂敗棄戈而走須臾賊大陣亦敗死北之
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起折其大将旗幟賊衆
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張天郭英等潰而西
李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馬牛孳畜不可勝計所

賜斧鉞旗旄皆得之斬首十餘萬級溺死者稱是追雄
縣月樣橋殺溺踩躪死者復萬橫尸百餘里降者十餘
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五月己丑朔　辛
未李景隆聞大軍抵德州與衆宵遁　癸酉命都督陳
亨都指揮張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粮儲百餘萬
山東軍民以牛酒迎謁軍民絡繹不絕
上不受慰勞而遣之禁軍士勿侵掠李景隆奔濟南
丙子
上謂諸将曰李景隆在濟南收集敗亡今乘勝追襲之勢
必瓦解　丁丑留都指揮陳旭守德州大軍起營己卯
至禹城北二十五里駐營日晡起行倍道而進詰旦至
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
上以精騎赴之左右控
上馬止勿進
上曰迅雷之下不及掩耳擊秋賊不得不急苟緩之賊陣
定我人少恐難破遂進擊賊復大敗斬首萬餘級獲馬
七千餘匹李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發遣之濟城守
不下
上命諸将攻之　辛巳塞水以灌其城　壬午召募忠義
勇敢之士應募者甚衆　六月甲午朔燕臣聞李景隆

屢敗濟南危困　皆震栗喪氣計無所出乃謀遣尚寶
司李得成來講和以緩我師也七月甲午朔
上遣李得成歸諭之曰自古聽讒離間骨肉鮮不覆敗我
為王下天子一等富貴已極尚何求哉讒人交構毀消骨肉
加我大罪以兵見屠有死無生所以禦難者誠欲假息
須史冀有回旋之日令爾來實副所望夫明主之治天
下不忘於所尊不弛其所親勤於遠略而忌於小故是
於九族睦而天下平也今移禍福在反掌耳誅姦總以
謝
祖宗去新政以從成憲釋諸王以歸舊封罷天下之兵毋
得窘逼我得仍守舊封屏翰北土則天下孰不樂朝廷
之能保全宗親慕德而向義也何苦必於見害耶得成
歸言姦惡怒而囚之　癸未
上遣書諭
太子曰諜報賊將平安領衆二十萬營於單家橋欲移
營御河截我糧艘又遣善水者五千渡河合勢以攻德
州然德州尚餘糧數十萬但恐衆寡不敵我新附義勇
單孚家歸北者不絕於道慮為賊所邀我料賊新破膽
殺氣索必不敢出然不可無備汝可令第三弟將萬餘
人初出營於章義門次日移營在盧溝橋西三日至良

御若與大軍合勢使賊知之必生狐疑不敢輕進　四五
日間令其移軍復回賊必再覘我動靜往返之間愈旬
日則我糧舡及新軍已過直沽矣此兵法所謂我不欲
戰敵不得與我戰者幸其所之也
太子如
上所言已已平安果不敢出　甲申陞燕山右衛指揮使
朱崇燕山右護衛指揮同知張武為北平都司都指揮
僉事　八月癸巳朔　戊申撤濟南之圍班師回還北
平嚴禁侵掠軍行無秋毫敢犯　九月壬戌朔　先是承
天門災占者以為天示警戒欲勸允炆息兵方孝孺獨
言承天門災應在諸侯滅之象聞者切齒方孝孺乃建
議改承門天為皐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
為正心殿自是益無所畏憚矣乙丑師還至北平　辛
未陞守永平都指揮僉事郭亮為北平都司指揮同知
壬申
上以諸將從征有功俱陞其職都督僉事陳亨陞後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都指揮同知張信房寬陞北平都司
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張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陳
文譚淵何壽鄭亨朱榮李濬陳旭孟善景福端亮李遠
張安劉才徐理沈旺張遠徐祥趙彝徐諒俱陞北平都

司都指揮同知濟南衛指揮陸榮濟陽衛指揮使紀清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火真指揮僉事王友王總俱陞北
平都指揮僉事其餘將校皆陞一級陣亡將士遣官祭
之并天下將士為姦臣驅迫而死於戰陣者　丙子都
督僉事顧成陞後軍都督府督同知辛巳遣北平府知
府唐靖祭椎縣山川及白溝河之神
十月壬辰朔　己亥後軍都督陳亨卒
上親為文遣儀賓袁容祭之　丙午下令征遼東將士聞
之頗不樂　丁未大軍起行至通州張玉朱能間請曰
今密邇賊境出師遠征況遼地蚤寒士卒難堪此行恐
非利也
上乃語之曰今賊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容守德州徐
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賊衆所聚
定州脩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
凍雨雪泥濘脩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倍
道以攻之賊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不為南伐
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卷甲由間道直擣城下
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備難於為力且機事
貴密故難與議惟爾知之玉與能叩頭稱善　庚戌下
營駐吞　壬子密令都指揮徐理陳旭等為舡先往直

沽造浮橋濟師　丙申移師後回通州循河而南衆咸
疑曰今往征東而回師南行何也
上紿之曰夜有白氣二道至東北至西南占書云執本者
勝今惟利南伐而不利於東征天象顯示不可違也賊
將徐凱等諜知我師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軍往榆林
伐林木晝夜督工脩城
戊午大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垛兒窰兒坡數
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城下是夜二更起程一
晝夜行三百里城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日黎明至盟
倉逢賊哨騎數百盡殺之食時奄至滄州賊猶不知督
軍士築城運土及大軍至城下絶覺亟命分守城築衆
皆股栗無暇擐甲我軍北面急攻之
上麾諸將由城東北攀薄而登逾時遂拔其城先遣人斷
其歸路生擒帥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
李英張傑并指揮千百戶餘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
餘衆悉降以
令吉咸遣尚餘三千餘人日向暮以來遣之黎明令內侍
給首悉為譚淵所殺
上聞召淵責之曰爾雖善戰功則有之然擅殺降者過

亦豈捨一人之身豈足以償三千人性命我每臨陣痛
戒爾輩勿殺他將皆違令惟爾好殺不止爾必不免淵
曰此皆各處精選壯士今救回明當復來殺我盡力以
獲之後縱歸以資敵爲害不已故臣計不如此坑之
上曰知爾所言凡與我爲敵者必盡殺乃已爾之不仁知
是淵慚悚而退
上賜酒飲徐凱等而遣之凱等稽首曰臣等荷
太祖皇帝生育深恩享有爵祿今爲姦臣所促逼干犯非
義罪莫大焉頓
陛下天地之仁不加之鈇鉞而全其生所謂生死而骨肉
之也今
殿下誅姦臣以安
宗社臣等雖加願効死以報尚何所歸哉
上曰誠知是從爾等所願也皆仍其官遣回北平
十一月辛酉朔　甲子先是大軍破滄州所得輜重器
械及降將徐凱等移直沽之船至長蘆載回北平
上慮德州賊衆或來要之乃率大軍自長蘆渡河備而南
至景州掠德州而過遣人於城下招之盛庸堅壁不敢
特大軍皆過
上獨以數十騎殿後賊覘知之遣騎百餘來襲我後

上回兵擊之殺死者百餘人生擒千戶蘇𡊮餘悉降　壬申駐軍臨清
上語諸將曰盛庸聚衆於德州仰食御河糧運堅壁不敢出戰
今若鈔其饋餉彼乏食不得已而出必虛聲以爲躡我後
其實欲向南就食爾覘伺其出師回師擊之蔑不破矣甲戌
移軍館陶遣輕騎哨至大名盡得其糧船取其糧餉焚其舟
大軍自館陶渡河至冠縣過莘縣上東阿抵東平以誘賊軍
十二月辛卯朔　甲午駐營汶上遊騎至濟南
上聞盛庸引軍離德州遣遊騎往覘之丁酉獲盛庸運糧百戶二
人詢知盛庸營東昌其先鋒孫霖以軍五千營滑口
上命都指揮朱榮劉江內官狗兒率精騎三千夜襲破其營殺
數千人獲馬三千匹生擒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霖等僅以
身免　乙卯我師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
上語諸將曰盛庸糧乏而出今東昌素無蓄積彼必決死一戰
須以計破之賊欲速戰我則不戰賊不欲戰則擾之我領精
騎繞出賊後覘其厚薄虛實因其可擊我就擊之爾等望其
軍動即鼓譟而進賊腹背受敵內必自亂可以收功若不可
擊我掠賊營而回以駭賊心爾等慎毋恃累勝之威有玩之
心必當彌謹諸將皆唯唯
上歷觀其陣曰吾以得破之之術矣
在前旁與後空虛賊恃重不欲戰

上以精騎擊其左翼繞出賊陣後回衝其中賊圍
上收重
上覩西南梢薄遂擊破賊陣而出殺傷甚衆一勇士馬傷不能出
上復援入賊陣援勇士而出時我軍不待
上擊賊後即踴躍曰見賊不殺復何待乎乃進先薄其陣為賊
火器所乘而退張玉突入賊陣與賊大戰連擊殺數十人玉
被傷而歿
上猶不知進戰不已賊敗退時已昏黑就陣執賊卒訊之知我
步軍已退遂收軍回營　丙辰回軍令步軍輜重先行
上以百餘騎殿後賊五千餘騎來追
上控轡徐行俟賊先鋒出賊挑戰
上發矢射之應弦而斃賊退而復進有先出戰者即射殪之賊
懼不敢復進遂斂退　丁巳師至館陶賊將盛庸勒兵真定
賊師勒兵四出以要我歸師賊間獲我軍士即破面抉目割
其心腹慘酷殊甚我軍士見之憤恨懷必死之志故每臨陣
人自為戰

奉天靖難記卷之二

奉天靖難記卷三　國朝典故十三

三十四年辛巳正月辛酉朔大軍回至威縣遇真定
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
上以精騎數十沿途按伏率十餘騎逼其陣詭之謂曰我
常獲爾衆即釋之我數騎暫容過無相阨也賊曰於爾
是縱歸衆集來追
上且鬪且却引入伏內鬪而盡殪之　乙丑至深州復遇
真定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以騎兵十餘遮阨其歸路
上率精騎百餘先薄賊陣賊勢動大軍乘之遂奔潰皆望
真定走我騎兵要之生擒賊軍內侍長壽并指揮千百
戶數十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餘匹衆悉盡除遣
之　戊辰大軍駐蠡縣百姓苦賊旁掠逃散出境遣人
招之復業百姓聞
上至皆悅趍就耕桑丙子師回北平　丁丑諸將以東昌
無功匍匐頓首請罪
上曰爾等皆雖其失在於狎爾等所致予以爾等皆心旅
之士驍勇善戰愛惜才難亦有小過畧而不問馴至遂
作廢棄前功譬父母養子驕愛之過縱其所為久則不
聽父母之命此豈子之罪哉然勝負兵家常事令勝負
相當未為大失爾等但勉圖後功若復蹈前轍雖欲私

宥公法難原

天地神明所不容矣諸將咸惧恐流涕壬午陞燕山左

護衛指揮使王真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瓛指揮同知

劉江燕山右護衛指揮使白義爲北平都司指揮僉事

二月庚寅朔戊戌命僧修佛會薦陣亡將士

上親爲文祭之祭畢泣而言曰奸惡集兵横加我害圖

危

宗祀予不得已起兵救禍爾等皆攄忠秉義誓同死生以

報我

皇考之恩今爾等奮力戰鬪爲我而死吾恨不與偕然豈

愛此生所以猶有視息者以奸惡未除大仇未報故

也不忍使

宗社陵夷令爾等憤悒於地興言痛悼迫切予心又脫所

御袍於前焚之諸將益止之

上曰將士於予情意深厚予豈能忘吾焚此亦示同死生

死者有知鑒予此意焚訖號痛不已將士皆悲哭不止

觀者無不感動諸陣亡家父兄弟子見者皆拉泣曰人

生百年終必有死而得生人哭祭如此夫復何憾我等

當努力上報國恩下爲死者雪冤遂相率請從征自

効　壬寅

上諭諸將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

之不可坐受其制　乙巳

上率師南出禦賊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

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東昌才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

可爲深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

南軍怯懦見戰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

爾等刀鋸在前而不懼鈇鉞在後而不惜臨陣舍死奮

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

事爲喩不必遠鑑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懼死退後

者是自求死爾等毋恃累勝之功漫不加警有違紀律

者必殺無赦務遵予言始終無怠則事可以集功可以

成矣其懋之哉　己酉駐兵保定

上會諸將議所向咸曰定州軍民未集城池未固攻之可

拔

上曰野戰則以成功攻城則難以收效況盛庸聚衆德州

吳傑平安頡頑眞定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

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

也今眞定相拒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迎

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

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爲遠我軍分兩則間彼合鼓擊

進我䟎背受敵
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
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　等無戰
試觀賊破之明日移軍於紫園人方食
上所御素紅絨絕忽見白花如氷雪狀凝爲龍蛟鱗
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以之駭異咸稽首曰龍爲君
象天命攸歸故有此嘉兆必獲大捷
上曰我與君等樂艱求生哉非得已且帝王之興豈曆數
有在豈可必得但冀幼沖悔禍恣惡伏誅
宗社再安吾得仍守藩封爾等亦各安其所今兇燄
方熾
社稷幾危吾日夜深憂乃不思自奮即以此爲畏是
亡驚懼之心而動安逸之萌也吾恐蹈淪胥之悔矣三
月庚申朔進軍緣滹沱河列營當賊往來之衢遣
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以誘之　辛未聞盛庸
軍至單家騎
上率師由陳家口渡河逆之不見庸軍恐其潛與真定軍
合徙還渡河者數四遇一虎咆哮河側遂殺之
上曰虎搏噬猛獸殺之者有勝賊之兆　己卯復知盛庸軍
於夾河遂以迫之　庚辰去賊營四十里駐兵

上語諸將曰賊衆列陣精銳在前羸弱在後明日與戰以
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慴中軍常去賊五六
里列陣嚴整待之我以精騎先薄其陣繞其背而擊
之始抱扇之勢推之使前賊急行六里氣喘力乏中
軍俟其奔遁蹙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
敗慎勿逆擊之賊必致死以期生也
上飭諭諸將再三生猶恐未解復抽箭畫地指授諸將復恐
將識未精令中使別爲隊遂一教之申令約束畢爲
詳備辛巳令諸將列陣前進午至夾河盛庸亦列陣
以待
上先以三騎覘賊陣見火車火器強弩戰楯悉列陣前遂
掠賊軍而過賊見三騎即出千餘騎來追
上勒馬控矢以待追騎將近引弓射殪一人賊懼而止已而
復來又殪一人如是再連三殪其數人賊不敢逼乃以
騎兵一萬連步卒五千薄賊陣餘將皮步卒下馬攻
其左掖賊擁盾循堵自蔽我軍攻之不能入
上預作木槍長六七尺許横貫鐵釘於其端釘末逆鈎令
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盾不得出動則相牽連不可
以蔽遂乘其空隙以攻之賊披靡遂棄盾走我卒發
火器俱不能背人又燒其陣賊衆亂騎兵乘而入直擣

其腹心賊皆前奔中軍將譚淵見塵起遽出兵逆戰賊
敗師勢不可過淵鏖戰而死朱能張武等率火軍並進
上以勁騎挽 賊皆衝貫陣中與能等軍合斬刈甚衆殺
其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等時昏黑各斂
軍還營
上以數十騎逼賊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賊左右日亟出勿
上曰且休無恐吾正欲示輕賊以汎其氣日高丈餘
馬所闘
上引馬鳴角穿賊營而出 賊衆顧視驚愕不敢近
上諭諸將曰昨日譚淵見賊走逆擊大軍不能成功兵法
所謂窮寇無遏我先成淵令其整兵以待俟賊奔遁
共勢而擊之為是故也然賊雖少挫其鋒尚銳必致死
來闘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須以計破之今日
賊來爾等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賊有可乘之處
即突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所以破王尋
也進整兵後時至時我軍于東北賊軍于西南進與交
戰自辰達未
上臨陣督戰將士人人勇躍爭進乃張奇兵往來以衝之賊
軍退而復合者數四兩軍兵刃相接彼以戰疲各坐
而息已而復起戰相持不退飛矢交下忽東北風大起

塵埃漲天沙礫擊面賊軍眯目咫尺不見我軍乘風大呼
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賊軍大敗棄兵而走
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滹沱河溺水及踐蹈死者不可勝
計餘皆潰散降者悉放遣之盡獲其器械輜重庸
庸單騎走德州
上戰罷回營埃塵滿面將士不識及聞
上聲乃趨前來見
上每臨陣出入陣間決機應變一見軍受敵即馳赴之諸
將士遙見
上旗幟歡聲震地莫不奮戈爭先一以當百故無不勝也
初賊氣驕盈謂此舉必見擒戒各將金銀器皿及錦繡衣
服候破敗平城之日大為宴會至是大敗所將器物盡
為軍所得癸未以戰捷遣使回北平至單家橋見賊軍
萬餘營於南岸至晚來報 甲申
上率兵往圍其營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甚衆明日大軍移往
子營先是吳傑等引軍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盛
庸敗乃退回真定
上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
避我不戰則為中策若來求戰則為下策也今其必
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已敗必不敢出

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
居中隔離其勢今逗遛不出有曠期失律老師費
財之責然彼雖外示與盛庸合其實忌盛庸先成
功耳盛庸戰敗彼之所幸蓋欲獨專其美以為僥倖
之功此其有必出者我且散軍託言取糧示以空
虛賊聞我軍散必乘虛而來我軍既出即回戰師以待
之必落我彀中以是日散軍四出取糧又發校尉何擔
抱嬰兒佯作避兵者奔入真定城報云大軍各散取
糧營無備賊聞以為信然乃出師入掩我不備 閏三
月庚寅朔乙未命都指揮鄭亨李遠等將其兵
伍千哨真定 丙申
鄭來報吳傑軍滹沱河北去我軍七十里
上曰賊不量力揣智妄欲求戰譬猶乳犬之犯虎伏雌之
搏狸雖有鬬必死隨之矣且盛庸既敗今彼復來此天
意欲兩敗之也遂飭諸軍渡河將向暮諸將請明旦
渡都指揮陸榮進言曰今日十惡大敗兵家所忌不
可濟師
上曰吾千里來戰要賊不出而計以誘之今其出在外是
賊送死之秋大將不再得機惟易失今特機如此豈可
緩也借使緩之賊退真定城堅糧足攻之不克欲戰不

應欲退不能是坐受其斃若拘小忌終誤大計
上遂策馬先渡劉才執轡而言曰水深騎從而渡步軍輜
重有渰沒之患
上令騎由上流渡步軍輜重從下渡騎障遏上流下流水淺
輜重畢渡
上先率騎兵三千循河西進行二十里果遇賊軍遂營于
藁城戊戌與賊鋒累交直晚各收兵還營
上慮賊潛退躬率數十騎逼營而宿以綴賊軍 己亥賊
列方陣於西南
上見而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
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縻其三面悉精銳攻其
東北隅與賊大戰
上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遶出賊後突入賊陣大呼奮擊
矢下如雨箭集
上旗有若蝟毛平安陣間縛樓數丈非高以望
上麾精騎衝其其前平安墜而下走幾彼獲忽大風起飛
屋拔樹賊衆力不能支我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斬首
六萬餘級追奔真定城下殺死無算俘降者悉釋
之盡獲其軍資器械生擒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
傑平安僅得入城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諭

太子曰謹藏之使後世子孫使知今日禦禍艱難也都督
顧成見旗而謁
太子曰臣自幼從軍多歷戰今老矣未嘗見此戰也庚
子師渡滹沱河　己酉至順德　辛亥至廣平各郡縣
官民望風來迎曰不圖今日復見
殿下乃受而遣之　癸丑至大名官吏父老率衆來迎時
獲賊諜者詢以姦惡言齊泰黃子澄等皆竄逐
上語左右曰若爾則必有悔悟之心其兵必解而吾亦得以
少釋其憾乃上書曰切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術
也建用皇極而已皇極者太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
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
道非人爲之蓋天理之所固有爲人君者特守而
持之則佞臣必遠賢人不近而至近九族不睦而自睦
百姓不均而自均無所往而不當矣洪範曰無偏無
黨王道平平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若爲其君者
蔽其聰明不親政事　近佞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
彰過失於天下爲臣逆邪罔不軌以危
社稷孰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陳於前哉
嘗觀漢唐以來有天爲之君亦不出於二帝三王
之道不能長久者也今脉帝王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誅

戮親王爲心
父皇太祖高皇帝賓天未及一月聽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
戮其國不旋踵而竄代王湘王無罪令其闔宮焚死
齊王無罪降爲庶人拘囚京師岷王削爵流於漳州
至於二十五芽病不與藥即死焚之棄骸於江嗚呼彼
姦臣者其毒甚於虎狼我
父皇子孫幾何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痛切於心豈意
禍賊人與日盛我守國奉藩遵礼甚義本無一毫之犯
又結搆惡少福來屠我動天下之兵驕四方之衆直
欲必戮而後已夫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本
爲保誅討奸惡以報大讐上荷
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護凡戰必勝實非善用兵也猶
念正甲不息天下生靈塗炭何日而已爲民父母能
不惕然而郎之哉我之將士日望覺悟以遂其已嘗其
奏冀回其好生之心以免無罪而死於白刃之下者不
不進矣豈期姦臣進兵不已屢戰賊生靈何幸遭此
荼毒肝腦塗地我雖戰勝哀感之心寧有已乎通者
側聞諸姦惡已見竄逐雖未伏鈇鉞之誅然亦可以少
謝天人之怒於此可見睿之明而斷之果可以復
太祖之供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之幾危可以措

社稷於悠久故闕之不勝踴躍誠如是則非特我之幸實
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惟日夜冀休軍之止而無所聞且
四方之兵調弄不止是蓋不能無疑焉且以姦臣之寵遂
其罪惡蓋以暸然明白曲直之情雖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
之是兵可解究可罷而恩可推又何故執持不改外
示竄逐姦惡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往者自
念無罪而弟土見削子孫不保受屈萬世寧俛首蒙耻
其受芟夷不顧
宗廟子孫乎見兵四集心震膽悼不知所爲左右彷徨
求貰死於旦夕遂以兵自救誠知以區區一隅之人當天
下衆鮮有不摧滅者徒以須臾喘息延綾歲月冀或
有回旋之日也身親行陣于今三年賴
天地眷佑
父皇母后聖靈保祐予躬戰勝攻克每見鋒鏑之下死亡
者衆痛傷于心故恒戒將士是曰天下軍民皆
父皇赤子驅迫戰鬪彼何罪焉甚毋殺之吾畏死以救死彼
之畏死其情蓋同由是降者悉釋之全活者不知幾千
萬人矣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戕戮敗于真
定既而李景隆兩動天下之動兵號百萬之衆直
來殺李景隆蓋趙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驕肆無謀視
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無毫髮驚懼之意夫戰孔
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兒豈足以當大事惟飲
酒挾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敗之于鄭村壩繼敗之于
白溝河追奔至於齊南百萬之衆兩戰淪没可謂極
矣於此之時冀或有開悟之萌下責己之詔引領南
望重增禍未幾盛庸以三十萬之衆復來見遁庸本部
夫何足算也夾河繞壘一敗冰釋吳傑平安以十萬繼
進嘗戰藁城遁奔北前後大小之戰莫知其幾然
無一不敗之者何也蓋臣衆有必死之心而無求生之望
故也臣每戰勝愈加憂畏恐鷸蚌相持漁人收利切
惟姦惡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識負勝之機或慮及此
必開心見誠懲艱悔悟以解兵釁休軍息民保全骨
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後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親何苦見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數戰
已盡後又召募民間子弟驅此白徒以冒死地又況
饋運供需百費勞弊倘此一戰不勝則勢絶矣誠不忍
至此伏望回心易慮啓春青之仁隆親親之義復諸王之
爵休息兵馬銷鋒鏑焚器以安天下之軍民使各遂
其生其恩莫大也我
父皇在天之靈亦安寧慰悦矣如不允所言一旦

社稷落奸臣之手則貽笑萬世矣夫大廈之傾豈一木所
謂獨支鵰鵬扶搖非一翼所能獨運自古帝王建萬
世之基者莫不以惇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棄
嚴道傍尚或之而王親哀窮寧無憐惻之者乎故猶不
敢自絕披露腹心獻書闕恭望下哀痛之詔布曠蕩之
思使得老父藩屏刻報朝廷則基業有萬年之安子
孫方享萬年之福矣二帝三皇大中至正之道豈有家
於此哉冒瀆威嚴幸垂矜察書至允炆以示方孝孺孝
孺覩畢曰我欲弛其備而無由是未正合幾會各處兵
馬漸集但雲南路遠未至其軍久住大名暑雨無沴
不戰自困因調遼東軍馬以攻永平德州軍馬以擾北平
相受敵彼此速歸援我軍追躡其破之在此一舉事已
垂成機不可失今遣人報之往反之間師已畢會允炆
善其策乃以大理少卿薛岩等賫詔至軍陽言休兵特
方孝孺當草詔誂多不遜允炆曰且婉其辭孝孺不
從曰不可以示弱見者謂孝孺曰若欲解兵勢請更其
辭孝孺色艴然作色曰此豈淺丈夫所能知人遂無敢
言者又用小黃紙印榜數千張付薛巖令其至
軍中散於地以搖我軍心薛巖至半途匿之
不敢出

上讀詔見辭語肆慢笑語薛巖曰帝王之道自有弘度
發號施行昭大信於天下豈可挾詐以
祖宗基業為戲耶巖等俯伏皇恐久之
上曰詔語是爾承命之言何如巖曰但欲
殿下釋兵來謝
孝陵則兵可息
上曰宗藩阽危禍福不已
社稷深憂少執姦醜獻俘
太廟以謝
我陵我之願也所興之兵受之
皇祖以防護衛用備不虞制度已定難以更改今欲去兵
是以徒手待縛此姦臣謬計欲以欺人雖三尺童子不為
所困矣乃宴賞薛岩等令其休息
上謂諸將曰吾觀薛岩等言媚而行速此來覘我虛實
非求和和宜耀武以示之特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
旌旗照耀原野步騎參錯隊伍整肅或馳馬逐獵
或相與角力人人意思安閒岩等見之懼私
相語曰前人未言北軍疲敝且少不足畏今何若是之
多且人皆勇武其矣人言不可信也岩等留數日
上遣其歸謂之曰我

皇考創業之基誠惟艱難子孫承繼基業當善保守
今締小造禍以危
社稷舉爲危誕誠爲可憂若果有意息兵當推誠見
報罷各處軍馬吾郎引衆歸國永爲藩輔毋用歷
詞以見悔矣薛岩等還方孝孺等問之岩等備述
上所言且言
上高明遠見雅量豁達恒懷接物軍容整肅上下一心非
用計所能間也方孝孺等不然其言五月己丑朔癸
卯賊軍竊發以擾民餉道
上遣指揮武勝等上書闕三月貳拾肆日爲息兵事遣
人上書闕下蒙遣大理少卿薛岩至軍見報不敢
稽留即送其回謹聽指麾未能十日而彰德各處
肝德州軍馬邀我運粮官軍殺死數百人執指揮張彬
等此皆小人覬逞不欲息兵固欲結釁以失信於天下
已嘗調兵追捕後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一紙促吳
傑平安領兵會合德州見遍討使臣四月十六日離
京至二十日纔五日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息兵誠耶
僞耶豈行人之失辭耶如此可謂乎信張 設 機 阱
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且欲令失兵可乎不可乎
德州 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班師歸國 兵勢四

集網羅方不能無畏是兵決不可離離則爲人禍此
不特明者而後知也况欽奉
父皇明訓命節制北平僚東大寧宜府軍馬有所受豈
可委捐若果以
社稷爲重宗藩爲心宣大信於天下何暇計此嚴然之
兵哉以此觀之誠如以計見靡決無息兵之理必欲屠
戮而後已思惟
父皇創業艱難子孫不保如此之際寧不寒心今兵
連禍結天下頻年旱蝗民不聊生強陵弱衆暴寡
饑民蟻聚號嘯山林相扇爲盜官府不能禁制
其勢滋蔓勢有可畏
祖宗基業將見危殆所畏寒心者此也却未知慮至此
否乎夫天下必甚難而失之甚易 伏 望 戒
謹於所易失而特守於所難得體
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親親之義我弟周王久羈絕徼瘴
癘之地恐一旦憂鬱成疾脫有不諱則上拂
父皇母后鍾愛之心下負殘殺叔父之名貽笑於萬萬載
矣昔漢文帝稱爲賢君尺布斗粟之謠有損盛德
至今人得而議焉誠願采擇所言矜其懇切早德
息兵民以保

宗祧思莫大焉允炆兒喜頗感動方孝孺在傍力爭曰
今軍馬四集不數日必有捷報毋聽其言遂執武勝
繫獄六月戊子朔
辛酉獲其諜者言武勝等繫獄
上謂諸將曰我軍居此已三月淹晉頓望以俟息兵之旨今
武世既執則忠志不可轉自古敵國往來以理從執使
郎爲未聚其所爲若此是必欲見戕我矣豈能鞄
繫撥此坐爲人所制乎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
道徐沛調輕騎數千燒其糧船則德州餉饋不給
衆必亂縱有求戰之心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
飽擊飢必勝之道勝之而後求合蓋冀其能從諸將曰
善遂遣都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擾其餉道
上令遠軍皆易彼甲冑使賊遙見不疑又恐臨陣與賊
相雜莫辨令戰時各揷柳枝一握于彼以別之遠等行
上戒之曰志在除姦安民毋苦百姓
壬申李遠深知
上旨至濟寧谷亭沙河沛縣賊見殊不覺爲我軍乃燒
賊糧船數萬餘艘糧百萬石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河
水盡熱黿鼉皆浮死賊運糧軍士逃散京師大震德州
糧餉遂難賊勢稍不振乙亥遠等回軍壬午賊裨
將袁宇領步軍三萬來邀襲我軍袁等伏於林間
以十萬騎誘之賊衆未追伏兵突出擊之賊軍大敗
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匹袁宇僅以身免七月戊子朔乙
丑擒殺彰德守兵千餘人先將都督趙清守彰德
上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賊來追則引而去城中
苦之薪拆屋爲炊
上曰賊窘追遙見人少必來追吾必擒賊使其閉門賊不
敢出乃伏兵於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以誘之賊
見果出衆來追我騎又入伏內伏起遂擒殺其衆
賊奔入城由是不復出癸卯破尾尖寨初賊軍與
民護守是寨諸將恐梗我餉道請攻之
上曰尾尖寨路險宊惟一人可上元末亂離鄉人嘗聚其
間雖數百人而數萬兵不能破攻之未易拔徒
傷士卒且姑緩之以弛其心用計破之不勞力矣至
是購得一人知蹊徑者爲鄉導命都指揮朱礼引
兵千餘乘月黑之夕往攻之是夜微雨礼兵屯寨下
選勇士十餘人潛登繞出寨後執其守関者殺之
留一人引道直抵寨門舉砲賊衆驚乱礼大呼語寨
中曰我先鋒也大軍已駐寨下爾等速降則生不降
大軍且至即破関欲降無及矣遂皆下寨來降引見

上飭軍散歸原五民遣復業丙申林縣守將率衆舉
城來降丁酉
上曰姦惡陽欲息以緩我師德州消息無聞賊必出兵擾
我令牧乃遣都指揮劉江率騎兵千餘回北平
上戒江曰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而行廣張軍聲多設
間諜若遇賊少可擊則擊之賊衆我寡盡為疑兵多
引旌旗相屬不絕夜多火炬使鉦鼓相應賊必謂大
軍回攖而不進汝急趨入北平若賊來侵境會守
城軍共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以萬餘人至平村離
城五十里剽掠人民江出兵擊之賊軍大敗斬首数千
俘獲千餘人獲馬六百餘匹平安以数騎先遁戍方
孺曰今河北之兵未德州餉道已絕三軍之食有星
散之世甚可憂也前者佯言息兵用牽制之諸将
發機大畢致使乖迕離用計術不能成功今為間
書潛遣人賫與
世子使內生嫌疑必移師北歸則德州餉道不阻徐為進
取可以成功允炆喜其言命方孝孺為書遣錦衣衛
千戶張安等為間賫至北平
太子見書怒曰治天下以孝為先孝者天地之常經人心
之所不泯今幼君戕天理丧彝倫變更
祖法信任姦邪戕害骨肉敗壞基業矯為孝而導人
為之可乎
天地神明在上豈可欺也遂囚張安命儀副袁旗馳報
軍前
上曰大公至正之道不行而為行此姦邪悖逆之謀豈能久
乎悔禍觧兵在旋轉之間何用勞心至此極耶 壬寅
壬寅牒報大同賊将方昭引兵入紫荊関侵掠保定属
縣悉驅人民上山結寨民之強有力者皆假以指揮
千百戶之名以威脅從不從者被其殺昭據易州
西水寨在山中四面極嶮峻惟一徑攀緣而上昭
欲守此為持久計以窺伺我北平
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豈可不討遂回師
八月丁巳朔師渡滹沱河
丁卯駐師于完縣諸山寨之民悉來歸撫安復業命都
指揮孟善鎮守保定丙子諜報真定賊将遣都指揮
常亮領兵萬餘運粮接應昭
上語諸将曰賊倚西水寨為固其中必水不乏所缺者粮耳
使其饋餉得濟賊未可破遂率馬步精兵三萬邀之
次日至寨口常亮督運已入寨乃令軍圍之命都指
揮朱榮等将兵五十圍真定九月丁亥朔壬寅

上語諸將曰今圍寨急真定聞必來援賊喪敗之餘其
進不銳我且以輕騎往真定州彼探知我去必來爾等
候其至師據險以待之我合兵奮擊之無不敗者敗
賊援兵寨兵勢孤不攻自下一舉而兩得特圍寨久賊軍
多南士天漸寒衣鞋不給霜月之夜
上令軍士四面皆爲吳歌賊軍有滔下寨來降言者曰
衆聞歌慘悽皆墮淚有懷鄉之思已無固守之志矣
降但爲劢聉等所制耳甲辰
上赴定州十月丙辰朔賊援軍至
上率精騎五千宵行明日巳時與圍寨兵合賊將都指揮
華英鄭琦以馬步三萬餘列陣於峩眉山下
上縱兵擊之令勇士旆登山潛出賊後大張旗幟賊見驚
駭遂四散奔潰我軍逐之斬首萬餘級墮崖而死者
尤衆獲馬千餘匹擒都指揮華英鄭琦王恭指揮
詹忠等惟房昭帝諒遁去後追殺千餘人乃破其寨丙
寅班師回北平丙子至涿州大享將士己卯師回至北平
十一月乙酉朔
北平都司都指揮張信布政司右布政郭資按察司
副使墨麟等上表曰臣聞天生非常之君必賦以非常
之德而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禍亂定天下于一而

安生民乂於仁壽之域也昔者夏商之季桀紂滔淫而成
湯放之紂沉湎而武王伐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夫征伐豈湯武所得已哉所遇之時然耳然湯武
俱得爲聖人者以其撥亂與措治天下於衽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暱小人荒迷酒色職位幾息更變
太祖高皇帝成憲拆壞後宮燒毀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聖容喪服未逾一月即遣閹宦四出選美女其
所爲不道遂致姦惡擅權肆殃送禍戕害宗親圖危
社稷汨亂天下
殿下謹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聽緣與難構兵四起圖逼
殿下不得已起兵以救須臾之禍祗奉
祖訓誅討姦宄清君側之惡保全親親奠安
宗社冀其改悔敦骨肉之義豈期幼沖心志蠱惑牢不可
回必欲加害於
殿下然後已
殿下應之以仁義之師不嗜殺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節
制明而號令肅故百戰百勝此雖
殿下神謀睿算之所致寔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也況
殿下爲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
太祖高皇帝嘗欲建立爲儲二以承
宗社之重又況生而神明灵應圖讖文武仁孝德冠百王
天之所生以爲
社稷生灵主正在於今日臣聞之聖人動惟厥時不違天命
使湯武其時而不爲則桀紂之暴益甚而蒼生之禍
曷已是終違乎天命也湯武豈忍視斯民之塗炭而
不解其倒懸哉臣等伏望
殿下尊
太祖之心循湯武之義履登
宸極之尊慰悅萬方之望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上覧表諭郡臣曰我之舉兵所以誅奸悪保
社稷救患難全骨肉豈有他哉夫天位惟艱焉可必得此事
焉敢以聞待奸悪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輔孺子此
吾之志爾等自今其勿復言丁亥都督顧成與伍軍總
官兵福等復申前請
上不允己丑寧王上表邀請
上以書堅却之壬辰陞都督指揮丘福張信劉才鄭亨李

遠張武火眞陳圭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彬王忠
陳賢爲右軍都督都督僉事徐忠陳文爲
前軍都督都督僉事房寛爲後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以後軍都督府陳亨之子恭襲其父職陞紀善
金忠爲右長史其餘將校陞秩有差
癸巳大享將士已已
上親爲文祭陣亡將士及天下將天下將士爲姦悪驅之
死於戰陣者庚戌釋擒獲遼東指揮王雄等七十一
人還本衛先是遼東賊將楊文等領軍来圍永
平以遊兵萬餘鈔掠薊州遵化諸郡縣所得人民無
老少皆烹食之民有年百十一歲亦被其殺又竪椿于
地銳其末坐乳兒其上其谷道以爲戲其濫刑酷害無
比百姓苦之守將郭亮來報命指揮劉江領軍往
援劉江行
上戒之曰賊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至永平留
月餘却大張旗幟整飾隊伍聲言回北平行一二程復
卷旗幟按兵甲夜趨入永平賊諜知爾歸必復來爲
寇驕肆不戒爾師擊之賊衆必敗江至永平賊果遁如
上所言出而復按甲城中賊果來侵掠昌黎縣江出兵掩
擊之大敗賊兵斬首數千級獲馬六百餘匹生擒王雄

等至　是釋其歸
上諭雄等曰
奸臣濁亂朝綱變成法屠我諸王昆弟以危
社稷苦軍雲民肆毒于我之舉兵為誅賊臣救禍難保
全骨肉以安天下每戰擒獲將士思其皆我
皇考舊人為姦臣驅迫戰鬬蓋出於不得已實非其本心念
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矜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釋爾
等歸語楊文所敵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嬰兒何
罪淫刑慘酷使人痛心不忍聞也夫善惡報應捷於影
響楊文不有人禍將必有天殃於是雄等叩頭流涕曰
楊文誠得罪於天無逃其責臣等愚昧為其所得
罪宜萬死今蒙
殿下再生之恩當損首為報乃賜以資糧而遣之辛亥
韃靼可汗遣使來輸款十二月乙卯朔陞授後軍都督
府都督顧成為右都督丙寅
上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必在於生安民誅亂
賊者必盡於行仁義生民有弗安仁義有弗舉在其
能靖禍難哉今予衆之出為奸誅惡扶
社稷安生民而予每覩賊軍初至輙肆殺掠焦類無遺心甚
憫之思天下之人皆我

皇考赤子姦惡驅迫使夫不得耕婦不得織日夜不息
而又答其兇暴非為致毒於予且復招怨於天下今
我有衆明聽於言當念百姓無罪甚無擾之苟有弗
遵一毫侵於良民者殺無赦其慎之壬午大軍營於蠡
縣是日移營汶河
上召都督李遠語之曰今駐營於此真定德州必出遊兵
偵我動靜而已騎八百往哨待其至擊之

奉天靖難記卷之三

奉天靖難記卷之四　國朝典故十四

三十五年正月甲辰朔李遠至藁城果遇德州賊將
都指揮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步兵過滹沱河
遠乘其半渡率所部進擊之賊兇遠軍少歛退下
騎縶林間步來接戰遠佯却賊來追乃分兵潛出
其後縱其馬遂奮擊之賊退已失馬遂大敗斬首
四千餘級溺水死者稱是獲馬千餘匹葛進僅以身免
捷至
上以璽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出騎應變破賊萬人
功亦偉哉方古明將不能過也所部將士能奮忠
孝竝建功於歲首宜加褒寵前鋒交戰都指揮下
及軍校皆陞一級

戊子遣都督朱能率輕騎一千哨衡水縣遇賊哨兵與戰
斬首七千餘級獲馬五百餘匹生擒指揮賈荣等乙
未師由館陶渡河
上見一病卒臥於地命以所乘御馬載之左右曰馬卒
豈敢得乘之
上曰人命至重馬豈貴於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馬載
之則遂棄之耳戰用其力病而弗顧是愛人不如愛
馬也寧輟馬以乘之卒既獲濟馬復何損將士聞
之莫不感悅
丁酉至舊縣攻拔城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其守將戊
戌攻拔東平擒指揮詹景　庚子攻拔汶上擒都指揮
薛鵬辛丑
上飭將士曰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參
贊化育師表萬世天下非孔子之道無以爲治生民非
孔子之道無以得安今曲阜闕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
草木之微者殺無宥鄒縣孟子之鄉犯者罪如之庚戌
攻拔沛縣
癸丑大將軍至徐州　二月甲寅朔不聞軍消息
上遣胡騎指揮款台領十二騎馬皆有副回覘消息款台
至鄒縣遇賊運粮軍三千餘人款台等鳴鏑大噉馳
入其陣呼曰大軍宜至不降者死殺衆奔潰遂擒千
户二人而歸知賊人至濟寧
上曰款台以十二騎而破賊軍三千誠將士也宜紀其勲
以俟陞賞　甲戌駐營於徐州東北賊堅壁不敢出
上欲移軍南行諸將曰各旁軍士多出取粮今營恐有
後至者城中遥見出兵掩襲非便也
上曰卿等無慮我以計破要使一人行賊不敢輕犯乃伏
兵於九里山先蔵百餘騎于演武亭令數騎來城下誘
之且戒之曰爾等在城下解鞍息示以安閑若賊不出
謾罵慢以挑之賊必怒而逐爾可按轡徐行引其
渡河即舉砲我放兵馳擊之賊衆必惧急回渡河愴
惶之項必成擒矣數騎如
上旨往來城下賊不敢出乃焚其廬舍大罵之徐發一
矢射城上至暮則去明日復如是賊不勝憤果開門
以兵五千追而渡河砲響伏發
上以數騎騎出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賊衆憤潰
急播橋壞墮水死者千餘人斬首三千餘級餘賊兢
奔入賊後單騎往來城下賊竟不敢出矣己卯
上戒將士以
外祖徐王之鄉墳在是禁毋擾擾違者不宥遣都指

揮李讓致祭于
徐王墳以鈔萬錠賜
王親族　三月甲申朔大軍自徐州趨宿州
上語諸將曰賊雖我後吾欲致而破之要使賊心目眩
亂不知所出乃留都指揮金銘將遊騎哨景山戒之
曰賊軍且至見爾孤軍必來追襲爾列隊徐行乍
進乍退賊疑爾為誘必不敢進我令都指揮冀英先
將數騎隔河按伏覘爾渡河賊來追躡英即舉砲必疑
有伏乘其狐疑衆已渡矣銘在後果遇賊兵萬餘逡
巡進退引軍臨河賊衆來追冀英連放數砲賊即斂
退散步陣衆皆分亂銘遂渡河來會宿州後賊見無
後惟銘百騎深悔失計
上曰賊墮吾計矣指曰可以擒之　辛卯大軍至蒙城
　壬辰駐營渦河諜知賊將平安領馬步四萬為前
鋒
上曰今賊來躡我後以計致之不勞力而收功會河林樹
叢茂堤岸深隘賊疑有伏淝川平樹少賊必不可
以按兵
上命漢王守營親率精騎二萬人持糗糒三日至淝河
按兵去大軍百餘里

上勅軍士采炬列之于道屬于大軍營戒候者曰縱火者與
賊大戰也一火舉餘燎相應賊見必以為大軍則膽落
矣若小戰勝賊火不舉也按甲數日俟賊不至糧
且盡諸將咸請回軍
上曰更待一二日賊必至明日諸將又請即今馬無芻
蕘士無糧食是未遇敵而先自困也固請回軍
上曰賊引衆遠來銳意求戰彼詐知大軍南行必襲
截我後若敗其前鋒賊衆奪氣譬之利兵挫折鋩鍔其
刃自鈍我按甲於此以待賊至姑少待之日暮令胡
騎指揮款台領數騎往哨是夜四鼓款台回報我軍
淝河四里下營已聞其更鼓聲旦必至
上曰賊入吾彀中矣黎胡騎都指揮白義王真都指
揮劉江各將百騎以逆之戒之曰爾等各將具綠路按
伏賊若駐兵不動先以十餘騎掠其營而過侮辱以
挑之若賊來追慎勿與戰爾且引卻漸與所伏兵合
賊懲前日不追金銘之失必窮力來逐爾等亟
回引之入我伏內彼急追二十餘里人馬疲乏拆籠以
笞之賊衆成擒矣
上又令王真等縛草置囊中若束帛狀載馬上遇賊來
追則棄之於地日午王真等與賊遇賊將平安語其衆

曰此遊騎也亟擊之勿使得脫毋蹈景山之悔乃舍
步卒率騎兵疾馳來追王真等佯走棄馬上物于地
以誘之賊衆見之果來追競取所棄物急奔二十餘
里入我伏内伏發賊衆大驚欲回走馬皆疲蔽策之
不動皆下馬羅拜請降時平安以騎兵三千駐北
岸高坡
上以数十騎當之大耳灰者我蔚州胡騎指揮也因前取
赴京帥爲賊裨將素號驍勇持矟直趨
上前捐拒十餘步胡騎都指揮童信引弓射之中其馬
馬踣火耳灰者墜跌遂生擒之其麾下哈三帖木兒
亦驍勇見火兒灰者被擒持矟衝突來救復射其馬
人馬仆併擒獲之時欲生致平安安已变服以數騎
走餘賊奔潰
上率兵追之斬首數千餘級獲馬八十餘匹生擒賊騎
將林帖木兒降者皆悉遣之時諸將叩頭賀且謝曰臣
等自今不復更料事如臣所言則失此機會罪無所
逃
上笑而論之曰卿等謀非不善而事或有相乖無若自
貶抑但有所欲言即言之勿懲偶不中遂默然安危與
卿等同之諸將皆稽首而退釋火耳灰者等令其

帶刀宿衛左右諫曰此雖舊人素號驍勇久居賊中
其心難測不宜置之左右
上曰非尔所知彼皆壮士况有舊恩今復生之必知所
報毋用懷疑遂以火耳灰者爲都指揮哈三帖木兒
爲百户　甲辰遣胡騎都指揮薛脫歡領軍哨宿州
擊破賊軍斬首五百餘級降者釋之丙午
上語諸將曰我師深入利於速戰今賊兵駐宿州積粮
爲持久計若擾其餉道賊勢衆饑窘不戰自潰命
都指揮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断賊粮道趦趄不進
上怒欲斬諸將叩頭固請乃得釋别遣都指揮譚清領
兵百餘騎断賊粮道清至徐州遇賊運粮軍即擊敗
之斬首無筭循河西南至淮河伍河缘水陸烧賊運粮
船車不可勝計清騎回至大店遇賊軍清騎少賊衆
圍之清且戰且行
上遥見清旗幟即引兵馳援之出入賊陣斬殺數十百
人火耳灰者從
上出入手殺十餘人以自効賊勢披靡清引衆突圍而
出與
上騎兵合而擊之大敗賊衆殺死無筭賊漸移兵
款南道

上以騎兵躡其後行至常距十餘里　丁未遣都督陳
文李遠哨淮河擊敗賊守淮河軍斬首千餘級獲馬
五百餘匹幾奪浮橋　丙寅大軍緩賊至小河
上語諸將曰賊勢窘迫必求一戰我據險以待之使進
則隘其吭退則拊其背不日之内賊可擒矣乃令都
督陳文内官狗兒断水爲橋先渡步車輜重騎兵随
之橋當衝要守之可以困賊　丁卯賊軍結陣亘十餘
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上率騎兵與戰賊騎敗走步軍復來争擒陳文殺敗之
追奔渡河後軍來援陳文戰没賊衆皆過橋布陣
漢王帥都督張武内官狗兒領虎賁士自林間突出擊
之與
上騎兵合大敗賊衆斬首二萬餘級溺水死者不可勝
計尸填于河與橋平人馬皆乘尸而走生擒賊將丁良
朱彬賊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相持數日賊糧盡
卒採野菜而食
上曰賊衆饑甚今與相持彼居南岸便其餽餉更一二
日運糧稍集賊衆得濟難以破之乃留守橋千餘人
不動潜移大軍輜重東行去賊軍三十里夤夜渡河
而南繞出賊後賊始不知翼日乃覺引軍從来相對

甲戌大軍駐齊眉山與賊大戰自午達酉兩無勝負
各領軍還營明但賊傾衆適會大霧賊迷所向旋
繞山麓日午霧散
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已及之賊衆大驚遂掘塹自守賊
所至掘塹築壘或通宵築掘將成明旦起行遂棄
而徃虚劳人力士卒苦不能堪故遇戰即敗
上行特不待壘壁但分布隊伍列戰為門敵不敢犯故軍士
常得安閑人人自便每駐營輒語諸將馳獵以觀
地勢或有所獲悉推與將士每拔一城破一壘府庫
所藏皆以頒賜故將士樂於為用
乙亥諸將請曰今我軍深入與賊相持盛夏行師
兵法所忌况淮土蒸湿暑雨又作我軍畏熱儻生疾
疫非我之利今小河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糧食
充足擇地駐營休息士馬觀釁而動萬全之道也
上曰卿等所見拘以常算非知通變者也夫兩相敵持
貴進忌退今賊衆屢衄敗心膽俱喪况糧道匱乏
士有菜色日夜待餉衆志携離忘在旦夕我所以引其
南来者賊軍多南士久劳於外孰不思家若大敗之
後各歸故土起而復能合一渡小河擁我士心矧賊糧
餉已達淮河相去不遠籍使得濟其氣復振難以久

特乘彼饑疲截糧道可以坐困不戰而屈之我軍深入
利已在我不可少緩容賊爲計諸將言多二三惟朱
能鄭亨言合
上意
上曰有欲渡河者從左不從者右有數人立於右餘皆左
立獨王中立於中
上怒曰欲渡河者任其所之於是諸將無敢復言丙子
上語諸將曰賊糧且至慮我擾之必分兵往護其半堅壁
自守因其兵分勢殫力弱我大軍擊之賊力不支必棄
糧而潰營中若出為援我乘破竹之勢賊有土崩之
患朱乃遣朱榮劉江等領輕騎往截餉道戒之曰若
賊衆爾等且戰且行以撓其力慎勿與鏖戰漸近可
馳來報特賊將何福等欲移軍就糧
上率大軍與賊相連綴晝則令遊騎擾其樵採夜則使
勇士劫其營賊衆不得休息饑疲日甚乃分兵護糧
上亦不解甲者數日矣 丁丑賊衆移營靈壁己卯都督
朱榮來報賊運糧者五萬平安率馬步六萬護之結
馬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里
上命虎賁士萬人絕賊壁間遮賊援命
漢王伏馬步數萬林間俟賊戰疲突出擊之

上親率大軍往之賊衆來接戰以騎兵夾擊之左右馳
射矢注如雨賊人馬辟易縱步軍橫貫其陣斷而為
運糧者皆棄而走賊陣大亂斬首萬餘級乘勝追擊
殺死并降者從萬餘人盡獲其糧餉軍資器械何福
等出壁來援虎賁士與戰稍引却
漢王率衆突擊之
上還兵掩擊其後賊腹背受敵力不能支遂大敗俘斬
無算獲馬五千餘匹何福等以餘衆走入營塞壁(堅
守是夜謀為遁計
上見其塞壘門語諸將曰賊塞門者何也諸將曰固守
以待援也
上曰不然賊欲鑿壁多缺突門夜墜之而出衝封我營
而適須慎防之已而獲賊諜者言果如
上所料嚴兵待之賊不敢出 庚辰先是何福等與我
軍相對深溝高壘欲運糧實其中為持久計至是軍
敗糧食不給軍心離散乃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
突圍出走約聚於淮河就糧 辛巳
上以大軍攻其壁令
漢王率諸將先登各軍鬪之卽蟻附而上我軍三振砲賊
衆誤為己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

悉從壁上亂投而下須臾濠塹皆平遂破其營生擒
賊將左副總兵都督陳聯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叅
將都督馬溥都督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
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
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獲馬二萬餘匹
降者無算盡散遣之皆歡聲動地曰太平太平吾屬
自此獲安矣何福單騎脫走初破賊壁
上要傳令不許殺人殺人者就令償命由是將士不敢
妄殺　壬子遣都指揮貲獻等送陳暉等回北平
五月癸未朔　己丑大軍至泗州指揮周景初等率
衆以城來降
上問景初曰未攻城而來降何也景初曰此有僧伽神
最靈臣等禱于僧伽神曰降與守孰吉夜夢僧伽神
告臣曰兵臨城速降則吉不降由是以即降
上曰人心之靈妙於萬物爾先覺故神亦告汝景初等
爵各有差是日
上謁
祖陵涕泣曰横罹残禍幾不能見陵寢荷
祖宗神靈相佑予躬今日得拜陵下霜露久違益增感
愴時父老詣軍門來見賜以牛酒鈔慰勞而遣之

辛卯
賊將盛庸領馬步數萬戰艦數千艘列於淮河南岸
我軍列於北岸與賊相對
上命軍士艤舟縛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河賊彷徨
賊蹜手足無措
上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騎數百人西行二十里泛
小舟潛濟賊初不覺漸近賊營遂舉砲賊驚動福等
率衆徑突其陣賊衆投戈棄甲而走盛庸股戰不能
上馬舍騎而趨足不成步幾為我軍所擒其下掖而
登舟遂單舸脫走乃盡獲其戰艦濟師駐明
日克盱眙　癸巳
上召諸將議所向或曰先取鳳陽則彼援兵路絕進師徑
趨滁州以取和州集舡渡江別遣一軍西據廬州直
出安慶則長江之險已為我有或曰先取淮安為根
本次下通泰高郵以迄真揚得此可以渡江無後顧
之虞
上曰鳳陽雖當衝要其楼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
然
皇陵所在大軍屯駐恐震驚
陵寢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攻之不下曠

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今乘勢鼓行
直趨揚州徑直儀真兩城單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揚
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東取
鎮江連收常州并舉蘇松以及江浙西下太平撫定
池州逮於安慶則江上孤城糧斷援絕豈能獨守必
有內變吾於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無能復匿之
者必有縛獻軍門吾得之而甘心焉以報
父皇之仇雪閭遏之恥扶
社稷於幾危援諸王於困苦可指日收効如諸公言是
哉一道未免迂遠諸將稽首頓服

乙亥遣都指揮吳玉招諭揚州先是揚州衛指揮王
禮聞大軍將至議欲舉城來降鎮守指揮崇剛御史
王彬執王禮等繫獄至是吳玉來招諭禮弟王宗與
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王禮等於
獄執指揮崇剛御史王彬開門出降
庚子大軍至天長王禮等縛崇剛王彬赴軍門來見
上曰爾等心懷忠義執縛姦黨全城來降爾意既厚吾
報爾亦必不薄
上至揚州陞王禮等為都指揮同知其餘扶有差遂命
王禮同都指揮吳庸等率馬步數百人諭下高郵通
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
壬寅高郵等指揮王傑等率衆來降陞傑等為都指
揮同知餘以差受秩
上擁旅江北時諸姦惡皆求出城詐為苟活計都城空
虛上下震悚允炆乃下罪己之詔遣人四出徵兵蘇
州知府姚善獻言云有織文武才略可濟急危者置
之散地不用今事勢狼狽宜速詔之問其人為誰不
言其名再三詢之乃曰黃子澄也議將召用方孝孺
從中沮之既而復召之不見至方孝孺憾曰求齊丘
何不來耶其意指黃子澄也方孝孺乃謀曰事已急
矣可用計使緩之曷遣人許以割地少誕數日我倚
長江之險舟楫非北軍所長速徙東南召募丁壯決
戰江上勝敗未可知允炆善其言乃遣慶城郡主渡
江至軍
上見郡主慟哭曰
父皇陵土未乾我兄弟已見殘滅忍心如此其何以堪
我初圖更有今日今與郡主相見有如再世郡主聞
上言抆下霑襟悲不能止
上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前蒙遣書欲復各王爵周
王方得召還但未復王爵仍拘之

上曰荼毒我兄弟至此極耶言訖益歔欷不勝與主徐
以割地講和為請
上曰吾受命
皇考封建弟土且不能保縱地豈其本心哉此姦惡繆
計欲以見欺焉可為信我此行在誅姦惡以靖朝廷
奠安
社稷保全骨肉事已得歡故封幸矣餘非所望也郡主
語塞乃勞遣其還
上謂郡主曰好語諸弟妹久不相見欲得少叙天倫之
樂未知能如所願否幸自愛時方孝儒延頸以望
謂其計必行及郡主歸不從乃失色人閧其計妄
出陽作大言曰長江可當十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盡燒
之矣北來軍士豈飛渡況天氣蒸熱坊以染疾不十
日彼自退若渡祇送死耳何足以當我師其言繆
妄識者咲之
六月癸丑朔都指揮吳庸等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
甲寅
上祭大江之神祝曰予為姦惡所迫不得已起兵禦禍誓
欲清君側之惡以安
宗社予有厭于神者使不得渡此江神鑒孔邇照察予
言 乙卯誓予衆曰比姦搆乱禍我家邦肆毒逞兇
肆兵無已予用兵禦難安
宗社爾有衆咸協一心奮忠鼓勇摧堅陷陣斬將搴旗
身當矢石萬死一生於今數年茂功垂集在今戮力渡江
剪除奸惡惟爾衆罔畏厥終償厥成功夫天下
者我
皇考之天下民者
皇考之赤子順承
天休惟在安輯渡江入京秋毫毋犯違予言者軍法從
事於乎惟命無常克敬惟常爾惟茂敬乃永無咎先
是賊將盛庸駐軍于高資港緣江上下二百餘里盡
列海船嚴備至是
上率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戈矛耀日金鼓震地微
風飄揚長江不波乘潮而渡若履平地緣江備禦海
船軍士遥望皆驚愕不敢動漸近岸盛庸整
陣以待
上麾前鋒鼓譟先登先精騎數百直衝盛庸軍賊衆
震慴奔潰上山棄戈甲而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百
餘級盛庸單騎遁海舡將士皆解甲釋胄來降人
陞二級 戊午諸將言欲徑薄都城

上曰鎮江為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譬之人
患疥癬雖不致傷生終亦為梗先取鎮江斷其右臂
彼勢危矣衆稱善
上令所降海船皆懸黃旗於上往來江中鎮江城上遙
見旗幟皆黃驚曰舟師已降於是指揮童俊等
率衆來降遂以俊為都指揮僉事其餘降者俱陞一級
次于大軍駐龍潭
上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何以悲
為
上曰吾異日渡江入京師見吾親此為奸惡所禍不渡
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鍾山
孝陵在焉瞻望雲霄有懷
考妣是以悲耳諸將聞
上言皆感泣數行下　辛酉允炆知緣江海船皆已降
又聞鎮江降憂懼不勝徘徊於殿廷之間方孝孺稱
疾不起遣人強之問以計孝孺曰今城中尚有勁兵
二拾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
城足以為守城外積木悉運入城允炆從其計乃役
軍民商估及諸色人匠日夜拆屋運木蔽背纖溝塍
徑皆相挽携勞苦不勝號哭之聲盈路咸引頸以望

上至曰何不速來以解我勞苦我及軍民怨甚城外積木既
多疲於般運縱火焚之連日不息先是城崩役軍夫
修築將成而他處復崩相連不已軍民運磚土累月不
得休息怨曰此去不遠何不便來來則有此而登我
即解散胡使我勞苦至此極也更遲數日我皆為
鬼矣民之望
上以解倒懸甚於飢渴方孝孺復言前遣郡主未能辦
事今以諸王分守城門遣曹國公茹尚書王都督住
能渾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覘其虛實且待援兵至
選精銳數萬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設有不
利即輕舸走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允炆然其計乃
遣李景隆茹常王佐至軍門李景隆等見
上俯伏汗流浹背不敢仰視
上曰勤勞公等至此雅意良厚李景隆等再三叩頭不
能發一語久則以割地講和為請
上嘆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始者未有嫌隙欲屠滅諸王
加我大罪逆削除名爵貶為庶人以兵圍逼云以大
義滅親必欲絕我宗祀今日救亡不暇何用割地為
況割地無名我
皇考定天下予一傳於子孫萬世時敢分之裂土割地

此亡國之緖耳孰主張是其罪當誅今來為安
社稷保骨肉復
父皇之仇能悉縛姦悪付諸法司使得數其罪而誅之以
謝
孝陵釋天人之怒整肅朝綱徐聽指揮俾回故疆貴出
望外豈可土地見㫖也我不卽入城者正為此耳乃
遣李景隆等歸李景隆見允炆以
上語對允炆曰不欲割地計将安出李景隆曰必得所
罪者然後可以退師乃令李景隆再出城且言有罪
者俱竄逐今無在城請退師後執來献用是往返以
稽其事李景隆等不敢出請拘留京諸王皆行　癸
酉　諸王來見
上惨然曰吾為姦悪所逼危如累卵今幸見骨肉奸臣
謀為不軌欲次第見傾若落殼中則覆諸弟如巢鷇
耳諸王曰我等拘來在京懷慄度日舉動得罪幸
大兄至此
宗社之靈也我等可以少寛矣乃安勞道歸諸王歸城
允炆知事急乃罵諸姦悪曰事由汝輩而起今皆棄
我而去賣我者汝輩惟長吁而已　甲子
上下令禁戢軍士破城之日不許侵掠仍徧榜安撫
軍民時方孝儒建議堅守不出遣間諜齎蠟丸四出
促援兵皆為我遊騎所獲
乙丑克金川門按兵而入城中肅然秋毫無犯市不
易肆民皆安堵
上慮允炆害及周齊二王各遣騎兵千餘馳往衛之周
王初不知為大軍倉卒惶怖已而知
上遣人救之乃喜曰我得生矣遂來見
上大哭
上亦哭道傍觀者惨然下涙周王曰奸悪屠戮我兄弟賴
大兄救我更生今日相見真再生也言訖復痛哭不止
上慰之(止與周並轡至金川門下馬握手相劳苦
上曰身遭危禍無所容生數年親當矢石瀕於萬死不
圖重見骨肉今與賢弟相皆頼
天地神明
宗廟社稷
父皇
母后陰翼黙相乃得至此周王曰天生
大兄戡定禍乱以安
社稷保全骨肉不然則皆落奸悪之手矣諸王及文武
群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允炆欲出迎左右悉散惟

內使數人而已乃嘆曰何面目復相見也遂闔宮自
焚
上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屍於火中
上嘆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時有執方孝孺來獻
上指煙焰處謂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
所爲也汝死有餘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憐遂命
收之
上慰諭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城及皇城是日駐營龍
江乃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壯丁聞
上已尅京師皆解散及有嘯聚欲爲亂者斂戢曰真主
已出毋徒取滅亡耳
上諭京師文武臣民曰我
皇考封建諸子鞏固邦家於萬年罔有攸斁予奉守北
藩祇慎厥職毋敢或怠不圖幼主昏憒奸臣竊柄殘
害骨肉構禍興兵虐戾天下逼迫予躬以危
社稷予不得已以兵拯難剪除奸兇以寧家國師入京
城有罪者予不敢赦無罪者予不敢誅恭順
上天以行吊伐或有小人乘間生事擅作威福劫奪
財貨快讎私憤虐及無辜必殺無赦於戲兵以定亂
安民豈敢擾之哉告爾有衆體予至懷時卒有敢

民擾者即斬以狥
上用兵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
對陣意思閑逸從容自如及至決戰氣勇奮溢然不
避勤勞與士卒同甘苦每食士未食不先食遇渴士
未飲不先飲大戰數十小戰無算必先陷陣未嘗被
創自大將而下及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
使各盡其用有先遁者輒呼其姓名以故人人爭先
不敢後俘獲敵將置於左右任之不疑人心悅感皆
欲奮力自效凡經營謀畫咸出
上心至於攻城略地指授諸將成算從
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後
嘆
上之神算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之間掃除
姦惡內平禍難奠安
宗社成克復之功　丙寅諸王及文武群臣請
上尊號
上曰予始逼於難誓救禍除姦以安天下爲伊周之勳
不意孺子無知自底亡滅今奉承洪基當擇有才德
者顧予菲薄豈堪負荷諸王及文武群臣咸叩頭苦
請曰天生

聖人爲
社稷生民講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生民者
太祖之生民
天位豈可一日而無生民豈可一日無主況國有
長君
社稷之福
殿下爲
太祖嫡嗣德冠群倫功施於内威被四海宜居
天位使
太祖萬世之洪基永有所託生民永有所賴不宜固讓
以孤
天人之心
上不許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曰臣聞鉏姦去惡式揚
神明之謀附鳳翼攀鱗登濟風雲之會功光前烈德冠中
興 恭惟
殿下文明武英寬裕仁孝爲
太祖之嫡嗣貫
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生蘗姦惡
遑赤肆兇禍既迫於宗藩機欲傾於
社稷樂天下之兵以相鬪逼使國中之衆不能聊遂生乃赫
怒而提一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地戰必勝攻
必取寔由
天命之有歸綏斯來動斯和愈見人心之所在今内難
已平之日正萬方欣戴之時宜登
宸極之違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隨行陣仰仗
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効分毫之力雖不敢冀雲臺之
圖像實欲慕竹帛之香名謹奉表以聞
上不允 戊辰諸王上表勸進曰天眷
聖明宏開景運群姦既去
宗社永安恭惟
大光殿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
堯舜之德湯武之仁勳業夙彰於海宇邇者倣邪構禍
毒害
宗親謀動干戈幾危
社稷乃遵承於
祖訓肆奉行於
天誅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復
帝業超世祖中興之功武以剪戡克全
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綸聿明

洪武之典章實
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顧徇於衆志庶求紹於
洪基惟我諸弟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
全祇迓
龍興並正
天位庶
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
悃俯賜俯諒讓無任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上不允所請是日文武群臣上
尊號

上曰昔元運衰微四海鼎沸強弱相并百姓無主
天命我
皇考平定天下以安生民勤苦艱難創造洪基封建子
孫維持萬世豈意棄臣民之日體猶未冷而姦邪鞠
兇禍起不測罔臧諸王以危
社稷予以病軀忍耗力疲惟欲高枕以終餘年姦邪一
呼朝起兵見圖令人寇悄不知所爲群臣告予曰
太祖皇帝創業艱難靈土未乾而諸王見滅寧能束手
受戮以安泰
社稷乎予彷徨無措望求生理而天下之兵日集北遁

形勢之危猶側立於千仞懸崖之上而推使其下也
可爲懔悚勤苦百戰出萬死一生志清姦惡以匡幼
沖其乃殄絕于今遂自焚隕群臣勸予即位予思天
位惟艱有如幼沖弗克負荷幾墜丕圖非虛爲遜讓
誠思
皇考創業艱難欲推擇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
宗廟者立之主宰得人天下之福予雖北回且無憂矣群
臣稽首固請曰
殿下德爲聖人位居嫡長當承洪基以安四海雖謙德有光
從誰與讓且

天命所鍾孰得而辭
殿下宜登踐大位使臣民有所依憑帖璐碩膚以慰天下
之望
上固辭不允　乙巳
上謁
孝陵歔欷感慕悲不能止禮畢攬轡回營諸王及文武
郡臣備法駕奉　寶璽迎
上于道遮
上馬不得行
上辭讓者再三諸王及文武群臣跪懇拜擁

上登華
上曰諸王群臣以為奉
宗廟宜莫如予然
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為衆心所戴予辭弗獲用
僉衆志遂詣
奉天殿即
皇帝位諸王曁文武群臣上表稱賀是日京師人民歡聲
動地初允炆起兵時有道士謳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
高飛上帝畿傚忽不見人不知其所至謂是
上即位方知其言驗云 壬申命有司備禮葬允炆
上御正朝三日 丁丑執姦惡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
闕下
上數其罪咸伏其辜戮于市
上得群臣所上允炆謀策即命焚之有請
上觀者
上曰一時之言不必觀復有言允炆所用之人悉宜屏斥
上曰此皆我
皇考數十年作養人材豈二三載所造就言者又曰雖仍
其官不宜置要之地
上曰治天下者必資賢才天之生才以為世用凡有才能
者隨器任使共理天工 烏得而棄之甲戌
上諭群臣曰我
皇考建造洪基垂法萬世思慮至周為子孫計不意幼沖信任姦
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守予荷
天地庇祐
皇考休蔭纘承
天位恪守成憲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群臣尚竭乃心力弼予于
治且人之才識所至不同或長於此而短於彼苟於事或有誤
失則明以告予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
欺罔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省己𦘦於存誠始終靡
慜咎何由至每觀前代君臣不謹於始鮮克有終予念君
臣一體故披露赤心叮嚀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乙亥各處守城及有司次第來朝
七月壬午朔有事于
南郊大赦改元以明年為永樂元年

奉天靖難記卷四

奉天靖難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紀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蓋永樂初年人所作其於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誣以罪惡極其醜詆於王師皆斥爲賊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其語多誣僞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戰勝白溝河上惠帝書並移檄天下軍中倉卒語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載最得其眞是書於上惠帝書頗有删潤而移檄則置之不錄則其文飾槩可見矣

聖政記十二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洪武聖政記十二卷》提要

聖政記卷之一

一日

仁祖坐東室簷下

上侍側有道士長髯朱衣排垣柵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其言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即出門不見及即位追

上尊號扣其年數適符其言

壬辰夏六月

上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遇疾而還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食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荅曰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今與公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邪乃同往既至其帥出迎

上解所佩綉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献請俟諸軍促裝

上将還慮其不誠留賞聚伺之後三日聚還曰事不諧
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
甲午冬十一月元将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
使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即起
隔門與語請諸郭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其帥有隙
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子興不荅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将及滁豈
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聞上言意少解欲遣他
将軍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将畏之莫敢往皆託
以禱神弗吉為辭子興乃召
上将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
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
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揮手大罵
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
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

元兵大至欲攻滁州
上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皆下馬走
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特雖勝然元
兵尚強恐益來攻
上謀緩其師乃具牛酒及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
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
備他盜耳将軍以兵欲殲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将
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令高郵巨冦未滅非併力
不可柰何舍冦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
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免
乙未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粮諸将謀所向子興言
計多失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議出師遣人召
上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子興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義兵又曰廬州路義兵今
擬製衣二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
彼兵以四槖駝載賞物驅而行也使人聲言廬州兵
遣使者入和陽賞賚将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

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
城擧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趍取之必矣子興曰善
於是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
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祐等至陡陽閘和陽人聞
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
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擧火意天祐必
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
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
矢走衆皆潰回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
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
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
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橋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
亂遇擧火輒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
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
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既敗其衆
奔走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
上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上與
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守南門
使塡塞街中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諭之
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殺之以滅
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
矣子興從上言遣之往明日元兵果遁去子興不知天祐等
已拔和州命
上率兵三千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陡陽閘命諸軍
皆息期約初昏人燃十炬為疑兵令罷衆息
上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徑自暮至
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天祐天祐等至左右
擧火
上免冑示之遂入明日撫定城中
辛巳元太子禿堅及元帥陳埜先等各分兵屯新塘高望
及青山雞籠山道梗不通
上率師攻之拔其旁寨明旦進抵雞籠山側因解鞍假息
忽有異風來觸
上疑和陽有急分兵還備復假寐俄有蛇緣
上臂左右驚告
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
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隨入帽纓中
上擧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喻寨帥〻〻請降乃還師未

至和陽三里有辛至言賊來攻和陽幕官李善長督
兵戰却之赦獲甚衆
上歸喜甚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卧纓中自若乃
引觴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櫝矯首四顧俛
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莫知所之人咸以爲神
龍之徵未幾敵衆皆走渡江　濠帥孫德崖乏糧率所
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適有讒上于郭子興者
子興怒率師自滁來和陽德崖聞其至五鼓遷去
上因謂德崖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
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出城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兩軍
相鬪多死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而還德崖軍在近者直前怒曰
汝寧不預亟扶
上上馬衛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語
衆曰吾帥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也萬一無事而先害
朱公郭公必遂害我孫公姑少待之入城見子興擊德崖
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爲幾害兩人衆怒
猶未釋又明日子興聞
上被執憂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
上達等至張曰不如釋朱公以出我公於是
上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夏四月丁丑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性剛毅有勇力
年二十三爲群盜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
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必敗聞
上居和陽恩威日著兵有紀律獨率十餘人來歸未至困
卧田中夢神人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即與其徒乞歸附
上喜其壯勇用以爲前鋒時杜遵道劉福通等自碭山夾
河迎韓山童之子林兒爲帝居于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
欲爲己用諸將詣張天祐曰公度自能率兵擊元兵
乎不然公當往天祐自揆不能遂往
上時欲兵攻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
齎杜遵道檄報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
壬寅
上率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
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
渡江之計
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
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向牛渚傾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繼之采
石鎮兵驚潰遂拔之
上與徐達等定計乘勝往取太平初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
及拔城士卒欲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
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于是城中居人以安耆儒李
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
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
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師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
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
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遂改太平路為太
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
上命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潘庭堅為帥府教授汪廣洋
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初
上渡江誘元中丞蠻子海牙軍來互市遂執之　皆善操
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張德勝廖永安俞通海等將之
秋八月戊申遣元降將陳埜先攻集慶埜先陰與元福壽合
而陽報曰十二日率師至堪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
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池右環大江
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
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
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
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
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
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為後
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接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
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
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
舟師始克成功今吾大軍既渡江據其上流彼之天險我
已越之彼之喉咽我已扼之舟師寡多不足深慮捨舟

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宣力
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
迴之計耶
丙申春三月辛巳
上率諸軍取集慶路大破陳埜先營擒埜先盡降其衆擇
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至暮悉令入侍屛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及攻集慶多先登陷陣
庚寅
上進兵集慶御史大夫福壽等戰死餘將皆降得軍民五十餘
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
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
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鎭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明
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宜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
於是命徐達湯和張德和廖永安等將兵以往戒之曰汝等
當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
丙申達等克鎭江
七月乙亥遣儒士楊憲通書士誠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
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
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
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張士
誠復書始者竊伏淮東其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
擧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郵東連海境奄官將帥併力見攻自
取潰散殺其平章實理門怯政趙伯花遂成深讐彼乃遣翰
林待制烏馬兒孫撝詔撫諭餌以爵賞卻而不受今春據姑蘇
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淮右
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爲左右建大業之賀向獲
詹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又稽行李今又
蒙遣兵逼我毘陵晝夜相攻咎實自貽夫復何說然省己知過
欲與講和以觧困阨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銀二
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彊不勝感恩
十月戊申遣孫君壽復張士誠書睦隣通好有邦之常聞釁召
兵實由于尓向者用師京口靖安彊埸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
望風降附尓乃誘其叛逆紿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
齎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
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尓既知過不能隨
申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　　餽粮五十萬石即當班師况尓
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尓左右手也

尔宜三思大丈夫擧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
張士誠得書不報
丁酉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
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北門打虎走湖州戊申炳文克長興
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
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
奇之遂留贊軍中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
三月乙亥改長興州爲長興縣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
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李景元爲右副元帥守之
壬午陞廖永安爲行院同僉俞通海爲行院判遇春爲中
翼大元帥胡大海爲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帳下
丁亥置毘陵翼以湯和爲行院同僉總管張赫爲元帥守之
命鎭撫孫繼達浚治城隍
己丑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取馬馱沙克之
四月庚午元左丞楊完者以舟師攻徽州胡大海等擊敗之擒其
將董旺呂升明日元帥何世明等復敗其軍擒其將黃牛兒等
五月戊申銅陵尹羅得泰萬戶程輝降
乙亥士誠遣其左丞潘元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長新橋守
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元明等遁去
己卯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士誠遣
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
丙申常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池州
之青陽鄣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
其陣陣亂衆兵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寨樞密院判
俞通海趙馘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張士誠將鈕澤等
乙亥置鎭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置泰淮翼
元帥府以俞通海爲元帥　丙戌命元帥葉公推汪君信等取黟縣
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帥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
徽州大海還師與戰於城下大敗之殺其鎭撫李才完者遁去
六月戊寅元帥鄧愈胡大海等取績溪　庚寅元帥胡大海等
進兵徽州守將元帥八思尔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納等拒戰
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
安縣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納自殺
乙酉改徽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峯翼元帥鄧愈守之
六月己未命長春分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鎭撫吳良取
江陰張士誠兵據泰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
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
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舟濟渡之
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

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絶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攻廣德路克之置廣
興翼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辛未置行樞密院于太平以花雲為院判
七月己卯朔諸将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
行中書省事上兼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
庚郭景祥為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
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為都事王璹為照磨欒鳳
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　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
和為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勝
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
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　置五部都先鋒以陶大興陳德
等為之　壬午以都先鋒陳德為帳前大元帥萬戶吳復為統
軍元帥　九月丙戌廣興翼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
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與鐵帖木兒不花不協以總管
王起宗黟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詣雄峯翼降
上命皆仍其官　壬子雄峰翼總管胡天福表政江大亨率
兵攻開化敗其千戶鄧某斬首五百級生擒達魯花赤脫帖木兒
十月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
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

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将
魏壽徐天德等敵衆敗走得粮九千餘石薄暮敵後戰
船百餘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甲申
上閱軍于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揚州克之前軍元
帥張明鑑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置淮海翼元
帥府命元帥張得林耿再成守之
丁未以遇春為管軍總管尋陞統軍大元帥
十一月丁丑徐達等圍常州久不下張士誠兵挾我叛兵攻達與
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
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将張德餘軍奔入城
十二月丙午以王志為恢遠将軍右副元帥郭子興為管軍
總管　辛卯雄峯翼元帥王遇成合宣寧國兵徇昌化獲
元守将萬戶奔馬又與元帥孫茂先合兵破泥窟寨
戊戌春正月庚子朔庚戌張士誠元帥欒瑞降初江陰石牌民
朱完者販鹽無賴武斷鄉曲與石橋富民趙氏有隙集衆相攻
擊完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為鹽元遣江浙參政納麟哈
剌討之完窮蹙聞張士誠據高郵乃遣人道于士誠兵由通
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士誠署完為參政遣元帥欒瑞為戍
石牌至是上命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俞通海桑世傑率師攻
之瑞力拒我軍攻之益急瑞不能支遂出降世傑戰死世傑無為州人

平鄉人自少慷慨有大志壬辰兵起世傑集年少保鄉里
乙未五月與廖永安等率舟來歸六月從
上渡江丙申三月從入建康累授昭武大將軍統兵元帥繼攻常
州擢行樞密院判官又攻石牌世傑奮戈誓必克其城躍馬
陷陣遂死之　甲寅以廖永安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以楊景亭朗佐為帳前總制親軍副都指揮使
四月己巳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和陽寇
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
六月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得勝總管劉貞等率兵
略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遇道
等及步卒四百餘人　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縣廖永安與
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庚子永安敗士誠兵于通州郎山獲其戰艦而還
十月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不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
餉道所由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破必矣達等乃分
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
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貞與戰不利遂
為所獲　十一月甲子
上以樞密院判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

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
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
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
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
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厚遺之祖幹字景先少從鄉先生許謙學事親孝父母後
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為營塚壙悲哀三年如一日
上聞其孝行命旌其所居為純孝坊　乙卯行樞密院判鄧愈
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孫茂先等收婺源州兵至城西與
元守將鐵帖木兒不花等戰自旦至暮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乃分兵遣
之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進復殺三千
餘人遂拔其城斬鐵帖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復遣萬
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
對曰自大軍克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
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

又問曰尔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
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数君者
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厝
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
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
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
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
慰之而去
己丑立星源翼分院於婺源以元帥汪同為院判
方國珎献欵書　國珎生長海濱魚塩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
兆擾逞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為衆所推遂有三郡非敢稱亂
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義起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
揚威武以安百姓國珎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
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弃狷愚猥
加訓諭開其昏朦俾見天日此國珎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
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効奔走首其為言明臨
己亥正月乙卯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

信徐孳童翼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
講經史敷陳治道以耿再成為行院判官率兵屯縉雲縣黄龍
山規取處州
三月甲午陳友諒将趙普勝冠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
萬戸程名同義士汪炳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粮一萬七千餘
石普勝復冠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
四月己丑張士誠将李伯昇冠婺源等将孫茂先擊敗之
六月甲寅命總管程輝等銅陵時號起宗為知縣招撫居民皆
來復業禁官軍不侵擾民甚安之
九月辛卯朔奉國上将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
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将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潜山界友諒
叅政郭太引兵涉沙河迎戰得勝復大破之斬郭太獲馬騾牛畜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潜山縣命詹元帥守之
十一月庚寅朔壬寅僉院胡太海率兵攻處州克之初上既定婺州
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黄龍山謀取處州處州守将石抹宜孫
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祇祖屯葛渡鎮撫陳仲貞屯廉陳
元屯樊嶺元帥胡琛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将士怠弛皆無闘志是
琛数与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
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進拔桃花嶺葛渡二寨遂薄城下石
抹宜孫戦敗棄城遁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温

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
庚子正月己亥遣楊憲致書方國珍云吾始以汝爲豪傑識時
務不待征討翻然歸命嘉汝之意命爾兄弟顯榮自制一面
豈効他人陽交陰備徒爲羈縻之國而已誠欲汝爲吾腹心
効股肱之力共立大功以垂後世爲方氏子孫之福豈意汝自迷惑
昧遠大之圖爲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內實反覆欲覘我虛實
則遣質子欲却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夫以蕞爾之地而
忽事大之禮含其垂成之功更造無窮之禍此豈汝之得計也
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衆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顧以
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及今能滌心改過不負
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
弟敗亡妻子爲僇徒爲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爲功因
禍成福汝其圖之方國珍不省
五月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來侵建康
群議比皆欲先復太平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
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
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
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

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
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且
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
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願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齎以往則
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
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
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
諒見閽者即呼問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
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覩書畢甚喜問閽者曰
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
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
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
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
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
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
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
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之

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遇之時水路狹隘
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
橋見橋皆鐵石乃驚駭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閩者之
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
柵其勢銳甚時暑酷熱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
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
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
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
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
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
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
喻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山撞倒海鰲
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去棄其所乘舟卧席
下得寸寸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
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
鬭志及降言於
上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
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
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
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　德勝字仁

甫廬州巢縣人元末集衆千餘據巢湖　乙未率舟師迎
上渡江克采石太平授太平興國翼管軍總管破陳埜先繼子海牙
等水陸二寨　丙申克建康鎮江陞秦淮翼元帥　丁酉取常
州權樞密院判官攻宣州下宜興　戊戌取馬馱沙及石牌敗張士
誠海州陞僉樞密院事　己亥進攻趙普勝從撈水寨攻其
兵至是戰死
閏五月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遣世子受經
六月壬子石抹宜孫收集士卒欲復處州遂攻慶元縣知縣魯壽
不屈遇害院判耿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力戰而死
十月壬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　廷玉通海子也
十二月甲子以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爲樞密院判官　甲申
遣儒士夏煜諭方國珍書云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譎詐
者亡貪國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反
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宜深思之
辛丑正月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溥于饒州之安
仁石港不利而還　辛酉以鄧愈爲中書參知政事
二月丙午以俞通海爲同知
三月丁巳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爲大
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士中書省參議李善長兼司馬事宋
思顏兼參軍事前檢校譚起宗爲經歷掾史汪河爲都事

文正上南昌王子也　丁丑以同知鄧崇爲平章同僉常遇春爲參政

四月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　以中書省參議李善長爲參知政事

六月丙午雄峯翼分院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王文交及其部屬戮之遂會鄧愈兵于三洞源擒聚梁縣等處

九月甲寅星源翼判官愈茂攻德興克之

十一月戊午命參政常遇春救長興先是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七千敵勢甚盛

上命帳前都先鋒陳德八等率建康兵元帥華高同等率宜興兵萬戶費聚等率廣興安王兵往救之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明日遣左副都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擒其將宋元帥等成追至東門敵兵力鬪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死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隍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以其圍久不解故命遇春等救之甲戌遇春兵至長興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是歲以同知徐達爲右丞

十二月與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云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玆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嘉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以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大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己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

壬寅正月辛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來降　戊辰諭龍興父老曰自古攻城略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知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哉

二月癸未金華苗軍叛胡大海贈光祿大夫浙東平章柱國越國公後又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同知大都督府事謚

武莊贈郎中王愷奉直大夫飛騎尉當塗縣男
丁亥處州苗軍叛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知朱文剛
追封再成高陽郡公炎丹陽縣男道同後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
太原郡侯初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等聞蔣英等已殺
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知朱文
剛等據其城同僉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以
圖之再成字德甫泗州五河縣人從
上渡江多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出鎮滁州揚州遷長興以
功陞樞密院判官守處州至是祐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飲聞亂
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
前刺再成中頸死胡深等收其屍豪殮之事聞
上嗟悼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殮于金陵聚寶山追封
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為官
三月癸亥洪都府叛殺知府葉琛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南陽郡侯
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
愈鎮洪都又以院判弘道為郎中李勝為員外汪廣洋為都
事往佐之移國立法洪都府事文正既至增浚城池嚴為守
備之事是歲以元帥吳俊為振武衛指揮同知
癸卯春正月以樞密院同知湯和為左丞

己巳陳友諒知院將必勝饒鼎臣等復陷吉安時李明道與
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敵兵至城下明道
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城由是復陷陳海萬中皆被殺執叅政
劉齊知府朱叔華惟曾粹中亡走經其仇家黃知淵里中為
所執送鼎臣殺之必勝降齊等 不屈必勝又攻破臨安執
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所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城下
仍以明道同鼎臣守撫吉安 丙寅遣中書都事汪河至汴
報擴廓帖木兒書
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格沮喪師者無刑得
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
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
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
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絶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
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
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膂略善脩飭軍中號為胎裏謊嘗
出刼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
後追封合肥縣男配享洪都功臣廟以其子為指揮
癸卯四月丙寅陳友諒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

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
兵隨立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
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
萬戶程國勝皆戰死後皆配享洪都功臣廟
癸卯五月癸酉置禮賢館先是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
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
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特未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之有
聲望者王褘許元王天錫至
上皆收用之　六月辛亥趙得勝死於洪都　癸卯六月洪都被圍
既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
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半月始得達見
上具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
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又用師久糧乏若援
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
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得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
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
之後特封子明為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七月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五日

上親發舟師二十萬帥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同知樞密院事
廖永忠俞通海等討友諒友諒聞
上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
子命達遇春永忠等進兵薄戰遇春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
威大振斬千五百餘人通海復乘風發大砲焚寇舟二十餘艘友諒驍
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中定邊
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
定邊〻〻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軍欲還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是日命達還守建康　己丑旦
上親布陣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
判張志雄及丁普郎余永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
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
上命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
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明日通海永忠及張興祖趙庚等以六舟
深入搏戰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
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會戰
益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通海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
捷諸公之力也明日移舟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
橫截湖面邀其歸路
癸卯七月上駐師左蠡移陳友諒書

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
後夷狄是爲下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
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
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
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啓兵端既困於洪都
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寸尺之功
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
相持以公平日之狠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 隨後若聽吾指揮
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 癸卯七月戊申朔十五日
上駐師湖口復移陳友諒書
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責記事往不覩使者回公度量何淺
淺耴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 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
並起邇來中原英雄兵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雷
之徒一掃而亡公之相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
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
弟姪首將又何怨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有驕兵來死城下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
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不答
八月壬戌友諒欲突出湖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於是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得士卒五萬人太尉張定邊等乘
夜以小舟移載友諒屍及其子理走武昌復稱帝
九月壬申 上還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遇春以忠
田餘將士金帛有差 壬午
上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
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十月癸卯贈張德勝光祿大夫江淮平章蔡國公趙德勝榮
祿大夫江西平章梁國公桑世傑爲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行
樞密院判永義侯 丙申至武昌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
圍之於江中艦舟爲長寨以絶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丙申
上還建康命遇春督諸將守營柵勿與戰
甲辰正月丙寅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置中書省左右相國正一品平章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
參政從二品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德勝爲左司都
事 三月乙未
上復親征武昌視師 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武昌城東南有高山下
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
之城中喪氣 癸丑陳理率張定邊等出降 詔諭臣民曰予
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臣戡定辟寧疆

宇日聞乃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
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
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熛燼於
癸卯七月頻兵洪都城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
死將士悉降延攻武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次第皆平
滔滔江漢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乙卯立湖廣行省以院判楊景為參政
甲辰三月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　以左丞湯和為平章
丁丑以統軍元帥郭子興為膺揚衛指揮使以傅友德為
雄武衛指揮使以左翼右副元帥金朝興為驍騎衛指揮同知
四月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
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卒一百餘人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身
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
效忠死戰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
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於是中書省臣以死事之臣樞密同知
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朱貴
陳兆先右副元帥俞昶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
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元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

朱鼎王績常德勝王鳳顯丁宇汪澤王仁王理陳沖裴軾王喜
仙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惟德曹信張得山都尉鄭興羅世榮
等三十五人列名以進封贈勳爵有差建忠臣祠宇康郎山設
像其中令有司歲時祭之
乙巳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樞判李繼先左副指揮
使劉齊統軍元帥許珪右副趙國昭同知元帥牛潜元帥副使牛
海龍千戶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江西行省都
事葉思誠洪都知府葉琛臨江知府趙天麟凡十四人
甲申八月平章常遇春征贛州熊天瑞命中書左司郎中汪
廣洋參謀遇春軍事
九月甲辰改長安州為長興縣永嘉翼為永嘉衛以耿炳文為
指揮使　左相國徐達及參政楊璟等帥兵取江陵次于沙市
故陳友諒平章知院姜珏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
乙酉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
耆民出降改夷陵為峽州
十月乙未遙授廖永安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封楚國公特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時永安被
張士誠拘于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
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
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圍長興

十一月庚申贈元帥俞廷玉為樞密院同知追封河間郡公
十二月庚寅克衢州初　丙申歲南陵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
萬戶為元帥守衢州歲庚子以兵徙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為
左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城退保永州
甲辰改雄峯翼為興安衛又尋改為徽州衛
己巳與擴廓帖木兒書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
哉立於始或沮於終成於前或墜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
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固有攸濟者閤下之先人
潁川王以一軍之卒用於衆敗之餘僅得加兵於齊魯功未
及成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閤下孝切於哀
勇發於義鼓率憤旅竟雪仇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
意氣慷慨激勵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畧莫是過潁川為不
死矣邇聞比年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孛羅犯
闕古今大惡此閤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夫以閤下雄
才待之有餘然常勝之家多意輕敵應敵之術不可不審
今閤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遏廷未固近郊多
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隣與不窺者誠以潁川存日能盡撫
養盟好之道而人不遽絕也或孛羅侵陵不已閤下何靳一介
之使渡江相約于地雖不廣兵雖不多然春秋邸交之意當
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分哉況予近平
偽漢四境已安正息民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閤下乎且英
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
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閤下圖之
乙巳正月己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熊天瑞出降宸諭曰
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
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豈偶然也捷書至予甚
為將軍喜雖曹彬之平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退
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
甲戌大都督朱文正遣參將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
鄧仲兼斬之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
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
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
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上待士之盛
五月辛酉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會胡深進兵
討陳友諒　乙亥遇春攻安陸擊敗其守將僉院任亮執之遂
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六月亮祖等克崇安

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
門下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爲非
是不相與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尔從徐相國幕下久
而無過故授尔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苟容苟事有差繆
皆是爲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微疵即爲弃物不能成器矣
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
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乎
繹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尔素稱謹厚當始終一
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于險阻則
不墜肆意于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尔等他
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
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觀
此政欲知喪亂之由以爲之戒耳
七月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
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考明事宜　甲子
上遣使致書擴廓帖木兒
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甚悉騎即遣汪河同往爲
生者賀殁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
孛羅構兵雌雄未結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
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又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
取于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
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孚
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
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侵入淮
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備言張思道李思
齊等連和合從事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敢坐使西北數
雄結連關內又合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
嘗博詢廣采聞中軍將欲爲變恐不利于閣下故再遣
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
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
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
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
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
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右丞鄧
愈爲湖廣平章領兵繼之復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
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
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
汝之往也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之趨下
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

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　丁丑命元降將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曰自古豪傑識察于未形故見將亡而終先奔于商殷將亡而向摯先歸于周不待其跡之著見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命尓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之成敗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尓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又賜鄧愈書曰予命尓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尓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之恵愛加于民法度行于軍則彼之部曲贅從當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汝如長城而汝之自視亦當不輕稍有不如敵人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僨事甚易故示汝謹法度施恵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畧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免外顧之憂矣

壬午置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九月丙辰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好

上遣都事孫養浩往報書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於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荊襄乃肆其狼貪圮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伐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既不能合從以拒操又屢起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於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為豈不失計之甚今日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為上謀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若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汴洛齊魯三晉為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向嵩汝以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于顏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因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擾殺掠為害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龍頭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據中國其志非小設使其姦雄如操謀畧或將有張遼之輩足下與予豈

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
欲圖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為監即使者
辱厚意故以士往報惟足下策之
冬十月己酉朔
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恭掠玉珍不能制乃遣
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假竊名號者比比皆是然
仁人志士務在救民故澤被當時德流後裔惟愚者誅降
戮民自絕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
思保民自行殘忍以底禍敗故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
為仇敵郊忻之民俱有懼色而兵猶未已兵之所過民舍一
空如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夫西蜀沃壤
千里昔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誠
為足下之憂古人有言必先治己而後治人予念足下中心相
孚忻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奕棋當局者不自知旁觀者
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於予亦有所知時以相告寧不兩
全其美哉
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埸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
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
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
寇我諸全連兵搆禍罪不可逭今命大將致討止於罪首在

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
約束官軍毋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
予至懷
庚子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岩寨劉寶曰往者兵亂群
雄並起或割據數郡逞其陸梁或憑恃險阻以立營寨
十餘年間民消物盡亂亡極矣上天悔禍人心思治乃命我
主上與仁義之師以平一四海天戈所指無不克捷嚴普祥
寧先歸陳友諒亦已削平湖湘諸郡相繼納欵惟爾劉寶
屢苦群雄交侵又為饒鼎臣所劫拒寨自守弗即欵附國
家有爾如大空浮雲何能點滓但慮爾困于兵不堪其擾
今果能下寨投戈非但保全性命亦可永享富貴倘後
不悛大軍壓境縱爾有三年之聚斷爾糧運拖爾樵采
絕爾外援數年之後何以為命歟雖欲茍活不可得矣
不教而殺古人所戒特宣
上意俾爾知之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馮國
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
等處 癸丑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饒州知府陶安召父
老告之曰國家承天運除禍亂兵甲之盛所向無敵今逆賊覦
餘黨驅烏合而來徒貽民害爾不足畏也我糧實城堅素

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寔與
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遊兵晝夜廵捍而
請救于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
失計乎衆曰使皆知大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
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
明來援遂大敗之蕭明遁去僞招討都海萬戶袁勝
斬之饒州遂安　閏十月乙卯
上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
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
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弃我水軍疾趨陸寨擣
吾之虛此寇一計也宜爾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
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
春深入使我軍在泰州既遠彼此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
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
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
城堅以待寇彼寇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
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己未諭徐達曰寇兵初駐於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
勢非有決機爭鬬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

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日必先克泰
州〻既克江北元鮮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辛未左相國李善長言湖廣邊務
上諭以安境息民勿輕生邊釁
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瀛力不能
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瀛從政廉惠自奉甚薄嘗遇除
夕無他供惟具蔬食而已家人嘆其寥落瀛處之泰
然人以此稱之　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兼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
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
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
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
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復為之應援者宜還師
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
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
輕動以失事機　乙未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
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近閣下兵退
自泰州回守濠梁予與閣下本同鄉里又忝同宗深惟高下
所以成敗禍福之計不可不告以此啟聞
主上命致書閣下

主上之意若曰襄因元亂起兵我與李士濟皆致身甲冑彼
此間隔後因揚州事變濟乃來歸為我攻常州豈意揚
州兩張平言搖撼彼此猜疑遂使鄭同僉棄妻子率濟
走常州蓋反間生變事在首謀於濟何預此
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
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
傑之士起兵相為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竇融之
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識成敗之形燭安危之
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為功轉凶為吉則身榮當時澤流
子孫名垂於簡冊況濠梁吾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詣陵之心無時或
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攻泰州攻高郵取淮安徇未下
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首扗三敵計左右頗
閣下精慮審計　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豪城使吾
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陵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
在二子下矣況我
主上寬仁厚德録人之功忘人之過纖介小嫌不足為閣下
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為
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戮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
竊又為閣下籌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
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将跋扈百姓荼
毒天絶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
下以此時彈丸孤絶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吾甚為
閣下憂之夫不揣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
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惟
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就順舉城來
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二大軍已下淮安
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圖富貴者謀閣下以獻閣下
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反復及此閣下
其重思之
濟得書不報
十二月乙卯命興安衛指揮王克恭将兵屯杭之於潛為
捍廬昌化諸軍聲援張士誠兵寇安吉守将費子賢
擊却之先是戊戌歲
上以子賢為元帥張德為總管守安吉子賢因築城守
之士誠連歲出兵來攻皆為子賢所敗至是士誠復遣其
将張左丞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堅壁拒守
城上設划車弩以禦之射殺梟将二人敵驚潰
是月秦從龍卒從龍字元之其先洛陽人初以才推薦仕
元為校官累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

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歲丙申王師下金陵遣
徐達湯和取鎮江師行
上謂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學老成入城當為
吾詢訪其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從龍
焉從孫禮時在達軍因遣其還報
上喜甚即令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
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
上居富民王綠帛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從龍
皆盡言無隱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
皆與之謀每與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嘗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待之甚
厚是歲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廓握手送之至是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至其家哭之命有司為
營塋事厚賻卹其家
丙午二月癸酉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
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

上皆可之是月下令禁種糯曰今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
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于民而吾民
効順樂于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
之過重心甚閔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
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
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
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
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
養民之實也
三月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珎
等取濠州
四月庚申韓政兵至濠攻其水將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
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
面並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縣馬麟乃出降
壬戌
上遣人賚書諭宿州吏民曰自元失政豪傑並起奸詭之
徒多假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如浙西張九四亂元之天下
乍臣乍叛視勢強弱以為向背浚民膏血事利自私
追殺元江浙丞相及南臺大夫又誑誘浙右之人擾我邊
民觀其所為譎詐多端不可不討自去年十月十七日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初九日報至淮
東郡縣各處塩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平迯者安集淮
東守臣梅右丞蕭叅政等封府庫籍甲兵全城來歸
已令官復其職民復其業惟尓宿州實我親戚將士故
鄉安得不取以其爲父母桑梓之邦不忍即興師旅恐
傷鄉里之民是用遣使告諭本州官吏軍民人等宜体
予懷毋爲自絶　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以徐宿
二州降
上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仍以書諭其吏
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
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得而驚
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于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
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
可致而彼以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
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
戡亂之畧行師之地甚于群盜致使中原板蕩城郭
丘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
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脩律治兵教民耕種
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寃枉紀綱雖布政化未周
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將爰命左相國徐
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
東諸郡次第稍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即先
以土地人民來歸于善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
本郡咨尓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
轉輸勞日久矣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税糧軍需差役
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寛簡令軍民各安
生業毋或驚疑
甲子
上發建康往濠梁省陵墓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
從行
辛未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
等以兵扼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埧潜穿其
城二十餘丈城壊遂破之忻都侯昌左君弼皆走我師追
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貢元帥而還昌君弼
皆走汴梁至日晡時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
門外大敗竹貞遁去還得兵四千馬千匹粮九百餘石
又遣千戸趙祥將兵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立安豐衛
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覧閲因詔侍

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
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
以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
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輙取孔孟
之書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
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
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言當此之時孛羅提精兵
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挾天子閣下恐其號令中
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
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居則講信修睦朝聘以
時知季扎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
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隣國以
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誤亦未
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于
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
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又效之乎亦不以此介意而嘗言齊
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
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
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
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
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
弃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
羅雖死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而東出俞
賓拒戰于樂安王仁遁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
加之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
者所說豈不詳于使臣往復之詞閣下拘使臣果何
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
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斬袁尚以服遼東使烏
超疑歸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在掌握中方能僞定
中原閣下自度能乖紳縉笏决此數事恐百出魏武下
矣且古爲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
在成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
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
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策豈
得成哉倘能惕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
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爲閣下利豈
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
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

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穡汴梁徐邳之軍
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
東加以濟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特閣下之境必致土
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
閣下與諸君子同謀之毋徒強斷以貽後悔
丁未廖永安卒于蘇州永安巢縣人少倜儻以氣自
豪江淮兵起與兄永寧自少年聚兵保鄉里從之者稍衆
遂約束以軍法與俞通海等俱同巢湖為水寨乙未
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衆擊破蠻子海牙
水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
上渡江下釆石進克太平以功授管軍總管丁酉三月除同
僉行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戊戌歲以舟師攻張士誠
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
不屈遂拘囚之
甲辰冬十月
上以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奪遥授為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封楚國公至是竟被囚死
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
宰大江察鑒無私代天行令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曩
因兵亂遂列行伍繼為揔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
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威強
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汚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
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年生釁伏惟古今以來民
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
立以榮其身必决雌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
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於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
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景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决
戰告神鑒知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
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
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武以翦商皆得
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桀並起所在割
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有東張仕
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
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
刼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
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埸頻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
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
卒毋肆毒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毁廬舍聞張士

誠毋壅姑蘇城外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
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
卿等勉之
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
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
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
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
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脩人事上合
天道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
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九月乙巳侍臣王儘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起居注魏觀對曰太宗雖才兼
文武而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
高祖為優
上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
頡羹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
量亦未弘矣太宗雖規模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己
用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左丞參亦忠恭

政薛顯將游軍至湖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
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晉德成○指揮副使張勝宗討
湘鄉易華斬之華據黃牛峯既降而復叛率其餘黨
益肆剽掠潭湘民多被其害至是參政楊璟命勝宗討
平之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
固叛服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采糧
道彼烏合之徒志在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
無遺後患其有家口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撫
以綏遠人於是璟等遂分兵進討○十月甲子朱文忠率指
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
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禄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徐達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擣張士誠兵船船上人
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
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戰稍却薛顯率
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
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
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
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誠奇[illegible]
皆降士誠為之奪氣

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等徇湖州
城下李伯昇出降
乙丑朱文忠進兵杭州張士誠平章潘原明以欵狀來
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欵救民亦濟時之急務
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於榮華乃志
存於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
定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
入于職方欲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軍馬
錢粮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壬辰原明以全
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仍守舊
職聽文忠節制○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
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修
是書
上謂之曰公卿貴人之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不
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
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
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解說
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
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各五十兩及靴韈等物
癸卯徐達兵至姑蘇城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

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
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
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
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
圍圍之又架木搭與城下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
震恐達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
戰死成濠之定遠人性剛勇自和州從軍隸元帥常遇春麾
下克太平始授萬戶定常州寧國陞為總管克徽州陞
副元帥守金華調領軍駐杭州之皐夢為應援改太平
寧國翼元帥從克安慶還援安豐討廬州丁未下從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涇江口復從克武昌遷武德衛正
千戶尋陞指揮副使取贛州安陸襄陽泰州皆有功調
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婁門左脅中矢死後追
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東海郡公
十二月己未命肖陳德為天策衛親軍指揮使
丁未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司臣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謂之
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星
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妄誕不可信也若太白果見當告君子寧與小人語

耶令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庚子陳德等兵至蘇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
降得將士一千三百二十人興祖即李勝也
甲辰
上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曰盖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
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
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兵
以來拓地江左閤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
遼遠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閤下克成其功一旦以
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東使予踴躍興起乃知
閤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
致禮同往為死者吊生者慶初非無故也又汪河去而不
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政以此特孛羅跋扈
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閤下以靜御動一則恐
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孛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
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閤下執見不廣度
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
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
者朝聘以特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子
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
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事者齊之桓公伐楚楚使行
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
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道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
也況閤下控守之地東連齊代山西距秦隴北接幽薊南
抵長河地非不遠人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採刁潼
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之兵蓄變于肘腋王
信之衆生釁于近郊閤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
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完此深為閤
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喋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
得之愚于閤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東山兵連
秦塞幽并圍擾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
閤下今日明驗閤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人之立事
業者必求事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
其志今閤下用兵中原迨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
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於衛
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于
閤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
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使其不然是開南方之
兵端為彼後門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
仇雠言不解閤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詐如懿溫英雄滿前

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
為其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二月丁未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
子村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二千餘泝
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
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
李二必益兵來趨還城閉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槍以
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
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逐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
人獲馬五百餘匹
丁未遣使陳州以書諭左君弼初君弼自廬州走汴元將
李克彝使守陳州至是
上乃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
月與足下從事乃舍其親國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
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守彼邊疆
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見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
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
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
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
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
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
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
得以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
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
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
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
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
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
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克期來請所事悉欲禀
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喜之但所請事多可
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遠誠社稷之慶
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
將軍從宜行之
三月壬午湖廣分省參政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
處招撫駐師三江口茲刹軍民宣撫使覃垕詣軍門謁
見　丁酉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元諒守將
鄧義亨帥衆降

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仁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体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子平日言行可記之耳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己未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覘勝負為叛服計

上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女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尔得志于海隅及天下亂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三島山二十餘年朝送欵于東南暮送欵于西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而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已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尔較長短尔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尔詐即遣還尔子尔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尔過二也近者浙右會稽錢塘諸郡皆下尔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尔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畏忌自懷反側尔過四也易交輕侮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将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頻師之粮又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籬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欲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尔過六也彼倉卒有事且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尔彼若無事交球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尔過七也尔兄弟無功于元朝無恩于下民盗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萬狀今歸于我而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鏑尔過八也尔兵數出掠我瀕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害民尔過九也尔若有大志盡驅温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尔過十也吾遣兵入浙江湖州軍旧館張士誠将士盡皆降附遂擒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尔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尔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捻惡以致阮德璋自相吞噬彼可合乎尔乃陰煽潜結遥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

長父知吾以誠心待尔反自疑惑輙以詐僞所謂其言
爲定者何在尔過十二也吾爲尔計尚未交敵國之先
不必送欵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
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尔
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
善亮此非尔本情或由左右所誤知左右有俊傑之士能
爲尔謀擇交大戰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尔其深燭成
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
仁祖后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毋吾終時時
吾年甫十七侍毋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毋
遣吾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
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毋不及見語猶在耳痛
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感惻
五月丙子徐達圍姑蘇
上初不欲加兵但用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士誠
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
相加乃爲常事當紛亂之際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
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
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保族若漢
之竇融宋之錢淑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尔能順
附其福有餘毋爲困苦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士誠
不報
己亥初置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
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召知饒州府陶安爲學士
六月癸亥陞指揮傅友德爲江淮行省參政賞綺帛各
十疋以子陵村之功也
癸酉參知政事張昶以謀叛誅昶北平之宛平人仕元
爲户部尚書以奉使來
上與語初默然後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
誠欵内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智
識明敏熟于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
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
己者心常怏怏時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
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仍不失富貴也間陰使人
上書頌功德勸
上以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誠如
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勑
上重刑法破燕并之家多陳庶民之樹欲以叉其行間
上失人心陰爲元計
上皆不聽昶懼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
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詢
存亡會昶卧病屬恩往候偶于昶卧内得書遂奏之
上令大都督府問昶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曰彼竟叛矣是不可
赦遂伏誅

聖政記卷之二

吳元年六月己酉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
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
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鬬戰良久未決士誠
復遣參將黃哈剌八都率兵千餘人擊之又自出兵山塘爲
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
之敵衆少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
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
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能及范觀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朱升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
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皆諧和矣
因命樂舞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
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
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氣和則樂亦

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

甲申

相國李善長等勸

上即皇帝位

上未許之善長等力請曰

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郡雄剗削殆盡遠近之

人莫不歸心誠見

天命所在願早正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恩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

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

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陳友諒

初得一隅妄自尊稱帝號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

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

庚寅責方國珍貢粮二十萬仍以書諭之書曰汝初納款謂

杭城在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

汝懷奸挾詐陽順陰判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

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

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我大庇于爾也爾乃自為不

祥背棄信義特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

彼自救不暇救之爾何賴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即

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爾早於此時改過效順

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遺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

會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恐子女玉

帛反為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

不可數得爾宜慎思之時方國珍大懼為泛海計

○

八月丙寅

上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吾兵去歲按淮甸爾父子遣軍來

勢入海州非伏吾軍威安能得此爾乃不知所自縱軍燒吾

鹽草今年春又犯我宿遷此乃鼠竊狗盜之計豈大丈夫所

為哉事本微細徒啓釁端是以前日海州之師不過畧示警

戒吾若督師進取海州決不可保兵臨海州時吾忽記爾父

子數年前與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群

雄殪子嬰于咸陽戮商辛于牧野以清華夏因不忘舊盟

遂命班師今整兵取河南以駐淮安念爾昔言故以書示意若

能遽更名號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不然未取

河南先伐沂州當此之時雖欲改圖不可得矣○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廟成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每廟中奉神主東西
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設戟二十四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
齋次五間齋次之西爲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爲神厨五
間西向其南爲宰牲池一南向也○
乙亥贈故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爲都指揮使其誥命曰朕
聞爲人臣生而能宣力効忠者沒則必有褒贈之榮所以報
功也爾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以武勇之功挺身行伍委質事朕歷有戰
功當征進蘇州之時方圖報效竟以一疾長逝追念曩昔不
忘于懷是用贈爾驃騎將軍都指揮使以慰爾冥冥其
有知服茲寵命後又追封爲濟國公○誥命以下俱分行細書
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
傷人者吿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
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者也自今民有犯者毋
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輕世重耳自元政姑息民輕
犯法非重治之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爲惡譬如衣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
以善導則可以復新矣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
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欲其得活也難矣故凡從
輕典雖不求生自無死之道○
癸未姑蘇捷至
上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
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祖帥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
召湖廣參政周德興岳州參政周彬還建康以張士誠至大
會諸將故也○
己丑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閔嶺寨平之○
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
龍江堅臥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
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初士誠用事者黃
參軍葉參軍蔡參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兵中童謠
云黃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孔厭至是卒敗果如童謠○
辛卯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陽盤以城降○
丁酉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兵拒敵我師擊敗之○

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曰昊
者天棄金宋曆數在殿下祖宗故以韃靼部落起事沙漠入
中國與民為主傳及百年至于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
亂中原其勢蕭條繼有遺民又處朝秦暮楚之時民庶之不
安已十七載矣如失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
嚴明使愚頑畏威德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恵莫大焉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
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內外殊方異類盡為土疆亘
古所無豈意辛卯之年妖人橫起不三四年間海內海外
勢如瓦解殿下屢嘗命將出代國勢日衰妖氣愈盛遂故
將大臣服毒而沒臨陣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為將者
李察罕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殄滅妖寇功已高權已重豪
傑之志在馬殿下不能誰何尤甚於妖人之作亂也蓋其心不異
曹操奉漢獻帝于許下殿下豈不知之前妖人作亂權臣之
跋扈非妖人易於作亂權臣易於跋扈此蓋殿下不能体宗
祖所為故天將棄之如棄金宋之時事不可救予本庶民因
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奮勇遂為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韓
衆撫有江東兩浙湖湘兩淮漢沔池江西嶺廣人各生理迄殄
滅又側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昔殿下祖
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覩王駙馬盡行殄滅亦何忍將諸巳
王天下有萬世之業時運在天豈由人乎今我則不能所獲
元氏子孫悉皆放歸望殿下思祖宗之傳以善待之不悉
又以書遣擴廓帖木兒曰曩昔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
雅意若何今都事參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
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
整師旅聽命于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
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
此心自以為忠安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决恐變生部屬事
有難言閣下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
兵以固境土予近於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以定東
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只有關中一郡已遣偏師征討
早夕必下即目諸軍屯駐在內軍居間養銳閣下如欲借力
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簿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
意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召右相國李善長左相國徐達
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相廖永
忠左丞相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參
政薛顯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戟門封善長為宣
國公達為信國公遇春為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疋遇春十疋

廷瑞宗異各九疋顯庸興祖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和良
臣各八疋永忠康茂才各七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塩十
斤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皆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剪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
先摧滅張士誠兵強富積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
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勳如王國賓等歿于王事而不得
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
以輔佐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但從軍在外
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
府軍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
一天下毋狃于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雖
成更須努力○
參政朱亮祖兵克台州方國珍奔黃岩初國珍聞王師至即
欵遣去會其都事馮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
計勸國珍勿去國珍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惧往
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珍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
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僊居諸縣
是月楚國公廖永安之喪至自蘇州
上迎祭于郊其文曰惟靈賦質忠純夙稱勇敢念昔開基之始
汝方保禦巢湖不待諭言即誦誠欵既而大集舟艦力贊渡
江鼓棹洪濤奮身勇進是用大啓疆土克壯皇猷佐命之勳
汝固不少夫何禍生不虞候陷敵境予之痛悼于茲有年今
者剪除殘孽浙右悉平即命有司迎爾靈柩惜爾不見國家
永昌而猶以獲汝歸葬為少慰也嗚呼有功而不享其報有
才而不盡其用股肱之義寧盡傷式哭于郊用宣予意汝
其歆之○其文以下俱分行細書
十月己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
兵與今李善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遠者不
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
南免其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寢人心難安而易動
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宜施之不當亂由是今中原未平
正宜勤勞之日豈能坐視一方而忘遠慮乎○
丙午命百官年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外官如之
陞湖廣行省參政楊璟為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仍於荊州
省署事改太史監為院設院使正三品以監令劉基為院使○
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珍燒殿宇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普
降○
壬子置御史臺從一品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

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
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
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癸丑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吳去
疾爲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甲寅復
遣使諭溫台慶元方國珍之民曰慶元方國珍起由海上細民
因元失政首倡禍亂盜據三郡兄弟子姪僞列官曹肆其貪
虐爲民巨害昔嘗遣人納降吾念小民之故即許之不疑彼懷
奸匿詐旋即背判交寇閩寇犯我邊疆故命師往討罪止方
氏其他士民有詿誤者皆非本情毋得致疑各歸本業有能伏
義擒斬魁黨來降者吾爵賞之○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左丞相
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
院學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經歷
錢用壬監察御史盛原輔吳去疾趙康永泰張純誠謝如
心大理卿周禎少卿劉惟敬大理丞周湞平事陳敏孫忠按
察使李祥潘輔滕毅僉事程孔昭傅安學正王藻逯永貞張
引吳彤爲議律官○
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曰晨者元君失馭天
下土崩群雄欲成霸功業之建繫乎無間迎者吾將軍傳友
德守徐州師次中梁復王保保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王民

兵亦以守之三分其　數年之間民無一定之規使人旁觀似
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之舊號決
智不速而使臣民橫遭塗炭迨今雖昧於見聞然常與高明
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機頗知一二況
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
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相爲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
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詞相告當揣其福德威力足
慰民望者推一人爲尊撫定關中以一民之心擁精兵守要害
虎視太行山之東太河南北使君尊於上公卿將相各安于
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居一隅以殺戮相
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功名俱滅比之岳
鄂揣分量朋友有德者爲君已爲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
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吾若以用兵爭強之事相告使
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
子知天運者之所爲今以相尊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
兵息民爲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
者尙惟不然鷸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
庚申
上以書諭陳州元守將譚右丞曰吾觀昔者豪傑之士有出于
畎畝者有出於市廛者有出于衣冠之胄者或得事明主

則功施社稷名垂青史蓋豪傑之人奮臂昏暴之世其得天
眷福盛者爲君其德所歸有能者爲將故能濟世安民慶
及子孫吾聞將軍起自淮西亦農耳因時多事以勇名達于四
方若天假其能何所不至惜乎近年以來坐守陳州未遂其志
若陳州之兵不足以稱將軍之用陳州之民不足以供將軍之
費使人聞之深爲嘆息夫以熊虎之將而淹滯於荒殘之地
況今正當立志之時而乃聽無志之士約束古之豪傑果如是
乎將軍必能有以自處書至宜悉此意○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重
事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河北入取中
原又命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
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
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右丞周德
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襄陽常德譚兵衡澧等衛官軍取廣西
上命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
必得其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
得爲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
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
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
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
一面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者將任中
軍君不與知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
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用師今自山東始
汝其勉之○
又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
總汝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
發士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
從事文輝初爲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
上親祭上下神祇北至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失道天下兵
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
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
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
淮燕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挍十年之前此地
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強深溝高壘亦除殘害則
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于一近自姑蘇班師
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
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帥師征討未知上
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
己丑
上遣世子 次 往臨濠謁陵墓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世子

至太平府訪陳通家賜白金五十兩以初託其家也丙寅擻
己巳朱亮祖自黄岩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珎部將
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北門下餘兵奔入
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
柴虎將遊兵往來應援特循克其城獲其員外郎劉本方明
善先以擊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兵徇瑞安樞密同
僉謝伯通以城降〇
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將軍書乃遣使納款且奉表賀平張
士誠其畧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共仰無私之化江漢潮宗
星辰拱北同知有德之歸矧玆鯫民敢干國紀恭惟
殿下克寛克仁乃文乃武初征自葛有蘇洽于商書以代
崇致附隆于周神人交賛遐邇同推臣信等仰戴威光欣
逢盛事執玉帛者萬國慶大會于塗山舞干羽于兩堦望重
明于衢室表至
上遣徐唐臣李侍義李少卿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禄大夫江淮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且以書諭之曰惟
古豪傑之士天下擾攘之秋集群出以鷹揚據一方爲虎視然
遇真主者出遂知天命所歸乃披露其誠于歸有德如竇
融獻河西之地于漢李勣〇黎陽之衆于唐能達時務之宜
故享富貴之福名昭史冊所謂英雄惟爾父子久據沂州近

使笛副樞來通附順之忱吾遣庚正紀往答懇勤之意兩旬
以過一介未還且慮天將改物元政不綱誰能霖雨以蘇民方
見龍蛇之起陸極此塗炭責實在予爰命征虜大將軍徐
達副將軍常遇春統大軍而水陸並進往戮衆亂平定中原
方我師之出適爾使復來攄情悃于表詞納版圖于我國豈
非感天地之神明成風雲之慶會哉予嘉汝義終始不忘汝
其一德輔濟蒼生更爲悉尓用兵力討隣封以廣海岱之區
益我職方之典毋使竇李之功獨擅漢唐之美共保富貴同
我永昌〇
十一月癸酉朱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
至楚門海口遣百户李德招諭之
丙子大將軍徐達師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將宣武等
衛軍往徐州進取山東諸州縣〇
戊寅
上閲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兎比武臣發蹤指示比
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未正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代斷
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
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
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〇
庚辰平章韓政書師次梁城元同知樞密院廣珷僉院程福

等率衆降○
壬午沂州王宣判大將軍徐達怒遂進攻分軍營其南門都
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敵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其
子信募兵未還自度力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
印及子姪宣命出降○
乙酉以天策衛指揮陳德為僉都督
己丑湯和等既下温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平章廖永忠為副將軍
帥師自海道會討之祭海上諸神曰近命御史大夫湯和為
征南將軍領兵取慶温台等郡今復遣中書平章廖永忠為
之副往擊元招撫軍民惟玆軍士未嘗涉海茲經上惟神鑒之○
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甲午
上在圜丘指道旁荊楚謂世子曰古人用此為朴刑蓋以其能
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損生此古人用心甚仁
尔宜知之○
丙申朱亮祖兵至黄岩南方國英及其兄子明善來降送之
建康○
庚子克滕州先是大將軍徐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
鎮寨達又令政分兵扼黄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
實率兵畧滕州元守將揚知院援率軍民老弱嬰城固守
至是聞大軍至揚援悉遁去遂克其城○
壬寅征南將軍胡廷瑞帥師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
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有司刊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丁未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司率師至東平章高德棄城遁
興祖指揮常守道千戶許仁等追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
部五萬餘人降○孔子六十五　世孫襲封衍聖公希學
聞大將軍率曲阜縣尹希章鄒縣主簿張思諒等迎見興
祖于軍門興祖礼之於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方國珍遣子明奉
表謝罪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而地無所不載王者体天
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
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才昧於學術遭時
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所籍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
望大之心不過欲得湯武之君為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
江左震擊電揮至于婺城遠近震驚為是以遣子拜師歸心
效順惟時固已知
上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
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
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擅擅興釁端得罪實固不可
解今者守疆之吏馳書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

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未然而兇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
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技則走適與相類竊自究十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自一旦隳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冐鋒
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陜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臣
老歸使子姪得以全餘生以聽驅策實臣多幸
上始怒其反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尒外示歸誠中懷譎詐
吾姑容之待尒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盟
致勞我師汝尚不即歛手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
勢窮來歸辭甚懇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
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宥○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
無驗後遂成骨隆態甚異○平章廖永忠征南將軍胡廷
瑞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
庚戌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取濟寧元守將平章陳秉直
棄城遁我師遂入守之○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
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
蒼生咸仰紅日方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化民者謂
之帝惟首出於庶物用光建于鴻名由是繼百工而立國家定
四海而總綱紀事聞昔在運際當今欽惟
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于水火
擁楼船以西上孺子奉璽而出迎命將師以東征魏王束身
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
鞏固既膺在躬之歷数必當臨御于宸居上以荅于天心下
以附于人望附從衆請早定尊称臣善長等爰合群臣躬身
勸進對明庭而虎拜翊
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參賛兩間之化育制礼作樂開拓萬世
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上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
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殿下
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
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
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
違臣等敢以死請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之計早徇群臣
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
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礼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征南將軍胡廷瑞將軍何文輝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
疇出降留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使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師舟
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建○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師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
辛酉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礼官以即位礼儀進即位之日
先告祠天地礼成就即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督
耆老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礼畢具鹵簿導從太廟奉上
冊寶追尊四代考妣仍告祀社稷還具衮冕御奉天殿百官上
表稱賀○
吳元年十二月甲子上御新宮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
上帝皇祇其畧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
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
臣之輔遂戡定諸難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圍二萬廣諸臣下
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使臣知之○
大將軍徐達遣俻將傅友德取萊陽

是月陞龍驤衛指揮同知金朝興為指揮使楊思祖為浙江
行省右丞○
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江按察使陳寧為提舉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告祭
昊天上帝皇地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
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
今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
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釆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
泉彭時中荊州姜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
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
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
處偃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迴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
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初四日於鍾山
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先
是日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雪霽舉三日省牲
雲陰悉歛日光皎然暨行礼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忻

悦礼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衛法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
礼呼萬歲者三礼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爲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曰玄孫嗣皇帝某稽首
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者傳之于子孫
子孫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今遇天下兵
起躬擐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祖
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某爲
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称號謹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
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
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
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
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祭畢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
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齊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薰蒿悽
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
奉先思孝之道也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至
上至設位于南盈之間各詣神位前行礼畢事

上還御奉天殿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等率文武百官
上表賀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濟亨嘉仰濟世安
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爲國
咸寧卓冠群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普天率土之會東征
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内安外攘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
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弗及　群雄而僭亂息掃六合
而烟塵清拯其塗炭之阨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
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攸歸寔茂膺於歷數人心所属咸鼓
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宸居華夷統承於正朔乃継天而立
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
祝洪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礼作樂妙化育于兩間
上受朝賀畢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命册寶立妃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主出
自衡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于在位
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以治内表六宮而母天下長
久之道也咨尔馬氏同勤劳於開國之時爲家成國内助良
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
戒之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
自田野與群雄角逐戡定禍亂功就於多難之際今基業已

咸命尔標為皇太子於戲尔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
正位東宮其敬天惟慎且撫軍監國尔之職也六師兆民立以誠
信思威懷服其用心永固于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
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秩有差○
丙子詔誥天下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
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
疆豪傑紛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
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廣漢沔閩
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
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
詞勸進尊朕為皇帝主黔黎勉徇與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
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號曰大明
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建大社大
稷于京師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封皇族
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於正月四日祭
告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既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后重念親親之
道無間存沒特追封為皇伯考為壽春王 皇兄為南昌王
為盱眙王 為臨淮王皇從兄 為霍丘王

為下蔡王 為安豐王 為蒙城王皇姪
為山陽王 為招信王皇從姪 為寶應王
為六安王 為來安王 為梁都王
為英山王皇伯妣劉氏為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為淮臨王
夫人皇從嫂瞿氏為臨丘王夫人趙氏為安豐王夫人列祀
家廟著為常典伏惟英灵歆此榮祀○
詔製太廟祭品
上旨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礼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
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酌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
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其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渡
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珠漆盤盌二百四十及揮拖挑篋
笥幃幔浴室皆具○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勉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
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于守
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命右丞周德興袭敗張彬
等逆擊敗之獲其卒九十五人馬二十餘疋遂進兵逼其城祖

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
璟盡兵圖之○
辛巳詔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
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銀青榮
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俱兼同知詹事資善大夫
中書左丞趙庸右丞汪溥兼副詹事中奉大夫中書參政楊
憲傅瓛兼副詹事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康永才兼
左率府事榮祿大夫同知大都府事張興祖兼右帥府使驃
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孫興祖兼同知右帥府事鎮國上將
軍僉事大都督府事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榮祿大夫御史
大夫鄧愈湯和兼諭德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章溢兼資
善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顯祖兼賓客○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訪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
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
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度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
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
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
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
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
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勛德老成兼其
職老舊成人勸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
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
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是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
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
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
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道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
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
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
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以虔城縣隸濟寧府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承州左丞周德
興等擊之文貴敗走斬其部將朱院判獲元帥添甲等六人
壬午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建寧元守將同

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
入杉関諸鎮兵皆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
不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以戰彼攻吾城不克必
將自退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兵備禦
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達麻等固守不出我
師環其四門攻之○
丙戌
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
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就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
呉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听晁錯之説輕意出削諸侯土
地七國之变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
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
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
君臣之義○
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
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
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
信歟○置中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
置濟寧左右二衛○
壬辰克建寧時征南將軍胡廷美督兵攻建寧急達里麻不
能支夜潜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欵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
亦率衆詣文輝營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
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
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城申嚴號令毫髪無所犯執叅政陳
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足銀一
萬六千三百兩粮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
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
御字改今名○
癸巳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
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悅目人鮮不爲惑自非
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横捭闔之徒肆
其邪說游說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
隨因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
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
襲戰國之弊又何得知此○
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曰蓋聞家國之立必有一心之臣
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楨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
基圖以大國家以安自古皆然朕初渡江特江南之士謁於軍
門者陶安實先即以帝王事功期於始見之際賛襄兵務多
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樂礼則体要成建陳之論以中
出納之命惟允至於捍城禦侮寇憝戍擒為郡治民劳苦益
著肆朕君臨大寶念此翊戴舊臣老當優之不以久煩之政
廼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
於尔是用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授以寵章用昭國典尚
其勤於獻納賛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翰林學士
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先是
上勅禮官及翰林院太常諸臣曰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
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
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祀宗廟以崇祀事乃顧
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郊神明致靈貺卿等考其酌古
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

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以沿革以進○
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舟次造海州漕運粟征軍餉○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参政朱亮祖為副帥舟師由
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
乱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
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継来歸此無他師出
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之　彼此割據民困
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
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
者可不劳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
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東廣要地惟在廣
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
畱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
是道爾靖南服在此一舉○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
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降附○
壬子先是
上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等官議於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
至是翰林學士陶安奏考諸礼天子大社必受風雷霜露以
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

所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祇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學士陶安侍講學士朱升

侍制詹同等奏按礼古者禘祀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

享于祖廟祭于各廟者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

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特享亦宜效近制合祭于第

一廟庶適礼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詔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

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変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

深襜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短袖

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

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久厭之至是率命復衣冠如唐制士庶皆束髮於頂官則烏

紗帽圓領袍束帯黒靴士庶則服四帯巾雜色盤領衣不得

用玄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繫紅緑帛帯士庶妻首餙許

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浅色團衫用紵絲綾

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不許與庶民妻同不

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斷酌

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服中國之舊矣

癸丑副将軍常遇春師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於是所

属茌平等縣皆降遇春　還軍濟南○

甲寅平章楊璟遣千戸王廷將兵取寳慶進以郡陽茱萸灘

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餘衆

猶據城拒守廷進兵逼之明日賊衆縱火掠民財出走遂下

其城留兵守之○

乙卯詔将作司制衣綿布戦衣三萬龍衣用紅紫青黄四色

上退朝御東閣翰林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侍

上顧謂升等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

郷里遊舎南仰見群鳥萬餘摩天而下少沉則類鵂鳥之状

忽一鶴冲起其中徐度東南予回顧鶴已不見五色雲中青

幡数行浮空而過少頃天西北擁一朱臺四周欄檻前立二

人兜鍪金甲口若宣擾之状忽臺西轉以左向南列坐幞頭

林額者数人臺又旋北向以後居南中立三尊貴若道家三

清其中一人美貌脩髯異常所見顧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

去朕亦歸舎復出門則景象逈異非在郷里時矣傍有立

者朕問適尊貴何之曰還天宮矣朕急趨從之道遇紫衣

者数人其一人以絳服授朕裏皆五彩朕問此何服一人曰此真

人服朕方服之不覺冠履俱备又一人授朕劍光氣燁然復命

朕道東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来露首及兩肱兩股首戴

一竈兩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復東南行度一小川　南山北有

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朕長子衣青衣而立忽然夢覺若

此者其思夢耶正夢耶外對曰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
陛下受命之兆所謂正夢也昔黄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古
已有之蓋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
夜三更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自中台西北行至雲中沒○
丙辰征南將軍廖永忠自福建遣人以書至廣東諭元江西
分省右丞何真畧曰迺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
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
暴征横斂蚕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
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
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晤轍先走一介之使相告惟
足下其愿畱意焉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征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
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祭江河淮濟之神曰近爲中原擾
攘興兵北伐除暴安民已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達爲征虜
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鄂國公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統率
王師由淮入河山東次第而進嘗昭告神明実賴神之祐所向
皆克齊魯之境俱入版圖今再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總帥
馬步往山東參政同信國公達等併取中原以今日行敢告○
壬戌勑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
州等衛軍馬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
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
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
爲犄角之勢擧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
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從侵掠○
乙丑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討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
下樂安既下即引兵上黄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作長
圍困之止留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等將不
戰而禽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督馮宗異
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相薛顯參政傅友德諸
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聽調發
丙寅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塹以
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
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 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
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
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
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
懽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祀祭天地宗廟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製衣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
天冠絳紗袍余不用
庚午追封故封皇姊為孝親公主封姊夫李貞為駙馬都尉
恩親侯○公主誥曰蓋聞王姬錫號制有肇于成周公主須封
禮復崇於炎漢上稽古典茲用追崇故姊朱氏夙孝尊親
復嚴閨閫事舅姑以柔順致室家之肅雍宜享永壽倏然
謝世緬惟同氣爰舉褒封泉壤有靈當歆至渥可追封孝
親公主李貞誥曰蓋聞漢高增封肅蕭相舊恩是懷周武
褒建胡公至封戚惟厚況恩親之兼有宜名爵之特崇駙馬都
尉李貞年逾耆英德稱鄉郡脩孝義於平素聯姻眷于我家昔
居畎畝之時曾有周旋之益篤生良子為我虎臣仁愛既深称
著爰詳稽于古典隆錫于寵章可封恩親侯駙馬都尉○
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
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為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文淵等曰吾觀諸生
於文藝素矣習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
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
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

姬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
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閫
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
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
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征戍將軍鄧愈遣襄陽衛指揮副使王遇成孫茂先率兵取
南陽○汀州路總管吳崇率耆老詣征南將軍何文輝營納
款○
壬申克全州先是平章楊璟兵圍永州遣左丞周德興祭政
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逃遁
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萬戶英吳友遜寧遠州土官李文郁守
藍山縣元師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元江西分省左丞何
真籍所部廣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粮遣使奉表迎降初湯和
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真表請降
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送真使及表詣
京師
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
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
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
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

德若賓融李勣雖兵㨿險阻然於群雄之間非其主不屈
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致此興難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
其視竇李奚讓今勞師旅先期來降特召來庭錫爾名
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有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
堅乃初心以懋厥績○
壬午征南將軍廖永忠率舟自福州航海趨廣東癸未平章
楊璟遣兵攻常寧州義兵千戶朱權以城降○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以城降○
庚寅置汝寧衛以劉成楊威爲指揮僉事統軍事○
壬辰征南將軍廖永忠舟師至潮河何真遣其都事劉克
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兵所部圖籍○
己亥命礼官及諸儒臣編存心樂録　上以祭祀爲國大事念
慮之間微戒或怠則無以不敬也交神明○乃命礼官及諸臣
儒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
以爲鑒戒者爲書以進○
己亥置建寧衛以沐英爲指揮使總守禦軍馬○
四月辛丑廖永忠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贛州衛指揮
使陸仲亨率師略寧英衛清遠胥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
攻浙慶元守將張鵬程驅擾弃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廣州○
甲辰徐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命都督僉事陳德守

汴梁○
乙巳廖永忠師次須虎頭山門小亨張元帥以所部來降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示子孫
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
以及於朕今　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
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
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
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
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
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
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時
南騎發浮獲無筭脫因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
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彝遁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
阿里溫遣欵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欵軍門河南平達命
右丞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師至廣州至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
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疋
粮五千餘石命指揮胡滷守之○

乙卯遣使詣河南命大將軍徐達徵儒士雅明義理鄧鼎臣
程彥晷秦彥洪哈天民克明馮子端萬仲德單有志王儀赴
京○征南將軍廖永忠遣兵攻破魏參政邵宗愚山寨獲宗
愚等斬于廣州市初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
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無
虛言以相欺也宗愚延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
攻之夜二鼓發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據山寨兄弟俱殘
暴嗜殺近境頗被其害嘗再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
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
新會縣土豪王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乱
自称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廣西南海
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
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称
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
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子孫非
常人等也故立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
中國蔑棄礼教彝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
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
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帝業成者漢之高祖也

天命所在人敦逃之爾父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
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使并命惶恐
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你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尔年雖耄而疾嬰之今不煩尔官但尔家先聖之後為子
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尔資質溫厚必能成家更加誨
諭俾其知道學以振揚尔祖之道則有光于儒教克堅頓
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糧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　之
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實有賴焉故尔祖孔氏高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
氏子孫尔宜勉尔族人務求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　孔
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優禮之以祿而不
任之以事也○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
極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
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
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
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
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乱其可得乎○
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數陳王
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慕府軍旅之事裨
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
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臣
徹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過望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
不效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
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
之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
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以陝西盧氏縣
隷南陽府○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伯制曰慮忠效
力允爲勳舊之臣崇德報功宜享追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
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故參將胡深奇姿素
禀儒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通乎韜畧朕創業
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外
則贊畫拆軍機内則周旋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
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兹封
域每有保障之助即無東顧之憂柰何與逼寇區倉皇而遇
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兹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
魁已今釁萎鼓惜爾弗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
烈尔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於宗祀歆服
寵命用慰幽明可追封爲縉雲郡伯○以侍儀范常爲翰林
直學士初常知太平府募民種藝時乱後乏種官廩有谷
數千石常請于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
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召入爲侍儀
上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學士尋兼太常
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
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
甲子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
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鎮守關以遏其援兵亦且師
率回汴梁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 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
都勸
上定都故
上往視之且會大將軍徐達等謀取元都○守方山寨儒官程
夢禺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降○都督同知馮宗異進兵攻
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宵遁初思齊與思道聞王師取河
南即注兵潼關以拒既而大梵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鞏

蓋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乃王師至思齊棄錙
重走　翔思道奔鄜城○
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望風奔潰丁
巳平章楊璟兵克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自殺時楊璟圍
永州久不下乃命分指胡海等於各門築壘操困之復造浮
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戰屢屈至是食盡力
窮飲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白昇縋城詣
璟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
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即
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衛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来
陽等州皆遣人降○
戊午大將軍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康茂才等分兵取陝
州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楚諒招諭登封各處山寨頭目柴岩
翁諒等於是守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來降○
庚申元福昌守帥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守許州右丞謝
孚陳州知院楊崇各遣詣大將軍送款○
辛酉大將軍徐達參政傅友德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
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汝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兵至陝州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遁
去宗異遂入其城留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

洪武元年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都督同知
馮宗異請益守兵潼關達調都督僉事郭子興將慶陽衛
指揮于貴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大將軍徐達遣將彥章
賚書往太原與廓擴帖木兒又遣指揮王臻總虎賁振武驍
騎通州各衛將士往虢州等處取毛葫蘆山寨
丙子都督同知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大將軍徐達與之俱還
河南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境元
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
兒張翱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募兵欲通
降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於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
餘人走鬱林亮駐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翱赴水死亮
祖駐兵藤州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皆降
辛巳大將軍徐達等自陝州還至河南遣指揮唐英撫諭鞏
縣諸山寨
甲申登封鞏縣雞翎山并三堂山寨復叛大將軍徐達命指
揮曹諒等率兵討之指揮任亮以兵取北洛豹寨克之○
庚寅車駕至汴梁○
己丑參政傅友德取凌清寨克之黑山寨守將閻風遁去友
德追所獲守仙人寨參政牛恭等八人于大將軍○
辛卯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洛河亦
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陛下威明所至臣等不過仰受成筭
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指揮唐英及曹諒破鷄翎山寨
獲判將送大將軍斬之○
甲午參政朱亮祖引兵至梧州賓州同知胡安普花盗普寧縣
達魯花赤買閭皆率父老來降○
乙未指揮任亮克玉山等寨合屬令頭目李德斬之○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相何文輝等守河南先是文輝征福
建○
上幸汴梁命還邑從分兵命為河南指揮使守河南指揮任亮
以所獲元玉山黑山等寨守將丞張恒等一十六人送大將軍徐
達所達安置于河南○參政朱亮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
州張邦海同知王梵全皆來降時土軍首領馮七爺衆又
大肆剽掠郡邑騷然邦海自貴州還捕余馮七等三十七
人以徇州縣遂安○
壬寅
上聞江西諸山寨逋卒多逃竄為民患詔江西行省參政黃
彬統所部兵銳者以撫屬之○
壬子大將軍遣指揮任亮守岩州○
壬戌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
也兒吉泥首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龐訪司僉事帖木
兒普花元帥元禿蠻軍戶董丑漢府通判趙世傑皆自殺先
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抵靖江冷要以絕其去援險既克永州遂
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田關祖亮亦帥師自
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服璟與諸將
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軍當先攻閘口關決其提岈則破
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
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
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小隘斬獲百餘人也兒吉尼有
懼色復攻其四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
攻益力也兒吉尼勢漸蹙其總制張蘭與麾下張覲以書
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二更欲縱城出縣備其
城中傾積空虛人無鬭志何其攻之壯璟乃給白皮帽百餘
俾歸識約四鼓從賓門入至其璟問命指揮使吳與寄吳等
率衆登程而入也兒吉泥聞變命卒出走追至城東復波門
執之亮祖德所部軍入城懼彬始攻城為守者所拘嘗曰城
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之城璟懼其貪令曰殺人
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丙寅以都督同知馮宗異為征虜右副將軍○陳友諒故將
金子隆寇延平有年出陣于城南橋以及之指揮蔡玉率衆

奔斬大破其衆將追至沙縣之云寨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
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禽餘馮谷保戊辰廖永忠進師
至南寧之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
海遣使詣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
赴京師參政傅友德克神鼎寨元守將張去院等以寨降○是月
上遣人祭元故將蔡罕帖木其文曰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
忠者非亂世難明爾李將軍其南擾中原元政不綱權臣
竊命于內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再沸國勢日危人皆以
元為人無矣何將軍之忠義倡其知勇誘其名爵明其分數
義其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乃能陳兵于野請
命于相進退有方君命是听當是時忠心震於山岳號令嚴若
氷霜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所向克捷以其忠之所致也夫何兵
既勝志少忽納逋逃穪有罪忠義　戲神鬼鑒見遂爾禍
嬰不測隕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夫何爲耶
豈竭忠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德而　欲意自古英雄立志而
事乖抱恨于九原者多矣予故於是舉其事而酬之猶生之
封也靈酬而往予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之○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
伯顔等遣使賫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壬午新寨麻章等叛征伐將軍鄧愈遣安六衛指揮同知吳

俊等討平之
戊子元平章阿思蘭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率其餘
衆退保象州　廖永忠兵至梧州遣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
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李左丞迎拒天璧擊敗之思
蘭勢逼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屬詣永忠降獻
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辛卯平章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丙申
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晋守焦山等寨賊
首劉士原等聚餘黨冦汝州三屯尚唐一等處左丞何文輝率
兵至高州遣指揮任亮等討破之餘黨潰散獲馬騾七十餘
匹丁酉元彬州守將左手楊以城降先是平章楊璟兵至桂陽
左手楊固守不下至是璟克靖江還左手楊乃以元所受金銀
牌印來降大將軍徐達檄都督同知郭興祖平章韓政都
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
東昌且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左丞趙庸平章曹良臣
俞通源都督副使顧時右丞梅思祖各領軍衛分布士馬
渡河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　疏曰
陛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群雄江南悉定閩廣
俱平取山東定河洛事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謨今皇太

子國之至寶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之士與之居處
亟選其侍御僕從亦選其小心端正之人使之日見正事聞
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辯人情之邪正究事理之得失考行已
之是非如是則進修德業日就月將善人日親邪人日踈福
庇萬民兆民永賴也國本既固又必廣求人材而用之今
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材能皆積實而後非一朝一夕所能
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
學
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
置立學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
日之用○
上善其言馳檄以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臨
馭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
國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
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
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
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
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
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

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
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
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
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
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
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姓反就於胡虜冠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
衆以要君憑陵跋扈　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
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
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
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害皆非華
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
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
南方盡為我有民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
人久無所主深用究心予泰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
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
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流

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於
塞外盖我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者乎予恐中
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
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耻爾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
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
與中夏之民撫養無異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洪武元年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
庚子大將軍徐達等率師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
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斷絶是日次安江遣右丞薛顯參政傅
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元降將喬
遷院叛于濟南喬僉院者福建解象官初航海至山東吳元
年十二月大將軍時駐師濟南因來降至是復作乱指揮陳勝
楊春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指揮曹興才等率兵攻蘇九疇
據炭山自顧興才連破其小隘六處是夜九疇據炭柵而遁
逃興才追擊之九疇走死獲其子獄以歸餘黨○
辛丑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
胡仲信來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
壬寅遣使往徐州賜參政陸聚文綺三十四疋銀三百五十両酒
五百尊又以文綺銀椀各二百給賜將士之有功者○
癸卯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彰德元平章龍二復出走同知陳

某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梅思祖統和陽衛兵守之明日龍二
部將楊義卿以船大八十艘來歸○大將徐達等師至彰德
元平章周旦先棄城遁大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王率耆
老二十四人來降是日右丞薛顯獲元貊邦奇部將侯僉院
至言邦傑兵爲廓帖木兒所敗其軍士妻子在趙州者悉爲
踏鼻所虜己酉大將軍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
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文龍將兵
從征○
庚戌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
鄉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以通舟
師○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
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
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俱以師會
○戊午大將軍徐達等師至長芦元守將左僉院遁去命指揮貴
子賢等守之達遂趨青州○
辛酉襄陽衛指揮王遇成等分兵守青州○
辛酉襄陽衛指揮王遇成等督兵攻光石腦寨駐營小西門令
千戶張佐等攻其大西門又遣兵據卧羊嶺斷其水道吳興
衛居指揮攻茶芽山失寨據其夜三更分兵拔其五柵其

知院何政退保光石腦山寨又明日官軍進攻破之擒偽樞密
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一人斬之獲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駝馬
牛羊三千二百餘頭於是葉縣武陽魯山等相繼降伏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船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
又令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
以進令步騎通陸而前元丞相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而
元都大震○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
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喇孫及省院將校
三百餘人獲馬六百匹船百艘粮二千六百石平章達朶兒
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於西
岸○
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粮得四千一百石
元國公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兵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敗之
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疋船
百艘國公五十八遁去是日晡時日有暈○
丙寅達率諸軍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
元主及其后妃大開肆德門北走大將軍徐達僉都督副使
孫興祖督軍士修築通州城○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詔曰

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
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奕分之主中國今百餘載其
運乃終群雄分争未有定於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
布衣當擾攘之際挺身行伍率衆渡河荷天地眷祐祖宗
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
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粮餉軍需
百物科徵之於民無永息而江左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
平寧之效朕親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
乃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則不輕以金陵為
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元都師至齊化門
楼命將填壕墩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楼執其監國宗室淮安
帖木兒卜兒及大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扑賽因
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　鎮南
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王印或二宗重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
物等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妃
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皆按堵明日
順德守將吉右丞相胡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護
前樂安逃將俞勝及高參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鄧悍赴京
獻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

將兵偵羅古北隘口○
甲戌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
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正一教主
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
書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於清淨無爲其來已久張氏自
漢而下流派相承四十二代孫正常存心冲澹循德淳和遠
紹祖傳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賜以名號爾其益振宗風永揚
玄教可正一嗣教護闡祖通誠崇道弘德真人領天下道教
事初上師師取江西正常即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正常
有道術常以符授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輙瘳詔作亭井
上名太乙泉正常後七年卒○大將徐達遣人詣東昌令平章
韓政分守廣平改遂招降白土等三十六寨○
乙亥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之大業
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焉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
脩德而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私
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
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
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
可誣也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有大爲之志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之
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
先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
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有
焉則上天生物之意息矣人君体天地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静之
間務合乎天然不則天必示變異以警戒人君誠能修德則豈
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
民恃君以有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誠以君民
同一体尒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
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
稅民心感悅民庶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
稅既廣科斂之當減循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行
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
事可覆議者固多臣未敢以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
冒昧以聞伏惟　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覧焉
上嘉納之○中書省奏定六部官制部設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
品郎中正五品員外正六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書省惟設
四部以掌錢穀礼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之官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景璞為侍郎前司
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成為侍郎錢用仁為禮
部尚書世家寶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
禎為刑部尚書盛元輔張仁侍郎單安仁為工部尚書張文
為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
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
理者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為朕經理或有乖
謬貽患於天下者不可謹以將作司隸工部革司農大理二
部司○御史中丞劉基告還青田初上之北巡也命丞相李
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
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奄吏有犯即捕治之宦
者監工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宿衛舍人奕基于直
舍基按治之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
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請誅
彬　上可其奏時天旱善長等方　禱於神而誅彬之報適至
善長曰今欲祈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
善長銜之及上還愬基者多訴于
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

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　上許之參政傅友德以克
龍華寨遣人詣大將軍報捷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龍寨遣
人詣大將軍經理故元帥築城垣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
九十丈
辛巳大將軍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曰五百年而王
者興仰
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除景命運之維新盡驅胡虜之膻
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
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運仗黃鉞以興師
進攻滁陽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啓建業英雄識
真主之歸顧虎豹之嘯人知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
江漢徂征友諒身殲於彭蠡荊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道
逃驅而閩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主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
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乎生遂西北尚困于劻勷推其所
由夬有端緒維彼元氏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冀胡群
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夏編髮而章甫是
遺黍族姓而彝倫攸斁逮乎後嗣尤為不君耽逸樂以亡
昧乎兢業作奇技而淫巧溺於驕奢天變警而非省河流蕩
而橫決罔知脩省惟務畋遊朝廷之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
連禍結中原是用弔伐以拯顛連誕舉安懷而清亂

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菲才忝受總戎之重任
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衝于罇酒之
外旌旗麾而淮沂下金鼓振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汴
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厲直擣大梁電擊星馳旋收西洛濟
師以各衛相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艣發臨清先聲動如破竹
策飃緜克通路勇勢疾若燎毛鎮戍潰而土崩競衛璟而危
鮮君臣相顧於窮追父子乃謀乎遁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走
北門之車馬與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二勤兵入其都城豈煩以
遐去戴盆而仰白日空家相慶廓氛祲以覩青天奉宣德威
以安黎庶尽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汙染
一新驅馳雖效于微勞大略實遵乎成筭所以聿彰鴻烈昔
定武功東滄海而昆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莫不遵
親王帛會軍書同與太平之礼樂以絕僭風俗變正萬世之
網常 大將軍徐達命參政傅友德分兵守盧溝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於是改飛
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
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
上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取山西
别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
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

軍徐達征山西先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造海船運粮往直沽候大將軍征伐是歲海多颶風不可
行乃詔和以粮儲鎮江還京師及是復有是命○
乙酉右丞薛顯等率遊騎至古北口追元潰散遺卒獲馬一
千六百疋牛羊八十餘頭車二百五十輛而還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陸聚等將兵略
大同令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
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翰謁達于軍門以其儒者礼之
甲午副將軍馮月
戊戌大將軍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
勝門○
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姑熟人少穎悟有志
博涉經史尤深于事元季嘗試有司為明道書院山長
上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語合
上意即晉參幕府拜左司員外郎捉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
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深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
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謙讓後克黃州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去

黄州至則寬租賦省斂傜役民悦服之尋移去饒州時方伐
征急攻軍需安勸誘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寇至
攻城安開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数日援兵至繫走之諸
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從賊非本心柰何
殺之由民皆得全

上聞遣使徃勞之明年入朝復命守饒州民猪其徃建生祠祀
之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爲學士凡國家制度礼文
之事多安所定擬及還江西行省叅政汪廣洋于山東乃以
安代之追封其父母皆爲姑熟侯祖母皆爲夫人至是以疾卒
治所病劇猶草時務二十事上之

上甚哀悼親爲文遣使以祭時年五十九○

戊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師徇永平下之○

己酉叅政傳友德等自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而
還○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傳友德等率兵發北
平取未下州郡○

乙丑遇春等下保定府留指揮李傑守之○

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勲守之遂率師趨真定冬十月戊辰
朔大將軍徐達等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尋兼領
府事

己巳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兵至武陟遇拓慶還孫
百餘人獲之明日兵抵拓慶故元平章白鎖住等已棄城迯
進入澤州官軍遂入城獲將士八百人以指揮紀彬等守之
○壬申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
關故元守兵奔潰宗翼等統軍韶驛關率兵至澤州故元平
章賀宗哲張伯顔等引兵遁去遂取之晋兵戍守既而擴
廓帖木兒部將韓劄兒毛義等以馮步来攻平章楊璟叅
政張斌徃援之與元兵遇于韓店而大戰我師不利○

甲戌元左丞王某自河中以衆攻潼関都督僉事郭子興等
擊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大呼横衝其陣敵衆披靡子興
等乘勝擊之追奔数十里元兵大敗○

丁丑右副將軍馮宗翼偏將軍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
有古今皆然自群乘乱以来四方思治維切元綱已隳疆土
遂分孰拯斯民以寧于一顧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
僚翊賛肇基江左平定中原勝拒盡蕩貫彼本根命將北
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其都城胡公遠
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其衣冠捷音来奏良副朕懷已
改其都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新正方與生民

共㐀安乎安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
有事宜條具于后○一至元父子遠遁沙漠其宗顔副突等
類素相讐敵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御壁來降待以
殊礼作賔王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以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
迷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難屯
聚者有能率衆來歸一体量才擢用
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皇失措生離父母
妻子逃竄他所果能自首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列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
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便從牧養
有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司有逋欠
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國子監太史院典籍太
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像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
字已令總兵官收集或有遺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赴京送
納一自兵革以後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歸
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在官司即與埋瘞仍厚
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取明文軍需援擾
百姓以防農務

於戲上体天心俾萬邦之咸熈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
玆詔示想宜知悉
大將軍徐達遣徐州衛鎮撫程信守雄州又分兵守壩州○
己丑以陸仲亨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庚寅以河間隸河南分省
辛卯以都事汪河爲吏部侍郎河初爲大都督府都事癸卯
歲奉使廓擴帖木兒被拘於陜右六年至是始還故命陞之
○癸巳条政傅友德徇下平定州縣遂守之
乙未以賢良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
德　上諭之曰鈍金磬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
卿等輔導太子必少養志明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
樂之教及往古城敗之跡教民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
聞謹之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
勉之○大將軍徐達遣平章查良臣率兵及馬指揮等守
通州
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徐達率兵發北平進取山西右丞薛顯
等從
辛丑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
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曰
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乃自作雪賦故有是賜
徐達師次保定明日遣右丞薛顯率各衛兵取七縣寨砦之
餘宣莫閤二總管高元舉等
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為曲阜世
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
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名一人立尼
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二家子
孫傜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
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蓋
有加焉然則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
會大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
傳述而名言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
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爵襲封也或不能絕其祖武朕甚
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家
是治爰行典禮以致尊崇爾其領納世儒益展聖道之用
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耶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授希大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者罕焉雖
然如伏羲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
無且秦焚之後亡于紀册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澤
敷宇宙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
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
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尋民族以賢推惟孔希大最今
特以希大為承事郎知濟寧府兖州曲阜縣事汝往欽哉上
詔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宗師待其後嗣秩比三品弗稱
褒崇廣學授希學秩二品賜以銀印希學思海之孫也
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
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
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朴自唐宋以來
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頹則保境土世治則脩職貢良由其
審時知機故能如此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
爾不勞師旅奉印歸慕衆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
爾其克順乃心益懋厥職宣意布朕意以安居民
丁未徐達師至真定會遇春于栁亭調右丞趙鏞守保定令
收諸未附山寨又令安寨吉衛指揮趙興貴往通州
癸卯徐達以參隨王成守趙州兼領州事右丞薛顯追及故元
簽同脫因帖木兒於石州大敗之脫因帖木兒遁去
乙卯徐達令指揮常守正真定宋豐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
德將鐵騎三千略平定州
癸卯

上以手詔御史中丞劉基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乱朕聞親将金華旋思建業爾即棄閭里捐丘壠　妻子應聘而起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光華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暴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内变爾多輔焉至如彭蠡之鏖戰砲聲激烈如雷震之臨乎上諸軍大呼鬼神為之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時亦在舟中豈非同患難者哉今秋告以失伉儷攜幼子還閭里久而未至朕心欽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輔至成至功庶不負昔故當難之相去特以手詔諭宣命駕一来良慰朕心

甲子徐達遣兵邏大原獲其騎二人乃命參政傅友德守平定寨遣壓士王賢齎書往潞州督右副将軍馮宗異嚴師以進○

丙寅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潁州元自李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虛空

上自如汴道過其地遂令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使復業○

洪武元年十一月丁卯朔以汪廣洋劉惟敬為中書省參政楊憲為御史中丞錢塘為刑部尚書郭景祥為浙江行省參政院崇為礼江西行省參政安然為山東行省參政

禮部尚書錢用壬告老賜居湖州用壬廣德人故元進士為翰林編修官張士誠據吳用壬為淮南省參政後来歸授按察司副使遷中書省參議御史臺經歷尋為禮部尚書至是告老仍賜錢六千遣與妻子同居湖州

大将軍徐達克太原擴廓帖木兒背遁降其衆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關将由保安州經居庸関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将曰王保保率師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兵衛之師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牢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将皆曰善遂引兵徑入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銳甚副将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　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将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将豁鼻馬潜遣人約降且請為内應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驚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跌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来報達等勒兵進城下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将校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疋擴廓帖木兒　大

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廓木兒遂走甘肅
○庚午大将軍徐達遣右丞薛顕叅政傅友德将雄武寧國
横海衛歩騎遊撃賀宗哲等軍于　州以戴傻初置霍州
丁玉明署祈州薛應宗署崞州翁子高守大谷
辛未監察御史高元罕言京師人民修習元氏舊俗凡有
丧葬會宴會親友作樂娯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
情流俗之壊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
之所取則一事非礼則海内之人轉相視𡚁可勝言况送終
礼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定三師賀東
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勲舊大臣當待以殊礼朝賀東宮難同庶
僚故命礼官考古議定於是礼部及翰林儒臣議曰唐制群
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礼皇太子荅後二拜三宮朝賀前後俱
荅拜近荅拜群臣禮不行而三師之礼不可不重今則定擬其
儀凡遇大朝賀前期設皇太子賀座于大本堂設荅拜褥位
于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于堂前賛礼二人位於三師
之北内賛二人位于中俱東西相向至日皇太子常服陞座三
師賓客常服内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前礼唱鞠
躬四拜皇太子受前二拜荅後二拜礼畢皇太子還宮三師以
下以次出　大将軍徐達遣叅政六聚攻車子等山寨叅政
陸聚攻鳳山戍山帖山三寨降之
甲戌右副将軍馮宗異等兵自潞州西至猗氏擒故元右丞
賈成明日進攻平陽克之擒右丞李茂
丙子先是都督副使顧特於淳州獲前沂州逃将王信又
獲其叔父王仁於沂州至是遣金指揮送於大将軍徐達所
凡四十八人并印三顆馬七十九足槖駝二隻
戊寅大将軍徐達遣平章督右副将軍馮宗異克絳州等
兵會太原庚寅叅政陸聚督兵取湖関山寨克之右副将
軍馮宗異克絳州擒故元右丞田保保徐伯昌獲将士五百
餘人○甲申大将軍徐達遣指揮曹崇周賢王約将兵往介
休平遥討捕紅蓮淸各山寨冦
丁亥命築壇於鷄鳴山致祭故武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殁
于王事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祔祭
壬辰遣符将寳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顓等曰
自有宋失御天絶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
混淫亦殞絶其命華夷擾乱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
淮右布衣暴兵忽至悞入其中見其無成夏懼弗寧荷天地
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右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
主陳友諒東縛吴主張士張誠南平閩越戡定八番北逐胡

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
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
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
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欲不得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
使四夷懷安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遣知府易濟
頒詔於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
之也自元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邇信好不通
朕肇江右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號曰大明建
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成正統方於遠邇
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君長四夷酋帥等遐邇
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曰今秋大
將軍平元都遠勞使者來賀惟彼胡元以昏淫之主任世祿
之將昧綱常而無節義耽賓 而恣聲色天命既去克之不
難理固然也其將王保保擁騎兵十餘萬步兵 之中原之
將莫強焉既不能盡節以事其君又不能順節以事其民是
又不可不討十一月大將移師自真定出井陘直抵太原與之
決戰大破其衆獲將校步騎王保保僅與一十八騎脫身遁
去我兵追之候還當知其存沒也今晉冀之地悉入版圖
天下之亂十平其九致書報足下知之朕昔以令先公起

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豈期令先公遽爾長逝失
吾同好之人朕思之不覺淚下沾襟足下以幼沖之年處新
造之國舉手朽索之御奔馬朕感念先公安得不爲慮哉
自喪亂來將幾二十年今人心思治正軻氏所謂定于一之
時也足下舊臣念令先公平日相與之恩竭力誠奉下甚至
然度量力識時變亦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進群臣問以
安靖生靈之道老成練達之士必有能籌善後之計者擇而
行之是實融錢俶復見於今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書不盡
言足下其圖之
甲午大將軍徐達遣人征保定令右丞薛顯招諭白崖寨莽
李知院二年正月辛丑命天下凡祭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
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事績昭著者雖不致祭其
祠宇禁人撤毀
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宋政亂禍及
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
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
將捐軀戮力開拓疆土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
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序其
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
生運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不磨矣大將徐

達撒河南左丞何文輝以兵從征仍令番兵五百守河南
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
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幄六間于太廟廷中內設配
享功臣位每位籩豆各二實以栗棗脯菜菹鹿醢簠簋各二
實以黍稷稻粱羊豕体各二實以遣官分獻儀
皇帝行亞獻禮將畢官各詣盥洗所盥方洗爵酌酒諸執事官
皆酌於爵獻官進詣功臣第一位前上香奠爵諸執事官各
進爵於各神位前讀祝官訖獻官復位其正祭祀祝文
德祖廟曰時維孟春祀嚴時享謹以牲　庶品恭詣
德祖之廟以伸追慕之情　懿祖　熙祖　仁祖三廟文同
配享以祝文曰朕以孟春嚴奉
廟享追念忠烈輔成開基爰用牲醴陳於廟廷英靈如生尚其
與享　大將軍徐達命右丞薛顯總率國長興宜興及順德
澤潞等兵取桃花蟻穴等山寨命參政傅友德領兵騎巡于
大和嶺之西北都督便顧時領騎步巡太和嶺之東北
戊申先是　上以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
神止合祭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增專祀非隆敬神祇
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至是禮官表太歲者十二辰
之神按說文歲字從走從戌木星以歲行一次歷十二
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

神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日將十二時所直
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天衡之類雖不經見歷代之
唐宋不載祀典元每大有興作祭　太歲月將日直時
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
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
宋元因之又按嶽鎮瀆海之祀虞舜以祀仲月巡狩而祭中
嶽曰太山巨嶽之所宗也故文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
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也又周官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如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者
江淮河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　北曰醫無
閭詩序又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子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
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隨領於祀官及漢復封諸侯則
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
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如有使者持節侍我之禮
西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廟命有司致祭唐宋之
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而望祭之詞又遣使
之詞元遣使祭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山川天
下之祀虞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

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分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
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
故視伯子男其諸侯封内者諸侯又自祭之如秦祭雍潼晉
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泰罷封建則隨領於祀官馬漢唐
以及宋元鎮嶽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嶽瀆也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
李陰陽緡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城都城隍
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
文則不獨吳越以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
慕容假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
來其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傅會各指
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等郡邑
皆以為紀信龍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昌皆為灌嬰是也
張説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
隍文曰城隍是賛此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今國
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京
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專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
而不壇非禮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城東
北立夏後申日祭雨師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
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

時别祭甚失享祀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
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
隍諸地祇合為一壇春秋專祀
上從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
瀆諸神壇據高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尺五寸方闊二
丈五尺四出陛南向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祀天神則太歲
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位皆用大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
酒罇三帛一樂用雅樂其儀先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壇省牲詣神廚視鼎鑊滌溉至
日侵晨車駕至大次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侍儀司奏辦外太常卿引詣御位
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太常卿奏謹具請行事再拜
陪祭官皆再拜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
學士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
簿正七品屬官侍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
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以侍讀學士朱升為翰林學士陳極啓
同為直學士
丙辰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
己未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修雷燠刑
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泰禮部員外郎曾堅士事

黃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集夕時為侍
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堅為禮部員外郎徐為刑部侍
郎肅為禮部主事
庚申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起義西鄉率衆
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九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
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三二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
共能如是尤頼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
以安六合之黎民然以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軍所
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
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必
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為平
常功平常自以為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
功罰有過必不以功為高平常為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
浙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
為大將軍等戚胡未還故也於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
湯和為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
拒雖少莫以累軍此亦古人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
捷皆得此為特綴以分其勢可不奇乎今左右將軍馮宗異
居遇春之下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

剪除餘寇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調度未
周爾等慎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達得書遣千户劉涌海賚諭
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陝州潼關三
秦門户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穴中鼠耳可坐
而制之若其來寇慎勿與交鋒蓋軍卒多屢勝負難必但
厲兵積粮嚴為守備俟大將至日當戮力取之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
癸亥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井陘固關
甲子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
上實亦虚諂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之日賛禮者云賛呼
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賛呼則曰天下和平做此意與諸儒議
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情不盡今其詞令賛禮者
始賛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乙丑平章韓政下蟻尖寨在彰德林慮州西北二十餘里元
末為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摽掠旁近居民以給
衆食及大將軍徐達北征分遣將士收諸山寨惟蟻尖寨山
險絶不可攀躋至是達命右丞薛顯督諸衛兵攻之時政

守順德將兵列營進攻肅度勢不能與乃誘君義小鎖兒殺之携其首率衆民詣政降得士卒一萬一千六百人民三千五百二十八悉放免復業

聖政記卷之三

洪武二年三月丙寅朔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遣官致祭于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牲用犢羊一豕一幣用白色祝曰惟王德業名世輔畧安邦戡定功成著爲王法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大將軍徐達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將宣武振武崑山三衛士卒守大同

辛未遣吳用顔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占城
國王阿荅阿者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
之誠意朕以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
正欲報王知〻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
滿四方廢我中國〻之彝倫朕是以起兵討〻之垂二十年芟夷
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
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
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惟能奉若
天道使占城〻之人安於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
寔鑒〻之王其勉圖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賜文綺紗羅有差

賜爪哇國王璽書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
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討〻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
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使報王知〻之使者已行聞王
國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王因來居京師
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
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〻之民安於生理
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〻之毋怠賜日本國王璽書
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入而
據〻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
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兵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〻之衰

耳朕本中國〻之舊家恥前王〻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
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絶北夷以主中國惟四夷未
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
修書特報正統〻之事兼諭倭兵越海〻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
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爲寇賊
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絶其從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
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〻之

乙亥詔立
皇陵碑先是命翰林侍講學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
宣國公李善長詣陵立碑

丁丑上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初禮部尚書崔亮以爲歷代諸陵皆
有名號今
仁祖陵宜加以尊名
上乃定曰英陵亮復奏請下太常行祭告禮時太常博士孫吾
與以爲山陵〻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〻之明年將作郎營
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〻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
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〻之禮乎又唐
太宗昭陵〻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
於高宗初葬〻之日其時帝后〻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〻之

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
告不可也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者則後之
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尚
書崔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禮之宜願罷其說亮曰加上
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
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
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
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之情也臣以為告之
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侯英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戊寅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太原
晚次徐溝
庚辰故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太軍征山西北平守兵單寡
通州城中不滿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平章曹
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以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
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
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兵遁去城中出
精騎渡白河追之至薊州不及而還○大將軍徐達等師自
霍州至平陽右丞薛顯自桃花寨以兵來會幷以降將知院
杜旺等一十一人見於軍門達令指揮王其統元師章存道
兵守平陽圖取陝西

辛卯大將軍徐達師自平陽次河中遣指揮張良造浮橋選
士馬從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袁渙雎
稼為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發第累
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後避地松江之上
海以養母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
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孝不
忠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國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
檄起之裕伯稱疾不起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
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辨善為說辭
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為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于
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詣室自裁未嘗輕辱之存待
臣之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書以
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
也
上深然之
三月丙申

上以旱災相仍因念微時艱苦乃减膳省愆祭告
皇考仁祖淳皇帝
皇妣淳皇后曰惟祖宗積德百靈佑助戡定禍亂上帝命爲天
下生民主任以司牧使厚民生惟恐弗勝日懷憂懼伏見去
年四方旱災民命顚危今春風雨不時豊荒未卜因念微時
皇考
皇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
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　因具草蔬糲
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難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之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
若多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
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
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之長智超千
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
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
奮力以首艦舦鉄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素有恩威
無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愼毋怠惰廢事〇翰
林學士朱昇等奉勑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
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
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
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愼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須臾無間此則齋也大
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
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旣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
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
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
惠也且齋戒所有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
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
七日中祀以五日不至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
反爲不敬烏可以臨祭齋戒三日務至精專庶幾可以感格
神明乃命太常著爲令〇翰林學士朱昇以年老乞致仕詔
許之昇字文昇徽之休寧人師同郡陳櫟博洽群書隱居石
門王師下徽州郎被召見數承顧問及
上郎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于家所著有易詩
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
傳於世
辛丑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㥾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㥾
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
集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狹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
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壬寅參政陸聚攻承天寨克之獲其頭目人等二百七十戶
男女千餘口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取鳳翔○副
將軍常遇春等帥師至鳳翔李思齊懼率所部十餘萬西奔
臨逃遇春勒兵入城獲其部將薛平章等
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
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
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
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
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郎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
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辛亥大將軍徐達令各衛軍士造成橋以都督耿炳文守
陝西遂發陝西趨鳳翔承制遣平章楊璟率左丞周凱及張參
政等還師征唐州初兵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
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羊群皆相應而起事聞
上遣人命達遣璟等討之○參政傅友德兵克鳳州以指揮張
龍守之
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
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
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討之其人足以備戰
鬪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湖
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
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輕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
翔遂移師趨隴州
戊辰署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
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迁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
省參政改河南分省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
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
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
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有才力各俾造朕諸子
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
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

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務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章而
已○大将軍徐達師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将呂得張義等遁
去獲其部将鎮撫王某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呂德於塩
舘獲之以膺揚衛百戶李春德權秦州叅隨陳忠署州事
壬申大将軍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餉五千
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将兵五百守隴州張覲督将
兵千人守秦州
乙亥詔中書編祖訓録定封建諸王國邑及管屬之制
上聞元将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爲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主曰
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
進可以有爲退足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祖宗起北
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
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
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
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爲我有君亦
知天命所在遜於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
變於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将妄
爲生事耶抑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爲此舉
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爲君熟計當限地
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絶其祀毋爲

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将軍昔自江左辭還不
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勝可謂有志之士
甚爲之喜玆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所遣内臣
至将軍營仍令其還書不多及○大将軍徐達師至鞏昌
元守将平章梁子中侍郞陳子林郞中譚某員外郞某俱出降
既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商暠左丞周添祥達魯花赤張
虎都帖木兒萬戶董提雷清石榮等亦繼至達皆禮待之遂以
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送汪靈真保等赴京仍遣右副将
軍馮宗異将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吾豹韜等衛将士征臨
洮都督副使顧時叅政戴得各将本部兵征蘭州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吃羅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
者也思念之篤情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昔遭兵亂母后之墳爲
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肢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
一骨未敢必其是聞世之有指血驗之者遂噬指滴血其上
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

率官軍出海捕之遂敗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
艘奏至詔以德有功陞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

帛五十疋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
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
中國主惟圖安人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胡濱海
郡縣多被其殃今命將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
氓特備牲醴用告神知○遣使特詔諭吐番詔曰昔我帝王
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
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
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紛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
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
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番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
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至吐番吐蕃未郎歸命乃復遣陝西
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詔諭之○大將軍徐達師還至紅成
右丞薛顯自明沙州以所獲王保保部將毛祥及知院尹鐸
李導正郭英左丞董信任弘等并馬二千餘疋　達師
五月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
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與平章楊暉守慶陽思道
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
涼郎謀取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
煥將騎兵偵還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
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

壬寅都督僉事陳德率兵攻里店買的哥郎保寨取之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
小童亦遇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童與
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
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貴而躭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郎無逸之戒也○大將軍徐達遣兵略慶陽先是右
副將軍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
州御史大夫湯和亦將所部來會至是達恐其黨與相扇爲
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
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參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副使陳德
略其南
乙卯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宗送李思齊赴京以所獲臨洮
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陝西行省
是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皇妣爲楊王夫人皇大舅爲徐
王外姑爲徐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先期祭
告太廟然後行禮
上安奉楊王神主
皇后安奉徐王神主各用牲醴致祭楊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
之爲治首親九族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理
也朕爲億兆生民主非祖宗積德安能致此自郎位以來已

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崇報於心憮
然命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爲楊王
皇外祖妣王氏爲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
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玆恤典其祝詞曰外孫皇帝
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外祖考陳公　外祖妣王氏曰仰承外家之庇爲億兆生
民主未伸崇報每歎于懷今考典禮追封外祖考爲楊王外祖
妣爲楊王夫人然自昔帝王之於外族嘗行封爵而未有立廟
奉祀者惟我外祖考妣繼承無祀以外孫親連骨肉故立廟
以奉祀事庶昭報本之誠徐王誥曰蓋聞有天下者既追尊
於祖宗又必及其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肇登
大寶爰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馬公宿
州善族蘊德於家毓玆懿德之賢是爲天作之配今既正位
中宮以基王化本於積慶理則昭然可追封爲徐王夫人誥
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儀天下蓋由平承母教以至于玆
是用推原所自以光大其親焉皇后母鄭氏早以真淑作配
善良篤生賢女以媲於予則崇報后家禮所當也且母之貴
由於女婦之秩從於夫在古皆然今其取法可追封爲徐王
夫人其祝詞曰孝女皇后馬氏謹奉

皇帝命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先考馬公　先妣鄭氏仰荷考妣鞠育厚恩正位中宮報本之
誠常切於心今
皇帝追封考爲徐王　妣爲徐王夫人前代女爲皇后者追崇
父母於禮有之而未有立廟以奉祀者
皇帝念考妣無嗣繼承故立廟以奉祀事用昭親親之道楊王
姓陳氏世爲揚州人宋季從大將軍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
駐南海至元元己卯春世傑與元軍戰師敗多溺死王所乘
舟亦爲風破幸及岸與同伍累石支釜煮食既而食盡同伍
者聞髑髏山有死馬欲往割烹之王未及行疲極而睡夢一
白衣人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汝也王寤未
之信俄又睡夢如初時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者
以杖觸王之脖曰舟至矣柰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
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命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
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
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華高次丁德興次通海次張
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福次茅成
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仍
虛生者之位初叅政胡大海等歿
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于卞壼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其

像于新廟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陳壽將兵守原州王旺守涇州邏
卒獲慶陽小元帥諜者張五十九斬之達遂至涇州率諸軍
趨慶陽乙卯駐於東原令右副將軍馮宗異御史大夫湯和
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開城西
門出及恣人馬馳騁城下達怒督宗異進營逼其西遣寧國
衛軍士守其小東門明日張良臣以兵出戰于東門都督副
使顧時擊敗之獲其裨將九人斬之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正大夫段悌
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
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為安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
銀印詔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父祖昔守境于南陲
傳之子孫常稱著於中國克恭臣職以永世祿朕荷天地之
靈肅清夷夏頒馳書而往報冀率土以咸寧卿能舉表稱臣
專使來賀法爾前人之訓以安遐之民眷茲勤誠深可嘉尚
是用遣使賫印仍封爾為安南王於戲視廣同仁思效哲王
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葉之遺芳益茂令猷永為藩輔賜
日煃大統曆一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賜同時敏段悌黎
安世院法四人文綺線羅各一疋紗二疋其副院勤及從人
二十三人賜有差以寧等以十月至安南界而日煃以夏五
月先卒其日煃嗣立遣其臣阮汝亮來迎請印詔以寧等不從
日煃乃復遣杜舜欽等請命于朝以寧駐安南候命
壬辰追封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為天水郡公初王師下
台州德力戰而死至是
上追念之命中書加贈封誥曰折衝禦侮實資壯毅之方崇
德報功宜重褒封之典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昔當舉義
早已歸誠性資慷百鍊之剛膽畧有兼人之勇及定建業每列
前鋒野戰則銳莫敢當城守則堅不可犯恢宏疆宇勤歷歲
年登中翼之師垣進外營之亞使既殄禦溪之寇旋靖海寧
之區乃從　戎四征東浙新昌決勝天台合圍奮身士卒之
先致命矢石之下敵雖殲滅爾竟殞亡追念英風曷勝殄悼
宜頒恤典用賁幽扃可贈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
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公於戲力援孤城慨想生前之烈芳流百
世永垂身後之名靈其有知服此嘉命張良臣自西門出兵
挑戰寧國衛兵與戰少卻良臣復以兵薄興武衛營指揮
張四堅壁不動右副將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復以
都督僉事陳德守其西門
乙酉參政傅友德移兵會慶陽城下
丙戌右副將軍馮宗異營卒夜獲王保保諜者四人斬之〇
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禕為侍制七月甲午大將軍徐達遣鋒

将李茂等将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狀捕未附頭目杜
伯花羅左丞相等
乙未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
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跡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将成詔
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辛亥王保保部将韓劄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俱陷没大将
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
其衝遣右丞徐禮将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
常正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
未能據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劄兒攻原州欲以慶
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振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
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劄兒復攻陷涇
州丁千戸退保靈臺縣
辛酉右副将軍馮宗異引兵自驛馬關討韓劄兒劄兒走追
至邠州又走宜禄劄兒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異
還屯驛馬關
洪武二年八月癸朔鄂國公常遇春柩居至
上親致奠爲文以祭之曰自胡元継世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未
知所止朕奮起臨濠駐使和陽乙未之夏爾来依我同渡大
江先拔采石郎取太平定建康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爾以
來馬汗未乾甲冑未觧南取三衢四圍奎斗遂與僞漢鏖戦
鄱陽九江之上既使僞主陳友諒攻圍武昌降其子理湖湘
悉平南取贑城撫州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泰至
徐盖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縛吳王張士誠以歸長淮東
西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俾爾副大将軍北征中原
首下齊魯遂取河洛旋定幽趙晋冀長驅入關撫定秦隴戦
勝攻取莫當其鋒近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将軍又復北向轉
戦求平大寧至於開平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
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将未有過
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将定功行賞共享太平少副報功之意
何其未遂遽 云亡昌謂𣏌何之川失我長城之将喪今南
還見語無由哀痛切心與誰言哉将軍在時朕實所倚将軍
既往将誰與謀不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耳靈車之至朕親奠
思爾之情言豈能盡祭畢慟哭而還命擇地於鍾山草堂
之原塋墓建祠明昇使還
上賜璽書荅之曰朕歴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
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 此
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将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元兵攻大同
平章李文忠等率師撃敗之擒其将脫列伯時慶陽未下

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
顧謂左丞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
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
鴈門至馬邑敵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
帖木進至白陽門時天大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
入山院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據命徙五里營于
饅頭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
來攻文忠令將士林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自寅
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
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馬
匹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兵食遂進
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盖里泊命脫列伯孔興以
重兵攻大同欲徒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
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大將軍徐
達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以兵駐靈臺
甲戌
上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勑書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如克慶陽宜
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兵印統軍駐慶陽節制
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前規措無致傷民輩且臨洮蘭州諸
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外以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
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忠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者諸城悉聽
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軍
湯和回京定議功賞候朕與大將軍鄂國公畢至大將軍當復
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領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
吳禎就令同馮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昇同都督僉事耿炳
文守陝西棗城
庚辰都督僉事陳德以所獲張思道部將右丞王讓等八人送大
將軍營時思道慶陽受圍日久知其弟良臣力不能支乃遣讓
等自寧夏持命帶乃所服白氊衣與良臣爲信且言王保保
以往永昌俾以城降行至環州爲德所獲
丙子遣符寶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往高麗封王顓爲國
王詔曰自有元之失馭兵爭夷夏者列若星陳至於擅土
宇異聲教豈殊於瓜分雲黔黎專生殺不異於五季若此者將
及二紀治在人思春從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國撫諸夷於八極各
相安於彼此他無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於九代爾高麗天造
東夷地設險遠朕意不　生釁隙使各安生何數請而辭意益
堅群臣皆言當納所請是以視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處懇命
承前爵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嗚呼盡夷夏之治安必
上天之照鑒既從朕命勿萌釁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誥曰資爾
高麗國王王顓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爲東土之

名藩當四方之旣平專使而往報郎陳表貢備悉忠誠良由素
習於文風斯克勤修於臣職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齎印仍
封爲高麗國王儀制服用許從本族於戲保民社而肇封式
遵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鎮邊陲其服訓詞益綏福履仍賜
頒大統曆一本錦綉絨綺十疋又賜其王母妃金綺紗羅各四疋并
賜其相國申肫侍中李春富李仁人文綺紗羅十二疋
日月祀其神祇各揚其職不若其事國有常刑宋南郊儀注
前七日命大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今年某月日
皇帝有事於南郊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元制祀前五
日百官於中書省受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倍祀官詣中書
省受誓戒曰
皇帝有事於其所百官聽誓戒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
制可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上
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
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張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
賀宗哲韓劄兒等爲羽翼姚時蔦八人之徒爲爪牙故欲拒守以
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
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之絕至
煮人汁九泥燕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蔦八等知事不
濟爭獻門納師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達命指

揮朱果引出斬之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
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守
之右副將軍馮宗異自驛馬關遣人送賀宗哲麾下降將
崔知院等二十七人馬二十四疋至大將軍營
命江西行省平章陸仲亨署都督府事
乙丑大將軍徐達師至原州右副將軍馮宗異右丞薛顯
叅政傅友德俱以兵會
庚寅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
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
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
于廟門外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灶二
神庶合禮意
上命著爲令
上遣使諭元將擴廓帖木兒曰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
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
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群雄平定
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敵蓋比爾守孤城保其餘衆遠處沙漠
朕是念之是用特與蕩滌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
其部下將師及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從順
文武知謀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恒

等朕昔涵容皆所不計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
圖之○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
使顧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騎萬人追之
是月詔儒臣修纂禮書時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
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參
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非深知經
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
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
與諸儒同纂修　大將軍徐達師至平涼左丞何文輝自宜祿
來會時達受
勅將還京師遂以指揮孫某與指揮余思明朱佑等同守平涼
命都督副使顧時將騎兵略靖寧州以文輝守潼關經又以
指揮韋正守臨洮命斷事嚴某知開城州而以前州判馬思
中同治州事
九月甲午賀宗哲以其衆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右副將軍
馮宗異率步騎萬七千道靖寧往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
烈巡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右丞梅思祖獲叛將故
元參政毛貴等三十人於邠州送大將軍斬之○故元降將
汪靈真保張虎都帖木兒與其族屬自北京來朝初汪氏
自金時世守鞏昌至元時授便宜都總師及大將軍下鞏昌
汪靈真保與虎都帖木兒歸附安置北京至是入
覲詔是官冠帶襲衣衾褥及文幣二十疋素紬三十疋帛四十
疋綿二十斤既而又賜白金人二百兩米六十石文幣各十
疋仍以紬絹衣服皮襖靴韈賜其從人○大將軍徐達御史
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乙巳詔以司中司命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每神祭
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
降中於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
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甚重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
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性命惟神之正直司其善
惡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事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
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
司祿曰天生百谷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
之初肇修祀事神其奉天之道俾予年穀豐登生民咸遂壽
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必增以壽兇暴
者必減其算故
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修祀
事惟神無私以鑒以察以體

上帝之命
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師師自廣西還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比入見
上撫慰勤甚旣退復命皇太子送永忠還第
二年十月壬戌遣湖廣行省平章楊景昭諭明昇璟至蜀
諭昇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昇牽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
曉之曰璟聞古之有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
德不及則歸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
孫族姓長幼及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
之業據有邑屬黙然在位不資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塘
劒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
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
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
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斗
絶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
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
聖上仁明仁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
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
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
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
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
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海積糧過山丘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
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
足下視此以爲何如友諒之子窮歸江夏王師至伐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
而能幡然覺悟獨斷于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
人之祀世世不絶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一隅假息頃刻
如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
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足下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
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此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
將安所歸乎禍福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不痛心於此乎
縱足下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徒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
從○以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左丞
俱不之官食禄于京師
庚午勅葬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
納之墓中其明器鉦二鼓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
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爐各一以上俱以木爲之水罐甲頭盔
臺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炉各一燭臺二香盒香匙筯
瓶茶盞瓶各一筯二匙一
癸未命覃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寶慶衛指揮僉

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蛮賊黄龍關等龍關一名
英傑特聚衆萬餘寇欝林州知州趙鑒同知王彬集民兵拒
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来救賊夜遁追至
上州境破之賊走還仍結聚不觧事聞故命廣等討之〇
擢翰林應奉睢稼爲中書省叅政吏部侍郎汪河爲御史臺
侍御史是月遣使以書諭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里田頼承平之樂
忽妖人倡亂海内鼎沸當特出師者将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至豪傑並起此天
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群雄擾攘不能自由是爲衆推戴
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清余何君不能控御致將師
各懐不軌外爲元臣内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
朕静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
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吴越八閩兩江皆入叛圖方欲息兵
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
分據秦晋互相誓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歳出師
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
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欲事上策也
未幾邉将来報君率残兵留連開平
朕思君㬥自宗社尊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群盗今孤兵
自隨遠寄沙漠苦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没不常以爲
邉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
千城之富庶握群雄累歳之勁兵華夏以平外夷咸附壯
士無所施其勇知将無所用其謀爾者乃欲與我爲敵乎君
君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吹餘燼於死灰是不知天命
也朕發鉄馬四出寨外精兵百萬聯陣二千餘里直抵山陰之
北郎君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
時也霜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
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聞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
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十二月壬戌朔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詔
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
不期豪傑雲從朕将之數年闢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
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
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朕甚
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来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
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爲
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
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
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
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

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靈上帝好生必
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
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
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乃罷兵
甲辰右副将軍馮宗異等發平凉還師
二年十二月丁未遣元平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
曰将軍元之故家父子出将入相宜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
下多故諸将擅兵類多跋扈往往不善其兵獨将軍恪守
臣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宗社及元主遠
去沙漠将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之徒俱
雲逝鳥散嗟哉且古之将帥當亂亡之時未嘗不假名義以
行其私朕於将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塞外逋逃之衆猶逞
蜂蠆之荼毒擾我邊境豈将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
已集幽薊待釁而動将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
祀下以保全其民人豈不識時之俊傑哉兹遣長壽篤馬二平章
賫書往達朕意将軍其審之
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使路景賢封占國城王阿
荅阿者爲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阿荅阿者素處海
邦定居南服自爾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
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而爾能
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稱臣来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
境之民睠兹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封爾爲占城
國王於戲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慎終如
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令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織金
文綺紗羅四十疋至可領也復賜民間檢用曆三千本賞劳
其使蒲旦麻都文綺紗羅各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
有賜
辛巳征虜右副将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初宗異守
平凉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輙引衆還
上詰之曰将軍在平凉外禦胡虜内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
也何不候命輙引衆還闔外之事将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勳舊姑置之
己丑
上御奉天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将士之功以大将軍左丞相
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晋等處州郡克敵制
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将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
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将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晋
等處州郡及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
其存日功劳與大将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
右副将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

分彼此失陷軍士及代将軍總制大軍當時隆寒擅自班師致
士卒凍餒不在黨列念其初與大将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
諸郡量與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
征南先有浙江叅政朱亮祖克取温台諸郡方國珎以聞風
膽落北師抵明州國珎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大過放散
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
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失陷指揮徐琇張俊等官
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
永忠先克征南副将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北至南
溟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郡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将軍朱
亮祖平定海南詔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
建不能賛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
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
先充征南副将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
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将軍克平山東河南燕
冀秦晋等處州郡又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充
副将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将軍乘勝勦捕生
擒脫利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
曹良臣等從大将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晋等處州郡皆
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二十五兩文幣二十表裏并右丞
薛顯叅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
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
思祖叅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
五表裏左丞汪溥文幣七表裏叅政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各
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
裏各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
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
員平章揚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
左丞周德興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叅政朱亮
祖張斌戴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裡都督同知張興祖
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都督副使孫興
祖白金一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
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一兩文
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駕舡
同其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
功過諸將喜悅服　元将王保保偵知大将軍南還以兵襲
蘭州奄至城下指揮張温會諸将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
難以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以挫其鋒彼
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温收兵

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温堅守不與戰時鷹揚指揮于光守
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與戰敗被執
至蘭州城下使喚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
守徐總兵大將軍行至矣敵怒批其頰遂害城中聞光言守
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
昌人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兵略湖口元將三旦八稼鄱陽都
昌當其衝要光乃集衆列爲隊伍分布境上禦之既而都昌
陷壽輝署光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浮梁陳友諒殺壽輝
光謂其衆曰我不能殺友諒可事之乎乃遣使奉幣以浮
梁來降既而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賜以衣冠俾戍徽州永平翼既行
復召還賜金蓮環併絛賜之光頓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盡
死力而後已及從
上征九江下黄梅攻建昌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轉振武衛
指揮同知尋遷鷹揚衛指揮使皆慓遠將軍從大將軍徐
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下山東諸軍取汴梁克陝西下董
關同都督郭子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
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時年四十三
上聞之遣官祭以少牢後命配享鷄籠山功臣廟詔赦臨洮將
士之亡匿山谷者詔曰天地以生萬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

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命奮武威以定亂
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十萬古今非之皆能混一
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毋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
者誅之故凡其來降大小咸受以聽保其父母妻子近者兵
至西土幽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其
精鋭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鑒秦之過恪尊
朕念矣當臨受降之初如或妄加誅戮爾衆安能保全今爾將
士乃有懷私其家遁藏岩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恋人之常情
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
日凡逃竄山谷者毋自驚疑罪無大小並行赦之
三年正月癸巳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命左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
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
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
僥倖方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
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
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如忘近而趨遠失
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

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軍出居庸入沙漠以
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
師之至如孤豕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在
此是也諸将皆曰善遂受命而行○賜右丞楊憲名畢
叅政陳亮名寧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叅知政事起居注魏觀
為太常卿調北平行省叅政周成為湖廣行省叅政
癸丑命故都督張德勝子宣襲職初德勝以戰死宣年幼
令養子同襲職至是宣年長成而同亦能自立軍功於是令宣
襲父職同復其姓名為汪興祖贬刑部尚書周禎為惠州府
經歷禎與李伯寧鄱陽人善詩與辛敬萬石楊伯謙李克正査和
卿等稱江西十才子累官為按察僉事坐事謫諭徙汴梁及
置河間塩運司起復為使至是自河間召為尚書未視事入
官舍非禮辱胥吏
上聞而怒之故贬○沂邳二州山民作亂命叅政陸聚率兵
討之三年二月辛酉
上諭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
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懐人安則國固故人
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歸之有土有才自然
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懐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乙丑詔續修元史時儒士歐陽佑等采摭故元元統以後事
實還朝乃命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為總裁儒士趙壎
朱佑貝瓊朱世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文張宣張
簡杜寅殷弼俞同十四人同纂修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
州獲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
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叅考歴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
天子袞冕御殿則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乃命制公服朝服
以賜百官
三月丙申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
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監察御史
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有司郎
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黄州知府而並任五品職事散官
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
部臣定議于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
職事各從其高此故服色亦因之國朝初服色並依所授散
官盖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准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于是所賜
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壬寅遷兵部尚書鄧德爲戶部尚書以黄州知府尋遵爲戶
部左侍郎程進爲戶部右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下錢谷尤
爲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任之朕屢加遴選實難其人
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德頓首曰
陛下聖德與天同運宵旰之勤遠邁前古臣等才質愚下尚
鞠躬盡力以答寵命尋遷适爲殿中侍御史淮安侯華雲
龍言前大軍克永平留故元五省八翼兵一千六百六十人屯田
人月支粮五斗今計其所收不償所費乞取赴燕山諸衛補
伍練用詔從之
庚戌虎賁衛指揮潘敬卒命遣官致祭賜葬臨濠凡喪葬之
費皆給與官既葬復遣致祭之文曰朕與爾同鄉里因天下
亂爾從朕征伐十有五年破荆楚之強敵縛江右之僞王收
諸山寇縛戰呉越南方以靖命爾從大將軍北伐大功已成
軍回之日西北又起兵事再遣從征爾乃中道因疾而逝朕
思十五年間披堅執銳野宿風餐臨陣摧敵奮不顧身者屢
矣及天下既平身不及享可勝痛哉嗚呼生死者天道之常
爾爲將臣能戮力王事功垂于後名留千古亦可無憾矣今
命中書省　賜爾宣忠秉義功臣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
事護軍追封崇陽伯謚武肅爾其有知尚克欽承仍命省

臺府衛致祭及服除日又厚賜其家賞平章楊景左丞周
德興克平湖南保慶陽廣西靖江等處部下將士之有功
者命禮部第其賞格指揮文綺帛六疋千戶衛鎮撫各五疋
百戶所鎮撫各四疋旗軍人給塩六十斤征廣西不征北者指
揮文綺帛各四疋千戶衛鎮撫各三疋百戶所鎮撫各二疋
旗軍人給塩四十斤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
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九口是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特詔諭日本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
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
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
今已百年汙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
較幾二十年朕荷
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復前代之
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已此常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
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
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
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
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没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
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知士
無所施其謀二十年載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

餙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破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
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
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
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
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
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
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
以延爾嗣
上詔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
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
鑑汝等輔導諸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正而不流於邪
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
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助乃能成德朕擇爾
等爲宮寮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鑒戒者
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必廣志識亦有助于輔導群臣
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
之世而不忘修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
有荒縱而不傾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修
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于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四月己巳遣士齎書與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至書久而
不還豈被留而然歟以予計之殆君之失謀也君之意必曰
吾嘗爲天下主以四海爲家彼昔吾之民耳豈可與通問乎
自常情言之固宜以理勢論之則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
顧天命人心何如耳蓋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語云民
猶水也君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豈不知此而乃固
執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兵爭所在分擾
予當其時不當自寧於鄉里豈有意于天下乎及郡雄無
所成而予之兵力日以強盛勢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誠天命非
人力也君又何致疑於其間也君其奉天道順人事遣使通
庶幾得牧養于近塞藉我之威號令其部落尚可爲一邦之
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以殘其兵出沒爲邊民患
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
州所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皆君倚任
之人是用得以不死令稱令賫書詣前往君其審圖之
癸未陞唐勝宗爲大都督府都督同知
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
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常知之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
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

将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
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将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
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将軍制
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
救信州之功守諸曁之劳故不忍加誅惧将軍緣此綏其軍
法是用遣使郎軍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是月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垕連構諸洞蛮爲亂命湖廣行
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勑諭璟曰蛮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
發出没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
以償所費令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
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勿逐利輕動
二年五月辛卯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初
上嘗覩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遣翰
林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
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于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
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
漢唐國寶等事以爲名字宜禁革之于是禮部定儀凡制
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荅劄稱端肅奉復敵平巳者稱
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荅卑幼于尊長則云家書敬復
尊長于卑幼則云書付其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人堯舜
禹湯文武周漢晋唐等國號相犯悉令更之
甲午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来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受田
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置司農司開治所于河南設
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録事各二員從之　左副将
軍李文忠左丞趙庸敗元大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耳只
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遂進次進平原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裡等
兵次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皆歿于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
使孫虎率兵至洛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死之興祖濠州人
剛毅有膽氣初從
上取河陽在行伍中無知者比渡江下毘陵皆先登遂以功授
右都先鋒克宣城宜興馬馱沙俱有功又從取婺越舒池陽
敗陳友諒于龍江陞統軍元帥繼擣瑞昌八陣營搴進伐南
昌遷天策衛指揮使鎮海臨敵不敢犯其境陞驃騎大将軍
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将軍取元都
上以北州重地命興祖戍守興祖至紀律嚴肅軍民安之至是
從大将軍北伐以戰死年三十有五事聞
上甚悼之遣使往北平致祭命配享于通州開平王常遇春祠

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将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謚忠愍孫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遣從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新城取桐廬皆與有功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斬之調征福建及還從大將軍征沙漠戰死詔贈鎮國将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大將軍徐達與都督馮勝参政傅友德左丞李思齊自徽州南出一日渡至洛陽擒元平章蔡林遂入汴州又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各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還軍西安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畢屋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景兵攻畢屋寨衆賊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附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以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畢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議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景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因遣使諭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参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景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丁巳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降府及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愴然于懷其有子孫承襲祿足以贍給旨無承襲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何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初同居而後離折者分祿以贍父母使失所

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曰曩者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群雄各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於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云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諸人稍爲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筭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土番蜂屯蟻聚後來攻陷戰敗俘擒之餘有餘若狐兔故破竹之勢直至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造遼蕃朕聞爾總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畧不得其要領宣以遼海云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

以曩時来歸未盡賓客之歡謂朕不能虚懐耶何相望之
深也昔竇融以何西歸漢功居諸将之右朕獨不能爲遼
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遣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機毋
貽後悔○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華雲龍爲都督同知燕
燕府武相○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
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
天下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僭分莫
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
宜祭其民間合祀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
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郷村春秋祈土谷之
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郷厲邑坛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之其僧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清詞亦不許塑畫天
地神祇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尊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
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六月丙寅詔追封故皇姊爲太原長公主夫王七一爲駙
馬都尉皇姊孝親公主爲隴西長公主太原長公主文文冊
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既追尊祖宗又及於兄弟之親所以
叙彛倫昭恩義帝王之先務也故姊朱氏以柔懿貞淑之德
歸於王氏何期未久與夫相継而亡朕當艱難之秋頼
祖宗積德

上天眷命稍平禍亂統緒華夏每念我
皇考皇妣生我兄姊及朕六人今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劬勞之
恩無從以報而兄姊復無在者骨肉之親感悼無已稽之古
典宜有褒顯以追崇可追封爲太原長公主皇姊夫王七一
誥曰朕君天下觀歴代愛親敬長乃帝王之先務故必盡其
禮焉姊夫王七一爰自弱冠婿于我家何期與我姊相継而
亡逐之後嗣朕有天下而推恩不建良深痛悼可贈崇禄大夫
駙馬都尉靈其有知服茲寵命朕遣潭府承奉正程安具衣
冠改葬盱眙祭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推恩以及骨肉之親無
間於存没朕自郎位以来伯兄弟姪皆爲追封王爵惟我姊
及姊夫早世無後爲因兵革不知葬所近者外甥李文忠訪
求得靈櫬於泗州之盱眙縣具衣衾棺槨改葬于縣之太平
郷岐家庄追念親義曷勝哀愴爰遵典古特加封贈以慰九
泉茲具牲醴致祭就用分黄靈其鑒知
壬申左副将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
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拜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此因謂治書侍御史
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
北方捷至嘗事元者不許稱賀既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
天命謚曰順帝

癸酉中書省以左副将軍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侈大之辭深責宰相曰卿等為宰相當法古昔致
君于聖賢何乃習為小使 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
況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将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
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張之四方有識
之士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卽改也
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
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使侍班儀引買里八剌具
本俗服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四拜百官弁服侍班朝畢
賜之衣冠買的里八剌母及妃朝見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
班朝畢俱賜以中國服及賜地宅于龍山命優廩餼封買的
里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
作賓主家其來尚矣曩元失政四海分爭朕以功削平群雄混一
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比者遣将北
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
錫以封侯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
遇欺孤寡非盛德之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
北狄但知食祿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
欲歸當遣還沙漠丁丑當平定沙漠詔于天下詔曰朕本農
家生於有元之世庚申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
起海内瓜分雖元兵四畜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昌亂之徒
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伯觀其所行不合於理故皆滅
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
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覩群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
将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彊暴混一天下大統
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邉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
十有五日右副将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
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
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于應昌大将軍所至
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思
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
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禍患全生靈定四海休
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
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将軍以禮獲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
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
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
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敬是鑒可不畏哉仍遣
使齎詔諭安高麗占城是日百官上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

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
羶之斯夫荒淫無度政令隳壞民困貪殘烏得而不亡
陛下順天應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而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
水旱災荒頻年不絶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郡
州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
渠魁開越疆宇當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
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曷敢乘
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今獲其遺胤
朔沙淯寧非之天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上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曰自古天生聖人主宰天下立
法創制以安生民三代漢唐之君姑置不言且以近代論之
若宋創業之君能行善政其民天樂生故佑之厥後子孫微
弱疆土日削故天命元世祖代之至妥歡帖木兒爲君荒淫
昏懦不思政理不恤民難故奸兇並起天下大亂生民無主
朕時不忍荼毒于是兵救民豪傑之慕義者相率歸來剪
暴除殘平定四海乃推尊朕爲皇帝國號大明此天祐朕
躬故成功之速若是也朕即位之初遣使往諭詔交趾占城高
麗諸國咸來朝貢奉表稱臣唯西北險命過時朕未遣使
降詔者以庚申君尚擁應昌故乃者命將西征直抵土番偏師
北伐遂克應昌元君既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知天命既去
人力難爲望風逋逃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憐帝王
裔爵封爲侯俾與其母妃同居賜以第宅給與衣食以奉元
祀超乎臣民之上今又遣官尋訪愛猷識理達臘若能敬受
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帝王之禮俾作賓我朝
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
才委任直北宗王駙馬部落臣民能率職來朝朕當換給印
信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朕有天下物產之富貢賦之入軍國爵賞之費取用不竭豈
需爾沙漠荒落之地哉特以元君之子孫流離失所一有不虞
則恐失古人興滅繼絶之意俾爾人民無所歸故遣使徧諭
朕意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
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韃靼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
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傳詔還自安南言安
南饋黃金吉具等物已却之不受
上曰不受其饋是也命中書加賜其使莫季龍而還濟南府知
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城近之地多荒蕪宜召鄉
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

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
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地遠者亦移近地若國
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命開耕從之
戊寅遣使特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爪哇畏吾兒等
國曰自古爲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遠近生
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
國來附近者元君妥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
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亂
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元克取
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以朝貢今年遣
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
朕倣前代帝王治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樂其所又慮汝等僻
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
庚辰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侍御史劉炳劾其事
毋不孝故也遣使葬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
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下楊輦真加爲江南總
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
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
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
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也即命北平
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
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於故陵○
陞守興元鳳翔衛指揮金興旺爲大都督府都督僉事
仍守興元
命秦王府武相耿炳文兼陝西行省右丞都督僉事郭子興爲
秦王府武傅仍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都督同知汪興祖爲
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位居武傅謝德成之上
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守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
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勢百萬不足
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致勝以樹立
勳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終始萬古不朽其餘
悍驕恣横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皆勇力
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
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壬午命秦王府武相陝西行省右丞耿炳文署行都督府事
○綏寧縣民蕭天祐等聚衆爲亂平章楊璟遣兵捕斬之

洪武三年秋七月丁亥朔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三十六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
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儒以進詔刊行之人賜白金二十
兩文綺帛各二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佑朱世濂乞還
田里從之○禮部尚書崔亮奏定王太子以下及群臣賜坐
殿上坐墩之制參酌宋典各爲等差其制皇太子以青爲制
綉蟠螭雲花爲飾親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飾止
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無飾凡大朝會賜宴文武三品以上武
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
書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上臺官三品以上及勛舊之臣文
學之官賜坐者仍如絨罽　綉褥命如其式制之
詔中書省開平王常遇春所食正祿及優給一千六百石並與
之○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
甲申以太常寺卿魏觀爲翰林侍讀學士唐肅爲翰林應奉
○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之差等給之其合用
石碑石獸之類亦命有司俱依品秩成造
壬寅賜文武官朝服先是命省部官會弘文館學士劉基
等參考歷代制度爲之至是成始給賜
命平章胡廷美河南開封等府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征
散士卒凡籍在洪武元年者聽爲民二年以後者收拾兵伍

甲寅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凱字中立台之臨安人
博學善屬文仕元爲散官國初薦入朝與修元史選教皇太
子書授翰林應奉至是擢爲尚書
丙辰賜崇禮侯買的里八剌母妃以下鍍金銀首飾凡六十
副一副九事紗羅布衣服凡六十襲襲七事○明昇將吳
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與
戰面中流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
萬興旺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
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
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
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移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
令軍中人持炬燃于山下友仁軍見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憲字希武賜名畢
大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丙申歲
上克金陵憲上謁
上與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辯嘗使蘇州張
士誠還稱旨除博士德諒議擢江南行省都事軍時國多事
征調日發文書甞委積憲裁決明敏人稱其能然爲人深刻意
忌有不足於己者輙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爲浙東行省郎中
復住諭方國珍于四明還陞按察司遷中書省參議又出

為江西行省叅政召入為司農卿未幾叅政中書省尋改河
南行省叅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至是遷
左丞憲在
上左右旣久熟于故典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抗
上未卽位時嘗上疏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昶同在中書以昶才出
已右欲搆害之時東南尚未定元都號令猶行于西北昶嘗
開暇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
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勾摘其言謂昶謀叛且出
昶手書訐之遂坐誅憲自是亦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
以為莫已及又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憲為司農卿
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歛以資國因增其賦畆加為
二畆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
上初不知之有陳敦禮者揚州人善滑稽號憲加賦為植田其
自山西入中書也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
已所親信欲時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
違附已者卽不次超擢否者逐之人莫觧其意一日翰林編
修陳桱入謁見押字示之桱卽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
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卽奏桱為翰林待

制其專恣不法多類此旣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
史劉炳鄀其等劾奏之汪廣洋因免官還鄉里憲又不以為
慊使炳奏徙之海南
上不從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擅入人罪
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其實太史令劉併發其奸狀及
請陰事
上大怒令群臣按問憲辭狀遂與炳等皆伏誅八月丙子以廣
西行省叅政蔡遷為靖江王相仍兼叅政提督廣西衛
詔中書省申禁官民器物不得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后
妃聖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舊有者
限百日內毀之○定親王從享功臣配享儀從享以

皇伯考壽春王　皇伯妣壽春王夫人劉氏
皇兄南昌王
皇兄霍丘王　皇嫂霍丘王夫人翟氏
皇兄下蔡王
皇兄安豐王　皇嫂安豐王夫人趙氏
皇兄蒙城王　皇兄盱眙王
皇兄臨淮王　皇嫂臨淮王夫人劉氏
皇姪寶應王　皇姪大安王
皇姪來安王　皇姪都梁王

皇姪應山王
皇姪昭信王　　皇姪山陽王
凡一十九位孟春月于
仁祖廟東廡夏秋冬孟月及歲除於
德祖廟東廡各設牌位西向其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
春孟月于
仁祖廟西廡秋孟月于
德祖廟西廡各設東向親王位總用帛二白色牛羊豕各一登
鉶各三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酒尊三酒注二祝一功臣位
各用帛一白色羊豕各一籩豆實棗栗豆青葅綠塩共用酒
尊二酒注二祝一其分獻禮初獻俟
皇帝行初獻禮時獻官各詣酒尊所搢笏執爵司尊者舉冪酌酒立于
酒尊所獻官各詣酒尊所盥手執事奉酒執事者各以爵受
酒獻官各詣親王功臣神位前獻親王則跪搢笏奠帛獻爵
出笏讀祝官取祝跪讀訖獻官復位獻功臣則立奠帛獻爵
不跪讀祝官取祝立讀訖獻官復位亞獻俟尊上斟酒兩廡
執事各立於神位前斟酒親王位獻官行再拜禮功臣位獻
官不拜終獻禮同亞獻其四廟正祭祀祝文孟春特享曰時
維孟春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孟夏孟秋
孟冬合享祝文同但特享則四廟各用祝一合享則共用

祝一歲暮合享曰時當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群臣以牲醴
庶品恭詣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其親王從享祝文孟春曰茲
維孟春恭享太廟謹以牲醴庶品敬修祀事孟夏孟秋孟冬
祝文同歲暮曰時當歲暮明旦新正恭享太廟謹以牲醴
庶品恭修祀事其功臣配享祀孟春曰朕以孟嚴奉廟享追
念忠烈輔我開基爰用牲醴陳於廟庭英生尚其與享孟秋
祝文同
三年九月中書省奏都督同知沐興祖既兼晋王武傅其俸
亦宜兼給
上曰王之國則給之今王未之國且勿給時
上聞稱興祖名遂慨念故武傳孫興祖之殁于兵也令以月俸
給其家〇故太子賓客梁貞還田里貞字叔亨紹興新昌
人元至正中為國子監端慤寡言時之碩儒多愛之由國
子伴讀授太平路儒學教授
上之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輒援詩書有根據
上曰　命為江南行省都事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都轉
運塩使拜國子祭酒太子賓客日侍太子讀書大本堂至是
坐事放歸田里後卒于家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
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為令

丙午靖江王相兼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叅政蔡遷卒遷不
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芝蔴李爲軍芝蔴敗乃來歸
上以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蛮子海牙水寨
及陳埜先皆有功歲丙申定金陵陞千戶從徐達取奔牛呂
城克廣德宣城諸處遷萬戶進攻毘陵拔橫林三山營寨攻
青小北門獲敵卒甚衆遂以爲都先鋒討馬馱沙克池州攻
樅陽及討宜興從征衢婺二州授帳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
江仙從諸將軍敗之遂進復太平後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
江敗陳友諒八陣指揮于瑞昌遂進克南昌以兵討淮安仙
卒兵爲應援又從援安豐移鎮合肥陳友諒攻江西召仙還
遂大敗其兵鄱陽湖焚其戰艦已而駐兵湖口復追友諒于
涇江大敗其衆友諒死從征武昌有功進驍騎指揮同知後從
下廬州歲甲辰命率龍驤衛諸軍從常遇春討新淦鄧克明
餘黨于沙坑諸寨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
饒鼎臣于茶陵擒獲甚衆遷龍驤衛指揮同知攻占江海
安二垻克高郵破馬邏港而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命仙守淮
安復以兵從克壽州以功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州遂爲
黃州指揮使從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克之轉荊州衛指
揮使遂進克廣西累遷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兼
靖江王相復討諸叛蛮珍平之仙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

將征討每戰輒勇奮突出橫刀橫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却
走不敢近旣還而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仙畧不以爲
意平居性寬厚怡然若不見其有爲者也友善處交友、
上以是甚加愛重及卒惜之詔贈資政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安遠侯謚曰武襄親爲文叙其功遣人
往祭之仍賜封謚誥曰朕以武功定天下其將臣宣力四方多
立戰功者生必其爵以榮之歿必加其贈以㫋之此國家常
制也廣西行中書省叅政蔡仙智足以率衆勇足以前驅渡
江以來十有餘年或從朕親征或從將攻討始下采石姑孰遂
定溧水金陵廣德宣城之平毘陵池陽之取金華三衢之攻
常熟宜興之戰龍江之捷安慶之克以至破九江摧八陣克
南昌援安豐大戰彭蠡武昌取合肥分攻贛州進取南安南
雄以屯吉安還克高郵收淮安復壽州湘潭辰全道永諸州
復征廣西留守其城悉定諸蠻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執
銳野宿風飡衝冒矢石身無完膚勤勞多矣陞轉八官正期
榮貴今天下混一方將定功行賞俾享太平之福豈期遽以疾
終訃音來報孰不傷心宜贈以官慰爾泉下仍遣使復喪還
京師卜地以塋命有司給喪具冥器自車馬儀仗及服食
器用皆象侯爵生時所需無不具仍命官致祭又詔皇太子
致祭禮極豊備云

戊申故元降将江文清楊思祖等至京詔以文清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錫賚甚厚其将校八百五十八皆賜綺帛各一仍遣思祖等還招其部曲

上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為人臣當其時衛冐危難欲全身家者盖鮮矣元運之衰天下皆亂爾翔方将校殁身於兵戎者不知其幾爾獨出搶攘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遠來歸可謂能識興廢之機今授爾世襲鎮撫遣還招部曲諭使來歸若能竭誠効力朕當益隆恩待其蒙古有願來附者即令詣邊将送至京皆有以處之思祖對曰苟全姓命于亡國之餘進退無所委身來歸蒙被恩寵實出望外臣敢不竭力以圖補報惟

陛下其哀憐之

是月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也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兵屯蓋州之得利嬴城二兵相為聲援以窺金復等州頗畏欲為邊患至是

上遣斷事官黄儔賫詔諭之曰朕初承天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内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我副将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如元君于四月二十八日以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兵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一萬六千餘人獨遼陽故臣以老不能見機審視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因循歲月上不能輔君于危亡之時下不能衛民于顛沛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為耶近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盖知天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我師之未加姑可以自安樂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

修禮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岳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祭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将曰大射凶禮二曰吊賻曰喪儀又曰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陞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授曾魯徐一夔周子京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三年十月丁巳是日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
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
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嵌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
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
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
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癸亥命江夏侯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率兵討慈利縣
土酋覃垕及弟周諸洞蠻仍命潭州常德等衛官軍
悉聽調遣初平章楊景攻垕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
是復出爲寇故命德興征討
己巳廣西向武州土官知州黃世鐵父志威來朝貢馬及
方物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剌曰君之將擴
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州大軍
近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獲無筭生擒
嚴奉先韓孔兒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爲擴廓帖木
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徹
里帖木兒問知爲君就用之人特令修書致意進退之宜
致意君其審之既而復制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遇
君之買的里八剌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
君審察天命不黷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己之者歟奄棄
沙漠深可悼閔適元史告成朕以爲三十餘年之主不
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君先君曰順已著爲君之子
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
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者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
順如往昔乎去年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
久而未還予故以此爲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慈不
以必較今再致書以當告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
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安心牧養于近塞藉我之
威號令部落尚可爲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計不出
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
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圖審之毋貽後悔余不多及
侍御史蔡哲坐事免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事陳友
諒爲御史歲壬寅來歸受江南行省理問陞右司郎中癸
卯命往贛州招撫熊天瑞天瑞遂歲遣子入朝
上嘉之擢中書省參議陞參政四川明玉珍據蜀號大夏
玉珍死子昇立遣使入貢
丙午命哲報聘因挾一書畫史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吳元年改受江西按察司僉事陞浙江行省參政復入

為中書參政未幾出為福建參政召為侍御史至是以
所與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坐免官尋卒
上惜之命賜官歸葬鄉里
是月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兵至慈利縣蠻酋覃
垕復遁
三年十一月壬辰征虜大將軍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
右副將軍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李文忠等師還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明日率諸將上平
沙漠表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達奉表賀表
曰乾坤宣武德之日曆數在于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
超于百代干戈載戢文軌既同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仰戴拯黎民
於塗炭布霖雨于燋枯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揚九伐而荊
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徐魯十二之山河燕甸俱下
幽薊百年之醒穢一旦廓清既驅氈毛之群遂復衣冠之
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萌棓克鞠頑敢寇擾于
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于忠良蜂蠆之毒豈可復遺貔
貅之師烏容不舉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以今年夏
四月師至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兵將校

懷敵愾之心士卒奮憑乘之勇霆驅電擊渠兇棄甲
以逍遁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列障土
崩忙忽高昌群酋面縛山川為之震耀草木為之昭蘇
壺漿以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必歸臣等仰遵
廟筭之成幸獲大勳之集治平有象適遭千歲之期功
德難名願祈萬年之壽
文忠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群
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繼揚而妖
氛頓息臣民忻戴海宇懽騰欽惟
皇帝陛下卓冠群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粤申命之自
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為國極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
勛勤大鈞播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敘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切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
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治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
賦質庸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
拜命闕庭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群前
茅渡闌而興和之將即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旅衂進
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奮覆巢之威皇太子后
妃兩宮之貴人俱獲玉寶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
被于遐荒胡運竟終於北日凡茲勳庸之建豈因臣下

之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玄謨
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
非皇土南交荒而北
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是日禮成達退自
西階皇太子親王入行賀禮退訖中書省左丞相李善
長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又明日以武成告於郊廟命大都
督府兵部録上諸將功蹟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
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
丙申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
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
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今日思昔創
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
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共大業是皆
天地神明之眷佑又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
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
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
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
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
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
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
然而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徼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
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
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遠遁沙漠北獲其皇
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庭其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
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
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侍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
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
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嘉褒
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
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
服遂班行賞爵封公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
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
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
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

千石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馮勝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衛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惟常茂如無後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湯和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唐勝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陸仲亨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周德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燕王相府左相兼同知大都督府事北

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華雲龍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燕王相府左相北平等處行中書省知政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兼太子右率府事顧時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政大夫秦王相府左相兼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耿炳文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相府左相仍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郭子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大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鞏昌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昭勇大將軍平陽衛指揮使王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明威將軍朔州衛指揮使司副使鄭遇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榮陽侯食祿九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吳王相府左相兼大都督府事吳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王相府左相封靖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俞通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華高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楊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蘄國武義公康茂才之子鐸授榮祿大夫柱國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朱亮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傅友德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封穎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胡廷美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韓政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黃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宜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曹良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右丞梅思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陸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俱令子孫世襲惟華高嫡子許令承襲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嗣庶長及之並賜誥命鐵券仍賜文綺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八十疋李文忠六十疋馮勝八十疋鄧愈六十疋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各四十疋華文從三十疋顧時耿炳文各四十疋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各三十疋費聚四十疋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

原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環各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德
胡美韓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僉
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各二十四疋平章李伯升十六
疋叅政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疋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
二十四疋千戶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元
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戶鎮撫十六疋百戶所鎮撫十二疋備賞
守禦未出〇征指揮文騎及帛一十六疋千戶衛鎮撫一十
二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逃亡不賞外賞銀十兩
錢六千丁酉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分爭朕自布
衣奮身行伍觀群雄之無律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
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至華
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于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
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
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有限
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可具均其等第崇爵祿
頒金帛以勞將士仍稽古定制有勳爵者俾其子孫世
襲諸軍士賜白銀拾兩錢六千文朕之共言通於天地貽
布中外咸使聞知戊戌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
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逸誠思
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
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
忽于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
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
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則淫奢淫
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
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衆將相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從容侍坐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
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〇無次第如指
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毛髮此天賜
陛下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
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來觀群雄所為強者從於暴橫
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賤者耽於貨寶奢
侈者溺于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
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其才富侈
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恃殺
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

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
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懦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
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
則好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
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
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
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
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如志或
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
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有河洛者
先聲既振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據降急之則
北走元都　則西隴蜀併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不意反旆
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
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
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戰猶鬪聲勢相聞勝
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
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
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傅友德吉安侯

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滎陽侯鄭
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知都督府事陞指揮
使王成單發林英何文輝陳桓莊齡王簡藍玉仇成金朝
興費震王弼胡德並為大都督府都督僉事仍令子孫
世襲指揮○祭戰歿功臣
上已封功臣思天下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
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其食祿
群臣莫不感動尋又設壇祭戰歿軍士俾養其父母妻
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還塟者皆備祭物道里遠者給
與費禮部以武臣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有差
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
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
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
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立業
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讓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
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
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
乙巳詔燕王傅汪興祖秦王傅金朝興吳王傅吳禎專為
王傅并解都督府事

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劉基為誠意伯皆賜誥命廣洋誥曰朕觀往古俊
傑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效勞於艱難之際終其功
業可謂賢知者也漢之張臣諸葛亮獨能當之朕提師
渡入姑蘇中書省左丞汪廣洋同諸儒來謁就職從征劃
繁治劇屢獻忠謀驅馳多難先見之哲可方古人今天下
已定爾膺爵封特加爾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國中書右丞忠勤伯食祿三百六十石于乎爾當益充
初志克懋忠貞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基之誥曰朕觀俊傑
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効勞於多艱之際終成功業
可謂賢知者也漢之張子房諸葛亮獨能當之朕兵至
括蒼前御史中丞劉基挺身來歸委質事朕累察乾象
多效謀猷察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〇以吏部尚書王興福為
西安府知府調刑部尚書本忠為吏部尚書三年十二月
辛酉大明志成先命儒士魏俊民黃篪劉儀丁鳳鄭思
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里形勢降附始末為書凡天
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
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
秘書監鋟梓班行俊民等皆授以官〇以翰林侍讀學士
魏觀為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為國子師業〇封右丞薛
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疋俾居海南特顯有專殺
之罪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賞爵以酧功刑罰
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受命卿等
明聽制朕言昔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
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戮太宗師
功臣之勞者不可卒於見誅非高祖太宗欲宥之而執法
其恃法功驕恣自罥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狩貽來歸
朕亦之厚而待之至為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
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
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加嘉之然其為性剛忍
朕累戒飭勅彼終不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
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衞千戶吳富此尤不可
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殺而奪
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牽衣哭罵且訴
冤于朕朕欲加以刑極思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
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其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
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軍之家一以養母妻子庶
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所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

爲戒諸將皆頓首謝詔定公侯儀從禮部尚書陶凱考
定以唐宋之制爲准於是定公臣魏國公徐達以下儀從
各有差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
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
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
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
可以長生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人往於
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
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垂不朽
雖死猶生何必故坐服藥以求不死况決無此理當痛絶之
壬申長沙府洞蠻田其聚衆爲亂剽掠旁近知縣江夏侯
周德興討平之
戊寅以宋國公馮勝爲大都督府右都督
辛巳以右丞王溥爲河南行省平章潘原明爲浙江行省
平章子孫皆世襲指揮同知李伯升爲中書平章右丞
李思齊陞中書平章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右丞江西行
省右丞張麟陞本省左丞子孫皆世襲指揮僉事溥等
皆起兵降附之臣
上欲優待之故俱令食祿而不視事○禮部尚書陶凱請選

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足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
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
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
謂明鑒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輔之職
父子一體一心庶幾無相搆之心也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倍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
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
有所警而警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五寸手
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殿前庶朕心有
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檢點朕
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
行事誰能戒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踏合理
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
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
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齊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
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忘動則自
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防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階下此言迺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四年

正月

丙戌中書左丞相大師韓國公李善長乞致仕從之○以中
書右丞忠勤伯汪廣洋為中書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
為中書左丞

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
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
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荊湘舟師
由衢塘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
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
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貢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
王珎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于明昇閔其稚弱不
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群言反北
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蓝筮不可不討
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
命勢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 五嚴紀律以懷降附無
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卿等慎之

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
訓練軍馬運粮餉以給征蜀軍士

乙亥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凡一千二
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訊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爾
執持其志將欲有為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
爾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死何以見
之爾素為元臣果效力王家釁隙一生君臣兩隅已
將三年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為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
便果臣耶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
君昏弱而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非為誅所殺幸矣
今流竄遠方將何所圖此不成二也孤處沙塞步騎不
滿萬數部下之人口無充腹之飱體無禦寒之服人將
離散而爾不能獨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
律士卒使饑寒迫身不敢旋走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為
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
知幾者耳此朕知爾不知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
忠傾兩忘甘與秋草同腐終為小人之歸雖欲悔之蓋亦
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
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思之余不多及

長興侯耿炳文自陳祿賜頗得陝西田租命以陝西田租

五百石浙西田租千石無賜之
乙巳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初宦者為監官月支
廩米九斗中書議既為官宜量給月俸米三石
上曰内使衣食於内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
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
四年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
翰林編脩王廉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曰熞遣其臣阮汝亮
偕來上表謝恩貢方物以寧於卒於道以寧字志道福
州古田縣人少負苦好學登元大定辛卯進士第授淮安路
清河縣尹坐事免官十餘年至正中復起為國子助教累
遷翰林侍制陞侍讀學士以寧為俊才博學善記
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以文學擅名于時人呼為張學
士洪武元年王師入元都順帝北走國臣以寧以元故官起
京師奏對稱旨復以為翰林侍讀學士特見寵遇及
奉使安南御製詩送之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及王廉
林唐臣等至始與還道遇疾卒詔有司還其柩于家所
在致祭以寧清潔自守所居瀟然未嘗營財產其奉使
也襆被而往臨終有詩云瘦身惟有黔婁被橐槖都無
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行于世壬戌湖廣行
省參知政事戴德以疾卒于京師詔贈開國翊運宣力
武臣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國追封譙
郡伯子孫世襲指揮僉事遣内使及禮部護喪誤明
器還盱眙祭以少牢仍以俸米給其家
己巳以
燕府左相淮安侯華雲龍兼北平行省參政左傅高顯兼
大興左衛指揮使并給官俸
甲戌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
其兵馬錢粮之數遣右丞董遵僉書院楊賢奉表來
降其辭曰聖明啓祚實千載之遭逢遐邇傾心豈一夫之
抗越廼攸圖而易轍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恭
分戎閫天運既去人力難為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託勢
窮力屈惟有德之是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宙陽春弘於幽谷大明下燭於
覆盆詔諭下班恩威旁達臣等既荷涵濡無任懽欣
謹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航海以朝天望風而投款伏
兵侍命希洞鑒于愚衷貴劍買牛乞放歸于田里
上覽表嘉其誠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詔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角逐朕起布衣提三尺劍命我
中國英豪削平僭亂撫恤黔黎逾二十年天下已定中原
無兵革之虞間者命將出師東征西伐摧強撫順惟欲薄

海內外咸底治安于是識時務者率衆來歸共成大業
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特幾推誠歸朕以遼
東州郡地圖遣右丞董遵等奉表朝獻朕甚嘉焉雖漢
竇融何專前美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益同知
指揮使爾其恪遵朕意固保遼民以屏衛疆圉則亦有
無窮之譽
三月癸未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猺有
功命賜弼君綺帛二十疋千戶蔡天祿以下各有差○賜韓
國公李善長等六國公延安侯唐勝宗等二十五侯及丞
相參政等臨濠山地六百五十八頃有奇
四年閏三月己未賜功臣守墳人戶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
徐達鄭國公常茂宋國公馮勝各一百五十戶衛國公鄧愈
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濟寧侯
顧時臨江侯陳德長興侯耿炳文靖江侯吳禎都督孫恪
郭子興各一百戶
遣使賜韓國公李善長米物時善長董建臨濠宮殿
上念其久役于外故遣使以米酒牲茗往勞之○是月平章楊
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
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又聞王師臨境又遣右丞
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
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
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
置砲以拒我師於是遣指揮常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
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
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阨之之衆景戰不不
利於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詔大都督府同知榮陽侯鄭遇春僉都督莊麟往臨濠
開行大都督府○潁川侯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
友德陛辭
上密謂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
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
階文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
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
知青州果虛空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
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
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以禮
部員外郎程德為御史臺治侍御史事中山侯湯和師克
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
臣帥兵取來植容美洞及會江侯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

寨平之和仍駐師歸州○潁川侯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関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矢死友德奮兵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按文州興祖盧州巢縣人少為張德勝養子龍灣之戰德勝死之

上閔其忠命興祖嗣其職下安慶擊江州征蘄州黃平江西大戰彭蠡興祖皆有功擢為參知政事征高郵淮安取湖州姑蘇亦頗有勞績進同知都督府事大將軍徐達下山東收河南定中原西取大同守其地未幾命兼晉王府傅人有告其罪者

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至是戰死

上聞而悼之命省議封贈乃給祿以贍其家俟其子年長襲職

庚寅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兵往取之

上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告以用師之意其文曰予起布衣率衆渡江平姑孰立建業削群雄定四方于今十有七年凡水陸征行必昭告于神予受命上穹賴神陰佑天下一統惟西蜀戴壽者假幼主明昇招行威福據一隅之地自外聲教以其地則有彼疆我界之殊以其民則有朝奔暮竄之患况西蜀本中中國之所統若容其據土以僭竊兵豈能偃仆而歸一庶民可安前遣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等水陸並進于今數月未見剋平今再命永嘉侯朱亮祖等率兵大會征進故告神知

癸酉潁川侯傅友德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會都督僉事王成亦領兵至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鞏昌衛指揮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階州

丁酉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于九江為翰林編修官甚見禮遇然叵友諒于九江所為不樂為之用歲

壬寅

上兵至九江復仁因挺身來歸

上得之甚喜命左右親任之

癸卯從破友諒于鄱陽賫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

甲辰

上即吳王位除中書參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

失無有隱避由是侍御甚厚是時大四年五月丙辰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師大溪口

丁巳賜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族屬十二人綺白有差

己未穎川侯傅友德兵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造戰艘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恐

己卯永川侯傅友德造戰艦成將進兵漢中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四年六月壬午穎川侯傅友德投漢州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阨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據江油壽等與友人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城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歸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投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三千餘人并擒宣尉湖口章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丙戌

上聞湯和註兵大口溪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適隆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隆諸州郡及青州果陽泉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其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日所以諭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又遲疑未決及傅友德木牌於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德慶侯廖永忠兵至舊夔州府先是偽夏丞相戴壽等守瞿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將龍興殺溺死者甚還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過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帯水筒以禦鐵

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莎衣魚貫出岩石間蜀人不
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
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
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
既而將士舁舟出江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
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攻大破之其
將鄒興中火箭死遂分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將達
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
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亦至永忠乃與和分
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丙申潁川侯傅友德進兵成都○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
平章俞思中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詣傅友德降獻
良馬十匹後友德遣人送思中至京
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中米五石錢六千右丞遠
彬等三人米四石錢四千八百參政李文等五人同僉周仁
貴僉院李成判院鍾興等七人米三石錢三千六百文衣
服一襲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
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人勸明昇奔成都昇
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
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膽
破心悸豈能效力若毆之拒守死傷必多終不免也不如早
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
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
壬寅故元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遣參政張革行樞密院
副使焦偶廉訪司僉事李茂斷事崔忽都自遼東來貢
馬及送賊殺劉益逆黨平章八丹知僧院兒等至京并
上故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
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
瀛城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謀殺益良佐等率部下擒彥翬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
遼東之衆因推良佐與暠權衛事至良佐遂以其事來聞
仍上其事于中書省曰忘身徇國為忠自有公論復讐討
罪為義夫豈私情故指揮同知劉益持戎旗鎮撫遼東知
天命之有歸遂全師而欵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有功
感懷無任極業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乃心遽
罹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
良佐等暫權衛事統率諸將顧才德之劣徵懼不堪于
負荷況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
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注瀋陽古城
開元則有丞相者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大尉納哈出

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住其營必有搆兵
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平章八冊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
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授前
元宣勑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
上以吳立張良佐房暠為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
本衛定議職名具奏聞銓注軍人俾隷賜張革等文綺
衣各一襲
癸卯中山侯湯和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于朝天
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與其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
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
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遣指揮萬德宋鼎等并降表于京師略曰乾坤正一統知
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至昌四海
同歡欽惟
皇帝階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渾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
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頼收豪傑于分爭之日施仁
義于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丕克無令而
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竇融先機之智又
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月兎揣罪實由于

已啓釁務用非其人自俟愚蒙冒干天討顧閉關之何益遂
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
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粮府庫及地土人民以獻○詔
定武臣金銀牌制禮部參考舊典武臣懸帶金牌闊二
寸長一尺上級雙龍下級二伏虎牌首尾圓竅貫以紅絲絛指揮
所珮金牌雙雲龍雙虎符千戶所佩鍍金牌獨雲龍虎符百戶所
珮素雲牌符凡造雙雲龍雙虎符金牌五面獨雲龍獨虎符
鍍金銀牌二千素銀牌一萬一千通為一萬三千五百牌
上親為文級之曰上天佑民朕乃率加華夷賞憑虎臣錫你金
符永傳後嗣字皆陽文
丁未夜紹興府暨諸縣大風雨水漂民居人多溺死
戊申賜故元臣驢兒書曰三月間蔡字帖木兒火者歸言將
軍駐于長峪又將移營東北然將軍果能終身事你幼主
乃世間之美人事忠臣之道人所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諧入
人彀中爾之志何以暴白當此之時患不能顯又受奸惡之名
惜哉今爾所守封疆與朕邊將旌旗相望甚不相遠若夫不
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進退兩難丈夫于世似乎無機若
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如不從朕之言他日幼主一
失其所群臣中強自立弱者從之將軍能忘君以事讐乎
名義所在含耻忍辱諒不為也不然必驅兵以向之苟力不

足麾下士卒一旦解体轉而他之必将身死人手妻子離散
又何益哉若能通使進退在我豈不成大丈夫之知耶将軍
聽朕所論惜然改悟結我以善後他日遇難来依朕不食言
是月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将納哈出拠金山擾邉為遼陽
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黄儔齎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戸
黄儔回聞将軍威鎮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
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
庶貢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組故元大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
國中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為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
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且紅巾起于汝潁群盗
偏滿中原其間盗名字者凡数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
稱帝于鄞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
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十五萬者有十
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間朕本淮民為群雄
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将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
特加禮遇且知将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
以来朕見群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而南定閩越東
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我俘虜惟元昏君奔北
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
之近聞将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将軍旌
相望将軍若能遣士通舊日之問貢献良馬姑容就彼順
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
可支舋之後先為将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
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朔存心録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歴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
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遺天慢神
非惟感召灾譴而國之禍亦由是而致朕為　惧毎時臨祭
祀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
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善悪豈非行之於今将俾子
孫永為法守○置定遼東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
都指揮使呉全馮祥為同知王徳為僉事總轄遼東諸
衛軍馬修治城池以鎮邉疆時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納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仍遣
雲諭祭劉益曰爾昔在遼陽控制一偶能順天道達事幾奉
圖献地惜然来歸朕嘉你誠俾佐武衛安集海邦方資懐
来未附何失防閑遽殞厥身邉城之中失此良将朕甚悲
愴玆特人諭祭且令有司護你之柩歸葬錫山爾其有知
歆此至意
壬子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諛佞以飾虚名

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忿驕誣至于天災重戒厥聞于耳
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尤存警惕厥後
澶淵旣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爭圖媚
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
凡事惟在于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亦僞乎爾中書自今凡
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子孫
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庚申潁川侯傅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
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
揮李英等以弓矢火氣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躪藉死
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
亦得其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遂無鬪志乃籍
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等
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
壬戌潁川侯傅友德分兵循下蜀州縣之未附至重慶僞知
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斬之其判官王桂華率
城中耆民指軍門降○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
時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珎兵掠雲南還遇近
其叔父續之歸城都以適尹氏同時軍者皆驚異成都人
稱爲韓眞女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初
上聞大軍下蜀命中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受降
等禮省部言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及子弟
僞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
表俯服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躬鞠聽命宣制釋罪昶
等再拜三呼萬歲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
等再拜跪受各以次易服然後入見于崇元殿閤門使
引昶等入起居蹈舞再謝宣徽使承旨宣喚承升殿昶
等再拜升殿宣徽使承旨宣撫昶至御前座鞠躬太祖
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三呼萬歲出
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
上御奉天門昇等于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
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服于
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屬官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
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
昇入丹墀中四拜侍儀侍傳旨昇跪聽宣諭俯伏四拜
三呼萬歲又四拜出承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

臣下宜見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
朝見百官百官稱號制受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偵知故平平
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獲其營擒僧
家奴盡俘其衆幷獲駝馬四百餘疋而還○占城國王阿荅
阿者遣其臣荅班爪不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其
表用金葉長一尺餘濶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
大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荅者
譬一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欣悅倍萬恒
情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皇帝垂慈
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
地則安南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荅班爪不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國王云交
隣有道實爲保土之方事上以誠庶盡人臣之禮且占城安
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毒害生靈既
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卽日罷兵本國
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
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則爾助尓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
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夷
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
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幷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其
征以示懷柔之意○降國子監祭酒魏觀爲江西龍南知縣司
業宋濂爲安遠縣知縣坐考祭孔子禮稽緩故也
庚子詔賜大都督府僉事沐英蘇州府吳江縣田十二頃八十
八畝歲計租一千石○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賜
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今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
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傅將軍
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
等聞詔使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
京送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群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
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
智勇兼盡豈可爲愚攻城戰野捐軀狥國豈可謂貪爲
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癸卯遣佛蘇國故民揑古倫持詔往諭其國曰王自有宋
失馭天絶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
淫亦用隕絶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
朕爲淮右布衣起義兵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
渡江左養兵練民十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

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
舊疆朕為民推誠即皇帝位戴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
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使告諭惟爾佛菻隔
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賫詔往諭朕雖
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咸知朕
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示

戊申贛州上猶縣寇作亂命宜春黃彬領兵討逋之

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保保女弟
為秦王樉妃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
婚況王妃無服
上遂令中使及女使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冊曰朕君天下
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賢女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樉年
已長成選你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受以
金冊為王之妃爾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

上覽大學衍義至鼂錯為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
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
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行陣觀兩軍交戰
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己之心甚不忍當思為君
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刑濫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
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

丙子置成都都衛及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既定潁川侯
傅友德等留官軍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成都
舊城低隘乃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初備而友德猶
駐兵保寧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
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衆因籍其丁壯置各衛以分隸之

是月置保寧守禦千戶所初王師克保寧潁川侯傅友德留
和陽衛指揮黃榮駐守至是曹國公李文忠調濠梁等
衛官軍置千戶所守之

丙午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左副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右
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
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右副將軍永嘉侯朱亮祖還京師
上所佩將軍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
印六十四路府七元帥八宣尉府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
官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十八人馬驢一萬三千八百餘疋

甲辰中書省奏公侯佃戶名籍之數韓魏鄭曹宋衛六
國公延安吉江夏侯安濟寧長興臨江六安滎陽平涼
江陰靖海南雄德慶南安廣德營陽鞏春永嘉豫章東
平宜春宣寧中山鞏昌河南潁川汝寧二十八侯佃戶凡三萬

八千一百九十四户○大都督府奏京師将士之数凡二十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十一月己未召龍南縣知縣魏観安遠縣知縣宋濂下京師以為禮部主事○十二月丙戌淮安侯華雲龍遣人送故元恵王伯都不花储王伯顏不花宗王孛蠻蠻伯帖木兒至京献馬及金寳二金印一金字圓牌九銀字圓牌二

上命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及帷幔裀褥什器之類又賜以錦繡之衣婦女亦賜首飾仍月給錢米有差惟和尚帖木兒及諸官屬尚留北平

辛卯賞平蜀将士詔曰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克保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至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两采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同潁川侯進取賞白金五十两采段五十表裏臨江侯陳德從克漢州成都賞白金百两采段十二表裏鞏昌侯郭子興亦從克漢州成都然以過謫從伐賞采段十二表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攻文州歿于王事例當倍賞然亦此有過已從征賞具白金一百两采段十二表裏都督僉事陳桓以過從藍玉張温金朝興皆賞白金五十两采段十表裏都督僉事陳桓以過從征有功賞十表裏都督僉事王成継領軍馬接應從征大軍至青州果陽賞采段七表裏中山侯湯和無攻城破関之功僅能攻下李逢春寨下采段十五表裏江夏侯周德興克保寧賞采段十二表裏南安侯俞通源從德慶侯廖永忠克李逢山寨從江夏侯克保寧賞段十一表裏宣寧侯曹良臣從克矛剛覃垕堡寨復從下重慶賞采段十一表裏汝南侯梅思祖率兵至重慶而城下以跋涉之勞賞采段五表裏都督僉事佽成從克李逢春山寨又從下保寧賞采段七表裏都督僉事葉昇從德慶侯攻瞿塘以病不能効力但從克保寧賞與佽成同都督僉事林霽峯從克保寧賞采段六表裏其從潁川侯指揮八賞采段八表裏千戶衛鎮撫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四表裏總旗白金一十二兩小旗白金一十一兩軍士十兩從德慶侯攻瞿塘指揮八員賞段六表裏千戶衛鎮撫四表裏百戶所鎮撫賞三表裏總旗白金十兩小旗九兩軍士八兩從中山侯指揮賞段五表裏千戶衛鎮撫三表裏百戶所鎮撫二表裏總旗白金二兩小旗八兩軍士七兩從嘉興侯朱亮祖攻保寧侯指揮至軍校等如賞中山侯至重慶者逓减等一軍校減半不從入官及守船患疾者千百戶采段一表裏旗軍白金二兩凡軍以病自河南還者與錢一千八百文自陝西臨潼還者錢二千四百文自西安還者錢三千六百

自秦州還者與鈔四千八百階州還者與鈔六千凡水陸
二路初未編伍者減半陣亡者倍之溺墜病疾死者賞
與見軍同逃而復役者不賞是惟營陽侯楊璟南雄
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
上諭景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
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壯減
灶人莫我知你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王永譏往彼使知
我虛實雖騎卒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
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限軍馬及攻潭垕塞又久不能克進
瞿塘又致覆敗較之攻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趙庸從克
李達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直
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垕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
老于行陣功何由成今不爾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
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扶殺軍校罪浮于功
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修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景皆
頓首謝明日
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等駐兵歸
州逗留不進非潁川侯越関渡險直入劍閣致戴壽撤瞿塘
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瞿塘乘虛破之兵則其西蜀
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
不細宜爵爾為公緣過功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
能自奮而使他將尤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
衡鑑之于物無少差爽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
得也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天地之量宥而大誅臣以過望敢希重賞乎○追封故大
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誥曰朕觀昔俊傑之士當天
下未定時又能擇真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業而著其勳名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汪興祖義父張德勝爰自初
興委身事朕從渡江左多著奇勳遂官樞密及敵犯龍江
直前奮戰殞于陣間朕憫其勞追封為蔡國公以爾繼承
其職後安慶侯携浮陽進征蘄黃廓清江西大戰彭蠡勳
屢著擢參政又以湖廣盧州之捷壽春之援陞佐都府既
而克淮東平姑蘇亦預有功進任同知往征山東河南西取大
同就為守禦屢收胡虜威益振可謂有功于前人矣已命
德勝子先襲宣武衛指揮同知而諭功行賞意有待也何
其征之役遽爾殞身于矢石朕甚悼焉特贈爾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東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
子孫世世承襲于爵功名因乎知勇爵祿報于有功惟爾遣
擇傳之子孫保于永久爾其有知服此休命

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常遇春朕有天下有功惜其早世其左右
從隨者多武勇之士朕欲用之可擇其人以聞于是省臣選
葉壽等六十八人俱受在京衛所百戶○詔定官民揖拜禮初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
臣及禮部官定為儀注申禁之禮部議奏凡官員奏事聽
宣詔旨以儀物進貢及受賜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讀祝等事
行跪禮如常儀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為敬上
官隨坐隨立而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
之其拜禮凡稽手四拜後叩首一拜為見上之禮稽手四拜
為見東宮之禮頓首再拜文武隔品以下見上官之禮上
官隨坐隨立無答如品從相次下官居下頓首再拜上官
控首再拜答禮秩品鈞者相見各行再拜民間拜禮子
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婢僕見本使行頓首
四拜禮其餘長幼親戚各以序行頓首再拜禮平交行
控首再拜禮揖礼則以長幼隨宜之其餘一切胡礼悉禁
弗用○以大都督府僉都督沐英何文輝為同知都督○宜
春侯黃彬平贛州上猶縣山寇還命賞其將士文綺錢物有差
五年正月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禕偕蘇成賫詔諭雲南詔曰
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而海內
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民塗炭十
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
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清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
疆遂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是用遣賜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
不稱臣入貢惟是梁王都把平章段光都元帥段朕守
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拒
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王去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太
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御壁
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即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
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為
爾等北使之人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得不及我中國古
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
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卒遇害禕字子充婺之義
烏人幼嗜學師同郡黃溍博通群書嘗遊元都知禕者
多薦其文行不報而歸及
上取婺州禕來謁遂以為掾尋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
改侍禮部兼引進使陞同知南康府事未幾召還議即
位禮以忤旨復出為漳州府通判及詔修元史乃召禕與
宋濂俱為總裁官擢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編修院官國

初爲古文稿與瀌並有聲于時而稿尤號古雅有典刑至是
奉使招土番行至陝西之蘭州徙居還改使雲南遂爲所害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爲有司所黜者多不
省己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細故謗毁以逞私忿禮
讓廉耻之風不立今後有此罪之
甲子遣楊載持詔諭琉球國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
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
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
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
誠南平閩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安華夏
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
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是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
未及報之玆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賜京衛軍士錢帛
庚午五色雲見○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居京鬱鬱不
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
能保始終宜處之有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矣于是
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
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
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
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剿絶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絶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絶漠以
死自謂困獸猶鬪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士曰王保保狡
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于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
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
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虜將
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等李文忠征西將軍宋
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
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
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
金蘭取甘肅以疑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
思戒懼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命靖海侯吳禎
率舟師運粮遼東以給軍餉

上以古州田州灃州等州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
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討之
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灃州得興率南雄侯
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平章出靖
州三道並進是月危泰卒字大朴撫之金谿人年一十五能究
五經大旨先輩皆推重之然其在元時侍講經筵請加封
徽國朱文公龜山楊時預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九峯蔡沉西
山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封謚唐劉蕡累官至嶺北行中書
省右丞元亡以元臣入朝
上雅重泰文學洪武二年授侍講學士坐失朝免三月四月
復其官未幾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但時備顧問
論說經史而已後謫居和州含山縣至是以疾卒五年三月
辛亥命禮部重定官軍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輙
跪一足以為拜禮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屬官
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進却若避之狀
上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
為儀節令頒之凡內外諸官員亦須先揖長官乃退暮署
其屬官見上官必序立堂陛之上躬揖上官隨坐隨立拱手
荅禮幕官揖如初見及以事出隔旬而還見上官則行拜
拜禮見幕官亦然上官則拱手荅禮幕官荅拜品秩

等者互揖凡有內外掾史令史書吏宣使奏差人等　謁
長官必序階下一揖乃退長官不荅幕禮官拱手如節序及
公參或差役辭見俱兩拜長官不荅禮幕官荅禮凡典
吏見幕官亦序立階下肅揖幕官不荅禮如時節公參差
遣辭見行兩拜禮幕官拱手凡子孫之于祖父母父母每
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去隔旬日而見及節序慶賞皆四
拜余尊長亦然若尊長之疎遠者行肅揖拜遠出隔旬日
而見及節序慶賀止行兩拜禮凡民間平交者亦如之其
不如儀者以違制問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
以五里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大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
故有禮則治無禮亂居家有禮則有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
有禮則尊卑定等級辨元以夷蠻夏氏変其俗先王之治
幾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淺近未能卒変今命爾稽考典禮
合于古而宜于今也以頒布　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
之治也○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桃紅及諸淺淡顏色
其大紅鴉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
丁卯都督藍玉兵至土剌河與王保保遇擊敗其衆保
保遁去
辛未禮部言周制天子出入鄉民夾道以避行止人漢制

則鹵簿前驅持弓以射窺者唐宋以清道儆蹕止行人
不許登高窺望惟迎駕之人于仗外俯伏迎拜今定擬車駕出
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望行立所在官員父老
合迎駕者于仗外於路左叩頭俯伏車駕前方起若遇駐蹕之
處合迎駕之人行五拜車駕内車駕行處有衛仗内者絞
仗外五十步内觀望者杖壹百如于野外一時不能廻避者俯
伏行立觀望者杖壹百典仗衛官故縱者同罪失覺察減三等
陳許究抑伏外俯伏以聽如衛仗内者如律合迎車駕
之人仗外不俯伏者亦如律車駕所至凡文武官非近侍
及宿衛護駕而在五十步内者依律俯伏行立觀望
者如律縱放牲畜衝突仗内外者亦杖八十凡皇城宿衛
及在京守門官員軍民遇駕出入執仗肅立不須廻避
其在外城鎮守門官及士卒如遇駕經行則俯伏廻避
上可其議命詔示中外使不悮犯○宣化盗起劫掠南寧府
詔發廣西官軍討之遂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
人獲馬五十疋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數民之無籍
者爲軍又縱所步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搆爲
盗至是討平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征南將軍衛國公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失利營陽侯
楊景等討散毛市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壬子太將軍徐達兵至嶺北于虜戰失利斂兵入塞○中書
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其材木建昌蛇舌岩
見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
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
歌已忽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物惟可惑守正者非讖僞可干漢之文武五
利是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宮城内相罵罵先發而理
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
罵者杖六十内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
十内使等於宮城内鬪毆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
毆奉御者杖八十無傷者笞五十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
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
者杖壹百傷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
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不舉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者
斬首者賞銀三百两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陳德右副將軍傅友德
帥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將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
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利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
敗元太尉朶兒只巴于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馮勝進至掃林山

勝等師亦至而兵擊走故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
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所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
都驢知太軍知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於
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及乃路守將不言帖木兒
帖金戒降師次别篤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
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萬餘友德復引兵至
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驢牛羊二萬而還
辛卯遣使賚勅至遼東諭都督僉事仇成曰兵戍遼陽
已有年矣雖曰衆戰交脩其船海之運循連年未已近者
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重載往東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
出欲整兵来哨為指揮葉旺中途遇阻歸因此而料彼前
數年九特值暑天切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
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為備禦庶可無虞
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
萬鞋六萬八千緉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
南方之比朕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体寒况軍
士暴露邊庭衝冐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
鞋宜預給之征西將軍馮勝遣千戶胡凱至京奏甘肅之捷
上詔都督府臣諭以功賞次第指揮綵段五表裏千戶衛

鎮撫四表裏百戶所鎮撫三表裏仍命勝先將士番及西
河南出征官員就各處賞賜其京衛出征將士候回京給賞
左副將軍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温之地虜聞之
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筭遂進至哈剌莽来虜
部落驚潰復進兵至何胪朐何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
宜乘勝追之千里襲人難以重負于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
重命將士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並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
章覘知之悉騎渡河結陣以待文忠督忠兵與戰數合虜
陣稍欲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轉鬬不已文忠馬中
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
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
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于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虜遂
敗之獲人馬以萬計追至稱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椎
牛饗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閒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
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兵還夜行失故道至桑歆兒麻士
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
出人皆以為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
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沒
良臣壽州安豐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李元
季群雄競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為兵立堡以禦外侮約

東嚴明無敢違其令者歲壬寅率部來附
上以其誠命爲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吳元年從大
將軍徐達克姑蘇有功洪武元年進階榮祿大夫大軍取
河北入元都攻永平良臣功居多二年奉詔守山西行省率大
同擊元將孔興等降之三年又從大將軍徐達擊元將王保
保于定西三不剌川皆敗之還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宣寧侯四年從蜀至是戰歿贈
光祿大夫追封安國公謚忠壯顕廬州合肥人精悍有膽氣
驍勇過人歲己未
上取滁和二州渡采入太平顕克大力先鋒待左右從克溧
水溧陽丙申從陳埜先兵丁酉攻常州援江陰克先部先
鋒皆與有功戊戌從
上取婺州取亥攻諸暨克衢州陞前都先鋒庚子友諒率衆
陷太平福建康顕從諸將復太平城戰于采石友諒退走
癸卯從討友諒大戰鄱陽湖果著奇功已已授驍騎衛千戶
尋陞吳元年克姑蘇以功授宿騎衛千戶陞懷遠將軍金吾右
衛指揮同知洪武二年以取山東河南及授陝州下河中功轉驍
騎前衛指揮同知三年收鹿昌紅羅山等寨陞指揮使階胎
勇將軍四年遷驍騎左衛指揮使至是戰歿以子岩襲職驍
騎前衛指揮同知榮鳳陽定遠人開平忠武王遇春再從弟

也資稟雄毅年未冠遭元末亂從軍安豐歲癸卯渡江來
上詔見即以隸遇春麾下甲辰從征武昌克廬州安豐有功
授武昌衛管軍千戶乙巳從征贛州下南雄韶州克安陸襄
陽吳元年從下姑蘇有功陞武德衛指揮僉事及遇春爲
征虜副將軍佐大將軍徐達取元都榮從行進階宣武將軍
遇春薨于軍榮護喪還京師三年陞武德衛指揮同知階懷
遠將軍仍俾世襲同知四年從永嘉侯朱亮祖伐蜀軍還
改鎮武衛指揮同知擢壽州人從義兵元帥陳埜先領兵屯
建康之殷巷歲丙申王師克殷巷始歸附辛丑命與諸將
子同入侍衛壬寅授百戶守鎮江吳元年陞羽林左衛管軍
副千戶洪武元年進階武略將軍三年守禦福建興化守
陞神策衛指揮使四年進懷遠將軍陞胎勇將軍神策衛
指揮使自王師取武昌克安陸襄陽討張士誠及平中原
取元都克大元慶陽擒上猶蠻擢累立戰功至是與榮
等俱戰死事聞
上命戶部各以米四十石布二十疋給其家遣官迎柩于清河口
復命禮部各遣官祭之曰曩因元季大亂朕爾等守江
東之地而觀察群雄何如二十年間未能有統一天地爲生民
主者乃命爾諸將臣四征群雄不三四年中原一統以自前觀
之爾等久勞于征戰吾民久困于供億但宜脩邊備實中

國以体息爾等子與吾民也然自古以來胡虜爲中國患
今天既絶胡命故命爾等因其敗亡歐逐遠塞使之不能
復侵優雖暫勞于一時乃安中國于永久蓋前之立法以垂
于後世者其設施不得不如是也爾等既行志在滅敵奮
不顧身一旦殞于鋒鏑之爲柰何夫死生乃人道之常今爾
等捐軀爲國身雖云亡名垂不朽矣乃仍命工部造墳塋
石人馬冝器如式良臣塋安豊榮塋懷遠縣山西鄉頭塋
應天府江寧縣方山耀塋江寧縣獅子塘各樹牌子墓道
五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戦
不利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存道處之龍泉
人御史中丞溢之子也初集義兵保鄉邑己亥冬率所部
歸總制官孫炎令領兵守上游會陳友定兵来侵存道
擊却之自是有戦功壬寅授州翼元帥副使甲辰參軍
胡深戦死
上命存道代領其衆洪武元年漕運至京
上嘉其才畧命從右副将軍馮宗異征北以功
處州衛指揮副使三年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存道守之
時明昇将吳友仁来侵存道每擊敗其衆授平陽衛指
揮同知四年轉平陽左衛至是從和征北守哈塀不勅營遂
力戦死

庚午高麗王王顓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子
温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躭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
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從之蘭透山逋逃所聚亦
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乃使顓爾書曰朕聞近悦遠来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
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子之言寬而不急斯爲美矣使者
至齎王表陳躭羅事宜朕甚感焉困小隙而搆成大禍者
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躭羅居海之東密爾高麗朕即位
之初遣使只通王國未達躭羅且躭羅已屬高麗其中
生殺王以專之今王以躭羅叢爾之衆蘭秀山逋逃之徒
用朕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胡人于異方恐
其不可蓋人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躭羅雖有胡人部
落已聽命于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若傳
紙上之言或致激變深爲邊民之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
況衆多乎朕若効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躭
羅之變起于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搆大禍者乎王宜熟慮烹
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躭羅亦蒙其徳矣如其
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来行之未晩王其察焉玆因
使還賫此以示○遣使齎璽書諭故元國公白瓚書曰朕
惟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古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爾讀

書者安得不知自五季亂華以來胡人雖欲竊據中國未
嘗有過百年之數者今元運既及百年其數已盡古語可
謂驗矣曩者妖人起于汝穎蘄王之間元兵莫能討捕遂
至群雄並起海內分裂此果天道致然歟抑人事致然歟
春秋傳曰毋首亂首亂者必不能享其福若前日杜遵道
劉福通韓山童徐真一之徒皆首亂者也今此數人果安在
哉蓋首亂殃民荼毒太甚故不能享富貴以善終耳朕
本淮右布衣遭時搶攘不寧居遂仗劍而起壯士從之者
雖千萬人于是渡保江右以觀天下之變觀群雄無治世之才
蒼生有雲霓之望乃命將出師數年之間剗削群雄遂
平元都中原抵定四海為一豈非天意厭亂人心思治太
平之期在今日乎爾昔為元臣初從察罕繼輔擴廓聲
名久出部下今又佯死伏匿鄉里志本求安然人心不同事
難逆覩爾獨不見隋唐間高君雅劉黑闥之事耶一旦
恐其無賴者假爾為名以禍生民君不從則必如君雅受
當時之禍若從之又不免有黑闥後來之悔為爾之計當
出詣有司慷慨朝則歸全家保生共享太平豈不快乎然
量爾之心尤遲疑不敢出者為盜都屠城之故有所畏忌
果如是爾所見者少朕不如是也昔漢高祖嘗為季布所
窘辱尚且赦之況朕于爾無纖芥之憾爾何疑焉書至當

省朕所言與朕一見庶無後悔
五年五月戊午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討禁鳳安田
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又克泗成州
壬戌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
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并遣　版圖判書
林完賀王太子千秋貢金銀龍盞龜具玳瑁之屬詔中
書諭其王繼今
聖壽節千秋俱免賀禮自是每歲
聖節之日齊居　食不受朝賀○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
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人馬夫至破家者乃有諭中書省臣
曰善治者親民猶己愛而不傷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
足殊不知軍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
譬之馭馬者急御勒勵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
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
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
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庶幾有力有
餘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擾害者罪之○詔建公侯第宅德

慶南安營陽蘄春延安江夏濟寧淮安臨江六千中都綪
魏鄭曹衛宋凡六公中山長興南雄吉安南安滎陽平
凉江陰靖海永嘉潁川豫章東平宜春宣寧河南汝
南鞏昌凡二十七侯甲子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滎陽
侯楊景等班師還京
五年十二月丁丑征南副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班師還京詔
論功行賞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綺帛各八疋營陽侯楊
景宜春侯黃彬綺帛各八疋都督僉事王誠等綺帛各
四疋江夏侯周德興南雄侯趙庸綺帛各十二疋江陰侯
吳良指揮僉事左君弼綺帛各十疋平章李伯昇等綺
帛各八疋其餘指揮以下及軍士賞各有差
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記載時政
以資稽考今起居註記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
凡諸領錄
聖旨及奏事籍簿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
要編類爲書使後言議事者有所考爲臺省府宜各
置銅匱藏領簿錄以備稽考俱從之
丁酉復以禮部尚書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加封故皇姊
隴西長公主爲曹國公長公主封皇姊夫駙馬都尉恩
親侯李貞爲曹國公公主冊文曰朕聞古人君天下者
必先親其親而長其長所以重人倫也皇姊隴西長公主稟
淑厚之德事親以孝撫弟以慈今朕有天下而姊不逮
雖夫賢子貴以奉其祀然朕每興懷感悼不已已嘗
追封爲隴西長公主以示褒顯可加封曹國長公主靈
其不昧用慰九泉曹國公李貞誥文曰朕君天下觀歷
代受親敬長之道乃帝王之首務固必盡其禮爲駙馬都
尉李貞重厚朴直自婿我家孝行惟謹不幸皇姊早世
携其幼子從朕于起兵之日朕念親親之恩特加撫慰後君
京師後命家遷于朕以樂壽康陛以侯爵之崇用永安榮
之福今子文忠又能佐朕平定天下受封曹國禮宜進
封以示褒顯可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
庚子詔造獨轅車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八百輛曹國
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黜靖海侯吳禎爲定遼
衛指揮使○遣使齎書與元幼主云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附此古今不易之大訓君其思之自古國家必有興廢
以小事大理勢之常賢者亦所樂行而不以爲辱昔我中
國趙宋將衰之際爲金所逼遷都于杭納以歲幣其後
金爲君家之所滅君家遣使於宋約納歲幣一如金時繼
彊界南北之分如前後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義明
驗且爾國之國素無姓氏其族貴嫡而輕長君乃高麗

有姓者之甥又爲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執不變朕觀前
代獲他君子孫必獻俘廟伏誇示中國其初亦有侍之以恩
授之以爵者及其後也非鴆即殺雖君家亦爾宋之幼主
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在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師今已
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可也朕本布衣生長君朝
承平之時混于民間猶勺水之下滄海一粟之在太倉豈有
志于今日哉自辛卯盜起汝南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
心已離四海土崩瓦解朕觀君父子國勢不振民罹荼毒始識
興師保身救民一時群雄僭稱名號者盡爲朕所俘雖君
之父子亦不能守宗廟社稷北遁沙漠此天運也人力有
不可自古有識

君允不畏天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又與元況劉
仲德朱彥德二書生曰昔者人臣致君以善愛君有終各有
其道道各有方如趙宋事金安貴百五十餘年此無他
之各得其道也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僅
數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
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以君
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
父子之道蓋取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門也毋教人以屈強蓋
小敵之堅乃大敵之禽也若能再三察予之言尔君之宗祀
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富貴如其不然將使六軍出
討旌旗蔽塞數百里綿亘于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身膏
草野美名於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
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命河南侯陸聚以侯
就第奉朝請聚仕元爲樞密同知守武安等州歲

丙午以徐宿二州詣大將軍徐達請降
上擢爲江淮行省參政賜文綺白金還守徐州因率兵取沛
及魚臺平邳州蕭宿遷睢寧三縣吳元年元將李保保兵
侵徐州駐陵子村聚遣指揮傅友德將兵擊敗之擒其左
丞李二又遣兵至宿州大敗元兵擒僉院邢端等賜白金
酒醴改授山東行省參政三年沂邳山民作亂聚討平之
既而入封功臣封河南侯加賜絹帛尋賜第于鳳陽

聖政記卷之五
六年正月乙巳豫章侯胡廷美收集荆州沔陽衛將士四萬
四千五百餘人以舊挍六十三人爲百户分領之人賜錢三
千士卒人一千戰衣各一襲○以舉人蔣學閭鈍爲起居註
傳宗岩崔華爲給事中趙震綎哲爲翰林應奉　德慶侯廖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振威武莫先於利器
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
比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
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船剪捕此寇以奠其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覩倭
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牛其去如驚鳥
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横海水軍四衛添造
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
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　上善其言從之
甲寅以舉人張維王輝李端張翀爲翰林院編修蕭韶爲秘
監直張維又以王連張鳳任敬馬亮陳敏俱爲編修是時天
下舉人至京
上欲造就其才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賜冠帶衣服命入
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輙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禄日給酒饌每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冬夏賜衣特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
厚○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知政事時廣洋
以巽柔怠政故有是命
丙辰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
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率習于安逸弛武藝于是命中書省
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
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
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内六箭遠可到
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
十步凡射弩每人用十二箭内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
劄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劄車以六十步
凡持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
爲則内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户總小旗率赴御前試
驗餘以更番演試武　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
五千人内取一千人令所管百户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
驗畢日回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　如騎卒馬
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

揮千百户總小旗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授
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文爲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
千人内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
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停俸一年七百
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户千
户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
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載四百人至六百人不
中者罰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户百户所管軍士
一百人内二十人至四十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
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者降總旗總旗所管軍
士五十人内二十五人不中小旗管軍十人内五人不中者
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南衛柳州守禦在外衛所比
方者發南烟瘴地方守禦南方發邊北極邊地方守禦凡各
都指揮使務在時加提督所屬衛所整齊將士練習慣熟或
怠慢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轄
軍七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
者罷都指揮仍命刊印頒給内外衛所遵守
己未置西寧衛以朶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朶兒只失結 西
寧人仕元爲甘肅行省右丞初王師下關陝與太尉朶兒只
班在青海朶只班遣其來朝進馬 上賜以襲衣文綺令還

詔諭其部曲朶兒只班不奉詔逋甘肅朶兒只失結自率所
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弟貴塔等赴京言朶兒只班不奉詔
之故及宋國公馮勝總兵征甘肅遂率所部從行勝乃命朶
兒只失結同指揮徐景追襲朶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
馬匹遣其弟塔立麻送京師至是立西寧衛命朶兒只失結
爲指揮僉事○以翰林修撰呂宗盛爲晋府紀善
甲午延安侯唐勝宗奏築潞州城周五千七百七十四丈計
一夫人築城二寸合用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人許之○昭鑑
録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等采摭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凱出參行省編緝未成于是詔秦
王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　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秦
府紀善事將子傑續脩之至是書成繕寫爲二卷太子賓善大
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鑑録以班賜諸王上謂原吉等
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
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飢寒常使之少忍
飢寒恐其不知勞苦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
恣故令卿等編籍此書必時時進説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
之失簡漢之淮南之招容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
將軍宋公文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將軍中山

侯湯和爲右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艱難及事平之後豈
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
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吾乃召卿等
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命卿等總率將
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
得俟其惰歸則率精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老將乘機制勝
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先宜圖上方畧使朕覽之達
師啓行復勑中書令省祭告太歲風雷嶽瀆者神
甲寅命德慶侯廖永忠督運定邊糧儲仍以戰衣皮韈各二
萬五千給其軍○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未行
命仍知蘇州觀字起山武昌蒲圻人初以文學薦爲國子助
教歷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又爲
起居注三年正月陞太常卿七月轉翰林侍讀學士十二月
陞國子祭酒四年八月以考祭孔子禮不以時奏貶爲龍南
知縣甫至官召還爲禮部主事五年三月出知蘇州府深懲
陳寧苛酷之弊一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至
是陞四川參政未行上以蘇州大郡政務浩繁非其人不可
使理于是復命觀還郡六年四月詔○開國勳臣楚國公廖
永安等謚號禮部上議曰當胡元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

或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旅泯泯棼棼莫知適從屬真主奮興
天命有歸人心響應于是不期而至若龍行而雲從虎笑而
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大業既著勳勞乃殞其身誠宜加
謚以示追崇按謚法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
公廖永安宜謚曰武閔殺身報國曰烈危身奉上曰忠致果
殺身曰毅其蔡國公宜謚曰忠毅闢土斥境曰武武而不遂
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興宜謚曰武壯折衝禦武曰武威而
不猛曰壯其越國公胡大海宜謚曰壯武○壯而有力曰桓
其梁國公趙德勝宜謚曰武桓又按永儀侯桑世傑漢光武
封寇珣爲承義侯景丹爲奉議侯同不必重謚此七人者皆
熊羆之士心膂之臣當開創之初沒於王事
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及孫子祀于廟廷崇
報之恩于斯爲至因名定謚在禮宴議上詔皆從之　勑中
書省議贈元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　上定金陵以福壽
能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以爲人臣勸禮
部上言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
謚忠肅事蹟封謚載在祀典宜仍其舊足尉忠臣之心
上是之于是上令春秋二時遣官于廟致祭因諭侍臣曰疾風
知勁草版蕩識忠臣其福壽之謂乎爲人臣當如是也
戊子以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兼編脩克表溫之平陽人孔子

五十五世孫也長身美髭髯博學篤行善屬文尤精于史學
至是以薦授今官
戊戌置御藥局于內府秩正六品尚藥奉御二人直長二人
藥童十人俱以內官內使充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
士充凡授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
供御藥餌醫官就內局修製太醫官診視　御脉醫参看校
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帖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
性治症之法于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一用
中書省印記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
奉御收掌以憑查考烹調御藥太醫院官與奉御監視每二
服合為一服候熟分為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官次奉
御其一器進
御○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
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約二千二
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
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
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祖訓録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
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
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為之序曰朕
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是法已定人已
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
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
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孤貧長值兵亂年二
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既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
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危近二十載乃能剪除
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群臣定為
國法革胡元之俗去姑息之政治舊習汚染之徒且群雄強
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以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
猾至難齊也而朕以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定議著律例
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
禁至為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録一編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
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
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
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
以傳永久凡我孫子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
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　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于是頒賜
諸王且録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
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上顧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所
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子孫不知所守故為

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得成編後世子孫守
之則永保天命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立教垂訓必有典則若
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
慮事周詳鮮有所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曰日
月之明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
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
者故荒墜厥緒幾於忘憂顛覆典刑幾於忘禍後世子孫當
思敬守祖法○以河南府學訓導閒濟為國子助教○詔定
公侯家廟禮儀禮部官議凡公侯品官别立祠屋三間于所
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屋未備奉主于中堂享
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体熟而
薦之其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品第稱家有無
祭之前二月主祭者聞於上免朝參凡祭四仲之月擇吉日
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儀前期一日主祭者致齋執事者洒
掃祭所陳設儀物親監宰牲至晩主婦監造祭饌是夕主祭
以下沐浴更衣宿于外舍明日質明率預祭諸親主婦率預
祭諸婦詣祭所實蔬果酒饌于器主器者盥洗訖詣祠堂捧
正位祔位神主間櫝取各祖考神主以次安奉各位子弟捧
祔食神主置于東西壁邊執事者進讀祝者一人贊禮以子
弟親族為之陳設神位訖各就位主祭在東伯叔諸兄立于
其前稍西諸親立于其後主祭婦在西母及諸母立于其前
稍西婦女立于其後贊拜主祭主婦以下皆再拜主祭者詣
香案前跪三上香獻酒奠酒于高祖妣前由曾祖而下皆如
之執事酌酒于祔位前讀祝跪訖贊拜主祭者復位與主婦
皆再拜再獻終獻並如之惟不讀祝每獻執事者于祔位更
酌酒獻畢贊拜主祭婦以下復再拜焚香祝并紙錢于中庭
禮畢主祭者安神主于櫝如初是日設筵享祭饌男女異席
餘胙分諸親友及下執事制曰可
己巳以宣寧侯曹良臣子泰襲爵命長興侯耿炳文于西安
鳳翔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鞏昌臨洮諸輔舊軍内選一萬九
千人充秦王府護衛軍士
癸丑賜大都督府同知沐英銅陵縣田十二頃四十畝歲計
租五百四十八石
庚申胡兵入寇武朔等州特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
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之興率兵往擊之
戊寅命淮安侯華雲龍都督同知何文輝往永平起集故元
舊五省八翼軍上一千六百六十二人分補北平各衛軍伍
戊午臨江侯陳德等至朔州胡兵遁去○大將軍魏國公徐
達分遣左副將軍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南雄侯趙庸潁川侯
傅友德永成侯薛顯鞏昌侯郭子興臨江侯陳德祭陽侯楊

璟都督僉事藍田王弼統騎兵右副將軍爲勝右副將軍湯
和尚同南安侯俞通源永嘉侯朱亮祖宜春侯王彬大都督
何文輝平章李伯昇都督僉事張温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
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遣指揮李玉入奏詔可之
壬子以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御史中丞陳寧
爲右御史大夫
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爲翰林院侍講學士刑部尚書孫
克義爲兵部尚書四川行省參政劉惟謙爲刑部尚書陝西
都鹽運使朱帝爲山東行省參吏部尚書詹同爲翰林院學
承旨仍兼吏部尚書
己未詔禮部時享太廟旣以功臣配享其雞籠山功臣廟宜
同日遣官致祭仍以親身戰没定遠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
人祔祭自是每春正月秋七月享太廟之日遣官祭功臣于
雞籠山七廟○長興侯耿炳文陝西行省參政擾思義都指
揮使濮旋言陝西城池已役軍士開拓東大城五百三十二
丈南接舊城四百三十六丈今欲再拓北大城一千一百五
十七丈七尺而軍力不足西安之民耕穫已畢乞令助築爲
中書省以聞
上命俟來年農隙興築仍命中書省畫形勢休制爲圖以示之
使按圖增築之無令過制以勞人力○以儒士桂彥良爲太

子正字○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仍
兼贊善○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
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曰大哉先聖道德尊崇維
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于昭聖容
奠帛奏寧和之曲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
聖粢帛俱陳禮容所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初獻奏翰林承
旨上奏安和之曲曰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
斁清馨加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亞獻奏景和之曲曰
百王宗師生民物始瞻之洋洋神英寧止酌彼金罍維清且
旨登獻惟三於戲成禮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曰
犧象在前俎豆在列以享以薦旣芬旣潔禮成樂備人和神
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復奏咸和之曲曰有嚴學宮四
方來崇格以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歆神馭還服明禋斯
畢咸膺百福既奏
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特謂告克告腯及禮之繁文者宜並卒之
于是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其儀前祭二日太常
司官奏某日遣官祭先師孔子齋一日次日清晨
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傳旨遣官是日遣官祭先師承制畢
往祭牲所將祭樂舞生就位執事分獻陪祭者各就位引贊
引獻官就位典儀唱迎神典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

各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典樂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
詣盥洗所搢笏盥手出笏典樂舉麾奏安和之曲文德之舞
獻官詣酒罇所執事者以爵受酒獻官詣大成至聖文宣王
神位前跪搢笏奠帛獻爵出笏執事者取祝跪讀訖獻官俯
伏興平身次詣兗國郕國沂國鄒國公神位前皆如上儀復
位典儀唱行亞獻禮典樂舉麾奏咸和之曲執事者以爵酒
置于神位前典儀唱行終獻禮行分獻禮其終獻禮典樂舉
麾奏景和之曲儀同亞獻終舞皆同初獻典儀唱飲福受胙
獻官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者以奏進獻官飲福受胙出笏
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分獻官及陪祭官皆再拜典儀唱徹
饌典樂舉麾奏咸和之曲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典儀送
神典樂者舉麾奏咸和之曲獻官以下皆四拜典儀唱讀祝
官捧祝掌祭官捧帛各詣瘞所獻官詣望瘞位禮畢制曰可
建陪祭官齋房于北郊齋房之西南公十五間舞樂生二十
三間復命禮部尚書牛諒翰林承旨詹同等議省牲所用冠
服同等奏謹按玉藻君皮弁以月視朝遂以食則皮弁似與
令常服之服同今中祀既以皮弁行禮則省牲宜用常服○
監察御史荅祿與權等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彝倫崇德
報功後世宜興乎典祀苟不追蹤乎前古何由立教於將來
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大德業被于萬世使
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
文武相承而為道統孔子顏曾思孟相傳而為道學統以續
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不忘其成法此其所以
繼天立極而為帝王之所宗豈但陰陽一方而已哉其在祀
典法施于民則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
而有天下四方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
得享其祭而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禮庶成一
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
而政教脩舉矣　上納其言命禮官叅考歷代帝王開基創
業之有功于生民立廟祀之于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
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
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力風牧配正位南面
祀之以大牢配位東面祀之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
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
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
唐玄宗憲宗後唐明皇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
司立陵廟三年一祭以少牢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京師立廟致祭其餘
守成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丙子胡兵寇河州夜入土門峽千户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

統兵擊敗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時丞相胡惟庸誠
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
聖人之道而不陪祭祀使佛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
胙可乎其武人不知道理者皆不足責命免俸各一月帝生
不舉亦停半月是時不預祭不頒胙○詔臨江侯陳德鞏昌
侯郭子興進兵至荅敦海子口遇胡兵戰敗之斬首六百餘
級生擒其僉輿都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
○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　上勑中書致廩
餼及從人皆有賜後以勑劳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
絶者乃由陰隲何者以闡明聖學之精明彛倫之攸叙表萬
世綱常而不泯也卿常思之尔祖道貫天人則而繩祖武者
誠為不易朕聞卿来朝已勑中書犒劳至則領之仍賜襲衣
冠帶鞋
己丑以河間寧津縣知縣朱逄吉為湖廣按察司僉事○成
都城成周二千六百丈高三丈城址戍壘二百七十九○上
以大将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賷勑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
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
勲業已成而勦殘胡不能盡討致累年出師劳民擾衆孰任
其咎朕姑為爾言今駐師去處皆有房于妻妾身雖在外實
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飢寒之憂二也燕
樂玩情因循苟且不親其事三也軍士連年寒露披堅執鋭
朝夕不息意圖快勝爾又失筭率無成功四也昔田単攻狄
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
與士卒同身先士卒以獲生而致勝今将軍東有夜邑之奉
西有淄上之虞黄金横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
豈不犯仲連之語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懐
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
上起兵渡江来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
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
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
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壎徐一夔孫祚徐遵生同纂脩郷貢
進士黄昶國子生陳益勝等謄寫
癸卯詔定散館級凡除官員即與對品散官在京官以十月
為一考每考陞一等在外官以歲為一考每考陞一級授中
書右丞相胡惟庸特進榮祿大夫御史大夫陳寧榮祿大夫
御史丞高崗資善大夫中書參政馮冕丁玉中奉大夫翰林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户部尚書俞溥加議大夫翰林
侍講學士兼太子贊善宋濂户部左侍郎趙好德中順大夫

○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命禮部尚書牛諒侍講學士宋濂
等曰前代仕于朝者必有封贈施恩之典既封贈則必給以
誥命所以上榮其祖考下及其子孫也卿等宜稽其古詳定
其式于時諒等奏參考唐宋誥命皆由三省官列御書名俟
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誥勅即用御寶則省不敢署見在
詔勅花樣箋軸制度等級不須改作又宋紹興年間工部官
言誥院所用綾紙易以偽冒乞下文思院別織一体花樣專
充花誥今議為誥尾添織某字幾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帛
制誥局已造誥命書寫用寶頒為文武官從之其制公侯一
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公及一品一品誥命用玉
伯子男及二品官皆用犀五品以下用角○衍聖公孔希學
請歸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疋賜宴于光禄寺命翰林院
官餞之○以王僎為翰林待制
庚戌詔禁四九六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
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
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録二卷頒為天下式因諭臣曰唐虞
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為千萬世法　漢魏之
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体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
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变之而率未能盡变近之詔章表
之類仍蹈舊習朕甞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雲
所蔽其自今凡告臣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
告中外臣民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改臨濠
府為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為中立大都督府命參政丁玉
署事江陰衛指揮同知朱輔佐之十月辛未弘文館學士胡
鉉還鄉○遣使諭左副將軍李文忠等曰自開創以来諸將
勤勞風霜暴露久矣朕甚念之邇者胡兵寇邊遣大將軍達
右副將軍勝及卿等將兵塞上以禦之今虜已遁迹携貳之
民亦以入塞卿等俱還又聞胡騎出沒不常邊備盖不可徹
也其令大將軍達副將軍勝各盡赴京卿諸副將宜畱山西
訓兵養銳以備之○江夏侯周德興言田州府總管黄志威
招撫奉議等府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来欵附　上嘉志威
招撫之功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六年十一月臨江侯陳
德鞏昌侯郭子興都督僉事葉升等奏綏德慶陽之境胡寇
出沒無常民多驚憤請遷入境内聽耕種有詿脅從吳者招
撫之詔可○大將軍徐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王保保兵至
大同北即與左副將軍李文忠右副將軍馮勝率師往擊之
至莊兒莊遇大雪退營鴈踏堡邏騎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
木兒詰之言懷柔有胡兵千騎達即遣裨將領步騎三千掩
捕之至三角村擒故元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千餘疋而還
乙亥　上命都督府凡開國以来大小功臣有未食其禄而

辛亥贈爵而恩未録其嗣者皆具以聞于是公侯以下至百
户之後子孫應襲者凡二百九人皆授官有差
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祭服其見尊長亦必
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于是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
而用朝君公服于理未安宜別置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
白靴烏舄佩綬其衣裳去緣襈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
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佩綬
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各一襲以為祭家廟之用○十
二月以儒士朱右趙壎為翰林編脩孫祚為太平府儒學教
授以脩日曆故也○七年正月己巳江夏侯周德興奏閱武
昌等衛十五衛所軍計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馬騾一千
二百一十五疋○長興侯耿炳文言鞏昌慶陽平涼三衛土
番頭目石抹仲榮等三十九人隨征牛蘭等處有功請授以職從之
上詔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不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
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
之者必擇夫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不
通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使嬖近習是委重
器于塗而不知寶愛之矣人有彝鼎尚知寶愛況太子承主

之重乎汝等日輔太子之重器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
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承重任可以副朕所
望○丁酉長安指揮僉事李義收集故元張良弼麾下將校
四百一十一人命分隸行伍
癸巳以廣西行省左丞方國珍長子禮為廣洋衛指揮僉事
上以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縣去年累遭旱災恐民飢困詔免
今年田租○以年都督僉事王簡子襲虎驍指揮使○臨江
侯陳德領人兵于會寧等處獲韃靼元帥逃魯迷失等九十
七人并其族屬其馬牛羊等物六安侯王志領兵于朔州等
處獲韃靼元帥等一百餘人俱送至京師
洪武七年三月丁卯朔
上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右副將軍李文忠左副將軍馮勝
以統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駐其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
就晋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往北平仍以各都府
官及指揮千百户令其統領應有軍務措置得宜然後大將
軍與各公侯回京○召右副將軍馮勝左副將軍鄧愈右副
將軍湯和鞏昌侯郭子興入計邊務○夏四月丙申朔享太
廟○四月以馮城為金吾右衛指揮僉事誠故國臣國用子也
丙申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楊璟鞏昌侯郭子
興復鎮北邊

上至龍江親祀山川城隍旗纛諸神遣行○詔廣東參政汪廣
洋入為左御史大夫
七年五月丙寅朔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
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行政施設群
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丞旨詹同等侍
講學士宋濂等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于秘書監
濂等又言于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歎見之有不可得臣請
與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　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後
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厘為五卷
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
史官紀録之隨類增入
乙亥賜浙江行省參政徐本李質湖廣行省參政陶凱吳云
江西行省參政班用吉夏禮公田記録米各百石○賜翰林
承旨詹同致仕勑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
艱延攬英雄以圖至治二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
尒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又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
林學士皆舉其職又掌吏部辯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
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愉誠效謀訖無少怠可謂賢也已
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趋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爾惟欽哉同字子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
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盤之女妻之舉茂材異等
為郴州儒學正遇亂因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
兼御史歲甲申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上厚禮待之還京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侍
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承旨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
尚書六年七月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六月
丙申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都督府事
癸卯復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兼吏部尚書
癸丑置貴州大華麻響長官司以幸也為大華長官的雍為
麻響長官
乙卯命書鷄籠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
制神主行三献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揮祭之兩廡
永為定式
戊午立　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
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守之○上謂
翰林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献方行分献禮于理未當卿等
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等議　上行初献禮奠玉帛將
畢即分献官即行初献禮亞献并終献皆如之　上從其議
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陽氣以接神明初無上香
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癸卯詔淮安侯華雲龍于北平未至而卒雲龍定遠人初從
上起兵攻滁和雲龍奮力當先為千夫長從渡江克采石取太
平定有功及下金陵生縛將帥轉征廣德衛堅陷陣拔其城
疊陞元帥陳友諒犯龍江雲龍從　上設奇制變由是大捷
後從征南昌彭蠡下江漢以功遷豹韜衛指揮使取江陵還
征太州高郵皆有功克淮安命雲守之改淮安衛指揮使大
將軍徐達率兵北伐雲龍從定中原取元都遂陞大都督府
都督僉事分府鎮北平兼北平行省參政事尋陞大都督府
都督同知策封諸王以龍為燕府左丞相仍兼前官及論功
行賞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階榮祿大夫封
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其雲龍鎮北平威名甚著建造
王府增築北平城其功為多至是卒命禮　循侯禮作明器
擇地以葬之
七年七月以潘允為虎賁衛指揮僉事允故虎賁衛指揮同
知潘毅　上念毅舊功故録用之
壬辰以李存義為太僕寺丞二子伸佑皆為群臣存義太師
韓國公善長弟也〇八月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賫詔
諭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
自布衣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服
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欵服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

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刺剌瓦尔密乃元君遺派受封
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南貽禍于
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
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以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
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皆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
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于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既革
爾尚據其土地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
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
改授印章尔乃舊封群下皆仍舊官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
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臣直抵大理合兵加討悔之無
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
不可失爾其思之
辛丑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
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
載才疎德薄日夕憲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
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為朕闢拓疆宇奮不顧身殁于戰
陣尻不至家寃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命
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
會聚者有之或子殁親老而無養親殁子幼而無依者有之
亦朕之過也與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用心体訪

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官軍間有殁於戰
鬬或鎮守邊境身死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
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
無應襲之人所司廩送至京官為存養其南北征戍軍士殁
于邊遠兼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廩送至京官為
存養若子雖幼可倚及其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
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
離散原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愿
還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倚不能自存
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宦遠方殁于任所妻子貧窮不
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戲君臨天下者所以為民
也或君思治而民乖或民樂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
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有難也所司奉行者毋依仁為弊以干
刑憲
癸卯遣使賜故元臣遶魯書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
曆數興亡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群盜暴作君昏臣權天
下則鼎沸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則新治化今
已七年中國頗安矣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
好殺是致人同而異志乃有小雪千等畏死北往實朕用人
不當非來歸者不誠今耿指揮已寘於法慮爾諸人未悉朕
意昔朕起布衣不過一旅之師未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
貢朕擅中國之富戎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豈非朕之
誠意可通神人乎爾聰明宜詳審于此天命所歸人不可強
為去就之機惟達者識之故遣使記問餘不多及○故元國
公乃而不花遣人至大同言欲來降既而懼有侵邊之釁不
果來
上遣使齎書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款于平地駐劄意在
臣順却慮前日犯邊之故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
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而致傷
物者耶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
得不聽命于彼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慮之哉去就之機
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惟其時也誠與不誠亦在于彼但
彼中若有知時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趋吉之
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甲辰遣故元官趙元佑張近沙德成齎詔并織金文綺賜元
左丞阿里仍遣夾失百里等同還因賷詔諭大理曰始因有
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
雄盡平俘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
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
封王爵以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今其國乃元君遺派梁

王者主之末復國封朕今臣僚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為
大理國王　故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開國理民
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癸丑以李世昌為金吾衛指揮同知世昌平章李思齊子也
乙卯增列侯等官祿職　上念諸公臣之家族屬數多歲祿
恐不足贍命中書省臣會計列侯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舊
食祿一千五百石者加賜公田千石共歲食祿二千五百石
其營陽宣寧宜春河南四侯舊食祿九百石今皆增為二千
百石都督藍玉王弼河南指揮使郭美各食祿二千石杭州
都督指揮使徐司馬西安行都指揮使韋正各千五百石都
督同知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
寧並九百石晋守都指揮立賢千石在京指揮使八百石同
知六百石僉事五百石在外都指揮使八百石同知六百石
僉事五百石各衛指揮使六百石同知五百石僉事四百石
所撥公田仍依舊則不許科減○監察御史荅祿與權言古
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出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
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
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君臣參考酌今古而行
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定議以為夏商
周三代世派明白其始所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
以來系世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出當時所為禘祭不過祫
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仁宗嘗曰禘
者所以審始祖之所自出是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
行也今　國家既以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
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　據　上是其議
九月庚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字世賢汝寧羅縣人元
季汝頴兵起思齊率義兵累復郡縣元以思齊有功授汝寧
府知府後守關陜累官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樞密院事及
王師入關思齊退走鳳翔又走臨洮大將軍徐達分遣都督
馮宗翼取臨洮思齊又退走鳳翔遂率衆入朝授江西行省
左丞洪武三年從大將軍破定王保保還取興元陞中書平
章政事復征大同行次大縣得疾還京師第一區授其子世
昌金吾右衛指揮同知甥鄭玉羽林衛鎮撫思齊至是卒年
五十二遣官祭之其妻鄭氏亦自縊死追贈淑人謚曰貞烈
合葬于上元縣之尚村
丁丑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物
之所感猶知榮瘁況于人乎宗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
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乎宜遣之還于是厚禮而
歸之選老成宦老咸禮袁卜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其父

愛猶識理達臘織金綺叉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王就得宴即欲遣爾歸以爾年幼
道里遼遠恐不能達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于此故遣歸
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曰此爾國之嗣
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猶識理達臘
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
亦豈人力所能為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
不能自持故兵多蘊蓄操懿溫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
㢑生民下者東送款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雖出
一令誰信之歟而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晋不省者何蓋在
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
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啚中興君之謀畧不知何如耳君能自
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以君
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國相抗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
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暫爾保持或得
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至百年之養育之久
生齒之繁以此知之運雖去而祀或未絶此亦天理之常也
君若不悟不効古人之事他日加兵于彼禍有不可測者矣
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今聞㣪
魯全寧不還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
等護其歸庶不絶元之嗣君其審之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院儒臣撰樂章以致敬
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
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
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恃
者日強朕意如此其撰述無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之以
祥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舞歌其詞
皆存規諫其舞分為八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命樂
工肄習之
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録成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
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
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則一也而喪服低
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仍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
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　三代喪禮節文尤
詳而散失于衰周厄於暴秦漢唐已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
無窮之變而禮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其古人論服
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二十八人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以故宣寧侯曹泰弟三人俱為鎮撫總為羽林左衛千戶所
鎮撫遷為杭州護衛千戶所鎮撫恭為雄武衛千戶鎮撫又

以其外兄姚斌爲天策衛千户試鎮撫給半俸
十二月己酉召安陸衛指揮吳復入京
八年正月湖州府民輸官錢三十餘萬入次揚子江舟覆錢
沒其半民既代償已而軍士有得所沒錢者有司論當杖
上曰士卒得錢于水中非盜也釋之○丙寅
上與學士宋濂等論人 上曰人材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
或有隱於老佛卜筮頁校者顧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
近代官人必舉世族則有志者多不得上達濂對曰誠如
聖諭彤有僧名傳者能勤于學以所爲文求益于臣觀其甚有
可用者 上即命濂取其文觀之喜乃自爲文諭之○遣官
祭功臣于雞籠山廟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八名
庚辰遣使賫勑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
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群飲豪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慾如此
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
軍事豈爲將之道哉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其不
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修將繩
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鎮修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
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其隙
非計之善也
辛巳翰林院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遣衛國公
鄧愈河南侯陸聚往陜西中山侯湯和平章李伯升往彰德
真定指揮馮俊孫通賴鎮往汝寧李謐耿孝黃寧李清陳方
庸武興往北平永平董兵屯田開衛戍守翌日
上至龍江祭告江淮之神遣行
八年二月庚子召晋相府左傅燕太原都衛都指揮指1成
人爲大都府僉都督事左傅如故○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
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
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
四章其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又其
次曰民用士民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
行之○以朱善爲翰林修撰張迥高達善黃宗張美和爲國
子助教○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丙子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特致祭用監察御
史張度言也○以太平府儒學教授孫作嘉興府儒學教授
胡隆成爲國子助教作字大雅江陰人博學能文章隆成山
陰人元至正中貢士
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永忠巢縣人楚國武閔公永安弟也
元季永安起義兵保巢湖歲乙未以兵來歸從
上渡江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戊戌領兵出太湖遇僞吳呂同

僉兵戰湖中舟膠淺水遂陷于吳
上以永忠勇　善謀命襲兄職乙亥領兵攻宜興池州揚克之
庚子偽漢陳友諒寇龍灣永忠率水寨兵逆敗之辛丑取安
慶攻江州城臨江守備甚嚴永忠度其城之高下造橋於舡
尾名曰天橋以舡乘風倒行逼其城橋接城上上卒登城克
之以功陞中書省左丞壬寅克南昌癸卯援安豐取廬州從
上伐偽漢與友諒大戰于鄱陽之康良敵舡圍御舟永忠操所
乘戰艦直衝其圍殊死戰乃觧後衝友諒樓舡而分之已而
友諒中流矢斃甲申年從
上從武昌還京陞中書平章政事
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群将智邁雄師八字賜之縣於門乙巳取
泰州丙午從大将軍徐達伐張士誠授湖州之德清縣進兵
圍姑蘇克之未幾　上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将軍以永
忠為副将軍率師伐閩由海道進克福建延平擒陳友定送
京師明年戊申
上即位命永忠為征南将軍率師征兩廣師至廣州元左丞相
何真降破偽叅政邵宗愚以徇于是惠州德慶肇等郡循連
新梅桂楊州皆降進兵廣西次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進
克南寧兩廣既平永忠就撫安其人民其地有以蠶魅蠱毒
殺人者永忠捕得之磔于市害遂息民懷其惠有為之立祠
師還京師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劳于龍灣北入見
上大悅撫慰甚至又命皇太子送還其第三年從大将軍北征
克察罕腦兒等地是年論功行賞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榮禄大夫勳柱國封德慶侯授以鐵券四年詔以永
忠為征西副将軍率師伐蜀五月師至瞿塘関関守甚固永
忠設奇破之遂率兵長驅沿江州縣望風欵附舟吹銅鑼峽
偽夏主明昇降永忠號令嚴明人莫敢犯師入重慶有一卒
取民七茄立命斬之明昇已降都城尚未下其守将之家多
在重慶永忠戶加撫慰成都之人皆感慕其威惠遂出降蜀
平五年率師北征至和林省哈敦哼剌等處追襲元将王保
保不獲而還六年督舟師捕倭還京師至是卒年五十三
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
八年三月洪武正韻初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讀學士樂韶鳳與
諸延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刋
行之○以廣西按察司僉事杏禄與權為翰林脩撰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文曰在西群雄並起民不
堪命王乃奮臂宗遠力抜濠城朕方從戎幾於被害王能活
我至有今日天下已定大業已成再生之恩沒世不忘茲遣

經滁上塋祠斯在故遣官致祭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于圜
丘文曰昔元政不綱英雄並奮民不堪命　皇天后土憫民
命之多難授命于臣錫以文武材能人民土地八年以來除
民禍殃實蒙上帝后土之恩當師旅渡江之時臣每詢儒者
之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
年平定中原臣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觀生民彫弊輾
轉艱難恐益勞民遂命群臣會議皆曰濠地古之鍾離于此
建都庶合古人之宜以此爾更郡名今改為鳳陽建立中都
土木之興實勞民役功將告成惟　上帝后土是鑒○遣官
致祭開平王常遇春之祠曰思尔相從于今二十有二年矣
爾之歿世倏經五載追惟往昔接爾容聽爾聲僅十有七年
其間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奮不顧身恢拓疆土朕知爾心至
於嚴號令帥三軍摧堅撫順英風蓋世海內知名其為大丈
夫也信矣生也開國沒也封王名位既稱祖宗亦顯子襲公
爵女事青宮自古若是者亦不多見今年夏四月朕親至中
都驗功行賞邑從咸在而班行之中獨不爾見使朕惻然因
祠在茲特以醴牲享爾靈其不昧尚來享之
丙午遣曹國公李文忠祭於外祖楊公之墓曰外孫起布衣
于淮甸致群雄之來從凡二紀于茲推堅撫順攝服豪雄平
禍亂于寰宇播聲教于八埏安黔黎于九有是以尊號華夷
統御六軍握九伐之威以鎮頑積四海之利以賞善茲非害
祇昭鑒海嶽效靈我　祖及外祖累世積德奚能若是每念
外祖之靈極欵躬詣致奠日思月積終不遂行蓋為國事縈
浩弗克前詣今特命甥曹國公李文忠以牲醴之儀奠於墳
所靈其不昧鑒我衷誠
甲寅欽天監言曰上有背氣在趙分恒山以北夷狄遼東之
地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使
司訓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温處州青田人幼敏悟絕倫讀
書過目輙領其要元至順癸酉以明經登進士第除高安丞
初基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
人大驚欵以授基基謝弗受曰已得之矣及丞高安有進賢
人鄧祥甫者通天文術數之學見基而奇之以其術授焉基
治高安有能聲江西行省辟為掾未幾辭去尋起為江浙儒
學副提舉嘗與曾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
光照湖中淵等以為慶雲將賦詩紀之基縱飲不顧徐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杭城猶全
盛淵等大駭以為狂人亦無能知者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
上元行省左丞朶兒只班討之反為國珍所執脅令請于朝
使以詔招降行省不能制或有薦基之才者行省遂辟基為

浙東元帥府都事伊圖國珍基出募兵平山寇吳成七等欧
同樞密院經歷與參知政事右林宜孫等　處州以拒國珍
還省郎中經畧使李國奉命巡撫江南上其功執政不省只
授基處州路總管府判官基以其非所欲不肯受逃歸青田
山中　上既取婺州定括州聞基名遣使以束帛徵之基素
以金陵當有王者興而　上之威德日益盛今来召適當其
時遂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等三人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
八策上見之甚喜納其言謂曰先生倘有至計毋惜盡言是
時陳友諒将入寇諸将皆欲　上自将禦之紛紛莫能定上
曰今天道後舉者勝若伏兵江岸候其至而擊之可以成功
基適從外至同贊曰　上言是也已而友諒果至伏發友諒
大敗去歲辛丑　上将復討諒于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　上大喜即命出師會攻皖
城自旦至昏不拔基請徑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
走湖廣江州降洪都守将胡廷美使其子約納欵先請禁止
数事基贊許之後基以母喪歸過衢州值苗軍叛殺金華守
将胡大海處州守将耿再成孫炎　夏毅時守衢州城中或
有謀應賊者毅懼無所措基徐為畫計且以禍福曉諭諸軍
衆乃定復使人通衢婺二郡屬縣令各固守豫與平章邵栄
等復取城擒其守賀李二寇特方氏據溫台明三郡素畏基

威名遣人致書問基基因宣　上威德諷使歸順　上時使
人以書訪國事基隨問條荅悉合機宜及還京道經建德會
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将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止之曰不出三
日賊當自走擊之可悉擒至期果如其言是時張士誠據浙
西陳友諒據湖廣或謂蘇湖地肥饒又逼近金陵當謀先取
基曰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
探囊中物耳既而友諒復攻洪都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勝負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
犯決勝　上從基言克之其後　上決策取士誠北收中原
以定天下基寄謀居多　上或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拜
基為太令史一月基見月中有黑子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
将軍而參軍胡琛攻福建果敗沒他日　上謂基曰吾昨夢
三人頭上有血衆字象也以土傳之乃得衆土之兆後三日
當有報至越三日海寧果城降張昶楊憲等欲亂政乃使人
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及時娛樂　上以示基且曰是欲為
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憲等知之使人伺察基陰事欲枉陷
之未發而昶憲相繼誅有司奏定奪處州七縣田賦畝税一升
上以基故特令青田縣畝止其半徵後基乞歸鄉里且行言于
上曰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　置中都不宜居
擴廓帖木兒雖可取然未可輕顧

聖明番意其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竟北走沙漠上嘗手詔
叙基勳大且詔基還京賞賜甚厚追封其祖父皆為永嘉郡
公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四年賜歸鄉里初基言于
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談洋抵福建界之三館元末頑民負販
私塩因挾方寇致亂累年民受其害至今貽患未革宜設巡
司以鎮其地
上從之及設巡檢司民以其地屬温州實民業非隙地拒不與
適茗洋之卒作亂取宿吏持郡縣事者匿不以時聞基令長
子璉赴京徑詰
上前奏時胡惟庸為左丞掌事與基有宿憾以璉不先白中書
怒之及刑部逮至所奏宿吏因訴基欲圖談洋為墓地民弗
與故逮設巡司實逐民以規其地惟庸具言于
上上以基勳舊赦其罪勿治但令奪其禄省部欲送璉獄
上勅以勅璉歸意弗問基乃入朝自引咎謝遂居於京師先是
楊憲既敗汪廣洋為相未幾貶廣東乃相胡惟庸基憂憤嘗
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使吾言驗其如蒼生何居
無何疾作八年正月惟庸以醫來視疾基既飲藥若有物塞
腹中自是疾篤三月　上以基久疾命給驛傳遣使送還鄉
里御製文以賜之其畧曰爾基括蒼奇士英才偉器海內知
聞方元季世羣雄皖起執辨雄雌卿能仰觀俯察獨斷無疑
千里相從言合計用天下既定論功行賞特加顯爵俾垂令
名仍賜歸鄉里異求受祺何圖咎生鄉曲有千國憲重在勳
舊俯從議章故但奪其禄而不奪其名此國之政体不得不
然也卿能不辨即趍于朝非善自處何以能之今卿年邁老
病日侵筋力日衰久客京邸朕甚憫焉夫禽鳥生於叢林羽
翼成而飈去時顧舊巢猶必回翔情不能已况於人乎卿病
篤可即還鄉里以終天年庶称朕優待勳舊之意基至家居
一月而卒年六十五
上痛悼之賻遺甚厚基未卒數月以所藏天文書授璉使服闋
進且戒之勿令後人習也復語次子仲景曰欵奉貴表不及
矣且欲勸
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為政宜寛猛相　天下諸要地宜使與
京師形勢連絡吾死後
上如問我遺言當以是密奏之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
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　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
謂不世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急難之時計畫立就外人莫
能察每贊成大功　上臨朝稱之基輒逡巡退避家居惟飲
酒基遇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樂所著書有郁離子十卷覆瓿
集二十四巻寫情集七卷黎眉翁集五卷並行于世
八年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等率師同潁川侯傅友德往比

平倫胡〇七月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左副將軍濟
寧侯顧時為右副將軍往山西北平整朔軍馬伐潁川侯傅
友德永嘉侯朱亮祖還京
辛未翰林待制王偰致仕偰字勿度開封之祥符人初仕元
為國子助教洪武初以故官召至授翰林脩撰兼編修官命
于大本堂授吳江王經遷待制至是衰弱 上憫其老听致
仕後其子弘為龍江遞所官丞相胡惟庸家人舟經江上與
官船相觸兩船之人分爭家人歸愬于惟庸怒寘于法罰輸
作偰來視其子貧無貲乃授徒京師市中以給之惟庸敗
上忽念偰問近臣偰安在有言其故者 上即召偰厚勞之賜
以綺帛給舟車送其父子還鄉偰為人質實嚴重年七十以
疾終于家
八月己亥 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
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〇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
西之敗走和林受猶識理達臘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
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
癸丑潁川傅友德等至京師〇降翰林編修撰吞祿與權為
典籍以不脩職故也〇九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詔太
子賛善大夫宋濂靖江王長史趙壎等從之既行 上閱輿

地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
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古跡惟荊塗二山最著
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
山相聯屬淮水繞荊李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
獲免阻脩之難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 皇太子既過中都[illegible]
乃往遊焉命濂譔文紀之其他古跡歷歷奏之因事進說甚
有規益事 遂還京師
乙卯詔翰林院臣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儀翰林院學
士樂鳳韶等奏謹按漢諸陵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于廟時
祭于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時用特牲祀每
常西幸即親謁洛陽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
之制 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
臘冬社一祭
皇考陵朔望及節制祭日進食又薦新于諸陵高宗永徽二年
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
杜等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明疏曰近代始
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唯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
陵旁立廟國各有寢有便殿故日祭于便殿唐元宗開元二
十三年四月勑獻昭乾定喬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

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宋每歲春秋仲月
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循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
官致祭白沓二處則用少牢中官行禮今擬每歲元旦清明
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用大牢俱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
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從之〇浚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下流壅
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其涇陽　陵等
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八年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翰林學
士樂韶鳳奏侍坐于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
而舉屏於側注云屨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
脫于階下長者在室則著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
祭則跣韈推蕭何劒屨上殿宋南郊　皇帝至南階舄升壇
入廟脫舄入殿梁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韈唐禮至正
旦冬至群臣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升壇入廟解劒升御
座前跪賀賀畢降西階佩劒納舄其餘會群臣應升殿者禮
同宋開寶通禮大廟晨祼饋食幷禘祫　皇帝至東堦下解
劍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舄以次升
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定朝儀大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
劍脫舄以次升殿賀訖降階佩劍納舄今議于郊祀廟享前
期一日以薦籍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屨
之次于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壝入幕次脫舄升壝其升
壝執事導駕贊禮讀祝幷分獻陪祭官皆脫舄于外以次升
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脫韈就位祭畢降壇供事協律
郎納屨從之
洪武九年正月丁丑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閑循
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說講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温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
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降升有數周旋跬步而適於
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
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日益遠已德既脩自然足服人賢者
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脩德進賢則國家未有不治不務者
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斤讒佞諛諂乃杜賢之剃
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為其所陷矣
汝等其慎之〇戊午
上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次子才可試用者
為散騎叅侍舍人俸秩視八品隷於都督府佩弓刀充宿衛
或署各衛所事及聽省府臺部差遣歷事以試其材有器超
卓　者不次用之於是擇長興侯耿炳文子瓛營陽侯楊景

子進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
甲子　上以諸王将之國告祀天地於圜丘曰仰荷天地眷
佑為億兆主海内樂業子孫繁盛稽諸古典天子有子其嫡
長者守邦以嗣大統諸子各有茅土之封藩屛王室以安萬
姓此古昔帝王之制也今嫡長子標自開國之初以立為
皇太子諸子秦王㰕等亦以受封年有長幼各次第之國命祀
境内山川許脩武事以備外侮謹用昭告先是以是月庚辰
告祭太廟辛酉告祭社稷壬戌告祭鎮嶽海瀆及天下名山
大川至是大告于圜丘云
丙寅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下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隆等
百三十一人祔
壬午冊大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長女為今上妃○是
月命中書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事藍田王王弼中書
右丞相丁玉帥師住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
方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
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今為寇待其入寇
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勑邊将嚴為之備恐後
久而懶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未至邊上常存
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致有失矣○遣使勞遼東都
指揮馬雲葉旺等曰滄海之東遼為首彊中夏既寧斯必戍

守朕功未卜乃有盖州諸将意来庭固有守其地以朕命于
是整舟揖特命爾雲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盖遼陽以安黎
庶比夷罔知天命屢害民生舊歲冬十二月寇金指揮韋富
王善苦同士卒戰在當先以豪制衆遼盖諸将琛謀扼險惟
以遼東諸将忠義千夫獲得渠魁不負委托宜方面嗚呼練
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也祀天地以會百神歆人之多福北
虜無知尚强雲善豈宜道哉
庚子　上以秦王㰕晉王棡及今　上将之國命先往鳳陽
觀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且命
皇太子率之祭開國公臣然後行
九年二月甲辰以河間知府傑斯為户部郎中
九年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四月日本國王良懐遣沙門圭
廷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倭人屢加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来謝廷用還　上以良懐所上表
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誠遣越滄溟来脩職貢朕
德薄才踈出庶民而帝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適者未安
遠者何懐納王土物良驥在心甚愧然覧表覩觀情意深機
粤畧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盈而
益謙盖尚勇者不保不道者疾殃凡居二儀中皆属上天后
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阻山隔海天造地設民各樂土于是

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漢陰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
道者上帝福祐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遣違命帝令
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横行西北延及中土莫敢當将謂天
下無對矣揚東下直指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
天風怒濤檣檝摧壞致使總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
衆没於東南此果日本精兵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
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数十年元恃兵強雲
我中國之人于是豪傑忿然而起與元争幾二紀雌雄未决
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至五年而復中土
此方人力也方今吾與日本只隔滄溟順風揚帆只五日夜
耳王其務脩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内禍實為大寶惟
王察之
己酉
上念亡殁功臣命禮部加增趙德勝等七人封號誥曰人臣竭
力盡忠而没于王事者禮有褒封之典所以報功也夫致身
于平定海宇之初而不預享太平之福朕甚憫之趙德勝從
朕渡江服勤効職累立戰功忘身為國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柱國仍封梁國謚武桓於戲啓大國以疏封從易名
定謚禄延後嗣配食朝庭靈其有知服兹寵命廖永安擊寇
大湖深入其阻遂彼陷殁仗節守義之死　渝其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楚國公謚忠閔俞通海勤事從
征開關疆宇及姑蘇垂平偶為流矢所中天不假年遂至長
逝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預國公謚忠烈胡
大海挍自行伍武勇而謀猷渡江而至嚴婺自分閫而佐楄
衡方将遂平浙東庶展才畧何帳下生變遂至隕逝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越國公謚武莊張德勝性質
沉毅屢建勳勞力戰樓舡遂隕於敵命雖不求功則尤存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高陽郡公謚忠毅耿再
成從征以来服勤効職盜賊生變遂至隕身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柱國仍封高陽郡公謚武莊葉傑氣吞群醜勇
冠萬夫陷陣先登遂至隕死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
國仍封求義侯誥文首尾同德勝
三月丙子以刑部侍郎咸晳給事中蕪齊相府録事李擴並
為四川行省參政武英堂紀事監生黄義為湖廣行省參政
起居注蔣覺翰林院編脩張鳳並為廣西行省參政紀事監
生趙信為考功監丞翰林編修馬亮任敬王璡王輝陳敏張
唯典籍王儞應奉啟晳侍儀使孫化秘書直長蕭韶讃讀閻
裕起居注嚴紱給事中方徵彭通宋壹惟吉十六人為監察御史
癸未以火你赤為翰蒙古編脩賜姓名曰霍莊
九年五月戊午上御奉天門謂翰林院侍讀學士宋濂等曰

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
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群
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之使之令山岩林穴豈無超群
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于鄉舉
里選用人莫善于因能任官任官莫善于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
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　上善其言
癸亥晋王妃謝氏薨命禮部翰林院議喪服之制翰林侍讀
學士宋濂等議曰按唐制皇帝為皇妃等舉哀臨喪素服舉
哀畢則常服宋制皇帝為皇親舉哀素紗幞頭白羅衫黒銀
帶今參酌唐宋之制　皇帝及中宮服大功諸妃皆服小功
南昌王妃服大功東宮親王公主皆服小功晋王服齊衰杖
期靖江王服小功王妃服緦麻輟朝三日既成服
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哀百官奉慰
皇帝出次釋服服常制曰可命著為令○将有事于方丘有晋
王妃之喪　上命翰林學士宋濂考古制以為文濂對曰按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曰宮
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内喪大常禮院
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時南郊而喪未除帝以為疑講
讀官王圭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為不當廢夫郊社之禮國之
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　上然之

丁亥以翰林學士侍講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賛
善如故○以宋璲陶永為中書舍人璲翰林院學士承旨濂
之子永晋王府右相啓之子也
壬辰大都府同知何文輝卒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
州得文輝年始十四　上愛之撫育教訓如諸子既長以其
才○為總制遷大寧翼元帥　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
在行間以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遷江西行
省參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将軍平福建徵還京師扈從比行
巡征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潼関從戰定西破
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安西分都督府事加鎮國将軍大都
督府僉事從潁川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同
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河林文輝督民兵巡居庸関遇
疾還卒于家年三十有六　上為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給
儀物葬之○以翰林編修吳朴為勅監令周孟冬為監丞
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
兒只班使人要劫之不屈而死鼎字伯隸臨川人陳友諒破
江西晏強之仕鼎不肯執王師駐南昌參政鄧愈聞鼎名請
與相見奇之及　上至南昌愈以鼎為薦召見軍門與語大
悅欵授鼎以官鼎以母老固辭乃留寘愈幕府參賛軍務歲
丙午九月徵至京師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吳元年入為中書

博士與諸儒議禮改大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
上謂翰林儒臣論樂昇從容敷對稱旨洪武元年 上即位凡
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書詔昇皆與其議時浙東新
入版圖 上以其地承方氏之亂豪傑不法六月命昇為浙
江提刑按察司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三
年封建諸王以昇為晉王傅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
民患之 上以昇不能殄盜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復授晉
王府參軍七年除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朶兒只班率其部落
內附 上以昇老成歷事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鈔一
萬二千貫昇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再叛意遂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昇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後召之還朝昇行至
西涼打班鎖朶兒只班果叛酋長么歌賜昇還昇以大義切
責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害 上聞而悼惜遣使齎
之于黃羊川立祠致祭仍以所食祿米給其家
命中書兵部錄事用故武官子孫有貽棄者
九年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 上謂禮官曰諸將始
從朕征伐宣力効勞朕于爵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
則俾之廟祀以報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以建勳職大明始
立身即隕沒朕重傷之其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祔
祭於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壬戌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祺大師韓國
公善長長子先期用竹帛牲醴告
奉天殿先下嫁二日命使冊公主其儀內使監陳設冊案于乾
清宮御座前之東南仗儀丹陛于陛之東西陳女樂于丹陛
之南尚儀奏外 上服皮弁服 中宮翟衣陞御座樂作陞
座訖樂止引禮引捧冊使者女官就殿上拜位贊拜樂作四
拜樂止傳制官稱有制贊捧冊使者跪傳制官傳制曰今冊
長女為臨安公主命上宮正宮行禮舉冊官以冊立授使者
受冊以受執事者執事跪授退立于殿東贊興捧冊使者興
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執事者捧冊前行使者隨詣華蓋殿
公主受冊儀曰執事者于華蓋殿設香案于正中設冊案于
香案前公主冠九翬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東向冊使以冊
至於案冊使立于冊案之東南面引禮公主詣拜位贊公主
四拜畢贊請公主詣前冊使稱有制贊禮贊公主跪贊宣冊
宣冊官取冊立宣訖以冊入于盝贊受冊宣冊官以冊授公
主公主受冊興以冊置于案執事者收冊冊使與引禮就導
引公主詣 上前謝恩贊八拜又詣中宮前謝恩贊八拜禮
畢次見 皇妃東宮及妃各王及妃如常儀冊文曰古之君
天下者有女必封今爾成人特封爾為臨安公主配太師韓
國公李善長之子祺被為駙馬爾為公主既入國之門恪遵

婦道以奉舅姑閨門整肅内助常佳毋累父母生身之恩爾
惟敬哉公主受册後次日詣　奉先殿　駙馬受誥儀是日
吏部官奏請頒捧誥命至是龍亭皷樂儀仗前至太師府駙
馬設皷樂出迎太師先設香案及誥命案于正廳龍亭至吏
部官捧誥至於案駙馬服朝服訖引禮引詣香案前贊禮贊
再拜畢吏部官稱有制贊駙馬詣前跪贊搢笏贊受誥吏部
官取誥以授駙馬受誥以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復置于案
贊出笏俯伏興復贊再拜禮畢誥文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
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勳舊為婚此古今通義
也朕今命爾李祺為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求肅
其家以稱朕親親之意是日早賜朝服儀從銀校椅一脚踏
一銀馬杌一銀水盆一銀水鑵一銀傘一骨朶二牙仗鞍轡
一次日韓國公李善長與駙馬謝恩後十日善長進表箋奏
請婚期其日清晨尚寶監陳設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儀鑾司
陳儀仗于丹陛之東西教坊司設樂于殿陛下之南將軍六
員位于奉天門之左右將軍二員位于殿之簾前序班四員
捧表案一玄纁案于殿内之西序班四員設箋一玄纁案一
丹墀内道之西百官之朝服侍班于文武樓前内贊二人位
于殿上之東西贊禮二員位于丹墀之東西宣表官位于表
案之西百官陪位

皇帝御謹身殿具皮弁服儀禮司入奏外辦導駕官導御奉天
殿伏動樂作陞座樂止鳴鞭訖序班四員奉表案及玄纁案
置于殿中引禮引太師捧表及玄纁至丹墀案置于案退至
拜位贊禮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贊進表引太師詣表案前
搢笏捧表執事者捧玄纁隨行樂作至丹陛下太師脱舄侯
表官宣表官隨行由殿西門入東向立執事者一人捧箋由
奉天殿西至謹身殿甬道上跪授内官受捧入乾清宫女接
進啓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謹擇七月初十日令男李祺親
迎公主上箋奏期序班徹丹墀表箋玄纁案于武樓前太師
既至殿西門引禮二人候于門外内贊接引太師至殿中外
贊贊跪太師跪贊進表受表官搢笏接表跪置于案執事者
以玄纁跪進太師之左太師受訖受表官入詣前接玄纁復
跪置于案退復位内贊贊出笏太師出笏贊宣表展表官一
員詣案前跪搢笏取表宣表官跪于太師之左二人跪展表
官宣讀訖展表一員以表跪置于亟内輿與宣表官等退立
于殿西贊禮贊俯伏興太師由殿西門出宣表官展表官隨
出序班徹表案玄纁案之東引禮引太師至丹墀　陛下納
舄復位贊禮贊拜樂作四拜樂畢止儀禮司奏禮畢　上還
宫樂作内官受表及玄纁引禮引太師百官以次出其表文
日伏以　聖人法天地而定尊卑配陰陽而品貴賤所以立

教建治叙彝倫而垂法于天下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應乾運興邦家統一寰宇辛勤二十餘年而億兆生
民之衆咸獲皥熙同臻太和之治臣家骨肉首賴生全縱叨
榮禄德至渥也臣夙夜兢惕思所報效耄而未能乃荷至恩
不以臣男祺之愚庸賜公主下爲伉儷崇出望外吉辰在邇
謹用奏請至期令男祺俯伏闕門之外恭聽恩命臣下情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箋文曰伏以聖人
法天地而定尊卑配陰陽而品貴賤所以立教建治叙彝倫
而垂法于天下也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后殿下奉 帝之尊內嚴柔順法地以靜萬邦咸寧此誠開
基創業母儀萬世也如臣善長忝隨扈御周旋承奉略無功
効夙夜兢惕乃荷 聖恩不以臣男祺之愚庸賜公主下爲
伉儷崇出望外吉辰在邇謹令男祺至期詣闕門俯伏以待
上命更祈中聽少表下情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謹奉箋以聞
公主受醮戒儀伏于乾清宮丹陛下之東西內官陳大樂於
丹墀執事女官備金爵酒壺果盒以俟內贊女官二員位于
殿上之東 上朝服 中宮燕居服陞座樂作陞座訖樂止
公主具禮服引禮女官以爵酌酒引公主詣 上前贊拜樂
作四拜畢樂止贊公主詣前跪贊受爵女官以爵酌酒立授
公主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壺爵退復位贊公

主聽戒命隨旨意訓公主聽受訖贊興復位公主復位贊拜
樂作四拜樂止引禮女官又引公主詣 中宮前贊拜樂作
四拜畢樂止贊公主詣前跪贊受爵女官以爵酌酒立授公
主公主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者執事者跪受虛爵以退復位
贊公主聽訓戒命隨旨意訓戒公主聽受訖贊興復位公主
復位贊拜樂作四拜畢樂止禮畢公主易燕居冠服拜皇妃
東宮及諸王及妃如常儀命婦送至宮門引禮女官引公主
由宮門東門出過宮門西上小輦至右門內公主降輦駙馬
揭簾公主升轎內使儀仗鼓樂前導由武樓後右紅門金水
西板橋至午門西門降轎出門升轎其女使十四人服沙帽上
簪羅白花梢金胸背兩肩方花羅袍腰間抹金銀牡丹花束
帶皂靴女樂三十六人于闕西接引至府省臺官命婦送至
府門各回家東宮及各王送至府前 駙馬受醮戒儀是日
早太師與駙馬具家用祭服告祠堂畢至午後太師坐正堂
駙馬具見尊長服引禮引駙馬至拜位贊再拜駙馬再拜贊
詣前跪駙馬詣前跪贊搢笏駙馬搢笏贊受爵執事者酌酒
于 立授駙馬駙馬受飲訖以爵授執事贊聽訓戒大師隨
意致戒辭駙馬聽受訖贊出笏駙馬出笏俯伏興贊復位駙
馬復位贊再拜駙馬再拜禮畢便服上馬行親迎禮若駙馬
父母俱存則父母同坐于正堂行禮如上儀

親迎儀是日駙馬受醮戒訖具所賜儀從鼓樂前導至午門西下馬至朝房具朝服候申時序班二人具服引駙馬由午門西角門入至右紅門内官二員具朝服接引駙馬至内使監前後報公主醮戒畢引駙馬至右門西東向立公主至駙馬揭簾公主升轎駙馬先行由午門西角門出至上馬處上馬先至府候公主揭簾公主降轎同至祠堂〇詣祠堂儀太師家執事者先于祠堂陳設祭物畢引禮女使引駙馬及公主由府中便門至祠堂陳設祭畢拜位駙馬東公主西贊禮贊再拜駙馬公主拜再拜引禮引駙馬至高祖考妣神位前駙馬詣前公主仍立于拜位贊跪駙馬跪公主亦跪贊搢笏駙馬搢笏贊進爵執事者以爵進跪于駙馬之右贊受爵駙馬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執事者以爵奠于高祖考妣神位前贊出笏俯伏興駙馬出笏俯伏興公主亦興引禮又引駙馬詣曾祖考妣前祖考妣神位前如上儀訖贊詣讀祝位駙馬詣讀祝位贊跪駙馬跪公主亦跪贊讀祝讀祝訖贊俯伏興駙馬俯伏興公主亦興復位駙馬復位贊再拜駙馬公主并再拜禮畢還府行合巹禮〇合巹禮儀是日女使陳設駙馬座于室東西向公主座于室西東向各設拜位于座之南設酒案于室中稍南置兩盞兩巹于案上設饌案二于室中贊引二人導駙馬二人導公主就拜位贊再拜駙馬公主相向皆再拜請就座駙馬公主各座執事者二人以二盞爵酒以進駙馬公主各飲酒執事者進饌駙馬公主皆舉饌執事者再酌以酒進駙馬公主各飲酒舉饌執事者以兩巹盞共酌酒駙馬公主與就拜位贊拜駙馬公主相向再拜禮畢太師次日詣闕謝恩〇見舅姑儀合巹之明日清晨執事者二人先設案于堂之東以棗栗盤置于案太師座正堂中駙馬具見尊長服公主燕居冠服引禮引駙馬公主至拜位駙馬在東公主在西再拜駙馬公主皆再拜執事者徹棗栗案于東禮畢若駙馬父母俱存則公主見舅姑當用假脩于姑前行禮如上儀 駙馬公主見太師禮畢太師起執事者請駙馬叔正堂東西向坐駙馬公主立于西東向四拜叔坐受禮畢起又請駙馬兄坐于正堂東西向駙馬公主東向拜禮畢起又引駙馬公主詣中堂請太師姊正面坐駙馬公主北向四拜太師姊坐受禮畢起又請駙馬庶母坐于中堂西向駙馬公主東向再拜庶母坐受禮畢起次請駙馬嫂就中堂東西向立駙馬公主與嫂相向再拜畢駙馬公主還府駙馬弟妹到府中見駙馬公主坐受四拜

盥饋儀見舅姑之又明清晨太師坐于正堂執事者設饌案畢公主具燕居冠服引禮引公主詣太師前拜位贊再拜公主再拜執事以饌授公主公主捧饌置于案退復位再拜公

主再拜公主退于西候太師領畢引禮引公主還府
駙馬朝見儀親迎後十月朝見其日
上位中宮御乾清宮内官設傘扇大樂于丹墀左右設駙馬拜
位于宮門之下贊禮内官二員具服于接引駙馬至宮拜位
上位中宮陞座樂作贊八拜駙馬八拜畢樂止又移駙馬拜席
近西朝　中宮贊八拜駙馬八拜畢樂止禮畢駙馬去蔽膝
又移駙馬拜位于西南見皇妃六位各贊四拜禮又引禮内
官二員引駙馬出右紅門序班接引見東宮其日内官設東
宮座于文樓前南向秦王以下各王共一十一位座于東西
相向駙馬去蔽膝引禮引詣東宮前贊四拜畢次詣秦王及
各王前每位行四拜禮駙馬出門收服詣東宮前賜膳畢東
宮傳旨賜駙馬紗帽一金帶一貯絲羅衣各一襲靴一雙鞍馬
二駙馬受訖就詣
上前謝恩行五拜禮○故元平章兀納歹執伯顏帖木兒自綏
德來降先至中山侯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勑諭友德曰無事而
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
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筭兀納歹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年八月乙酉以戶部侍郎周堿郎中偰斯為戶部尚書行
省左司都事徐鐸為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徐伯善秦相府

録事張宗戶部主事尚質劉忠沁源縣知縣邵　為戶部郎
中戶部主事蘇鵬翼為戶部員外郎○御史大夫汪廣洋陳
寧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此古今之通義也欽惟
陛下奉天命削群雄定四海為生民立命以開太平之治于茲
九年矣自義師東渡以來深謀遠慮經國馭人皆聖衷之獨
斷至于犯霜露冒寒暑被堅執銳去亂賊以拓封疆皆諸將
之功也非文吏之籌畫也及天下一家定公行賞韓國公李
善長位以大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于文武近令其子祺
尚公主復營宅于王第之右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勤執
婦道禮儀長幼以敘彝倫
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為至矣善長受國恩禮以為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意古者所
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王殿前又不施禮此可見善長家
法之不脩凡此所為揆之所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
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
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律身教
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閏九月丙午淮安
府海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近者以五星運紊度日月
相刑聖心戒謹詔臣民言過臣聞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天地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君天下之生物不能自治故生聖人代天工以君治之而成其能是以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不言而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賢于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言也人君于是而聽納之則天嘉其不違教令雖怒亦轉而嘉矣天轉則祚胤久長社稷永固矣又何災異之有漢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敗德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抑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喜惟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楚莊王小國之君耳見天地無妖孼之戒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也天示之過則必思其失道而脩治之又安有殆危之理哉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雊鼎耳而大戊武丁意致中興是皆能責己以自脩求道以自輔也漢文帝時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一月陰雨見日食長星出挑李冬華地震景帝時熒惑歲星皆逆行月犯北辰貫天庭地一日三動可謂異矣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武光景十五年孛星于卯又孛于宮可謂異矣而東漢方隆宋仁宗時土星流犯太白晝見或星崩子斗或星見于極或星數百里烈泉湧雨雹大旱不一而見可謂異矣而仁宗享國最久治近三代其故何哉誠以數君者能秘天威納用方正之士所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也故天雖有異而爲殃豈有貽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疑似李君羨若此之類皆不免後世之譏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考博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禳之說者終無所益蓋天可以誠而不可以自誣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熒惑猶爲之退舍況古今大統之君哉天人感應之理其效甚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則弭天之災惟在脩德而已洪惟

陛下聖人文武德功巍巍超今冠古自混一以來四夷無侵豪傑攝服百谷頃成民康物阜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久民之思治亦切矣勵精圖治亦勤矣惜乎天下之人未能知應天之心慰民之望以成

陛下大有爲之志也蓋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創業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趨事赴功敢于有爲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土之所生水之所養人力所成之物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孩垂之老耄皆家所用之物不患用度不周惟患所以保守已成之業于永久者爲難耳于此之時當思所以盡革向之所爲向者爲應天心之道何者爲慰

民望之政則
陛下大有為之聖治日隆而已成之業垂億萬年矣天亦不煩
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儆告矣天旣有儆則変不虛生此天
意款持　陛下之大統歟　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其
人心也宸歸靖念旣然出于至誠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
無以至誠之心上荅明詔哉循望
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貸之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
必順明天地必嘉善諸福之物必畢至而帝道昭明矣且夫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
子作春秋之凡食必書之以為人君之戒其有弥蜺黑子之
累皆為邪氣所干变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陽由小
人敵君子夷狄陵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
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
間隙而　也月者大陰之精女主太陰之象日掩之而食傳
記不書者聖賢扶陽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為書也貴陽而賤
陰也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盖中國者陽也夷狄者
陰也臣切觀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中華人無異
有求任入官者有登顯要為富商大賈者人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
番語庶得辨認可以斟酌取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詳其

避退又臣前過江浦見迁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想此係肇
較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熱相忘生育繁盛之
中間豈無強作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本之清塵則為陰
長陽抗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
類幸不失其所至于五星紊度各有所自告顧
陛下推類而求之修己之德弭天之变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
而國祚永昌矣疏奏
上嘉之遂召赴京師擢為文思監　丞秉正南昌人也九年月
壬子　上御午門樓秦府右丞文原吉等奏事由左門入監
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臣伏覩闕之門君臣各有所由之路所
以別上下正名分令月二日　上御丹闕秦府右相文原吉
燕府長史朱濂靖江府長史趙壎翰林院承旨宋濂編修傅
藻詣闕奏事僭行左門于禮非人臣所宜宜下法司詔宥之
己未新太廟成奉安神主前三日乙卯　上沐浴齋戒命韓
國公李善長中山侯湯和及省府臺臣分祀在京群神以遷廟告
戊午昧爽　上詣舊廟以遷主告太常陳鑾于舊廟門設神
坐于廟所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懿祖恒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帝座鏤金雲龍文后座鏤金雲鳳文寢殿各設牀搨金褥筵
笥揮摭之類如事生之儀是日
上及皇太子諸王俱冕服詣廟　上致告訖躬奉神主置鑾輿
中中官奉寶冊案前行出廟門樂作百官祭服前導法杖奉
引至新廟門冊寶神輿自中門入
上與皇太子奉神主置于各座以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
一位侑于東廡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
祭禮畢以次奉神主于寢殿各室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丁丑賜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綺帛各十二疋鈔三十
二錠右丞丁玉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綺帛各十疋鈔二十四錠○
命淮安侯華雲龍子中襲爵
辛卯以翰林編修朱孟辨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吏史靖
可爲中書舍人孟辨松江之華亭人熊蘇州之崑山人靖可
明州鄞縣人俱以博學能書故有是命○十二月庚戌朔頒建
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大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命中書郎王敏誦而听之虛文多而實事少名于中宮使人
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
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
天下國家彼浮詞徒亂人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爲定
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行實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于首云
甲戌復命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所　公田米一千石
米一千五百石初勝宗仲亨嘗有過　上命停其田祿至是始復給焉
壬午命汝南侯梅世祖往濟寧府青州簡鍊兵馬洪武十年
正月賜翰林學士宋濂承旨致仕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幼
聰明敏強記從同郡吳萊王溍學爲古文有聲元至正中有
薦編脩以親老不受隱居小龍山中歲辛丑金華既歸附
上遣使以書幣徵之與括蒼劉基葉琛章溢四人同見
上甚禮重之擢江南等處儒學提舉既而命授
皇太子經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己巳三月以疾告歸
上賜以金帛太子亦厚貴濂歸奉表謝
上賜以書嘉勞之其畧曰先生之師吾子訓飭甚嚴是不佞也
以時言講解聖賢之意是不不固也以忠貞立心以節儉制
行是儒者之道也昔聞古人今親見之仍侑以文綺洪武二
年脩元史詔徵濂與翰林侍制王褘爲總裁官六月除翰林
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三年以失朝參左遷編脩四年
國子司業以議祭孔子禮稽緩貶知安遠縣是年十二月召還爲
禮部主事五年冬迁太子贊善大夫六年七月復命爲翰林侍講學
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資善大夫八月
上命濂與詹同樂韶鳳等纂大明日曆一百卷又與吳伯宗朱

右等脩寶訓五卷每旦待宴膳訖見必命茶賜坐漉素不能
飲一日侍飲醉行不能成步　上見而歡甚為詩賜之仍命侍
臣咸為歌詞且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九年拜翰
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仍脩贊善太夫擢
漉長孫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復召漉仲子璲為中書舍人
子孫聯班内庭儒者榮之漉既老難于步趨　上命選良馬以
賜復為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以示優至是年六十八
上憫其老賜致政歸鄉里及陛辭　上以御製文集賜之加鈔
綵叚及衣三襲命其孫謏至家漉上表稱謝
上復賜手詔荅之自是每歳一朝至則恩遇之甚厚十三年璲
以事得罪漉當連坐有司請罪之　上以漉舊臣特命居於
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卒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
集五卷龍門集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林集四十卷歸
田集四十卷長子贊與璲俱以能書名是月命都督僉事藍
玉練兵東昌○丙子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尊生字大
年嚴之淳安人博學能文洪武初徴入編修及議禮纂脩日
曆尊生皆與授以官固辭歸鄉里至是郡復以秀才薦授今官
壬戌以翰林編脩傅藻為應奉丙申復永城侯師顕所食禄
顕先有過減其禄至是復全給之
乙丑命翰林編脩吳[illegible]陳晟署監察御史○詔加贈高陽郡

公耿再成為泗國公勲謚故如誥文同前初再成守處州以
苗軍元帥李佑之作亂死于難累加追贈至是　上復念之
故有是命其兄玹𡚒為奉侍舍人除汝寧衛指揮僉事卒子
瑜襲職為威州衛指揮僉事坐事免官○後征南将軍楊文
征奉議復起瑜為廉州衛指揮僉事卒子瀛襲
十年五月庚子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共議
軍國重事凡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悉總之議允當然後奏
聞行之有内事以久事内庭從容言及政事
上郎㮣遣還鄉里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
謀為必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
人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
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
僻專忍其休懸荀一為所獲而不省将必假威福竊權勢以
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當
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
此宦者雖是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将來群臣
頓首稱善癸丑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濟寧宜春侯黄彬往沂
州理軍務庚申冊宋國公馮勝女為吳王繡妃
丁卯命平凉侯費聚往陳州理軍務○是月命大臣十八人
分祀岳鎮海瀆韓國公李善長祀中岳魏國公徐達祀北岳

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
祀南嶽吉安侯路言祀東鎮延安侯唐勝祀西鎮江陰侯吳
良祀南鎮濟寧侯顧時祀北鎮平涼侯費聚祀中鎮陸安侯
王志祀東鎮營陽侯楊璟祀西安宋嘉侯朱亮祖祀南海穎
川侯傅友德祀北海宜春侯王彬祀江瀆南安侯俞通源祀
河瀆中山侯湯和祀淮瀆宣寧侯曹泰祀濟瀆制曰天生民
而立君君為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也朕與卿
等當群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昭鑒嶽鎮海瀆之
效靈安得至是今孟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在報祀古者
人君巡狩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嶽之下今鎮國家新造民
生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七月壬子以齊相府長史耿貫為戶部員外郎吳相府長史
李高為工部員外郎考功監丞郭付為令誠意伯劉基子璉
為監丞
十年八月庚戌詔改監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
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事有所未安至是
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丘為壇舊基以屋覆之名曰祀殿
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　九月乙酉暹羅國王遣其
子照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象牙胡椒蘇木之屬己卯
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賚詔及印綬往賜之以中書省宣察使
時敏為之副詔曰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鴻恩曷
能若是華夷雖間天樂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能体上帝
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及子孫世世無間矣爾參列寶見
牙嗯哩哆囉自嗣王位以來內脩齊家之道外造陸隣之方
況數遣使稱臣入貢以方今蕃王言之可謂賢德矣豈不名
播諸書哉今年秋貢象入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羅國王之
印及衣一襲你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恒等與照祿群膺陛
辭俱賜文綉衣服并道里費而遣之
丙申以紹興金華衢州水災民乏食命賑給之
十月戊午封大都府同知沐英為西平侯賜誥券誥曰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帝王定制思親念舊人事之常曩者朕與擾
攘之時年已二十五未有子嗣爾沐英亦因起兵父母不存
年始八歲艱難必全生朕憐其孤幼持育撫如子後因朕有諸
子爾亦長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俾復爾姓祀爾祖宗
勉爾卓立屢著功勳今念爾勞復以舊勞特封爾為西平侯
食祿二千五百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爵祿亦當思爭逢之
功念毋忘釋艱之恩夢寐存于心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
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乃君子之道謹遵求為多福
遣使賚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為三佛齊國
印用駝鈕銀質鍍以金詔畧曰朕自混一區宇嘗遣使詔諭

諸番爾三佛齊國王怛麻沙那阿者即稱臣入貢于茲有年
今秋使者賫表至知怛麻沙那阿者薨逝爾麻者那者巫里
以嫡子孫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朕嘉誠
是用遣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
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召請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
勇之人然粗暴無禮自取敗忘朕當此時飭身自守推誠任
人故能大功天下以定朕與卿共享富貴當各盡其道而往
往有犯罪者何也昔康永中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
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為善不至
犯法是爵禄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度者朝廷所治天下
也為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茍
至再三朝廷亦難處矣朕於祭祀之時一心齋宿思欲格神
及遣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宮室外
未嘗作一臺榭以為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廣
宮室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列有
爵位故丁寧告汝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待○四川威茂等
處土酋董帖里判却殺人民命御史大夫丁玉平羌將軍率
師討之　十二月丙午
上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于天性然于物
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練諳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
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日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
矣前者令　皇太子躬聽朝廷啓事欲其練習國政聽政之
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
臣更為參決可否然後奏聞○丁未
上謂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紛擾朕荷天命賴將帥之力削平
禍亂四方以寧追思往昔智謀英武之士或沒于王事或考
終天年功在國家不可以泯其有子孫宜錄用之庶以慰死
者之灵於是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
百戶有差
上又恐其年少未更事令于在京直隷衛所署事以試之
戊辰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兵至威州土酋董帖里率衆
來降詔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洪武十一年正月己卯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賜誥曰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朕起
自草野賴諸將効力平群雄定禍亂君主華夷當定公行賞
之時尔湯和雖居舊將之列惟守毗陵於忠有攜朕念你相
從之久泯前過而論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復念你平越地
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腦兒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特授以
信國公食祿三千石永為子孫世祿於戲人臣無特可謂忠

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尔其謹守斯道以訓後世敬哉毋怠
東平侯韓政辛汝雎州人元季集兵守程鄉里率部來歸𢾗
從征伐有功歲甲辰授江淮省平章政事丙午取正陽克濠
州收安豐守邳州招集士卒三千三百餘人吳元年從大將
軍徐達定中原克滕澤二州下濟寧東平等處洪武元年授
榮祿大夫山東行省平章政事領濟寧左衛將士率駐東昌
兼守廣平順德滕州趙元吉判討平章之再守東昌平武安
縣天固縣寨二年破廣東諸山寨招討武安縣等白土等三
十六寨復討蛾尖寨民八百九十八户三千五百二十八人
得復業放其士卒一萬一千六百人為民三年定功行賞封
東平侯九年以其子英為散綺舍人至是政以疾卒
上親臨其喪凡喪禮所需官為給之仍遣官護其柩歸葬勅有
司治墳塋追封鄆國公

十一年四月壬子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為本部尚書炎字仲
雅南昌進賢縣人故元進士為撫州金谿丞歲丙午以故官
入京授國子監博士吳元年遷翰林修撰浙江按察司經歷
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是年入為禮部員外郎是年
尋陞侍郎拜今官夢炎博學有文朝廷稽古禮文之事與有
力焉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
御製敕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
然國之祀以為民也祀不為民則非禮也若庶民之宜祀者止
於祖宗非祖宗而祀之豈特非禮之宜神亦不享也且嶽鎮
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
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惟民心　將且獲戾於天矣尚
惡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鑒人雖毫髮不可偽特其變化
神妙而人不測耳今
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東安沭陽二縣民
人暮驚謂野有持炬者数或人列或四散巡撿逐之無有也
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盡信特遣人致牲醴會鬼神而敕
問之夫中原之地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
絕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

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祀歟父母妻子之求隔而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冤未伸歟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怨歟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歟朕自即位以來祀神之禮未敢缺也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妄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宜福者勿為民害自貽天憲

是月重建

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人臣有文飾至是躬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五月元嗣君愛猷實理達列臘殂于沙漠

癸酉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幼主于沙漠

上命禮部臣曰是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歿可使吊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况彼久離中華漸变異俗非典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肯違德含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遇然乃天地之定数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变何也盖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弧執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悉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潁群雄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主中國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数興今聞君殯于沙漠朕用測然特遣人致吊奠以牲醴以享爾靈爾其鑒之

八月遣使賫諭往金川諭元将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变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若違天地眛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于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特爾在俘囚之中果願生乎死乎苟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凢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以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推之盡殺不顧如去年冬爾将兵冦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是者萬戶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昔之患難為儔所生儔之身為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

鑒爾禍將歸爾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畧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可咎未來者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審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九月庚午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

上御奉天殿頒曆於諸王百官

安吉侯陸仲亨汝南侯梅思祖赴召皆違期法司劾之

上命收仲亨公田亭思祖歲俸

丙午敕諭韓國公李善長等曰卿等董工大祀殿已有日矣尚當善撫工匠令早完之明日實朕父母劬勞之辰舊稱萬壽節日近年慶賀之禮有司即由此因擾民已下令止之卿等來日勿以此廢事而離役作之所當謹之毋怠

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誥曰朕昔居微時存歿親喪難於宅兆爾繼宗發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惠朕得安昔

皇考皇妣睠兹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兹特贈爾為義惠侯以崇爾於冥冥爾其有知服兹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誥曰一家之興必有其人非惟夫道之獨修亦由婦道之協相義惠侯妻婁氏和柔慈惠克成厥家曩者朕寓是方家遭沉疾二親俱亡求地而葬爾夫婦樂惠斯土致朕

皇考皇妣陰宅於斯至今難忘特贈爾妻婁氏為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歆服慈命遣官賫誥命仍以文以牲醴祭之

燕府左傳丘廣卒廣鳳陽定遠人初為元帥嚴文貴養子因冒姓嚴氏從王師渡江克采石太平定金陵下鎮江進攻常州取寧國授宣州文貴卒廣襲職從征無錫常熟守宜興討盧州授神武衛指揮同知克潭州置潭州指揮使司以廣為同知拔衡山安仁廣西永州靜江柳州諸郡縣始復本姓繼討思州叛酋黃英傑斬之授懷遠將軍攻拔靖州綏寧道州寧遠諸洞蠻寨洪武七年還京師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階鎮國將軍洪武九年除燕府左傳至是卒追贈開國府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樂昌侯諡景成

甲戌賜翰林應奉吝祿與權致仕與權河南永寧人博學強記善諧謔仕元為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以故官赴京洪武六年授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七年除廣西按察司僉事未之任復為監察御史擢翰林修撰尋降典籍九年陞應奉至是以年老致仕

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

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

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有司知所激
勸
十一年十一月乙卯以梅殷為駙馬都尉尚第三皇女寧國
公主殷汝南侯思祖兄弟子也
山西邊將遣人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師完者不
花故元丞相驢兒部屬也
上遣使歸之於驢兒且以璽書諭之曰
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兩為吊祭一為祭禮於卿
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邊將以卿部屬平章完
者不花送京師朕怒邊將以為方遣使通好乃執其平章豈
不失信於卿今特遣內臣送之祗丞相營宥之罪放之逐之
卿自為區處
十一月庚午特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
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
之
上自為文告祭嶽瀆山川旗纛諸神曰曩者兵爭日久老幼顛
連少壯奔逼其苦甚矣當識時皆愚思智上感昊穹
上帝好生於予平禍亂育烝黎顧惟無能實賴神佑今者禍亂
已平十有一年矣惟西平戎寇邇邊隱歲常肆侮特命西平
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等率兵致討惟神有靈倘克相
之
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
上素服輟朝三月中宮素服哀臨皇太子服齊衰埜畢焚於墓
常服還內皇孫服斬衰置靈座傍遇祭奠則服之諸王公主
服如制
壬辰臨江侯陳德卒鳳陽人枋見上於定遠歲甲午從征全
椒滁州授萬戶乙未克和州從渡江克太平丙申破元中丞
蠻子海牙水寨定金陵取鎮江陞都先鋒克溧水常州寧國
等處陞帳前先鋒十大元帥戊戌取浙東婺州己亥攻紹興
庚子取福安辛未授長興郡張士誠軍壬寅從征湖州天目
山城羅家寨癸卯從征安豐追擊張士誠軍敗之復從
上戰鄱陽湖擒水寨姚平張甲辰克武昌丙午取高郵淮泗陞
天策衛指揮使征浙江克湖州吳元年克嘉興蘇州進定國
上將軍陞僉大都督府事從大將軍徐達征山東
洪武九年克汴梁奉詔由開封河南渡河取懷慶澤潞平陽
太原大同二年會大軍克陝西取慶陽克羅山寨被召還汴
三年征定西敗王保保兵興元還朝京師十一月賜號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封臨江侯賜鐵券四年詔領河南兵征蜀敗偽將吳大尉於
龍泉破漢州入城下重慶保寧蜀平復還汴五年為左副將

軍同宋國公馮勝征丼肅尋召還視視師關陜六年征察罕
腦兒七年往北平視師八年還京尋又命視師濟寧九年出
鎮北平十年還京賜告歸鳳陽至是卒訃聞輟朝三日追封
杞國公謚定襄
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勑勞之曰臣之事君宜
處恭不怠其得休官於家者古幾人卿齊求壽精力愈加自
致仕之後每歲來朝以慰朕心朕思卿驅馳千里而來已勑
禮部賜廪米酒殽尓其享之以育萬年
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勑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
誑我今命尓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尓殺中國無罪
之使其罪深矣非尓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納則不能
免問罪之師尓之所恃首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尓如不
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数十萬揚帆東指特使者安在雖不
盡滅尓類豈不殍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詔諭故元丞相哈喇章蠻子驢兒納哈出等曰自有多事群臣
有棄君親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
一人卿等獨奮忠伏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倐然十有一年
今聞尓君因疾而崩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或
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循豫之間此三人皆元
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
至幼無乃人倫正矣道順也儻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
賢則吉夫當流離之際而為臣者猶能竭力為之不絕有元
之祀美声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倫
但以立君為名而内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矣况同
類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卿等富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草
抄之霜深可慮也
十二年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癭𤠔
子烏都兒及呵卜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征西将軍
沐英移兵討之告祭西嶽諸神曰惟神磅礴西土為是方之
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為民作福今予統中國
兼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顏帖木兒家兒中國晏撫不服告神
進討已行殄滅自陜西已北民無兵禍之憂惟河州西土蕃
川藏及洮州三副癭𤠔子雖常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後為
生民之患是用命将率兵進討惟神鑒之
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禄之数刻石官署中書省左右丞
相御史臺左右大夫每歲各給二千五百石右駙馬都尉李
棋梅殷每歲各給六百石平章李伯昇王溥潘原明每歲各
給七百五十石俱於江西閣内給與
平羌将軍御史大夫丁王率師討松州叛酋平之
二月戊戌朔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川等

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庚子冊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弼女為楚王楨妃
辛亥召前丹徒縣李思迪於貶所思迪濟南人登元進士第
為國子助教洪武元年以故官入京授起居注六遷至山西
行省參政以事降丹徒縣知縣坐失入人罪安置閩中至是
上勅中書曰思迪為縣無貪墨其守可嘉偶為奸吏所欺至失
入人罪竄居炎方已數年矣可特召還俾訓國子
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
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月今諸將已
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鉄城之地取道
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即令還
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
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
侯黃彬鞏昌侯郭子興等往臨清練兵賜賚有差
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酋三副使阿卜商河汪
順朵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積石碩州叛逃王官
阿昌七站六官失納等斬之雖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
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
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以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
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
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
之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汝其識之
十二年三月勅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山
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寇擾我邊民命
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月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
粮於容州進取潘州若進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
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壯勇驍者守納都壘
溪之路其四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
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江西參政劉璉以罪逮下獄璉誠意伯基之子也
上以基故特宥之
置登州府蓬萊縣河口遞運所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
迪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僞
有俾於國家善名立於兩間則無愧於所學若懷詐自私上
無助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
曰召同遊期嘉言善行起朕未明而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
略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之不過就他人之辭以
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昏昧不足與聞耶抑朕之
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
古先帝王之道匡弼輔贊以成其德器而緘默無異事朕之
事其懷詐甚矣昔者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爲生民福
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
遊殿廷之上人君躬就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
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
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思
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你等自今爲師
者必盡其師之學者必盡其學之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
望之意愼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初松州平御史大夫丁玉遣寧州
衛指揮高顯等城其地請立軍至是降印設官領
軍鎭守
八月丁卯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
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尔之功亦懋矣朕聞
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應則是困有
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取度其宜哉或於保寧
及擇要害之處立衛尓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
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玉遂還軍
四川
壬申命翰林定皇太子與諸王書曰記諭餘從之復書簡之
式翰林儒臣議皇太子與諸王書則曰記問答諸王書曰記
答諸王奉書皇太子則曰謹啓
上改皇太子與諸王
詔廷臣議親王見東宮禮儀禮部會官議凡親王來朝具冕
服見
天子畢次見東宮引禮官導王由東華門入至文華殿前西
向立東宮具冕執大圭詹事府官六員導出陞座東宮左右
侍從引禮官引王至拜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畢東宮與王
俱衣常服至後殿序家人禮餘從之
丙子勅信國公湯和曰今年春命尓率諸將練兵於臨清以
備北邊今遣使賫符諸軍召吉安侯陸亨江夏侯周德興宜
春侯黃彬還京與所部騎兵令南安鞏昌河南永嘉四侯分
領之伺北虜消息常宜遣人往來山東北平大將軍所計議

邊事務慎之毋忽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臣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賜名春秋本末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以海國公吳禎等九十三人祔

甲寅以陝西指揮使華亦留守右衛指揮佻成為大都督府僉事

丙辰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討四川賊人彭普等平之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音

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爾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勦絕其類已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搆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音亮等用師不祥妖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身位乎罪不可宥如敕行之

壬午國子助教馬從龍上表自陳年老多疾不堪任事乞還鄉里詔循例增秩以翰林應奉致仕賜道里費

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等兵擊西番三副使之衆大敗之擒三副使瓚簇子等殺獲萬人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遂班師

甲辰以御史臺右御史大夫丁玉為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為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秦中為右御史中丞重慶府殷哲為中書省右參政萬寧縣知縣李廣為浙江布政使刑部主事趙端為右布政戶部侍郎任彬為本部尚書滁州知州魏鑑為禮部侍郎通政司經歷李素為本司左參議吏部主事陸鎮為本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張璉為戶部員外郎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沈為翰林院侍制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院侍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蔡矣君民猶父子也君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哉

封大都督府僉事佻成為安慶侯監王為永昌侯謝成為永平侯張龍為鳳翔侯吳福為安陸侯金朝興為宣德侯曹興為懷遠侯葉昇為靖寧侯曹振為景川侯張溫為會寧侯周

武為雄武侯王弼為定遠侯皆賜鐵券文仇戕文曰昔者聖
君定賞以報功推賢能授之朕觀古制漢封為多然後侯之
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由其功有先後業有巨微
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重輕也尒都督僉事仇成從
朕渡江遇敵奮勇不以重寡所向必克彭蠡之戰尒功居多
今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特封尒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
臣榮祿大夫柱天安慶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
與尒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尒其益加恭慎
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王等皆以征西有功券文前
後與成同其中曰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以歸
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勢孤力弱將自殄滅朕念尒
勞宜加封爵

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
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
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子
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至危危而克慮則能
改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
二者真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
鮮是以亂日常多治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己
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惟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
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
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之要

丙午勅江陰侯吳良曰朕昔初江東命卿等東鄙高城深隍
沃野以闢當是時朕無東顧之憂用兵荊楚雖定其地雖諸
將効力於西而卿能保守東藩相為首尾內奸無出外奸無
入可謂智矣天下已平爵卿封侯所以報功也前以弟七子
榑封為齊王與卿結姻就命卿知齊肇造宮宇今過新年遣
使賚酒醴勞卿齊王尚幼未有所知亦能遣人行禮卿可体
父母之心而自愛重焉

濟寧侯顧時卒字時舉臨濠人倜儻負志氣善戰從

上渡江屢立戰功由千夫長陞元帥尋授同知天策衛指揮使
司事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徐達北定燕薊拜驃騎上將軍大
都督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三年進大都督府同知賜
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封濟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四年命為征西左副
將軍率師伐夏由興元克階文綿漢四州進圍成都降夏主
明昇五年命副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特與文
公分道入沙漠迷道失糧且進遇虜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
奮厲獨率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引去掠其輜重
糧馬而還士卒復振七年從國公徐達北鎮北平八年召還
京師尋有旨仍鎮北平至是卒年四十陸訃聞
上慟悼之輟朝三日明年春二月喪歸自北平遣官迎祭勅葬
鍾山之陰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靖誥曰
人臣有功大者生則受爵死則褒謚所以彰其名於永久也
朕自開創以來宣力効忠者衆爾濠梁侯顧時與朕同里昔
從征調摧堅破敵懋著功勳朕平滁陽清江淮奠安南土已
而平定中原爾皆與有力焉是命顯膺爵祿寵受侯封今天
下大定命爾守禦北平爾能修其職輯和軍民靖安邊境正
宜相與共樂太平何其天不假年遽然常往朕念爾勞特追
封為國公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滕國
公謚靖襄以慰爾於冥冥於戲生而著功當代歿而書名史
冊人能若是雖萬世不朽矣仍命其子敬襲爵
十二年十二月丁丑以東宮侍正張紞為通政司左參議翰
林修撰追原霖為右參議

戊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
上勅之曰卿多積陰德以致高壽康雖以致仕而戀闕之心甚
切不憚祁寒每歲必依期來朝特賜酒殽及日用之物卿其
領之
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賜文綺帛鈔錠拜大都
督府左右都督
是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
人少從餘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為元帥府令史行
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諸事己亥置
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酉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
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
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遂命守之尋陞江西參政洪
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
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西參政改調廣洋山東行
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
復出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洋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
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己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
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以為嫌欲遂去之嗾侍御

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
之海南
上覺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
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長辭位乃拜廣洋為右丞相以
參政胡惟庸為丞相廣洋居位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
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
相
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敕勞問然酖酒色荒于政事以
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
不　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敕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
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執政首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
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
洋欺忘不能效中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
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
日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相忍督過及居台省又未嘗獻策

畫謀以匡國家民之疾苦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
還而噤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
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政為惡既不匡正及
自詢又曲為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執之不
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
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人不知謂朕薄恩特敕爾爾其省
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文大書尤
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是人以
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
至覆敗云
命永嘉侯朱亮祖發軍民三萬人拓廣東北城凡八百餘丈
安南陳煒遣使來貢
上以安南怙強欲侵奪占城境土故至敗之乃遣使詔諭煒兄
前安南王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滅亡者何
也蓋由宜君命而故黙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
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耶何其含久長之
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抄之朝露豈不云乎毋為福首
毋為禍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
兄弟慕富貴而若是也抑民有慾而至是耶故往者之不可
諫豈不知來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斯所言若行則天意可回尔且尽地之廣
長民之衆若邦有國封疆無外求則為求世若越境而殃他
民則福未可保也安南與占城忿争搆兵将十年矣是非彼
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讐未鮮将如之乎尔如不聽朕念息
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吾朕命而必為之恐
恐春秋列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
強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還故智者有所不為也尔如鑒春
秋之失而無蹈往轍豈不美乎宜悉朕意毋有所忽
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徐節告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
夫陳寧等謀逆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命朝臣審録
上時自臨問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之政以
上信任之重也專賜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内外諸司
封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輙匿不聞私要奏若胡懋為
巡檢嘗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
佞者多附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数魏國公徐達深嫉
其奸邪嘗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
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誠意伯劉基亦嘗於
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
挾醫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
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亦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

女妻善長從子佑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
中忽生竹笋出水高数尺諛者争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
父三世塚上皆夜有大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奸謀矣
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復業籍户買馬難苦甚矣使
皆効尔所為民雖尽鬻子女買馬走地不能給也責補盜於
代縣平凉侯費聚嘗命主蘇州撫綏軍民不任事唯嗜酒色
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韃靼無功
上以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久見惟
庸以權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屏去左右久之益密常過惟庸
家飲酒酣往来因言語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乎二
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外收輯軍馬以
候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閲天下軍民籍令都督毛驤
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你也太
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来往惟
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説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尔言何為者
若尔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往告惟庸知善長素可以利動後
十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
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
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己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

為子孫後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由你等所為嘚義遂告惟
庸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欵
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
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臣致書稱臣於元請兵
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騍于市馬奔入輓輅中場
死焉惟庸即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涂節陳寧等謀起事使道人陰告
四方及武臣之從己者
上視朝覺惟庸等擧措有異涂節恐事覺乃上變告特商暠謫
降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群臣吏詰惟庸辭窮不能隱
遂吐實戊戌群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
寧死又言涂節本為惟庸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以
戒人臣之奸宄者乃并誅節餘黨皆連皆惟庸定遂人乙未事
上為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寧國縣主簿陞知縣甲辰還
吉安府通判丙午推湖廣按察司僉事吳元年入為太常寺
少卿尋陞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政四年陞右丞相六年
陞拜左丞相陳寧茶陵人初名亮通經有治才元為鎮江小
吏從軍至金陵館于軍帥家

上入金陵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令寧代為書陳之
上覽之甚喜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己亥陞廣德知府辛丑除
樞密院都事癸卯改提刑按察司僉事甲辰陞浙東按察司
使已已擢中書參議丙午以事降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
為司農卿尋陞兵部尚書二年出為松江府知府尋陞中書
參政三年賜名寧坐事知蘇州府嘗督粮欲事速集令左右
燒鐵烙人肌膚人甚苦之呼為陳烙鐵改浙江參政未行惟
庸薦為御史大夫益用嚴酷
上嘗切責之寧不改其子孟麟亦怒以諫寧怒杖之數百而死
上深惡其不情嘗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
遂與惟庸通謀群臣議請誅善長陸仲亨等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
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
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
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
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
于邊故惟庸等遣書遣之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閤任大臣

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
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
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邪之欲嘉言結於衆舌朋
比逞於群邪蠹壞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
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殄滅朕革去中書省
陛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
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
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日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創制立
法天子之事旣出聖裁實爲要典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
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
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循制奉行庶幾臣下
絶權奸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以武官子弟常安等百三十人爲叅侍舍人安振武衛指揮
同知常榮之子于宗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再從也
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以濟寧侯顧時以下八十八人附祭
十三年二月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祥廬州府無爲州
人歲乙未從渡江爲樞密院知印洪武元年授京畿都
漕運司使八年擢工部尚書九年遷北平布政使十二年坐
營造擾民罰輸作尋宥之降知嘉興府至是復以爲工部尚
書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子文晋卞壼南唐劉仁贍宋
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辛巳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籍給儀伏户
二十家
上從之
癸巳詔以京衛軍士充公侯儀伏户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
徐達皆二十户曹國公李文忠等皆十九户侯皆十五户先
是以京民充之近因善長以老疾辭儀從故命易以軍士仍
給之
丙午以故寧河武順王鄧愈子鎮襲封申國公誥曰朕聞昔
列聖之馭宇内必賢能以輔之是以佐命創業摧堅撫順忠
君澤民者生則威振華夷歿則名彰後世斯善於前者也至
於桀奡捍患推誠効力斯守昇平之良臣也朕初率師東征
尓鎮之父愈年雖甚少壯貌精英遂堅群將之列耀武揚威
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停囚於麾下每戰有之所以行賞驗
功亦君子最故生前公爵歿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
尓服已除朕思愈勞命尓襲封申國公恪守前業思紹勲劳

是善成於後者也尔惟欽哉
乙卯詔定國公侯稱號上諭禮部臣曰自今封侯不必加散
官已受券誥者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則曾佩將軍印者仍
列於銜於是禮部奏定其式為三公侯之銜曰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某公某侯食祿若干石世襲者曰世襲某公某
侯食祿若干石追封某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
侯某將軍追封某王公謚某
降翰林院侍制吳沈為編修
十三年四月癸酉賜翰林院應奉陳傳還鄉製詩文賜之仍
給道里費
戊子翰林院編修張美和致仕
上親為文賜之曰朕觀古之賢士莫不修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
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
時有光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
儒凋落無幾獨尔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
典禮以姑朕心柰尔不任周旋思鄉歸老之去矣朕將誰從
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
善終不亦善乎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靖江人洪武三年
用薦為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繼遷翰林編修至是
致仕年八十三卒於家美和為人篤實善著書所著有理學
類編八卷群書備數十二卷及凉始節要行於世
己丑召江夏侯周德興等還先是德興及河南侯陸聚承制
往福建理軍務平章李伯昇往彰州理軍務至俱遣使賚符
召還
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為鄭國公誥與前同妻蘇氏亦改封為
鄭國公夫人改封豫章侯胡美為臨川侯誥曰昔竇融以河西
歸漢後世稱之朕以武定四方乃有識天運而建事功如昔
日人助成帝業理當從報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胡美以漢沔之英當朕經
畧江右乃能識幾盡歸版籍以保人民於是任內中平章之
職屢從大將征取江夏攻壽春平淮東克浙西遂取邵武建
寧其功益著扈朕巡守分省北京兵有紀律民用妥安况為
國之姻戚而勳著於當世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已封侯爵今
改封尔為臨川侯使尔子孫世世承襲嗚呼朕仰遵哲王之
禮典以報尔功尔尚慎守祿位以光勳業篤親親而厚風俗
更忠慎訓子孫傳於永世豈不偉歟
是日國子助教聶鉉以老疾賜歸鉉字器之清江人登辛亥
進士授廣宗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劇父老
對曰適歲旱蝗食乏役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上不聞非
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視災傷悉免其庶民大悅秩滿入覲上洪武聖德詩南
京賦授翰林待制以老辭不許改國子助教遷翰典籍尋復
為助教至是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復將用之以年齡益高
擇便地授廬陵教諭終其身
以故德慶侯廖永忠子權襲封德慶侯
五月辛卯朔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
隨縣為隨州長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復設德安府
孝感安陸應城三縣及隨州應山縣荊州府枝江縣常德府
沅江縣靖州通道縣長沙府善化縣襄陽府上津光化竹山
三縣陞荊門縣為州以當陽縣屬焉
都督僉事王簡卒賜葬鍾山追封霍山侯仍命子虎為昭武
將軍留守右衛指揮使司誥曰人臣能宣忠效力佐興洪業
者生膺職業之重歿有褒贈之榮所以示報功之典也咨爾
奉國將軍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簡當朕起義之初勤事左
右從朕渡大江招降決戰不憚勞苦及進陞帥職屢立奇勳
繼隨大將征討四方勇畧兼人功積尤著天下既定遂命僉
職都府調鳳陽往彰德練兵屯田咸稱厥任朕念開拓之功
以爾年邁俾食全祿優老於家何其嬰疾遽然逝朕甚憫焉
今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同
知追封霍山侯諡忠毅以報爾於冥冥於戲盡忠為國臣職
當為崇德報功朝廷之典爾雖永逝威烈猶聞且爵正侯封
子襲衛職存歿有榮可無憾矣爾其有知服兹寵命簡壽州
人也
癸巳宋國公馮勝大夫人何氏卒遣使賫敕往汴梁諭勝曰
五月三日爾夫人何氏以疾終今命使遣驛往報其安葬之
道何如或可自歸議之
賜御史臺左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
遷工部侍郎劉敏為刑部誥曰於戲昔聖人以聖化天下故
民樂於從善而於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
而無惡有不率者然後有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而民之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
天地致和品物咸亨也後世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莫成己
成物之善是以刑罰弗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為
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良民之淳皆幾希故善治
國者必擇仁人之以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於無刑之地
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為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
之哉敏河間肅寧人為中書吏特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
蓆旦載于家而後入隷事妻以蘆織席鬻供母人或賊亡以青
甕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
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庶咸勸其受給其事毋敏固

辭曰事毋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
有行識云
命會寧侯張温雄武侯周武王往河南理軍務時
上以河南方造周王公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温等往仍諭
之曰河南將士疲勞多矣宜善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往千人
千人可役百人使得更替毋盡其力
勑諭遼東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
遼東朕觀其来知咨陳表之詐將以搆大禍此来豈誠心哉
尓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為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已前遣
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回令當如約期則事大之心
其庶幾乎使既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
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公嘗索女子於是國誼
有女入于元宮庚申公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令高麗
數以誼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敕
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十三年六月丁卯遣賞勑諭江陰侯吳良臨川侯胡美都督
張銓於頭孫恪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息民為先其王
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時良等董建齊潭各王府于山東湖
廣諸郡故諭之
己巳復以翰林編修吳沈為侍制

己亥罷各府照磨
召儒士楊良卿王成李
勑曰朕聞野無遺賢虞所由興立賢無方商所以治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典籍戴安薦爾高才博藝允
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即日以禮遣朕有以用之
戊寅
上諭户部臣曰曩日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税及天下纖悉之物
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
税尓户部具榜示知天下共知之
甲申復降翰林院侍制吳沈為編修
召儒士呂慎明勑曰吾聞古之賢者多隱處巖穴并樂賤貧
必待有道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為時用以堯舜其君民若
伊尹傅説之流是也今天下不患無賢才特慮朕求之之道
未至耳因翰林編修吳沈薦賢為國舉尓才德兼備故特遣
聘召尓其来朝副朕側席之意時沈又薦湖州府學教授童
冀亦遣使徵之
召儒士劉仲海勑曰朕以菲薄之才履至尊之位深惧寡昧
無以其燭幽隱綏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海內賢哲之士
共底太平雖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之朕以是屢勑百官各舉所知而翰林典籍戴安薦安尓

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遣至今尔其毋辭
召儒士鄒魯狂勑曰昔者有元失馭海内弗寧朕起布衣削
郡雄定禍亂君主黔黎十有三年矣實求賢之道有所不逮
且大臣非才而君子悔伏小人尊崇遂致壊才抱德之士隱
於岩穴不求聞達今奸邪之徒俱已伏辜非命侍臣各舉所
知翰林典籍戴安薦尔才堪任用特遣持符召爾符至有司
禮送至京朕將擢用焉
召儒士宋李子勑曰朕惟歴代世治民安法彰弊革禮明樂
和風淳俗美惟在舉任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
翰林書籍呉伯宗薦尔學問該博才識優長特遣使召尔詣
闕朕將加禮焉
臣戒録成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為姦宄然人性本善
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録歴代諸侯王宗戚宦官
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俻其行者以類書之既成
賜名曰臣戒録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己丑朔享太廟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各五百石
壬寅復封鄭遇春為滎陽侯
以廖升為淮安衛指揮僉事昇鄖國公永安從子也

廣西都指揮使王真卒真春人少英邁從元義兵元帥陳埜
先為裨將埜先敗死丙申歲以千户來歸仍授管軍千户
上既定金陵以真守句容又破京口克昆陵下寧國攻池州皆
與有功又領兵江陰馬䭾沙破狼山寨以功授江陰衛正千
户從大兵討張士誠克湖州平姑蘇移師克上虞餘姚三縣
遂從征閩克延平由海道平蘭秀山賊黨陞江陰衛指揮僉
事洪武三年署蘇州衛事六年陞今官在鎮七年軍民輯睦
以稱職見稱至是以疾卒勑歸瘞于鍾山之陰後二年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同知前軍都督
府事追封臨沂侯謚桓義
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上手詔荅之曰父母
劬劳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
晨奉祀静居終日念劬劳莫報耳比者卿等欲以天下太平
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惟禮
當而已先是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倍當悲痛况忍受臣下禮故即位以
来常不受賀至是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在外諸司五品以上
者自明年始听其表賀
十三年九月庚寅永嘉侯朱亮祖卒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

聚鄉兵保障州里元受以義兵元帥後率兵越濡須經梁山
渡蕪湖肆掠江東合兵攻之亮祖懼
上渡采石克平下寧國祖亮被擒
上喜其勇悍賜以金牌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於元數與我
戰我軍為其所獲者凡六千餘人諸將弗能當時
上欲取建康未暇其乃舍而去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
徐達等率前鋒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奮兵攻之祖亮兵敗獲於城下縛以見之
上上謂之日爾將如何對曰事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莊而釋之番置麾下其後從軍四戰所向克捷及天下大定
以功封永嘉侯命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
祖亮數十事皆實
上以亮祖功成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
病卒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賜葬於所居之鄉亮祖性剛勇善
騎射所至奮不顧身故能成佐運之功然寡學術所為多非
禮
上念其功故寬宥之以全始終其子暹亦以知勇稱數從征伐
以功任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道同者河間人其先韃靼
族也洪武三年以才翰舉為太常贊礼郎後出知番禺縣番
禺素稱繁劇而軍衛乞強橫需有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
能堪道同至堅執公法功事法遠理者一切不由是民賴以
安權要惡之未幾亮祖至數以威福撼道同道同不為懼時
有土豪數十人遇里稱貸輒抑價罪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
法人莫敢誰何道同廉問得實捕其黨悉械繫通衢以令衆
諸豪詣亮祖召道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道同厲色曰公為
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破械
者哀呼求免亮祖竟釋之復以他事笞道同又有富民羅氏
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恃勢凌人道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
去道同遂歷其事而奏之道同性峭直氣字魁崖奉母備甘
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道同道同嘗按一乙士
罪當笞本急欲得遣卒與道同釋之道同曰徐公亦効永嘉
侯耶笞之乃也後道同卒于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
輒告事有卜之輒驗人或以其為神云
辛卯詔景川侯曹振宗陽侯楊璟永成侯薛顯赴北平督兵
屯田
辛亥後軍都督府僉事高顯卒賜葬鍾山之陰追封汝陰侯
謚武肅誥曰自昔帝王之興統一寰宇其義勇之士有能委
身効力佐成大業者生膺爵之貴歿有褒贈之榮惟爾龍虎
將軍僉後軍都督府事高顯襲有英毅之姿居行伍之列當
朕渡江之初隨衆求歸勤事左右披堅執銳無往不從畧地

攻城所戰必克雖勍敵在前而不顧矢石集身而不辭累立奇功進典兵衛継随大将平靖𤑔蜀以至副征迤北戍守寧川歡俘执醜撫順招降勲績允着歷官顯要奠享安榮何其天不假年因疾長逝追念尓勞朕豈能置是用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追封汝陰侯謚武肅以慰尓於冥冥顯廬州巣縣人自丙申歳從上渡江以戰功累遷至京官至是卒

十三年十月勅四輔官王本等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以蕎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等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呉源為夏官推秋官首缺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夏灾殃叠見離之暮天氣尚暄當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尽誠建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言人乎感應之幾如響斯荅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非災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卿等尚尽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遣使召儒士張叔廉陳禎宋納教諭石僕楊盤訓導曹文壽張衍李璿用四輔官王本等薦也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務遣其臣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者嵗月餘遣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君主華夷論撫之道遠邇無間尓邦僻居海島頃常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脈齊國王遣使奉表来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柔仁也尓柰使設為詭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你恃險遠故敢肆侮如是歟今使者来本欵拘番以其父母妻子之恋夷夏則一朕推推此心持令歸國尓二王當省已自修端秉誠意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無及矣

十二月遣使詔諭日本國王曰昔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羶有志君子孰不興憤運及元将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特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朱幾命大将軍律九代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尓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来匪誠問其所果然欵較勝負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将必自殃乎

洪武十四年正月戊子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

上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将軍信國公湯和為左副将軍潁川侯傅友德為右副将軍率諸将士往討之

乙丑賜長興侯耿炳文鈔伯錠
賜永昌侯藍玉鈔五千錠都督國英馬五匹鈔五千錠三月
命宋國公馮勝佩征帥將軍印節制河南賜誥曰河南為天
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京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
其地爾休息民力訓練軍士以佐征討
遣使賫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
和右副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
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鄉騎進擊不可不深為謀必先知彼
虛實乃可行兵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
精騎繼之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誠實有伏則引
延誘其詸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則得其利無物即以
精兵擣之可也若大將軍未可出塞且留北平
癸卯賜翰林及諫院官各祿與權等六十八人羅衣各一襲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秩六品
遣使賫勅諭宋國公馮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梁乃爾所封
之地爾今征在彼宼當早夜堇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
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為閽子首者王
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常令爾軍守一馬軍且精衛銳者但
有異聞即上馬來報爾就與都察院都指揮馬兒亦皆慎防
察人動靜馬兒即徐司馬也
庚午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
虜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
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濂為河南按察使濂金華義烏人博
學通經史善詞章國初為縣訓導九年用薦授翰林院應奉
改監察御史十一年擢為東宮文學復改監察御史十二年
出知武昌府以事免還至是復召用焉
壬子以故臨江侯陳德子鏞襲封臨江侯誥曰人臣能宣力
効忠佐興大業者爵祿以榮其身世祿以及其後所以重報
功之典也咨爾陳鏞爾父臨江侯德從朕渡江勤事左右征
討四方尤著勲績天下既定論功定封賜以侯爵加以重祿
俾享安榮何天不假年遽然長逝朕念之不忘爾為嫡長是
天命就其爵嗚呼竭忠為國人臣之當為崇德報功古今之
盛典爾鏞思前人之奮勇折衝於勁敵以成大功當懋忠勲
永保祿位
五月癸卯召山西右布政司趙新為翰林院修撰
是月五溪蠻作亂議出師征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
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莊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惟智慮筋力

之所能及禦究捍患終其身而後其若趙充國畐取以羲馬
援請討交趾朕常羨謂古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谿蛮叛
過阻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将命師尔德與奮然請行朕憫
卿年老不忍煩卿乃固請受命為大将往靖南陲嗚呼忠勤
不怠卿之忠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
卿也
十四年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懐遣僧如瑶等貢方物及馬
十匹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
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
隣邦縱民為盗帝将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臣微効井底蛙仰觀境天自
以為大無乃構禍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始號曰倭
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
奉貢方物售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
慕意誠固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昊
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
年間往事何鑒鑒也王其審之復務書責日本征夷将軍曰
日本天造地設隔山限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為治覆載之
内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
仁者天必禍之前将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詞悖慢可謂坐井
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
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来斯我
至尊所以加惠日本故遣克動仲猷一僧行及其至也加以
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将軍復奉書四海今年秋僧
如瑶来匿情餙非群臣言非是必貪利為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無知听其死令殺之何益福善惡淫天鑒
在上吾中國雖大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听
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瑶之来果貪利者歟實為使歟将行
群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以滄海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為盗
肆寇隣邦為良民害無乃天将更其君臣而殄其患乎我
至尊又不允曰人事難見
天道遐遠奚敢專擅若以舳艫數千泊彼還海使彼東西趋戰四
向弗継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觀彼遊方之徒皆
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寛恩構是非於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
國信乎圖而構大禍古至於今未有也彼嘗謂之朦朧渠於
蛇海将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歟以人事歟若以人事較
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有疆盖

長於騎射短於舟楫耳況當是特日本非允之航讐非隣之
患害元違
帝命好強尚兵加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没精兵
将軍為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
則馬蹄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潜走所以
八蛮九夷尽在馭内惟尔日本漱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封
疆得人不足為元用所以徵實利而不争所以畏天命而弭
為禍崇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為長勝以蕞爾之疆為
大以余觀之海中之州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踏輪
長驅而較之吾不知孰巨孰細者耶今日本迎年以来自誇
強盛縱民為盗賊害鄰邦若欲較勝負見是非辨強弱恐非
将軍之利也将軍審之
己亥左軍都督府僉事何徳卒徳光州人元季江淮兵起即
委身来歸委立戰功由驍騎衛千户陞虎賁衛指揮僉事授
宣武将軍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授懐遠将軍領兵守遼東
召還授安遠将軍改虎賁右衛指揮同知陞大都督府僉事
授龍虎将軍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為左軍都督府僉事至是
北征還以疾卒於家年五十二
上遣官祭之勅塟於鍾山之陰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禄大夫同知左軍都督府事追封廬江侯謚壮毅

辛丑
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於坤寧宮賜宴
壬寅以賢良方正何徳忠為河南布政使左参議以聡正直
金思存為北平布政司右参議以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参
政
庚申河南原武祥符中牟縣河决為患有司以為言
上曰此天灾也今欲塞之空劳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
民八月庚辰四輔官安然卒然開封祥符縣人徙居潁川元
季為山東行省右丞守莱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
元授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参政二年召還為工部尚書五
年除河南参政九年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司
十三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官還
未幾復召為四輔官至是以疾卒年五十八
上命其来歸之誠親制文遣官祭文其畧曰尔中土之士當元
季從是義旅効力及元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胡歸
我其来甚誠朕用尔嘉数授重佐嘗千于法朕特釋之昨為
朝無舊臣復召尔来所望嘉誠事朕何其遽爾疾終朕思初
歸之義以牲醴致奠尔其享之
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潁川侯為征南将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将軍

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徑征雲南友德等既受
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
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
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
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
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
提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將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
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
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
遣使賫勑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鏗曰昔者元綱不振亂兵四
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蛮夷酋長
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偵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尔
鏗世守播州作膳藩屏然輕听浮言易生疑二故積愆曰深
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督三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以
表爾符至奉行毋違朕命又以勑符勞金竺長官密定西南
諸夷雖曰歸附然不過暫入貢而已迺密定守獻馬五百匹
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特遣使往諭候班師之日重劳尔功
以聰明正直聶子實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呂忠為左參議
癸未改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為正五品翰林院學士一人
侍講學士三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
讀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讀二人侍詔
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欽天監五官正五
人五灵臺郎八人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壷正二人五官司曆二
人刻漏博士六人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
醫四人其御欽天監太醫院官俱係從五品級以文職散官
乙酉勑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督指揮使徐司馬曰天象屢
見不可不驚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秦王晉王還京
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同知
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指揮軍士以三分之一出
迎餘悉令守城尔其夙夜加慎毋忽
己丑復起居注職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為之
四川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
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僉事張銓為之副時德
興率征五溪蛮蛮人散徂其是命復討之諸洞未幾皆平之
丁丑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兵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
等率兵五萬至永寧烏撒
乙酉賜翰林院修撰趙新致仕勑曰士之所以能立身以保
其身始者有二品焉上才之上志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

士謹守成法不失其中然不至爲悪此皆足以保其身者也
惟卿質直無僞涉臘書史爲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
布政司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
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務授翰林院編修既見卿年老多疾特
令致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懐新温州樂清縣人通春秋
用薦任官至是任還鄉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十月癸丑命法論因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正春坊
字司郎令會議平允然後復奏論決
丙辰漳州府南靖縣民爲亂南雄侯趙庸遣兵討之辛酉給
事郎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
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躰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群
臣議翰林編修呉沈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
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巳卯衢處温三府三寇呉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
侯唐勝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湖州府海洋縣民作亂南雄侯趙雄調兵討之擒賊千餘并
其家屬二千七百人至京
十一月甲申遣安侯陸仲享鎮城都

戊子勅宋國公馮勝曰聞有盜五百餘人由黄陂縣而西殺
掠居民此北征南士卒畏避而盜者夫不用命罪故當死而
爲盜者又甚焉宜即遣兵於汝寧南陽之地偵其出殁捕之
丙午程鄉縣群盜竊發南雄侯趙庸遣潮州衛官軍既敗其
衆擒賊首於萬户饒隆海一百五十人斬首四十餘級
庚戌福安縣民作亂福州指揮僉事李惠等率兵討之賊衆
八十餘人拒敵時福州右衛張春以兵来討賊俱遁入山谷
適延安唐勝宗總兵征象州平陽等處聞賊遁乃分遣将士
追捕獲賊衆二千五百餘人余黨分散潜匿惠等尋討平之
十二月壬子中軍都督府僉事孫世卒詔追封爲富春侯誥
曰人臣能宣力効忠佐興大業生則禄位以榮其身殁則褒
贈以顯其後所以効功示不忘也咨尓中軍都督府僉事孫
世以武奮勇行五渡江以来勤事左右歴著戰功繼從大将
軍征討與有勞焉天下既定陞秩賞功遂僉都府方期克享
安榮而乃遽然長逝追念曩者未嘗有忘是用贈尓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禄大夫柱國同知中軍都督僉事追封
富春侯謚義男以慰爾於冥𡨚嗚呼生爲勇将殁則封侯功
烈照閭垂於不朽可不愧矣尚其有知服兹寵命世廬州巣
縣人少有勇力從
上渡江以功累授河州宝慶二衛指揮司中軍都督府僉事至

是辛年六十二命輟朝三日遣官致祭賜葬鍾山之陰
丁巳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右司直郎正字讃讀考
駁諸司奏啓以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諸司文章是
其官具列名書之
辛酉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
將軍西平侯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之
羅國苗蛮犵狫聞風而降至普安弗攻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以文學宋亮為福建布政使司左參政
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達理麻兵
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
平章進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為師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惠友德曰彼不意我師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以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
大霧四塞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理
麻見之大驚蒼黄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
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
理麻果勇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渡出
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理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
劍督師濟江連理而陳我師畢濟既陣友德麾兵進戰矢石

齊發呼聲動天戰數合英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
敗生擒達理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
夷人見歸者皆加慰而軍声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之友德
自率衆萬人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王右副將軍沐英率
師趨雲南
己巳以監察御史靳金為廣東布政使司右直郎李兆為四
川布政使司右參議
遣使賚勑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内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
節制嚴整普定諸侯俱已奔但未知此時事勢何如烏撒果
降否前恐蛮地無糧符報將軍令分軍回衛今知資粮於敵
軍可不必回也遣内臣賚勑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朕歷覧
群書見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以小事大義所
當然朕今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撒烏蒙東川芒部
建昌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頴川侯左副
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已故復遣内
臣往諭如悔罪向義尚躬親来朝否則遣人入貢攄尔誠欵
朕當罷兵以安黎庶尔其知之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
藍王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
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烏山故梁王閤監也先帖木兒以全

保来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飭軍士秋毫無
犯吏民大悅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衛處溫山寇擒賊首吳達三渠丁香
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二百八十級
餘寇遂平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
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取進臨諸路
戊寅宣德侯金朝興兵至江州故元右丞五輔望降
城烏撒初大軍破曲靖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自率師循
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夷時元右丞實閭
都督胡海洋等進兵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
聞大軍繼之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抜鍾方具蛮寇復大
集友德乜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
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
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不力併一勦之破必矣若使彼據險
自固未易克也我軍自陳有芒部土酋率㔸之實合勢迎戰
我軍鼓操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
奮蛮衆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率餘衆遁
遂城烏撒得七星閣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
芒部諸蛮震聾皆望風降附
太常寺卿呂本卒本鳳陽壽州人任元為帥府都事其後來
歸歲丙午為中書掾史吳元年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三年
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
進吏部尚書六年除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按察司
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書未幾出為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
復授太常寺卿至是以疾卒賜葬鍾山之陰本無子其女皇
太子妃
革京畿都轉漕運司

洪武聖政記卷之七

初十五年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至是大宴始奏用之其一奏炎
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
戎羌八琛有薦九戺馨香鐘鼓鏗鏘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
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風曲曰皇風被八表熙
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衮耀朝日金爐裊祥
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 列坐視丹宸磬折在周旋羔豚
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載舉
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眷皇明之曲曰
赫赫
上帝眷我皇明大明○繼集本周支榮厥本伊何肯德春宮厥
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及時為樂天祿是膺
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
龜出書兮人文宣羲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
曆數歸
聖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望子神孫繩祖武垂
拱無為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
凰藹藹稱多士為禎振皇綱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漢唐百工

脩庶績八公輔理陰陽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今八紘內
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
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
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
雄慨嘆嗤曹劉我
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賜真人服手持三尺渡江來詞臣早獻
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時為
嘗馮異滹沱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葡萄
呈鮮紫燕輕盈千邑花露日暖風清及時為樂芳罇在庭管
音嘒嘒絲韻泠泠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皤皤國老載勸載懲
明心惟馨惡之聖經唐風示戒求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
聽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淫聲聖人示深戒
千春垂令名維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綠群生天庖具豐膳
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
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日暖中
天漏下遲公卿侍宴肅多儀簫韶九奏觴九獻爐香細逐祥
風吹群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迴駕鳳旗
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瑞慶雲多兩雅爭耀四序和聖人

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
率師至威楚路元平章閭乃馬歹叅政例車不花等降
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樞密院
同知怯烈該博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孛羅海牙中慶澂江武
定三路達魯花赤劉麻及蒿明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
水七州達魯花赤昆胡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
花赤等官詣征南左副将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将軍西平侯
沐英降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伍百六十
疋○始置諸司勘合其制以簿冊合空紙之半而縮寫字號
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左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
政司都指揮使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半印紙
藏於內府凡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有文移則於內府領
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益盤江等衛千户所見儲糧數一十
萬八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
幷故官寺院入官田土及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
以納之○令以每衙司以合冊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
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上可其奏
十五年四月禮部奏定封贈官制凡封侯贈謚不加散官職
事江陰侯吳良原贈特進封榮禄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府

右都督追封江國公謚襄中烈今定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追封江國公謚襄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孫世原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禄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追封富春侯謚忠勇今定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追封富春侯謚忠勇廣西都指揮使王真原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柱國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追封臨沂侯謚桓
義今定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臨沂侯謚桓義餘
皆改正詔從之○是歲甲申遷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
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耽羅賜伯伯衣一襲馬一十四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粮增廣生廩膳　上諭禮部尚
書劉仲　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
建而報祀之禮行止京師豈非闕禮卿典儒臣其定釋奠禮
儀頒之天下學校
丙戌命翰林院侍講太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
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大原潔與編脩馬沙亦黑等以華言
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
秘史叅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自是使臣往
復朔漢皆能通達其情

丁亥命禮部遣使往福建并湖廣江西浙江布政使司及直
隸府州選善書者凡得千九百十八人○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命平凉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
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
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
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
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
之地更宜嚴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是
蠻翟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
疲弱者每衛每限百人可先遣還○南雄侯趙庸率兵討東
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萬餘人斬首二千級招降翁源等
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
甲辰南雄侯趙庸進兵攻破東莞等縣石鼓赤嶺等寨擒偽
官百餘人其黨潰散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江太冲口山河
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諭而遣之○詔諭烏蒙
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昔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
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
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夷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
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不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
逋逃擾我疆場因是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
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
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賫詔
諭爾諸夷自今有不向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
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効順中國朕當一
視同仁豈有間乎○是月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府僉事
張德以平衢處溫三府山寇入賜田一庄敕勝宗等曰古之
為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算無遺策信在
戰無後期勇以摧敵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譽後世也
迩者東浙山民嘯聚雲衆害民命爾等率師往討不踰五月
而平之今賜爾田各一庄為子孫世祿以酬爾功嗚呼成功
不易保之尤難爾尚勉之○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元右
丞允不台元帥完都土酋楊政等降○龍川河源民自稱寧
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南雄侯趙庸發兵捕之獲賊五百七十
餘人
閏二月南雄侯趙庸發兵討陽山歸善等縣蠻寇平之又克
燈心籠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生擒賊首萬戶曾
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事聞
命賞將士有功者綺帛各有差
甲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冠帶使任本州知州

等官仍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曰𥘉命將軍令各土
酋入朝本欲使之知中國禮教令思雲南新附人心未定即
令入朝諸蠻必生疑懼或逃入山寨負險不服若復調兵損
傷必多莫若順而撫之示以恩信久則自當來朝矣
戊戌勑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
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
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
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圖進討故命福
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獷譎詐多端阻山恃險是其長計攻
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〇師旬浹非我之利要在
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亦悉
從爾請
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
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國土酋段世
聞王師且聚至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
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
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
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
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關下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亂英
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隨斬關而
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
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
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丙辰中軍都督僉事陳頂卒詔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追封合浦侯謚崇武賜葬于鍾山之陰頂廬州巢縣人
性勇悍善戰元季兵起率衆來歸從上渡江定金陵取淮浙
湖廣江右之地皆與有功嘗領舟師捕倭寇殺獲甚衆由武
英衛指揮同知授龍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以年老俾食
其祿致仕居家至是以疾卒年五十九長子剌哥次保保皆
沒於行陣次子亮襲英武衛指揮同知
丁巳降翰林院編脩吳沈為臨洮府渭源縣儒學教諭未行
復以為翰林院典籍
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東蜑戶萬人為水軍時蜑人附海島
無定居或為寇盜故籍而用之丙寅陞工部侍郎趙俊為工部
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為吏部尚書吏部司封員外郎朱同
為禮部試侍郎前翰林院學士陞之子也
丁卯命故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勑諭之曰凡武臣子孫得
世襲其爵祿者皆以其祖父有功於國家故享其報以示不
忘然觀自古以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至顛覆朕每用慨

惜尔父濟寧侯顧時功著國家兹特命尔嗣爵為侯尔尚
毋驕其志毋怠于事益篤忠貞永延國統尔惟懋哉○詔更
定官員相遇及恭祭禮儀凡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都督同
知駙馬都尉遇公侯於路引馬側立都督僉事六部尚書遇
公侯引馬却避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金吾等衛指揮遇公
侯引馬却避遇左右都督府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側立
遇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分道而行六部侍郎各衛指揮使及
同知通政使太常卿光祿卿太僕卿京府尹三品官遇公侯
左右都督府都督同知駙馬都尉引馬却避遇都督僉事六
部尚書引馬側立品秩相等者分路而行各衛指揮僉事左
右通政太常少卿國子監祭酒四品官遇公侯左右都督府
都督同知駙馬都尉都督僉事六部尚書引馬却避遇六部
侍郎通政使太常卿光祿卿太僕卿引馬側立品級相等者
分路而行六部郎中員外郎欽天監令太醫院令都督府經
歷斷事官大理寺卿通政司參議左右春坊庶子諭德五品
官遇公侯以至三品官引馬却避四品官引馬側立品級相
等者分路而行六品以下官倣此翰林院學士尚寶司卿少
卿遇公侯右左都督都督同智駙馬都尉引馬却避遇二品
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尚寶司丞侍講以下
官照品級倣此承勅郎給事中中書舍人監察御史遇公侯
以下至二品官引馬却避遇三品官引馬側立四品以下官
分路而行殿廷儀禮司正副遇公侯以下至三品官引馬却
避四品官引馬側立遇五品以下官分路而行凡所屬見上
司官者引馬却避所屬官品高者遇上官卑者分路而行凡
未授職任者遇有職官員皆須引馬却避凡官員應合避而
路狹不可避者下馬拱之應行路不得中道占行依次分左
右凡被宣召及祠祭官詣祠祭所并有所捕逐者在道占行
雖遇應避之官不避凡官員公參都督府同知僉事參左右
都督指揮同知僉事參指揮使六部侍郎參尚書各衛指揮
參都督拜于堂下千百户參指揮亦如之京縣知縣參京府
尹拜于堂下各府州縣亦如之諸同佐二官幕職官參本司
長官皆荅拜禮所屬卑官參見者不荅品級等者荅拜所屬
官品級高者與上司官卑者均禮○征南将軍頴川侯傅友
德等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家属
三百一十八人至京師詔賜鈔四百五十錠
壬申賜翰林院考功監判録司殿廷儀禮司給事中承敕郎
中書舍人通政司左通政蔡宣等一百十人衣各一襲
癸酉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衆文學汪升諭等詔有司各以禇
幣聘之
丁丑征南将軍頴川侯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
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并計歲支税粮徭役之法與
凡事至便宜以聞至是友德等奏自元世祖至今有百餘年
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
設衛以守其税則元司徒平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為
僧道及豪臣隱占今淮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
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歲春秋
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
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脩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例
乃詔定為等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
府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
石教官俸如舊
丙申更定春坊為左右春坊置左春坊左庶子一人正五品
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
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官制並同左春坊○以正字魏
德壽為司直郎○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蛮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
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蛮聞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
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
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
蛮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多尚名
尔其慎之○詔旌表遼東高希鳳裴皮鐵家時故元臣名祖
自定遼來歸
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遼東地邈遠民以畋獵為業農作次之
素不知詩書而其俗尚禮教凡子喪其父妻喪其夫皆日至
墓所拜哭奠酒漿百日乃服喪三年不飲酒食肉不理髮不
往獵不與人戲間有以歉歲食肉者鄉人共誚之又言往年
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縣人
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為亂兵所掠力抗不伏亂兵斷其右
肱而死其妻劉氏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絶口亦為所殺希鳳
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
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携姪以行
及
聖朝混一區宇居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
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渾難自縊
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為父仇誣陷而死其妻全
氏與姑邢氏縊死于漁鴉所居之屋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
言定遼南河寨斡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疾死其妻李氏女直
人年二十二歲停柩二年晝夜哀泣比塟之日陳祭柩畢縊
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皆義之遂合葬焉臣耳目所見聞有

如此者
上爲之動容稱難卽日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
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戊申陸賢爲駙馬都尉尚第五皇女汝寧公主賢吉安侯仲
亨之子也○西堡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出兵
擊之特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遣成守普定會蠻賊一萬
五千餘人來攻城甚急成堅壁不動俟其怠將兵出北門
擊之賊遂敗走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皇嫡長孫雄英薨
上感悼輟朝至鍾山侍臣皆素服徒步送至追封虞王謚曰懷
○恭陵衛知事王原試大理寺左少卿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
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
德以教後世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
曰孔子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
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
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議前朔一日有
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是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執事盥洗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再拜

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
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復御幄易服乘輿詣學宮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
上御彝倫堂贊唱學官諸生行禮五拜叩頭東西序立于堂下
三品以上及侍徒官以次入堂西門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
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案禮
部官奏請受經祭酒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置講案叩頭就
西南隅設几榻坐講賜侍臣坐以次皆叩頭序坐于東西諸
生北面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進講
如前儀畢出堂門後位贊唱有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
聽訖五拜叩頭退就本位率諸生先序立成賢街恭伺駕還
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上從之
乙丑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
次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
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
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措乎魯國君

臣無能用之者當特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
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
道為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
皐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復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
宴竟日而還
丙寅國子監祭酒吳顒率學官上表謝人賜衣二襲
丁卯以散騎舍人耿宣為尚寶司卿宣長興侯炳文子也○
賜翰林院學士宋訥衣帽○勅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
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
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
五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
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道學之不盡
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生
者當謙卑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
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
為國用致君堯舜濟民雍熙顯揚其親求世不磨豈不偉哉
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
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理
者監丞糾之毋忽○置大渡守禦千戶征南將軍傅友德調
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後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戊子賜翰林院學士宋訥文綺帛各二疋鈔十錠
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凉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
三將軍凢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根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
爾安陸平凉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凉副之若通
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
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倭土寨即未能下
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克也
丙午賜翰林學士宋訥子安鈔十錠
十月征南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自大理還軍眞池會征南
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兵進擊烏撒秋七月戊申朔享太廟
庚戌
上諭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覩尚書至敬授人時而嘗嘆敬天
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盖彼自謂
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
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
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
民何敢輕故致天下之長久者以此而已矣○旌表眞定孝
婦劉氏之門劉氏祈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
洪武七年例遷和州絜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

遇疫劉氏刺臂血和藥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
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
疾不能起時甚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
間又為齧蛆蛆不復生乃姑病篤嚙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
割股肉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圃中欲還
合葬于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歸塟旌表
其門復其家徭役
己亥起前國子監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
郎賜冠帶襲衣濟字來學樂陽人也元季嘗為察罕帖木兒
掌書記入國朝為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
年四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憂母未終至是始徵入覲故
超擢之○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
進兵繫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
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是月蘄春侯康鐸卒鐸字伯声蘄
國武毅公茂才子也洪武三年茂才卒鐸襲封蘄春侯年始
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
上賜金牌鐫蘄國武毅公五字置帽上復御書康二子謹承先
業愛爾勤攻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鑑以寵之八年詔鐸督
無糧民開墾田于鳳陽十年統兵征辰州洞獠十一年平松
疊諸州有功十三年巡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大將
軍徐達北征還從征南將軍傅友德征雲南克普定破嵐[illegible]
山等砦至是以疾卒于軍年二十有三贈宣力武臣蘄國公
謚忠愍柩還敕葬府山武毅公墓傍二子淵澄俱幼○宣德
侯金朝興卒朝興廬州府巢縣人元季四方兵起集衆保鄉
里歲乙未歸以功授中軍右翼左副元帥甲 陞龍驤衛指
揮同知改鎮武衛吳元年從討閩浙有功陞指揮使洪武三
年轉大同陞僉事大都督府事十一年西平羌戎著勳績十
二年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進階榮祿大夫封宣德
侯食祿二千石賜鐵券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征雲南卒于
會川年五十二柩還賜塟太平門外明年追封沂國公謚武
毅子鎮襲爵
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
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
人自理乎雖有上聖之君猶以用人為用昌嘗謂人無足用
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
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
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

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遣使勑勞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江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撫定百蠻威加百譯將軍之勞矣欲勞以遐遠不能及特心勞之尚勗之哉○詔遣延安侯唐勝宗長安侯耿炳文巡視陝西城池督軍屯田庚寅擢左春坊司直郎魏德壽為江南布政使德壽吳人洪武十四年以文學授太子正字遷司直郎至是擢今官

丙申以牲醴告于太廟上太行皇后謚冊文曰

皇帝制曰皇后馬氏亘古帝王之興淑德之配能共致憂勤於政治者蓋鮮允開泰業宇福被蒼生惟后與朕起自寒微憂勤相濟越自擾攘之際以迄于今三十有一年家範宮閫母儀天下相我治道成我後人淑德之至無以加矣朕意數年之後吾兒為帝當與后歸老壽宮撫諸孫於膝下以享天下之養何期一疾因瘵遽然崩逝使朕衰痛不勝痛悼雖然有生必有死天道之常后雖崩逝而后之德不泯存謹遵古謚法冊謚皇后曰孝慈於戲公議所在朕不敢私惟靈其鑒之○以前河南知府楊冀安為雲南府知府○營陽侯楊璟卒璟乃廬州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言治章句好武略元季兵起璟聚里中少壯保鄉曲歲乙未率衆渡江歸

上於太平授管軍萬戶領兵從攻溧陽溧水克句容丙申

上定金陵以功陞管軍總管累從征伐有功與左相國徐達下江陵陞璟湖廣行省參政分鎮荊州撫輯軍民威望甚著後陞平章授以誥曰天戈大舉威揚遐陬之秋日馭方升氣壯攀龍之士助予神武集此大勲咨璟爾始從義旅於太平奮著武功於建業擁兜鍪而當萬人之敵建旌節以佐四方之征遂俾參贊政統守臨鄂渚而復委承遐寄分戍荊州錄功宜位於辯章閫守更資於大將於戲明韜畧於既正控制甲兵萬疊之雄數聲教於朔南鞏成海宇一家之治以先盛業底體至懷洪武元年為征南將軍總兵官偕佐承周德興參政張彬等征廣西三月師次永州水陸並進攻全州畧道州及桂陽藍山等縣徇常寧取武岡破永州克靖江執元平章也兒吉泥送京師下郴州八月師還京詔復統兵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十月將兵攻澤州與元平章韓禮兒兵戰于韓店我師失利

上以勑書諭璟曰爾兵出澤潞與敵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耳然太原之戰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爾為偏將軍居湯和之下協力平胡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為慮也十二月克太原師還二年十二月自夏使還敕賜文綺白

金三年率師攻潭至寨不下遣人請糧餉
上賜手詔責之是歲大封功臣璟爲營陽侯賜鐵券子孫世襲
其爵復賜文綺帛各二十二匹四年將兵分道伐蜀從赤甲
山
進兵出白鹽山至夔府南岸據南城沿大溪口進與蜀兵戰
不利及蜀平
上以璟與趙庸無功不賞諭曰楊璟粗識文字爾不統軍屢嘗
失利先於潞州喪師及攻潭至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不
能料敵虛實深入重地以陷士馬难以賞格伍年散毛柿溪
洞蠻民作亂詔璟爲右副將軍率兵討平之是歲賜第宅于
中立府七年命佑大將軍徐達征北平既而詔還京師十三
年命往遼東訓練士卒至是以疾卒于鍾賜葬于鍾山之陰
命有司治喪始禮葬之日
上與皇太子俱遣官致祭詔追封芮國公謚武信子通達襲二
十年領韃靼官軍往戍雲南多縱其道亡而降普安衛指揮
使達爲散騎舍人是月萬崖二州民陳昕叔等作亂陷陵水
縣海南衛官軍擊敗之追至藤橋斬昕叔等三百餘人餘黨
悉平
己酉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韞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
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
逸卿等固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舉以任朕
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童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
韞等鈔人一錠○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
二條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至尊
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
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
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
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於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
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
人力不至久至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懇闢未廣莫若於四
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
以物力寬其徭役使之樂于趨事及凡事犯罪亦謫之屯田
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
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
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盖人心莫不願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傷養之而後又
用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猶父母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
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
聖德夫聰明睿知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

萬機之煩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髮之蔽白日故雖大
聖之心兢兢戒謹常如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如盛聖
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
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
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
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
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
戒人心和悅天心眷佑而國祚如太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
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憲萬世不
可以不講也講之則天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
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
經書一篇數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
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
業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
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
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
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
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舉廉勤淳厚者一
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任未任但得人則賞繆舉則罰如此則

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所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
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人矣八曰審刑罰夫刑
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欽
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
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
國輩親信而悉任之則天下無寃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
敦教化夫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辞而
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
既有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
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真脩實
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國
朝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
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以懷
之威以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爲最上也若漢武之
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三伐高麗而中國盜賊蜂
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
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内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
順當脩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諭之使將畏威懷德莫不率
服矣何勤兵于遠哉惟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關防候其釁隙一舉而殄平
之未晩也十一曰蒐材俊古之俊材或隱於耕釣板築或起
于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
賢無方旁求俊乂俞于秀才等科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
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
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薦擧之開其自新之
路討其效忠竭節庶可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可當千
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是
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
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侍問觀其賢否
凡府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
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委
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
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言無不致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
各思盡其職矣
上曰彥良所言通達事体有裨于治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
今若彥良可謂通矣
丙寅、

上勅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
蓋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
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
好置毒水將士飮食極宜愼謹以副朕懷
壬申儒士沈士榮上疏曰臣欽奉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
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誠懇切
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
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
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廷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
豈皆不賢耶然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能盡其材故重勞
於宸慮也況今知者自爲身計其溺于暴棄愚者不思自守
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無量才之方皆
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
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材
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者之難過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
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練
銀若不練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皿
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
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金未淘也進用之時或不當其
職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鑛之未練也此姑論用人之事然

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人諫不已況未及堯舜者哉
皇上前代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奠四海於
枕席之安驅夷狄復中夏為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
恥臣竊為千古豪傑痛快無已豈不思瞻仰以竭愚忠贊一
言之助哉今聞聖諭誠切備至感發臣懷偕述狂言冒干天
威無所避罪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禮條例事宜或入侍左
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
記月有所效歲有所得其君悅之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
矣久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欲磬所懷
非但朕愛卿間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
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芷榮福建人以儒士舉至京特奉
育才擢尋為翰林侍詔○雲南諸夷叛右副將軍西平侯沐
英等討平之先是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
令分兵四出攻諸蠻寨未服者其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
煽為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
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余來攻時城中食少
士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為憂都督謝熊馮誠等嬰城固守
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埤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
孔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為困城計時
英等駐兵烏撒聞知即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
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兵三十萬至矣賊驚愕
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大供江川等處復據
險柵樹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
部悉定雲南復平
十月丁丑賜翰林院侍書楊裕等襲衣靴韈○署雲南布政
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卒思祖乃歸德之夏邑人也初從張
士誠為中書省右丞守淮安地歲丙午相國徐達既下高郵
進兵攻淮安思祖遂出降從後達平浙西以功累官至浙江
行省右丞復從達取山東北平河南陝西之地西破王保保
軍還取興元皆有功洪武三年賞賚諸功臣思祖賜號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封汝南侯食祿二
千五百石四年伐蜀伍年征甘肅還命訓練士卒於北平巡
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伍年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
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
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乃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
與平章潘源明同鎮守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至是卒柩還
賜塟鍾山之陰駙馬都尉殷非從子也○命禮部頒劉向說
苑新序于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南雄侯趙庸討廣東剷
盜俘賊首號鏟平王者至京凡獲賊黨一萬七千八百五十

人賊屬一萬陸千餘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其民一萬三千
二百六十七戶詔庸班師○
巳亥以耆儒劉堉為諫院右司諫兼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為
右司諫兼右春坊右庶子趙庸為諫院正言右春坊左諭德
何顯周為左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刑部尚書開濟奏曰
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諸刑奏劄
輙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悉究皆胥吏不諳大体苟非禁
華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乱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
者罪之於是十一月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
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
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省尋以事降試監察御
史○耆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
恂余銓張長年張紳皆明經老儒達於治体可備顧問遣使
馳驛召之至是恂銓長年三人先至京恂年八十余銓長年
亦皆七十余矣
上見之喜甚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三人命為華蓋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
晏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余年庶不
負卿以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
翌日放還鄉里紳後至授陝西鄠縣儒學教諭恂嘉興府崇
德人嘗授易於臨川吳文正公澂所著有大義傳義等書若
干卷藏於家學者尊之稱西溪先生銓吉安人長年高郵人
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
壬戌
上命禮部臣脩治國子監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
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覩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
好學親儒生褎書自隨蓋好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
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
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合工部督匠
脩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甲子以儒士董倫為右春坊右贊善賜以冠帶
丙申擢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翰林院典籍李翀為侍
講學士○署雲南布政使司平章潘源明泰州人初與偽吳
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源
明及李伯昇呂珍等與焉為後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丙
午李文忠師至錢塘源明以成降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士誠

由是勢孤以至於亡洪武三年命食其祿不署事子孫世襲
指揮同知十四年吳平雲南以源明署布政使司事至是卒
柩還賜葬於鍾山之陰
十二月乙亥朔封中軍都督僉事李新為崇山侯誥曰朕聞
歷代之君肇興王業賢能之士乘勢而起佐成大勳而膺爵
受封與國同久咨爾龍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與朕
同里閈當起義兵之初即委身來附滁和既定從渡大江克
釆石復太平戰溧水從攻建業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湯陽又
從征僉華援安豐征合肥佐大將軍荊襄定淛西咸預有功
始掌千夫繼職列衛遂僉都府勳勞益著乃者俾營孝陵尽
心所事卒底成功是用加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崇
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爾其毋怠益進忠勤使勳業並著于
旂常德澤永流于後裔新鳳陽人歲癸巳從
上起兵庚子擢管軍副千戶甲辰遷龍驤衛正千戶洪武元年
陞神武衛指揮僉事尋調守孝陵衛五年陞晋守都御僉事九
年大都督府僉事十三年調中軍都督府僉事至是封侯
乙酉歲定天下僧道服色凡僧道有三曰禪曰講曰教禪宗
茶褐常服青條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紅條淺紅袈裟教
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僧道皆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緣
紋及環皆飾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緣紋飾金○延安

侯唐勝宗耿炳文訓練陝西二十二衛拔存凡一十萬六千
八百七十四人得驍騎勇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馬二萬
三千五百匹
己亥命宋城侯薛顯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往山西理軍
務人賜鈔二十錠○詔賜琉球國中山王察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亦如之亞蘭匏等賜
文綺紗帛有差賜貴州宣慰使靄翠鈔百錠錦十五疋金帶
一黎州安撫使喻德等各賜鈔帛及織金織衣有差時琉球
國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遣亞蘭匏等還
國并遣使勅中山王察度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
事大之禮既行亦何患哉王能体天育民行之大禮自朕即
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
報王成禮何期王復遣使來謝今內使監承梁民同前奉御
路謙賫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
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能罷戰息
民務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
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
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
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其嘉納
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殘人命朕

閩之不勝憫怜令遣使諭王王能体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
國祚則天必佑之不然悔無及矣
戊申白虹貫日
丁巳免国子監祭酒吳顒還鄉時武臣子弟有怠于李者顒
以寛縱不能繩檢故免之顒河南人容貌魁偉卜四年祭酒
李敬坐事得罪顒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為祭酒至是免後以
疾終于家
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勅諭之曰夫學
天下賢閑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
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
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信任之惟卿宿學耆德
可以任此故特命為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
習丕变国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
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撒孝部諸蛮復叛征南将
軍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收捕余黨有潛匿者
皆捕而殺之諸蛮懾惧相率来降
二月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命曹国公李文
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為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
在馬雖講授有師然貴進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居之則恐
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領其事必特加勧属俾有成就

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将享大廟致齋於武英召沈謂之曰朕閲古聖賢書其垂訓
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夫君能敬天臣能忠
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
尔等以其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覧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精誠録命沈為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
取易十章七十二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
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四章孝親一
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十一章孝
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征南将軍潁川侯
傅友德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劉東車不花及
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八人至京獻馬一百七十匹賜鈔有差
乃各賜其家属衣服尋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
觀○廣東衛指揮僉事馮海張崇俱以疾卒遣官致祭仍恤
其家
辛丑賜刑部尚書開濟實授誥曰制刑之道聖王所以發至
仁輔禮教也才非王佐衆非惻隱則有不克斯任若官得其人
則海嶽貢安星綿順軌商樂懋遷農樂耕種百工技藝各安
其業所以尽察字一人皆居於壽域盖謂司刑者制百姓

于刑之中強不淩弱衆不暴寡致彝倫之攸序而仁恩布流
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戢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法
中罪何小人無知倒持仁義法加善良病國殃民甚乖國法
之意今授爾濟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爾其宣布條章使仁法
並之以成善法書不云乎欽哉惟刑之恤哉爾念之勿怠○
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
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
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遅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
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二大軍一回恐
彼相扇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命刑部尚
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
夏四月甲戌朔享太廟　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
誠致仕歸鄉里勅曰朕觀古人雖有志之士若鬢白氣衰而
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名垂方冊光照後世卿懷才抱德
慕古志人惜乎以衰老之年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服
勞特令卿還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故元海西
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内附
上遣使齎勅往諭之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決去就之義
今爾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
西抵元營道路險隘孰不以為可自固守爾乃能率衆内附
自非智者審勢達變計不及此雖古人志士何以過之朕嘉
焉今特遣使諭意爾其知之○廣東都指揮使狄崇孫言妻
阮氏等贈封淑人已没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
臣議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
莫大于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
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弔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
亹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
桓以下娶于齊此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蓋古者
夫人殁貴妾攝其家事不敢称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
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孫欲任私意瘝大礼
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礼部及翰林儒臣定妻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
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殁諸妾不許再
立為妻若以礼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生子即
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
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詔廷臣定擬
文官封贈廕叙之制封贈之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
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者妻從夫貴應
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

者不封也致仕及亡没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听其二
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
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當封高品
父祖原有官既没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其階其四應封妻
者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
級封者並加大字若已殁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
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
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
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
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礼聘正室
再醮及婢妾娼優並不許申請其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
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
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取自
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後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
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
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滿後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
考稱職者頒給誥敕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自
出特恩者不在此例蔭叙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若嫡
長子殘廢則嫡長子孫以建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建
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弟凡子
孫又無傍廕子孫叔伯其二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降㭭
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孫子於正品用
從一品子孫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
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二品
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
則于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內從六品
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閘倉庫稅課司局抵驗
所鉄冶所官之內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
遞運所驛丞閘壩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
二十五歲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
還入學其五應叙之人各于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
注詔皆從之○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
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保置郵傳安輯其民人
甲戌用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五六日旬特三審五覆之法
曰天下之事不可循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遁聞審覆之
法但應旬特之名無日令是非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
尽其心告訴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獘尔宜戒之
戊戌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学士吳沈等進講周書國則因有立政用

憸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改君子故唐虞任禹稷
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
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
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
而不問以爲忠將在彼譬若犬馬傷人人不必畜犬馬者乎
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人小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
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国
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国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
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己亥遣使賫勅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永
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可伐之地有
三十六路在故元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爲蛮人所專已四十
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斡威遠二府非王力不能制終爲蛮
地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息事梳客自宜審度若
不戍不備必大軍回時必經畀了元素及戍縣之地五村大塤
上下等御落卜也等處甫平羅本洞景東蒲蔡所屬阿呂西
宗倖兎莫得阿胡河邊等蛮營所烏撤殺害官軍皆如其帖服

則斂兵而過如尚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閫外事務
必在中節卿等宜体朕心
丙寅陞武宣衛指揮梅義爲遼東都指揮使司使義汝南
侯梅思祖子也
丙戌陞東閣大學士吳沈爲翰林院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
監劾之故也尋改爲国子監博士
癸卯磨勘司奏增朝牙牌律詔從之
癸亥命申国公鄧鎮爲征南副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
敬爲左右副將軍率領兵討江西龍泉等縣山寇時廣西溪
賊乱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
自称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率兵勦捕不
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十六年十一月詔授武定軍民府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
邇弗殊德在安民宜且從舊俗惟黔中之地爾官世襲間有
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爾前武定府土官法淑之妻商勝質
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榮
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声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
民府知府尓其小心事上保億以称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
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遣使召魏国公徐達
雄武侯周武永平侯謝成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永城侯薛

顕都督僉事馬雲葉成京先是命達寺巡撫北邊訓練士卒
至是詔還○高麗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卻之且命禮
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襄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
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聲教後數來
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
復以慶禮來進又非時而至豈非侮之甚歟雖然以彂使之
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
今高麗既尊臣妾求守事大之禮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
所貢方物宜卻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所約束則當以前五
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辛卯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茹大來為翰林院檢討○是月
安陸侯吳復卒于雲南之普定府復廬州合肥人少負勇略
元季四方兵起復因集里中子弟謂曰今世亂兵起所在皆
被寇掠我等豈能安處當與衆團結立寨庶可以保障鄉里
衆皆諾於鄉民編部伍復為千戶結寨以自固久之以勢不
能自立歲
甲午遂率衆自梁縣來歸從
上克滁州授千戶又克和州從渡江米石及太平陞萬戶取溧
水溧陽歲丙申破蠻子海牙水寨定建康克鎮江下丹陽金
壇丁酉克常州陞元帥戊戌拔江陰破無錫山諸寨敗偽吳

張士誠兵于長興壬寅又敗偽吳兵於安豐移兵攻廬州克
之甲辰從克陳里於武昌下漢沔荊州諸郡仍授復鎮武衛
指揮同知守沔陽乙巳從常遇春下襄陽克安陸陞安陸衛
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取均房等州破七十八寨陞懷遠將軍
安陸衛指揮使四年伐蜀五年克辰州四十八洞七年授鎮
國將軍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十一年征土北番十二年師還
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陸安侯食祿二
千石洪武十四年普定破諸路山寨及廣西泗城州葉寨前
後殺獲甚衆至是以疾卒勅有司興喪還賜塋于鍾山
之陰追封黔國公謚威毅以其子傑襲職爵
壬子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壅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
溉氏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蠻夷
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授業成材由是蜀
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
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李冰同
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
公之神歲祀之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
南丞特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
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殁而祀之正合祀
典今擬稱霸為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褒德

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其子抗從子凱世為吳人當三國時文
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多著勳最皆以勞定國允合祀典
松江舊有祠宇基址尚存今擬称遜為吳丞相華停侯陸公
之神令有司立祠祭之仍称抗為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
凱為吳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陸州土神垂休侯李
氏名龍遷龍陽大姓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蔽川蜀
以保障其民没葬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祈禱
必應今擬稱為梁龍陽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
言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謫為彭澤
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
今擬称唐司空梁國公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肅宗特為京
畿令孟擬押兵國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
於朝流建州卒喪于歐寧復見夢于帝有旨立廟賜名昊通
封武英侯竊謂謝公英毅正直不畏強禦惠民獲罪謫死建
州血食其土累著灵異可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合擬稱唐
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
秉照臨難死節生為忠臣没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
西郡公謚忠文今擬称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李文忠公之
神李宗可為元義兵萬户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
可措梁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馬還家謂妻

奴子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為人所魚肉無
問大小尽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謂以死物事者矣余闕
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今擬稱為元義兵
萬户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
奉天門賜坐公侯至都督僉事坐於門內守衛指揮坐於都
督僉事之後稍南六部尚書及署都督府事官坐于門外皆
東西相向六部侍郎十衛指揮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
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及署都督府事官坐於廊
頂內東西相向若華蓋殿則公侯及都督僉事坐于殿內尚
書及署都督府事官坐於廊頂內皆東西相向六部侍郎
及十衛指揮應天府尹國子祭酒翰林院官僉都御史坐於
廊頂外東西相向
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初為國子監助
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
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敏有為嘗奏令諸
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所績以稽覈其怠勤又言令內外
奏禮宜減省繁文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
數月之間獄無淹滯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
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
法以入之無能自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構下獄今郎

中佽衍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
為者又為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
容忍須爾則罪不尒代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尒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庭豈人臣禮也濟慚謝未幾
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
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听獄囚禁死者濟
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
上詔濟諭之曰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
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
上屢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洛陽時常盜賈人驢賈人示衆重
賞濟得賞乃逬之又族從其甥女閻氏為奴使濟妹亦早寡
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携其妹并一子以歸其姑
欲訴濟輙摽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瀆亂人
倫有傷風教不可為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特置
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
覘伺
上意務為兩圖奸計莫測
上怒乃下濟獄併執侍郎王希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
具服其奸狀於是併希哲等誅之初濟父蒙來朝

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輙請歸潜刻碑以誇
大聲勢又所為多不法由是見疎濟為人有才辨然陰毒狡
險外事諛悅常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
上深惡其諂佞夫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
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
忠貞臨民愷弟雖才不有遠者亦不至于於傷物所謂計不
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慱遇事風生鍛鍊刑獄
掊剋聚歛雖若快意一特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
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賜禮部
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瑄等十二人襲衣洪武
十七年正月以諫院右正言康尚文為南康府知府
乙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初訥入○華蓋殿
上問其宗族子姪多寡賢否訥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
學至是襲封爵御製誥文曰三皇五帝之道坦然明白人所
共由至周衰道微而諸家之說並興天下莫知其所○獨先
師孔子刪述六經綜維斯道使萬世有所依據其功尚矣故
天鑒有德廟祀無窮子孫洪衍世有其爵前衍聖公希學嬰
疾奄逝爾訥為其長子服闋來朝特命襲其封爵以奉先師

之祀歟哉○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以左僉都御史詹徽
為左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劉逵試刑
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右僉都御史郤質試刑
部左侍郎給事中徐文顒試刑部右侍郎虞部郎中韓鐸試
工部左侍郎工部總部郎中李端試戶部右侍郎監察御史
陶垕仲為福建提刑按察司使通政使司左通政蔡瑄為通
政使右參議茹常為左通政左參議吳昊為右通政殿前儀
禮司正王同為通使司左參議司副李質為○參議
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
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
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
敗事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陛下
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稱有識有謀有仁有勇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
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鋭兼是四者庶
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命吏部凡文武官居憂制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
品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全祿

三月丙寅禮部奏徽州府三縣民鮑叔用妻徐氏年少喪夫
口養老鞠幼守志不渝請旌其門曰貞節并復役終身並從
之○以諫院右司諫官○賢為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翰林
院侍講學士李翀為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諫院左正言
闒乃馬懿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國子監博士賀貫為陝
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國子監學録劉脩為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政
乙未駙馬都尉中都留守璜琛奏稱修治壽王墳建享堂立
石獸從之
上痛悼不已輟朝三日親為文忠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
鍾山之陰誥曰自古帝王創業必有親戚子弟委心效順
以助興隆之運故生有爵祿之榮沒有褒贈之寵斯古今之
彝典也咨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大都督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李文忠乃朕妹氏所
生當朕起兵之初爾年尚幼能勵志立功佐朕開拓疆宇所
向克捷威振遐方○民懷其惠及天下寧謐四夷來庭厥功
居多而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於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
之矣正期共享太平夫何因疾長逝朕甚悼焉生封公死封
王已著令典今特追封為岐陽王謚武靖以慰爾於冥冥嗚
呼爾能篤親之義成開國之勲名播革夷福及後裔可謂死

而不亡者矣乃進封其上三世皆為公子三人皆
上所賜名長景隆襲爵曹國公次增枝初授勲慰繼擢前軍左
都督次芳英授中都正留守
庚子征南將軍中國公鄧鎮等平龍泉永新諸縣山寨還
丁未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從之由是
得溉田歲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〇征南將軍潁川侯傅
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深加慰勞之
庚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每披閱便
有發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驗古今諳其得
失大抵其書先儒經史後要須分明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
龜鑑也
壬午論所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德為潁國公副總兵
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為有功身受侯
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伍百石後軍都督僉
事胡海後軍都督僉事陳桓前軍都督僉事郭英張翼開國
以來屢効勤苦今從征雲南功勲尤著亦當加以封爵陳桓
封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
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尔其敬之咯賜鉄券其餘將校遞陞

有差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州後從碭山元末從山東李
喜喜起兵轉攻剽入蜀李喜敗歸明玉珎玉珎不能用乃率
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辛丑年八月
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衆降
上知其才用為將俾從常遇春援安豐攻廬州還從擊陳友諒
于鄱陽湖大戰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戰益力從
征武昌先登奪高冠山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
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以功擢雄武衛指揮使從徐達攻廬
州拔之復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身被九鎗擒其守將任
亮又從達取泰州進攻淮安破張士誠兵于馬騾港獲戰船
千餘後擊安豐大破竹真之衆所過焚元軍積聚吳元年命
守徐州元將王保保遣驍將李二來寇友德堅壁伺其出掠
乃將步騎二千至呂梁舍舟登陸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
戰友德即躍馬奮矟刺韓乙墜馬追入城門出兵陳于城外
令士卒皆臥創以閒待鼓声即起擊須之時李二兵至友德
擊鼓士卒皆奮躍衝其前陣李二軍潰溺死者無算遂擒李
二獻俘京師
上加劳之俾以鼓吹送還第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洪武元年
從大將軍達平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遇元將也速兵達
俾友德率騎士伍百與戰佯敗走也速追達揮後軍奇進俘

斬甚衆斷從取開封洛陽衛輝彰德遂下磁州廣平臨清等
縣進克通州下元都還趨太原擊王保保兵未及交萬騎突
至友德率敢死士五十騎衝擊之因夜伏兵襲其營保保遁
走追至天門關獲人馬數萬計復敗元將賀宗哲于石州
擊走四大王遂竹貞兵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西攻張思
道于慶陽遂下鞏昌還援慶陽三年從大將軍漢出連敗王
保保于是西秦勝下巴蜀友德為前鋒奪洛陽關擒夏平章蔡
乙克漢中友德為餽運不繼退守長安夏兵攻仁閭漢中友
德率精銳救之友仁宵遁師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錫鐵券文
曰惟古創業之君平定天下必賴武臣宣力開拓疆宇佐成
混一之功崇報之禮所宜及也咨爾友德以英毅之資逢亂
沸之秋目雄群無所定故擇我以來歸事朕有年扈衛京畿
移鎮安吉戰鄱陽湖收鄂渚征取江右致討淮東功烈為多
及撫安彭城前鋒大利威聲遠振參佐外省遂從征齊魯燕
冀關陜爾績尤著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
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相承茲與爾誓除謀反不宥除犯
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馬援歸漢爾能效
之其勳過矣尚期慎終如始宜爾勤勞訓及子孫保于永世
四年命佩征虜將軍印總河南陜西諸道兵征西蜀遂由階
州取文錦二州進克成都得士馬三萬五年命副征西將軍
馮勝北征沙漠出金蘭友德先率驍騎五千趨西涼遇元失
剌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獲馬羊十餘
萬攻甘肅射殺元平章不花降大尉鎖納兒獲馬萬匹至瓜
沙州敗其守將獲得印金銀三馬羊二萬六年大軍復出鴈
門關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虜閻之絕塞而遁追獲故
元平章鄧字羅帖木兒軍還留友德鎮北平歲旱躬自禱雨
又疏陳五事一轉運宜之法河間軍自盧州運至通州北平
軍自通州運入北平城則民不勞而事集矣又永平府民接
運軍儲由雅洪橋至北平道里頗遠宜通清河水涞故道漕
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二流民越境甚為邊患宜招撫
安輯寬其賦役優免三年則民力自蘇彼得安其居矣三古
北口等處兵民一夫守關二夫共輸有名無實莫若放遇民
夫俾力田畝令官軍千人代守彼專其責則邊戍寧矣四
關外新附之民多貧無生理宜給以衣粮厚加存恤則戶口
日增矣五北平府縣運年供億大軍宜少紓其力使民日富
庶彼將勤於趨事赴功矣
上嘉其言尋詔還從皇太子諸王獵于荊山以講武事九年命
副湯和備伯顏帖木兒于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命諸將悉
還獨留友德遣兵以備之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破

之獲士馬輜重無筭蕃兵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上將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報播等處修治城郭關
梁於是金爭普定中坪乾溪等砦酋皆相率來降還京獻馬
五百上以內廐良馬十五賜之十三年蕃將朶兒不花寇邊
命友德為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師至北黃河夜
襲灰山獲其人馬而還十四年以西南夷弗遵聲教命友德
為征南將軍率兵三十萬耀武于沅州討普定土酋安瓚遂
進兵曲靖敗元平章達里麻及女官實卜之衆入梁王走死
滇池雲南平友德因其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
奏凱還京至是進封穎國公制曰稽古賞功惟闢疆者賞重
朕臣友德每從大將軍征討累有戰功已封侯爵乃者率諸
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功尤著焉洪武十四年命率甲士三十
萬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今已平定宜受上賞特封穎國公
子孫世襲食祿三千石○濟南衛指揮使何誠言早失父母
其伯父養以為嗣例應承重而所生父母先以受封復乞推
恩伯父以報養育之恩事下禮部援宋石僕射昉為叔承重
既封贈其叔復贈其所生以為言
上命依所請
庚寅
上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
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將命出師討其不臣今西
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
死者未遑卹士不得收葬誠可哀憐尓兵部即移有司凡征
南將士凡有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瘞之○德慶侯廖權
卒權永忠子也初以功臣子為散騎舍人洪武九年從宋國
公馮勝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壘等處克
之十三年襲封德慶侯十四年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十
五年領兵守畢節季守廬州十六年夏五月召還至是以疾
卒賜葬安德門外
乙未翰林院檢討吳伯宗伯宗撫州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
第一特初開科取士得伯宗
上甚嘉之賜袍笏冠服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大學士宋濂等同
修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直不肯與之降
屈惟庸每銜之八年竟坐忤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伯宗
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資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久為國
患辭○甚凱切
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除
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
納之明年改為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
詞語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
國子監司業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全縣教諭至淮安召還
險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寔為
知縣薦舉不以實伯宗為所累復降為翰林檢討至是卒伯
宗為人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
玉堂等集〇十七年賜頴國公傅友德鄭國公常茂永昌侯
藍玉崇陽侯鄭玉春宣寧侯曹大鳳翔侯張龍安慶侯仇成
普定侯陳桓東川侯胡海文綺鈔有差
辛丑復以羽林衛指揮使孫恪為後軍都督府僉事恪鳳陽
人都督興祖子也洪武三年興祖以北征戰歿追封燕山侯
四年恪襲武德衛指揮使十一年陞都督僉事十六年出為
羽林衛指揮使至是召還復為都督僉事
甲辰賜開平王岐陽王二家及公侯駙馬指揮等各有差
辛酉命江陰侯吳良子高靖海侯吳禎子忠俱襲父爵諭之曰
昔爾父兄為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國家朕弗能忘故封爵
之報及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之不易各宜勵乃志毋驕毋
怠以延福慶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令春高麗之
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於是稽書典知
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構兵禍驗古事蹟可以
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也㝡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
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屋俘其男女五萬口隋
伐二次城困將亡幸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
萬余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族
十余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寵𦖃(?)罹捕殺之元以𦖃(?)罹
為牧馬之野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
遂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
可否亦不可〼晉遼東或朝或歸遣詠其行
癸酉定遠侯王弼征南還賜文綺鈔錠〇增設翰林院尚書
博士二人秩從八品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為之命伯仲恭潭
王府說書庸於魯王府說書

洪武聖政記卷之七 終

聖政記卷之八

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丁酉朔

戊戌勑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内外之防絶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憤欲去之者勢不得又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已之不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爲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己亥以徐允恭署左軍都督府月給禄米貳千石允恭太傅魏國公達之長子也

己未勑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常備諭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爲華麗所惑豈不見曹魏之將田豫者爲護烏桓校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内有畫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設使受其賄賂者少有所知豈不報哉今爾等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東界鴨緑北接曠塞非多筭不能以御未然爾能筭有餘則名彰矣〇景川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毛等洞蠻寇時出刼掠爲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旺招之如固負不服請於今秋發兵討之又言西番有名朶甘思曩日族者去松州計程日約其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也剳於八草地洮河之西又有思曩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期來春二三月水冷草木未生牛馬飢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靖以俟無輕舉也若其不服則以兵討之

八月庚午命榮陽侯鄭遇春東川侯胡海督金吾等衛造海舟一百八十艘

癸酉以通經儒士陳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文爲左春坊司經局試正字

壬午詔翰林院撰皇伯壽春王墓文仍命工部立石

乙未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見者亦

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
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
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為喻小則以諷大則
以戒若積實土期以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
稱厥職茲特授爾仲魯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爾其輸忠效
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仲魯徽之婺源人以明經
辟至京
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講書至西伯戡黎篇辭甚明暢
上甚嘉之遂授是職
九月戊戌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冀
俱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為右僉都
御史東昌府儒學教授馮畝為左春坊左贊善皆以秩滿考
績課最故超擢之
己亥起前瓊州府知府趙瑁為左春坊左諭德
辛丑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
常朝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
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十月壬申魏國公徐達奏上北平諸衛收校士卒之數凡十
有七衛計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口後軍都督府
僉事陳文卒文廬州合肥人蚤喪父奉母至孝勤於稼穡家

遂殷富元季挈家從　上累官至都督僉事至是以疾卒年
六十追封東海侯謚孝勇誥曰朕惟帝王之興必有佐運之
臣竭其忠力故能生享爵祿歿膺贈謚此古今報功之令典
也爾驃騎將後軍都督府僉事陳文奉母至孝恪勤匪懈挈
家從戎謀勇兼濟又能審擇所從今有年矣朕南收吳越北
定中原東征西討所向克捷爾實與有勞焉天下既定論功行
賞超居都督府同將與爾同享昇平之樂豈期遘嬰危疾遽
然長逝朕甚悼焉今特加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
封為東海侯謚孝勇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丙子河南北平水命駙馬都尉李騏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
陸賢往賑之勑曰天生蒸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民非衣
食何以為生邇來河南河決北平旱災稼穡蕩盡時將嚴寒
不早為賑恤民何賴焉今命爾駙馬都尉李琪歐陽倫王寧
詣河南李堅梅殷陸賢往北平同有司驗其戶口以賑之汝
往欽哉
乙酉景川侯曹震言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番建昌囉囉之
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足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
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
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可行無瘴毒之患
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民乘此閒暇之時開通其道以溫

江王建昌各驛馬移置娥眉新驛爲便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秀才王禨試左叅
軍史玄齡歐陽旻試右叅軍
丁亥以秀才宋矩等七十人爲監察御史周煥奎高孟文爲
翰林院檢討○宋城侯薛顒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
上曰公侯夫人皆賜以棺亦朝廷優待之禮然賜予朝廷之恩
豈可請耶自今非奉特旨者不許奏請○欽天監刻漏博士
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
時脩改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
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
推之億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
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至今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前歲冬至爲大
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
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抄授時曆辛
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
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
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
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
百五分八抄盖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
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鄠
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
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盖天道無端因數可以推其機天道
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
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居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
膚浅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小副
皇上敬天之意也書奏上
上是其言
四月鎮南等宣撫司土官必刺釋用等來朝貢方物詔賜鈔
錠有差
十二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事人所難受明居易入朕觀
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謟諛相觀如陳
後主江總輩汚穢簡策貽笑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
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謟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
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壬申以牛誠爲駙馬都尉尚第三皇女崇寧公主

丙子宣寧侯曹大白貴州水西市馬還得馬五百匹○命故
營陽侯楊璟子通襲爵諭之曰昔爾父盡心事朕南征北伐
多著勳勞故錫封營陽侯以報其功今者既沒復命爾通嗣
爵爾其夙夜敬慎以光前人欽哉勿替○此間非爲十二月
即爲正月然前後當有閏月也考之
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
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
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讎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
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
生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
感傷行人爲之嗟歎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尊
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舅
姑兩姨皆謂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己爲舅姑兩
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
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宜
若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
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
曰叔父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
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
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

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
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妹
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
人倫也而榮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
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
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
厚也
上然其言
乙卯東川侯胡海招集山東故元軍士凡一千四百四十餘
人○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名昆孫茶陵人
兄耕孫壽孫皆事元耕孫元史有傳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
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三吾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
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常薦之授左春坊左贊
善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
上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尋陞翰林院學士
十八年正月甲申命江夏侯周得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
校
丙戌福建按察司使陶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
初以故官從鳳陽特臣弱貧若賴兄撫養至于有成其後兄

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獲聚
處寔戴生成詔許之㝢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爲奸
㝢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
俸祿雖厚然自奉儉薄有餘悉以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
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㝢仲劾奏之大方有司逮㝢仲至
京事既白大方得罪詔㝢仲還官閩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
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戊子魏國公徐達病瘡而愈書勞之曰方今九夷八蠻大者
畏威小者懷德非將軍忠誠耿耿以勞爲逸何由致茲軍將
功昭上下澤及兵農而去人欲之私秋毫無犯此其明智者
予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于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
軍長子持朕至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勞
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如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
以致之乃諭中外百司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
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宋訥獻
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奔竄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
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
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
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將趙充國
乃四萬騎分屯九郡緣邊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
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
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
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五百里
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
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
里以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黜
陟幽明國家盛典朝廷設郡縣之官與共理天下
陛下深居九重豈能悉知其賢而命之宜如漢故事察其節行
卓異政事公平者增秩賜金以寵擢之或有功過亦姑宥之
其貪污闒茸者斥逐之苛刻虐民廢去不奉公者誅戮之如
是則賢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戒人人有古循良之治而天
下理矣國子監學士陳潛夫言四事一曰獎直臣以來忠諫
夫盡言無隱之臣自昔以爲難得
陛下獎進作興之則懷忠之士罔不思盡其心矣二曰簡師儒

以廣賢才夫師者所以模範後進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天下治所繫爲甚重今天下人材所賴以育成者惟此而
已必得經明行脩之士以爲師範則賢材輩出矣三曰勵廉
耻以厚風俗人無廉耻則靡所不爲雖繩之以法猶不知改
惟養其廉耻使皆皆知愧者則自不犯于有司將見刑措不
用而民風俗厚矣四曰審用人以求實效夫人之才器各有
所長固不可以槩論而求備於一人也內外百官量其才之
高下而任之則庶乎咸稱厥職而可以責成功矣

上皆嘉納之

己酉賜駙馬都尉牛誠公田米二千石

丁巳以右春坊右贊善董倫爲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
鈔五十錠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追封爲中山王謚武寧達鳳陽人
洪武元年正月進徐達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韓國公兼太子太傅賜誥曰命將出師立興王
之大業建邦啓土資輔世之能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
而居左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格布告朝堂誕宣綸綍中書
左丞相徐達剛妄兵傑遠量稚深若岩山嶽之重矯矯虎豹
之猛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諡定鼎於江南遂
作擎天之柱氣貫萬人而無敵技幟摧城威行四壤而推恩
撫民按堵牙旗指揮淮海澄清雷電鑑轟湖湘率服西連巴
蜀東除溟渾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籍
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
定疊奏蘇胡之捷俘其臣主來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崇
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
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頒寵數尚克
欽承

洪武三年十一月乃進封達魏國公賜鐵券文曰朕聞自昔
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
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
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
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
江漢清淮楚電掃西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連海內塞外
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是馳來赴朕念爾
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用
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
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伍千石使爾子孫世世
承襲朕本疎庸遵前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
其餘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

國良臣豈不偉歟○其追封之命詞曰朕惟帝王之有天下必
有名世之臣秉忠貞奮威武以輔臣一代王業是以生有顯
號殁又贈典子孫世有爵祿與國同休于無窮焉今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大夫左柱國太傅魏國公參軍
國事徐達以智勇之資負柱石之任濮因元季之亂挺身歸
朕朕實資爾智畧寄爾腹心以統百萬之師攻無不取戰無
不克櫛風沐雨躬厥苦辛迨朕正位大寶論功行賞甚用爵
爾上公錫以重祿仍總戎於朔方纖塵不驚邊圉寧謐信乎
為我朝之元勳也方期天賜遐齡以享非常之報孰意將星
一隕而爾躬逝矣慨念今昔朕豈能忘雖然死生人道之常
今爾功在宗社名垂竹帛光照前人賞延後嗣宜以無憾然
矣追封之典可不舉乎特追封中山王謚武寧侯其上三代
皆封王爵妣皆封王夫人
三月丙子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顕等福建建陽人為翰林
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
承直郎陳賡為中書舍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為衛
府紀善李洪図為潭府奉祀
鄭揚靖為吏科左給事中黃耕為承直郎龔塔等為中書舍人
鄒仲實為国子監助教塔後賜名義與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

俟其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
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
者仍稱進士
丁丑命吏部定翰林院官制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講
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
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
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
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大學士
秩俱正五品
戊寅以張麟為駙馬都尉尚第八皇女福清公主麟鳳翔侯
之子也○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近者上天垂象沿邊城
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
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外境蹈其不測也○是月以翰林院
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壬辰朔享太廟○敕靖
寧侯葉昇等修治海蓋復三州城池務令高深堅固為經久
之計俟海運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並築之
丁酉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監祭酒宋訥以嚴厲為
衆所疾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里謀逐之以訥年老移文令
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訥曰非臣乃鞫所由熂吐實

上怒燎專擅威柄希文徵等誅之而以勑諭訥曰君子之道猶
嘉穀小人之道猶狼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
猶扶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澌盡矣卿勿爲
是而替威儀必竭乃心乃奉職如故○思州諸洞蠻作亂命
信國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之副帥師從楚
王楨討之時蠻出殁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
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
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
之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
直之心存則邪辟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慤
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
公無私自無物欲之累耳

六月戊申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
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
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
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

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朕私廣國
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
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戊寅十八年七月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賛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賊盜屏息歲比豐登民安樂業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
恐失其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
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
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
軍偕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軍將士往北平
會諸道兵操練備邊

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
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用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
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
才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

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
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
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
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
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内外盡其分事事
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旣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
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
無閨門之失訥對曰誠如聖諭

壬申驃騎將軍駙馬都尉中都留守王琛卒琛舊名寶武昌
人歲壬寅以帳前恭隨舍人擢用兵馬副指揮
上愛其謹厚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爲聚寶門店官乙巳授
管軍千戶改龍江衛守禦千戶累從王師征討及鎭守幾旬
多著勞績洪武元年封皇姪女爲慶陽公主誥曰唯天惟祖
宗佑我國家造兹洪業王室之親皆同榮也況在宗女尤爲
懿戚用稽古典宜有褒封皇姪女長自家庭已歸良婿兹者
朕登大寶頒以恩光宜守婦道之常益加恭順毋以天派自
高驕其夫家當修閫範以求令名可封慶陽公主授寶駙馬
都尉誥曰邦畿鎭守旣爲宰臣擇館擇賢且爲懿戚此國家
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衛守禦千戶王寶器重偉節才練武
韜從軍拓地於金華奮勇收功於江右其勤勞可謂著矣嘗
守儀眞克冠千夫之表旋從右相吏閑蔞捷之勳及鎭龍江
嚴司虎旅按諸堅壘靖我邊疆念其尚主于王家是用陞官
于駙馬寵以銀章之貴頒兹綸綍之新益懋殊功副于嘉命
可鎭国上將軍駙馬都尉旣而兼明州衛指揮使未幾改淮
安衛指揮使三年改名琛四年授誥曰昔者帝王皆以天下
爲心朕遵古典其於設官雖親親必選勲能而任之世其名
爵以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鎭国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
指揮使王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其共享承平
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世襲指揮使爾尚益加恭愼克其
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求保祿位延及後
人可鎭国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後禮部奏稽
古公主之制皇姪女改封郡主夫止稱所授官琛當上駙馬
都尉誥命
上念皇姪女惟此一人不忍遽加降奪命仍稱公主歲給俸米
五百石琛亦稱駙馬止食本官之俸十四年擢中都正留守
授驃騎將軍至是卒年四十九訃聞
上悼惜之賜葬鳳陽白塔之原子宏以恩擢左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
乙亥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楚王楨同征虜將軍信國公
湯和等進兵勦捕
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夫素爲戶部尚書○勑諭征虜將軍
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
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察愼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
壯者攻戰弱者運粮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
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
裁決然後啓王知之○是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善字備
萬南昌豐城縣人少聰敏好學十歲通五經大義能文章既
壯值元季兵亂隱居養親惟以著述爲事洪武初爲郡學教
授八年被薦擧翰林院修撰逾年以奏對失旨改典籍遂放
還鄉里後復徵爲翰林院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至是以疾
賜歸卒於家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籍行於世
壬辰冊永昌侯藍玉女爲蜀王椿妃
癸巳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作京師者二
人
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卽命遣還
癸卯召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于北平之通州
己卯勑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臣曰比者命大
將軍北征稟者之戰馬皆云驍騰可用者無踰陝西今遣榮
陽侯鄭遇春卽各衛諭諸將校但留己所乘馬餘悉送官每
馬一匹給白金三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駑弱者皆勿送○
是月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二月丁亥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乙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
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賚不可
濫○雲南猺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傅命潁國公傅友德
率師往討尋平之
三月丙寅以傅忠爲駙馬都尉尚第九皇女壽春公主潁國
公友德子也
辛未御製大誥編成頒示天下○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
肺疾乞還鄉
上許之明日復詔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
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爲善今髯然
龐眉乃壽之徵更愼起居精樂物以終餘齡無庸再至也仲

魯爲人敦實精簡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敢言明白
簡直
上嘗以善人稱之故始終被禮遇云○是月省躬録成初
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
書名曰存心録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
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録至是成詔頒
行之
夏四月丙戌朔至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
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輸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
逵復議舉行量地里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
期賫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是諸工匠便之
丁酉命故岐陽侯武靖王李文忠子景隆襲封曹國公誥曰
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矣以其理道無知威儀不度由
是束手而傾者有之有不自重而覆者有之何也貴戚之位
忠臣義士則知敬重奸邪之人往往妬忌窺伺之其貴戚不
能者所以束手而傾爲此也或有顛狂不自重而中其計亦
爲此也吁智人則知貴戚之位重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愚
人止知貴戚之位重而不知保貴戚之道所以傾覆也夫守
貴戚位毋揚勢而自矜必動止以合宜語默無妄靖觀社稷
之安危察奸邪之所以情則樂天下樂之譏相從凡變人而

無怨若有奸臣黨比朝野則秘其事而幽其機以待一舉而
患難爲之捍禦此貴戚之道如是也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
居群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譏幾累社稷身不免而
終嗚呼智非智譏非譏愛數者俱無爲人所窺其衅也今三
年矣以親論之骨肉之情以臣論之功著朝野服制既終今
命爾從外孫李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鑒前人之失戒慎之
毋泛言毋揚勢事秘而機幽愛衆而慈人保爾富貴永受朕
訓吉哉○是月命黔國公吳復子傑襲封安陸侯宣德侯金
朝興子鎮襲封宣德侯
甲辰詔天下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黔黎苦殃甚矣
如此者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山武寧侯及公侯群
將發兵諸道所向偃兵民得粗安天下一統曰大明今十有
九年然奸臣在位諜間臣民恩未施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
政弃理悖莫甚於此先王之道未究於行失存問於高年及
矜恤於鰥寡孤獨去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
循治而斂迹進士監生職任於諸司想吾民樂生有漸矣今
特命有司存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篤廢殘疾
者收入孤老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
後凡民八十九十而鄉黨稱善者有司以時存問若貧無產
業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

者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有田產能贍者只給酒加絮帛
惟應天鳳陽二府富人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
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復其家冠帶服色別議頒行各處鰥
寡孤獨不能自納者悉蠲其差徭若孤兒有田不能自藝者責令
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其無田者歲給米六石亦令
親隣養之俱候出幼收籍為民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即日
驗口收籍為民依例給米布俾遂其生累年開邊士卒深冒
矢石或飢餒傷殘或因傷死亡子息見存不能生理者悉放
回原籍為民復其家垛集士軍因征傷殘者優免軍役三年
改為貼戶因傷死亡者優免軍役拾年本戶改為貼戶因傷
死亡者至免差徭三年軍官從太將征討歿於行陣子見在
者厚加撫恤仍令其世襲未陞者陞一級其逃軍逃囚能赴
官自首者免罰山林岩穴隱逸之士有司旁求博訪以禮敦
遣赴京量才擢用於戲禮壽尊賢振功崇德恤孤賑寡古哲
王之大典今出恩沾有司如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揚孟等聚衆作亂征南將軍穎國公
傅友德發兵討平之
七月丙寅
上以左都御史詹徽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工部侍郎秦達
戶部侍郎楊靖佐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甲戌詔以鳳陽府王兒橋東西山場賜中山武寧王徐達家
及輔國公李善長等凡十有四人
丁丑國子博士吳沉以疾老乞休致許之沉字濬仲金華人
故元國子監博士師道子也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
導以疾辭不就洪武十二年用薦授翰林院待制明年降編修
尋復為待制因顧問應對失旨左遷渭源縣學教諭未行改
翰林院典籍陞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怠於事降為侍讀學
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丙戌命營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
十萬山
己亥陸安侯王志卒志忠鳳陽臨淮人歲壬寅從軍起濠
州甲午克滁州乙亥取和州從
上渡江丙申從徐達圍常州授懷遠將軍右副元帥丁酉克常
州復從徐達克寧國取江陰戊戌克宜興己亥從達取高郵
辛丑從
上征安慶壬寅從達復江西癸卯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追至
涇江口攻其水寨破之甲辰從
上征武昌復從徐達克廬州授飛熊親軍指揮使守六安州乙
巳敗六安衛指揮使洪武元年從北征軍次汴梁
上遣志渡黃河收懷慶平陽等處遂留守平陽三年克興元遂

軍長安四年從征察罕腦兒還守平陽詔封六安侯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同知大都督府
賜鐵券五年從達征沙漠十四年同傅友德等征雲南是年
還京卒追封許國公謚襄簡卒後之數年以附胡陳事發爲
有司所論以死不之寃云
甲辰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衮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葬衣冠祭告曰嗚呼昔
列聖位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
宅於宇内以統黔黎深恩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恩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
掃令特遣玄孫皇太子以牲醴之奠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
申孝思神其鑒之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
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戸部臣曰屯田之政所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先於
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

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
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樂於耕作數
年之後徵之可也遂召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還京
辛未
萬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于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東宮
官屬于文華殿賜國子生鈔人一錠
十月癸卯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指揮使司所屬二
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人
十一月甲子命故東平侯韓政子勳襲其父職
己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使司延安等二十一
衛及西安護衛官軍赴北平聽征
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并修五
勝渡起社家庫白水橋高橋與橋等置象房黑窑改建崇山侯
李新都督陳清張宣常推孫世耿忠第宅新築後湖城及中
山王岐陽王黔國公第營六部廟墻并廊房街道并以罪人
輸作
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之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效成
周○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之事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懲自是民之非作者少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𡙟至而辭亦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雲南臣津州土酋阿奴聰叛襲郝石門關千戶滿泉戰死吉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鄭祥討之復其關賊戰敗遁入山谷捕獲誅之并其徒四百餘人○是日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擁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河南山東山西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衛州宣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鈔六錠爲其直及道里費

癸卯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前軍都督商暠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征又命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江陰侯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上諭勝曰虜性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愼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吾比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闌撒里達溫鑾子晃石台和尚白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荊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遣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於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理司官前僉院鑾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鞠者法司凡事自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

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
食粟則知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蚕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
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報崇正之意而
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未
世爾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懷

二月甲申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
關間虜騎有屯慶州者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乗大雪將輕騎
往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丙戌賜潁國公傅友德家米一千六百石東川侯胡海普定
侯陳恒延安侯唐勝宗米各一千二百石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覧因自爲註至是
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
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東於天道而驗於人
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乜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
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太平者也○大將
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寛河會州富峪四
城遂提兵駐於大寧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曰唐虞之制
外樹州牧侯伯式直民居以寧方城人樂雍熈載諸方冊雖
不備述而紀綱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是人世代相
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士千載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
間也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
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
守爾紞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聴服令佈則四野
歡欣皆由信誠相孚克共乃職直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
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三牧之首故嘉汝績復
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得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
三丁取一爲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
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爲城守
之處具圖以進凡選丁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
檢司四十有餘分隷諸衛以爲防禦

甲辰以鄭居賢爲河南布政司試左恭議

庚申遣使賫勑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享平凉侯費聚
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甯正楚雄衛指揮使衣義大理
衛指揮鄭祥品尋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諸集等
曰近御史李原明歸自平緬朕特聴其所陳百夷譎詐之

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
爲我邉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
高池深池故其營柵多置火銃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
張威假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即行令旨皆
非通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
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畧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
不得取如是數年之間則甍川之後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
朕言毋怠

丙寅遣使賫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
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
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太
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群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
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
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候以逸待勞則必
有當之者矣

丁卯

上御文華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詳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
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
無福爲惡而無禍者則時有未到耳

庚午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將軍趨金
山

辛未

上復遣使密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
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挨之人事正
與納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金山未遠以兵
捉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
來黒山魚海之間乘其趦趄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

甲戌儀禮司官鑾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大將軍
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
餘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
花河見納哈出大驚曰吾謂爾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
勞問慇勤剌乃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
喜即遣其左丞相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張允恭等賫
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
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諌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
柰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
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沒于軍

鏞故臨江侯德之子也少以功臣子練習武藝九年授散騎
舍人十四年襲父封十七年命爲右副將軍同申國公鄧鎮
濟寧侯顧時討龍泉山寇賊同宋國公馮勝練兵汴梁十九
年駐兵通州巡邊獲番將王脫顏是年同靖海侯吳禎築會
州城遂從勝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
死之事聞
上甚惜之命以米布給其家
癸卯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
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
丁未大將軍宋國公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右副將軍藍玉
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
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秃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
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
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適大將軍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
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
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聞之乃
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衆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
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玉請玉先納哈出即
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
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

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
者陂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摶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刃
砍之傷臂不得出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
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衆
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
并其各愛馬所部共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余里納
哈出有二姓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
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
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
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兵三千爲殿閏六
月大將軍宋國公馮勝還師次于金山亦迷河俘獲北奔達
達軍士遺棄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并馬數千匹傷殘
番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
庚申都督濮英殿大將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
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
心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
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英絶食不言乘間自
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爲西安都指揮陞中
軍都督僉事至歿于虜
上聞之驚悼以英死王事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

進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備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事旣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膏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潮河川大寧大寧口南口北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閭山願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衆即令人觧赴京師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剌八禿等來降先是納哈出旣降營王失剌八禿等以病在道相失至是與雲安王蠻吉兒的郡王桑哥失里和尚國公等復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至京師仍遣定遠侯王弼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於信州道爲虜所襲亡馬七百匹信州即納哈出所屯一禿何也○遣賜賚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進捷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及天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攘之塞外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二王旣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遂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推堅撫順之際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頼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愼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昭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此奇勳則可以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辛丑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七月二十日命指揮李煥齎制書至軍中令副將軍永昌侯藍王右參將武定侯郭英暨公侯列將率大軍還駐大寧大將軍與頴國公傅友德等分析新附軍馬俟明年春聽調北征繼聞新附軍馬處置已定爾等仍舊從事追還前二十日所發制書其左參將南

雄侯趙庸右叅將東川侯胡海並落叅將止充戰將在軍聽
調○封湖廣布政使致仕何真爲東莞伯賜券誥曰古云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而役生
民朝興暮泯接跡於世終不能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
應鋒敵如此者豈二人哉爾何真率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全
民捍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莫不於爾仰賴洪武初朕命
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兵臨境則未附爾眞聞八閩旣
固桂林驅民海上邵生亦不量力爾貞獨心悅誠服盡嶺南
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服今特命
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誠之
心尚益加恭愼以保祿位延于永久爾其敬哉
壬子
上聞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勑往諭勝
及左副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左叅將
定遠侯王弼右叅將武定侯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
彰君之德故能推堅撫順無所不克勳名留于千載耿耿而
不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思平華夏
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
疵近沙漠未淸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
北適與虜合虜雖献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右副
將軍藍王事雖輕擧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其大將軍勝
專爲己私不能撫輯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固
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
如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少又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忘哀
成配大失人倫此以來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效忠乎
爲己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使濮英等人
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
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
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已降
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執貪心歸
即有議矣勑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方而均派之俟
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擧其大槩於將軍
報哉
丙辰遣使齎詔來降達達曰孫都督至京言納哈出與大小
官員俱南來未審入選民鎮否已勑所司俟納哈出至封海
西侯大小官員俱與名分且聞爾等將人口頭匹而來遠涉
道途甚爲艱辛朕初命遼陽海州盖州復州金州崖頭大寧
舊有口內之人各服原所居住不意文書到遲總兵官將爾
等行程遷遠若已入遷民鎮可留彼暫駐若未入口到瑞州
閭山左右朕見命官運布一千七萬疋給賜爾等且就彼閑

領軍輒損壞亦就彼修理古今去不一労者不求逸不暫費
者不久寧爾者雖暫労此後永得安樂矣
庚午勑大將軍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
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
海果然建立大功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禄延後嗣與國咸休
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爲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
于前人位居列侯參軍不以名爵爲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
此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
其流而復决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汚大丈夫有志於功名者
果若此哉勑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此即以馬
師其人毋使惡聲播揚則中自然無愧矣朕以二人旣往惟
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
今以往洗心去貪以保勲名勿孤夫朕之所望也○會寧侯
張溫永平侯謝成前軍都督高嵩率兵追討納哈出餘衆
上慮大將軍所至虜人驚竄復命帖木兒等先以榜抵所在揭
示之諭虜來降則可不煩兵也旣而罷其命○遣使諭大將
軍宋國公馮勝左副將軍穎國公傅友德右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左參將定遠侯王弼右參將武定侯郭英等令曹國公
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延安侯唐勝宗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
海江陰侯吳高雄武侯周武永城侯薛顯營陽侯鄭遇春宣
寧侯曹太會寧侯張溫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懷遠侯曹
興鶴慶侯張翼陸安侯王威俱還京師宋國公馮勝侯冬以
軍校分隷各衛親齎總兵官印赴京留穎國公傅友德等提
調軍馬癸酉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械鄭國公常茂至闕
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毕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
之乃因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奏之茂
至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
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詔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揮
使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即去雲南品甸之地
屯種以俟征討
丁丑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
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馬二百九十餘匹金銀銅印一百
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
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相左丞三十一參
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二
十八院副使五宣慰使副僉事一千八十九萬戶千戶總府
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參議二承旨學士十文
學司馬七太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師府僉事三郎中員外十
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訪司

副使塩運司副使六衞師府使一冶書按撫司農各一太少
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衞鎮撫崇福司使副
經歷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校一千四
百餘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徂征之師玁
狁侵凌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汛掃致醜虜之來歸喜
溢臣民懽騰遐邇臣勝等切惟故元丞相納哈出以氈裘之
遺孽亡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殺戮
我信使寇竊我邊鄙上違逆於天心下阻遏於聲教除殘去
暴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謬忝總師之寄將卒效忠而致
力士卒假勇以爭先軍威遠振於虜廷義氣橫飛於瀚海兵
有不戰之勝敵無效鬬之虞其納哈出即詣軍門納欵輸誠
革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
恩永絕腥羶之穢是皆
皇帝陛下神謀運於宥密睿知發乎先機故能豫制於萬方是
以成功於莫測臣等仰遵成筭祇奉天威獲殫犬馬之驅馳
少盡涓埃之報答罔方胥慶覩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
坤之覆載
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朔胡元降將納哈出及諸王奇列沙
國公觀童及古観帖木兒不花等到京納哈出入見
上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

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
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
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
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
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澌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
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為推誠輔運
欽承效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
報推誠之意爾其乃心罔矜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
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職各
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詔
左副將軍傅友德縞集新附軍士且令簡選精銳於大寧屯
駐以防北虜副將軍事徵友德還朝○北平布政司請自河
間景州至永平撫寧縣馬驛二十二與橋至通州水驛八各
宜增置馬及船時總兵官永昌侯藍玉亦言自遵化至喜峯
口裏灣陽口外富民寬河北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
驛七以備邊報詔皆從之
癸巳永城侯薛顯卒于軍顯徐州蕭縣人歲辛卯潁州推顯
為帥尋守泗州均用使顯以泗州來歸授親軍指揮壬寅從
征江西遂守之拒陳友諒顯功居多甲辰從征湖廣擒偽將
潑張以獻之乙巳從襄陽吳元年從征胡將軍徐達下湖州

攻姑蘇累功陞尚書右丞遂從克沂州破益都濟陽洪武元年取樂安汴梁河南直擣潼關晉高州轉戰入衛輝彰德北破通州入元都西取平陽陝西鳳翔鞏昌慶陽諸郡三年從徐達擊走王保保于定西還論功封永城侯尋以罪謫守海南久之召還從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林練兵北平十四年征安子山擒元將完平章何左丞是年從宋國公馮勝北征金山降元將納哈出至是以征還次山海衛卒冬十月柩還遣使迎祭于徐州勅有司營葬鍾山之陰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追封永國公謚桓襄卒後三年以嘗附胡陳事發爲有司所論死以不之究云

乙未

天壽聖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東宮官於文華殿是日太師李善長等進文綺九十五疋海西侯納哈出進馬二匹高麗國王王禑遣門下評理禹長壽密直副使尹就等貢金雙臺盞一金盂一金銀鍾二銀罐一琥珀筆鞘十黃白黑布六十安南國王陳煒遣使進馬三十匹臘國王參列保保昆耶甘苦者遣使進象及方物賜高麗真臘安南等國使臣金織文綺鈔有差

丁酉鄭國公常茂以前驚潰虜衆罪當誅

上念其父開平王之功釋之安置於廣西之龍州二十四年卒於涓所○加前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階資善大夫初安仁以兵部尚書致仕秩正三品後罷中書陞六部尚書秩二品故安仁雖已致仕以其勳舊老成故有是命時年八十五誥曰昔聖王之典必有耆德故舊宣力協謀故能輔成大業康乂兆民以同享隆平之福而垂令名於無窮也朕昔起自淮右爾單安仁以鄉里之舊自揚州率衆來歸歷任中外綽有聲譽朕念爾年登七袠特俾秩老于家惟爾心在帝室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趍覲朕感昔相從此之舊特陞爾爲資善大夫仍兵部尚書致仕爾其服茲寵命以副朕懷

丁未遣指揮趙隆齎詔命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爲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爲右參將都督僉事孫恪爲右參將勅諭玉等曰比者出師往北虜納哈出悉衆來歸金山之北可以無虞皆卿等克用朕命建此茂勳然胡虜餘孽未盡殄滅終爲邊患宜因天時率師進討襲諭克取之機尚服斯言益勵士卒奮揚威武期必成功肅清沙漠在此一舉卿等其勉之○命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諸衛軍士城西寧

洪武二十年冬十月戊申朔饗太廟○封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壽爲舳艫侯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赫爲航海侯

賜誥券誥文畧曰咨爾壽從朕開國多著勳勞今已年高屢
涉風濤之險服勤漕運以給遼海之軍既懋厥功必加崇勸
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舳艫侯食祿米二
千石延于子孫世襲封爵用報爾功爾其敬哉赫誥文與壽
同
建歷代忠良臣廟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晋成陽卞忠貞
公南唐劉忠晋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從祀及元衛
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祠以祭
上以其混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鷄鳴山之陽
至是廟成應天府每歲以四孟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
以為常○遣使即軍中賞穎國公傅友德等所統北番來降
校卒四萬六百餘人布凡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壬子以顏檜為溧陽縣丞檜顏子五十八代孫也○命兵部
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
符驗者不得擅乘驛船馬違者罪之命兵部遣使籍杭湖嚴
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貲市馬
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户○賜航海侯張赫舳艫侯
朱壽海西侯納哈出祿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給之
丁卯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

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戊辰追封中山武寧王徐達妻謝氏為中山武寧王夫人
庚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奏天氣尚寒胡人斂跡大軍
久屯塞上徒費粮餉今量留人馬戍守大寧會州等處大軍
分回薊州近城屯劄候有報然後進軍詔許之是月宋國公
馮勝以罪召還至京師
上以其勳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二十年十一月壬辰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
制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進征既而又
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癸未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遣人送所獲故元軍士一千九百
餘人幷獻所獲宣勅金銀銅牌
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高豹為翰林院侍講學士
壬辰詔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發軍校護送海西侯納哈
出及故元尚書塔不歹等妻子赴京
甲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奏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
相哈剌章乃兒不花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剿滅許之
辛丑命禮部立故肇昌侯郭子興永城侯薛顯六安侯王志
安陸侯吳復墓碑仍命翰林院制文刻石
十二月壬子命左軍都督府僉事馮誠往諭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昇湖廣都司軍駐普安分屯曲靖越州仍命雲南布
政司以白金二十萬兩給各府縣糴粮備用
十二月兵部尚書致仕單安仁卒安仁鳳陽人歲壬歲招集
義兵保鄉里元授樞密院判官丁酉從鎮南平爲長鎗軍所
遂安仁遂率所部渡江來附授元守師衛宗鎮江戊戌命按察
司副使辛丑陞按察使甲辰擢中書省左司郎中乙巳調
瑞州守禦千戶吳元年入爲將司卿洪武元年陞工部尚書
二年調兵部辭歸六年召爲山東行省參政辭不受八年再
授兵部尚書致仕家于儀真是年十月特授資善大夫至是
卒
上遣禮部主事蓋林致祭仍賜賻鈔一百錠○晉王府左長史
杜彥良卒名德循以字行寧波之慈谿人元鄉貢進士馬僣
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江
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致禮聘俱不就洪武六年朝廷大徵
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薦待詔闕下奏對稱
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即
止前大聲誦朗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
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
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殿寵愛特甚學等多恃寵不自修飭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厲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
各賜白金三十兩俾學等執弟子禮
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失好惡
頗失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故爲治在乎正心
而正心之要又在乎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
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七年日長至有事于圜丘詞
臣撰祀文以進內有予我二字或謂其不敬彥良對曰成湯
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
言持儒者泥而不通耳
上曰爾言是也嘗命詣台省審錄疑獄得以情原者數十人十
一年授晉王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以賜之彥良以爲輔導之職莫先於格心乃製圖
以獻晉王十三年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左長史十五年朝
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還鄉里至是卒○前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黃顯卒顯蘄州府黃梅縣人丙申歲歸附累從征伐有
功洪武三年授廣洋衛指揮使六年授大都督府僉事十三年改

前軍都督府僉事至是以疾卒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追封英山侯謚武襄
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户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户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
榜諭凡驛馬孳生聽令出賣令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
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己卯命曹國公李景隆定遠侯王弼鶴慶侯張翼往中都留
守司及徐邳等衛調官軍防護漠北新附韃軍南來及命永
平侯謝成往魯府率護衛士馬以所送韃軍分隸濟南濟寧
等衛與軍錯居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性安言曲江縣有唐賢相張九齡及宋
名臣余靖祠歷代致祭今歲久祠廢乞舉祠典從之○故元
樓信童來降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遣人送赴京師○韃
靼官軍姚曲里歹等反於廣西命潁國公傅友德率辰沅貴
州普定等衛兵討捕尋平之
洪武二十一年盡洪武二十三年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
知馮燁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七千屯戍雲南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昇等奏報祿肇堡成先是
上勑桓昇曰往者命李煥李隆師畢節等衛戍卒扼芒部道路
悉聽卿等調遣務屯戍得宜相機而動若糧餉不繼可於祿
肇芒部取給仍防烏撒霑益出沒之地當侍遣人偵候之後
又遣人諭桓等曰初命卿等往雲南為彼芻粟不繼故俾於
祿肇權駐近得報知已於麻哈之地屯軍彼處糧餉艱難尤
甚然種已入土不可輕動若有警急遣人馳報雲南西平侯
沐英侯秋收畢乃徙至是桓等奏報去年冬已率師至祿肇
立堡
乙卯大將軍永昌侯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
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壬戌遣使賫勑諭大將軍藍玉左副將軍唐勝右副將軍郭
英曰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
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
不利毋自推阻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皇二月戊午㾊王初成
戊午策
二十一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𠒋德也富
貴可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
於己要知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

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己卯東莞伯何真卒真廣東東莞人嘗爲淡水鹽場管句後棄官居東莞圓頭山元至正間嶺南盜起焚掠州郡真集義兵保鄉里及群盜攻惠州真率衆破走之城賴以完以功授惠州判官尋陞同知既而勦滅群盜陞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南海盜邵宗愚敗走遂復廣州其後置江西分省于廣東乃授真中大夫參知政事尋陞資善大夫分省左丞特因中原大亂南北阻絕真益練兵據險保障一隅王元帥南征真即欵附遣入覲貢獻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疋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善内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後例當進繳真叩頭乞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真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三年召還遷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軍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真詣以其子貴參侍東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真及其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粮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粮草以俟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左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真及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真姪潤猶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管軍百户十七年復命真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右布政使十九年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賜致仕封東莞伯錫鐵券食禄一千五百石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子克爲尚寶司丞至是卒○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庸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雄武侯周武懷遠侯曹興等往從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北征○遣使賫勑諭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邇者故元司帥徒附迷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廷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己亥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爲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皆厚賜遣之○是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二十一年四月己巳命東莞伯何真子榮襲父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内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真昔能集衆保其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地而全其人民可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念其誠錫之封爵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誠毋墜先業永保禄位以傳後人欽哉

乙卯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上四十
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
奉
聖主威德提十萬餘衆深入虜地畧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麾
一動難可復也從勞師旅將何以復命上深然之戒諸軍皆
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煙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
南敵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
抵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
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
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
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太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
列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
貞次子第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
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
之擒又追獲兵王朶兒只伐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
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口得寶圖書牌面
一百四十九宣勑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三顆馬四萬
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
車三十餘輛衆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普定侯
陳桓率師駐畢節勑諭桓等自永寧抵節畢度地方遠近夾

道樹柵為營每營軍二萬刋其道傍林莽有水田處分布耕
種為久遠之計且與西平侯沐英相為聲援至是桓等師至
畢節○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破故元將哈剌章營獲其部兵
士一萬五千八百戶馬騾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甲申以胡觀為駙馬都尉尚第十一皇女東康公主觀東川
侯海之子也
乙酉五色雲見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
舜之特形於詩歌咏之特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
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
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慶不專於此也
甲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表曰慶載
之間生民總有君則安無主乃亂天命有德歷世相傳而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斯有運有長短國有興衰此古今明鑒也欽
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之季海內失馭故天革元
命全付所有于
陛下今二十年于茲矣近者胡主遺孽恃強塞外不肯歸德
陛下俾命臣率馬步十五萬與諸將併力追討臣等既踰大磧

復度黑山入敵境而烟火不驚飲將士而水泉自湧以四月
十二日勒兵至捕魚兒海直抵窮廬擒其巢穴夷虜之衆悉
來降附此
陛下聖德神威被於四表故不費寸兵以收其效臣等本無禦
侮之才過受閫外之寄仰賴神筭幸底成功尚思宣布
皇仁輯安于衆邉庭無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貢安兆姓享
承平之福
上覽表顧謂群臣曰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
罷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豈獨國家無北顧之
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群臣咸稽首稱賀遂遣使賚勅書勞
玉等曰周秦禦狄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
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
弄於夷狄之手腥膻之風汚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
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
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今
朕當耆年及今弗翦恐為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師十餘萬北
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王親拘納哈出降今茲復能
躬擐甲冑馳驅草野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焚火潛行越黑山
而徑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家遠遁諸王駙馬
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

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瑺前江望縣主簿宋麟賚勅往勞悉朕至
懷
六月甲辰信國公湯和還鄉賜勅諭之曰天地之意將康兆
民間生英才潛居草野當前代之季運朕命肇興爾和天遣
置諸左右智勇過人曩者偃天下之兵由爾冒霜而之伍突
炎暑以行師飢不期食渴不時飲受危於兩陣未決之時獲
生於合變須臾之間若此之勤若憂非一歲月而成功者也
乃三十餘年矣今天下太安爾亦年邁命歸鄉里營府以
居今造府完挈家以往嗚呼三十年于茲視以尋常今忽言
歸徒然欷歔不能自已由同患難於有年致是之傷也且爾
昔者之勳已著彤庭往日之勞今為民福矣嗚呼功成名遂
爾我同心丈夫至此重名不朽矣今特賜白金四十錠黄金
六錠鈔叁千錠綵段四十表裏爾其領之勑和夫人胡氏曰
婦之道專内外之政而無妬勤勞啓家夫婦同心若此者今
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
時人各挈家避難度衣豪維所在如知獨爾信國夫人秉内
政以助和啓家信國公勳業於大庭今也功成名遂携長幼
而歸故鄉嗚呼爾昔夫婦黒髮而来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
夫人淑德令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労白金[illegible]
十錠黄金四錠鈔五百錠綵段二十表裏夫人領之

上有闕文先是衆可也東川一部稍有強盛今罪狀以露上待
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
辛酉安慶侯仇成有疾
上聞之遣人賜肉腥以書勞之曰自朕創業已過九年惟卿中
外勤勞未嘗畏憚邇年以來海宇雖已寧謐而遐遠小夷尚
有弗庭者以故累卿久鎮邊鄙東西攻守恒無寧歲近喜氣
寖廓清朕將偃戢六師修文德以安安群黎卿雖高年亦得
華居美食共享昇平忽聞感疾實切朕懷是用遣人存問嗚
呼當四方征討之時挺戈萬里櫛風沐雨何暇自恤疾之所
生良由是也然今者澤被生民功施社稷豈不酬大丈夫之
志願哉爾尚慎藥石節嗜欲求臻眉壽副朕至懷○丙平侯
沐英奏東川諸蠻據烏山路結寨爲叛其地重關復嶺岩壑
峭險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絶請討之
上乃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英爲左副將軍普定侯
陳桓爲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爲左將靖寧侯葉昇爲右叅
將統率馬步諸軍往討之
七月追封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誥曰丈夫生天地間知
事君之大義立志愈堅故能臨難舍生取義名垂千載耿耿
不磨爾都督濮英以果敢之資爲國將軍朕昔命從征朔漢
方覩成功何期失機之偶中彼計然抗節盡忠凜然不可奪

若斯之爲古今有數耳嗚呼舍生就死之大節於當時忠義
動天地芳名垂不朽真可謂烈丈夫矣朕嘉爾志悼念不忘
特超侯爵追封爾爲樂浪公爾其有知服玆寵命
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
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
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旣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
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君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嗣實
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
久居內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之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千
錠文綺三十疋
辛巳安慶侯仇成卒成和州含山縣人歲乙未從軍以功授
充萬戶繼陞元帥府副元帥乙巳授宿衛鎮撫丙午陞橫海
衛指揮同知吳元年擢指揮使洪武三年陞大都督府僉事
五年北征沙漠還京以事降永昌衛指揮使九年調鎮武衛
十二年又調留守右衛七月復爲大都督府僉事及論功行
賞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安慶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至卒追封皇國公諡莊襄誥曰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此古聖王之定制也漢高立國悉侯諸將唐有天下
徧賜功臣而褒賜之典歷代尤重焉曩者元政不綱群雄角
立爾安慶侯仇成從朕渡江以來夙夜勤劳身先士卒嘗能
以弱制強以少克衆及彭蠡之戰尤有巨功是以朕遵古制
用錫侯爵以報爾有年于茲矣今者嬰疾而逝朕甚感傷然
以爲將臣而能始善終使偉績榮名著在方冊可謂有於古
人流芳千載者矣朕昔與爾有誓生封侯死封公今特追封
爾爲完國公謚莊襄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丙申旌表徽州府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黄仲瑾妻吳氏
貞節

一八

丁酉遣使齎勑諭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
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
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
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閤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
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阻詐聚集凶醜據險據
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十萬皆因將師過信
無謀故也近稱東蠻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
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
令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
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
夷平日本無人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
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菁深邃其人與猿
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時然後可圖也
辛丑海西侯納哈出卒性嗜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
水沃身因得疾
上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
等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於舟中
上聞而憫之詔歸其柩於京歸葬都城南門外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寅西平侯沐英調都督甯正師兵會
潁國公傅友德軍討東川
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誥曰子
孫世襲祿國之大典非有勲劳者不得與焉爾察罕父納哈
出昔爲元臣自元運告終退守金山幾二十載比者知天道
之莫爲率衆來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爲海西侯肩
於功臣適命從征南夷冀其成功忽途中嬰疾而逝聞之惻
然父死子襲初誓不忘茲特改封爾察罕爲欽承業推誠効
力武臣柱國瀋陽侯爾尚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爾父之
誠下爲爾父立報國之功豈不神人共鑒而福祿悠久者也
勉之勿怠

甲寅監察御史桂劾奏右都御史凌漢刑部右侍郎高鐸失
職遷漢為刑部右侍郎鐸為右僉都御史俱停其俸時漢等
命往松按事與錦衣衛千戶戴德同署公牘故鑒劾之
丙寅征虜將軍永昌侯藍玉遣都督徐司馬等送俘獲
故元諸王官屬士馬至京
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
禮乃縱欲污亂又常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
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
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
疋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
千兩鈔四百錠文綺十疋定遠侯王弼白金一千兩鈔八百
錠文綺四十疋右參將都督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三百錠文
綺一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白金各四百兩鈔一百錠
文綺八疋指揮蕭瑋等白金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文綺
六疋指揮同知陳鏞等一十人白金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
四十錠文綺五疋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金各二百
兩鈔一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百戶鎮撫王英等各賜白金
文綺鈔有差○封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孫恪為全寧侯誥
曰夫勳舊世祿之家而能始終無過建立功名者自古至今

厥惟難哉爾孫恪父與祖開國將臣四征強敵實有功能朕
念不忘俾爾常居左右以觀厥成又數年後授爾職謹敏小
心未嘗有過近者命參大將出師北虜乃能奮勇克成功厥
以顯爾考可謂忠孝之臣矣嗚呼繼世雖顯榮勤勞無二既
成世祿之功宜受無窮之福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柱國全寧侯食祿二千石以及子孫世世爾爾尚益
加敬慎以保祿位傳于欽哉九月壬申朔航海侯張赫督江
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改封樂
浪濮英子璵為西涼侯誥曰朕惟古者人臣盡事君之心堅
許國之志其或臨於不測之難則不貪而生喪節寧殺身以
仁故能垂名久遠澤及子孫爾濮璵父英往者從征沙漠陷
身虜庭守義不屈雖原敗軍之罪能懷死節之忠念其初心
良可哀憫朕既加恤典茲特封爾璵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以及子孫世世爾尚思乃
父之艱難以忠立志以禮律身永保祿位傳之後人爾其敬
哉○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束等叛命總兵官西
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兵討之阿資者土官
龍海之越州夷吾為苔宋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羅羅種
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龍海之遂遣子入
朝詔以龍海為是州知州尋即為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

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〇改建
歷代帝王廟宇雞鳴山之陽令崇山侯李新董之
十月壬寅南安侯俞通源奏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粮馬牛
之數都指揮使司所屬官計一千三百一人軍六萬四千二
人馬三千五百四十五匹屯牛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頭田
四百四十三萬四千三十六畝粮三十三萬六千七石布政
使司所屬軍民凡六萬三千七百四十戶粮七萬六千五百
六十二石馬驛七十六所馬九百九十三匹
丁未征南右叅將靖南侯葉昇等征討東川平捕獲叛蠻五
千五百三十八人
乙丑頒武士訓戒録特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無所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
明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
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為善惡為一編釋以直辭俾從武
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丙寅命中山武寧王徐達子允恭襲封魏國公開平忠武王
常遇春子昇襲封開國公允恭誥曰朕觀古昔名臣當創業
垂統之時撫順推堅勤勞開國及天下甫定享有爵禄爰及
子孫與國悠久若是者簡冊昭然歷歷可數朕自渡江以來

爾徐允恭父徐達天資挺特為朕首將屢奉命出師四征克捷
妙算席卷長驅使群雄束手不數年間廓清海內是以威名
遠振勳業兼隆行賞驗功最於諸將故生賜公爵死受王封
雖古之名臣何以過此功然既成於前人業必傳於後嗣今
特命爾允恭襲封魏國公俾承父業爾其求思前人之艱難
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則神人共監福禄來昌
欽之哉昇誥曰昔先王之定天下必剖符以封功臣使其子
孫世禄與國咸休其立子之法論嫡而不論賢或無敵而立
庶則論賢而不論長所以謹嫡庶者其意深遠矣爾常昇父
遇春昔從朕渡江披堅執銳破敵摧鋒東征西討所向當先開
拓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功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時朕急
於報功既追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封鄭國公
使世其禄初不暇論其賢否柰何爾兄茂不知起家之難闒
思報國之意虧忠違禮自取黜免然爾父之功朕實難忘今
特封爾昇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開國公食禄
三千石以及子孫世世嗚呼居高位享重禄非忠孝者不能
爾其以忠報國以禮律身益彰爾父之勤毋蹈爾兄之失則
天必眷佑昌及子孫豈不與國同久欽哉毋怠
十一月征南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將兵討阿直平夷以
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遣其

山民徃居卑牛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
堡其地後以為平夷千戶所
十二月壬戌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玉鳳陽定遠人其
女兄歸開平王常遇春因隷遇春帳下長身頳面言動異等
輩鎗陣突圍所向有功遇春甚奬愛
上亦以遇春故特推寵之歲壬寅授元管軍鎮撫甲辰授武德
衛千戶乙巳轉親軍千戶吳元年授武德衛指揮僉事尋陞
指揮使洪武元年冬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
侯沐英率兵征西番擒其酋長㑹孛子三副使獲馬三萬餘
匹牛羊十萬餘頭十二年秋班師封永昌侯十四年爲征南
右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率師取雲南故元
平章達里麻於曲靖而梁王巴匝剌瓦爾密遁走死滇池次
取大理鶴慶麗江建昌金齒車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
王功居多十八年册王女爲蜀王妃二十年正月爲征虜右
副將軍同大將軍宋國公馮勝征北五月遇故元丞相納哈出
於金山納哈出遣使約降一日期㑹軍門置酒飲與王同席
因酌酒勸酬王解衣以衣納哈出不肯服王亦不飲酒爭讓
久之納哈出覆酒顧其下不語鄭國公常茂察其中變因
直前斫傷其臂擁至勝營其衆驚潰王率輕騎追至赤迷河
降其衆數萬而還八月詔代宋國公馮勝行總兵官事分軍

駐錦川冬十月移屯薊州拜征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
兵踰嶺而北至捕魚兒海直擣虜營虜主驚遁獲其次子他
保奴及妃主諸王大尉平章等二千四百餘人幷寶璽金銀
印車輛軍士家屬六萬九千餘口盡得其馬駝雜畜捷至
上命通政使茹瑺等齎勅書往勞秋班師賜白金文綺論功行
賞擬封王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事遂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鐫過失于
劵○是月朔叛酋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
掠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率衆兵擊之斬其營長
者滿巳青

聖政記卷之九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丙子以鄧銘爲西安護衛指揮僉事銘
寧河武順王愈次子也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周興奏修
拓大寧等城成併大其規制大寧城門五城周三千七十丈
濠長三千一百六十丈深一丈九尺會州城門四城周一千
一百二十八丈濠長一千一百八十九丈二尺深一丈八尺
富峪城門四城周九百丈濠長九百八丈二尺深一丈三尺
寬河城門四城周八百一十三丈濠長八百五十九丈深一
丈五尺創蓋倉廒四十七所計五百五十間營房計七十五
百三十三間
丙戌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
正令
上爲右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復擊走叛酋阿資土官普明來
降時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
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獲馬牛羊
五千三百餘頭阿資遁還越州
二月己未詔涼國公藍玉往四川修理城池整練軍馬都司
以下爲衛官軍悉聽節制又詔起信國公湯和與江夏侯周
得興節制鳳陽留守司并屬衛軍士每月三次訓練之唯屯
田者不與
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
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
指揮耿良造熊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斂財物青州衛造軍
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都司衛所
遇有造作其千戶所移文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
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
擅取於民違者治罪
上以四川民貧路阻險命畢節衛開屯耕種以自給時川民配
運艱苦故有是命
湖廣安福千戶所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
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海等駐兵賊境昇
獨潛兵出賊後掩擊之擒德忠送京師斬之命置九溪永定
二衛改大庸衛爲千戶所
越衛祭隴乾溪千場苗蠻作亂穎國公傅友德等討平之
是月西平侯沐英遣都督甯正從穎國公傅友德擊阿資於
越州敗之斬其黨人頭并宗等五十餘人獲馬牛以千計阿
資勢窮蹙與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
勇而我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

衛拒其衝要又分兵進捕至是勢窮遂降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将軍潁國公傅友德等選軍分駐
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甯魏國
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勝駐辰
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
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江陵東平侯韓
勳駐黄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
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
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駐平黄都
督張銓王誠孫彦駐桂陽及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肸六安
安侯子王威俱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蛮夷自昔號
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樹蕃密夏多霧雨其地氣
蒸鬱蛇虺蚊蟲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
疚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
諸蛮夷易変生亂勝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猖獗豈不重劳
吾将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近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蛮
夷使至爾等一如所諭
戊戌南安侯俞通源卒通源字伯川鳳陽臨淮人虢國公通
海之弟通海初起兵見
上于和陽通源從其兄戎伍年間尚幼已勇決膽力過人吳元
年克蘇州有功命為平章守江淮省洪武元年從大将軍徐
達取齊魯克汴梁隴西諸郡通源功居多師還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禄大夫勳柱國爵南安侯食禄一千五
百石賜以鉄券文曰朕觀歷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為
佐運之良臣者朕甚嘉之然世不多見朕自淮右起兵而駐
和陽爾兄通海以所部舟師来附東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
釆石定金陵継而西平敵國勳績著焉何大功將集遽然先
逝朕憫其劳追封為豫（前作虢国未知孰是）國公爾通源實其親弟因
世其官以平章鎮于江淮從征中原多効劳力今天下已定
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禄使爾子孫世世承襲
玆與爾誓若謀逆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
爾功於呼勤劳以立事功恭險以保禄位尚其日慎一日則
富貴永延於世矣　從征四川靖沙漠定井甫通源皆預
有功十六年命守雲南二十一年征蛮夷八月召還京師至
是以疾卒卒後之一年以嘗附權奸後為有司所論以死不
之究云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為元源士初敏
等給事中
上以其適符昔元士之數改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為事之本
源遂改為源士後改為給事中
二十二年四月遣使勅魏国公徐允恭開国公常昇曹国公

李景隆靖海侯葉昇吉安侯陸仲亨東平侯韓勲東川侯胡
海南雄侯趙庸江陰侯吳高全寧侯孫恪平凉侯費聚於湖
廣各衛簡閱軍士練習備邊
丙寅置詹事府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隆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
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之禮甚為尊嚴後世若唐太宗
為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
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
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俸
五月癸巳遣使賫勑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
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illegible]至今
無有僭差人君能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
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而勢分南北奈何
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
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
位以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
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之臣民悉加優待況爾本元之
親屬者乎今特於太寧等處立泰寧福餘朶顔三衛以阿禮
失里為太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奚
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顔衛指揮同知各領
所部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為室止則
氈為廬順水草便騎射為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其安
之
六月癸亥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初其地屬狼洞黄
平安撫司至是蛮民作亂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遂置衛命
府軍左衛指揮僉事胡質領兵守之
丙子先是故元知院捏怯來等既降遣使賫印各授以武職
而其丞相失烈門猶豫不肯受命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至
是
上聞之勑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安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
未靖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虜其衆虜主脫
古思帖木兒逃竄北歸未逹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惟知院
捏怯來等擁兵自固去逆效順率衆來歸朕旋給印章各授
以職而失烈門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文往諭捏
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如意北嚮從其所欲古
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
固有不同不可強也○是月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有疾
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還○開國公常昇奏辰州所屬
籍民丁編軍部援例人月給五斗訓練者合給月粮未有定
數戶部援例人月給五斗

十月辛酉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以靖寧侯葉昇獨能擒賊
首夏德忠賞鈔千錠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海
與普定侯陳桓等賞次之○命故安陸侯王志子威鞏昌侯
郭子興子振各襲父爵誥命威曰朕觀自古虎臣奮威勇取
功名善其始終者鮮矣而功業及於後人悠久勿替者為尤
鮮爾王威父志早負勇果之資從朕渡江東征西討屢著勳
績及天下已定行賞論功位躋侯爵既復以壽終于家豈不
為善始善終者乎勳既著於當時福必延於後嗣今爾威服
除命爾為安陸侯以承父爵爾其誠以立志忠以為國則神
人鑒悅父業益彰而祿位悠久矣敬哉毋怠誥命振曰昔武
王定天下也將有超群師者分茅以侯子孫相繼與國終始
朕每觀之載籍未嘗不欣慕焉爾郭振父子興自幼驍勇從
朕渡江當開創之時宣忠効力為國勳臣朕遵先聖之典雖
無分茅列土之人錫以侯封食以重祿子孫相繼冊書鉄券
明有誓言前歲以疾終于家爾振今既服除特命襲封鞏昌
侯以承父業嗚呼眠霜卧雪拓土開疆爾父之功非一日所
積爾宜其思前人之艱益懋厥功以保祿位與國同久豈不
美哉敬之無怠
八月戊戌監察御史蔡新奏覈在京諸司官吏案牘有稽違
者請逮問之詔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
寺太醫院皆勿問
癸未
天壽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於華蓋殿皇太子宴國戚及東
宮官屬于文華殿高麗遣使貢方物進表賀
九月開國公常昇奏辰州
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
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
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
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
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稽首而退
丙寅宣德侯金鎮宣寧侯曹泰安陸侯王威陸安侯吳傑往
湖廣諸處訓練軍馬各賜鈔五十錠
上以河南彰德衛輝歸德山東臨東昌諸處土宜桑棗民少而
遺地利山西民衆而地狹故多貧乃命後軍都督府僉事李
恪等往諭其地民願徙者驗丁給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復
令工部榜諭
乙亥特賜韓國公李善長鈔千錠○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

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
兵討之思倫發凢在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己出由其下刁厮郎刁厮養所為乞
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賫勅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
中國也豈特麓川為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顛
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畧無倫理曩因故元遣孽梁王不順
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隴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禍乱近
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
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尔思
倫發後效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後皆爾
所致朕為爾欲圖人民廣地土與中国較勝負故敢數生釁
隙維命諸驍將率師屯营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
罪不由於己皆刁厮郎等所為未審其果然否爾雖声言歸
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或釋憤
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
各保世祿不然則旌旄所向醜類為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
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使令思倫發追
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厮刁厮等一百三十七人
百夷遂平

十二月己亥申嚴巾帽之禁凢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
許帶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榼腦官下舍人
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
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十二月命定遠侯王弼往山西雄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
孫恪往陝西倶練訓軍馬聽征漠北
己酉授六尚局宮官勅曰朕觀帝王之治必自齊家始未有
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者周之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
以婦職之法效九卿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自布衣陟尊
位而於內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內設六尚以職六宮斯列
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淑德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
事人各克勤事多周備今特命某為某官尚克遵前規慎守
乃職毋怠毋忽其外有家者女子服勞既多或五載六載歸
其父母從與婚嫁婦人受命年高者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
聽其在宮闈及有見受職者家給以祿視外品等差
庚戌魯王檀薨
上第十子也生兩月而受封幼聰慧好文學善歌詩年十五之
國服金石藥致毒傷目至是疾作而薨訃聞詔議喪禮制禮
部尚書李原名等奏曰考之宋制宜輟朝五日

皇帝於諸子無服宜素服五日而除諸王齊衰期年以日易月
皆十三日而除素服期年世子郡王服與親王同公主服齊
衰期年下嫁者服大功九月郡王服同公主諸王妃及靖江
王世子郡君皆服小功五月服從之尋賜謚冊曰朕惟有天
下者必封建諸子而藩屛帝室所望恪守彝訓永終天年而
或有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爾喜教自孩提期于成立及年
既長遂錫資封夫何之國以來聽此匪人怠於政事嘗屈法
伸恩冀省國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謚古
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議也朕於爾親雖父子詎
得以私恩廢公議今特謚爾曰荒昭示冥漠用示方來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自湖廣練兵還
丁酉賜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鈔各千一百錠長興
侯耿炳文鈔千錠平凉侯費聚例不當賜特以勳舊之臣半
給之輝祖舊名允恭賜改今名
庚申賜信國公湯和鈔千一百錠
上以故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八節鎮
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
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
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後太祖太孫以
仁德著稱爲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諸番國歸
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惧是時四
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觀帖木帖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
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
在淮甸見民生匪寧乃與鄉黨豪傑糾合士馬不四五年群
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
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
馬爲知院捏怯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
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畜牧之所俾安生樂業朕今主宰天
下遣使諸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
聞朕有以處之○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
農家貧能自立於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
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
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
授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礼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
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
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疾辭許
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士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至
是年八十二歲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
礼考註春秋考議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
門集行於世

二十三年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南雄侯趙
庸為左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為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為左
恭將全寧侯孫恪為右恭將赴北平訓練軍馬听令
上節制時先已遣定遠侯王弼往山西練兵因勅弼以山西兵
听晉王節制
己巳以康鎮為寧右衛指揮使鎮蘄國公茂才仲子也
庚午遣鳳翔侯張龍崇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龍江衛指
揮同知徐恭等往雲南置驛傳各賜鈔有差
辛未命長興侯耿炳文往山西練訓軍馬調遣征伐仍令布
政使司預備西京耕爾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種○信國公
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辛酉降翰林學士劉三吾為國子監博士侍講學士曷鈞為
國子監助教時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
劾奏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劇事俱令教國子未幾俱復職○時蜀王椿奏
西方蛮人作亂焼里崖閔且冠掠不止已遣都指揮瞿能同
知徐凱統兵一萬三千人從涼國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
○遣賜勅諭右恭將全寧侯孫恪率長興侯耿炳文所操軍
馬往會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北征○贛州府山賊夏
三等連結湖廣諸洞蛮作亂命東川侯胡海充總兵官普定
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率湖廣各衛軍
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賞延安侯唐勝宗鈔一千錠以
平苗蛮之功仍命同鳳翔侯張龍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
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勦餘蛮
辛卯遣都御史鉄古思帖木兒賫勅往諭故元丞相咬住太
尉朵兒不花知院何魯帖木兒等曰前歲脫古思帖木兒北
行聞至嶺北禍生不測和林以南消息不知以此常遣使入
沙漠尋訪近聞尔等所在遣都御史鉄古思帖木兒往諭尔
等元朝氣運已終汝等領亡散之衆在草野無所歸度日甚
艱然不敢南來者意心以嘗犯邊境故心中疑惑且如納哈
出在遼東前後殺掠守禦官軍二萬餘人及後來降封侯爵
大小將悉加官賞朕何嘗以為讎也但邊境寧靖百姓安樂
即是好事今已令和尚國公幹因帖木兒平章曉以朕意想
知之汝等勿疑領衆而來必擇善地使汝安居各遂生息豈
不美乎若猶豫不决坐失事機大軍一至恐非汝之利也丞
相忽客亦怯薛官人阿憐帖木兒大尉朵兒不花國公索蘭
奚司空把禿平章卜顏帖木兒賫刀赤知院脫歡荅里牙赤
八山范剌八十卜帖木兒哈剌兀失貴力礼剌兒台埋兀急
幹羅不花等悉令知朕此意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府滑縣人其父壽卿仕元爲
陜西行臺侍御史訥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
任塩山縣尹入國朝爲國子助教洪武十五年五月陞翰林
院學士命撰國子監宣聖廟碑文稱旨賞賚甚厚十一月改
文淵閣大學士訥在位頗以年老怠事嘗寒附火火燎脇下
衣至膚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脇也豈尓居内相不能脇助人主爲
政而致神怒若此耶訥頓首慙謝十六年轉朝列大夫國子
祭酒乃嚴立學規諸生知畏敬
上由是持厚眷之至是以疾卒命礼部致賻諸司致祭仍遣使
護其柩歸塟所過郡邑皆祭既又遣行人臨祭其家有司爲
治墳塋後命其子復祖爲司業學者榮之
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即以嶽爲正次海次瀆風雲雷雨之神
又次之於是禮部爲圖以進使頒之諸國復命東海則
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
癸卯賜給事中彭與民等罪先是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等朝夕在廷觀法司議刑犯者必法斷
之使不善者人人思過相勸爲善則庶幾刑措不用柰何小
人玩法罔畏今朕欲爾等父兄伯叔来朝觀朕所行歸諭鄉
里使民無犯于法皆所勸實爲美事至是與民之父九霄来
朝適與民坐事繫獄乃上表陳情曰天地至仁風雨霜露無
非化育聖人至仁禮樂刑政無非治道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乃武乃文清六合以一寰區掃群雄而基
大業居尊御極体道行仁四海沾恩萬方蒙化顧臣子與民
生居陋巷長自寒門十三入縣庠而肄業十九登胄監以授
成功早蒙教育之恩爰居近侍之職柰何紀旨意而增減失
實費軍籍而奏報不明一死攸宜百身莫贖臣頃居草野奉
旨来朝適於引見之晨值其執退之日憐其愚昧至切心懐
蓋因幼失教養之方是以長無卓勵之志伏願
陛下肯災肆赦廓天地好生之德屈法伸恩遂父子肥安之私
俾磨勵於歲年或改過於萬一如其怙終請寘于法
上覽表憫其情宥之於是同犯者十七人皆獲免又賜其父凡
来朝者鈔五錠遣還九霄尋以病卒命有司歸其喪于鄉
戊申凉國公藍玉以撃破西番蛮人遣指揮須勝至京獻捷
并奏嵓州雜道蛮人攻圍大渡河千户所亦討平之梟土官
副使觀著等俘其男女數千人詔賜玉白金五十兩文綺帛
各六疋鈔六十錠○凉國公藍玉克散毛洞擒土酋刺惹潭
大旺等萬餘人
乙丑

上命率師出古北口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左副將軍南
雄侯趙庸右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等各以所部從
三月甲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
尚書李源名國子司業龔斆叅酌時宜俾存古意源名等議
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長自領至裔去地一
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
武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
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
寸袖袪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
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庚午雄武侯周武卒於河南命歸其喪所過郡縣致祭仍賜
麻布百疋賻其家追封汝國公謚勇襄武開州人僑居江陰
歲丁酉六月守禦常州衛元帥麾下馬軍癸卯轉馬軍小校
乙丑七月除驍騎衛百戶尋陞千戶吳元年擢虎賁衛指揮
僉事洪武三年十一月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賜誥命五年
十一月授金吾後衛指揮使八年九月陞大都督府僉事十
四年論功行賞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雄武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十二月命武往河南練兵是
年正月詔武領中留守司河南都司兵從晉王北征未行疽

發背卒子興襲職授龍江右衛指揮同知○以鄧余陳紀王
臧金志為尚寶司丞余申國公鎮之弟紀臨江侯德之弟臧
安陸侯志之弟也志宣德侯鎮之弟也
丙申潭王梓訃聞王
上第八子生二歲而受封又十五年而之國幼聰敏好學善文
常召國內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與之至是其妃與
民家坐事王不自安
上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俞旨即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田租入
官追逮二家○從驗其歲收實數既而俱釋之佃人貸而未
償者皆蠲之○涼國公藍玉奏請訓練軍卒往征西番合用
盔甲一萬詔從之命工部遣人運至軍中○置龍里衛指揮
使司初龍里設長官司以土官何善署司事至是命鳳陽侯
張龍領兵置衛尋改為軍民指揮使司癸丑命東平侯韓勲
西京侯濮璵瀋陽侯察罕左軍都督府僉事王憲往東昌等
處訓練軍士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為新安衛指揮使司○閏月詔潁國公
傅友德以故元降將朶兒不花部落悉從入閩其將校送京
師仍給以戰襖襲衣○置大田軍民千戶所隸施州軍民指
揮使司先是藍玉奏毛散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

常黔江拖州雖有衛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蛮相連宜置千户所守衛至是千户石山等領酉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而鎮之

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数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會寧侯張温還郷賜白金五百兩鈔千鈔文綺十五疋○京國公藍玉平拖南建忠二宣撫司叛蛮初蛮人数叛結寨於龍江玉遣都指揮徐玉将兵攻圍之擒宣撫覃大信餘蛮退走依山寨自固至是玉復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蛮酋男女一千七百八十餘人蛮地悉定

丁丑舳艫侯朱壽二字與能俱犯法當死

上以壽勲劳特宥之

丙戌命安慶侯仇成子正龔父爵詔曰自昔人臣未達身居田野不異庸人雖有智能何所施設一旦得其依歸奮威勇於開創之秋立功名於矢石之下子孫世禄與國同久名垂簡冊豈不偉哉爾仇正父成從朕以来勤劳歲月東征西討累有成功代彭蠡之役厥績尤著所以生錫侯封死襃公爵

攷之古人未有過焉然功既成於前人福必延於後詞令特命爾龔父爵為安慶侯爾其以礼法檢身以忠孝立志堅確一誠則人神鑒悦禄位悠久矣○賜鞏昌侯郭子興鈔千錠俾建第宅○賜宋國公馮勝并江夏侯周德興永平侯謝成定遠侯王弼會寧侯張温武定侯郭英江陰侯吴高鶴慶侯張翼崇寧侯李新安慶侯仇正南雄侯趙庸鈔各二千錠○置平壩衛指揮使司於貴州威清驛以金鎮為指揮僉事領兵守之鎮宣德侯朝興子也十八年龔侯爵至是坐奪授今官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遷户部尚書楊靖為刑部尚書沈溍為工部尚書趙勉為户部尚書秦逵為兵部尚書俱賜誥仍詔令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楊靖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違者寡而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欲使天下之人皆為善而無罪共樂天下之樂有不然者故又張刑制具以齊之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下相安和氣充溢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呼相継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縱民玩故奸者得以自恣良者含冤而受累雖欲善治又不可得矣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仁盖慮浅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倒置為世之大病也此鄭子産所以

有政猶水火之喻而焚溺之戒可謂周於人情而熟於事理
者也故治國者必擇仁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執法國務之繁
由此而生朕甚憫焉咨爾資善大夫楊靖僉曰可今特授尔
為刑部尚書尔其敬慎体道惟明克允吉哉沈溍誥命昔聖
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宮室什器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
無奇技淫巧然而工務其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
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
官稱賢君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矣凡臨事之際或
務為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私而害政所為如斯豈有福臻
而愆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任必在得人今朕設工
部必法古制特以尔縉為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
汝為良哉趙勉誥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粮儲藏
金帛以待軍國之需庶職之祿給也故必設官以司之古稱
天子當有四海所以招滿盈示儆戒也若奸臣在君側左右
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
若賢人必欲致君者當數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一有妄
費道德虧矣知斯艱難謹其出納則府庫倉廩皆有餘而祿
給克軍食足民無橫斂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至於戶
口之登耗必當盡心朕於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為戶
部尚書於乎量入為出毋擾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秦逵

誥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之軍六諸侯之軍三大將軍
率之左右副將軍副之偏裨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
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受
命而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
以總其務所務者甲仗精旗幟明戈矛必行兵行芻粮為之
先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清道使無暴尸則軍士氣壯武
勇自倍於斯之職非忠良之士奚稱此任朕今命尔達為兵
部尚書爾其敬慎乃職無怠於事使兵備修明則朕惟爾嘉
懋哉未幾復以溍為兵部尚書達為工部尚書○詔遣公侯
還鄉魏國開國曹國宋國申國穎國六公各黃金三百兩白
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永平南雄崇山懷安鳳翔
定遠安慶武定鞏昌鶴慶十侯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
鈔五千錠文綺三十疋○監察御史劾奏大師韓國公李善
長罪狀先是胡惟庸謀亂客遣元臣封續使于元主及惟庸
誅慎不敢歸後永昌侯藍玉敗元兵于捕魚兒海獲續善良
匿不以奏至是有告言之者捕之下獄訊得反狀及善長私
書刑官請逮問善長詔勿問於是監察御史劾奏善長始由
小吏遭遇龍興無介胄之勞匡輔之德
皇上念其閭里舊人艱難扈從服勤左右多歷年所賜之公爵
位極人臣祿及子孫恩罪骨肉而善長柔姦隱匿尸位素飧

楊憲謀叛若罔聞知胡陳不軌又為謀主

皇上累加曲貸怙不知恩今按得封績往沙漠私書有善長手

跡大逆不道罪狀甚明

天恩寬大尚存矜恤王法無私罪在不赦不報

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太師李善長罪并其從子佑伸

上不得已下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

庸往來狀惟庸初為寧國知縣時善長薦為太常少卿惟庸

以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叉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

四十人從惟庸惟庸皆厚與金帛以古劍謝善長此言且回

回國所獻者又以玉酒壷玉刻龍盞蟠桃玉盃奉善長而吉

安侯陸仲亨家奴封帖奴等亦告亨及延安平凉南雄侯等

皆與惟庸善長為黨皆嘗謀約日作變事皆未發

上曰大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群臣奏善長等

當死

上又不許復令法司官鞫之仲亨等皆具伏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先是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益恃

恩時京民通惟庸作亂者法當從邊善長受奸民賄數奏請

給其親又從掌都督府事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營第

宅和攘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師敢擅發兵耶善長慙謝至是

事敗善長亦危懼

上詔慰諭之復召詣奉天殿語以開基創業之際為之流涕復

至右順門

上謂群臣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暮無以為懷

群臣復奏善長開國舊臣任寄腹心親托骨肉而所為如此

臣等考其事反狀甚明故敢以奏

上曰法如是為之柰何善長大慚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

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仲亨等死善長遂自縊

上命以禮塟之厚恤其家子祺為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

今為指揮僉事〇都勻安撫司毛散撒洞長官司蛮民作亂

凉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兵討平之給雲南諸衛屯牛

先是延安侯唐勝等往雲南訓練軍士置平溪清浪鎮遠偏

橋興隆清平新添龍里威清平壩并南康安莊平夷十三衛

屯守而耕牛不給勝宗請以沅州及思州宣慰司鎮遠平越

等衛官牛六千八百七十餘頭分給屯田諸軍至是詔給與

之

戊辰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詔將士各還原衛

己巳詔鳳翔侯張龍還京先是命龍往雲南置驛傳既而命

同延安侯唐勝宗於雲南訓練貴平平越興隆鎮遠貴州等

衛軍士經理屯田討捕未附洞蛮至是召還〇施南宣撫司

土官覃大勝作亂凉國公藍王移兵討之擒大勝及其黨男

女八百二十人觧送京師磔大勝于市餘黨謫戍開原給行
粮冬夏衣遣之詔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及勑以鉄冊
先是
上以公侯伯於國有大勲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為從者曰奴
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衛
護之給屯戍之印俾其自耕食復賜鉄冊曰曩者朕與群雄
並驅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為帥首以統軍當是時發號施令
所至摧堅撫順敢有五十步咲百步者斬是令既行三軍莫
敢逡巡間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十
有餘年矣念諸將老矣令其衣錦還鄉特命爾等為百夫長
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衛護其家俟其老壽子孫承襲則兵
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
潁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宜寧安慶安陸鳳
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
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特號鉄冊軍○復賜魏
國公徐輝祖鈔四百錠潁國公傅友德鈔五百錠
丙戌命東宮司經局官制礼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
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
祿增多於唐宜從其栽減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
則從本朝○命駙馬都尉歐陽論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

趙庸所集兵十七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七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
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脩身身者教化
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使好仁者耻於不仁好義者耻
於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
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
不可得也○命西京侯濮璵往臨清訓練士卒○鶴慶侯張
翼懷遠侯曹興征北還詔賜之鈔翼四百錠興三百錠
己亥詔景川侯曹震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
三十疋鈔千錠尋以鳳陽故官田宅賜之○河南開封府封
丘縣民劉安受進禁書五符太乙書一十種景佑太乙書一
十卷附陶金歌太乙新曆十晶太乙各二卷九宮太乙入運
太乙草筭太大癸法太乙神筭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
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佑附應經六壬心鏡癸法局筭
癸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長賊
曆玉鈴法中黃五変經草裏尋針决心印請大六壬斷决雜
六壬書東方朔射覆禽書各一卷
癸卯命景川侯曹震往西川理軍務時已詔震還鄉未及行
復有是命震因奏成都護衛官多缺員者

上命與蜀王同京國公藍玉戢豚征南將士曆年久而獲功多
者以名聞自指揮僉事至總旗進陞一等其有亡失軍士數
多者不在陞轉之列所定職名令兵部授淮之尋詔京國公
藍玉還京○賜潘陽侯察罕鈔四百錠
乙卯命陸安侯吳傑往湖廣長沙府訓練軍士籍其土軍凡
一萬八千二十三人分隸平垻咸清諸衛
八月甲子航海侯張赫卒赫鳳陽臨淮石亭村人少有勇畧
元末兵亂赫聚衆自稱千户
上起兵濠州赫率衆來附甲午取滁州陞萬户乙未破和州從
上渡江克采石太平陞管軍總管丙申從征蛮子海牙水寨破
陳埜先營克鎮江丁酉從徐達克常州授定遠將軍毗陵翼
元帥癸卯從常遇春征襄陽甲申從克武昌丙午從達下湖
州圍張士誠于蘇州吳元年克蘇州復從湯和取慶遠皆與
有功洪武元年授福州衛指揮使二年率兵備倭寇於海上
三年陞福都衛指揮同知六年率舟師巡海上遇倭寇追及
於琉球大洋中殺掠甚衆獲其弓刀以還九年調興化衛十
一年陞大都督府僉事總督遼東海運二十年九月封航海
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国二十一
年復督運遼東至是卒追封恩国公謚莊簡誥曰自昔興
王之臣竭忠效勞功業著於當時者生則享爵禄之崇死則
膺襃封之典爾赫從朕渡江三十餘年東征西討累有戰功
邇年漕運涉歷風波厥職尤著朕嘗封爾侯爵以報勤勞今
者因疾壽終于家朕念相從之久用遵儀典追封爾為恩国
公謚莊簡爾其有知服兹寵命
壬申京國公藍玉還至京以平沓沧散毛洞蛮功賜鈔千錠
仍贈禄米五百石尋詔玉還鄉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
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九月辛卯詔長興侯耿炳文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
兩文綺三十疋鈔十錠○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
三代皆王爵先是
上思勲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報功之典仍命翰林
院侍講學士葛鈞等考古制以聞鈞等奏宋制功臣韓琦生
封魏國公殁後追封魏王韓世忠生封韓安郡王殁後封蘄
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别無定制本朝開平王常
遇春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為定例其達等三代追贈
合依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大臣宜如開平王例三代俱封王爵自
今凡開國功臣死後俱追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
生死止依本爵著為令於是中山王曽祖祖父俱封中山王
曽祖母祖母母皆封中山王夫人岐陽王曽祖祖父皆封岐

陽王曾祖母祖母母皆封岐陽王夫人潁國公傅友德江國
公吳良海國公吳禎鄆國公韓政黔國公吳復冀國公恍成
樂浪侯濮英撫国公俞通海三代皆封公爵全寧侯孫恪景
川侯曹震會寧侯張溫崇山侯李新長興侯耿炳文等三代
皆封侯爵丙申魏國公徐輝祖等奏三代蒙恩俱已加封王
爵其舊誥宜繳納
上命毁其舊誥令中書舍人更以新誥給之於是魏國公徐輝
祖曹國公李景隆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凉國公藍玉
安慶侯仇正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靖海侯吳忠景川侯
曹震西凉侯濮璵東平侯韓勳崇山侯李新全寧侯孫恪會
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江夏侯周得興懷遠侯曹興等繳進
舊誥凡百二十八道
壬寅封中軍都督府僉事桑敬爲徽先伯誥曰古者英雄欲
立名於天地間必待時而出上佐人君開拓海宇奮不顧身
以成其志天下既定則防姦禦侮益盡忠貞上下之間求樂
治安故能應爵賞於當時垂英名於悠久朕當群雄鼎沸之
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桑敬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被堅
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殁于戰陣已贈侯爵然而功在國家朕
不能忘遂陞爾爲中軍都督僉事俾承先業屢從征伐克底
成功茲又擒除奸宄竦觀内外豈不彰美前人朕嘉爾忠特
封爲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護軍徽先伯食禄一千七
百石子孫世襲尔其恪遵理道益堅事上之成則神人鑒悦
福祿永昌矣
戊申宋國公馮勝凉國公藍玉定遠侯王弼懷遠侯曹興江
夏侯周得興武定侯郭英以朝賀
上壽聖節還各賜鈔百錠○賜徽先伯桑敬鈔六千錠俾還鄉
營第宅都督汪信陳用劉貞各三千錠
十月辛未陞尚寶司丞何宏爲少卿以太子洗馬詹綬爲尚
寶司丞宏東莞伯真之次子綬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徽之
子也○東川侯胡海等討顛州賊夏三等平之斬首三千七
百級生擒蛮人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三俘其黨又三千五
百餘人遂班師還京
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
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黄公詔古今韻會
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覧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廌及基次子仲景金織文綺襲衣馬
鞍靴襪仍令廌還鄉省墓
甲申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景川侯曹震征

南還各賜鈔伍百錠賜從征官寧侯三侯黃金各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鈔一千錠還鄉○封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銓為永平侯誥曰大丈夫志於功名者必夙夜勤勞始終無怠方能建立功業流芳千載朕歷觀千載之名臣未有不由斯道而能然也爾都督張銓自結髮從朕渡江東征西討數著勳勞至今三十餘年而蒼顏皓首矣朕命從大將軍征西南諸蠻尚能不憚鞍馬之勞驅馳矢石之間奮勇當先一鼓而破強悍之夷年雖高矣志實壯哉非始終無怠者安能如是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報功能尒其欽哉銓鳳陽侯遠人甲午從軍克滁州充列校壬寅陞百戶從戰鄱陽丙午陞千戶吳元年累功陞和陽衛指揮僉事及征中原破沂州下濟南以功陞本衛指揮同知洪武四年征西蜀陞指揮使調羽林衛五年拜大都督僉事十三年調右軍都督府十四年征雲南還以事左遷福州衛指揮僉事十九年復為右軍都督府僉事至是征雲南有功始封侯爵○追封宣寧侯曹良臣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右柱國安國公謚忠壯并改封其三世祖父皆安國公妣皆安國夫人

十一月庚戌以重慶府永平縣知縣王佐為翰林院侍讀賜衣靴襪

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先是永昌侯藍玉守大理巳命景川侯曹震駐楚雄景東土官俄陶來降就令為景東知府後百夷土酋思倫發叛率衆擄景東特俄陶走大理自崖川西平侯沐英討之大敗其衆思倫發懼請降遂復景東之地至是英奏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州所管火頭字青等亦梗化不服俱宜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上從之命守洱海衛都督僉事祝哲領兵會都督馮誠往置二衛就以胡常等守之俄陶仍其舊職

十二月癸亥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貨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嘗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行殺立威○高麗國貢玳瑁筆分賜翰林學士劉三吾侍讀學士茍鈞等

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戊子國子生程通言其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憫其志從之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

起洪武二十四年盡洪武二十六年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戊辰勅穎國公傅友德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定遠侯王弼充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充右副將軍於邳徐滕兗濟南平山德州樂安及北平都司屬衛選精銳軍士訓練以備邊越三日陛辭賜友德等白金各三百兩鈔二百錠○戶部尚書趙勉言右軍都督張銓已封永定侯頒賜誥券其食祿一千五百石未曾錫予詔以松江府官田給之

庚戌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東川侯胡海懷遠侯曹震鶴慶侯張翼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江陰侯吳高來朝正旦節辭歸各賜鈔公百錠侯五十錠○擢河間府景州儒學學正胡委安試國子祭酒

癸亥賜永定侯張銓鈔八千錠令刱造居第

三月遣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馮鑑指揮嚴麟朱名徐質陝小義勳衛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乙未命靖寧侯葉昇練兵于甘肅賜鈔一百三十錠○命故誠意伯劉基孫廌襲爵誥曰昔者元運既衰豪傑鼎沸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大夫甚衆然沉沉從人者亦多所以賢智之

士必擇人而歸以樹勲業奠安生民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
者耶朕曩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異声教而擅征伐者不可
勝数孰辨真偽尔祖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勍敵之壑
容過山寨一聞朕命乃間道兼程星馳來歸陳歷数之有在
議戡定之機及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義氣凛然人莫敢
犯所以父子相継歿於奸邪荼政之時可謂不移其節矣初
受伯爵以終身因其節不移今特以前爵授爾為誠意伯
增禄三百六十石共食禄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敬哉
丙辰命齊王榑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地閃猟諭之曰山東
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潁國公傅友德調發爾毋相參
遇有戰鬬可自為隊或在總兵官左或在其右有膽畧則當
先無膽畧則継後若奏凱之時寧使諸将言功勿自矜伐八
月終秋高水冷人馬入関尔亦回京
四月詔更定侍班官制禮部奏定今後文武官除奉旨文華
殿啓事外凡遇今陛殿各用禮鞋照依品級侍班如有違越
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部
掌印官都察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太
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講脩撰編修春坊學士
光禄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大醫院官五軍斷事官錦衣
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〇遣使命今

上督潁國公傅友德收捕畨将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
象甚切須体天心允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
士馬精鋭器械嚴為守備不可怠肆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兵部試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
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
封贈一代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制同詔從舊制
瑺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命礼
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
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丙午遣使賫勅勞涼國公藍玉時玉征西塞邊防至蘭州墜
馬損右肱
上聞故遣使勅勞之曰朕昔率師渡江諸将為朕股肱者獨中山
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材勇謀畧出諸将上凡受命征討未嘗
挫衄二王既逝求其統御三軍如二王者蓋亦少矣往歲常
命爾副潁川侯率師討不庭於黔南不數月而捷報黔南既
定爾副宋國公北取金山遂擒龍虜定大捷而還方之二王
亦庶幾焉今年又命尔整兵燉煌酒泉使者至言爾中途墜
馬右肱微恙故特遣使往勞爾其善自調護以稱朕委
任之意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勑曰佛本中國
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
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削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
行去色想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
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不
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
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
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寛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
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
還俗者听之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
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
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
善有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叅考歷代禮制更定
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群臣集國初以來礼制斟酌損益
更定以聞
丙申命礼部翰林院議軍官姪男替職襲叔伯職事及承襲
兄職養子女壻承襲養父母父封贈礼制
甲戌命礼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命礼部頒書籍於
北方學校

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民舍斤斧則無以為業
士子舍書籍則無以為學朕常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
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常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
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
與之
己卯降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為國子助教
七月丁亥東川侯胡海卒海字子洋鳳陽定遠人初從
上起兵以管軍百戶敗元將賈魯于泗州尋取滁州授萬戶遂
下和州從
上渡江定采石太平攻蛮子海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
常州寧國皆與有功取元帥謝國璽兵克先鋒略江陰攻湖
州察其東南月城破天目山寨攻宜興從下婺金諸州之戰
生擒賊衆四百餘人陞都先鋒取偽漢陳友諒兵于龍江耿
潛山克安慶與友諒兵凡八戰皆大捷從徐達援安豊攻廬
州實授花鎗千戶從克荊澧常德衡潭叙浦寶諸州擒元帥
唐隆鎮撫李賢陞寶慶衛指揮使留鎮益陽
上即位命從平章楊景征湖廣廣西之未歸附者遂下祈陽克
永州加授昭武將軍繼充左副總兵平左江上思州莫黃英
傑等獲偽將及衆二千餘人調取蜀龍伏隘進攻天門山賊
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

百餘人籍戶八百事聞遣使勞以金贈又平靖州及五溪諸
蠻洞授鎮國將軍從潁國公傅友德平雲南還用功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
世襲賜鉄券文曰昔者聖君定爵報功惟賢能授之朕觀古
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差等為功
有先後業有巨微故食祿有等官階有序以辨輕重也咨爾
海開國以來委着勳勞歷掌戎衛充拔厥職今平定雲南功
益昭著特封爾侯爵使爾子孫世世承襲茲與爾誓若謀逆
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孫免一死以報爾功尚益加恭
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賜鈔萬錠營居第于鳳陽
從從馮勝北征充左恭將平納哈出亦與有功復充征南將
軍將兵十萬平九溪六古卑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
金五千兩綵段六十疋歸老于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年六十
三海慷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從之亦無不激勵自効故
所向多捷訃聞
上輟朝一日命礼部致祭子斌從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覲
尚南康公主
庚寅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
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
正
八月嗣真人張宇初言符籙印信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
之印令授二品銀印用於表箋文移於符籙不敢輒用乞更
別授詔從其言賜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同六品
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嚮命汝弟分封其
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
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兵部試
尚書茹瑺言各衛武臣具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
同請有以正妻次妻並書者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
三吾言宋制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正妻次妻並封古
無此制今議正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無子次妻有
子俱存未定論
上曰只封嫡母正妻所生母則從宋制○遣使勅諭皇太子曰
爾自幼未嘗遠出今遣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
變雷起東南爾往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
從威震之兆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存仁養性施恩德以
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九月己酉遣主事寬輙監察御史韓敬大理寺評事唐政使
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

土之上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
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皇天眷祐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為天
下君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使臣細邦殊方異類之民咸躋
於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亦克
昌焉曩者我中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鑒否德於是命
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華夏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
後嗣不脩國政大臣非人紀綱盡廢致使在野者強凌弱衆
暴寡民生嗟怨上達於天簡帝心以革命新民朕當大命躬
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雄擅聲教違朕命者兵征之順朕
命者撫存之是以華夏奠安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尚率殘
兵于近塞生釁逞為生民之巨害遣兵致討勢不容已兵
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其部屬悉來降附其間有稱
自撒馬兒罕等來貿易者凡諸百人遣使送歸本國今三年
矣使者歸尔別失八里王即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
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于悠久乎特遣
使嘉勞其悉朕意
壬辰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與事覺
法司論當死連坐當坐二十一人
上以諒功臣之子特免死餘論如律○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
嚴肅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
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
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
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及儀禮
司各糾劾從之
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勑天下產
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必碾而揉
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取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
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
恐其後時常使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罷閣門使尤良徐日莊等為禮部祠部等
部主事
丁未舳艫侯朱壽左軍都督僉事黃輅督海運糧儲還自遼
東人賜鈔五百錠○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舟為新化縣丞
舟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
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富貧及丁稅多寡第
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
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
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歸之者益衆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
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擾民不安業乞

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為縣丞仍命礼部宴賞而遣之
壬子頴國公傅友德等還京師奏訓練北平等都指揮使司
軍士凡八萬二千五十六人馬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匹○詔
公侯早朝於華盖殿叩頭畢退於中右門伺候次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斷事官奏畢亦退於中左門侯候侍
班其餘各衙門依次入奏畢應侍班者品級序立
丁巳北平河間二府水詔免今年田租○宋國公馮勝頴國
公傅友德往陝西同凉國公藍玉訓練將士
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
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焉
乙丑江西建昌府豐城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
聖躬以為民社之福王者奉天勤民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
勵精圖治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係於一人今
陛下春秋高矣凡日而朝百官似非順時調護之道願
陛下清心省事勿預細務順養聖躬永為民社之福二曰慎擇
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臣聞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今
陛下遣諸王之國當英茂方壯之年臣願
陛下慎擇老成之臣為各王府官使其正色直言匡救其失凡
有作為務當於理不惟上安
聖上之心實足為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王者
之治天下立綱陳紀制礼作樂以成雍熙之治者蓋由神謨
廟筭攝服遠人以寧四夷然後國中奠安得以施其政教今
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邉境無備不可也臣願
陛下務農講武屯戍邉圉以逸待劳攘却夷狄實足為中国之
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為生民之福願擇老成廉正之士任以
方面俾察其所屬守令旌別淑慝具其所為實政以聞於朝
而黜陟之則為官者豈不遷善改過而勇於自治乎官既守
法則民不受害而安其生如此則德化行條章宣而刑清訟
簡家給人足而為生民之福矣五曰㮣封祀典以勵忠烈夫
人之生也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華著于後世所以載
在祀典以崇德報功使民久而不忘也願
陛下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勑有司訪其事蹟以聞
俾礼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
權王者之居四方贍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洒掃
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

易入而易信遂養成内患而不自知也以
陛下鑒察之明焉有此事然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不惟朝廷
嚴重實足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用
將閒邊国之大事然而往昔之君假以兵權久在邊圉以致
放縱淫泆不可制馭今
陛下聖謨廟筭舉無遺策凡守邊之將必察其言行可託心腹
然後假以兵權必歲特遷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功臣
實足以隄防外事八曰採訪廉能斥奸邪懲貪墨以明黜陟
先王之政在知人在安民然則知人者所以安民也今有司
之任未盡得人廉幹之人或為上官所忌同僚所嫉則能自
立不屈者少矣故為害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伏願
陛下廣布耳目之臣訪廉能斥奸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
以革奸弊夫立法以革弊除奸以安民此有國者之先務也
自
陛下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存其半凡驗
發必合而徵驗之同然後行甚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
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如意輙加箠楚而其害及於民伏願
陛下増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如此則所司
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以不至久曠不報也書奏上
上覧之曰堅所言知時務達事変但調易邊將一説未然若邊

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没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
能熟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
數易哉然堅之言関於正体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
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丙寅湖廣寶慶衛百户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
陛下奉天承運伐罪吊民有智之士運籌決勝有勇之士略地
攻城天下既定功高者列爵封侯其次列於將校傳之後世
與國咸休褒功報勲可謂至矣近見握兵于名藩大鎮者少
年新進之子多有未閑將畧且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之職苟
非雄傑御衆之材不足以當其任伏望特詔所司論材薦舉
其間豈無忠烈智勇之士覈實録用必能捍衛國家翊扶社
稷二制民之産臣聞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自
井田既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置錐先王發政施仁必
自經界始
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當明先王之政計天下之田驗生民口使
户有恒産人有足食如此則礼義廉恥之行可興矣學校乃
國家之首務
陛下即位之初詔郡縣興舉學校作養人材興圖治道故鄉社
有校郡縣有學今群縣之學興舉而鄉社之校頻廢非所以
廣教化也伏願

陛下詔舉鄉社明經之士或年老致仕之人百家置一師以經
史教民間子弟日就月將則漸染成材自然向化而官使有
人矣四國家建官分職所以分理天下庶務
陛下踐祚以來求賢之詔屢下有司奉行或有未至臣願
陛下於萬幾之暇留神省察孰與孰能孰達孰藝蓋官不必備
惟在得人苟得其人宜加上賞不然則出之如此則野無遺
賢朝無闕政矣書奏
上嘉之命基叅贊肅平衛軍事
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人入奏請勒兵巡
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爾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
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練訓士馬且多市
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〇禮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皇妃
誕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五品以上命婦及未
受封正妻各具服赴彔儀殿行賀礼乃定儀注以進
上命武官六品正妻亦預其列餘並從之
丁亥賜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普定侯陳桓鈔有差
己未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枝河
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後闢陸路作驛
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
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己巳周府右長史曾怒以年老不任事辭職上優其老特命
爲右春坊右司直郎怒時年七十一
己卯冊穎國公傅友德女爲晉世子濟熺妃冊曰朕君天下
封諸子爲王王嫡長子立爲世子必遣賢女以爲配今朕第
三子晉王棡嫡長子濟熺年已長成尔傅氏穎國公友德之
女宜以締姻茲特受以金冊立爲晉世子妃尔尚謹遵婦道
内助家邦欽哉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
遭罹凶咎皆有以取之及事勢迫則僥倖百端異求免於患
害何益也三吾曰如此者亦當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〇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未朔
上御奉天殿朝賀大宴群臣
丙申命運送故元梁王孫愛顏帖木兒於高麗賜鈔五十錠
爲道里費且命高麗送至耽羅國依其親族
二月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先是命曹國公李景隆等往陝
西等處練兵備邊至是召景隆及涼國公藍玉開國公常昇
長興侯耿炳文東平侯韓勲安慶侯仇政西京侯濮璵定遠

侯王弼江陰侯吳高鶴慶侯張翼全寧侯孫恪潘陽侯蔡罕
徽先伯桑敬等凡三十人還京仍命靖寧侯葉昇於河南衛
宣寧侯曹泰於平涼衛吳傑安龍衛指揮陳義於岷州衛駙
馬李堅於鞏昌衛都督汪信於臨洮衛都督宋成於涼州衛
都督劉貞於甘肅衛指揮嚴麟於慶陽衛指揮朱銘於延安
衛徐賀於寧夏衛仍訓練軍馬以俟後命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繁多任其覆奏朕親審決
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任官者安得人人盡我所擬者豈
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獄囚御等當加詳讞務在真情然後
官審決有冤者即為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奸邪僥倖惟雲南
道遠若候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賜涼
國公藍玉米千五百石
辛巳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夫人藍氏卒詔賜鈔百錠絹百疋
米百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頃六千餘畝
以為田圃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
友德愧而退○涼國公藍玉奏涼州衛民千七百餘戶籍歲
久所種田畝宜徵其賦令輸甘州
上曰涼歸附雖久貧民至今未甦俟年豐食足然後徵之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特
上以陝西山西河南諸處城池久不脩浚士馬久不簡閱屯田
之兵亦多逋逃恐武備漸致廢弛乃命勝往理西安四衛及
華山平涼等處八衛潁國公傅友德理山西都指揮使司所
屬曹國公李景隆理鞏昌岷州洮州臨洮河州五衛涼國公
藍玉理蘭州莊浪西寧西涼甘肅等七衛宣寧侯曹泰理秦
州金州二衛長興侯耿炳文理慶陽延安綏德寧夏左右二
屯凡五衛東平侯韓勳理潞州平陽二衛安慶侯仇正理振
武朔州二衛西涼侯濮璵理嵐蔚州二衛定遠侯王弼理彰
德懷慶寧山三衛江陰侯吳高理睢陽歸德武平三衛全寧
侯孫恪理河南安吉寧國宣武弘農潼關六衛東莞伯何榮
理陳州潁州二衛徽先伯桑敬理南陽信陽等三衛仍戒以
各慎乃事務安軍民○命舳艫侯朱壽左軍都督府僉事黃
輅督舟師出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四月涼國公藍玉率藍田諸衛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將兵
征西番罕東之地
丙寅追贈鶴慶侯張翼曾祖考為鶴慶侯妣為夫人
辛未命涼國公藍玉發實甘州各衛軍士分置甘州左右中
三衛○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
戊寅
上御東角門乃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

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朕欲
立為太子何如翰林院學士劉三吾進曰
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於何地
上未及對因大哭而罷
詔都督聶緯等總兵討月魯帖木兒初月魯帖木兒等叛
上命凉國公藍玉總兵討之復以玉在井嘯道遠於是命緯推
為總兵官徐司兵為左副使四川都指揮瞿能為右副使率
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雲南貴州四川三都司從征軍馬悉
听節制候凉國公藍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為之副
五月辛巳朔凉國公藍玉兵至罕東王欲縱兵深入其將佐
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兵雖
衆力無所施莫若緩之遣將詔宣諭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布德在此
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成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懼
遁去又襲逊冦祁者孫弗及既而有疾詔命玉討建昌叛酋
曰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
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
戊午封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俞淵為越巂侯誥曰有功必
賞有罪必誅此古先哲王不易之道然賞罰之道得其當而
天下之人皆悦是謂賞罰也朕即位以來賞罰之行悉遵古
制尔驃騎將軍僉右軍都督府事俞淵父廷玉及爾長兄通
海當朕開創之秋以舟師来附從渡大江所向克敵東征西
討厥績尤著報功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継捐軀于矢
石之下朕憫其忠誠當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之時特贈爾父
河間郡公爾兄虢国公仍封爾仲兄通源為南安侯以報爾
父兄往昔之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奸負君親之恩義身之
後奸謀始露稽之於古揆之于律在所不宥然立功者前人
也造罪者後人也以後人之罪而廢前人之功朕所不忍今
特改封爾淵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越巂侯食禄
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以毋忘爾父兄之功於戲忠以報國
礼以律身惟忠與礼可以享爵禄于悠久爾其敬哉勿替朕
命○凉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戊辰
上以皇太子新甍欲停祭祀而將享在邇復命礼部右侍郎張
智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以郊廟合行典礼恭考古制定議
以聞於是智等奏曰宋會要王制三年不祭天地社稷不敢
以卑廢尊也真宗居喪既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
天地於圜丘服衮冕車輅儀物音樂然神祀者不廢南郊所
鹵簿儀仗冠冕車輅宮架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士

安靖聽樂眞宗批荅歌除郊天之事資礼樂相承須用樂外
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各處
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今議定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歷代帝王乃是詔承統系宜如
宋制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
神不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七月
上以月魯帖木兒之叛既命師討之乃勅景川侯曹震往四川
都指揮使司以所屬軍馬簡閱訓練以俟調用諸軍粮米鈔
兼給之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
棧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
路
丁未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事唐鐸仍兼詹事
食尚書之祿又命都御史李文吉為少詹事其品秩詹事一
人正三品少詹二人正四品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
品録事二人正九品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得興以帷薄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
庚申祔葬
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没必有
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
今通議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
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公議賜爾謚
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置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穎
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以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
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
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定遠
侯王弼全寧侯孫恪鳳陽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
會寧侯張溫宣寧侯曹定徽先伯桑敬都督陳俊將儀李勝
馮鑑往平陽府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〇陸安侯吳傑西
涼侯濮璵都孫彥謝熊袁洪商嵩徐礼劉德指揮李茂之往
太原等府閲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
各衛赴大同各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
大同迤東立六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癸酉旌表徽州府歙縣民江來甫妻葉氏寧國府寧國縣民
揚仲膺妻胡氏應天府句容縣民孔士傑妻許氏朱仲謙妻
石氏萬壽春妻王氏張德靖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
貞節及表孝子姚觀壽之門觀壽廣德人事其父明克盡孝
道有司以聞故表之

甲戌仍命歲給公侯之祿魏國公宋國公信國公江陰侯靖
海侯永平侯蘄春侯各歸舊賜田于官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是月頒醒貪簡
要録于內外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
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
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以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
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
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則
刻剝而害之無人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録文武大小
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求計其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
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醒貪簡要録頒布中外俾食祿
者知所以恤民
戊子刑部尚書楊靖奏左軍都督府經歷唐奉先以事請托
通政使葉完於法當杖
上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
九月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叐漢為春坊左賛善○高麗知
密直司事趙胖等恃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有恭愍王薨
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子肫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
辜至於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
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
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
迷不法听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癡騃無知縱于酒色
與禑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
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疋以此譖於
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
群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
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於宗親無可當輿
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
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順輿意以安小國
之民礼部張智奏其事
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
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礼部
移文從其自為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
啓邊釁則使命往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十月戊午
上遣使諭總兵官京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
輕重殊無顧惜其用事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
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復出昔寇恂斬皇
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

覘我軍不可信之若其所在即遣兵退攻若來降密爲之防
所謂事起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
入營諸將校亡者捕送京師又會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
其栢興州賈哈剌境內摩些等部亦須除其兇拒然宥其餘
衆俾耕種以供其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哈賈剌
者摩些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
魯帖木兒叛
己巳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昭靖王葬以王者明器誥曰
嗚呼爾英昔幼孤於擾攘之秋若尋常視之其知有今日者
耶古語云吉人天相所以天使爾依于我當依朕之時爾我
皆不知今日之勢爾日長朕之王業漸昌
皇天眷命遂一字內即以西境之內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崇祿大夫柱國西平侯復爾本姓繼爾宗社天地之
廣四維之間皆勇智者也西南諸夷非仁勇者難以控馭自
爾鎮後于今十有一年矣朕無西南之憂所以屢加恩眷廣
賜資產異朕之後及爾子孫共享富貴以保全終始相遇之
恩何期天不假年一疾長逝不勝哀悼今特追封爾爲黔寧
王謚昭靖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命故黔寧王謚昭靖沐英
子春襲封西平侯往鎮雲南誥曰世人早失怙恃而撫育存
恤亦恩父母也昔者尔父沐英當夫擾攘之秋孤而且幼無

所依歸朕特憐之撫以爲子從渡江右至于長成朕後有命
復本姓歸繼宗祀因有勤勞封爲西平侯重祿厚賞冀爲巨
家與國同久曩命副將征雲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威蠻夷率
服朕無西南之憂者十有一年邇者因疾令終特起侯爵賜
以王封慰之於冥冥今命爾春襲封西平侯嗚呼朕視尔父
猶子思昔提携猶切動養育之心爾父相從之○幸毋忘釋
之思忠誠爲國夢寐存心鬼神有鑒福祿永昌矣敬哉
十一月丙戌景川侯曹震遣鎮撫井信入奏五事一日四川
所屬地方鹽井五十七處俱用竹筒皮囊汲水煎辦歲額四
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引以給軍士月鹽不敷夔州雲陽有上
溫下溫東西等五井大寧縣鹽井泉湧易爲煎辦已有灶丁
九百六十人歲辦一萬六百二十三引請依普安例召商輸
粟以備軍儲而給鹽償之二日四川鹽課司言令商人於雲
南建昌烏撒等處輸粟給以川鹽數又不敷乞令重慶府綦
江縣買官鹽八千一百餘引之三日馬湖等秋粮遒征蓋以
四川之民自國初剏置貴州黃平松茂等衛營造蜀府征討
雲南祿肇諸處積年勞役請從末減四日施州衛官軍歲用
粮儲皆湖廣郡縣所運川至險泝流艱難重慶府歲儲粮三
十三萬八千石有奇既無他用可具舟順流至巫山俾施州
衛發軍與民兼運甚便五日建昌會州新置之衛控禦桀驁戎

九弓矢火攻之具四川都司布政司足以造之惟盔甲不易成請於工部支給

上皆從之○翰林院編修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人往祭之仍命還其喪于京師

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柏興州玉間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功縣西連茂松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增軍衛羣臣議行之玉又下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其長河西朵甘北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況克渠巳殄人知順命雖獷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遂班師既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癸卯復以少詹事李成吉為右僉都御史○是月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勲階之陞轉俸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下○勅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壯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以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兵鼓行塞上爾等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飈馳電擊蒐獵虜庭耀張威武不亦壯哉勅至毋違朕命○改制鐵券賜穎國公傅友德定遠侯王弼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及故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安陸侯吳傑西平侯沐英家

庚午以雲南布政司右叅政范祖為左叅政戶部郎中楊大用為左叅議祖當塗人故學士常之子在任三考比觀以疾卒於京大用雲南人

上以其習知土俗故擢用之

壬申宋國公馮勝等籍民兵還先事

上遣勝等往太原平陽選民丁立部伍置衛屯田至是還以所籍之數奏之鳳翔侯張龍徽先伯桑敬籍平陸夏縣芮城三縣民丁為一衛定遠侯王弼籍臨汾襄城蒲縣民丁為一衛

宣寧侯曹泰都督馬鑑籍洪洞浮山二縣民丁為一衛會寧
侯張温都督李勝籍曲沃翼城絳縣三縣民丁為一衛都督
徐礼籍聞喜安邑猗氏縣三縣民丁為一衛開國公常昇籍
霍州靈石趙城汾西四州縣民丁為一衛東平侯韓勲東莞
伯何崇籍絳州及太平縣民丁為一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蔣
義籍蒲州及稷山萬泉臨晉榮河四縣民丁為一衛全寧侯
孫恪籍濕州吉州二州及石樓永河太寧河津四縣民丁為
一衛安陸侯吳傑致仕指揮使李茂之籍平遙大谷祁縣三
縣民丁為一衛永平侯謝成籍汾陽州及汾水孝義二縣民
丁為一衛西京侯濮璵籍遼泌平定三州及平樂和順榆社
武鄉沁源五縣民丁為一衛安慶侯仇正都督孫彥籍石州
岢嵐保德三州及寧鄉興縣靜縣河津七縣民丁為一衛都
督王洪籍忻代二州及崞縣繁峙五臺三縣民丁為一衛懷
遠侯曹興籍太原清源徐溝交城介休五縣民丁為一衛都
督劉德籍楊曲榆次壽陽盂縣定襄五縣民丁為一衛

甲戌以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
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兼
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茹瑺為太子少保
兼兵部尚書任亨泰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脩撰杜澤
楚璋為詹事府丞徵等以下兼官者併給其俸

閏十二月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特三吾詣吏部自
陳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贓罪法當死皆緣素失教誨致
負深恩近被御史糾劾雖蒙恩宥切思職居近侍自當引退
以勵廉耻吏部以聞遂免其官○命僧録司造周知冊頒于
天下僧寺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為僧遊食
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字在京在外府州
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
所授度帖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須示天下僧寺凡遊
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
罪容隱者罪之

戊戌命宋國公馮勝為總兵官穎國公傅友德為之副往山
西河南訓練軍馬及領屯衛其餘公侯都督悉听節制

二十六年正月辛亥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
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楊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屡從征戰有功歲癸卯除
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從曹國
公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三年十一月陞杭州衛指
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
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
征越馮遂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温然藹恭為政

以惠愛為先所至撫士卒拯恤貧困甚得其人有故士大夫
公事之隙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布帛之士自少富貴
家無餘資人稱其賢
乙卯起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太子賓客○大理寺右少卿
曹銘父喪賜鈔五十錠布馳驛歸葬事畢復起
己巳命永定侯張銓往山東都司調忻州衛將士以充齊府
護衛
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并給兼支俸○贈總兵
官凉國公藍玉鈔五百錠文綺二十疋指揮徐質嚴麟鈔各
五百錠文綺各六疋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于孔子先師
上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士出塞勝
及潁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
馳驛還京其餘將校悉聽晉王節制○詔長興侯耿炳文還
京
乙酉凉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初玉以開平常遇春妻弟屢從
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常與其謀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乃擢為大
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
上意緣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
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畜壯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
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訟之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及征北
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度喜峯關官吏以夜不即內玉大
怒縱兵毀關而入
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王妃者
上切責之玉漫不省嘗見
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
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
征西還意覬陞爵為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為太
師迺以我為太傅及特奏事
上惡其無禮不從玉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
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
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迺密遣親信語之晨夜
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兵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
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群臣訊狀具實皆伏誅
太常卿丘玄清陝西人幼為道士於均州武當山宗全真之
學往來漢沔路間又五十有司以其有治才薦入京初授監
察御史超擢太常卿為人持重有守
上常賜以嫒女玄清固辭不受

上益重之至是以疾卒
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往陝西訓練軍士
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賫勑諭之
上曰阿魯帖木兒朶兒不花俱有異志雖撫之誠難保其往人
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
無備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處選數千騎披堅執鋭以訓練
之使之常習勞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回諭以
防禦之策舊降胡兵非出陣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
機所係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為伍庶幾無虞○命
駙馬都尉王寧掌後軍都督府事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往北平等處備邊其
山西屬衛將校悉聽
晋王節制凡軍中應有機務一奏朝廷一啓王知永著于令○
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唯騎士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
其不應服者罪之
辛酉詔併西安右衛於西安中護衛先是曹國公李景隆選
陝西諸衛精壯軍士為秦府護衛至是併西安右衛為中護
衛○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謀伏誅
甲子命駙馬都尉李鑑掌前軍都督府事
庚午諸司職掌成先是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 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涖官
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六
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務
編類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是
月頒示稽制録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禄食礼儀
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
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礼分殊甚或肆情廢法奢
僭不度及藍玉又以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
實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録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
夕省覧遏其奢僭
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丙申詔賜越巂侯俞淵公田歲租之入計米二千五百石○
賜潁國公傅友德第于鳳陽
庚戌兵部臣言故河南都指揮使寗羽無嫡嗣有二庶子皆
幼請所宜立
上曰庶子論賢不論長第給以羽之禄俟其長擇賢者襲之
甲子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録所載公侯家
人及儀從之存者如制餘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丁卯詔工部自今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令自備
惟歿于戰陣者官給之
戊辰越巂侯俞淵有罪削爵放還鄉里〇復以左春坊左贊
善凌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漢字汝南河南原武人洪武
十七年以秀才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浙江按察
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為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既至拜監察
御史巡按陝西條民病數事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
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開大臣擅權之漸
上善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尋陞右
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折面徽銜之奏
遣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為監察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
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礼部右侍郎又數月
上以漢年老命歸鄉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為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
史尋令致仕還河南陛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漢曰先時詹徽任臣有後憂今徽

伏誅臣無憂故敢歸尔漢頗有政事然出言不檢時人亦以
此少之
七月己丑允武定侯郭英合輸稅粮仍撥賜佃戶〇遼東指
揮使司奏諜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
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
上曰李旦不來奏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勑之曰
昔在元季群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
練兵掃除群雄肆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為農器諸將折
圭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搆釁端
屢肆慢侮狂誘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遣人以金
帛誘之王顓被賜弑及朝使令尔方遣使入朝听約束而乃
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為昔在漢時高麗
寇邊漢兵致伐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
通好魏亦在加兵討晉以尔國悖慢焚尔宮室俘尔男女隋
兵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尔弑逆平尔地土為九
都督府遼金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
焚蕩民庶斬虜國滅君誅監是甚遇尔猶蹈其覆車之轍豈
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廟朕不之許及後以瑤任國
事遂以其子奭來朝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務絕王氏自取
其國朕以尔能安靖東夷民聽爾自為聲教前者更國號朕

既爲尔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寀所
逾月乃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
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
歷代所以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
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之及賀正稱進
王幣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之事可見
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後以空紙圖數十離於表函中以小事
大之誠果如是乎原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
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揖用兵浮海
或以爲難朕起南朕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
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
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綵渤澥陸道遼陽區區
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
子明示禍福之機開尔自新之路尔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
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尔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
遣天道則罰及尔身不可悔也
丁酉以徐增壽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增枝爲右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沐晟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增壽故魏國
公達次子增枝故曹國公文忠次子晟故西平侯英次子○
擢肇州吏目諸葛伯衡爲陝西布政右叅議伯衡金華蘭溪
人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北平寶泉局大使遷福
建塩運司廣盈庫大使凡典錢弊十餘年守法奉職人稱其
廉後改雲南大理府肇州吏目操守益勵左春坊大學士董
倫知其賢會倫出爲河南叅議乃上書薦伯衡于朝即召至
京師擢陝西布政司右叅議甫數月丁母憂服除改廣東叅
議以疾卒伯衡事親孝操行甚篤接自下僚叅佐大藩尤以
能官聞○宣寧侯曹泰卒
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分班
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說民間利害里田稼穡等事間陳今
古孝弟忠信學文材藝諸故事自以爲常
壬子信國公湯和男燮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還官隷
籍爲民
癸丑以長興侯耿炳文男瓛爲前軍都督僉事中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劉德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袁洪並爲本府左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徐增壽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增枝
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辛酉欽天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
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求久不可易也今監正
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
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

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
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
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
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相合畧無差
謬故敢
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己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
子觀尚公主詔復給散
八月命崇寧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胭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至丹陽捨
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
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運輸者不勞
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涖事惟勤役民勿暴新
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戊申賜江陰侯吳高誥○復以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
丙申宥工部尚書嚴震直弟姪罪初震直鄉民有訐其弟姪
不法者命震直自訊之獄成具奏
上以震直不欺并其弟姪釋之

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
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今至自推
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皆給道里費遣還○命總兵官宋
國公馮勝凡將校有罪削爵聽征者悉復其職
十月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
太醫院又次之
十一月壬寅朔賜國子監琉球生及雲南生賀政志等襲衣
鈔錠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貞之弟也其次子宏以罪
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衆阻殺官軍
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
送京師誅之庚申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凡田地山
塲池塘一百餘頃
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傅太保太師太詔太
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是月永監録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
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
書名曰世臣總録以頒示中外群臣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一

洪武聖政記卷之十二　起洪武二十七年盡洪武三十一年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人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推一高　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翔立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得索取於民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諸人許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毋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度牒不通者扶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論議沮令者皆治重罪○召信國公湯和入朝時和居鳳陽里第以風疾不能行

上思之特召入見勉慰問勞既而遣還賜鈔一百五十錠俾擇地營壽藏

命國公李景隆佩平羌將軍印往甘肅鎮守調都督宋晟劉兵馬步壯士緝捕盜馬寇邊仍令陝西都指揮王英傾河州洮州鞏昌臨洮軍馬往歸德金佛等處追捕叛羌

辛丑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君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三月命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沿海軍士時

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以太子賓客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太子少保

丙午以進士及第張信爲翰林修撰

·甲寅命韓王松瀋王王漢往省秦王晉王今上周王齊王

上以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愛之情故有是命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修王府紀善各一員掌侍從講說經史撰述文字禮部郎中一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川及祀典神祇序班二員掌贊相禮儀良醫二員掌調治藥

餌典膳二員掌王飲饌百戶二員率校尉二百人扈從二王
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瀋王自齊
歷燕晉抵秦周皆至秋八月而還
四月癸未以尚寶司丞楊能爲都指揮使洮州衛指揮使陳
暉宋國公馮勝子克讓爲都指揮同知俱署陝西行都司指
揮使司事能左軍都督文之第也
丙戌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
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
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權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
士諤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覺趙信洪
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儒士鮮震生熊釗揭軌蕭尚仁
蕭子尚王允昇張文翰張師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
五月己酉勑諭宋國公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
道迺以不足奉有餘体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餘者非
仁人也嗚呼禍福之來皆自人致故智人循理而行則家昌
愚人所行悖於理則家亡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人家不
從所役來言於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以卿昆弟相從於開創之初俱有功勞
且有姻親之愛故不忍忘而爲卿言之自今以後所從役者
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效力不興怨咨則家道昌
矣
癸亥以少詹事兼翰林院脩撰任亨太爲禮部尚書
七月甲寅旌表孝子李德成及節婦高氏德成易州淶水縣
人其母早世德成念劬勞之恩乃摶土肅象日奠飲食奉之
如生一夕夢母譍寒氷間挽之不能得既寤與妻王氏徒跣
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氷七日時天大雪氷爲融釋鄉里
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德成應詔擢光祿寺署丞廷太
常寺贊禮郎尋陞尚寶司丞至是復旌其門曰孝行之門高
氏蘇州府長洲縣人民張德妻也年二十五而夫亡姑何氏
憐其少欲嫁之高氏自陳願攻紡績奉姑訓子誓不易志事
聞詔表其門爲貞節之門
八月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全等率致仕武官往廣
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
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
殺子以祀既而母愈竟殺其三歲子以祭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知賊殺
其子絶滅天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

百諭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
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
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為人子之
所當為也卧氷割股前所無聞雖出後世亦是偏見至若割脇
残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脇封股或至喪生卧氷或
致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絶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
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
割股不已至於割脇割脇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
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
股卧氷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丙午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
貢馬二百疋表曰恭惟
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弘布恩養庶類萬國欣
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
皇帝出膺運數為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
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寛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不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絶域昏昧之地皆清明
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恩悪者無不
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使觀覧都
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覩天日何幸如之又承
勅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
欽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中國部落聞玆德音
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
聖壽福禄如天地廣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
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己酉温州府樂清縣民為錦衣衛卒誣告逮至京事白衛卒
伏誅賜民鈔八十錠遣還免其今年田租○定正蔡氏書傳
成勅詔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黒氣凝於奎璧乃文章之府
朕以有憂焉今年春暮其間黒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
古證今有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
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特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
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
享則賜坐殿中詩酒接成人賜鈔妥其上各献詩謝
上大悦便遣禮部尚書任亨大諭旨諸臣有年老思歸者先遣
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
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

遝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庚午脩寰宇通衢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記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
下道里之數編類為書其方隅之廣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
行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為里三千
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為里三百
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為里五千五伯六十馬驛九
十二水陸兼行為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又西南距雲南
金齒陸行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為里
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十三南距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為
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
陸兼行為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
為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四水陸兼行四千二百四
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里五千五十馬驛八
十一水陸兼行為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
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為里九百四
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
十五為里一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為里四千三
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
河南水驛三十為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為里二
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驛五十一為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
二為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驛二十九為里 千九百一
十五馬驛二十六為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驛五十為里
四千三百馬驛四十一為里二千三百八十九北平水驛四
十七為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里馬驛三十九為里二千三百
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為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為
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三為里四千四百六十
馬驛六十四為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驛九十六為里
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
水驛九十四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為里四千
七百九十五水驛七十為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
九千里橫為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驛
不與焉
上遣使申諭陝西都指揮使司訓將練士○勑北自延安綏德
西自蘭州從國公徐輝祖等節制候來春征討西番
十月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十一月戊午以吳倫為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蒲城郡主郡
主秦王長女倫安陸侯榮之子也
癸丑頴國公傅友德卒
十二月丙寅朔置寧夏郡牧千戶所

甲戌更定皇城門禁約法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
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户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百官以
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軍官俱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
代嚴加守衛凡内外内使小火者須比對銅牌符若本無銅
符及有不比對輙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仍容加搜撿有
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注其處
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顏色件数回首點時有不同者即時奏
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撿有夾帶鈔物在身許守
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在身諸　執奏凡官民軍人有事入
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以罪

辛卯以耿璿為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江都郡主郡主懿文
皇太子長女璿長興侯耿炳文子也

二十八年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卒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
後更今名鳳陽定遠人也
上起義兵于臨濠下滁州勝與兄國用來歸以忠勇見任隨取
和州預有功歲己未六月
上率國用等以舟師克采石破太平遂命國用典親兵任以腹
心丙申從
上破元將陳埜先從子于江寧鎮遠克建宗國用以功陞帳前
親兵指揮使己亥四月國用疾卒追封郢國公子誠幼

上乃命勝代領其衆居中宿衛庚子陳友諒犯龍江命勝俟兵
石灰山與徐達合擊大破之獲戰艦数百艘降將士二萬餘
人癸卯從上伐友諒大戰于番陽勝功居多甲辰陞同知樞
密院事已從左相國徐達伐張士誠丙午取湖州轉大都
督府同知洪武元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都督府都督兼
太子右詹事四月率兵下陜州進攻潼關守將李思齊張思
道遂西至華州據潼關守九月同御史大夫湯和進太行山
取澤潞二州擊走賀平章張伯顛十二月破猗氏遂下平陽
絳州擒右丞賈成左丞李茂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馬
三百餘匹二年從大將軍徐達征陜西克鳳翔取鞏昌降元
總師汪靈真祿平章商暠等是歲九月召達還京師命總制
軍士三年論功行賞封宋國公賜鉄券文曰咨爾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宋國公同參軍國事食
祿二千石馮勝朕為歷代戡業防奸詐遂得保全其身施為
造化以有天下即是而觀其功不小朕自淮渡江以來爾兄
國用實典親軍遵從有方動合古道俄而因疾長逝朕念其
勞追封為潁國公憫其子幼以爾勝繼之爾勝十餘年間居
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戰征則建爪牙之功敵犯龍江率其
兵而大挫群敵副將北代發克捷而平定中原宣力内外佐
成混一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茲與
爾誓若謀逆不宥余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
嗚呼爾以忠誠夙夜事朕能除奸惡爵禄之崇由爾勤勞而
至尚其日慎一日持守高盈訓及子孫保於永世四年錫先
塋戶一百伍十五年賜趾弓五十彤弓五命為征西將軍同
大將軍達分道征沙漠兵至掃林山與虜兵大戰斬故元平
章不華等四百餘人降大尉瓚納兒加平章管着等進兵亦
集乃路守將卜顏帖大兒以城降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
遁去獲平章長家奴等牛羊馬騾十餘萬至甘肅守將上都
驢等率所部降獲吏民八百三十餘戶馬騾牛羊稱是師還
詔賜第于中立府六年命為右副將軍率兵將山西北平防
胡七年召還復命同衛國公鄧愈等往鎮北邊九年移鎮西
安二十年復命為征虜大將軍北征沙漠招降故元將軍納
哈出以罪詔收勝總兵印而命永昌侯藍玉代總兵官事召
勝還京師
上以勲舊不加譴命就第鳳陽奉朝請二十三年賜鈔二千貫
令建碑于其先塋九月赴京賀
天壽聖節賜鈔百錠二十四年朝正于京師賜鈔百錠命與穎
國公傅友德等巡撫山西塞上二十五年加兼太子太師至
是卒勝性勇悍善戰及為大將馭衆稍無紀律其征納哈出也
裨將有盜胡將馬者勝斬之以徇然自掠胡馬至使閹者
行酒子納哈出之妻求夫之異寳又胡使絶二日勝強其妾
夫人夷狄降附之心
上以深責之
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先是二十一
年九月土官趙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為土官知州已而
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帖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為太
平州土官李員泰妻而茂納其一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
而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員泰專擅用事數凌逼宗壽會
茂以病卒其閹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乃與其把事等至
京於是土官印上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以至計取生
帖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虜掠又與員泰謀刧常茂妾并其
奴婢往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
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土官宗壽亦上
章言狀
上乃詔宗壽勿問下吏議帖堅妻與員泰罪既以蠻夷遠人俱
釋之至是復有人告茂見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
詔右軍都督府榜諭宗壽及其官民人等曰皇上以鄭國公
常茂有罪特以其父開平王之功不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
其昆弟仍享爵禄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

天下土官趙帖堅擁藩納款誠帖堅已故其妻乃與茂結為
婚姻誘和諸酋肆為不道及帖堅姪宗壽襲為土官與帖堅
互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憐憫幷釋其
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罪已遣散騎舍人
諭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
皇上未即問罪特命樓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
師以贖爾等罪否則命大将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
死則宗壽親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凢龍州軍民人等
悉皆知會　　　　　　　　　　二十八年三月
癸丑秦王爽薨王
上第二子孝慈皇后所生也年十五受封二十三之國至是薨
年四十訃聞詔定喪禮禮部尚書任亨太奏曰考之宋制宜
輟朝五日今遇時享宜暫輟朝一日
皇帝及親王王妃公主世子郡王郡主及靖江王世子郡君服
制皆與魯王喪禮同皇太孫服齊衰朞年曰親事以日易月
一十三日而除素服朞年從之定謚曰愍冊曰古之君國子
民者生則有爵歿則有謚爵以分上下謚以昭善惡此古今
不易之典天下之公論也朕以即位以來列土分茅封建諸
子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朞在永保祿位藩屛帝室夫何不良
於德竟殞厥身嗚呼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
議議之所在朕何敢私茲特謚爾曰愍
四月己巳以翰林院編修齊麟為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為大
常寺少卿禮部右侍郎張炳為左侍郎辛未
上諭禮部尚書任亨太曰秦王既歿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
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院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
者拜嗣子為王則玄冠衰經素服以承詔事訖反喪服即位
又諸侯受天子之命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為哭
既合於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五月庚子以李芳英為中都留守司留守芳英曹國公景隆
弟也
六月丙寅遣前軍都督謝彥通政使司宋徵奉金冊冕服持
節詣陝西冊秦世子尚炳為秦王冊曰朕惟君天下者必建
封王國使其子孫世世相承以藩屛帝室此古昔聖王不易
之大法也朕自即位之初法遵前聖分王諸子命爾父爽首
王于秦已有年矣近來以疾薨逝今爾世子尚炳年長成特
命爾襲封為秦王爾其恪勤忠孝親賢愛民永為藩輔欽哉
丁亥勅曹國公李景隆整飭陝西屬衛士馬惟陝西行都司
甘州五衛及肅州山丹永昌西寧凉州諸衛從肅王理之慶
陽寧夏延安綏德諸衛從慶王理之其餘衛所除種屯外馬

步士悉令練訓以俟征調

己丑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
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
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
敢輕易犯法此特權衡處置頑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
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腓剕閹
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
不當悞傷良善臣下敢奏有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
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
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
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
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
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
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
自決惟謀反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王會議重者與在
外諸王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
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王妃家
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家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
武定侯家朕皆以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

榜揭于官署永爲遵守

癸巳命翰林院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詔凡已故征伐武
官子弟襲爵如比試弓馬不中仍令還衛署事半俸二年復
比試不中者降爲軍　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凡大臣犯重
罪雖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必少加降抑以示勸懲
上從之詔禮部凡大臣重罪得免者叙列八品九品班後
戊午冊都督盛容女爲周郡王有爋妃○詔國子生曰孔子
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
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於春
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
民庶乎有本○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作存神固氣之道即練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世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
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
己故斥之毋爲所惑
八月命左軍都督府右都督楊文珮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
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宋成爲
右副將軍劉眞爲參將率京衛精壯馬步官軍三萬人至廣
西各處軍馬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

亟賜文等及從征指揮以下鈔有差師行遣使祭岳鎮南海
瀆諸神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群
雄並逐輯保民命
上帝默相山川效靈所在必克五年而兵偃民息天下太平今
二十有八年矣近者蠻夷酋長趙宗壽及奉議等州不循治
化負固殃民故命將討之兵興重事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
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道塗飢飽勞逸山嵐瘴氣有患者有
之此行之難予之所以憂也嗚呼大軍經過荊棘生焉民驚
且疑十萬之衆經過未有不傷者也用是致告于神惟神鑒
予誠懇聞于
上命敎佑三軍使瘴癘之廣方化煙嵐清凉之氣即殄渠魁良
民安業軍士早還以養父母是其禱也
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人其幼時孤而育於母姨家
爲兒時嬉戲常習跨馬持稍父老多異之及壯倜儻有大志
元末兵起和徒步率子弟十餘人從滁陽王郭子興充小校
攻宿州取九灣克定遠降其將謝成李德春子興命爲千戶
歲癸巳從
上攻大洪山陞萬戶克滁州陞管軍總管招降鮑子方兵千餘人
甲午
上攻和州時同列猶顧望獨和毅然以所領兵上擊陳埜先敗
之追至赤當壩中傷而還乙未取湯泉寨獲馬三百餘疋與
埜先戰於太平流矢傷左股裹瘡復戰丙申從克建業取句
容從徐達下鎮江招青樸軍千餘陞總兵元帥取金壇富莊
等寨攻常州下之陞樞密院同知遂留守常州戊辰張士誠
遣兵來急擊却之己亥士誠復來攻城和出戰敗之獲千餘
人船四十餘隻自是士誠不敢復攻城從徐達攻無錫取新
安望亭諸寨癸卯攻楊山牛皮巷寨殺其將陸其斬首五顆
遂其將莫已陞中書左丞甲辰張士誠兵圍長興和率步將
吳楅興會常遇春擊士誠兵大破之陞中書省平章乙巳攻
求新州克之仍還守常州丙午從征蘇州克太湖水寨下吳
江遂攻蘇州閶門飛碟傷右臂召還建康丁未復攻蘇州從
徐達俘張士誠以歸陞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是
歲十月命爲征南將軍討慶元方國珍乘巨舟出沒海島和
宣諭朝廷威德國珍率子弟詣軍門降德海舟千餘貲貨無
筭遂命和由海道取福州師至而平洪武元年二月取延平
府漳州府元參政文殊海牙等降執平章陳友定送京師召
還督造海舟于慶元八　邑駕幸大梁九月從都督馮勝取
山西澤潞等州二年克河中府從攻鳳陽六盤徑州慶陽三
年取寧夏獲馬萬數論功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文曰咨爾和

朕思猛將助興王運如雲之從龍於太虛赫然布濩于兩間
神龍造化於其內人莫能窺刻頃霖雨天地通和民物皆遂
其生此雖龍之化實雲之助也朕起自草萊將多鄉里和以
英俊之姿勢若熊虎自朕定居江左以爾和列守毘陵時姑
蘇未下其兵銳狡爾獨當之彼欲窺我情實爾能巡捕謹嚴
防禦周密國之事情彼終莫測故我德施其運用豈非若雲
之從龍乎自是西克武昌東取姑蘇皆顯著勳績授以征南
將軍兵至浙東八閩悉歸版籍及副征山西陝右所至效勞
熊虎之將可謂稱矣今天下已定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
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愚疎皆尊前代哲王之典禮茲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勳於
戲秉忠効力為藩鎮于邊鄙際遇方今實千年之一會尚其
宜爾勤勞訓及子孫保守祿位於攸久四年命征西將軍率
舟師取四川二月攻降火山偽夏將李進春迎降六月抵瞿
塘分兵破其水陸寨柵引水軍直擣重慶降夏主明昇五年
從魏國公徐達北征沙漠六年命練兵于臨清七年移鎮彰
德八年從征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畜無數九年番將伯顏帖
木兒為邊患命和為征西將軍率傅友德等兵駐延安備之
伯顏帖木兒乞和乃還十一年正月進光祿大夫都督左柱
國封信國公議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鐵券文曰古者哲王

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朕起自草野顛
諸將効力平群雄定禍亂君[illegible]事奠當定功行賞之時爾和
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於忠有慊雖未彰顯其情在心朕
念相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為中山侯今者朕復念爾
勤勞特釋爾過授以信公之爵食祿三千石永為子孫世祿
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餘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嗚呼
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其慎守斯道以
訓後世敬哉毋忽十三年從徐達練兵北平十六年出鎮四
川永寧十七年巡視閩浙城訓練軍士十八年總兵討五開
九谿叛蠻俘蠻獠四萬餘人十九年賜鈔萬錠俾建第于鳳
陽尋命往浙江溫台明越築沿海城堡置松門等衛二十二
年召率家屬還鳳陽新第陛辭上賜璽書勞之賜白金二千
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綵段四十表裏賜其妻胡氏白金
一千兩黃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二十三年赴
京朝正旦感風疾
上親臨視命醫治療遂俾還鄉命其女魯王妃歸寧侍疾已而
上念之復命輿至京師賜以安車入殿宴勞有加賜鈔錠六百
錠遣還二十七年正月復召至京師
上親撫視見其病篤對之流涕命擇塋域治喪後事賜鈔一百
五十錠至是卒壽七十

上輟視朝一日遣使弔祭仍命親王各遣官致祭追封東甌王
謚武襄賜塟鳳陽曹山之陽仍命塑像祀于功臣廟和在諸
將中號剛勇善戰其守常州也與張士誠接境士誠日遣游
說啗以女子金帛和一無所動巡守嚴密使內奸不出外奸
不入東藩無事我師得以從容西平荊楚和有力焉然性頗
嗜酒言語少撿嘗醉謂部下曰吾居常州如卧屋脊上左轉
則在東右轉則在西言東向則張士誠也部下以告
上曰此吾心腹舊將姑置之及論功行賞止封侯爵第一後
上復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賜劵文特申誡之和能祗奉
訓勑卒以功名終云
丙子命右軍都督府遣人諭總兵官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
令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挪州衛兵千人安陸
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高等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
以自贖詔總兵官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如兵至龍州土
官趙宗壽躬親來見陳其常茂已死之由則宥其罪若遣人
來即進討兵之兵部尚書唐鐸還京言龍州土官趙宗壽伏
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移兵奉議等
處仍命鐸參議軍事
戊子詔更定皇太子親王等封爵冊寶之制皇太子親王俱
授以金冊金寶皇太子妃王妃止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
長子為皇太孫次嫡子并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
銀冊銀印親王適長子年十歲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
次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凡王
世子必以嫡長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
方若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
妃年五十無嫡子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若王世子襲封及
王世子并郡王取妃郡王授封并郡王嫡長子襲封朝廷遣
人行冊命之禮郡王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
將軍玄孫授鎮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世
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考
驗陞轉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具實奏聞輕
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著為令典
九月戊戌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庚戌頒祖訓條郡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
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
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
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
更祖法以敗國家貽患天下故朕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
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法大亂劉氏幾亡此可深戒者朕少
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
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傒為祖訓一編立
為家法俾諸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示天下諸
司使知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
即以奸臣論無赦今
上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屯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庚寅詔更定親王歲賜祿米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月祿米
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
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
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
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
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
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
及儀賓二百石
皇太子庶嫡子并庶嫡既封郡王必俟出閤然後歲賜與親
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候及嫁然後歲賜與親王女已嫁同
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
為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下
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
諒減祿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辛卯朔享太廟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意
緣戎事衆多供給為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
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
品至四品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官於丹墀
內文武東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
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至是
始罷之
癸卯冊光祿寺少卿馬全女為皇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
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
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
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
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莫不反覆詳味
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

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櫽制集要成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昔
章上自朝廷下至庶臣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
差等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用威福
謀為不軌借用羅帳幔飾皆金龍鳳文逆者逆賊藍玉越理
犯非床帳護飾皆金龍文又鑄金爵以為酒器家奴數百馬
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
以珠玉寶石僭用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
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止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
者必置諸法成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中目十有三曰冠服
房屋器物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俾俸祿奏本署押体
式服制班布中外命魏國公徐輝祖往鳳陽長興侯耿炳文
往陝西錦衣衛指揮劉智往鎮江訓練軍馬
十二月辛亥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疆域之沿
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署更易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戊午詔遣內使趙遠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故王參列寶毘
牙嗯哩哆囉祿賜嗣王蘇門邦王昭祿郡膺文綺四足羅四
足毯綵布四十足王妃綺四足羅四足毯綵布一十二足勅
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於四維歷諸邦國足履
其境者三十六聲聞於耳者三十一風俗殊異大國十有八
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為最迩使者至知爾先王王
詔先王之業有道于邦家臣民惟懌茲特遣祭已故者慶王
紹位有道勅至王其罔淫于樂以光先烈其欽之哉
二十九年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春坊
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澤沂州沂水人品由本縣儒學訓
導司經局試按書陞詹事府丞至是與門克新並陞尚書
辛巳以散騎舍人湯澧為左軍都督僉事醴信國公湯和庶
子也
二月庚寅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詔緬國王曰
道里險遠山川阻脩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
者涉險遠越隣邦冲烟突霧晨進昏止歷風霜而至中夏可
謂難矣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於遠灰千里之外神交而
至通今萬里之外爾能遠使遠脩其好美絕古今然抑難解
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業樂黎
民於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関市之譏是其和也其
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審之
緬人既聽命遂往昭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禎礼
德各有條章列圣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
畏世世子孫國祚綿長君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

兵以責之賊賢害良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外凌內者則興師
以擅之野荒民散者則用刑以殺之故殺其君則民明其罪
以誅之負固不服者則舉兵以清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
殺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先
代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先代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何
以見之歲以兵寇本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甸離國小
民寡而已乎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
未嘗恃強平凌弱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為我有以手尚
強而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
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故也況
元運天更其苗裔不多於安處於爾麓川之蠢杓擅金齒之
役設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而釋不較未嘗強爾
為納東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蚕食鄰邦意
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為我西南之侵噫未可古中國
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通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
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隣邦之好三面發兵蚕食諸國其
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殆古至今各有其
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听爾自為果天道使然尔以
人事應之或者猶朕今戒爾自守全設或不能守全而動者
不全虧是為全亡然莫若守全以高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

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
辛卯詔仍給故東甌襄武王湯和家祿米三千石
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為監察御史亨泰在
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丙午常州府武進縣言本縣犇牛吕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浚
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月賜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翰林院中書舍人給事中
王府紀善高麗布人一疋
壬申行人司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
若灘揚雄臣事莽賊忝倒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言事
干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以都督僉事徐增壽為右軍都督
府左都督李增枝為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沐晟為後軍都督
府左都督湯醴為左軍都督府同知袁宇為後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指揮使韓觀為左軍都督府同知指揮使李諒為中
軍都督府同知僉事
甲寅署國子監事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例分
隸六堂近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禮部官同詣監考試仍令吏部以
次録用毋使淹滯

五月戊寅勑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
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照
六月癸卯以五軍都督府斷事廖昇為太常寺左少卿翰林
編脩張顯宗為太常寺丞左僉都御史辛彥德為詹事府詹
事人賜衣一襲
七月丙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主
不當使此曹掌印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
及朝恩数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
人竊柄人主苟能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
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
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
廢興任其掌握大抵此曹只給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
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服役之外重者俾傳命四
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無赦彼
自不敢驕縱也
丙子詔任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先是淮安鹽城縣儒
學教諭王孟上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今在外凡祀山川諸
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官具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礼用之
而又服以祀神礼有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
下皆同則祭服亦宜與之同
上是其言詔自今未入流官凡祭皆用祭服與九品同
八月己酉礼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鞏昌秦州人寬厚和易
始為本州儒學訓導二十六年秩滿来朝明天下學官入覲
者咸命視朝或試文辞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
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
上甚重之時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亦以善文詞稱旨遂擢
俊華為右春坊右賛善克新為左春坊左賛善後陞今官未
幾以疾請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祿而已病革遂卒
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瘞歸瘞于鄉〇朝廷臣重議諸王
凡東宮礼礼官議諸王来朝見冕服朝
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議其叙家人礼王及東宮俱常服引
礼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面賛礼
官賛四拜王坐受相見礼畢叙坐則東宮正東南面王列于
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頒表箋文
式于天下先是天下諸司府進表箋多務奇巧詞体駢麗
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学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賛善王俊華撰
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
録進
九月己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凡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

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指揮使銀一百兩鈔二百錠指揮同
知銀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指揮僉事銀八十兩鈔一百陸
十錠正千戶儀衛正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
撫儀衛副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銀五十兩
鈔一百錠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爲官者
指揮使銀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指揮同知銀八十兩鈔一
百六十錠指揮僉事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正千戶儀衛
正銀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銀五十
兩鈔一百錠百戶所鎮撫銀四十兩鈔八十錠乙巳年以後
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賞同前乙巳年以後從軍洪
武十二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銀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指
揮同知銀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指揮僉事銀六十兩鈔一
百二十定正千戶儀衛正銀五十兩鈔一百錠副千戶衛鎮
撫儀衛副銀四十兩鈔八十錠百戶所鎮撫銀三十兩鈔六
十錠先是
上念諸功臣多物故幸共存者欲加恩賚迺詔天下致仕武臣
入朝至京師凡二千五百余人咸賚之
上諭之曰元末爭兵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
謀宣力共平禍乱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
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
朕年老爾等亦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見
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訓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
叩首謝
上曰同歷艱難至有今日願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
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礼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
二衛次通政使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
吏戶礼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兵馬指揮司次太常寺次欽
天監若太常寺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每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叩頭畢分班序立儀礼司依次贊某衙門奏
事奏畢復入班伺各司奏畢俱退若
上御殿以奏事官升殿以次奏畢先退其不陞殿者俱於中左
中右門外兩廊伺候奏事官出則皆出若於文華殿啓事則
詹事府先在於次第並同前凡曉朝惟通政司六科給事中
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甲寅皇曾孫文奎生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曰十月數之終又生於晦日命内庭勿賀
十一月壬戌增設詹事府屬官左右春坊清紀郎各一人從
八品司諫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皆從九品改詹事府録
事爲從九品

己巳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
誡敕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枃
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
屋間架及食禄之家貨值禁利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
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命禮部會議鎮國將軍與駙馬公侯文武官相
見禮及其出入稱呼之宜禮部會諸儒臣議凡相見鎮國將
軍居左駙馬儀賓公侯居右行兩拜禮若文武一品至三品
官見之行兩拜禮鎮國將軍居中荅拜四品以下官行禮鎮
國公坐受之相遇於道駙馬儀賓公侯向右讓而行文武一
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俟其過乃行四品以下則下馬其於
內庭出入皆由左門稱呼則曰官人言語曰奇吉從之○俵
永州府知府余彥誠等十人官枃彥誠與齊東縣知縣鄭敏
定遠縣知縣高斗南儀真縣知縣康彥明安池縣知縣王佐
安肅縣知縣范志遠當塗縣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
蘇益休寧縣丞甘鏞等先後坐事建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
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貲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武
定侯郭英為副往陝西甘肅選精銳步騎廵西北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等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
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力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
盜即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爾嘉
乙丑勅肅王楧曰古者兵出於農人無饑寒有寇則操戈以
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
種遇有征伐亦其親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漢
中府沔縣吏高福興及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為亂教諭王
璞告于漢中衛遣兵捕普治獲之九成等率餘賊入沔縣後
河及上門聚衆至千餘人而陝蜀間耆民因之作亂事聞詔
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發陝西四川兵討之
俵勅秦王尚炳曰邇者沔縣及陝蜀間有盜已命長興侯耿
炳文等總兵征討爾其練士卒繕甲兵時廵邏以備不虞況
爾年幼尤當夙夜警惕無怠○漢中衛發兵捕福興兵次陽
平関之上門賊黨大集有何妙順者號天王突出逆戰官軍
為其所敗賊往引衆入畧陽棨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
詵俵徽州治殺學正顏叔彬
辛未詹事府右春坊司諫表實建言三事其一曰今天下生
員定額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比先定制府
学一年一貢州學二年一貢縣學三年一貢其克貢雖少而

儲才實多比年府州縣司於歲貢所以經學不明未知文理者衆宜仍前例以蓄其材其二曰大學者風化之原英才所萃首建彝倫堂次建六堂至於廂廚饌舍室房罔不周備規摸宏遠矣但師生出入止道自國學至於珍珠橋狹隘污穢乞命工部相度開道便其往來其三曰將軍將侍衛人等皆出於農畝知節義者少乞命史官摘取上古以來忠臣烈士編類成書使彼操練之暇命官講解使知忠君報國之義事上死長之節從之

癸酉命監察御史劉覌景清司中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刑部主事鄧文鏗署右僉都御史俱月與半俸署通政使司翰林院編脩馬京署左通政以監生王鐸為左參議張翼為右參議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黒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至別八里知黒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侯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絶朕復勅吾吏民不得恃強欺慢番商由是尔諸國商獲厚利疆埸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恵于尔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將征北邊執歸京師朕令諸中國互市後知為撒麻兒罕人遂俱遣还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事上之礼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尔拘留吾使豈礼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地者且留中國互市待寬徹等歸然後遣還及回回久不得還稱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恩父母妻子乃其至情仁者不為遂不待寬徹歸而遣之是用復遣使賫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啓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尔其惠且懋哉

己卯改太常光禄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礼司為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賛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員從九品以儀礼司正房顥為寺卿擢吏科給事中仲胶工科都給事中劉継宗為少卿翰林院典籍馬定為寺丞

己卯陞翰林院脩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彝為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左朕左右凡國家政務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尔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頒為政要録其書載文武官屬体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

屯田之政凡有三條
二月甲辰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陳曰焜令以所侵
地還思明府上官黄廣明論議往復久而不决誠譯者言不
達意乃自為書與曰焜曰迩者思明府上官黄廣明奏言安
南侵據擦地朝廷稽典冊考圖記遣使詰諭俾還所侵地自
誠到王國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固未肯听從今以前代載籍所
紀疆埸利害為執事陳之按志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
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
内外也在唐則為五管之一統以都獲朱時李乾德寇邉邦
将兵征之擒僞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清源門州思浪
蘇茂拢榔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尚為中國所有况銅柱
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師而祖光抦入欵稱臣及日烜立
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曰烜蒙荊棘伏草莽生
民殆尽城廓幾墟日燇嗣立析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
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向日天使辱臨小國迎
送于禄州小國惧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丘温而已觀此則
丘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逾越淵脱踰如教
慶遠而尽有之林乘元末之亂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
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属安南而不知所属之由陳黎

二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為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
然乎茍如執事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燇之言無乃但為浮
說耶抑王惧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
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是也吝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
諸酋蛮是也是皆明效大験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
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福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啚争
而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啚之日焜以書復誠等曰
昨蒙辱恵書諄諭不少所據思明書云天使累造小國迎送
只丘温一節此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丘温當其要
衝往時自思明而入禄州道近時自憑祥入洞登道皆小國
林野之地不便立站于丘温以當縣之中有縣官舘待故也
至於交割夫騎則各於疆界如今坡羅唯閑是也故當元之
杪丘温而為小國之地思明乃為當元季擾乱始越銅柱二
百余里而来侵其丘温者等五處覌此思明人之言不足信
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據誌書自漢以来迁変不一其可
以往者之言而質之于今日耶於具回啓不敢復贅誠等得
書復與之辯論不已安南王饋誠等黄金二錠白金四錠及
沈檀等香誠等固却之安南王曰賭者礼也自陸賈將有之

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
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
以賈處人抑何陋哉安南王無以對遂使咨戶部曰使見上
司爲思明府奏侵占壞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國
令還所占地下國竊惟丘溫如嶅慶遠淵脫五縣自昔以來
供輸下國以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
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天騎於憑
祥界坡羅唯閔今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其地
侵占何其戾也夫立站侵占將圖得其地與其民人也今其
地其民其古昔至今既已有矣又何用立站爲夫站之廢立
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存丘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
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呉覌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
草起房屋以便宿歇也已而便撤何預於侵哉苟不原其地
與其民人而欲啚侵占乃不暇何時攻戰何時破臧而時立
站其地主與其民人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
役何以靈異至於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而交回軍
設立永平寨軍守鎮交邊蓄落交趾供給粮餉竊照二次大
將軍之將帥惟正南王不止而餞婦元史雖諱而不祥至交
其婦也則曰鎮南王在內撈覌賊兵大集以道婦師土遂由
單已縣趍盝州間道以出覌此則軍勢可知婦路可辨豈有

回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趾供給粮餉者又謂下國越
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
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五
十餘年千載之下陵谷迁变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
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氏豈不同其願欲雖迁伯顏
將可信耶又謂因土官失於申明昨襲牧職畚圖具呈及以
建武誌爲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職古事不能申明
而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下國與思明接
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疎遠
難於告愬思明但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畏首畏
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
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
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事天朝何敢覬望與奪以煩上
司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
愬煩瀆台听罪焉敢逃今回咨申稟伏冀閣下上体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鑒哉下國幸甚臣等使命
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蛮夷相爭自古有之彼將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
已

上謂礼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於烏思
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之中夏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
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困不
為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听命来朝
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声罪致討於是礼部檄打煎
爐長河西酋長曰人之為人無貴賎無蛮夷夏凡有血氣者
莫不畏死而好生畏禍而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
好之孰若求之我
皇上受天明命以九有之師東征西伐不労餘力四海豪傑授
首帰心已三十年矣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
亦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
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慎也是以朝覲之日
錫之以金帛労之以宴礼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栄之今
爾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之污不朝
久矣豈畏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
天朝視爾土塊酋長大海一粟耳伐之何難取之何難盡戮其
人何難然一於姑容而不知較者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今遣使諭爾酋長爾其思君臣大義以時
来朝則福安爾生汝獲利為無窮矣其或不悛命大将三十
萬衆入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

勅兵部曰巴茶自中國杓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
出境致茶賎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
心蓋由守田邊者不能禦防或巡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
廷為名擅科馬疋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
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常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
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絶奸欺
尚恐邊衛将士隄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偹傳朕意諭守
邊者知之於是兵部具奏禁約事宜遣人賫諭川陜守邊衛
所仍遣僧官着藏卜等往西番中諭之甲申礼部先王制
礼所以辯上下定民志叙尊卑國朝定為礼制行之既久玩
習為常相見之礼往往奕越等分有乖礼意請申禁之
上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者
居西級其品近者相見行礼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西高者
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高者居上其相越四
等者則卑者拜下高者坐而受礼有事則跪白如一品與二
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礼一品居東荅礼與三品四品相見三
品四品居下行礼一品居中荅礼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
受稟事則跪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西於上司官者稟事則
跪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礼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
僚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内府相見不許跪

拜君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慢其餘軍民人等於街市遇
見官員引道經過即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議
上從之○制諭征西将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四
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来番漢頑民多潜遁山
谷間不供徭征不惧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山賊作亂阻官
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
編晉為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師山深道險難以騎
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撫
務條例以聞
上以武官多私役軍卒踰法制命礼部考定其從人額數於礼
部議指揮使及同知六人僉事及千百戶衛所鎮撫四人皆
於正軍伍内取用輪番更直每三日一易下直則帰隊伍操
練凡衛所直聽六人守門二人守監四人守庫一人止選老
軍充役每月一更直
上以正軍占役大多宜減其數指揮使至千戶四人千戶以下
人三人百戶以下人二人每三日一更餘如所議著為令
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律午門諭群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礼以導民定律
以繩頑刋著為令行之已久然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
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
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有司與民不周知故命刑部取
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
并律誥該載外其襍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
次成書刋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
之意
乙卯命楚王楨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勅曰近西南
蠻夷作亂你君能於此時與民同憂即率護衛軍馬親往征
之豈不稱為賢王今以都司奏兵不足着調兵用屯軍爾護
衛軍則置而不用所為如是何耶夫尊安王位安享富貴宫
室衣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灾捍患則鬼
神必怒禍福将薄矣君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
順福禄庶可悠久勅至即選護衛精鋭期七月二十日進討
以湘王為爾副乃統領都司所属諸衛軍馬務在殄滅兇渠
以安民庶
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薇垣後有二
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没
己巳
上復以天象示变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王○令
上及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
必驗今天示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

一二歲均有邊務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令爾等
所守地方不下六千急遽雖為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
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勢必
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筭莫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
人多筭勝少筭況無筭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雖
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
悮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畧
與爾謀或今歲或一二歲大運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軍
民各守分地方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
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
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候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
我以馬截要見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輙以三五千或一二
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必至於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
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乙亥旌表饒州府浮梁縣鄭敬成妻王氏金漆妻鄭氏徽州
府歙縣江務本妻許氏貞節
乙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来朝者還十萬三千四百餘人並
賜鈔遣還
六月辛卯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礼部會試多而中試者少被
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
復廷試之制策曰天生烝民有欲必命君以主之君奉天命
必教化以導民然生齒之繁人情不一於是古先哲王設五
刑以弼五教善者旌之惡者繩之善惡有所勸懲治道由斯
而興歷代相應未嘗改也朕承天命君主生民宵衣旰食三
十餘年儲思積慮惟欲妥安生民其不循教者亦有由是不
得已施之五刑今欲民自不犯抑别有其術與爾諸文士陳
其所以朕將覽焉時廷試中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
第進士出身有差○置政平訟理二播論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
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毋論囚
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决恐未得其情自今
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自朕前但以所犯
来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播傳旨論之無其
罪應釋者持政平播宣德意遣之继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
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即為奏聞
無冤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乙酉以進士韓克忠為翰林脩撰王恕焦勝編脩行人司副
陳惟善行人陳成為檢討

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者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以前進兵征討洞蛮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出高深入者務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蛮境即遣人語之令且出奇設伏嚴為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蛮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晋王今上統軍行邉出開平数百里

上聞之遣人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来知爾兄弟率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己知彼若能知彼猶能知己雖不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数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有名將亦難與戰所以必欲知己筭我馬数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声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令爾等師数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牖塞中兇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人数萬晝夜潛行隠抑藏伏猝然相遇彼以数萬我以数千何以當之若欲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数少止可去城二三十里往来屯駐遠斥惟慎烽燧設信炮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苟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耳設若遇之豈可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兵必當附城塁倘有不測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旦听天命于雄者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抹馬勵兵于建業以覌天下之变其諸雄皆狡肆無籍之徒雖曰無籍而元亦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群雄並驅又不下十数年群雄殄滅偃兵自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諒扼險於八閩方国珍擅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大保僭亂於中原徐真一陳友諒相継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恵元義兵李察罕皆奮起河洛劉大保莫能與敵湶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師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卒殞于敵手未久察罕之甥黃保保師兵一切作為蹈勇之謀不能伏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黃保保師兵自是元内外擧生首將擅兵于外大臣弄權於内朕覌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巻河南遂入潼関復遣大將由鄭下趋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帰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秦晋與乃平兵渡河西関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諸將指揮未嘗

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覘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
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
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無兇危自今及古胡虜為
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於北
鄙之虜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
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爾
其慎哉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覺賜死初
上命秦蜀歲收巴茶聽西番商人以馬易之中國頗獲其利其
後商旅多有私自販鬻至為夷人所賤馬價遂高乃下令嚴
禁之有以巴茶私出境者寘以重法論倫嘗令家人往來陝
西販茶出境貨鬻以勢擅暴所在不勝其擾雖藩閫大臣皆
畏威奉順略不敢違時四月農方耕種倫適在陝西令布政
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尤縱暴
所至驅迫有司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捶辱其吏
不能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
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賚勅嘉勞之十一月丁巳左都
御史楊靖以罪賜死靖山陽人登洪武乙丑進士第為庶吉
士試吏科擢戶部右侍郎實授左侍郎尋陞尚書改刑部靖

資性明敏有識善敷奏理刑平恕
上數獎勵之及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至是靖有鄉人坐事繫
家人擊登聞鼓狀訴靖改草增飾浮詞為御史所劾
上念其才不問御史論不已乃賜死于家
己未擢行人司正周鈞為河南參政司副相振拖札為左右
參議陞行人司行人郭子盧為司正鄒英黃宗載為左右司
副甲子陞山西布政司經歷李彬為右參議命太常寺丞張
顯宗署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脩撰韓克忠署司禁事行人
臣頭鄧彥質蔣泰張庸許子謨周鐸王札署助教事
壬申致仕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唐鐸卒鐸鳳陽人初從軍
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省管局出知延平府三載
召為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寺卿
丁毋憂家居食祿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以事
左遷監察御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為兵部刑部尚
書致仕仍食其祿及其詹事府起為太子賓客逾年陞少保
鐸重厚謹密
上初起兵時鐸即事左右
上以故舊遇之尚書御史時僚屬事連鐸
上重其德皆釋不問

上嘗稱之曰鐸自夾及爲臣至今三十餘載其餘人交不之爽色不出惡聲其見愚過如此卒年六十有九遣官致奠事恤賻甚厚○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罔濟近天象有警尤不可不慮將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兵法云用之在乎顕機之在乎權汝其欽哉

八月以義門鄭沂爲礼部尚書税戶人才馬湧行爲吏部右侍郎嚴奇良爲戶部左侍郎潘長壽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聰爲左通政丘顕爲右通政沈成爲湖廣左布政使盛任爲山東右布政使

丙午礼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内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絶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昆彭亨百花蘇門荅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礼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絶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凡諸番國使者皆以礼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礼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礼部咨暹羅國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礼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尽矣

皇上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據有一撮之士欲與中國抗衡倘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以蕞爾小國而持奸於諸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獨守臣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達爪哇俾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洪武三十年九月庚戌朔沔縣賊高福興伏誅初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駐兵文縣武定侯駐兵沔縣遣陝西四川都

指揮使司同知吳玨俞琪等分道入沔縣之後河土門文縣
之奈溪清三滄五福之地徧行緝捕福興奔竄無所遂就擒
之并獲其黨汪伯工陳妙貴楊文皋王師傅劉溥成等詔悉
誅之宥其脅從者為軍凡四千餘人仍畱四川都指揮同知
趙興領兵八千餘人追捕餘寇田成陳二舍等俱還軍陜西
未幾召還京師
辛亥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民每鄉各置木鐸一面軍民選老成瞽者
每月六次持鐸循于道路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
種時日侵明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
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民凡遇婚姻死喪
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周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
庶使人相親風俗美矣
癸亥城銅鼓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
不親臨戰陣建功立業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新軍一
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十里城池宜高深坊
巷宜寬正營房行列宜整齊期十一月完工令銅鼓衛指揮
千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餘畱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官征進至
耕種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命某奏

乙亥
上以平羌將軍都督指揮齊讓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命左軍
都督楊文佩征蠻將軍印為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副
之錦衣衛指揮使河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為參將統兵京
衛及湖廣江西等都司軍馬往代之遣官祭告岳鎮海瀆之
神曰昔元末兵爭相生衆多荷天眷命海岳效靈諸將用命
戡定禍亂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爾者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
布恩威蠻人肥已致令諸夷苗民困窘怨怒合攻屯戍擾我
良善予不得已命將出師討之然山川險遠草木障蔽烟嵐
雲霧之間呑吐呼吸多生疾疫與蠻賊持久未遂成功是用
命爾大將軍征討以除患安民然諸將校各亂父母妻子深
入其地歷涉險危異神幹造化之機消瘴厲之氣使兵不黷
武諸夷早附各帰營壘養老慈幼是所望也神其鑒諸復諭
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
行師以嚴明為勝賞罰必當功罪然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
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二十里暮即還營如
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逋搆即
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
江陰侯吳高以事獲死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甯都
督湯都督嘗領兵為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

人亦令(從經)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
撒忌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粮餉以足軍用
十一月宥武定侯郭英罪時英詣陝西還監察御史裴承祖
劾英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又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
上以英功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嵘等執奏
不已乃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已而宥之
癸酉思倫發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左將軍都督何福為左
將軍徐凱為將軍右率云南四川諸將軍往討刀幹孟諭思
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為亂
勢不自容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
送爾至云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
國中諭爾還之意以覘國中之向背並衛騰衝以覘其勢若
威達幹已付朝廷他郡亦皆听命則刀幹孟反逆之威日消
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得矣若輕易而
進刀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為敵則爾之疆土終非
而有也
癸未時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之其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

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忽為吞
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
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
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君是
之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而以救民
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来問安礼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尹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
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懐
乙巳遣思倫發雲南勑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盖人之心之所在天理之所
存善治民者必求乎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
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為下人之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父
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
戚而来久而不歸非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
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你還舊邦賜黃金百兩
白金百五十兩鈔五十錠以遣之又勑西平侯沐春曰思倫
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云南令且止怒江遣人
往諭刀幹孟毋為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
之是時刀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乃先遣人至西平
侯沐春所請入貢言先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職事為大甸

刀的弄所劫由是弗克上聞碩爲奏之春許之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命是景隆賫金符往西番以
茶易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十八匹至
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操養○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試者
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授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
人爲州吏目
丙午冊國公李景隆女爲平陽王濟璜妃
上諭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壽曰嵏因硐門拒河西口道路
險隘以致往來跋涉艱難市馬數少今聞有道路自硐石門
出古拓木任場徑抵長河西口通集道官長官司道路平坦
往來直爾即撤所司開拓以便往來
三月戊申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亞蘭匏押撒都結致
每步結致都奴侍貢馬及琉黃㭰椒等物其世子武能貢亦
如之先是其國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上命兵部凡故武官襲職子孫當優給者令其讀書候十五歲
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來者十歲以上即令襲職還原衛所
仍俾讀書及習閑弓馬以候比試
乙未晉王㭎薨王
上第三子　孝慈皇后所生年十三歲受封又七年而之國聰
明英銳學文于翰林學士宋濂學書于録事杜環眉目修聳
美髯髯顧眄有威容多知數至是以疾薨
上哀慟輟朝三日賜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有爵歿有謚所
以彰其德表其行也嚢者封建諸王爾于晉爲國藩屏于茲
有年遹者因疾而逝特遵古典賜曰恭嗚呼謚法者古今之
公議不可廢也爾其有知服其寵命冊寶俱如秦王制度晉
世子濟熺將葬恭王欲得民地千二百餘畝爲塋園遣使入
奏
上以捌百畝爲限而以附近官地償民量地多寡給鈔加賜之
罷回回欽天監
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絶而豈
生豢隙請討之
上曰朕欲止朝鮮生豢者將以生民也興師伏之故不爲難得
無殃其民乎但命礼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晩於是
其國王李旦曰曩者我　至尊即寳位握乾符統中夏君臨萬
國于時遣使持報四夷惟爾高麗國王遣使朝貢雖曰知奉
天命實乃效順倫睦以安三韓之民我
至尊奉天勤民未嘗肯以兵強四夷毎諭王曰請保爾疆毋生
邊釁自始至今切戒諭之自王當國以來假以入貢爲由陰
鋭守邊將士陷以財賄群臣屡請興師問罪我
至尊恐傷生靈故不忍爲昔漢唐隋遼金元之時王三韓者

苟有微釁即致兵討三韓之民受害非浅静思兵禍執不寒
心今王釁生釁隙用招禍愆我朝非無敵愾之将問罪之師
至尊之德海涵春育無所不容唐太宗不應自以為功矜其智
能爾王國之貴未嘗不竭國王之兵未嘗不潰王國之民未
嘗不疲也我
至尊智並日月功邁三王聖承文武豈太宗之可及乎且古人
布令陳詞少失恭順之體不免勤兵遠征今王数造邊釁與
我山川海岳之神必昭鑒於爾已嘗諭王改圖以全一國生
灵之命今王譎詐猶爾可謂明不畏朝廷幽不畏神鬼下不
恤民命矣中國距爾三韓甚迩安可不責而正之乎雖責之
其實教之也雖教之其實愛之也
至尊之仁如此王之不悛何也若縱王所為尊尚詐謀是教人
不臣也如王有不臣之人亦何利哉王之左右皆佻儇憸巧
而不務以道導王専禍以殃民其得罪於上下神祇昭彰矣
鄭聡至京罪已承伏而鄭道傳者王尚信用豈非王無悛過
之心乎王宜深思熟慮以保三韓毋貽後悔○勅令
上日適聞塞上烽火数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縦伏
兵以邀我也不可隨其計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
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北邉大寧即襲開平
度其人馬不下数萬豈可不為之慮乎西京召都指揮莊德

張文傑開平召劉基来歳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劉都督来
都督等會兵一處遼東王以都司及護衛軍馬参数而出北
平山西亦然步軍須五十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
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
谷三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
無不勝矣兵法視飢而實飽内精而外鈍爾其察之○陸龍
江衛經歷黄禄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為右侍郎
俱以言事稱旨故也
五月甲寅
上不豫
丙辰四川平茶洞長官司土酋楊依来朝貢方物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
不可以應敵為将者不可不知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
國之門戸令以爾總兵往北平参賛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
司并燕寧谷三府護衛揀選馬步精鋭軍士随燕王往開平
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听節制
慎毋二心而有疑志也○勅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
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宋
晟為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 所步軍除
守城軍馬及原晋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揀精鋭統領随遼

王開平迤北擇要屯駐隄防一節號令悉聽燕王節制
乙亥勅今
上曰朕覌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
不忘危治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
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
攘內安外非汝而誰已命揚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
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
機度勢用防邊患乂安黎庶以荅
上天之心以慰吾副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閏五月丙子朔罷四川石狗富來二盐井開西充縣次龍及
內江縣虎跳尹家盐井三處
乙酉
上崩于西宮
上素少疾及疾作日隨朝决事不倦如平時漸劇乃焚香祝天
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即
遣中使持符召
今上還京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却還
上不知也疾亟問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聞雨降喜之
形于色遂崩壽七十一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出臨三日皆釋服毋妨
嫁娶
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
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為殘虐糜潡生民
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憫然傷之而為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
兵即條法令民約束務以安輯為事故其所至撫定民咸按
堵不十餘年間盪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
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礼
文制礼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
儒術育賢才註洪範叙九疇黜覇曌倫表章六經文籍正百
神之號嚴祭祀之典恭天文推曆數定封諡法律慎賞罰撫
四夷海外遠方諸國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氷壞東西
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脒爽臨朝日宴忘飡虛心好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
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貫殿廡出入省覩斥侈靡絕遊
幸却異味罷善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先天下凡詔誥
命令詞皆自製諄厚簡古洞達物情當戒諭臣下動引經史
諄切懇至听者感動奮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貽法萬世
謹宮壷之政嚴官司之防杜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

度彰明備至於札先伐罷献俘尊高年興孝弟勵農桑禱遵
貸宥死刑焚撤具揸簾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
尊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榮吏稱其職界
啟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啟周継然成湯華夏乃資毫衆武王伐商委
賴西至於漢高雖起徒步尚賴亭長挾縱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嚮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
戲盛哉況生而神明奚有異徵日章天質鳳目龍顏聲如洪
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
得盖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實生　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在位三十一
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大祖監脩官戶部尚書臣夏元吉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胡廣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右庶子臣楊榮國
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讀胡儼纂脩官翰林院學士兼右春
坊右諭德金幼孜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楊士奇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曽棨翰林院侍讀兼左春坊右賛善臣
梁潛翰林院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臣鄒緝翰林院侍講王
英脩撰臣羅汝敬刑部主事臣李時勉臣陳宗敬等欽奉

聖言纂脩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欽欽
依脩完謹奉表上　進者臣原吉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
言伏以
聖人啓運肇萬世之鴻基國史纂言示百王之大法必憑紀録
垂法後來故典載堯舜之言方冊布堯舜之政右令通議如
斯知創業垂統而茂建於豊功又継天立極而聿隆乎至治
恭惟
大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天地合德　日月同明膺　景運而隆興握真符而御曆義旗
一舉豪傑景從仁聞四張州群響應遂渡江而下姑熟乃定
鼎而都金陵除舊布新安民靖乱風塵肅乎號令日星煥乎
紀綱　威武奮揚東面征而西怨　至仁不殺近者悅而遠
者来撫群奸於呼吸之間招四方於指顧之頃連城納款提
壷漿以迎師列土堅降萌厥角以稽首舉中原如拾芥薄胡
虜若摧枯拯黎庶於塗炭之中驅群雄於沙漠之外不十年
而成
帝業混一統而主天民人紀肇脩叙彜倫於既斁華風復振舉
札樂於重興山川鬼神莫不攸寧華夏蛮夷罔不率俾有過
化存神之妙盡經綸參賛之功身太平卓冠百王之盛德兼

文武超越六籍之間况儉勤戒乎始終而講敬篤乎表裏宵
衣肝食日總覽於萬機秋肅春温時順休於四序是致兩暘
時若歲穀豊登諸福畢至在位歷三十餘年之久非遐動萬
方哀悼之心自古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也恭惟
孝慈憲至仁文德　天順聖高皇后
天生聖善克相
啓基誕閒文定之祥永協
坤元之吉同符景運遂正
中宮德邁嬪虞功超胥宇
情性適關雎之正
子孫應麟趾之祥　能造化之冝保合承天之慶
政脩門化行家邦誕育
聖躬茂承
天眷自古后妃之隆莫甚於斯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聖神天賦
睿德日新　念達孝以尊親在繼志而述事爰頒新史之詔
適當嗣位之初發蘭臺記註之文而徵乎
潘邸之副抽金匱石竇之秘而考乎世家之藏爰纂録以成
書實仰㯊於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
勅命乎儒臣悉編纂於歲月臣等才非良史愧乏三長法遵
舊章敢忘一筆惟
洪鈞何能於繪畫而
聖德莫罄於名言煥乎文章表
經世之大訓寫之琬琰作
貽謀之永圖謹撰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録二
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冊
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謹伏
闕上
進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隨
進以
聞

別本洪武聖政記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與宋濂洪武聖政記同名而載至太祖之末又有成祖時夏元吉等進太祖實錄表文卷端有浙江丁敬題語數行稱其繕寫古雅疑出永樂時沈度諸人手檢連江陳氏所藏秪四卷絳雲樓所藏亦只八卷此得一十二卷眞秘冊也云云然其文皆抄撮實錄別無異聞其繕寫亦抄胥俗書未見所謂古雅者疑書與跋語皆書賈贋託耳